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〇一冊目次

書目	頁
晏子春秋八卷 明活字本	〇〇一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一卷 （宋）趙子櫟撰 元刻本	〇九三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一卷 （宋）魯訔撰 元刻本	〇九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目錄三卷 （宋）杜大珪輯 宋刻元明遞修本	一〇九
古今列女傳三卷 （明）解縉等撰 明永樂元年內府刻本	五二七

晏子春秋八卷

明活字本

史201-001

晏子春秋八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舊本題齊晏嬰撰。晁公武讀書志、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崇文總目謂後人採嬰行事爲之、非嬰所撰。然則是書所記、乃唐人魏徵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特失其編次者之姓名耳。題爲嬰者、依託也。其中如王士禎池北偶談所摘齊景公圉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戲劇。則妄人又有所竄入、非原本矣。劉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其旨多尚兼愛、非厚葬久喪者。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薛季宣浪語集又以爲孔叢子詰墨諸條今皆見晏子書中、則嬰之學實出於墨。蓋嬰雖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魯實在惠公之時、見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故嬰能先宗其說也。其書自史記管晏列傳已稱爲晏子春秋。故劉知幾史通稱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然漢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蓋二名兼行也。漢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陳氏晁氏書目乃皆作十二卷。蓋篇帙已多有更改矣。此爲明李氏綿眇閣刻本。內篇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與漢志八篇之數相合。若世所傳烏程閔氏刻本、以一事而內篇外篇複見、所記大同小異者、悉移而夾註內篇下、殊爲變亂無緒。今故仍從此本著錄、庶幾猶略近古焉。

晏子春秋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揃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

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不恤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遊寒塗不恤死胔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

五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賤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

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偪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群臣以力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㠯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樂㠯妨事女不群樂㠯妨功男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内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内㠯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㠯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㠯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恤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栢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恤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㠯隨百官之吏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嬰

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内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㠯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朞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

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橑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内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夫必攻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内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〇一作職計算之弁下士師亦同〇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説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

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

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灋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而馬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圃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便

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㠯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㠯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㠯蓄怨與民為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免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㠯而所傅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㠯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㠯而所傅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㠯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㠯禮而勿陷于邪導之㠯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㠯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

君非不知繁樂也㠯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㠯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㠯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㠯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㠯資其邪廢少而立長㠯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㠯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

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

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

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

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得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

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者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

之毋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

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㠯政亂國㠯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惪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㠯安是㠯民樂其政而世高其惪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惪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㠯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眾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㠯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㠯獨竊笑也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㠯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㠯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

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孰責寡人哉

景公游寒塗不卹死胔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胔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胔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
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
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
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
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
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
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
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
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

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
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
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
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
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
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瞢者至公曰
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
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山而
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
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瞢
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
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
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
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
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
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

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
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
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
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
子公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
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
軍進再舍鼓毁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
伐宋

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

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瞿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

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

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壹終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以摶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景公爲長庲音來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春夏游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欲以聖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嘆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登射思勇力士與之圖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又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勑其功則使一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當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灋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疆淩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灋于國而善益于

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飮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人丁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以摶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

四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壹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

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為長庲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為長庲（庲舍也）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誡于寡人是寡

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庲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為長庲之役二年未息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獵逢蛇虎以為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

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饗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悳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胑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

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則甚費與民為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依而五彩

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

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
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害曷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無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夫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悅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悅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乎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

藉斂於百姓而不已分餧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已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於請已也

景公路寢臺成逢於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

晏子　十六

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捆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施於死者無禮詩去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

十七

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縢履玄冠茈武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

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湯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㠯害生養哭泣處哀不㠯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㠯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

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公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共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㠯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不嫉事父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

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

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

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士之力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

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

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
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
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
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
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
十五

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
厭之矣吾欲得天勇下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
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
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
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
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廼飾
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終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晏子對以行也
第一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
第二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
第三
景公伐斄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
臣第四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
第五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
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
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
八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君子所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十七
景公問明王之敎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於難第十九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如何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擧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第
二十八
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
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
三十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
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

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
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
逆聽賃贊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
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
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
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
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
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
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朞年百姓大亂而身及

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
子可謂廉矣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
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
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
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
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
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

荊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
行孟門茲於兌朞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
朞逐群公及慶氏亡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待其亂第
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
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
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
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

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惪毋以安國厚藉歛意使令毋以和民惪毋以安之則危政毋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脩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斄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斄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斄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義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民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斄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毋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惪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群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歛之人行侵大

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強故天下不欲其強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

為役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悳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悳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吕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吕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義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荊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悳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五治偏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吕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

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

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强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

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

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病以常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毋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毋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

怨四海之内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絶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毁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欲以度義

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不違民以此謨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㠯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者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已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之君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

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㠯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毁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㠯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

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

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斂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寸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禮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蔽其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餧修道立義大不能

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不敢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

尚同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灋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灋下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

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揜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

權居㠯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㠯隱長不
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
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愚君所信
也第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
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説人嚴其
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
爾而陰爲之與内重爵禄而外輕之以誣行下

晏子 廿

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㠯
求進傲禄以求多辭任㠯求重工乎取鄙乎予
歡乎新慢乎故恡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
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㠯自厚積豐義
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
昔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
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
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
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
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斂殫百姓四時
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
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
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㠯卑而不失義
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
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
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

晏子 廿一

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
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
之得意也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
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
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㠯邪莅國以暴和
民者危脩道㠯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
王修德不㠯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

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
其惠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曰人
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
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
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遍成
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
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
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
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
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
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
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
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
為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

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德難不足以懷人政
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
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離散其民
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
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
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
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
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
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
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
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
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
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
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
以事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終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曰省耕實第一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曰下賢以身第二
景公問欲逺桓公之後晏子對曰任非其人第三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為臣之道晏子對曰九節第五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彊勉為上第六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曰節中聽第七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曰内安政外歸義第八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曰視國治亂第十
景公問保威彊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景公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曰庇族第十二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為一心第十三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節聽儉第十四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曰使

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大
賢無擇第二十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曰民爲
本第二十一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欲以愛
民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嗇吝愛於行何如晏子對嗇者君子
之道第二十三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
退不肖第二十四
向叔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
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曰事君親忠
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
幸第二十七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可成行義者晏子
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曰一
心可曰事百君第二十九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曰養世
君子第三十
景公問何脩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
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

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
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
第二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
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
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
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
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

于康莊聞寧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
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
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
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
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
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
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
四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
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
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遫亡其行
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

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遫亡也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
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
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
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
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
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勉強爲上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曰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國何如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

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

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吳王問保威强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强勿失之道

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强不暴弱貴不淩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吕威强退人之君不以衆强兼人之地其用灋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强勿失之道也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曰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曰庇族第十二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吕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鍇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吕化爲一心第十三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吕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

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吕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吕不迷也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儉第十四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弊邑竊

甚嘉之寡人受旣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歛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旣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

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流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强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其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叅其力二入於公而衣

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人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其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驂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曰不悛其庸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晏子 卅八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晏子 廿九

叔向問正士人邪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苟戚不同則踈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

行也邪人則不羙用於上則害民行于下則逆
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訣巧
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
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
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
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債
于刑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
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大賢

無擇第二十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
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
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
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
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
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
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
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

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第長鄉
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
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
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
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
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
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
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
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

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
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
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
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處亂世其正曲晏子對曰民爲本第

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
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
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

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汚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㠯狂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正㠯則

不可㠯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㠯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㠯不事上爲道㠯不顧家爲行㠯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及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㠯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

可㠯爲下遭亂世不可㠯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㠯尊君在下蒞修足㠯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人何㠯可保身晏子對㠯不要幸第二十七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㠯成行義者晏子對㠯何㠯成也第二十八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廼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㠯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㠯一心可事百君第二十九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彊不忠不可㠯使一人一心可㠯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㠯一心事百君者也

栢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栢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

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灋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强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内篇問下第四終

晏子春秋内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悅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第二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齊饑晏子因路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憐饑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探爵鷇鷇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慙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曰社稷臣第十
三
晏子飲景公正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
四
晏子飲景公酒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
十五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曰禮侍而折其
謀第十六
景公問東門毋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
罷伐魯第十七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
八
景公游紀得金　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
十九
景公覽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毋及
已第二十
晏子使魯布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
一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
二十二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曰善言第二十
三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
歸第二十四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
大夫第二十五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
六

晏子乞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曰明道
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景公欲見高糺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
十八
高糺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人第二十
九
晏子居喪遜畣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莊公不悅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眾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第二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踴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

盟者皆脫劒而入維晏子不肎崔杼許之有敢
不盟者戟拘其頸劒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
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
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
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
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
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
脰劒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刼吾以刃而
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
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
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
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
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
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
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廚嬰
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巳之子舍

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
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
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
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
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
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
獄不避貴强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
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
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
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
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
阿貴强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諸而左右說事
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
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
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
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晏子 八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之特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憐饑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

晏子 九

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

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人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乞兒於途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吏養可立而以聞

景公慙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出反不果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

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曰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去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

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匹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

第十六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為太師子曰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

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
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
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
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
尼聞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
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
伐魯第十七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
何如對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已告晏子晏
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
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
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
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
吾德公曰善迺不魯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
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
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
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
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
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
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
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
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
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
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
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
不君吕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
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
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
爲重名也

景公遊紀得金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
九

公遊於紀得金　發其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

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　不亡何待乎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隧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布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子弟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塗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大夫第二十五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昔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晏子乞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 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

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又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

嘗干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內篇襍上第五

晏子春秋内篇雜下第六 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内勿服第一
齊人好轂擊晏子紿不祥而禁之第二
景公瞢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柏常騫禳梟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景公病水瞢與日鬭晏子教占瞢者以對第六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群臣之野第七
景公使吳吳王命儐者稱天子晏子詳惑第八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晏子布衣棧事而朝陳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第十二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槀邑晏子願討三言以辭第十六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

辭第十九

田桓子疑景子何以辭邑晏子荅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所求諷公自刑第二十一

景公毀晏子隣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於宫内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内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其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爲常討第二十七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二十八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内勿服第一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内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内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好轂擊晏子紿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廼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日轂擊者不

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夢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栢常騫禳梟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栢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辭騫曰爲禳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栢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成賦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

然第五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蹵然曰古之臣乎

【晏子】 卌

景公病水嘗與日鬬晏子教占夢者以對第六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 卌一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群臣之野第七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

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脩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掘也

晏子使吳吳王命儐者稱天子晏子詳惑第八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

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楚為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曰橘第十

晏子將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辯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

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
一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
並食之楚橘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
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
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
浮之第十二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
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
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
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
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
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于
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
子晏子避席曰 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
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
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
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
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
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
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
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
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
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
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
無宇也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
第十三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墻陰曰子何為獨立而
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
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
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

多矣松栢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
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
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
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要惡
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
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
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
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

公第十四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
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　虎門二家
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為不助田鮑
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為不助欒高曰庸
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
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
法而群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
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禁者政之
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
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
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為長存且分爭者
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
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

亡第十五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卒晏子弗受
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

慶氏之邑足欲故亡今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
殿迺足欲足欲亡無矣日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
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
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
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或作晏子對
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夫離治　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
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

敢受之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者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若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

也十夫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真益祿無真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荅曰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恨曰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曰近市得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第二十二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廼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

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廼許之○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爲毀其隣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慊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隣舍今得意於君者慊其居則毋卜已没氏之先人卜與臣隣吉臣可以廢没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隣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於宮内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内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第二十五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

養吕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吕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常爲常行第二十七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吕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汙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吕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吕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汙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

十九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

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欲誅斷所愛橚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景公築長庲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

君側十四
景公問後孰將踐有齊國晏子對曰田氏第十五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亂國俱滅第十六
吳王問齊君僈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曰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䘏民取名者乎晏子對曰不仁也第十八

高子問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曰一心第十九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太卜紿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有獻書譖晏子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衣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群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

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以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

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為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于此篇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為可悲至老尚

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慚而更辭曰我非為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于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迺歸寘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

登公阜睹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
此篇

景公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嘗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
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夢見彗星吾欲
召占者夢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
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歛無厭使民如將
不勝萬民懟怨見茀星又將見蕃奚獨彗星乎
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禳之晏子諫辭
○旨同而此特言夢見爲異爾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
曰古而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蒲姑氏因之而
後太公因之古君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
也○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景公使祝
史禳彗星皆出於景公遊公阜一日而有三過
言但析爲章而辭少異皆著于此篇

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
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
且平奏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
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
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
曰善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此章與景公登

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著于此篇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使囂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情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先輔五君以爲諸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禮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其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

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不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事悉旨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惪著而彰何為無惪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惪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衡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惪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卹死胔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於此篇

景公欲誅斷所愛橚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

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珫耳惡多所聞也泰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此章與景公欲殺犯槐者景公逐得斬竹事悉同但辭少異耳故著

於此篇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坐於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爲垾矣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民財爲之歸今歲凶飢蒿種芼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

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嘆景公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之若辭旨畧同而小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

第十一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吊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吊而問偏之所在盆

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蹷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

臣而安死毋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輓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為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

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為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絛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此章與於何請合葬正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築長庲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為之罷長庲之役○此章與景公為長庲欲美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小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

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欲殺圉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

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群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

能順之公怒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柰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曰不足群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此章與景公問佞人之事若何如景公問治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

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而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

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尚之○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魯莒孰先亡田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國若何之章會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此章與吳王問可處可去事旨既同但辭有詳畧之異故著於此篇

吳王問齊君僈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曰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蹵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僈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倮而高橛者

也○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事君問何事回曲之君二章或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曰不仁也第十八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此章與叔向問徒處之義章

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
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
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
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
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
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
其四支已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
晏子 廿
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
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
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
厚于養藉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
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此章與梁丘據問事
三君不同心九子之齊不見晏子旨同而辭少
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
十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
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
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
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
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
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昔民無飢君
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
重賦歛倉庫少内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
晏子 廿一
宗當此之昔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
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
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
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此章與晏子
再治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
少異故著于此篇
太卜紿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
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

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
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
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
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
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
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
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
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
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章與栢常騫禳

鳥死將爲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
故著于此篇

有獻書譖晏子退畊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
二十二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
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
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
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
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

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
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
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
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
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
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侯諸忌其威高
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旹朝晏子沒而後衰
○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同叙事少
異故著于此篇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
二十三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糾
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
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反
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曰維將不
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
之○此章與景公欲見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
故著於此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
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
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玄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脩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于此篇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
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昧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辟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麋裘而朝於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此章與陳無宇請浮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
二十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

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春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終

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强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

景公爲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毁第九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

之亂第十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嬖不宜法第十
二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
對第十三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
莊公圖莒國人擾紹吕晏子在迺止第十
五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吾過第十七
晏子殁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
八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
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吕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吕教下好樂綏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吕觀衆傳學不可吕儀世勞思不可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吕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道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封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此并下五章皆毀詆孔子殊合經術故著於此篇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

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惪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於魂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

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癸
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
五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𨓏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

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况乎處君之中乎舜者民處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材也此𨓏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碁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〇此上五章皆毀詆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孔子似非乎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不
足恃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

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弒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〇此章與景公問臣弟兄之強而晏子對曰湯桀無以晉訓故著於此篇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晏乎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

材家不貧有良隣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
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愠朋友所識有
良隣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
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
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此章裁晏
子之願如此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

景公為大鍾晏子與仲尼栢常騫知將毀第

九

景公為大鍾將懸之晏子仲尼栢常騫三人朝
俱曰鍾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
子曰鍾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鍾將
毀仲尼曰鍾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下薄
是以曰鍾將毀栢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
勝於雷是以曰鍾將毀也○此章與景公為泰
呂成將燕饗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怪故著于
此篇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
亂第十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
髮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
出於室為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
為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為妻對曰嬰聞之去
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
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
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此章與景公以晏子
妻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宇雖至凡品
亦未應以是譏晏子没非晏子者將納其說見

棄晏子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

工女欲入身於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在廓之野
人也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
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為政者士農工商異
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
僕託國主民而女欲奔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
也遂不見○此章與犯傷槐之令者女求入晏
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因而至故著于此篇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灋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此章不典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此并下一章語數俳而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擾紹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晏子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晏子操長兵而立于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此章特以晏子而紹國人故著于此篇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遬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此幷下二章皆晏子歿後景公追懐之言故著于此篇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没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黄身黄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

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終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一卷

（宋）趙子櫟撰

元刻本

杜工部年譜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趙子櫟撰。子櫟字夢授，太祖六世孫，元祐六年進士，紹興中官至寶文閣直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子櫟與魯訔均紹興中人，然子櫟撰此譜時，似未見訔譜，故篇中惟辨呂大防譜甫生於先天元年之誤。考宋人所作甫年譜，又有蔡興宗、黃鶴二家，皆以甫五十九歲為大歷庚戌。獨子櫟持異議，以為卒於辛亥之冬。不知辛亥甫年六十矣。且子櫟以五年庚戌晚秋長河送李十二為甫絕筆，甫生不著述不輟。若以六年冬暴疾卒，何至一年之內竟無一詩。此又其不確之證也。其所援引亦簡略，不及魯譜之詳。以其舊本而存之，以備參考焉。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上

趙子櫟

呂汲公大防爲杜詩年譜其説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鋭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竊嘗深考其譜以謂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庚戌而甫實生於開元元年癸丑以謂甫没於大曆五年辛亥而甫實没於大曆六年辛亥其推甫生没所值紀年與夫紀年所值甲子皆有一歲之差且多踈略今輒爲訂正而稍補其闕俾觀者得以考焉

明皇開元元年癸丑

按天寶十載公年三十九奏上大禮賦表云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載逆數之甫今年生舊譜甫生先天癸丑奏賦天寶十三載十三載年四十三十載亦年四十矣

開元三年乙卯

夔峽觀公孫弟子舞劒器詩序云開元三年余尚童稚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劒器

開元七年己未

壯游詩云七齡思即壯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甫作詩起七歲

開元九年辛酉

壯游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開元十四年丙寅

壯游詩云往昔十四五

開元十五年丁卯

甫年十五後有百憂集行云憶年十五心尚孩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有開元皇帝皇甫淑妃神道碑云野老何知斯文見託甫時白衣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壯游詩云忤下考功第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二十六年戊寅春以考功輕徒禮部以春官侍郎主之甫下考功第蓋今春也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按柳芳唐曆開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西京米價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乃其時也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是年甫有祭杜預文云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昭告于先祖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預葬龜洛偃師首陽山南甫祭于洛之首陽

天宝元年壬午

集有天宝初南曹小司寇爲山之作時年三十

天寶三載甲申
正月丙申朔詔改元曰載
天寶六載丁亥
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時李林甫相國命尚書
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于庭其年甫元結
皆應詔而退
天寶九載庚寅
秋七月置廣文館于國子監以鄭虔爲博士贈
鄭虔醉時歌云廣文先生官獨冷今年秋後所
作也
天寶十載辛卯
明皇紀天寶十載春正月朝見太清宮朝饗太
廟及有事於南郊甫上三大禮賦投河西尉改
右衛率府胄曹史謂甫天寶十三載獻賦而考
明皇紀十三載至自華清朝獻太清宮未嘗郊
廟行三大禮當以明皇紀爲證
天寶十一載壬辰
除夕曲江族弟杜位宅守歲云守歲阿戎家云
云甫年四十獻歲年四十一位弟字戎甫從弟
李林甫婿宅近曲江浣花寄位云玉壘題詩心
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天寶十三載甲午
上韋左相詩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元宗即
位四十二載故云元宗西岳太華碑曰天寶十
二載癸巳甫進封岳表杜陵諸生年過四十丞
相國忠今春二月丁丑陟司空賦曰維岳克生
司空則賦當在今載甫今年四十二故曰年過
四十
天寶十四載乙未
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奉先縣詠懷詩
是月有祿山之亂
至德元載丙申
是年肅宗即位改至德元載夏五月甫避寇左
馮翊逆旅鄜畤有白水高齋三川觀漲詩六月
祿山入潼關明皇西幸七月肅宗即位靈武甫
自鄜挺身赴朝廷漸北至彭衙行遂陷賊中冬
有悲陳陶悲青坂哀王孫詩
至德二載丁酉
其春猶陷賊作曲江行春望憶幼子賊退竄歸
鳳翔拜左拾遺房琯敗陳陶甫上疏救之有薦
岑參謝口勑放推問狀八月墨制放往鄜州有
別賈嚴二閣老北征徒步歸行羌村詩
乾元元年戊戌
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其秋有試進士策代華
州郭使君論殘寇狀時有留花門洗兵馬詩
乾元二年己亥
元年九月九節度兵討慶緒于鄴城遂潰三月
官軍敗滏水甫有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

別無家別甫時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弃官西
去度隴客秦亭立秋後詩云惆悵年半百甫年
四十七冬十月發秦州初至赤谷南至鐵堂峽
遂歲同谷城積草嶺鳳凰臺
上元元年庚子
成都西郭草堂詩云經營上元始即其時也有
浣花卜居狂夫有客南鄰遣興王侍御掄邀高
蜀州適詩
上元二年辛丑
是年在蜀郡有百憂集行云即今倏忽已五十
按是年年四十九有杜鵑行石犀行古柏行病
柏病橘枯椶枯柟詩代宗紀上元二年九月壬
寅詔剔上元號稱曰元年月以斗建命之以建
子起歲草堂即事荒村建子月又嚴贈友詩元
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
直其年太子少保鄭国公崔光遠爲成都尹劍
南節度會東川段子璋殺其節度李奐走成都
光遠命花驚定平之甫有贈花卿歌光遠死其
月廷命嚴武
寶應元年壬寅
嚴武今春開府成都甫有嚴中丞枉駕浣花草
堂仲夏嚴中丞見過之作草堂詩云斷手寶應
年即其時也甫與嚴武巴西相別其冬甫游射
洪陳拾遺草堂南至通泉縣還梓州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
其春甫有登梓州城樓又西北游涪城夏還有
梓城南樓陪章侍御詩九月有祭房相公文其
秋入閬中其冬有放船江上詩甫巴西聞收京
闕有送班司馬入京詩其年代宗幸陝有憶昔
詩云得不哀痛塵再蒙自天寶十四載至此九
年元宗幸蜀代宗又幸陝故曰塵再蒙甫年五
十一
廣德二年甲辰
嚴武再鎮蜀甫贈詩云殊方又喜故人來除京
兆功曹不赴武辟劍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閬室中贈武詩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爲文翁再
剖符其夏至蜀有公堂揚旗和嚴武早秋詩揚
旗詩云二州陷犬戎一本作三州代宗紀吐蕃
陷松維二州柳芳歷粮運絶西川節度高適不
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甫年五十二
永泰元年乙巳
其春飲鄭公堂四月嚴武死有哭嚴僕射歸襯
詩
大曆元年丙午
二月杜鴻漸鎮蜀甫厭蜀思吴成都亂遂南游
東川至夔峽浮家戎江渝州候嚴六侍御題忠
州龍興寺詩
大曆二年丁未

有雲安立春詩放船下峽初宅瀼西有赤甲鹽東屯白帝詩其年十月十九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詩云五十年間似反掌自開元三載相去五十三年甫年五十五

大曆三年戊申

正月旦有大歲日詩正月甲子放船下峽留峽州之上牢下牢過荆州之松滋有荆南秋日詩九鑽巴噗火三蟄楚祠雷自庚子卜築劒外巴道及丙午逆旅雲安雲安楚地移居公安歷石首劉郎浦其冬至湘潭有岳陽樓歲晏行

大曆四年己酉

有岳陽洞庭湖青草湖湘夫人祠喬口道林岳麓二寺詩

大曆五年庚戌

高適乾元中刺蜀州永泰元年卒至大曆五年實六年矣是年庚戌甫年五十八正月追酬高蜀州人日寄漢中王瑀敬昭州起先二月湖南屯將臧玠犯長沙甫發潭州泝湘宿鑿石浦過津口次空靈岸宿花石戍過衡山回棹至衡東南邑曰耒陽有呈聶令詩或謂甫絕筆耒陽之夏然耒陽古體之後律詩尚盡一秋晚秋長沙送李十二曰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類此者多

大曆六年辛亥

甫其冬北征棄醜巴陵元稹誌劒南兩川節度嚴武狀公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棄去扁舟下荆楚年五十九目卒旅櫬岳陽誑者或謂遊耒陽江上宿酒家是夕江水泛漲爲水漂漲聶令堆空土爲墳或謂聶令饋白酒牛炙脹飫而死皆不可信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上

史201 098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一卷

（宋）魯訔撰

元刻本

史201-099

杜工部詩年譜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魯訔撰。訔字季欽，嘉興人。官至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周必大平園集有訔墓誌，述其官階始末甚詳。諸書或云字季卿，或云海鹽人，或云仕至太府卿，皆誤也。訔嘗註杜詩，今存者惟此譜。首有訔編次杜工部詩序。末有王士禎跋，謂甫年譜創始於呂汲公大防，訔以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卒於大歷五年庚戌，蓋承呂譜之舊也。考甫生卒之歲，諸書往往錯誤。舊唐書謂甫卒於永泰二年。永泰在大歷之前，甫詩有大歷三年以下諸作，則舊書爲誤，王觀國辨之是也。然觀國云甫生於先天元年癸丑，卒於大歷五年辛亥，不知癸丑乃先天之二年，即開元元年。辛亥乃大歷六年，則觀國亦未深考矣。元稹作甫墓誌云享年五十九。王洙原叔註子美詩序曰，大歷三年，甫下峽入湖南，游衡山，寓居耒陽。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大歷五年爲庚戌歲，上距先天元年壬子，適五十有九年，則甫生於壬子無疑。訔此譜根據呂譜，未嘗誤也。姚桐壽樂郊私語云，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爲季卿編定。一循少陵平生行蹟，可以見其詩法。近時滏陽張氏、吳江朱氏所註杜詩，其年譜大率仿此而推拓之。知密於趙子櫟譜多矣。雖間有附會，又烏可以一眚掩乎。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下　嘉興魯訔譔

睿宗先天元年壬子正月改太極五月改延和明皇以是年八月即位改元

按公志及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於大曆五年辛亥詩史云開元元年癸丑公生公上三大禮賦云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公天寶十載奏賦年三十有九逆筭公今年生呂汲公攷公生先天元年癸丑天寶十三載奏賦若十三載公當四十三歲矣唐書宰相表及紀年通譜先天元年壬子而譜以爲癸丑集祭房公廣德元年歲次癸卯而譜以爲甲辰皆差一年汲公呂大防始作譜

開元元年癸丑

三年乙卯

公郾城觀公孫弟子舞劍行云開元三年余尚童稚於郾城觀公孫舞劒器年譜以爲三年丙辰按公是年纔四歲年必有誤公進鵰賦表云臣素賴先人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則能憶四歲時事不爲誤也

十四年丙寅

公初遊選場壯遊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二十三年乙亥公年二十四

公作開元皇帝皇甫淑妃豐碑曰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又曰野老何知斯文見託不論官閥遊夏入文學之科意公尚白衣天寶十載始上三大禮賦起家授河西尉或以爲是年未應稱野老當是天寶十載辛卯銘曰列樹拱矣豐碑闕然乃知後來方立碑也但未能攷其定於何年

二十五年丁丑

史云公少不自振客遊吳越齊趙故壯遊曰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拜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登吹臺上冬獵青丘旁遊梁亦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昔遊曰昔與高李輩晚登單父臺山腳曰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公居城南嘗預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二十六年戊寅春以考功郎輕徙禮部以春官侍郎主之公之適齊趙當在此歲以前

二十九年辛巳

公有酹遠祖晉鎮南將軍于洛之首陽酹文十三葉孫甫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

天寶元年壬午公年三十一

南曹小司寇於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爲山之作

系云天寶初
六載丁亥
公應詔退下元結諭友曰天寶六載詔天下有
一藝詣轂下李林甫相國命尚書省皆下之遂
逐賓野無遺賢于庭公上韋左相曰主上頃見徵
倏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上鮮于
京兆曰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破膽遭前政
陰謀獨秉鈞正謂此邪
九載庚寅紀十一月對華嶽
十載辛卯公年四十
公奏三大禮賦元植誌曰賦奏命宰相試文授
右衞率府胄曹吏云公奏賦帝奇之命待制集
賢院相試文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衞率府胄曹
公官定後戲贈曰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
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遙莫相驅行曰憶獻三賦
蓬萊宮自恠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
我落筆中書堂史集皆以爲十三載按帝紀十
載行三大禮十三載末當郊祀表云臣生長陛
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故知當在今歲原叔
云新書作召試京兆府兵曹新書乃今舊書也
今書作胄曹進西嶽賦表乃云委學官試文章
皆不同除夕曲江族弟位宅守歲曰四十明朝
過年譜云上韋左相詩云鳳曆軒轅紀龍飛四
十春壯遊曰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

九年西歸到咸陽則公歸自齊趙乃應詔奏賦
又數年間事也翰林王洙字叔原
十三載甲午公年四十三
玄宗紀秋八月甲子朔文部侍郎韋見素拜中
書門下平章事公贄見韋左相詩云龍飛四十
春又曰愚蒙但隱淪則此詩似未獻賦前封西
嶽賦表云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又云蓋長
安一匹夫耳以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
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送隸有
司參列選序則此賦又在三大禮賦後詩史以
爲十二載末詳紀二月丁丑揚國忠爲司空公
表云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文不可寢已則此
賦當在未封西嶽前而紀封華嶽在九載又當
考也
十四載
十一月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公有自京赴奉先
作注云此年十一月作某土一天公在率府載家避亂往鄜行而家屬寓鄜
先在奉先詩史云斷北反書未罷公已覺身歸鄜
十五載丙申公年四十五是年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
祿山僭帝于東京公在奉先以舅氏崔十九翁
爲白水尉故適白水有高齋三十韻六月辛未
賊入潼關駕幸蜀外七月甲子肅宗即位靈武
公斷北過彭衙行曰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
夜深彭衙道照馬訊州月照白水山州屬同少留周家

窪欲出蘆子關公七月寓于鄜州有三川觀漲
詩(鄜州屬縣)曰我經華原來北長安公羸服走靈武賊
得之故贈韋評事詩曰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
遊公沒賊中有九日藍田崔氏莊以下十三首
至德二載丁酉公年四十六
公春在賊中曲江行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
潛行曲江曲自正月乙卯祿山死二月戊子肅
宗次鳳翔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太原郭子儀敗
安慶緒于潼關又敗于永豐倉公西走鳳翔達
鳳翔行在曰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又曰司
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又述懷曰去年潼關敗
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元微之
誌云步謁肅宗行在拜左拾遺舊書云自京師
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新書云拜右拾遺
非是房綰罷相甫上疏不宜免帝怒詔三司
雜問以張鎬言帝解赦之公有狀謝口勑又有
六月十二日薦岑參諫官狀皆可考新史云自
是帝不甚省錄公家寓鄜彌年孺弱至餓死許
甫往省親呂汲公考云八月墨勑放還鄜州有
北征詩舊史云肅宗怒貶甫爲華州司功曹非
是實錄言御史大夫韋陟言當考北征曰皇帝
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贈節度李重進曰青袍朝士最苦者白頭拾遺
徒步歸閏八月朔甲寅賊安慶緒寇好時渭北

節度李光進戰邠之渭北壘空公得北首鄜路
送韋宙同谷曰鑾輿駐鳳翔受詔太白脚秋旋
自鄜時扈從還闕贈嚴賈二閣老曰法駕還雙
闕王師下八川北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十月
丁卯天子還闕公臘日供奉紫宸曰臘日常年
暖尚遥今年臘日凍全消十二月上皇至自蜀
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
乾元元年戊戌公年四十七(二月改元以載爲年)
春公有紫宸退朝口號賈至朝大明宮宣政
殿晚出左掖又退朝出左掖直夜題省中壁等
詩微之誌公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出華州司戶
悲往事序曰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
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
出此門有悲往事曰近得歸京邑移官豈至尊
必大臣有不樂公者至華題鄭縣亭子曰雲斷
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唐官儀功曹主
秋賦公有秋策問進士七月代華牧論殘寇狀
上朝廷策士文公及冬出潼關東征洛陽道史
不載有閿鄉姜七少府設鱠及湖城遇孟雲卿
歸劉顥宅飲宿等詩
二年己亥公年四十八
春留東都三月九節度之師潰于滏水郭子儀
斷盟津退守洛師公有新安吏石壕吏等詩歸
華放情山水間嘗遊伏毒寺有憶鄭南曰鄭南

伏毒寺蕭灑到江心鮑公詩譜云夏去華之秦
公有秋華下苦熱曰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
餐還不能立秋後題曰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
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自是有浩然志史
云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採橡栗自給有
秦州二十首曰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
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公歌秦隴要衝人事煩數
西南命駕遊同谷別贊上人曰天長關塞寒歲
莫飢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冬十月發
秦州曰我衰更孄拙生事不自謀無食思樂土
無衣思南州至同谷作七歌寓同谷不盈月十
二月一日發同谷曰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
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公自京至華至秦至
同谷赴劍南凡四史曰同谷採橡栗自給流落
劍外公詩云邑有佳主人又曰臨岐別數子握
手淚再滴非實落而遷殆迫於寇攘也送韋宙
從事同谷曰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又曰古
來無人地今代橫戈矛當時必爲羌戎所迫但
史不載止云十二月史思明冦陝州公度栗亭
趨劍門木皮嶺曰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鹿
頭山曰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
俯見千里豁龔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裴冕鎮
成都公遂卜居錦江成都曰我行山川異忽在
天一方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上元元年庚子公年四十九
裴冀公爲公卜居成都西郭浣花溪成都記草
堂寺府西七里浣花寺三里寺極宏麗公卜居
曰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公寓浣
花雖有江山之適羈旅牢落之思未免故二年
之間有赴青城縣（成都西）暫如新津出成都寄陶
王二少尹寄高彭州投簡成華兩縣諸子等詩
柳芳曆曰高適乾元初刺彭公乾元初客秦有
寄適于彭州上元初適牧蜀而公乃有寄高彭
州詩當考

二年辛丑公年五十
紀要四月劍東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
綿州節度使李奐奔于成都五月劍南節度使
崔光遠克東川段子璋伏誅公戲作花卿歌曰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綿州刺史
着柘黄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糢糊手
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
世無舊唐傳云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兵攻東
川節度使李奐適率州兵與西川節度使崔光
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
子璋大掠東蜀新史云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
崔光遠討斬之而光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遂
以適代爲西川節度紀傳與此詩皆不同當知
公紀事爲審也九月壬寅大赦去上元號稱元

年以十一月爲歲首以斗所建爲名公草堂卽
事曰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春秋變古則書
之公此意也年譜與史云嚴武鎭成都甫往依
焉新史云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
鎭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
賜緋魚公先赴成都裴公爲卜居浣花里譜傳
皆非是嚴中丞枉駕見過糸云嚴武東川除西
川勑除兩川都節制詩云元戎小隊出郊坰問
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
流萍辯意皆與傳異詩史云地志劍西益彭蜀
其州二十有八劍東梓緜劍普十州緜爲都會
肅宗實錄子璋滋緜州改年黃龍州曰龍安府
代宗實錄武京兆少尹御史中丞賊思明阻兵
京師頗自矜大命緜州刺史未幾東劍節度部
兩劍一道新傳坐房琯貶巴州久之遷東川玉
壘記是年崔光遠尹成都花驚定平段難而士
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詔監軍按其罪十二
月恚死
寶應元年壬寅上元二年九月改元年一月四月改寶應年五十一
武至成都公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時蜀困於
調度嚴數從公往來寄題杜二錦江野亭云莫
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鵕鸃冠公酬云謝安
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公結廬浣花村
三年草堂曰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浣花曰

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四月己巳代宗卽位
召武公送嚴入朝曰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
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老臣送嚴到緜州同登杜
使君江樓曰歸朝送使客落景惜登臨詩史召
武爲太子賓客傳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
道使封鄭公遷黃門侍郎公初與武云中丞梓
州九日贈武曰大夫此詩曰侍郎再鎭蜀曰上
嚴鄭公前後自可考也晚月星漢中王多在中
秋七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己未
伏誅公吟射洪曰南京亂初定故公欲駕梓至
梓已重陽九日登城九日奉寄嚴大夫曰不眠
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嚴巴嶺答曰卧向巴山落
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時嚴猶未出巴也秋
歸成都迎家遂經往梓十一月往射洪縣南途
中有作南之通泉縣梓州過郭代公故宅陪王
侍御因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
泛舟皆一時作也
廣德元年癸卯年五十二
春日梓州登樓曰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又
曰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
下荊門公已有東下之興公送辛員外暫至緜
還梓州陪章侍御宴南樓陪章侍御宴惠義寺秋
章梓州水亭時公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
曰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秋故相房琯薨公

有九月壬戌祭房公文公轉遊閬中爲閬州王
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略曰玉壘雖傳檄松
州已解圍（系云時高公適領西川節度使）時吐蕃犯塞爲中國
患公痛其猖獗疾蜀無善將以守要害明年武
再出鎮蜀道始安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
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三
公自梓之閬有閬山歌等詩送李梓州之任并
寄章十侍御（系云故時罷梓州刺東川留後將赴朝廷）史一公交印
正在今春有將赴荊南遊有將赴荊南寄別李
劍州遊子曰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公時意
未有所適會嚴武復節度劍南東西川公往依
焉贈武曰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
嘗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房琯葬閬
州贈一品公別房太尉墓曰他鄉後行役駐馬
別孤墳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三首曰汨汨
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旋錦江
贈王侍御曰一別星橋夜三回斗柄春亦曰猶
得見殘春織之誌曰劍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
員外郎參謀軍事公揚旗系云二年夏六月成
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新旗幟曰三州陷
犬戎但見西嶺青代宗紀曰廣德元年失松維
州柳芳曆廼曰糧運絶西川節度高適不能軍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以公詩考之當然武軍城
早秋曰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風邊雪滿西山更
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公和曰秋風
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
戍更奪蓬婆雪外城遣悶曰胡爲來幕下只合
在舟中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公放誕不樂
吏檢雖鄭公禮貴心契尤每見意史云性褊躁
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
亦暴猛外若不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
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
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舊史不載以公詩考
之武來鎮蜀彝已交印入覲公再依武相歡洽
無其恨意史當失之
永泰元年乙巳公年五十四
正月三日竟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白白頭
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夏四月庚寅嚴武薨公有
哭歸櫬五月癸丑詔定襄郡王郭英乂節度劍
南紀閏十月劍南西山安馬使崔旰反寇成都
郭英乂奔于靈池普州韓澄殺之崔寧傳（寧本名旰）
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請郭英乂爲
節度寧亦丐大將王崇俊朝廷次用英乂英乂
恨之召寧寧不敢還英乂自將討之寧還攻英
乂英乂不勝走靈池於是劍南楊子琳起瀘州
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年詔杜鴻漸山西
劍南等道副元帥平其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

乃表貞節爲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
解之大曆三年寧來朝楊子琳襲取成都以公
詩考之成都亂再至東川相從行曰我行入東
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亦
何有梓州豪俠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公歸
成都止以嚴公再鎭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
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
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
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劒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
專城居系云即楊子琳栢貞節之徒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
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
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踈營屋日愛惜
卜事茲辰去千竿以詩訂傳云大將赴朝羣
小起異圖以爲嚴公後來公無再歸草堂之跡
以爲崔旰史云大曆三年入朝寧本名旰至是
賜名留其弟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
騎數千襲據其城寧妾任募勇士自將以進子
琳引去公厭蜀思吳下荆門遂南下夔巇戎州
燕戎州使君東樓渝州候嚴六侍御至忠州有
燕使君姪宅及夏泊雲安至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公已不樂
雲安欲還夔趙傁以爲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
五月下忠渝大曆元年在雲安與詩文皆差一
年高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公有聞高常侍亡

系云忠州作知公以永泰元年下渝忠但草堂
所紀却是嚴公薨後事不敢安定姑從舊次
大曆元年丙午公年五十五
題子規曰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移居夔州
郭曰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
與放船清客居曰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
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此詩方及失大將聞杜
鴻漸出鎭與史年亦差暮春遷居瀼西有暮春
題瀼西新賃草堂五首
大曆二年丁未公年五十六
在夔州西閣立春日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
客不勝悲雨詩曰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資
鑑大曆二年正月辛亥朔至十三日甲子
諺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移居赤甲有入宅赤
甲二詩曰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
三月自赤甲遷居瀼西有卜居暮春題瀼西新
賃草居東屯有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
四首曰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
淹留爲稻畦迄冬居夔
大曆三年戊申公年五十七
大歲日曰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時第五弟
漂泊江左近無消息遠懷穎觀等曰陽翟空知
處荆南近得書正月中旬定出三峽曰自汝到
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風詠禁火卜歡娛公

因觀在荆陽遂發棹有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四十畝曰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鷁初夏有和江陵宋大少府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秋又不安於荆南舟中出南浦奉寄鄭少君[illegible]曰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是秋移居公安[illegible]蜀邑九千里荆南復東下發劉郎浦[illegible]曰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晚發公安[illegible]此縣郡泊岳陽城下[illegible]曰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則冬在岳陽矣

大曆四年己酉公年五十八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曰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illegible]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公將適潭詩諸云[illegible]自岳陽至潭遂如衡畏熱復廻夏將如襄陽秋將歸秦皆不果卒留潭自是卒舟居詠懷及上水遣懷及銅官渚守風皆自岳陽入潭時作盖自岳之潭之衡為上水而自衡回潭為順水詩皆可攷

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

春去潭至衡清明曰著處繁華務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則公在潭至夏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又是歲湖南將王國良反及西原蠻寇州縣故公益南至衡山縣謁文宣新學堂呈陸宰及入衡州備述臧玠等亂末云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歎暑雨殊士聞清源諸舅割符近開緘書札光橘井在郴州諸舅謂崔偉前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詩公將往依焉公又至耒陽[illegible]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聶耒陽以公阻水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未盡本韻至縣呈聶令傳云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王彥輔辯之為詳以詩攷之公在耒陽畏瘴癘是夏賊當已平乃泝湘而下故回棹之什曰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illegible]又順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牽登舟將適漢陽曰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又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則秋已還潭暮[illegible]且其卒[illegible]在潭岳之間秋冬之交元微之[illegible]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拜余為誌辭不能絕其略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呂汲公年譜云大曆五年辛亥是年夏還襄漢卒於岳陽以詩攷之大略可見傳言卒於耒陽非也汲公云是夏亦非也今九域志衡州有公墓又未知信然或附會邪

工部年譜終　下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目録三卷

（宋）杜大珪輯

宋刻元明遞修本

名臣碑傳琬琰集一百七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宋杜大珪編。大珪眉州人。其仕履不可考。自署稱進士。而序作於紹熙甲寅。則光宗時人矣。墓碑最盛於東漢。別傳則盛於漢魏之間。張晏註史記。據墓碑知伏生名勝。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昭靈夫人姓溫。裴松之註三國志。亦多引別傳。其遺文佚事。往往補正史所不及。故講史學者恆資考證焉。由唐及宋。撰述彌繁。雖其間韓愈微筆。不乏諛言。李繁摘詞。亦多誣詆。而其議論之同異。遷轉之次序。拜罷之歲月。則較史家為得真。故李燾作續通鑑長編。李心傳作繫年要錄。往往採用。蓋以此也。顧石本不盡拓摹。文集又皆散見。互考為難。大珪乃蒐合諸編。共為三集。上集凡二十七卷。中集凡五十五卷。下集凡二十五卷。起自建隆乾德。訖於建炎紹興。大約隨得隨編。不甚拘時代體製。要其梗概。則上集神道碑。中集誌銘行狀。下集別傳為多。多採諸家別集。而亦間及於實錄國史。一代鉅公之始末。亦約略具是矣。中如丁謂王欽若呂惠卿章惇曾布之類。皆當時所謂姦邪。而並得預於名臣。其去取殊為未當。然朱子名臣言行錄。趙汝愚名臣奏議。亦濫及於丁謂王安石呂惠卿諸人。蓋時代既近。恩怨猶存。其所甄別。自不及後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恆。賢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獨為大珪責矣。

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儷矣自
建隆
乾德之肇造暨
建炎
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燿方冊雖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敬求之記事之書則灝灝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為一編以便後学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今質諸正史而皆合学者將階此以攷信於淂失之迹不為無助云

紹熙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目錄上一

眉州進士杜　大珪　編

卷一

太宗皇帝御製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神宗皇帝御製

韓中獻公琦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卷二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文懿公孫　抃

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三

晏元獻公殊舊學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文懿公孫　抃

卷四

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景文公宋　祁

卷五

富鄭公弼顯忠尚德之碑　文忠公蘇　軾

卷六

司馬文正公光忠清粹德之碑　文忠公蘇　軾

賈文元公昌朝神道碑　荊公王　安石

卷七

宋元憲公庠忠規德範之碑　文恭公王　珪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卷八

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　文忠公蘇　軾

王文恭公珪神道碑　黃門李　清臣

卷九

高衛王瓊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文恭公王　珪

高康王繼勳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文恭公王　珪

卷十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黃門李　清臣

卷十一

范忠宣公純仁世濟忠直之碑　文昭公曾　肇

卷十二

吳武安公玠神道碑　中書舍人王　綸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引　岐下張　[illegible]

功績記　明　庭傑

卷十三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沂公　趙　雄
卷十四
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翰林學士王　曮
卷十五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文忠公富　弼
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十六
張忠定公詠神道碑　忠獻公韓　琦
曹諫議大夫致堯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十七
馮勤威公守信神道碑　荊公王　安石
陳刺史延澤神道碑　翰林王　禹偁
卷十八
張刺史綸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卷十九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荊公王　安石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二十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　文忠公蘇　軾
卷二十一
周恭惠公起神道碑　荊公王　安石
王待制質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二十二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龐莊敏公籍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卷二十三
余襄公靖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學士畢　仲游
卷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修神道碑　文定公蘇　轍

卷二十五
狄武襄公青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种公世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卷二十六
呂惠穆公公弼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卷二十七
周侍郎沆神道碑　文正公司馬　光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　太史范　祖禹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目録上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一

太宗皇帝御製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帝堯在位聖賢謂之叶符虞舜得人天地以之開泰八方理定千載合昌以雄柱石之材以觀其壯節鹽梅之寄以濟其和平是故應運握圖明王聖帝受天寶命開國成家無不用忠確間世之臣先輔基業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萬代通規一時遭遇保全令德克荷洪勳者其故真定王普之謂矣王姓趙氏字則平其先穎陽之裔佐禹平水土是謂伯翳帝舜賜姓曰嬴氏造父其後也有功於周穆王受封於趙周德下衰叔帶去周適晉大夫取晉邑開國焉今爲常山人也王蘊人倫之風稟山嶽之儀形晦而不彰寬而無持踰其誠志有始有終無善不臧非義勿取須自我　太祖從周世宗南平淮甸水陸兼行龍虎震威號令始發機如響應寘契人神是時擒其偽將皇甫暉於滁上王府爲郡之參佐斷事明敏獄無冤者　太祖聞名召見與語深器之洎後　太祖仗鉞左馮因辟爲同州推官歷掌書記許田睢陽三鎮從事其在幕府也恭謹不怠端嚴誠夜思晝行勿矜勿伐可謂龍吟虎嘯雲起風從如懷萬頃之波遭遇承平之運　太祖光宅天下龍飛南面知有佐時之才早定君臣之契擢爲諫議大夫樞密學士仍領金紫以榮之是歲上黨帥李筠叛　太祖將議親征委之留守調發軍實王以爲　聖上躬擐甲冑臣子宜效驅馳乃瀝懇上言乞隨從鞭轡於中途進策曰　陛下初登寶位應天順人將制驍雄光耀神武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倉卒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成擒也　太祖嘉納其言舉兵速進去至高平李筠果擁衆出戰于時靈旗指窮勇士齊心叛帥自焚餘黨就戮旋又維揚帥李重進苞藏禍心阻抗王命　太祖便殿召對問攻取之策王籌其繕修孤壘倚恃長淮而士卒離心存亡之絶以順討逆動必成功　太祖深然之乃親御六師長驅淮楚不逾數月果致昇平歸迴轉其功賞階級授金紫　加太保充樞密使仍賜功臣之號受自累仕以來朝廷多故措慮密制兵甲亂常加以撫綏未

乎師旅未備餘風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務草創深惟道闕利
害靡不言纖微靡不達忠盡其力言如轉規居心不疑振窮風俗
故得遐邇悅服政令惟新皆其功也乾德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用之大用出於流品矣我 太宗觀其手詔肩兼責
成既升近密之權可觀立功之效炎宋爲之間出文物爲之復興
勠力同心如石投水固以蕭張讓德姚宋推功魚水之歡未足爲
比惟誠惟信少是少非揚歷艱難上副弼諧之任明哲兼爲章疏
命世之才忠順其言純誠克著恢張出之於人表翊戴以勤於康
乎徇公滅私不忌片善用心合道速耳求如開寶六年 太祖以
土始佐創業克致昇平伐罪弔民開拓疆土下西蜀平南越擒吳
會來比戎威德綏懷無遠不至雲龍際會大道合符十有餘年矣
知無不爲甚煩神明滂灼勞遠以僞量臣尋授太傅佩相印持節
河陽洎朕嗣守丕圖尚修康政腹心之寄中外攸同特授太尉侍中
相如故乃睠并汾民墜塗炭戎車一駕逆壘斯降既靜妖氛爰覃
爵賞改太子太保增加井賦北連朔漠東盡海隅禹穴唐郊盡爲
王土朕嘗念往年之舊德褒賞輔弼之殊勳惟隆之謀明於果斷
以置之左右前後任之以耳目股肱卑自藩垣入居廊廟又竭剖
諧之道更資調變之能遂授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三
階已正百度惟貞憂國忘家忠亮在意嘗誡諸弟諸子以爲榮寵
踰分富貴逼身一鎮名藩再登上相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弗□
爲嘗念須自省家升于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親屬而求恩
澤爾等各宜砥礪無尚吾是故自始至末親黨無居優秘者昔春
秋美晉大夫羊舌肸諱而鮮過惠訓不倦王復有焉八年以襄鄧
之俗獄訟攸煩惠彼疲民寄之元老下車布政鄉閭自安事有未
便於民者削而去之利於民者舉而行之豪猾畏威鰥寡懷惠
改轍襄漢民之去思如失父母時已得爲於南陽經年未差就移
漢水重鎮便藩常思報主之誠每懷憂國之志遥心王室時有表
規上表引唐姚元崇十事陳古今治亂之由極人臣獻納之意與
褒慷慨詞甚激切協摩時事居安慮危此又其忠蓋也朕以所代
楷因其禮又廢勸農務本此可忽諸乃命有司[illegible]

虞帝載惟興道勝沃心惠我者德而王又遠寢宸思拜開府賜
進於道言宜再踐於巖廊復授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晉
雲霄之上位權列辟之崇資竭幽明而無息興荒報恩榮而可大
可久刑政之務知無不爲功績播於謀猷群庶謂之明哲獻替之
機理事皆通不憚劬勞夙夜匪懈可以傳聞清世書于簡編而連
歲之間風疾頻發願避賢良之路乞歸閑散之官朕以勳舊之臣
方深倚注命駕臨問涕泣興言齒髮雖衰尚恭來追荷天之寵力
所不任特授太保兼中書令洛陽留守又經歲疾痾轉深上表堅
乞退避以授炎青勉強請朝志不可奪乃冊拜守太師進封魏國
公就便頤養太醫中使不絕於路顒望有瘳別加殊渥豈期美疹
遽至彌留以淳化二年七月十四日薨於洛陽之私第享年七十
有一朕聞哀震悼起輟累日不得巫祝挑莂親臨其喪纏服舉哀
輟視朝五日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持節冊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
特賜謚曰忠獻弔祭賻贈之數並令加等以盡君臣之禮焉二年
二月命有司備鹵簿葬於洛陽北邙之原而令祔焉嗚呼梁木斯
壞哲人云萎若濟巨川予將安寄王性本俊邁幼不好學及至晚
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披按強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
宛有不及既博達於今古尤雅善於談諧馬伏波詞辯分明杜征
南手不釋卷見事而斂抱器自然壯志無窮日新其德許國常存
於懷抱令譽以至於宏彰其爲子也孝養于親動不違禮友愛於
昆弟嚴慈於子孫其任於公也廉儉酌中貞純許國名器能守謙
卑益光茂德崇勳輝映朝列寵遇之盛今古罕聞自再入廟堂時
陳規諫負荷重寄常懷啟沃之心竭力輸忠以待公家之事有蕭
石之周慎孔光之謹密管葛之智略房杜之經綸舉而兼之斯爲
全德朕於早歲嘗與周旋而節操有恒始終無玷荷台鉉之任康
輔弼之私既集大勳著在典冊紀其功烈宜在旂常昔唐虞之得
皋夔夏商之任伊虺有周以閎散佐佑炎漢以蕭曹鄧諸用能寅
亮帝載緝熙庶績化清德令其昭哉天不憖遺予何自律是匪
躬其景行帥之鼎彝昭巨範於將來庶令名之不朽銘曰應運開
國朕肱任賢委以心腹操執彌堅貴猶令德王佐周旋捍替[illegible]

欽位名傳信之得人方言猶魚水同心君臣咸美夜寐夙興有終有始
進思盡忠見義從矣退思補過器識安閑攀龍附鳳備歷艱難終
端志大猷對揚顯官崇若陟善惡之間近密公朝與奪非輕稟性
懷柔區別利害發揚賁職緯有奇才經綸宏興學識通赫赫皇猷
恭恭近侍任以機權寵彰名器啓沃王命業茂勳崇南征北伐平
盡公雖日侍冕旒情偉明察假伏元戚好生惡殺若聞諠駭事不
怩堪為國重制斷臨時性直如繩酌中如砥孝悌於家簡編信史
惟公之德間代英靈非義不理庶務乃馨積善累緣敦厚以閱文
教潛敷聲聞自遠殊勳表德追思念功書推臣質澤被無窮奇士
挺生民安俗阜允洽克從禮讓規矩悲風颮颮夜杳冥冥杳嗟永
隔精魄長尚褒比貞純曷然暮景竟影已沉去路斯永廟堂師傅
丘壟幽泉勒銘翠琰不勝潸然

神宗皇帝御製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勳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
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訃來京師朕盡然追慟若不勝語輟視
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于苑中哭之慟
又勅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孫忠彥上
公勳德之狀于有司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謂謚公忠獻無以易
朕念既葬而墓隧之碑未嘗攷大雅烝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
而寔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與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
之盛莫不與民詠謌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至矣蓋臣之致功者
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
宜有金石刻之以著信于後世而錫訓于子孫兆朕其誰為之惟
韓氏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德封于韓遂以為氏韓亡其子孫散
之他國望出博陵推其本世名爵而譜猶存其三世葬安陽公安
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禀少好學風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
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召試學士院除直集賢院再遷
太常丞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
異數見宰相以疾五日一舉朝請執政皆德輕不足與論天下事
公連疏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决是非於
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為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言苟有所知
者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忠直遠邪
侫為急初王曾為宰相嘗謂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
謂切而不迂矣是時首望方崇當時士人罕見獎與公得其言益
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出於私見
皆詔罷之且請用王朴舊樂還起居舍人知諫院知制誥知審刑
院益利歲大荒為益南三路安撫使活饑民百餘萬減冗役數百
人奏除諸郡牧市上供綺繡不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
延州又為陝西安撫使既往換還至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平遇
賊于西口以軍敗敗執監軍黃和懼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勅
收其子命御史某置獄于河中府公力為辨之平子既蒙釋又得
推恩及其家屬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
之公將攻守二策以決于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
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內寇漢拘賊
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謀此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志氣驕
惰我據併兵徒一道出擣充撫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
攻策公言雖懇然朝廷終以為不可俄遂涇原聞元昊遣求盟
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召兵耗亭賊已
寇山外公指圖授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
壁待之無得輕出卑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既而
又以檄戒福曰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為敵敗而死之
夏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
公朝廷猶奪一官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陝西為四路
改秦鳳經略安撫使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為觀察使如范仲淹
龐籍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上方憂邊甚臣子忍擇官乎頃之復
為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
積養士卒日益振又將用策取橫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
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素喜天下稱韓范仁宗亦以此二人者遂
同除樞密副使而相與俱陳其策上以元昊已臣矣其謀亦不得

用前此鄭戩代公為四路帥遣劉滬董士廉即降羌所獻地築水
洛城城沒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為非便止之滬等猶城不
已洙乃械送于獄且將斬而戩力爭于朝公亦以為水洛可罷而
滬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遣臣往視利害既成而士廉等詣
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
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鄆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為四路就移定州安
撫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
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畧安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池公
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脩池上神廟今曷見侵也虜不
服安靜指外横山畀山之麓與之為約不敢踰衍塞下多閑田并
是國初潘美為帥時虜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内徙
空其田以為禁地公曰以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募
弓箭手四千戶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罹霜露之疾頗上武康節
鉞還東還詔聽以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尚書尋除樞
密使自國朝創業儲異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鬱不可考究諸

房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吏每探之下以市賂乃命官條悉刪綴
而論次之為類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載則悉上秘府以為世守
憲總千餘秩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刑部尚書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　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畧太
平之務公因得選敕群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
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食滋殖守成之業茂矣　仁宗在
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天下共以為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為
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由策
不早定也今　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宗
之以為宗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位二十
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為子成帝在非高才主且能之以
陛下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辭累
辭未受命　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切
憂之帝悟遂詔立皇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雖下
英宗辭益堅　仁宗欣然用其策　英宗既為皇子遂入居于慶

寧宮嘉祐八年三月壬申以仁宗顧命奉皇子即皇帝位於時天
氣温晏宮廷內外罔不肅然自幾中市井猶有未知者加門下侍
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為仁宗山陵使初英宗得
疾皇太后垂簾權聽軍國事及皇躬康復公乃請東與其書伏出
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覲類
祖宗真英主也　皇太后聞之喜即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
院使撰集修　仁宗實錄昭陵復土上大丞相印綬　英宗親製
一品陽之語甚眷公乃起不敢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
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陝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民為義勇方
議上諫官司馬光言公曰往者常籍鄉為民兵遂涅之為官軍父
母妻子莫不涕顧以注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
河東亦有義勇何陝西為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十
四萬人光猶上疏論其事　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憂戚
徙大順城公即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詔作大臣或有以
保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諫于上前陰撓其謀者

公曰此但眾往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且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
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昔日諭詰之心必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
喜之也　英宗既用公策遂遣使賫詔詰問罪而諒祚懼以表謝
于朝廷會　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居于便殿公叩榻問諒祚所
上表云何　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
之謀且善　英宗之聽也未幾即臥內承詔以朕為皇太子治平
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朕即皇帝位拜司空兼侍中為　英宗
山陵使既還又引故事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
兼侍中判相州仍虛上宰位侍之賜興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
故事領兩鎮者未嘗有辭不拜改任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宥州
貢不至既勑倚於陝西又改陝西經畧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綏
州孤遠難於饋餉請弃與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其城
控賊衝横據山界并視不平不可毀留詔抗議以便宜撤還固守
之乃得存迄今為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既常有滅賊志因是乃
又謂坊塞上具陳向背禍福招來横山之羌為進討之計會閣中

頻歲不登邊廪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而時不相ㄅ故其功卒不
就河北行地數震之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
動外夷每漢使至契丹必問公安否熙寧初公子忠彦使虜燕于
戎帳其主顧問胡常使漢者曰忠彦之皃肖其父乎曰然遂命工
圖之而去故例虜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
節副使成堯錫謂擯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
而不得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和州居
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復以向所加命殺
之公雖在外朕常璽書訪以機事使還具言公形殆非復在執政
日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勝慟哉公天資忠孝嶷然如山立至論
大事決大疑而辭氣雍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也方天下以爲憂
公獨毅然臨危機進沉斷上以尊強宗廟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
功高而不矜位大而不驕祿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
過也公爲宰相十年蓋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例得恩
澤先推與其旁支遠朝廷錄遺其子猶有未命者公薨前夕有大
星殞于辰中櫪馬皆鳴其年十一月庚申登兩河卒以一品鹵簿
葬公相州安陽縣豐安村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曾祖璆廣晉府永
濟縣令祖構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六人忠彦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彦右
贊善大夫純彦粹彦嘉彦皆大理評事其一人蚤卒孫男六人維
公奉詔立皇子爲皇太子被顧命立　英宗爲皇帝方朕以承祖
宗之緒可謂定策之元勳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政事比
姚崇其言不幾乎朕既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
勳之碑夫豈特慰公之知亦將爲天下臣子之勸銘曰嶽祇嵯峨
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予治亦精傅圖縕生仁宗誰適作相有
來魏公烈文魏公匪卜于枚天實賚予魏公有東公治萬事靡歎
不怪進退賞罰惟時權衡晦明風雨罔愆厥序男女潔誠以田以
綏萬物瑰瑰四夷歆舜雖本帝力公陳亦多皇有大器誰嗣誰卩
公陳與予天命不迷功成辭隆視天眷虧祈常之截勤勞終知來
馬路車衮衣赤舄其誰公如將相出入公行不歸公死是悼尚想

八

公儀洪落苑草永懷英宗公則配食我徂于宮孝思罔極絜粢碩
牲鍾鼓管絃從公享之何千萬年

九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文懿公孫抃

上祀合宮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寇準方嚴鯁亮有文武偉才在 太宗 真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讒終 朕甚歎嘉之其勑史氏譔揭勳烈具誌于石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抃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額且親篆以賁寵焉臣承命恐悸謹拜手稽首書其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出上谷昌平蓋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命氏後世寖多聞人若東漢恂子翼潛河內破蘇茂畫像雲臺而中興貴官曾孫侍中榮以辦絜亡匿宗黨清撤亡士故諳諜亦傳又數世有從居馮翊者積于三峯下遂為華州下邽人曾祖眞祖延良以唐末亂不仕父湘脩古㪽學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延多士後應辟為魏王記室終焉知人者惜之以公貴封燕陳晉三國公贈官至太師尚書令曾祖母白氏祖母鄭氏母趙氏封許陳曹三國太夫人準始生風骨峻爽與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授趨隅占對毅然有成人風采既冠窮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講求不循注疏三家異同之說輒援筆剖析以辨明之辭道理正沛若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真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舉擢進士第解褐受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年也後三歲補大名府成安宰三遷殿中丞調兵食于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銀魚放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鹽鐵判官公事會詔百官言邊事準極說利病 天子器之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判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擢奪不得已起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尋改同知樞密院事封上谷縣開國男是年十月領青州明年九月召赴闕守本官參知政事進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年閏七月知鄧州 真宗即位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月移河陽軍二年八月改同州三年夏朝京師行次閿鄉授鳳翔府五年五月召詣行在

遷擢知開封府六年六月遷兵部充三司使進封開國公時始復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景德元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二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二月罷相進刑部尚書知陝府祥符初扈從東封回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四年四月改兵部尚書車駕幸亳權東京留守六月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四月罷機務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使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興軍天禧元年二月換節襄州三年四月詔赴京六月特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十二月改尚書右僕射四年六月罷相授太子太傅進封萊國公九月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移守安州途次東陽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二月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準疏通博裕果敢沉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喜風鑒善談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罕崖岸頗大義可為者必奮勵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坦無忌剛意瞭一善為道推挽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初補吏治二邑推至信郡中會期賦役止計鄉里姓名諭寺門民赴之無忌慢稽違者本道論薦至有以魯恭卓茂為比嘗奏事 真宗言切直 上怒起 公以手攀 帝衣復御坐將議益勁神色晬然事斷決乃退 上由此負將相才吾得之若唐文皇倚魏鄭公尔歲大旱 上問政闕失公對曰在洪範天人之際若影響是刑有所不平爾祖吉王維皆 陛下朝臣頃曲法受財各伏誅吉坐伏法家貝籍没維止杖于私室仍領漾之定遠俄為參知政事沔同母弟也 陛下重輕如是亢暵之咎殆天所識告 上嗟悟若久之歲乎景德中契丹頓兵北塞多縱游騎寇掠小不利即引去倘徉無鬥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師徒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是冬果大舉國來寇越尾橋攻高陽直抵于澶淵將飲馬河濡 真宗憂之召群臣議或曰寇深矣宜戒嚴京城益重兵守衛或有西南之幸準止之曰戍議淺議 方今聖德明備上合天心將且協和衆謀帥律若 帝駕順動而北

以糞親自當道走諜不然則出兵以撓其諜壁守以老其衆頭是
客勞逸之狀我得慶弃必矣 上悅於是大舉北征至平壤南城中
外觀言頭軽弾以觀形勢準曰不過河則人心未寧虜氣未懾非
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拒其亢李繼隆石保
吉以大兵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日至何慮而不進因争之
連頻苦於 上前意氣詞語慷慨感懷是日幸北寨御北樓觀御
營壁撫勞部伍軍民歡呼自近及遠聲振于數郡虜相視怖駭不
能成列我而勁弓坐發殪其元帥因密奉書以請盟朝廷始遣曹
利用往成之御史覲準取沈毅敢言士塞名同列者不悦量白吏
侍御文進準曰當世所以器百官今用劍則所謂進賢退不肖乃
虚語耳命去之故士遅用在準持衡時得人爲多 先帝倦疲政
丁謂曲姦迎合陰謀以用事準請間便殺其姓名曰某與某
皆壬人異時不可輔少主願更擇方亮大臣爲羽翼刻 皇太子
膺德天資英明登日茂延師傅講經史默識古今成敗事見臣窃未
機務周知天下安危 前雖周之成漢之昭殆難以擬議 陛下胡
不悔夫人之係孚豈宗社之正謀引發大明歘昭垂昔圖 祖宗
萬世之基本言畢所伏焉嘻歟未下明日衆人以爲必發附飛語密
中準準坐此得罪既行過雷州以踰大陵護兵從騎前後不相屬渓
惡秉間抄掠而去已而酋長召吉之曰聞寇準在道若等奈何竊
賢相行橐神明其若右乎興選種人持所掠還集伏道[illegible]引罪且
拜公尉之道之至南海貶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正奉正
士人常操以窮通改易之者非吾意先是置東偏屋廡數楹陋
不蔽風雨準完葺以材揭爲書榻置几閣其間經史老莊及天竺
書環列前後暇或吟誦之賓至則與之高談虚笑語燕燕若初無竄
謫之苦者嶺南山水險絶其道路往往斷崖深淵曲折高下馬不
能平進郡縣官有以竹爲輿以迎準者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
冒炎瘴攀險阻日亡以百里左右爲之泣下[illegible]無隕穫容色目
度量過人如此及至雷陽吏以圖經閲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illegible]
凡十里準憮然語曰吾少時[illegible]到海祇十里過山唯前[illegible]之句[illegible]
今日唯心爾人生得喪豈偶然哉自是色空[illegible]諸佛法[illegible]

日寂無心矣天聖元年閏九月終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
酒行衡州司馬是月七日以疾終於貶所年六十三嗚呼非常之
功必[illegible]之器然後成不世之節待不世之忠賢然後方且質
初起[illegible]府入輔竊 三呼紹統四隅晏和 上方講稽儒術尊右
文教以爲太平之形容敵人雖旰出我不虞衆號百萬北方騷然
文紳武紱[illegible]雖犯之色建不拔之議天威燀揚震盪
以電擊大憝鎬油春熙而日勸民[illegible]巻甲償彼氣梗疑
爲至和遣令三紀矣而羽書不馳烽燧不驚義信傳結古無與隣
準之功在伏波尚父之功矣洎自泰川再相時屬親政猶險當
路陶鑄中外[illegible]本元[illegible]萌漸殺氣一吐形于明
謨排邪斥疑寧死不離聞準之風者心悅誠服而後知大臣不可
干大姦不可[illegible]大名不可乘大器不可窺[illegible]夫有上亡心反
直呈[illegible]伏忠義[illegible]政平一轄[illegible]
李降[illegible]之節[illegible]秋梁公之節矣[illegible]學[illegible]公亡
[illegible]近然[illegible]者終其[illegible]不易在成安兄第以下
[illegible]爲[illegible]士子爲大夫其則士爲則大夫吾先人以
文學中[illegible]第[illegible]王[illegible]若追贈未建則臣[illegible]以士礼[illegible]
[illegible]護二[illegible]成安 大子遣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恩礼數[illegible]
等大[illegible]紳[illegible]初丁[illegible]政以[illegible]自任又能[illegible]爲[illegible]人類
色[illegible]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illegible]起以袖[illegible]拂之
準正色曰公[illegible]國大臣乃曲[illegible]長[illegible]大[illegible]其後[illegible]
[illegible]甚[illegible]日[illegible]未始一[illegible]於心
故及[illegible]之難至於天下皆[illegible]之[illegible]
從者有[illegible]不利於[illegible]知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問[illegible]且[illegible]
坐[illegible]命[illegible]因[illegible]凡[illegible]乃[illegible]平生[illegible]工国
政民事[illegible]細[illegible]校利害爲 上[illegible]陳之其[illegible]故多[illegible]
開[illegible]節[illegible]去[illegible]不得見好[illegible]
[illegible]風格其氣[illegible]則又爲之[illegible]生[illegible]內外[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主則利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節二[illegible]一[illegible]

紏彼通□剔除謬敗壞之以開防正之以繩墨差次定格守不可踰大則甚勤賢業彌綸帝載朝家衆事休戚攸繫關之治亂未正四海歸臣□一德允累封户萬三百眞二千七百爵上公階勲極品功臣始賜推忠佐理加推誠保德崇仁忠亮翊戴人臣之遇其亦至矣然不置私第不營田園所得俸賜皆分給宗黨故一去之日家無餘資及朝廷許葬洛師復還之責備能究給父之沿復推官爵賜□曰忠愍公前娶許氏故給事中仲宣之女不及事而亡再娶宋氏故左衛上將軍邢公延渥之女封晉國夫人並無子以弟之子晦為後驍勳介有履行終于殿中丞女四人長適樞密使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次適太府卿畢慶長次又為畢氏繼室次適司封員外郎直史館張子畢孫四人長□贊善大夫方通誠並大理評事次適未仕君子謂公處己也輕以約謀國也忠而固誼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操利無以改其心出處始終乎合大正昔之元勲名載簡編者有幾宜乎沒世三十年而天子思之生民懷之搢紳景行之古風稱

然炳炳如在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偉之謂也銘曰

太宗膺圖 章聖御極 丕昭武經 誕敷文德 偉起孤童
遂階書籍 歷事兩朝 若登府職 同□俊明 篤孚且直
非義不蹈 非忠不迪 闕補治具 相扣智力 指陳機宜
侃侃炙色 姦人倡狂 入犯王域 戰結鄰南 狼跳燕北
準抗一言 群類惕息 天嗣繼照 □□參郊 徘徊措□
佞閒投隙 準失一謀 數人蹤踏 晏晏禹務 愉愉四門
如石之堅 我社我稷 如山之安 我疆我場 亮節高□
讒言衆惑 勞既不圖 咎從而得 風濤暮涉 瘴癘炎陬
氣陵烈雲 誠貫白日 至于隕世 曾靡憂戚 道無久否
帝用近惜 申詔在庭 俾書其實 海田變更 陵谷遷易
準之大名 時萬斯億

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

史館修撰歐陽 脩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墓隧□□衍罷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遺業餘烈臣弗能紹似不能顯大而尊顯至今無辭以刻惟 陛下哀憐不忘 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昌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 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晉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晉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晦居漢之故事 太祖 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言趙普之讒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

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 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與全景父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權遠勢不可干以私由是 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

代元份爲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
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 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
以謂宋興三世 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愼所改
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
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
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内富實群公百司各
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
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
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
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臣何以至
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
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擬用之語
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見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
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
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
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
際及奏事 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爲皇太子太
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
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
之 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
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飛蝗蔽
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宰相者
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 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
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
内臣不過留後公任久人有謗公於 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
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

前殿有司言非天災請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
失火時 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
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
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
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
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
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
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 朕
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 皇太子拜公公言
盛德不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
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
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
益恐困卧不起以疾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
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遣宦者賜以白金
五千兩辭不受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
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
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
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
曰贊善大夫沖次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
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愛篤任以家事一無
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
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
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
廷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 先帝之所以
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盛名尊而俱享其榮没而長
配於廟可以無愧矣卒如明詔所稱者哉江漢推大而下之
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仲山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

丹嘗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始終之節而錄其可
紀者輒登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　聖意褒顯
王氏流澤子孫與　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　相我　真宗　真廟是翼　魏公配食
公相　真宗　不言以躬　時有大事　事有大疑
陛下匪亟　公爲著龜　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　問其吏伙
包畏兵革　問其御士　百工以職　問其庶民　耕織衣食
相有賞罰　功當罪明　相所黜陞　惟否惟能　孰其陞黜
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　孰不爲相　胡能有終
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　來廟清廟　佑我
聖考　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　春秋從享
萬祀無窮　作爲歌詩　以詔廟工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晏元獻公殊舊學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
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　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
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
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數曰吾無狀乃以疾爲憂　吾君
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
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
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
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
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　真宗皇帝時天
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
學文章俊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
田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大官
臣衔官擢列國視公不動容乃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
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　陛
下受德東宮　先帝選用臣舊即以公遺　陛下由王宮官臣卒
至宰相凡所以輔導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
年公既告死而　先帝之名臣與　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
其寵褒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
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
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
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
封蔡國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
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
相張文節公安撫江南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
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
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

僕寺，陳文頌，得天禧明主，試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
禮郎。對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勅日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
佐郎。一公以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
具舟送之京師，復起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
憂去官，服除不可令。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
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 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
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
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真
宗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
以其稿進，示不漏，其後悉閱。 真宗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稿，類為
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
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 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
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兼樞密副使，判吏部
流內銓，以易侍讀。罷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旨，坐以笏
擊吏，一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
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
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天聖八年，禮部貢院，明年為三司使，復
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
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
者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
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二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
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
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
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為施行，自宦者先以奉天
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誅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以示王
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
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

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
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
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
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
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
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
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六
百戶，食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
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 真宗實錄，又集類
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事[?]
子弟之見有時與客婉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 上問[?]
宰相日晏，公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私宰相以告公，公自
為表問起居而已，改其葬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子加等，以其子
承務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
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
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
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次宣禮，[illegible]
作佐郎；明遠、祇德、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
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
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獨為知人，士之顯于朝
者，多公所薦達，予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

銘曰：

有晏之裔，或為晏氏。亦在春秋，晏嬰諸侯。傳載相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孰續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節磐，實戴根。 天子 天子曰噫，予考
真宗，唯多名臣，以臻隆盛。汝故事我，王官東宮。
以贊相予，始卒一躬。輔 我以德，有勞予邦。
公疾在外，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 汝，予舊弼。
允今在庭，莫知女傳。孰以界予，惟 予賢哉。
今死亡矣，孰為予老。何以照之，司空侍中。禮 則有加。

于思何窮　有篆其文　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　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　永昭厥後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文獻公孫　朴

皇祐五年正月庚戌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行尚書右丞丁公薨于京師是日乘輿臨弔賻贈物有加禮以天官尚書章紱一不御垂拱朝太常惟功行諡曰文簡越三月辛酉克葬于鄭州新鄭縣旌賢鄉之原明年詔書臣某識其事以信來世謹按牒公諱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先世家於蘇從靑河又遷其大王父嵓始壯會梁晉怙亂歲饑挈河朔族避不仕以公貴贈太保大父顗淸泰末與仲弟入契丹及還乃占今籍性好學悉橐中金盡以置經史得八千餘卷築大室保藏之一時名儒若寇萊公馮魏公延遊其門詩書以卒業號通三史擧中第終爲贈太師考逢吉有節行章聖在藩邸與張耆楊崇勳皆給事左右贈家書至萬卷東朝闕記盡有補助既而張揚以擧對策書偏引退辭老授將作監丞致仕贈中書令曾王妣張氏王妣劉氏妣賀氏追封衛韓曾三國太夫人中書令五子公最少生八日目始開年十一穎悟端碩與羣時諸生不類因大啓書室使之縱觀公取數帙旬日問義安在的的如成人言及長能屬文雅好漢詩遠擬爲書命數篇不錯不鑿詞采蔚然由是名聞公御閣祀汾陰之歲應服勤詞學科擢上第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靜海郡稍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上踐祚改太常丞是時大明繼臨禪健丕迪四海面內仰觀功德公獻書墀下博延經臣以數講道義增置諫列以切劘治體能親田藉闕之數爲今佐課效使流庸自古限宗高親疏之別立補蔭名校使妄冒不作其言典且正　天子始嚮之進太常博士加緋魚守吳興民有訴訟者公問狀拳然坐閣中聽博曲直按具事下吏十無二三者郡俗大服牢圄無繫囚遷爲西京轉運使內官督役河陰其不循法叛卒亡命山林凡數百公選強捕俾設曉諭招還之止坐首謀太史奏昌陵有異氣非吉祥須增築始可禳公入對陵寢所以寧先神不時繕修非經義乃上又供長當占宜鎭許人宜之

歲中授同部員外郎代還以本官知制誥賜服三品大河東寇占動兵處置經制騎兵戰討有功其後廣死不植無以獻重遂公首議馬射之法以余其數再遷刑部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元昊反朝廷議伐富弼公言戎狄首長自古爲名號者多矣狄夏人前僭竊心恐且久削之必不能止斯計但自損威耳實屬獻議若言願異議者怒已而賊果率餘眾寇邊上時邊遽振侮大臣奏事或日旰詔俾給使假公以東宮官府將兵數百萬衆入延州安命旗遊適人心以寧今號頒非是特柄者爲爲勞勸廟庭使四疆境茂保非良策頌一切如舊策青臣議論誚敵符給諸路帥領調發胡會並公古制公言今昔殊尚文質異宜得君一施偶將百出成敗所係可不慎重乎罷之尋兼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爲學士承旨吾獄當用中令元制使公撰書時大獄皆三司雜治冗申理竟帶宗室之職可更置御史中丞兼侍御事本編類合爲公稱古之治天下者其號令來於一令二府中書樞密重民之籌策機會措置猝有同異則人心得以疑而亦惑　上然之凡兵戎重務始許通議故事諸部並可及唐蕃並依守舊中書時政記　陛辭曰皆召見賜對至是罷之公曰臣子領此大任以守國家寄其身付可甚重　陛下宜臨資擇論歷之際數學何德音咫尺耳況陛下不得聞非聖人憂元元與賢者共治之本也儀篇謂明殿大學士西師未解　上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公對平時數依常資勞考俾進用有漸所以循古法而謹常道若夫黜去非常大患判大疑則擢才爲急　上頗公在翰林久矣乃不以爲之地直懽厚長者居無何諫官或言公請閒求用　上曰度不待求十五年未嘗一語及私若安得是說因召執政中論之度管五年遂用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禁衛猝發大臣有言若嬪嬙當散者議遣宮當勤禁中公曰肘腋之變事切宗社當付外廷窮索以靖羣疑鋤究亂以正國家典刑乃欲依違貸非常之慮因事之紛以自偏從偏及晴然後已數月罷請解職授紫綬家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復改觀文殿學士兼吏兵二部侍郎會當均慶陵爲尚書右丞沂州防罷兒例從外職獨公入觀中書遂即置門第居不能復職退若不在已素寡言一日以疾歸　上遣中貴

人按太醫局方所藥未再劑晏然謝去享年六十四悲夫公坦易疏
達清通敏亮不喜外飾率由天誠讀書止究大義章句解詁略
不記與士大夫初若無崖岸無畛域及游從論議或一言一事小
戾正道則辭意勁訐無復矯飾假借之色性忠亦剛家事與關治亂
安危者多密所抗辯大抵渾渾直致發於胸中積擊隱微既久乃
驗人聞之則遜讓不自名往往咎以他語間屬姦憸嫉文構啓誣
詛雖衆談錯出未嘗少回以合時尚初 章獻皇太后輔政公鋪
道前世緣寵家致敗亂之跡撰王鳳論以獻明白委曲無所諱忌
嶺南歐希範平公自交州雖外臣自克占城勢頗張又谿峒諸小
種土壤接疆有附險連勢陰持兩端廣邕欽梧雷五州之境所
控尤要害請助守臣嚴戍遏結醫擇且曹五伍元之法以備侵軼未
再歲儂賊大擾南方如公言因馬數絀公因啓苑監古法非不
事而但寓之之令未能經遠若馳天下郡縣牧養之家不發馬產
力則四方多災夫君民猶一體民馬既足國何患乎不足在中書
日究人扣待脩院理新公修撰問或告曰丞相亡所詰已獨然非
自安之計公嘿然不應素知兵書熟 本朝典故前後書便足卒聽
場間事皆西北猶知至於軍校進補士伍首成保甲屯營部高
下条綜次序一本 祖宗舊制號稱詳平侍經筵讀大傳抉擇歷代
本末極陳災祥正致盛衰之說以感悟主意每經筵終罷時賜與
甄眼艱難辭避且云臣與韓琦俱嘗在兩府琦既為至老宰臣侍從
容豈宜苟蒙眷遇以重過 上嘉歎者久之生平廉畏自奉泊如所
得俸積計伏臘外均賻宗戚貧者嫁娶遣孤仰公而成雖踈屬
如一晚歲亳恠理紛華玩好抑絕不視處一室左右几案惟經史
子集而已室之外架二欄植脩竹日吟誦其間貫自表方至坐末
既則訪以所過郡邑歲之豐凶吏之良否民之甘樂閭巷曲奧良
民樂則術然如不能勝其克己憂人如是朝廷既太平召群子弟
語曰昔文正公宰天下僅十五年及諸子孫有未陶宜溥者言公
之策之自今不復有請矣若等姑自策勵因著慎言箴以示戒勗
各中營小園心念念告老去章既具草未上而終士論深所追惜
公之踐歷若吏部南曹尚書刑部吏部問擅避三司公事純

察在京刑獄管勾祥源觀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皆一領焉秘
書省省刑院吏部流內銓審官院三司磨勘司通進銀臺司指彩
權開封府事南郊儀仗使皆再領焉太常禮院尚書都省皆三領
而又為群牧使河東宣撫副使契丹生辰使南郊禮儀使功臣曰
推忠翊誠佐理保德階至光祿大夫勳為上柱國爵封齊陽郡開
國公賦邑二千六百戶真食六百戶所著詩論制誥奏議碑頌等
雜為七十卷藏于家致道雅正文辭純緻較漢唐名賢不少減又
撰錄通英聖覽十卷鹽鐵精義三卷典故歷年五卷學曆續遺錄
十卷國朝自具一卷編年總錄八卷大唐史略一百卷官子要略
五卷備邊要覽十卷家母後閏刊定五經總要五十卷唐書紀十
卷志四十卷集韻十卷袞職義例得太史公之遺法美甚凡三人合
姓始娶陳氏潁川郡夫人故蔚州刺史贊之孫再娶呂氏東平郡
夫人故宰相蒙正之女三娶張氏清河郡夫人故參知政事洎之
孫並先公而沒輔車之兩皆舉以祔焉禮世子男二人諷太子中
允集賢校理兼光祿寺丞篤學有行檢人以世濟待之女二人長
適大理寺丞方安人早亡次適國子監直講楊忻孫男二人義叟
虞叟俱爲太常寺太祝女孫三人長適大理評事范宗賢二尚幼
嗚呼有後哉君子謂公約以勵己也以接人誠以事君勞焉不自
能美焉不自售孜孜輔道始終一節易所謂立不易方者公得之
矣銘曰

君子爰用　以純誠先　哲人事業　推直道難　二者兼立
茲爲本原　有美文簡　奉之周旋　心坦以毅　行方而堅
章聖在宥　汾睢告虔　巍設科等　大寵俊賢　公試舉下
擢居衆前　帝始御極　龍飛于天　健順丕幹　清明決宣
公躋朝闈　文奎始爲　顯顯書府　儀義掖垣　或紬史法
咸代王言　公復古誼　其文炳然　玉署詳擇　金華博延
肆視詔草　日陪威顏　公講事本　經謀寶典　乃贊萬樞
乃參府績　推以治體　濟之勤力　內重國論　聞大柱石
外拱兵鈐　綏邑疆場　生也艱危　動亏齊慄　不將不它
不驕不欺　不求利權　不取名跡　人其謂何　我則宜之

淩躐晚節　解還前職　紛乎出華　汝君虛室　囊橐符照
初終固易　疑神粹和　匪首歸歿　士伍追範　朝家慨惜
詔碑刊錄　循傳行實　嗚呼公兮　古之遺直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立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
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　天子曰
嗟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予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
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諸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
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就其墓又書述其世德于冀公實師
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
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喬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
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
弟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
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
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脩　真宗實錄而起居
注闕命公追脩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遷脩起居注遷祠部員
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當遣
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　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
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
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　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
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　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苟許其小
將啓其大　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
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必先慮謹備
所以條目具細其後至臨事簡嚴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午門
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
始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
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
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言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
蜀人公捕斬之而議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　天子遣人馳視之
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中是　天子

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爲威
嚴不然被誘議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
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參
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
辱吾筆矣久之　天子思其石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
爲三司使不恱苟利不貪近功時謀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
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
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
取未嘗肯與宦官怒言　陛下雖有欲物在程琳何可得公曰臣
所以爲　陛下惜爾　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
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輙衆折之其語至
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　上悔
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
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及仲淹者皆指
爲黨人公獨爲　上開說　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
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數以事中之坐
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明府居一歲中遷戶
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選以爲留守宦者
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希恩公爲裁抑之與繼
明交章上　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是直公　天子爲罷繼明獨
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議論不私見嫉被毀斥已而稍進
見用遂與繼明爭治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
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　天子
嘗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
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
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守北
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
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騎畜牧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
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

者吾聞夏人方捕叛俗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
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輙出兵夏人以爲有備
引去自公不復視邊公以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
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言
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
月某日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天子輟視朝二日贈
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葬于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中書令公累
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公封戶七千四百
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
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
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
爲周司馬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
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
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臣
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
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
今夫古者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　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
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　世遠支分　因居著姓　各以其人　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　克大自公　厥聲以振　乃秉國鈞　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　夷險一節　帝曰噫歟　餘有勞臣　何以旌之
有撰其文　維此勞臣　實予同德　憂國在心　匪勞以力
一方有事　諸將無功　俾我耆老　不遑居中　閒恩近藩
庶休疲躬　有請未報　命云其終　殁而後已　茲可謂忠
惟　帝之褒　其言甚簡　銘以述之　萬世不顯

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景文公宋祁

惟　宋四葉天以瑞命付　皇帝既祀南郊乃建元儲始御資善
堂參聽天下事　真廟委成群臣遵審訓奉上國寶　皇帝即位

畫光合華道益大與天壽地持罔有不承惟其佐曰清河張公由
户部吏部二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友昇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
大夫歷太子左右庶子進樞密直學士爲宥密客以樞密副使給事
中領密事出入兩宮實輔寶慎以借而飛神提畧發首㠯天極上
之六年制詔有司 先帝遺 朕寶臣曰士遜毗亮厥初勤勞我
家外經內贊聲烈嘉猷罔德不稱 朕庶幾焉御惟相且類台衡
前此公已三遷爲尚書左丞乃以禮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分
執政事筆於時綱紀文章張設修明公與二三臣協恭齊度戮力
銖甚固其故而奉行之本其宜而財相之所以鎮浮抚動便安元
元之道甚備會然號稱職相故樞密使曹利用素貴強宗子留繼
里使酒不軌既具獄或謂利用並坐上疑以問執政衆喋喋相顧
望公徐曰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獨不肯子爲之時門語先入利用
得罪公以議不合罷爲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宰相文正王曾亦爲
上別白曹事終曹氏復爵土還所籍産官其子孫居二歲朝京師
以檢校太傅領定國軍節度知許州踰年用舊官復入相進中書
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 上寢疾萬務除門下侍郎仍用官使疾
魁柄未幾以左僕射保留兩卿時楊崇勳亦罷樞密使以節度
台司同謂殿中班在公右 帝撫然悟明日授公檢校大師山南
東道節度以宰相秩復守許昌公不以漢相府廢事有爲政有體
不曲折頌苛時時方略恤捨有足觀者賦訂在民類先與期故所
到皆有惠利仁愛莽大限環城以障潦海會相壇元戶免墊溺許
人蒙休德碑頌功移判河南府久之 上推雅故復進公爲上宰
盡還前在丞相府之領職封鄧國公戎落叛命披盪寇危以動西
陲屯邏狀安責戰無素公建遣近臣出護諸將切敕特重折戰氣
衛長環四絡以須其潰公去位五年時計納款公既以年高位隆
萬或一悔有不勝任之責乃七表上還印綬而陳又十數辭 上
之所以拒而留者亦不勝究公執不可遂得拜大傅進封鄧國公
聽謝時詔朔望大朝會進綴中書門下班出入施繖與一子五
品緋賜近城園一區月給實奉國朝自中書得老者以公爲初辭
朔望惟朝會一再至至必 上恭賜加等或遣中使者勞問賞御

飛白千歲二字賜公難老公因鋪侯前後所錫書九百函爲歌一
篇贊成盛德皇祐元年正月乙未薨於第享年八十有六墨日問
聞 上駭歎趣外辦車駕或言日宜 陛下元命不可往 上曰
股肱實虧日於何避遂行哭之慟賜銀三千兩布帛酹米副之以
太師中書令貴其柩追姓宗黨官若職者十有六人嗚呼公宇順
之淳化中與鄉進士試禁中占對鳴徹 太宗異之擢乙科調郎
鄉主簿射洪令以異政聞改襄陽令外憂自免還除秘書著作佐
郎知邵武縣轉本省丞號略揚億在翰林高特風鑒少所器可薦
公才堪御史因授監察御史領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輒却
真宗不久用公執政質 上得人拔廣南東路三遷至兵部員外
郎代還授河北轉運使改工部郎中河當棣州有詔徙陽信官見
狼多不可以遷公視涵可數州方徹食即計餘以貸民年如約輸
入新郡振之權綦衆賴以紓 真宗最公治狀欲遂寘左右會罪
府闕而命公曰汝選于衆無易而才公拜稽首遂用澗護公身七
又進退安重中倚正外文明篤於孝友根於仁愛朗易士大夫歙
韙成就出門下者皆一時鉅人施于姻舊病稍略足不問在否幾
何任掘省九八年後三至台輔去位又十年所遇不同而事皆可
紀方 上涼闇家司持窃排紙時望陰席推寵公居其間防捨百
爲身作長幽慮先元惡妖胎窺其無所投汙然而卒定大事盡乾
興時善公之謀 章獻佐治軒陛重嚴公事 二聖外謀必聞裏
言不宣孝恭公石濟名雙濟及范閑獨奮有弗厭者一切罷免而
公見留宰相文惠陳堯佐門下生嘗出上書言五事又有譏諫
官宰掌者公選奏 上嘉賞其誠戒於是著告詰三歲刑譴官事
筦不下故明道閣見公之由上書悉受用 上方勵精聽斷公朝夕
進見一力匡櫛登戢鬭良緝與化偕大和嘉生烝蒸參衆舉天下
余歎視公所以致君至不至耶大抵創業者先功相守成者先
德經綸之業易言而鎮清之績難知公可謂治世之從輔皇極之
全數者已故實元之求若公之勞公之引年人間事一下慨意閑
酋老旁行書粗以應外精以治內乘和日化與相頹靡再過鄉上
家召故人長者飲金爲壽時野服巾車不自貴其貴百祉畜并化爲

康寧偃然牖下如蜕一委當此時搢紳大夫之觀又善公終 聖
上所以惻怛悼痛舉哀外次三不視朝有司謚爲文懿匪公孰宜
凡附官見職者審官審刑二院史館會靈觀判官以近臣兼之契
丹國信使在藩房時帝所特選祥源觀使以宥密領之集賢殿昭
文館二學士監國子南郊大禮使 獻懿二太后園陵使以執政
涖之邑戶萬五千七百勲階極品功臣出處更二十六號公於書
史多所沉覽爲辭章渾純典正尤嗜詩所得皆自然經奇無有彫
劇故禮部尚書清河張詠許爲第一流生平編次成十集既詔密
遣藁家丞錄五集以獻邃祕禁中信乎有德而又有言者歟公之
先蓋漢陽王柬之之裔系牒湮落世數失傳至曾大父諱育從唐
本道節度凝府鈞校用度奏爲大理評事凝破避兵沂漢止均州
鄖鄉道葬焉配曰郭氏大父諱裕試金吾衛長史主陰城鹽鐵院
配曰胡氏父廷昉隱約違世配曰趙氏二龐氏李氏三世皆深窮
浮屠法取和於天遺累於人公爲祖系詩頗言其詳漢陽爲諸所
亂叙報不永委所在不必還其初故公能惟思以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鄭楚韓三國公上追先烈以燕晉魏韓晉封
國自此而上五族爲大夫人公卽魏國所生七日而母夫人趙歿
公於姑顏復勞苦至於成立公請於朝封姑爲南陽縣太君其兼
也如母而不學姑子全氏贈太子左贊善大夫公娶姓三蔣黃氏
追封晉陵英國二夫人馮氏封舒國夫人叶庇宗事蓋黄嬪潔宜
其爲今妻也四男子曰友直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曰友儒殿中丞
曰友正將作監丞曰友諒奉禮郎獨早世 上卿其孤故友直爲
史館脩撰友儒任親民官友正遷大理寺丞倅孝感忠恭持門閥
宜其爲才子也四女子孟歸安氏積爲工部郎中仲歸李氏昭遘
爲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叔歸呂氏公孺爲大常博士季歸王氏
素爲刑部郎中柔則順義細服委它宜其得賢婿也薨之年夏四
月癸酉克葬公於河南府登封縣天中鄉之原交舒二夫人祔焉
諸子以敘公之業有故吏狀節公之惠有若官慕册愍于朝謚埋
諸幽奏御藏事無不如志惟碑石靡存可刻以名告又著衛其上
顯摅無窮誰不謂然乃請而命史臣具條以詞曰

惟天興雨　有雲敺蒸　惟辟撫期　有賢挺生　賢者謂誰
英英令君　揚來于朝　對我　聖眞　帝啓南社
寶護且毗　既在東宮　陟降不違　帝受冒珍　瑞福紛綸
負日當天　四海復晨　內經鴻樞　帝心目嘉　三陟宰司
幷秉將牙　公之在斯　施設有方　百工儀儀　莫匪暖良
自狄而戎　疇敢不王　公之出藩　人以阜安　恭禋織豊
靡厲靡慝　宇園藏空　吏不傳爰　老還第家　爲國傳目
班視台鉉　寵光益振　淘天之和　用克永年　未始戾憂
委化而蟺　帝嘆甚遺　行不便時　殮以袞章　歿彰餘思
允公猷爲　一代宗臣　有勛在史　有德在民　昔周之奭
佐成以功　叶振擢綱　王道郅隆　在唐之說　輔明以嗣
摘金敏璧　大猷乾濟　公視二臣　孰爲後先　著辭表阡
風烈水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富鄭公弼顯忠尚德之碑
文忠公蘇 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盖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
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
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
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
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 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
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
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
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上曰契丹幽薊皆
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
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
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
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
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
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
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
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
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
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
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
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
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
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
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
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
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
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
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
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
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
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
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
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
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
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
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
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
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
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
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
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
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 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 澶淵
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 朕天地鬼神
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
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
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
其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
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
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入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
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
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
而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
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
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
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
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
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

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
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
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
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常竊論之百
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
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
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
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
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
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
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
水縣用李迪薦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
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
后即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
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
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
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
為有宰相器召置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
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
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
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
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
金明擒李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
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
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
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
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亟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
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既守懃男昕序為御
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 上召

問且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之闕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惡 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
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
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
軍無異將吏必怨俱懼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
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
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觀事宮
省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皆修城且城潼關
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
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
以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
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
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
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因降令中書
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 上前曰恐樞密院謂
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
吹同山乞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
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 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
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
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
使契丹三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
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
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
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
顏真卿使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
不受始聞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
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辯曰增歲幣非
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
受賞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
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辭
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
納 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
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
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
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
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
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
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
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
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
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
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
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
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
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
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
為近 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出則不復
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慮我出斷定襄
雁門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
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
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
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
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
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 上乃止虜卒不動
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乞守一郡行其事
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 上雖不信公畏因
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

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
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
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
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
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海之利有可取
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
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
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
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
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
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
及相蹈藉死或待哺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
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
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青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叛民張握等得劍印
于妖郎欲以其眾叛將屠城以應則擒之者楊俊詣公告之會非
公所部乃事且發生待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
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
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
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
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
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
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見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
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 朕用二相人情
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
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醫
藥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
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
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極賦
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
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

遇褒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詩公而爲
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
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
辭使相且言 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
欲自爲地故開此比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
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 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
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
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
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
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
容至日旲賜紹隆五品服再對 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
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
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
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
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
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
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
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 上
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 上
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
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
近忠良 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
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
不已曰 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
見 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
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
以謂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而願請者皆貧民
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
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
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
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
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
地界 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
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
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
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
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 上以問彥博彥
博言與同老合 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
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
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
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
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
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
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
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
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
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
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
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
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
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
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
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
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其爲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

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奉事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于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 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 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哉。 仁宗、英宗至于 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生平，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始終者。臣觀 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 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 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頌，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 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宰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 神宗日月之明，知公念深。公雖致仕，有大政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罷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歆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世　十有二君　四十四年　如絲之棼　以人爲戲
以殺爲嬉　兵交兩河　腥聞于天　上帝惜之　命我
祖宗　畀爾爐錘　往銷其鋒　孰謂民遠　我聞其呻
寧爾小忍　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　維一其心　勅其後人
帝命是承　勿制削人　則敢好兵　百三十年　諱兵與刑
惟彼北人　謂帝我驕　帝聞其言　折其萌芽　篤生萊公
天實容之　既賑既剔　則擾綏之　堂堂韓公　與萊相望
再聘于燕　北方以寧　景德元祀　始盟契丹　公生是歲
天命則然　公之在母　秦國寤驚　旌旗鶴雁　降見其庭
云有天赦　已而生公　天賦救民　公啓其表　北至燕然
南至于河　德爲維生　公手拊摩　水潦荐饑　散流而東
五十萬人　仰哺于公　公之在內　如泉流瀕　其在四方
自豪流根　百官惟人　百度惟正　相我　三宗
重華協明　帝謂公來　隕星其堂　有嘖有丘　公豈是哉
維嶽降神　今歸不留　臣軾作銘　以配崧高

司馬文正公光忠清粹德之碑

文忠公蘇軾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海
矣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
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冠上命諸
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更
人十數萬冠逕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亢
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以小吳横
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
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九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
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 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
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 上與 太皇
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
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
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
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
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
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
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
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
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
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
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
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於京師之
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
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
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
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
葬者九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
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
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動罔不凶或以千金予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
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縷之溜可以達石者一
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
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
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
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
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
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
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
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
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
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
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
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
之事 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
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 帝不
受尊號遂為万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
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
便者皆倚公為重 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
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
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 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

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降言路分別邪正
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法
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
之而凛凛獨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
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慟不已時方祀明堂礼
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
一品礼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礼部尚書存之女
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
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
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盖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
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上與
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
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
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毀而
不怨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
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盖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
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為
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
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
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
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
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
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
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溫公　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　爾賈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鷙不搏　羽毛畢朝
雉兔率服　為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　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賈文元公昌朝神道碑

荊公王　安石

公諱某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晉國公諱某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
齊國公諱某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諱某之
曾孫其先南皮中人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
始公少則莊重謹容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舉數以為賢巳天
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
説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
子一見聽語侍以公相數擧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觀
德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
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説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
始置崇政殿説書而以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
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
宗即位大臣或擇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
疏闊然　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説則慨然皆以為
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録藏
終歸大史詔以　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
礼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
災觀寺天意蓋有所在今此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
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無以所獻示
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

判大府寺天章閣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游慢戲之物皆
在儀衛公奏除之未幾遷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
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蝗
旱以公安撫公舉能黜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俸錢滿萬
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
與其俸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
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真宗撫王繼忠
家後頼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
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
卽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尊其州人以爲宜初元
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冗叙諸不急至是詔與
三司合議一歲所省乾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
王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
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
以我市於元昊且唐中極衰時猶吐蕃擊回紇陸贄尚以爲不
可後乃知吐蕃陰與紇合而陽言助國今寧安知契丹計不出此
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
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
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議祔 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 獻懿二后
各赦還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凌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
赦兩府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
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
悶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
名府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皆得近公公疑爲妄者問具服
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卽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
擒攻具往且請自出捕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成功居多移鎮山南
東道檢校太師賜號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誅

河南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畧公暴隄 上躬親指
畫出倉廩與彼水百姓舍其流亡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
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
有歸者故權超其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以
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則蕪
人得贖而有之地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判鄭州從公求也至
見留爲祥源觀使旣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
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
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徙還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毋燕國太夫
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 上書賜
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是皆艇行
路睹望悲哀歎思四年除故官侍中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
宗問易之乾卦公旣講解又作書以獻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
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
而澶魏信根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振救人用歸息嘉祐元
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至罷侍中而
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二年以鎮安軍節度右僕射檢校太
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
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業
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
今皇帝卽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
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凡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
所辭不許使使撫諭原狀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將太醫問視相屬
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
寅薨于第 上親臨哭發哀爲不視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寶祭弔別賜黃金器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
甲申葬開封許陽里晉公之塋兆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
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

五千戶實封五千六百戶公所著書有群經音辯十卷通紀八十
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合二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
郎中集賢殿修撰彰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
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
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
國大常博士龎元英公婿也其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
公內外族親凡若干實氏自誼及晄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
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
光大始終安榮君臣相遭於是為盛銘曰
於皇仁宗 時宋之隆 莫比中國 四夷來同 孰夾孰承
有宰魏公 帝曰詢爾 群公卿士 朕欲考古 以求亂治
有博六藝 使熙 朕志 魏公乃來 錫帝之求
延于殿中 登翼治幽 乃尹開封 治民不煩 乃丞御史
資制靡忒 高寧在下 董丞在上 外國政事 遂都將相
帝巡大塗 公帝之準 帝御廣宮 之屏之墉 文脩武宅
且獻膚功 終徂在天 公則隨遷 廷畏元老 隱加問賚
有銘太史 有謚太常 次詩不誣 斲石墓傍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宋元憲公庠忠規德範之碑

文恭公王　珪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司空致仕鄭國公薨于京師時 天子方以
哉異避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作挽辭三章以哀之為發朝二日
贈公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五月丙寅 天子成服于苑中百官
慰殿門下其年十月己酉葬公許州陽翟縣之三封原是日又詔
朝既葬 御篆其碑曰忠規德範之碑既又詔太史臣珪以銘其
碑臣珪方修 仁宗皇帝實錄自契丹再盟陝西亦罷兵其後
天子益鄉文學興禮樂之事當是之時獻公一用經術以相 仁
宗而天下俗吏之務不至于朝廷顧其功豈不茂哉夫創業之相
名易章守成之相迹難見在漢丙魏皆有聲于孝宣之世然推其
術不過能以故事而奉行之亦未有踔絕見施在民者雖公始終
之行事實邁前人而又得 天子所褒如此不刻之金石則無以
顯大于後世臣幸得執史筆奉明詔其敢以孤學自辭謹按公諱
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自其高祖紏嘗為唐御史中丞其後三世
在不顯曾祖駢為漢兗州乾封縣令祖耀為周壽州霍丘縣令父
玘端拱二年以經明及第治獄有陰德終荊南節度推官自公顯
曾祖而下皆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齊楚秦
三國公曾祖妣王氏繼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繼高氏王氏鍾氏
朱氏封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太夫人公實鍾夫人所生少篤
學遭父喪寓其家安州夏竦為州一見公所為文大器之 仁宗
在亮陰詔禮部貢舉公與其弟祁皆奏名廷中已而擢公為第一
亦置祁甲科於是天下學者以宋氏兄弟為師法天聖二年釋褐
為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刪定本朝令遂試學士院除太子中允
直史館判登聞鼓院為三司戶部判官丁母憂服除遷太常丞判
戶部勾院同修起居注遷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伏閤爭不
可得坐罰金俄同知礼部貢舉天下士至私相慶而材者皆自以
為有得已而拔收髦儁比異時為多乃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又考
試賢良方正科公言朝廷取異士當令有司設幕供以飲饌不可

與武科同試皆從其言知審刑院會知蘄州王蒙正部知蘄水縣
林宗言皐殊死公曰蒙正本富人子且倚后家所為多不法可使
其志得逞乎更請御史詳其獄而道逢蒙正遣人齎賂入京師
御史并收按之亟使坐法廢去又密州富民王澥者私醸酒其家
鄰父率其子發之澥給奴以為盜使盡殺其父子州以死論奴公
曰其使殺人者澥也況奴為所給乎時宰相亦欲出澥死公力爭
之澥乃死它日裁異數見宰相唯能開觀寺為民祈福公以謂裁
異之來所以戒政事今設樂于庭又使民觀優倡之戲恐未足
以致嘉應也奏罷之權判吏部流內銓歷大常寺鴻臚寺國子監
昭文館直尚書吏部員外郎其在鴻臚言四裔朝貢請圖其人物
衣冠問其道路遠近與夫風俗好惡之異藏之有司明年除同知
樞密院事宰相以故事知制誥未有除二府者即召入翰林為學
士又明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趙元昊反劉平石元
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樞密院機事時緣邊諸帥官重
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壁障公言五大
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
有警則舉兵四攻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万朝廷多故其下
詔令及答蕃書皆須公所識公自以材術得進用天下事有未便
者數論 上前於是為宰相所忌會同樓鄭戩為樞密副使葉清
臣權三司使或以為不可並據要職者遂俱罷公得知揚州踰年
為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進給事中先是盜起
京東迹所連逮皆捕繫滿獄公使一切縱去後往往得賊區處以
告於是募里諸生數十人自號貢格示之或曰諸生且安用也公
不聽卒賢遣之凡捕誅百餘人盜乃息諸生皆以當得官遂大興
鄆學禮師儒又作詩以風厲之鄆人刻其詩學舍下慶曆五年復
拜參知政事後 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
宰相倉卒莫敢對公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圖已總萬事而其
謀之不當不可諉生對策必欲皆責意所問頗至中書同上對公
既退草數千言立奏之皆施用其言八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
侍郎為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明年詔有司上明堂圖又博考聲律更定天地五方神
州日月宗廟百神祭享所用樂其秋遂祠明堂以公為禮儀使禮
成加工部尚書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橫恩宜因大
祀之後斥絕以新聖政於是 帝別為手詔與赦書同降又言頃
詔文武三品以上官得立家廟而有司不能明諭 上意久之未
立非所以美化也願詔禮官更議其制 帝欲用三司使張堯佐
為使相公執以為不可既而數上章願罷 帝遂欲用公為使相
公固辭之廼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
守司特定大學士雜奉又詔進見皆如宰相儀以戶部尚書徙許
州兵部尚書徙河陽過朝京師方 帝病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
公來延坐勞問者久之嘉祐三年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復為樞
密使兼群牧制置使給饗太廟為儀仗使其年封莒國公閣言
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隸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
補戍更非彊本之執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任邊要而孤寒者常
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
五年公數求去位不許公固請之除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判鄭州明年徙相州即言臣年六十七矣不可以重祿
爽開地願乞骸骨以歸乃召公還以老謁其拜辭公請不已 英
宗即位以為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加檢校太師徙
封鄭國公既又以為景靈宮使公嘗有肺疾及奉 仁宗諱一慟
嘔血不止昭陵祔廟復請上印綬 英宗每見公不以名且諭
以初臨天下未可遽休大臣治平元年出判亳州居數月公請終
不已聽以司空致仕享年七十一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功臣至吏二十四號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
其為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即 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
未嘗與人言間或薦引士大夫唯恐其聞之不敢掠 上恩其接
賓客屢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而小人亦自遠門下嘗曰
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公初名郊在翰林時有指公
姓名傳以它說者 仁宗以語公公因請更之所著書有掖垣叢
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又文集合

四十卷夫人胡氏贈中丞鉞之女封陵國夫人子男五人充國子
書都官郎中均國子博士其三人蚤卒女一人封壽安縣君嫁
太子右贊善大夫龐元中孫八人公與其弟祁九相愛友公出入
將相父而莊亦終學士承旨 宋興弟兄以文學一時顯者未有
如公家銘曰
於皇 仁宗 受天宜君 相孰有人 鄭公之文
帝曰來汝 予欲考古 公則有承 不遠堯禹 其施維何
聲容被民 公有經術 眡予一人 誰不出處 公復胡相
不顯鄭公 士夫之望 始其告休 公年未至 李莫我違
以聽就第 乃保宏父 一品之章 閒有咨詢 據經弗忘
公亦不存 隱加皇帝 大章爛然 以照公跡 既又錫公
篆于碑首 維碑峩峩 在許之右 史臣次之 矢詩不多
以視後人 遂以永歌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蜀公范鎮

嘉祐五年秋常山宋公自鄭州移疾還京師明年夏四月疾益侵
召門弟子蜀郡范鎮而謂之曰疾病者既死毋受贈典毋丐子孫
恩毋請謚毋立碑我銘戒諸子恐其弱不能閉于朝子其為我
達之某退而白于中書中書諸公相顧戚然粵五月丁酉公薨
天子輟視朝朝廷用故事贈公刑部尚書頃之 仁皇帝聞公之
從事特官其子兩甥嘗僚又謂公事業暴於世不可以無謚列請
於朝乃謚曰景文皆非公志也後二十年公之諸子來求文以表
于墓道嗚呼其受言于卧內者其可違乎雖然一時之言與揚公
後世之美以慰其子孫孰愈哉於是銘之而不辭也公諱祁字子
京其先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因以為氏望于廣平至公之高祖紳
唐昭宗時為御史中丞以言得罪遂家于開封之雍丘生四子以
伯仲叔季別東南西北四院公之系實出西院曾祖駢漢兗州乾
封令祖溫周壽州霍丘令父玘皇荆南節度使推官初四院之子
孫仕者數十人或以蔭或以明經或以明法或舉進士皆有才名
然不甚顯至公之兄弟遂大顯自曾祖而下並贈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開府齊楚秦三國為公曾祖妣王氏丁氏祖
妣賈氏妣王氏高氏王氏鍾氏朱氏號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
為太夫人自唐季以來歷五代文物掃地盡矣天聖初 宋興六
十餘年寖明寖昌而賦詩取士特甲弱不振 仁皇帝在諒闇公
兄弟試礼部糊名籍奏公第一兄元憲公第三 章獻太后曰弟
不先兄遂擢元憲第一降公為第十人調復州軍事推官代還改
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知礼院兼判吏部
南曹修廣樂記戒擢尚書工部員外郎先是李翰林宗諤燕龍圖
肅相繼言太常樂比於樂為高李照乃以縱黍累尺律下五音鐘
磬才下兩聲與其律不相應公上言照之樂降黃鐘為太蔟君貴
寄於臣管不可以事天地宗廟會韓琦公為諫官亦言照樂無法
乃詔詳定而罷之尋修起居注擢三司度支判官是時陝西用兵
國用日廣公言今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州縣之地不如廣而官五
倍且以十二如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若節其入流計員備吏則
一冗去矣僧尼道士已受具戒者且如舊其徒弟子一切還為民
可得卅夫婦五十萬人則二冗去矣廂軍不任兵而任役每役
則更調農人罷招廂軍又得數十萬人則三冗去矣道場齋醮寺
觀罷官設徒卒使宦非邊任而享公給者罷之則三費節矣三費
節三冗去使國用饒羨師討罪式臺可玩於掌股間耳寧與今
日課鹽推茗為戚戚計歲年而語哉判鹽鐵句院次當知制誥會
元憲公參知政事乃為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我改太
常寺兼禮儀事元憲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判吏部流
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未行為翰林學士知審刑院兼提
舉諸司庫務判史館兼侍讀學士元昊之敗契丹也二國交獻捷公
為契丹館伴使耶律孝等妄自誇大欲求軍費者公語以西人亦
嘗獻俘 皇帝不之受因道所俘姓氏官爵孝等相顧愕眙終其
去不敢妄出一語 仁皇帝聞之謂用大臣公會元憲公自天平
復參政事解宗職兼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右諫議大夫充
群牧使元憲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張美人為貴妃公當制乃先進
告或言公以告代冊者落二職以本官知許州未幾為翰林侍讀

學士久之召還再爲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院秘書省大享明堂
禮給事中復兼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亳州歲餘以禮部
侍郎知成德軍充本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河北騎軍雖多
而馬常少公請復驊幕之制及弛河東陝西馬禁聽民間買養
馬者不升戶等益募步兵弩居十之五弓十之三槍刀十之二猥
東爲陣法暫爲營陣弩射人大刀斫馬如此則騎軍馬多而士精
步人衆而弩强敵畏居三月徙定州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
本在鎮定論兵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鎮與定無足議者請合
鎮定爲一路夫恥怯向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
然若少屬之不憂不戰欲兵之强莫如多教與射欲士之
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樂鬬莫如賞重而罰嚴欲敵望不敢前
則合鎮定是矣乃積穀百餘萬斛增大閱較揀十二欄棚營會弓
弩刀槍凡戰之具莫不更新之曰恃吾有以待之也公前後論事
多施行者或不施行亦降詔褒答之又上禦戎論七篇凡虜之山
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兄弟之不相能及後相殘賊視
其事皆合特節較加端明殿學士尋拜吏部侍郎知成都府始至
首文翁學自爲記刻西南學者奔走請業公循循指教莫不中其
所編代還道除三司使元憲公居西府加龍圖以三學士知鄭州
唐書成進尚書左丞移疾自鄭還也判尚書都省遷工部尚書
復領群牧使翰林學士承旨聽一子入侍病且亟猶自力以五事
切諫其一言東宮虛位也又自爲右誌左銘記爵里姓名而已初
公修禮書樂記詳定慶曆編勑改定科場條制數實提點刑獄考
課知公者謂公爲全能不知公者以爲禮樂刑政皆出公手用是
毀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鎮不大用矣嗚呼其命矣夫士大夫所
以嗟傷之不已也享年六十四嘉祐三年五月己酉祔元憲公葬
于潁昌府陽翟縣三封鄉之先原娶劉氏彭城郡君先公十七年
以亡子男十五人定國進士及第終太常博士次不及名靖國彥
國國子博士惠國尚書虞部員外郎輔國奉國祁國太子右贊善
大夫順國大理寺丞祐國終祕書省正字亮國保國大理評事副
國佐國廣國太常寺太祝嗣國早亡孫十人松年延年光祿寺丞

德年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義年試將作監主簿昌年未仕
祁年太廟齋郎順年大理評事余尚幼公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
其言事謇謇无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爲文章乃天資也
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行於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于其家
太學篆隸石經禮部韻略集韻皆公倡之也銘曰

宋姓之始　肇自微子　後之苗裔　以國爲氏　望于廣平
世濟其美　至唐中丞　有直其聲　謫居雍丘　爰躬裕休
積善儲慶　爲後昆謀　序列四院　以表以勸　公西院出
兄弟赫烜　一門文章　爲國之光　黼黻河漢　帝圖用黄
曰禮曰樂　自性而學　曰刑曰兵　適時而程　息偃論審
非猛非寬　文務安安　武厲桓桓　回翔臺閣　有猷有作
炳焉彬彬　昌焉諤諤　烏呼上天　德備才全　曷不大用
又嗇其年　泉深地厚　大夜不晝　子孫衆多　必昌于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

文忠公蘇　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帝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窮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求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坐安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從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盧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韓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府皆服闋喪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瘍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憂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侯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縣復知蜀州江原縣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出于己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入輒閉門出轉運使從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事雖切而人不厭 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使言者用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復以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欲以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得除監部武酒稅吳充鞫真卿以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以罷相而景初輩隨亦被逐馬公言吳充鞫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方奪職作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出京初遵皆召還京中使皆許補故職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州賈黯乞荊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黯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危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州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卻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頌移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州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畏 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鄭注多依倚宦官以結主恩卒以亂亡者也其漸不可啓宗室爲燕懿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 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

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
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
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
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辨而民說吾一無所問令皆
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虔
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聞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
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
舟載之至者既果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
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
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
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
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
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
徒二年州郡不時辨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
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豐歲從之坐者得免
昌朝亦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
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
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究其無它曰是特坐持酒至此耳刑
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　上面
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
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　上曰用趙某
爲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　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
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　上意將用其言即
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
久遣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　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
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
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　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
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
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

輕重事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
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
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
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
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
子弟以此逆公告訐聚爲姦公知其意擇重犯者黥配他州惡
少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
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
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
成都欲見公必辭及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能爲我
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
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治而施勞閑暇如他日蜀民晏然
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
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
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
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
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黥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
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夷部落
數以事擾境上群夷剽掠公亦遣將帥兵討之夷人懼請乞
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三返不聽
引弓狀射心取血以盟公命羅呼以聽事乞不殺一人居二歲乞于
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養之
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依從爲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
得葬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
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
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
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營葺之費從之且改妙因
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
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
東南高士多從之遊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illegible]

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岏代還得見　上顧問公甚厚
以岏獲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岏復出以公歸杭始公自杭致仕
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
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元豐七年八月癸
巳也訃聞　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
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
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屼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岏也今爲尚
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
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
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
乞不還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
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
悠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岏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
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
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
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
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凡擇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
此最得其術焉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
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跡不敢犯蓋
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
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
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莊王之言責不事
於寬爲猛愛人猶其疾疢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
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王太師珪神道碑

黃門李清臣

元豐八年四月丞相王公珪感疾詔國醫肯診視遣內侍數訪問賜
以御膳珍藥五月己酉薨于位訃聞　兩宮震悼特輟視朝五日
諭三省奉喪致奠柩用優典食市官賜其家坊太第處其孫

加贈太師錫符從其家律吾伸佐銜具其生平請表因追視魏國韓
中獻公勒役習將作穿于鄉石治塗以開封東明縣清陵鄉之原
曰歷聘在京小祇大起五音也學於尚家吉將以九月辛酉襄事
有詔尚書右丞李清臣其爲太師珪銘臣清臣頓首曰臣淺陋大
懼無以稱太師顯行　天子有命敢辭臣竊觀熙寧以來　先
皇帝以大孝天下內孝養　兩宮友睦宗姻外綏文武訓兵足食
經爲法言律爲法度也　天子神智然太師陪轄十有五年其贊
業納謀亦多矣　先皇帝厭萬機詔國事預定宮建立　皇太
子以定大統未幾　今聖踐祚　太皇太后同聽斷所以慰安人
心肅清宮禁承澤光庭猜戎貊至于天下卒無事原其功德實
自在宮院佐　聖孫爲宗廟計而太師一時元臣與共之請命
抽引學習以及變日朝廷知其咸淡降庸疾弦力克終大事有勳副
晉洛拱考世次公五世祖及實爲□居成都華陽人曾祖永爲
西蜀令從蜀王起隸籍始右補闕忠起居舍人祖贄贈右御史三
司判官九爲轉運使更領十州所至有能名者不乏集以對第推秘
閣校理終益州判官自公貴三世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而曾
祖封公于秦國母尹氏封太夫人于燕國祖封魏國考封漢國祖
母丘氏妣薛氏封太夫人各從其國由榮國以下葬河南始徙籍
于舒公字禹玉幼警悟力學日誦數千言識者奇之十二能文案
二十四舉進士名在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揚州召試優等遷太
子中允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修殿中五品服同修起居注遷傳
士試中書以右正言知制誥加三品服拜翰林侍讀學士入翰林
遂以天下內外學士兼侍讀史館修撰又兼端明殿學士進承旨
自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爲給事中修　仁宗實錄成進尚書禮部侍郎
知制誥三年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元豐三年朝廷用隋官寺祿超授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監
修國史五年四月改官制二省官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上曰
御史中丞率百官拜賀　仁宗　英宗加徽號爲　仁宗冊寶使
受命封郇國公　上即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岐國公初任滿
乃請罷知鄆州遂欲文章之選自是不復更外任事宗京

嘗為三司鹽鐵判官又判句院國子監糾察刑獄修三司條例判
禮部刑部知吏部流內銓審官審刑院提舉集禧觀判昭文館擇
發遣開封府接伴契丹使奉使契丹提舉諸司庫務權尚書都省
同議茶法權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判太常寺若再知貢舉者以
英宗南郊 先帝兩祀明堂及原廟成奉安神御于天元殿公擧
為頓遞禮儀大禮使又為 慈聖光獻皇后大行皇帝山陵使公
臨官不苟務以寬簡為是故皆嚴肅曰許上罔下吾不為也自初
服政已若伯鯀其在揚州提點行太守事大校以公年少頗狎不度
立命擇自什然乏倫大振淮海將及境州將緣慢公者皆甚懼公
變易之謂獻乃由他道去公平居言色安徐猝遇事物初若不用
意而徹決精密雖繁宂者無以加也 英宗遣使至北都使者欲輕
發使回過魏公折以舊例必朝服乃給禮服在後乘公使先取授
之處人聯服爰階中契丹數遣來生事劉六符者號才辯公出使
六符來會食公言將有所議馳請公以動之且觀其舉措公怡然
往六符大為公屈卒無所言往往待盛名從匯稱揚公建為三頓請

分供帳食飲器從先是用以周其圖尤明典章善論事
易聽故多施行時言者擧請科場於乞詔已立法使者不經大
義將有造浮說以搖前令者須確守之未幾不廢又論役法宜
子孫宜存以其類若嘗已使人嘗教坊使補色長不得使卑且
業且以杜入官之濫至今行之皇祐中 三聖並配于郊又溫成
皇后立廟為獻略比太廟禮官劉恕以為當改而大臣猶不從公
曰並配以致孝也而為瀆乎 帝后廟以廣恩也而僭乎瀆此
皆禮將可以示後世乎遂究配 太祖而改溫成廟為祠殿以
常饌命臣執事曰此正焉嘗作明堂饗章固言升歌闕祀亂無祭
始之節而節鼓非雅音乃詔增撰登歌抃而點節鼓公為 仁宗
謚冊奏冊則殿小謀與議臣下稱天以謙天子詩謚南郊受之天也
今兩臣草謚議即降詔令有司初下預閱始非禮意宜合百官議
謚元立 上可其議 仁宗既祔廟以考位配明堂而 真宗當
罷御史請分 太宗之夫事以配 真宗議者和之公議曰嚴公
祀 仁宗得禮之正而欲遷分祀以荷嚴神靈之意臣恐相

宗饗也知禮者以公言為是及論殺無禘祫神主祔廟已薦享
祭不當於禰畢復行饋食之禮以折禮官衆論遂定治平中大議
追尊濮王公於兩制為議首執用封爵稱尊屬故事執政以為不
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決 帝以手詔裁定
多如其初熙寧元年當郊 上疑於諒闇公與兩制合奏王制三
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不以卑廢尊也自漢文帝以來
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踰年而不郊 真宗居明德太后
喪明年亦郊圜丘享太廟今宜如故事其冕服車輅儀物音樂緣
神事者皆不可廢其年遂行大禮朝拜將復入閤儀公以唐常參
為正衙不御則喚仗由閤門入則入閤非盛禮也此不足復公在
通六經史於詩書春秋學其為文章贍有帝閫修壞麗而不失義
工自成一家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 帝數語大
臣王珪詔有餘他學士不逮遠矣 朝廷有大述作雖已秉政猶
行命為之修 仁宗 英宗實錄及正史多所刊定意足而無長
語撮甚上 先帝手詔以比班馬 英宗為皇子中書召公草詔

公對曰天下屬望正為子久矣然以出自 陛下意則後莫能搖
一有搖動所以刑為禍也 帝嘉以決自 朕意乃進草歐陽文
忠公以為得學士體公草 仁宗遺制 先帝為太子冊禮其當
避政為臣位叔明帝人以謂協於大事有輔翼之功為又記寶文
閣本紀為高宗王廟王碑發明 天子所以崇事 聖母之意
天子施之公祭為最久諸臣無以為比而謙伶慎默未嘗有過有
以者皆比公者其後春待貴隆御史以語其子仲端以事公固請罷
治已而不挂一辭言者服罪 英宗嘗召對崇珠殿設紫花墩命
坐賜日賜御前金盆以示恩意 先帝拓熙河賜之玉帶前後加
勳至極品元豐三年增授功臣號與同列辭 上曰功臣自唐中
葉以來從行軍者非古也因詔罷功臣公自奉甚約而厚於昆弟
然於親舊終不敢私援薦不知者至或怨之子仲脩以學登進士
第今為秘書省著作佐郎仲端承事郎籍田令仲嶷承奉郎仲煜
中煜小乘郎女長適鄆州教授李格非早卒次適前權太常博士
閻丘籲次二可嫁前進士鄭居中孫封遂萊縣君次尚幼孫男三人

將承奉郎次晏次晟公享年六十七文集一百卷夫人鄭氏奉國
軍節度使戩之女今塟以祔銘曰
自公五世　居蜀成都　高祖遠祖　食吏躬儒　維耆洪公
始從家舒　至于太師　好會鄉閭　發爲文章　飛貝瓊瑤
翰林是職　相府是居　事業煌煌　何其偉歟　公意愉安
公貌虛徐　蹈勤履艱　身則有餘　文武聖皇　造設新書
學以教士　去衆龜魚　法以練卒　卒勁虎貔　拓洮拔夏
聲動會靈　贊我成功　公吁　帝俞　聖母神孫
並照天衢　乘寒春收　六合關除　公于斯時　載拼載扶
有嚴古華　視我丕圖　公卧在疾　錫問攤趨　公終考年
偕貴幽墟　嗚呼太師　顯勳公墓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高衛王瓊夾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翰林學士王　珪

惟高氏始得姓於齊太公之後歷秦漢以來世固多徙而北者王之先渤海人方五代後梁季兵亂擾江南散通使契丹王之皇祖容國公者與其子適將虜命至而景欲歸太上皇帝患中原陰使人害齊國公鬱言爲宋人所殺遂其子象渠積厚報陰乃有茲皇國翼以公知人事之變卑其族内屬占數于亳之蒙城王卽冀國之中子也諱瓊字寶臣少起田里沈勇有大略　太宗尹京邑聞其材武召置帳下　太宗嘗幾罷禁中　太祖命同升達至講武殿出丸東門　太祖親扶上馬時王與戴興王超李賦桑贊等五人皆從　太宗辭不化以字馬鐙王左手控轡右手代鐙既出　太祖顧謂王繼恩曰此數人者皆將帥之器也特以控鶴官帶及束帛賜之　太宗即位補御馬直指揮使遷御龍弓箭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押弓箭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　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蜀勇在鑾至留王夜作引龍直樂于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乃請衆曰今敵在肘腋若力拒之尚可逸消留中不爾則不得脫於是衆從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卒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之　太宗欲誅六班王曰　陛下晨夕兼行今不盡下士將之罪也今偉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嘗蒙誅之可乎帝怒遂釋擢天武軍都指揮使西州刺史又爲神衛左廂都指揮使西州幽蘇使亦率大名爲京新城内巡檢會盡多避還史私湯秦王郎坐失徼巡降許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遷有旨命卒捕盜于界中伺知州職丙出刦庫兵以爲亂王徼得之卽白丙選從卒數十人發賊至榆林里賊窮保民舍王挺身登墻賊苟號肩脚級若將疰大呼王王引弓一發應弦而踣盡擒其餘黨丙上其事詔還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蒯州刺史會將北伐以爲樓緬寨都指揮使部從亼鎮雄州城易州歷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領富二州團練使端拱元年遷老廷召王超孔守正同時落權王出與州方衛至後嘉州兵馬總管不數月廷召等復進領本職王兩忽忽內

恩所不及駙馬都尉王承衍鎮貝州公主間入見　上頗知顧王
厚承衍嚳尉勉之明年遂制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歸義軍
節度使延召等皆列其下王自單州不一年家擢至此而數爲致
前都指揮使戴興所皆　太宗謂興曰　朕自幽州還便欲除壞
此命蓋巳遲十年矣及爲并代馬步軍都總管時潘美亦爲節度
使同在太原舊制領軍職者班其上王以美數戰有功乃自陳願
班其次而許之以保大軍節度使爲鎮州行營都總管又以彰信
軍節度使爲　太宗山陵都總管復之并代咸平中契丹内寇闗
氏軍屢至狼山大夏口王方遣偏將王萬海等七人擇兵異道與
虜確而自據要設伏以邀擊之俄揚允共持詔至趣王出土門與
石保吉傅潛合軍鎮定以拒虜會潛擁重兵畏不出戰既得罪乃
以王代潛屯冀州虜乃解去明年召還授殿前都指揮使上檢篇
軍富　真宗賜對便殿將言者以高陽之敗范廷召等所領兵頗
鬪有不用命者今釋不誅後何以責死力　真宗以問王對曰前
日聖恩已釋之今其衆分隸諸將一日聞召而欲誅之方騎揚多
虞儻衆懼而變生臣竊爲國家憂　真宗遽曰微卿幾至失事王
因言殿前諸班捧日天武諸軍皆扶衛之兵其數日益耗　真宗
曰三司以邊儲不足未暇增補也王曰臣與冏雍熙中爲軍粗主
方是時諸指揮皆滿五百人以上若積計所贍軍食固當有餘三
司嘗爲不足雖以其言爲然而未能遂行未幾復殿其補諸軍班
王唱於所從中更選人以益之或曰　上意所不欲王固欲之且
與擇其兵不懼疑至則身厚乎王曰我以死許國安復以疑自顧
決會馬軍都指揮使步軍司葛霸在告嘗軍獨有四廂指揮使
剛謙一人王既兼領二司乃言臣老矣如有[illegible]之憂誰爲可任
者　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
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
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於是施用其言景德元年契丹直抵澶州
真宗北幸駐蹕于韋城大臣有勸　上南避者乃問王行幄王勃
然曰且虜之大入去國遠鬪勢不可以持久況羽檄召天下兵行
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止軍不發衆情大惑雖爲　陛下建此

者　真宗曰將更議於大臣王曰　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
之安危事在轉圖尚何議也遂發韋城　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
踟蹰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斷而請　帝御北城觀兵漢
軍望蓋皆仰呼万歲而虜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皆駭
視失色有頃弩伏發射契丹貴將撻覽死之奉書請盟師還賜與
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酣爭功王曰天子神武一舉
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已而賜黃金三百兩它日
衞士有白粟陳腐者王曰是防戰守之兵具露寒苦而所食之
粟與敵同色若等日既食大官月所給又先進樣於　上前豈特
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是衆莫敢有言其后王被疾
久不出樞有貴潰粒於殿下者中貴人得以聞人賜精米一斛王
嘆曰安有是邪遂以疾辭與軍章數上拜忠武軍節度使王素爲
宰相寇準所知方澶州之行勸上南避者王欽若也準嘗比欽若
退而心甚恨三年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　真宗遣駕欲
臨問欽若乃言　天子問疾所以寵勳臣今瓊無破敵之功不可
往　帝勉爲止其年十二月四日王薨於京師里第享年七十二贈
侍中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終以王有舊勳特輟二日官給喪事明
年正月二十九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昌里王儀狀英偉
不學古兵法而臨變中機奇畧如神與持兵之日久頗稗佐不足
與計事特以材自任方其代傅潛提三路之兵以數十萬出入進
止其耳號令若一人旁故俾王終歲不敢近塞下王善騎射與士
卒同飲食賜予輒分其戲下家亡所餘　真宗嘗問御子幾人曰
臣子十有四人臣識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者經史
於其家每戒諸子毋由事要勢以蘄進身自吾爲節行間至秉旄
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論前後兵吾同在宿衛者無最有聞諸子以
其所聞者對之王曰與韓服嚴李斌[illegible]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
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實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
非吾見以敢也王少時嘗臥田中父夜往見有神人擐金甲侍
王之側父心獨奇而愛之父以王貤父胥十餘年故其後子孫莫不
以忠孝承家嘉祐八年王之曾孫女進冊爲皇后以故累贈至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治平四年薨 皇太后遂贈至燕王
王薨於七十一年矣其葬也弗及請謚于有司熙寧九年 天子篤
賢慈之養而念王之功乃親考六家之書以安民有功曰烈圻衛
中宮海曰武特賜謚曰烈武又以王墓有定碑而文未刻乃詔臣珪
述王遺休而刻之既又賜之篆曰決策靖難顯忠基慶之碑嗚呼
何其盛歟臣珪伏思 太宗之發跡南 眞宗之度澶北當是之
時王智有足過人者一旦濟國家之難以休兵靖民顯名于後世
然所施豈不闕哉與夫自昔將帥搴旗斬馘之事異矣澤流子孫
於宋無極殆神理之有相乎曾祖晃贈中書令祖審贈尚書令
鄭國公父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王娶李氏追封魏國夫人繼亦李
氏追封楚國夫人子長曰繼勳建雄軍節度使贈康王次曰繼忠
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次曰繼和崇儀副使次曰繼倫西頭供奉
官次曰繼密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次曰繼宣天武捧日四廂都指
揮使眉州防禦使次曰繼隆引進使嘉州團練使次曰繼元東上
閤門使嘉州刺史次曰繼蕭右侍禁次曰繼芳供備庫使忠州刺
史次曰繼勳左侍禁次曰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次曰繼敏內
殿承制次曰繼呂西頭供奉官皆已卒女十二人孫兩京左藏庫
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孫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
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彥等七十一人來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
人銘曰
紹煥皇圖 於赫神宗 憎我常武 繄王之雄 俶成繄王
出入金革 外勤四夷 其武孔碩 王伐北征 冀帝之與
六龍興御 天旋日舒 建事眞宗 決策于河 寔殿枝枝
奉書請和 王長六師 嚴如熊虎 基從單單 時亦敢侮
誰謂人遐 尚有遺烈 至今受祉 亦莫我遏 思承宗
寶有燕極 天子仁孝 化及萬國 上方念王 幽州之功
廣州之書 其和亡窮 炳誄亡行 延銘王勞 作碑嵩邙
在浚之郊 陟彼高岡 望王之塋 千載而下 其業如生
烏康王繼勳克戴毅功錫之碑
翰林學士王 珪

熙寧九年秋七月壬申臣珪奏事殿上 皇帝曰朕奉承聖緒方
以天下致養於 皇太后而外家實賜官爵未嘗輒有所加朕每
與言其中 太后數不許嘗考國史實錄見高氏之世次惟烈武
王有子十四人其長康王於 太后為大父歷事三朝出征入衛
有夙夜之勞王薨有年矣而謚未告其墓碑未刻其所朕甚悼之
今特賜之謚曰烈武其為 朕作康穆武王之碑庸稱所以推崇
太后祖考之意臣珪謹按王諱繼勳字紹先自冀國公去蒙
亳三世為蒙城人王生有之谷陽少學兵志好將帥之節雍熙三
年以父任為右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王儀狀動人 太宗召問
其家世擢為閤門祗候再遷內殿崇班為西京陝孟懷路都巡檢
使時有群盜作衆山川吏久不能捕王使勇士衷甲飾輜重誘之
轉至道中賊皆就擒由是知名咸平三年王均據益州反以崇儀
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巡檢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卒
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弥年塞其衆大潰
退擊至嘉州界生擒賊百餘人獲僞造黃繖金塗擔而還有終益
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保子城王大建虜幟城上諸將知已
拔城於是有終進薄天長門賊更出拒戰時會莫王謂有終曰賊窘
獨是急擊之可有功王乃從數騎往馳賊陣身被數創血漬甲擐
馬中矢死復更馬以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來援賊知不可拒遂
走入城王開關縱之均遂夜遁翼日王率有終撫循城中封府庫
勒所部秋毫無所犯均既誅 天子賜書褒諭於是以定蜀功進
崇儀使方王拔城適有中使齎傳詔曰今賊嬰城自守而久未下
外暴官軍內敝百姓願其冊安決若縱之使亂去彼烏合之衆安
能久伏林莽庸及均敗正如 聖略所出居亡何賊黨楊承海謝
才盛復收餘衆保岩谷中數掠貨之不出又以為綿漢劍門路都
巡檢使王乃募里中惡少年輒伺知賊動靜一日徒步領輕兵馳
歷阻險徑賊所匿處賊不謂王之至此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
出王手格殺數人餘賊衆盡縛之蜀為之無盜王在蜀有威名號
神將徙峽路兵馬鈐轄還朝陳用兵出入奇正之要 眞宗以為
能改洛苑使并代路鈐轄景德元年契丹犯河北分兵犯河東

王至岢嵐軍遇虜五萬衆陳于沙城川王與知軍賈宗奏山上共
回望虜軍謂宗曰虜雖衆而鼓噪不成列將無人也我領騎兵三
千雖不足與戰候虜南去當臨隘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
不得還子可悉衆左右乘之必大亂已而王果得所欲追殺至寒
光領斬首及自相騰轢以死者万餘人獲羊馬牛橐駝器械
蓋數萬計 天子復賜書褒諭迁弓箭庫使榮州刺史是歲朝廷
與契丹約和烈武王大有功於澶淵明年爲麟府路鈐轄河外環
列塞障而宿兵多轉饟給軍爲虜所鈔王移軍扼兔毛川以斷虜
闖而軍食滋不乏會契丹新遣使朝京師以知瀛州王雖以武功
進而天資達于政事始至州凡所設施嚴而不煩老吏縮手不敢
欺爲歲大飢穀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今半境之人將轉而
入之溝壑若等家闔多積粟能發而濟振之若將濟州將之命於
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蒙活者萬餘人明年歲物豐美有
甘棠連理者四本郡人相與詣闕上其狀頌王德政求刻石王奏
止之歷內藏庫使宮苑使奉使契丹其國人見王爲人英偉且知
故烈武王之子莫不加憚之至不敢仰視還知定州徙延州冀州
又徙貝州乾興元年復知瀛州徙雄州是歲契丹坐冬燕京大縱
獵於易之野忽候騎報虜將大入緣邊皆欲爲備王獨示之以無
事徐曰虜歲賴漢金繒當內計利害無敢輕出兵已而果如海之
畔虜者群聚而界中傳言相驚恐王因戒邊吏毋得輒往捕第臨
之令遠去故終王所臨塞下無生事又歷東西上閤門使昭州□
州團練使遷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
於是吏民與幼艾皆歡舞王之旌下曰不意三見我公之臨也從
渭州在渭三年客有獻計者曰河南之人思漢久以王之才用兵
千載之功可就也王曰我將守方隅幸亡犬吠之警男爲邊
生患耶輒斥遣之更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拜步軍都指揮使容
州觀察使入宿衛踰年願復守邊爲鎮定路馬步軍都總管威武
軍節度觀察使入天聖十年制授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
使明年改節昭信軍爲 章獻明肅太后山陵 章獻太后園陵
都總管又明年以老上章乞骸骨不許它日召見便殿給一子扶
俾勿拜自陳少起兵間未嘗以身自愛今年老被病敢苟生以顧
祿乎願 陛下哀憐之於是罷典軍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
王雖老猶週事精明方河怒嚙堤王一夕坐隄上躬視薪楗畢而
河怒爲止滑人每過其隄而思之王年七十六是歲景祐三年以
七月二十七日薨于州之正寢 仁宗悼之爲輟視朝一日贈太
尉使護喪西還其年十月二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
之原王忠謹有知略臨機不輕發九善撫軍得士卒死力故以少
擊衆未嘗不有功其治民開尺人情之曲折而略於用刑令稍嚴
忠之間與葉兵捧制書立下謂諸子曰爾祖有大功朝廷與此職
爵二十年未始有過失我何功之有爾曹念所以報國惟有忠孝
一節爾家故宗族蕃王則推心愛睦之其鰥寡昏喪無不及曾
祖諱潤贈尚書令冀國公祖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父瓊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衛王烈武其謚也母李氏魏國夫人元配康氏魯國
夫人後室郭氏陳國夫人王氏周國夫人子男六人長遵度故西
京左藏庫副使次遵範故右侍禁閤門祗候次遵□故北作坊副
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武功郡王 皇太后之父也次遵約
故又思副使次遵誨故供備庫副使次遵揆故左班殿直女三人
孫右班殿直士安等十六人曾孫右侍禁公景等二十四人四世
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六人臣珪既述王碑而工未就乃八月庚戌
皇太后敕中使趣其文蚤上且聞 天子有詔賜碑名曰克勤敏
功經德之碑臣珪曰高氏之興自烈武王有幽隱之功至王西定
朔北威聲光著因捍患亦未嘗妄殺推陰施之及人者深故天
發有來右我 聖后保翼 天子以母臨天下則其所以追念王
之前者而推大之豈與夫兩京外家恩澤富貴之擬哉王之子孫
惟孝維忠蟬聯奕衍而不可窮今之爲世家言者高氏盛矣銘曰
蒙城之高 世則崛起 衛翊自王 奕世不偉 驕蜀發胡
禾黍被野 四方既平 澤及牛馬 豹尾神旗 以長六軍
歷臨八州 有患在民 豈無虎臣 爲國爪牙 出幾維王
能世其家 亡然多祥 事及神保 神罔不懷 使王壽考
延鍾聖孫 以母天下 恩婚周妻 京室以化 后來勝衣

顧王猶在　身薦王尊　終念王實　帝親冊來　一門三王
子孫祁祁　中錫無疆　誰言恩私　莫匪外戚　人孰望王
卅載乃續　述宣王碑　天子有命　万祀猶新　用安茲慶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黃門李　清臣

元祐三年三月贈太傅韓獻肅公之柩至京師厝于潁昌長社縣豪家鄉先兆之次六月十九日甲午葬鄉寧井村既事將勒石隧道詔資政殿學士李清臣其撰次獻肅公絳事而賜額以為忠弼之碑臣清臣觀于書詩昔之賢臣苟有以忠服國事至弗䘏厥家在商有若伊尹傅說在周有若召公虎暨虎後人思念詠歎於報亦罔不篤惟獻肅公嗣世德有烈在天下或隆厥實昧弗著見載筆之士是偽有責焉孝子孝孫懷大成令獻肅公既中書舍人敘狀其事大常考功御史與在廷之臣謚其行右僕射純仁以志銘昭其業至是於忠弼大書詔又以屬臣臣惟獻肅公昔不以不肖視臣臣是敢重受命推原帝意丕揚公之忠用久于天下公字子華曾祖諱處均祖諱保樞真定靈壽人考諱億參知　仁宗朝政事謚忠憲又公與仲季相繼大用繇是三世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追封周國公祖陳國考冀國曾祖妣李氏祖妣郭氏周氏妣蒲氏王氏各封太夫人子夫之國忠憲公始葬陳公于長社遂築第潁昌以使族時奉帝應是合其昆弟以居公又以德義勸教子孫孝友儒雅世之為能士大夫皆稱韓氏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評事試進士唱名第二文章驚動一時以太子中允通判陳州忠憲公憂除召羅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言神主在八室而將祀者依舊朝廷不敢自是從就尚書省遷開封府推官嘗豪子命清白謂毋嫉宮中生民間欲以惑衆既就獄止醫置蔡州公奏請乃收大逆議詐宜棄都市　仁宗問所以然公復詳言其狀肯遂伏誅改戶部判官南方饑體量安撫江南所覓救財力振救公活十數萬創為五則以均徭前役戶牧利奪其鋼者予貧民乾信州民運鹽樞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莽賄不法收以付獄川人歸賀使還循官權右正言時大臣左右朝政務循故事公入對曰　陛下宜用神斷他日納疏言　陛下春秋高嗣未建太子仁宗曰御忠諭及此然幾事也毋著文累公懷疏以歸敕子完元

在　仁宗　英宗朝雖所親亦莫知公嘗論此者入內都知任守忠判內省事公謂不可假此名器之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家以贓敗開封府杖之死于道民間譁言為宰相滅口公請究此宰相與所指者皆謫去未久稍還公復固爭奏寢弗下公遂屏處自劾上遣使慰勞起之轉禮部員外郎罷諫職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為鄆州鈐轄久之求補外遷吏部員外郎以職知河陽召還官不拜數月召判吏部流內銓李仲昌塞六塔河不成潰河諸郡大水出為河北安撫使時宰相佑仲昌莫敢斥其罪公獨劾奏仲昌首事敗河費國擾民竄嶺南方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轉運使親嫌徙知瀛州從官列奏公宜在朝廷留知諫院自以言數不用不敢于言職辭改知審官院言祖神御盜成后園皆寓奉先寺　仁宗將幸奉先寺朝謁因欲臨后園公頗以所聞諫且日飭駕使諭公曰　朕欲酌　神御非詣　后園也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群牧使　仁宗遣使[illegible]公

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類禱祠何若夫女御閑於深宮者眾宮人食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蕃衍之福也上由是女御仁宗即日出宮人數百且令裁定宮人食子令罷吏部員外郎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近臣守真定已去從官聯言罪其帳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援救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宮人或納諸隸慶[illegible]方袍者公具以聞　上亟逐其黨劉氏等公在台數月大臣緣私請薦者人不得者罷十數凡朝廷在列無敢有請謁依附者　下端者後致身私以獻太子孫以機員從宮中其後壯長當貴戚此軍以掛婦瑣出為外官左是復召還公奏彈將相引嫌人與蕭奇及數以時政疑失中書故疑不報會未行公自陳論從殿請出不報復遣官讀官指揮或與公異乃改公為樞直學守能知數月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成州為也臣然詔其因殺近臣兩堡不用命公發兵夷也日蘇軍提點刑獄以秋未報以賊平中公兼決陽詔嘉祐初日某其差不服擬叛其州八年正月進兵以殿學士知成都府出代其為殺伐段嶺平者死士以貧不能成　桂學

州伐木連界以弭兵爭閉絕姦窒關使吏欠負督責　亡內覘初張尚書詠給券糴鹽米甚貧戶歲久皆轉入富人公察其弊別以券予貧民因奏九三歲視貧富輒改易券故內侍使留給酒坊吏主負責鹽使捃取以償賞公奏請加禁約　英宗使內侍省罷著令每行必申飭焉遷給事中改尚書禮部侍郎以群牧使召未至加戶部權知開封府視事未幾權三司使乃奏均兩川職分田差劇易為厚薄罷合同場由司凡宮費悉關三司中旨橫恩一切固執弗下公即奏小人不足徇即有飛語聞眾賓　英宗曰　朕在濮邸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鄉所守固善其毋憚淺京師大雨水　天子綠治供帳皆辦真拜使作　永厚陵裁浮費甚眾　神宗拜公樞密副使樞密府選用西班升朝官吏按舊章有低中人莫敢以勞者白直公奏置審官西院擇正選用法付之禁兵某歲汰數或十耗五六而將校營兩舊如故建請併省以省軍費兼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改參知政事熙寧二年九月夏寇大入慶州覺園七寨殺畧數千邊將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為陝西宣撫使賜空

名皇帝即軍中賞功詔許除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陛辭三日而行賜金鞍及織文袍繡衣公遂悉分予將吏公初行環慶寇兵殺漢士傷者帛裹瘡久　西延使偏將种諤出青澗城擄綏州界破撫寧關光箭城屯守寨兀公欲內高奴道通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兵徑虜中九九日為三四兀下又破賊馬户川斬級數千獲鎧甲木符領虜印公初至綏啓殷及紅置七將以其無備亟出擊之至是深入破敵者十七戰斬捷招降數萬人居以暇士方欲擊其要害而慶將失撫御兵有叛亡者時內外多與公異者宣撫司諸事歸罪公一不辨以身任其責罷知鄧州其後師收兵羌人亦春夏據城剽掠逐去復河外飢死者衆數年終不能復而使大酋數叩保安軍求通欵並塞皆空無烟火　上於是知公為有功明年拜觀文殿學士公乃奏曰嘗私誓年六十歸奉先臣丘墓今荷罪請乃敢言臣如日所誓年六十上　神宗遣使五返敦渝切至除知許州使近臣乃公乃不敢辭閱歲加大學士徙知大名

府丘使過闕入覲公謂之曰宜達之寧州之力也吉甫等前因奏有
司奉行詔令不稱旨頗爲苛急以疲吏民須寘與曾布節日 神
宗可之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既在位請裁省
中書鈞考所用以制出入之費已而與同列弗合時三司使發市
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正其方劾買人免行錢孫迪者有異
而同列欲論衆因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紋切下獄而執政爲公
京嘗賜俠同列欲以黨俠爲罪及坐公辨帝前謂不得宜抑也 上
爲逐市易官猶免二日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買人劉佐任市易
公固言不可以留 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
辭 上愕曰茲小事何爾耶公奏曰小事弗伸況大事乎 上爲
罷佐遣使持手札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辭疾乃拜觀文
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知太原府授建雄軍節度使知定
州以年七十告老不許復知潁昌府以爲西太一宮使請納節
上前以使相領宮使有近比辭不已遂許收建雄軍節度使拜金紫
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爲宮使召陪祠南郊遂復節知河南府
夏伊洛大漲漂城中採護救溺給其食處以官舍或言異衆皆刑
縣之募工料材木畜庫營官直宇而工作利築堤障荻東南明年
水復至與堤平人賴以免頌其功刻于石會行保馬法主者促期
增數保户迫遽馬價騰貴公爲條奏止之如初令 裕陵役興公
選才者分責以事凡所應辦皆前期爲屏處陵成而下不擾 今
上登極遷改鎮江軍節度使封康國公自 神宗更定官制以開府
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北京留守錄觀見公數陳避退乞行倚以鎮
撫河北公不得請既道都水使者欲塞某郭南引大河東趨金堤
謂工費甚急公上言故道在亹淵而傍府境引河功必不就徙様
竭力驗恐魏人使不徙非計也三奏遂罷其役後復淤列故道便利
上之既而公屢告老 上必遣使勞撫不從公請不已除其位帶使
又請九十餘上 上知不可奪乃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還京師
既而許還都日敕有司具門入辭賜對給一子扶掖命宰日宴餞
都亭驛公以久雪上方壽宴未行感疾太醫診治元祐三年
九月三日薨于寢郡年七十七兩宮臨喪輟朝 天子成服苑

臨視朝兩日公自少氣節穎外開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位將
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篤立朝廷嘗不可屈撓以私撓理道
好賢樂善不辨正不已推引賢者恭於家事以誠待人無所猜而知
人常不誤司馬温公方與執政忤而公言温公代己爲樞密副使
至於宰相又薦之 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乎 朕留至召之
引呂正獻公忠諒可任大事宜使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而拜官
常歸公未嘗有一言驕辭章程明有經行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
下初進士科排點公言偶程文白上眾未見其寶學不知小人者
則爲御輔殆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殺其額至今成中式
[illegible]秀公議不合官不失常守者數千人又上言民畏
長宜罷上戶及官戶單丁女戶專以錢募役前吏凡不可募者存
鄉戶則上古免服役而存于之民得以寬有其矣 英宗甚許
行至熙寧初中書請前議及温公建言一用差法公謂利害公曰臣
初議請循前司募其後乃并丁也以所分役當遂裒斂又下戶且
多取羨數以今所宜第使羨數五[illegible]奏聞因條六事其
温公議公皆參取焉公所以此[illegible]外中捷其賢又讀朝廷事
白守不奪所見乃如此又建言[illegible]如近臣乃兼判中書門
下者細務多掣決二府圖大政 祖宗方開天下能者未及
史宜早論定其後 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多如公所陳者將設
九上書[illegible]言天下事[illegible]六川牛[illegible]闕許有巷要者公撫
其孤貧雖舍宗親窮阻[illegible]聚衣食有門生故吏之不能自存
者俸祿無所餘娶范氏曾公亮之曾孫女公而亡追封韓國夫人子
宗師今爲朝散大夫女適進士范純早卒以恩追封仙居縣君孫
男二人[illegible]承事郎[illegible]文集八十卷奏議四十五卷內
外制[illegible]錄治平曾錄總二十二卷藏于家嗚呼如公其可
謂大臣矣銘曰
韓出姬姓 同原異譜 支裔綿延 高曾其土 及陳公裘
始南[illegible] 列考忠憲 作甘 仁宗 美成之宮
肖像李無 公於四朝 孝忠文武 內長成工 外倉師旅
爲民爲防 爲國宗盟 他人之爲 荅範綿組 公一乃心

忠信是與　匪家惟邦　匪身惟主　公於食强　弗偵弗俯
公於可窮　弗蹙弗悔　義𢘆公違　義合公處　正邪駮乘
其猶寒暑　卒遂其时　以戴克禹　凡公德功　辦莫能數
刻銘斯碑　詒示來古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十一

范忠宣公純仁世濟忠直之碑

文昭公曾　肇

元祐三年今　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湖南致　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使者問脊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因請還潁昌里第　上察其不可彊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　上聞震悼會　皇太后崩不視朝聞對輔臣嗟及公輟勤容常贈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潁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於墓隧碑首又詔纂爲輟視朝有司節惠諡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伊闕萬安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贊時祖周國公諱墉考楚國公嘗參知　仁宗政事諡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文正公議論設張紀於國書暴於天下有德有勞爲宋名臣嘗不盡施鍾於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誦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義十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長於論議因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賴其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學者召館閣校勘昭文館書籍辭不就改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治實蹟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衛士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爲江東轉運判官擢

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 陛
下親受 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
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家居待罪既而
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爲 皇夫人爲 后公復言 陛下以
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
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以不告如從官議詔書無壓
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當世大事
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
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
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監 神宗初即
位慨然有追述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志得王荊公任之多
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 上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安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 陛下圖不見之怨 上問何謂不
見之怨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 上善
之令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又[illegible]
上言者以休兵省事御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
爲急[illegible]
說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切無所諱
避嘗論富鄭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處形迹言語不當罷
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陲帥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
六路以將陪克生民斂怨基禍他所開陳類如此 上方銳於求
治又言當遵祖宗當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
自古人君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不可不察公雅知荊公厚
善王安石數言其以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
劉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而臣遽以罪絀
令在廷阿附者衆奈何 陛下更以法縣之益指切荊公并及它
大臣詞氣甚厲 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
出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所親以公遽起且附
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
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

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
州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入見 上問公兵法邊事對非所習因
[illegible]辭邊任不許因白文正公多將有聞公至會[illegible]發以時全
活甚衆既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賴助度爲言不耕
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公擅貸爲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
比使至無負者會[illegible]按得實[illegible]郡將[illegible]公扶
情獄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建公前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
童兒相率呼號隨之久乃去獄成石坐謬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
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公前守尚嚴酷公獨以恩信感
然犯者稍稍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再
知河中府論救保甲妨農事甚力果罷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
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兼侍讀又除給事
中時 哲宗立 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聞
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
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
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小人得乘間迎合
而正士將懷退矣是時初改院學察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
又言四方奏讞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
舊數倍非先王罪疑惟輕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
將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荊公非苟爲異也明年
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
兩宮亟遣中使賜大官饍出手詔問御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
地以使歸所掠漢人乎捐十西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
于地之外歸一漢人輒取[illegible]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陝
西一郡自効不許會邊臣俘番部鬼章以獻兩宮師功輒已論賜
思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議者欲放其子收河南故地
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
春拜大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以既執政務以博大
開 上意忠篤革士風在相府情言者攻蔡確都堂公皆力爲救
解因言臣嘗有論誣奏事雖今日所陳已錄人之過太深實傷國

體兩宮感悟卽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旣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以策問題發引用不當韓維自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勿避嫌謗不可因讒言絀及在相位諫官王覿坐言朋黨貶公復爲辨君子小人朋黨之臣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前丞相確安州所爲詩傳釋以爲謗訕者衆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所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疏論辯無虛日又求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尋防備水後頗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安撫使掩民暴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邊公宥將佐引咎歸己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從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塞水使高必難成功況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爲出

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憚寇敵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旣罷而河役復興詔發及潁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肯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莫以大敵至於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詆公再相時御史嘗有言公卽避位不聽固請　上亦固留之時　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欲薦人材者輒以咨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　上愼擇執政臺諫官且言　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官未論駁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上嘉納之初公召還　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以勉公　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　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責文正公啟之及是公又以爲言羣御史摭蘇軾所行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轍嘗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父子爲言　上怒擬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之邵以爲責輕之邵又論　宣

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劾默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劾一旦乃爾其情可見　上之如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明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　上意稍解軾轍平日與公論異至是人益服公爲平時　上方更用大臣公力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於是元祐公卿大半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　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廢公前奏曰陛下及此更辨用心也因請以時敘復如法及罷　上又從容問曰御劄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至是　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京呂丞相大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卽疏申理請乎言辭甚懇至許大臣意落職知隨州尋問告老大臣勿許通明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他人莫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忿及後也公性夷易寬簡勿以聲色加人及論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啻在己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由是所

至人懷其仁而憚其正雖事以世治效無聞而自爲布衣以至宰相廉儉如一不少加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晩年南遷寶得俸賜以及族人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未官軼　上時乃克葬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國夫人卒永州今舉以祔五子正民軍州團練推官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歸將作監主簿賈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觀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卒孫男七直方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摩直儒孫女一曾孫一蓋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人以爲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　朝廷務與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有文章論議三十卷而論議之大實傳天下至於平如不爲已甚世謂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垂革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仇復之禍今　上虔已待

公天下亦幸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臥病口授諸子遺奏數百言讀者爲歔欷其忠初公筍選首遇故人唐義問劉以後事既無義問商字顯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如此某晚游公門辱知厚甚手書請以銘文誼不得辭銘曰

遠矣范宗　陶唐其系　更夏商周　保姓受氏　在晉宣子
以告穆叔　流非不長　止曰世祿　孰爲不朽　維後有人
若公父子　再秉國鈞　有德有言　百世弗泯　公起諸生
至位丞相　一節不回　雖老猶壯　御史抗議　公惟以禮
諫垣建白　公不言利　掛冠亡晝　公曰休兵　廟堂之論
公則持平　利害異趣　公爲砥柱　愛惡相雜　公爲詭舟
世卒以寧　公避不有　衆所憚行　公惟其後　堂堂巍巍
古社稷臣　正色四世　屢亨屢屯　白首南遷　縱心順命
已僵復起　天子之聖　有澤在民　有謀在國　壽非不多
人以爲嗇　惟其偉偉　山高日赫　歸從先君　嵩洛之側
帝念公賢　賢於詔里　後人來哲　不假方策　請視豐碑

世濟忠直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十一

吳武安公玠神道碑

中書舍人王綸

紹興九年夏六月巳巳武安王吳玠薨巳亥有遺表奏聞上悼之輟視朝二日謂輔臣曰前此玠以疾聞朕甚患之遣成都守訪善醫者治之恐不瘳亟馳以國醫視之何意至之不起耶朕念其勤勞王家戮力邊疆豈能置之釋然遂官其三子賜錢三千萬以慰恤其家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其喪歸葬於德順軍水洛之原於是命綸爲銘綸頓首再拜書曰吳出於姬姓武安王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扆少保累世顯于嬋嫜史章母夫人劉氏王諱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少沉毅尚氣節讀書能通大義喜兵法長於騎射弱冠即隸涇原軍珍寇勤敵屢得奇功渭以少擊衆以精取勝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巳三載矣春度河出大慶關婁宿殘兵安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東其師軍風大王而張嚴繼以進兵戰五馬坡伍敗死之惟輔潰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彥希乘風翔奔曲端端斬以徇衆端與王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取涇州端护守麻務王擴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命將士毋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劉殷史斌寇興元據長安謀不軌王乘夜出襲其城斬首領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攉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婁宿以數萬衆攻麻亭王與勵士卒奮力死戰傷殺過當曲端劾王違節制降武顯大夫未幾復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先是王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拒禦金虜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殺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衄虜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樞密張公浚董師川陝問策曲端與王王以高山峻谷駐扎爲固虜騎善於衝突俟其隙以破之幕府以爲懦怯不用其言維而虜盡立慮可保至五路失蜀王獨保闕稍兵不爲屈紹興元年春三月沒立郎君逞兵犯原上王擊敗之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郎君復大進王遣麾下擊退不使其合轉明州觀察使

有詔詔未幾丁母夫人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虜每與王
戰輒敗冬十月其帥兀朮糾衆造浮梁跨渭水連營叠石王選硬
弓勁弩射之虜捐㧞以奇兵夾攻伏發塡陷坑谷虜全軍覆沒拜
鎭西軍節度使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三年春虜以衆三
十萬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及出漢陰擣梁洋王亟遣麾下倍道
疾馳趨金牛遺以黃柑止而虜敗甚大戰凡六晝夜賊敗衄皆北
自是乃服王之用兵不可與敵後遺書閒諜王示以不爲利動不
爲威服備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　上加王檢校少保四年春
賊復入轉三河之粟由貫嶺附決意取蜀師古叛降其部下無
一人從者王愛此軍忠義厚給勞來合爲一心四月徙鎭定國存
川陝宣撫使七月　朝廷錄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
五年春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進領保平靜難
軍節度貴屯田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存
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七年冬賊豫劉麟召諸路兵聲言入
蜀王獨謂不然策其將去已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王功高賜寵
扎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而王已病自以賞過功罔辭優
詔不許九年春疾革夏六月薨享年四十有七故於官子三長拱
右武郞次扶揔皆文官王撫士卒同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
故人人效死及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易無觀史
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務吳而能窮其變
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抑除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殁也
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戰西戎不過進退之間決勝負處則嚮實
則避堅忍持久故葬之日士卒流涕百姓俱哀皆戴王之忠孝挍遺
王之盛德莫不愛戴而思慕焉於是屬余爲銘謹爲之銘曰

堂堂吳公　爲國之棟　掃寇除氛　赫濯武功　運籌無遺
人莫能同　天子屢問　信任獨隆　視卒如子　甘苦自共
指揮臨陣　有始有終　邊疆安堵　阡陌交通　節省浮費
屯田萬鍾　褒賞有則　撫䘏爲重　上念　天子
報國盡忠　允矣武安　休休有容　國之霖雨　惜乎不永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引

跋　下　張　發

余與王濟從民先生相聚於馮康國元通公舍共談有日忽聞川
陝宣撫使吳侯薨因歎曰嗟乎西南之柱石去矣於是從民先生
太息曰噫昔庶將於魏公幕府時見吳侯之用兵與虜戰世所罕
及卽古名將亦不過此何一旦殁耶因相與痛惜馮公亦哀號不
已嗚咽流涕而泣曰何天不佑哲人而遽奪之速也念其往日在
川陝時不獨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且惠澤於民從民不能默默無
語掩歷數其事跡乃援筆而記之自政和中夏人犯邊侯卽應戰
立功補進義副尉擢隊將討伐西方獲其衆擒酋長又破河北
賊轉忠訓郞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
追北斬首百餘人轉秉義郞權本路第十一副將時金人已渡河矣
其將婁宿殘長安鼓行而西路經翔府龍不決旬降隴右大震閣
御營使張浚與偏將雖能克敵制勝而隴右都護兵敗原州經制
司劉彦希奔曲端侯獨屯兵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取涇州侯據
靑溪嶺拒擊破之大獲全勝侯戒將士曰毋殘百姓金人所傷者
必性而東之虜犯環慶以數萬攻麻亭侯與之戰奮勵士卒以少
擊衆人皆死鬭傷殺過多曲端劾侯違節制降職論者以謂之屈
侯怡不爲意未幾復故官　上有親筆付元通詔吳侯公之忠義
炳見於　上矣樞密張公浚師川陝移檄諸路將佐與虜戰問策
侯與曲端侯曰虜長於騎兵馳突我以高山峻谷扎駐侯且陣以
奇兵勝之彼雖馳突無能爲也嘗幕將佐以爲懦怯不聽都統制
會諸將議戰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進據高
阜制賊馬衝諸將皆謂不然既而虜騎至囊土塡溝以薄吾營王
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鳩散卒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退屯漢中以守巴蜀王曰賊不破我
必不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卽保蜀
也遂明年紹興元年春三月金將沒立郞君犯原上期以取而後
進侯敗之五月又立郞君率衆出大散關先至侯與虜金戰三日連
勝沒立郞君方攻箭筈關侯遣麾下擊走之分兵擁衆皆遁去　上
嘉之有詔云材氣不群忠勇自奮究果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

侯之忠義於闕於　上未幾丁母夫人憂起復昇兼陝西諸路都
統制金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獨與王戰輒敗不勝其忿其帥
兀朮會諸道兵數萬造浮梁跨渭水疊石爲城與侯相戰侯命諸
將强弓勁弩射之賊稍却侯以奇兵乘險夾攻如是三日賊走侯
遣伏俘其將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填陷坑谷斃者殆
寨虜全軍覆沒兀朮幾被擒獲觀秦侯曰金人雖敗虜必復來撒
離喝與兀朮不敢窺和尚原三年春集其兵三十萬聲言東歸太
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急遣麾下晝夜馳倍
道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其師曰大軍遠來聊以止渴撒離
喝以杖投地大驚曰吳侯來何速耶不敢進公移治饒風嶺柵集
千戶宇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躡饒侯師路侯擁兵
據要虜已揮中軍急上遂大戰凡六晝夜虜敗衄撒離喝怒殺其
東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虜已傷大半且戰且道我以全
軍抗其吭蜀無虞焉乃分屯諸將示以乘虛擣襲要壩虜知侯謀
撒離喝歸服侯之用兵勢不可破則先遣書百端間諜以全國退

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强公宜相時而動侯示曰華夷異域君
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拔兒傳記歷數
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逞兵犯上卒不旋踵滅亡
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吾世爲宋
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
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所豈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
駟馬莫及竊爲足下惜之讀公之辭令人凛然所謂社稷之臣安
天下也撒離喝得書與諸將熟議攻蜀兀朮舉兵五十萬欲入川
豫之弟不忘　朝廷密遣使告侯早備兀朮攻興州仙人關侯與
兀朮相見兀朮曰公若降當以百里美地贈王曰已事　朝廷安
有二心乃定戰大破兀朮於仙人關四年春虜復大入轉三河之
衆負貫蟻附決意取蜀適師古與虜戰敗隻身往降公愛此軍屯
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悉其家財厚賞給之兩軍既合中外
一心　朝廷錄功進撫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徙屯
天水出奇兵下秦州余辭幕府他往矣其後不知何如也役民之

而時果有未明知者訪其由來前云方忠烈用兵來往秦隴公嘗
府親所聞見宣司參議康國元通命記其事是可信也因纂之
幕中以備補遺之遺焉庭傑字俊民金堂人其學贍宜甚知兵且
練時事而數奇少游上庠嘗干政魏公欲薦賢良近爲彭山主
簿今老矣休居于家猶聞其耳目聰明尚可用當有知者太乾道
己丑上元日岐下張發書

功蹟記

明　庭傑

庭傑與顯謨康國元通大學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東南還蜀
庭傑嘗爲所作文刻出　聖上親筆付元通訪吳侯云　朕
以命撫大軍當一面道路遼遠奏報難盡曲折昨遣范直方至
卿所計議卻恐迹疎不能詳悉爲康國每在　朕前屢稱卿忠義
體國卿亦素知康國之爲人因其之官遣與卿相見應所陳盡宜
以書措置財用賦遷之官當度節省及講究屯田以便糴買之類已丁
寧康國與卿面議想卿必能體　朕至意每有所處可一一開具

奏來付元通庭傑伏讀再四方知　聖天子所以托元通吳侯果相
知之深也竊嘗以元通抵少城得參馬吳侯之墓元通踐子相繼東
日謁吳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記吳侯功蹟甚詳令庭傑爲
之記謹拜手而書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曾祖謙太子
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扆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沉毅尚氣
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
和中夏人犯邊侯以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斬西賊方臘
破其衆擒賊一人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
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追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
義郎權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二年金人內侵已二載矣春度河
出大慶關畧秦隴安敗行而西路陷翔洴龍不支旬降秦州帥
頭將河隴右大震統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總兵三千禦賊
金人前軍犯華州惟輔遇軍敗亡城以精騎千八百人逐金於新店
賊恃勝不虞我伏中伏翻舞將刺其帥黑風大王□□□潰
馬足下莫宿失勢遁去深更奇其顧君勸旄張嚴以兵繼進追擊趙處

戰五日坡下兵毀死之帷幢山風用右路兵遣歸與州路制司統領劉彥希等而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俊大兵也北[illegible]不動金人得隴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俊以前軍擊賊俊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冬以士道兵復華州城破令將士毋殺掠民皆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叛賊史斌[illegible]興元[illegible]長安尋不軌俊進兵破之擒斌[illegible]右武大夫四年春擢[illegible]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再取鄜延大將婁宿以衆數萬攻[illegible]俊[illegible]戰于彭店士殊死鬪敵奔潰而曲端劾其違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端未幾復授俊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府權知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司公事進復長安擢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俊與端不協端[illegible]兵涇原[illegible]流民潰卒保[illegible]金賊所過人供粮稍道不給[illegible]士如林甲[illegible]野每戰必先占高原以勝之地未嘗敗間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近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和公董兵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張公移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illegible]王原[illegible]

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數十年然後可以大與俊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重不能馳突我[illegible]老我之險占隴輔之勢賊雖強悍不能擾我尺寸地宜蓄銳徒一以為毛後一以為法焉宜其言而不用卒殺其人而棄民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俊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憑險賊馬衝突吾將皆曰不然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鐵騎所往都不聽既而賊驟至輿夫荷薪以填淖軍營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俊獨整散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俊宜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俊曰賊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我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illegible]立郎君[illegible]犯原上興必取而後進俊擊敗之真除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又渾女郎君馬五太師[illegible]太師[illegible]將[illegible]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俊與戰三日連敗兩軍沒立方攻箭筈關俊遣將擊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路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詔云

朕以[illegible]理[illegible]行之誼[illegible]命將天威武遏亂畏非有能[illegible]之士[illegible]以武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而計功來矣[illegible]忠州防禦使[illegible]四路經略安撫使[illegible]步軍都總管[illegible]將[illegible]下尉忠勇自奮東定以名之命[illegible]此者揚[illegible]可度下之戰尤為[illegible]功獲其首[illegible]斬北[illegible]以[illegible]軍大雄[illegible]美言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illegible]無[illegible]可特授前件[illegible]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起復華陝西諸路都統制詔詞云孝移於忠昔聖人之格言[illegible]臣之[illegible]分閫外之[illegible]統首路之師卒勳以濟[illegible]其可以親[illegible]比以功伐[illegible]階[illegible]厥有[illegible]果之識敢[illegible]愛之[illegible]戰多由[illegible]既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方[illegible]之[illegible]將[illegible]制[illegible]於[illegible]情其[illegible]常[illegible]於世以[illegible]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illegible]然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illegible]自[illegible]册以求[illegible]是與俊戰[illegible]比不[illegible]十月[illegible]兵[illegible]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illegible]

甲安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雞連三十里壘石為城與俊拒戰俊[illegible]將[illegible]以從死士休迭射賊稍卻則以奇兵乘險擊之[illegible]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乃遣兵伏神岔嶺待其歸[illegible]大字華及西郊[illegible]四太子全軍[illegible]及勦殺[illegible]四太子拜[illegible]中[illegible]云兵[illegible]無前用兵必勝之將[illegible]允濟[illegible]凌[illegible]城久[illegible]之方[illegible]登行保富[illegible]之[illegible]班勢東動敵[illegible]之與[illegible]津衍戶祖仍加真食[illegible]申威於武備東戢[illegible]之勇[illegible]故[illegible]爪牙之助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事圖報[illegible]路都統制武功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illegible]
節度與文龍州賊又領蜀以欲以窺[illegible]撒離喝與門太子
徹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三年[illegible]以兵三十萬又秦鳳
諸路發軍[illegible]東[illegible]原[illegible]金州[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兵[illegible]道[illegible]兵利[illegible]金[illegible]先
以黃柑數百[illegible]賊帥曰大軍遠來聊[illegible]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
事[illegible]以[illegible]大驚[illegible]來何[illegible]不敢[illegible]
日[illegible]以其眾治饒風[illegible]要險而賊已[illegible]中軍[illegible]上
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illegible]撒離喝大怒斬其千戶[illegible]
十數人以死犯[illegible]又[illegible]間道[illegible]後斷[illegible]歸路[illegible]
按兵乘夜[illegible]曰蜀危矣[illegible]賊[illegible]地而來去國遠鬥而
死傷大半[illegible]以全軍[illegible]其[illegible]蜀可無[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示以[illegible]之勢賊便於中梁山[illegible]月一[illegible]乃撤
[illegible]不能破則[illegible]遣[illegible]書[illegible]國威[illegible]之盛[illegible]
勇之[illegible]公[illegible]相時而動[illegible]書云[illegible]白金[illegible]
下遠蒙[illegible]書[illegible]懷士各有主不容[illegible]彼己之情不[illegible]
待武[illegible]復平定時也[illegible]用[illegible]足下[illegible]之大華[illegible]
異域君臣異分比天下大[illegible]今[illegible]之則亂[illegible]
傳定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逆子稱兵犯上率不旋
踵夷滅無[illegible]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
太祖皇帝挺生五季[illegible]時[illegible]亂[illegible]氏伏順討逆功
[illegible]宗[illegible]代[illegible]不得已而爲
之不殺一士不[illegible]何[illegible]
三百年民至老死不[illegible]干戈上下[illegible]不修士[illegible]
乘[illegible]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illegible]天下日久[illegible]守成失
其道也而[illegible]乎且金國行師[illegible]
勝[illegible]亦有由也[illegible]破邑[illegible]其所取[illegible]得[illegible]勇
爭[illegible]勝則勝矣而殺[illegible]殘[illegible]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illegible]
則士不可使以此決[illegible]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
[illegible]者十不存一二[illegible]死者相[illegible]
財利何[illegible]足下之士[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足下之[illegible]白是不可
以必足下[illegible]以[illegible]乃[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上古[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大義古今[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主上[illegible]
[illegible]於天下[illegible]使[illegible]不[illegible]
兵[illegible]天實[illegible]之地天[illegible]
矣[illegible]兵[illegible]中外失[illegible]大[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全國之[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是以見天之不[illegible]氏[illegible]欲安[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此中[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氣曰以[illegible]太平[illegible]臣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國之[illegible]
此天道而不[illegible]取[illegible]安定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
者[illegible]中國[illegible]天曰[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上天[illegible]其[illegible]作交[illegible]與有
[illegible]如[illegible]入[illegible]從而和之[illegible]
[illegible]南北[illegible]并力合勢以[illegible]
[illegible]全[illegible]時方[illegible]足下
[illegible]天下萬世口舌之
士[illegible]何[illegible]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使相[illegible]
而[illegible]若[illegible]之失[illegible]莫及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和平之[illegible]
[illegible]書大[illegible]平[illegible]加[illegible]保[illegible]利
州階成鳳[illegible]春[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三[illegible]元[illegible]

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招撫使召諸路兵列屯寶
鷄縣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
瞰侯營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
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
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營連珠
硬砦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
臂弓飛大砲擊賊無數統制官田晟抱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
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
前拾城身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劉賊呼縛虛
棚戰樓別遣大李董雄統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
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李董抱正甲金人二萬夾
攻柵兩勒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撒離喝駐馬四顧
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兌方一樓子自
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絹爲繩
拽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壷撲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
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水王
武宣替分紥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兵劫寨晝夜
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斂兵青直殺死千戶萬戶甲軍
萬餘得偽牌家旗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
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
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侯率兵尾襲直過
和尚原去　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札云史謂趙充國沉勇有大畧
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爲策乃漢中興良將也　朕嘗思其人以濟
大業比見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
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　朕興復之威非謀以濟勇能若是
耶　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　朕心也
更在不驕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　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
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縫以　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
已必達今　朝廷見議害與先兆此數字聯寫　朕慷金人久不
得志則還據鳳翔撥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興河

經略司闕師古乃洪淑須選錡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
統制戴越打熙河州雙大潭縣據骨谷鎮賊衆潰救寨去師古由
殺馬谷攻焦山路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嶺忽遇金
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懼乞還兵宣司侯身往
降詔侯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拊其家
財厚賞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夫一匹夫於師古得萬緡欲於
行陣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
朝廷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
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侯與金
賊對壘文戰踰十年熟其軍書曲折知其部領毀亡施京以一當
百推忠逐謝老民寬汰冗員官節浮費激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
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　朝廷嘉之璽
褒賞七年冬賊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外采其將
宏己而果然和議成　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四
川宣撫使而侯已病目以負過功固辭優　詔不許九年春三月
侯以疾革乞解事　天子惻然發之命戍都守胡世將訪蜀醫
者治其疾又馳剛駛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軍享年四
十七己亥歸喪朝　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
奉喪葬于德順軍水洛城十一日戊申　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
萬賜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刲卹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
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知此矣二年由端屯麻務
鑄督戰侯遣別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
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江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
安侯問訊每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
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致死至第功當
則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置之
右日誦士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賞重而居常
杜偷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殁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
三子拱守武郎扶緣皆爲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無嬉戲
之曰漢陽南規張奐皆生長山西磨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

門弟子三百餘人與著尚書難疑三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尚奮文就武俱任度遼將軍破胡虜以千萬計觀相皆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粮食之兵五千使知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與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掃滅胡虜此比前輩豪傑語豪者　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從聞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之二凱奉當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實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槍大劍定天下安用從文官學弄筆墨耶元通曰然後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為我書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爲士明庭傑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沂公趙　雄

上纘作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罔不願爲臣妾　上益勵精行健冀大有為聞鼓鼙而思勳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　制曰韓世忠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謚忠武蓋太師韓蘄王之薨之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凌丞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諡　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偉之時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即拜疏謝又拜疏言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　徽宗　欽宗皆著效驗暨參賁　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共奔于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惟　宗社威靈與　太上皇帝廟謨神算摧敵如拉朽發必如刈菅大戰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昭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既積年　陛下憫念勳勞追賞爵以真王錫之美謚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　陛下哀矜寵此光寵豈獨諸孤顯擢抑先臣有知備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佐命定王國時惟元勳子其可亡乃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登日　朝諸將下凌虛閣特詔彥古戎服入見而賜　御書俾壯于碑首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于　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世其家子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激奮躍益知　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泣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雄以謂　聖主褒崇元臣盛事體大顧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諡適同乎上書固辭　上復批出畧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弟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孫自韓俾廢可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沒有異人抗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吳國

夫人祖諱廣考諱發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冀
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五大夫子王其季也始娠之夕有光芒出牟
閭鄉鄰以為火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故襁褓輙流
瞵瞵則目光如電其國府戴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岸尚氣節能
屈西邊諸豪童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爭為之服役或有
責不償者王輙為償負者從淵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
俛抑不以謁郡縣而訴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遇米脂
寨姻家會飲日已夕而關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應手而開見
之其木盡而拱餘關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綏州挽強弓一
百斤嘗乘悍馬手轡鐵鞭奔馳二郎山峭壁陡絕觀者驚愕同列亦
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擐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
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警至輙上馬或
不俟鞍而奮意與交遊騎飲資用適有无或不持一錢相從沽酒
肆貰歷期於戰獲無酬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
之役縱從黨萬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
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
賊閉王直排衆入斬主將衛首隱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
重兵來寇次蕭平渚王與党萬悉精銳堡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間道擒我營將十數輩王獨叩小泥上殊死鬬賊少卻王為殿見
一騎士其甚揮槍而前王問侍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
啜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其威名經略
司圖上其事且乞候賞會朝廷更制吏事從前男得數家子有所
皆歸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
宏遠矣從劉延慶禦夫降山寨敵騎隳有去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
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甕以獻繼遂敵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
補守闕進義副尉至振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
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
里南方奏至兵甫詔諸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
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
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

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論不少屈淵曰必能請以門下效之
說王為調一二且請以所部邀賊淵命取軍士以夾明日會戰
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賊至突伏發賊衆大亂王
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賊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也今吾
隨白金器贈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為得勝橋云
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尚曰誰能得其渠魁者授
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何賊根據幫源洞賊黨將
繼至莫知所從入王居行溪谷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
而前搭絕崎嶇越數里擒其魁方臘并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
就擒俘以出至洞口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為己功故王
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闕少御其事但超轉承節郎 朝廷議
復燕山取者由以行至則皆從王往見劉延慶抵涿沱河戰與蘇
格等五騎俱遇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率五騎列于高岡戒勿
動佐燕山賓卒未會以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曰虜奔即
鼓譟助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白如驚馳之分為二隊據坡
以拒王出其不意突刺二騎墮者因殺執騎等五騎應之於後舟中
賀辛亦鼓譟知為虜知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
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破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
破淵村強盜累奇功轉秉義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
王逆手滑敢殺奴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
胡衆號數萬王居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軍不滿
五千王止以騎兵五十餘薄賊誅殺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寨山
賊劉大郎望仙山賊高托山降路山賊賈進皆賊徐大郎衆皆不
下萬人大者或陷州郡邑王每身先諸將入其巢破之又破濮東海
賊張遷等由府南擁衆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 欽
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
變不顧以為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為備
可守可一失守 宗社危矣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
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輙戰
以齊師報方平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騎迫屯子橋則方平

挺身遁矣王師既失王帥數萬之衆皆背虜騎大至陷殺十重圍
中彥氣彌壯挾槍奮躍而前所殺披靡虜嘆異小部即貴國出毀
老軍焚僑而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諭方平
失律之狀王備奏甚悉轉武翼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
京城四壁為統領講虜人討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
乃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illegible]
使李綱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
之選每十軍一指揮所選上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藝
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
亂鼓行而東剽掠淄青間衆附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
復雖類山東復擾王以武將寓大名雅為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
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塞歸路令曰前
則有功退則死有法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
回顧至夜半縱兵擊賊皆驚潰既擾曰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
復餘衆奔潰王窮追不已賊伏青[illegible]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

上馬趣之矢石雨下劈指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箭拔弓挺刃前
殺為首者六人賊氣又奪追至宿遷其衆尚萬餘謂已遠王不能
及方擁所擄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
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賊自爲洶洶破膽皆跪請
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邀午炙牛酒王下馬飲以釂盡衆莫敢動者
東方降衆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以解甲莫不相顧失色
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錫對賞甚
厚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以兵定
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赴趙守高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
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棄圍援絕孤城更數日始破王
一夕潛將三百人持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
知大酋二都統是日被擒以斃衆遂不能攻除知州防禦使將所
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
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
部勸進使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蒞西壁力

戰虜稍却泣自再至而遁斬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
近千人與戰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賊虜衆遂
潰南京圍解郡人父老迎謁居民焚香夾道觀者感泣於是還
次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　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
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論不從始建　御營以王為左
軍統制部平齊州山口賊解大刀李昱等所擁勤除定國軍承
宣使衣冑帶御器械韋已解趙城之圍破鐵河朔劫胡馬之徒救
者賊皆紀賞也　車駕幸維陽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
者號一窩蜂擁衆數萬自金山以衆來降賂城而不解甲扈從者
危懼王單騎直造其營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
民擁衆十萬乃僞來降比至維陽復很顧聲勢怨望撫詔王淵處置
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詐使議者劉彥聽李民以出呼小校二十九
人送淵殺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
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時虜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
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林卒

力戰以免後至亦嘗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
卒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
御器械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還　車駕幸錢塘遂
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援之說忌者亡至部下說
言王兵貴所虜物悄震駭前統制苗傅劉正彥素蓄異心聞王
將及因惡已單名勤兵反殺至尚抵逆所害王黨及內侍數十人
奉　太上居別宮以尚幼皇子[illegible]武中軍[illegible]官吳湛又陰與同惡
王在海上聞之望闕慟哭奉酒酹神曰所不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
上下皆感泣與奮遂將部伴侍郎張浚在于江左議討亂與書約
環金計未有所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
見浚相與號泣曰何謂復為即日與公定復　辟之議乃先諸將
啓行時道路籍言傅正彥謀挾乘輿以出中外洶懼王曰賊素知
畏我我至彼敢不聽命御將張世慶援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
行至嘉禾造攻具其屬傅正彥德止王且降節鉞王不受命會
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兀它

虜乎王曰彼恃勢衆脅劫鐵券自謂不死安有此理哉又問何以
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顧占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
國夫人及二子質傅軍防守甚嚴王略无顧念曹 隆祐太皇宮
見楊國楊國語傅綜曰太尉作如許事以來是於太尉何如傅乃
屈膝拜曰謹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 隆
祐宣問甚悉勑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 賀
可令速書 詔敕時楊國奉詔馳出郊城遇傅弟翊以令告之歧以色
動手自持拜楊國賁翊音訣萬舒 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
之喜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 建炎官家安知
明受耶所其中更其詔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遣狀偵秋米城劉开
且出 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
正彥本爲 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
安 國家王知賁米語音非 太上本意謝米裁曰天子即復位
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 太上
明辟王晨趣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頒所部或非素
所拊循乃悉收家屬置軍艾合戰福于臨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
登岸擊賊无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
陣且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岸間寛淖不可馳王乃下馬
揮戈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
鬬賊軍引却山下賊以乘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
刃徑前賊皆易矢不及發遂敗皆大克首造北關門傅正彥自授
工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 朝廷慮其遂逸去詔能生擒
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无官人授正任觀察使其餘授官賞
賞各有差王入朝 行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頭
受命纔此二賊 王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臨闕甚邇萬一寢成
巢穴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函首以
獻也 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 宗
社刷恥不然則臣爲欺天殿前虎賁有宋金剛張小眼者號賁力
王乞以從欲俾護俘來上時所部纔數十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
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二叛爲逆卿知

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爲衛王詣湛營以事折
其中指遂搹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執揚州
軍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
制王兼程追賊賊方圍三衢閩 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王恐
其或越信闌廣也狂自南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與賊遇夜半數
兵距浦城十里賊蹤溪據險設伏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爲
進退俄而接戰先將李忠信趙密爲賊所卧陣馬彥溥馳救死之王
挺槍徑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遣
戶乞亡入曹翼得獻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
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 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幟詔曰餘杭之
難卿首倡忠勇已破凶逆 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降檢校少保武
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進封國夫人
割曰蹈之優無踰吏給內中侍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使自楊
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師御前諸軍都統制
兀术入寇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
鎮江兼制浙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术
兀术遂自建康取京城直至實徙往越臨安 車駕又幸四明王
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术冒王在京口率衆三十萬騎北還
王即奏願留江上斷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
率其將議不亦奉李邈 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已頭告報議欲會
兵京口邀截歸路遣覺來奏及圖上方略嘉歎 朕深嘉忠憤
之誠其忠衛千里之外不謀而同截觀所畫業令以復
浙江財物男女士并降空名告敕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术遣
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皐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合虜終不得
度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
議出戰接建康兀术軍于南接軍于北王提兵繼中流南北接
戰凡持旗天度四十有八日兀术窘甚求打話王與答如響時以
佩刀示虜兀術兩擊劍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恭王
曰是不難但必還 兩宮復舊疆土歸報 明主足相全也兀术
語塞又數日求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說而言不

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狼狽多伏于叢而王
舟師中流鼓枻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入回斷其生路要
絕乃一夕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遁其年刑白
馬刲牲人心兀朮自割其髮吁天幸風濤少休霧霽而遁王謀知
其謀乘舟師將戰會風勢帆緩賊得以輕舸度去士人獲者十人
而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命立鎮江營以是閒所
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
出數日虜果有五騎趨入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得其二
以馳從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
即兀朮也是擊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得輜
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師與師激勵忠勇之節遠近所聞超邁
大江殆無虛日殺傷莫計俘獲亦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
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殄或被圍困得以既曰

卿獨提全軍往遮歸路將士用命水陸表裏捷音屢聞殺獲甚衆
忠公忠勞不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
右軍都統制時虜盡歡退隱中原震擾朝廷方出兵討遣李
全宗訖之師老不能平福帥得旨請改命將帥章
四十三上 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荊湖南北宣撫副使孟
庾以行賊范汝爲據建安衆號十萬至僭號黃三年王以建寇
閩猶上流使賊公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遂以新劍海征
趣福唐擁衆而上福帥迎謁曰言賊方熾宜少休以俟元夕王笑
曰吾以元夕歡若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次延平賊險嶮燹
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降以爲師自里許
於是益寨途路埋巨木爲鹿角散布竹籤鐵蒺藜王阻可以拔
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伴各
利松山拔棘遂達郡之如
龍井底火廣巨石天梯雲梯百道攻汝以天而下
已日汝爲百焚中又有陸必先

張弓手能致遠等皆號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再
破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能等五百
餘人士人爲賊所脅如施逵謝嚮六崇等皆械送行在所廼令軍人
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
使耕商賈者弛征禁其爲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
白以爲蒙更生家立生祠其刻其事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
上賜札曰省奏覧汝爲已就誅滅亡遺釋朕南顧之憂宜飭將帥戢
黨羿并兼餘黨相包括捐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
訊獲醜安輯一方非特秋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
將何以加諸 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惟威安兼得軼我至仁加
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 朕懷王遂備奏江西湖南群寇要
須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若將就休
息者已而直指上饒從王豫章江虔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
猝至以爲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隸諸
軍即日移師長沙東賊白鮮管劉忠有衆數萬營據兀朮山爲

湖須而南據郴陽之白綿山白黔其頭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
相望亢一年莫敢攖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
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遽白綿有如不
捷前功皆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小糸政所知請期半
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碁飲酒按
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與小騎直
穿賊營壘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
故所與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
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
戒曰賊必空壁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麾旌旗而賊以
三萬人拒戰兵交自寅至巳賊精兵追出勝負未分伏而所遣銳
卒二千植旗其上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進退無所據
遂大亂王乃傳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以破之追斬忠于小舟
傳首 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胡南遂平賊平之日與庾所期
如合符契詔除太尉餘如故又賜 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

苦蹙我曼陬比又李宏壞植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疆内伏　朕
甚嘉之且以防秋戒期秋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以副
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拔鋭以出掎虜三方　太上偉其功詔褒
答究以功狀頒示内外諸將各務奮勵共濟中興以光史冊所宜
建康乃置行樞密院軍賞勇智絶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
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
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趨揚
步兵自楚攻高郵壘霜飛馬　太上賜札曰敵卿承楚之奏良用
駭歎今虜舉正鋭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横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
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勤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淅
西趨　行朝無數舍之遠　朕甚憂之卿忠貫愛國　朕所素知
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決萬全又札曰　朕以逆臣劉
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出近江東嚮窺其措意必欲圖危　社稷人
神所共憤覆載所不容卿爲國大臣乃心王室忠誼之氣概然自高
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處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
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　國家之急先勅守備徐圖進取無失
事機以墮賊計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　祖宗德澤猶在
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與古及此當
躬至懷王受何所處云曰　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
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
儀以當淮泗之冠伐木爲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全人馬步分
道並進　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吾以爲　社稷負諸君當忠義
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技橋斷路亦無生還之望
遂大犒饗士卒皆感奮氣自百倍會　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
維陽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
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匆匆告辭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
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指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兵
爲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之節則次第起鄭良臣至
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將至
喜甚與群酋各以其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以騎逼五

軍之東五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虜旗雜出虜軍亂
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泥淖弓刃無所
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太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
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垤擒其偽將撻孛耶女真千户長
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山岳等軍勢大振兀
朮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
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領數死虜驚擾迭出一日
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
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户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
于淮虜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蹈藉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奏至
群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　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
躍抗大敵勦殺大半數以萬計擒遂過淮全師而還甚慰　朕望
兀朮與劉豫來侵淮堧卿智勇冠世忠義許國豈能冒犯矢
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偉如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
士推鋒力戰之苦風霄震惕痛切在躬得卿來報嘆釋　朕懷初
虜既傾國内侮　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
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
是虜既潰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爲中
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
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前敗以書幣來約
戰王即席遣二人張彬王愈之往撻辣驚服報書曰元帥軍事
良苦下諭約戰敢不夙治行李以奉承自揮也撻辣其屯卒不來
未幾金軍遣去欲諸將稍侗頓望無敢度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
經理中原　太上賜札曰昨因卿奏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
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　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度江
威聲遠暢卿妻子同行否作到駐劄處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
奏來由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
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時楚州鎮江勝其畢經殘折邑壘
皆丘墟榛棘王至則與士卒同力營創新營聚民心安固軍
氣日益揚從於是虜盡遁軍之心化爲雄鄙會府　隱然爲一

長城矣劉豫聞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攻劫生擒偽知府軍王拱
及食粮車數百獻于 朝是年虜又犯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
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擒紋
至徐之舊口軍既單弱而虜後兵兆里耶索貫舍人跡至遂以
背嵬輕騎五百衝之為虜所圍王突圍披甲以出復東銳虜壘過
盞匯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自暮旦下由此諸師王亟
還道遇偽齊師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孛董毗山水晶相公
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朮與兵自河間與諸首會王結
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衣總管驄馬立陣前者
韓相公也衆答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
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衆昇屍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得舊日長驅浙征力戰破賊得獲群
醜撫輯軍衆養兵務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吊民上將之
職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棄節宣以副至懷 朕倚注特授橫
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
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敵衝屯至無
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
祠以報先是移屯淮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傑緩急
為應東人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發劉豫中原宿潰盜
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今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親請誠
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嘆嘉今疆
埸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千預當要結約卿其明遠斥
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孝穆議和諸師已屯建康
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論虜情叵測其狀以計緩我師
乞獨留屯軍淮敵遮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甚
與敵人决於一戰已悉所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
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聽斷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淮
甸對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遂師引遁而卿復率屯移
屯淮甸進取之計悴此為基 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
委卿相度今得其所奏益見忠誠縱古名將亦何以過使 朕東

然以欲以萬不違如此雖不足平然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
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與當措置自便勿復拘此至於平
御尋常已令遵行施行初 國門軍正日僕射師要妙於是除以
退按事表奏論還自以淡力數 太上往已和戎劍安所將領
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王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正為詔王議其
力言大臣所謂萬口和附王獨深慨奮上以十數為 太上開陳
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詐不可測故陝西諸路出兵奪馬用武
之地皆須一一會審安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
軍兵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謀欲動人情我若太加黽屈徵臣
人心離散士卒氣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效死節激
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决成敗若其不克 陛下委曲聽
從尚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南地界別須符合無賺
朝廷誑以王師變之來為過當飲乞委供具委曲反覆文狀為
朝以為後謊如臣已慮妻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賞與其言深
切懇至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 太上批復賞賜嘉其路
曰卿忠冠世獨當一面國家與虜和議講信此兵民可與休息
況其所自非力君合得其保護來使無敢踐履所乞入 朝奏事
俟有機會別即召卿共議方今深疑疆場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離
軍中也其後虜使來如王所言稍其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
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
臣昨見金人遣使有講和割地之議故兵 陛下取河南故疆既
而兀朮戚北賊徒棘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 陛下定吊民
伐罪之計又曰如臣之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心應以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之戒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益深
云兀朮既再犯三京又犯淮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古據已割
舊疆理惡虐德義偕深憤激兒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
悉從便宜措置若事機稍重卽以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破
走兀朮偽守將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部除少師餘官悉
如故明年秋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
督上馬拒敵于淮陽又走之因取魯蘇庄設伏掩擊遂至於水旁

州□不知其數又遣偽將王勝攻下海州犯懷仁沭陽縣破千秋胡
陵□□□房師郭太師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使首復兼
侍□□□□招討使洛臣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殿節揚
太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
萬屯宗離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木中克敵弓以
去其衆大潰遂奪蓮塘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
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揚州將忠義之
氣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嘉歎何已況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
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今當
之勢亡自今非破虜後境上不畀崇貴以塞倖門　時和議復成秦
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
不得已淪于腥膻兵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
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
與北使面議復詔不許可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　國罪惡劉切檜
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　閱王及張浚岳飛
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龍丘□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
年也又上表乞骸骨不許除太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
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奉朝請其秋　顯仁皇后鑾輿來歸王朝謁
于臨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為張相公耶歎
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清河郡王十三年進封咸安郡
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召王同家人
燕于苑中眷禮深篤數幸其第□其他賜予□□□□然王老
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廷上表謝事策拜太師□□□之使肩
肇轂擊于道於是□召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百萬緡
私舍初曰吾以布衣□□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
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計聞
太上震悼為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以內帑金帛各三千兩銀
向方名香龍腦香以斂襚服用一品所以恩卹其家甚至遣勅使
除伸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葬于平江府吳縣□□□□□
山之原有詔命中貴策祭于家又詔奉常貳卿□祭于都門外于

孫次第進秩娶白氏秦國夫人魏氏楊國夫人茹氏奉國夫人居
氏蘄國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子琦嘗任戶部尚書今為太中大夫
延永嘉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子厚奉議郎直顯謨閣卒世次
曰子顏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次曰子古起復朝奉大夫充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今家居終蘄國之制女八人
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州曹□次適宣教郎□用休次適宣教郎
知信州寧都縣王萬俗次適從政郎劉喆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次適奉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子仁二人
為黃□孫男十七人曰樅奉議郎太社令曰杕奉議郎直秘閣曰
樞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
楷承奉郎曰林通仕郎曰森曰沐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楷孫女
八人一適將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今　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有
旨特追封循王又八年乃賜謚曰忠烈□□□□下及其家人曰
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錄名世
思汝曹與得以忠字為諱若□□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不
發也至是得謚忠烈□古異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
嗚呼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向其
盛耶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常平使為營田大使為
樞密使為□所將無非忠勇而能益戰平全閩定江西
靖湖湘平劉豫□兀木殲大□楊沂中淮陽所當無不
勝□而功者□可及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則
必其無禮□君臣之時之且下令所部州縣得少屈虜使為
之狙屈性不喜侵侮事朝廷社必偃傲　五陛上流涕掩言之雖
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盡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
忤也秦檜用事欲中原人視虜還虜中有縛　國恩不忍去以械
梁以送至將虜都察王力爭曰業不忘　本朝以歸　父母妻子
在還□相公向明遣之無復中原望耶□□□飛之獄王不平
以問檜檜曰□□張憲□不明其事□莫須有王□然變
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朝惟檜擅權力皆附離
為自全計獨王於此□列一語之外不復與朝每建大議□□家人

危懼哉秉簡勤學上王曰今明知其誤 因朕乃是非苟同異時隙
豈可於 太祖高宗殿下忍此缺典耶言念先王係土君子至今
傳之受人恩以生十不去心欲致誠於王齒撫王於此時待遇給與猶
劉之劉者曾遭害王爲請地緊并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所載財
嗜義殺身血俗翁盟誠勸以治生辦曰 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
耕也若功切事雜乃我何爲爵使不爲大賈其富商耶王故服其言
故操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沒殖貨之私 上所錫資未必分將士所
士欲學者之用 太上喜其義或以其廉特賜河東永豐莊田以給
其子孫王復上書極陳願與編戶同爲勢家倡 太上欲成其美
從之優加獎諭雖摹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級則靳惜
如肌肉常與將佐曰爲國立功人臣常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
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日昭昭爵祿難受終必爲禍他日爲
國爪牙尤當戒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其得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亡武
各有緣係惟王所計頃實有功乃奏然不以私愛假人是以北東
一軍功最多而崇賞者少城楚州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
在行間親執桴鼓麾楚州決戰爲序將士有臨敵怯懦者手斬以
巾幗函送大索會俾爲婦人狀以恥之其人往往感激自奮後立
得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甲以習射後御之莫能
鈔之田斧之不掠陣 之其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六
部及行陣皆倣行者是也嘗中毒矢貫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
以不能動身破金塔如其書賞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奉身詩
口不言功名晝自此以後卻掃高臥十年杖履幅巾放意林泉命
轅門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者
時甚衆類皆謝遣羣王列辟恐懼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
望王冠字而肅肅至於外夷遠人蠻戎婦女皆知有所謂韓郡
王者茂時輒相從問王年幾安否以爲天下重輕云而王終日閉
坐獨存浮屠老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乳嫗王殷所忌嫉而
能保全始終善計所謂明哲保身者焉謂之冷神爽益清冠佩悠
終命令亦逝不勝擇日臨奠撫恤中使萬城以慰諸孤令

以臨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動 君父上表懇免至再 太上
過勉從之其始終際遇如此臣雄曰自起靖康以來山西出將尚矣
呼吸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于冊
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將者山西蓋亡
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
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靖康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
無不及焉方逆傳僭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
道徑還呂頤浩方以賊爲慮王謂賊既取鐵券亦無他慮頤浩又
慮賊雖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計乃決傳卒
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乘建瓴之勢東向以圖中原
則議不從識者以爲深恨及淮揚危急 六飛南渡諸帥咸欲西
趨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謂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 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
臣雄嘗待罪太史氏獲觀日曆所紀 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
論兵論和者數十上皆筭無遺策盡所謂定大事決大疑忠義
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以勇略稱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游聞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 皇上特以忠武易名蓋
以王爲亮子儀之流歟 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鍧
天下傳誦世忠得此嘉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即臣竊宣王中
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荊蠻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猶大方
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盛觀則宣王盛德之形容光明
偉傑不可掩也臣願倣采周雅聲爲銘詩以彰元勳以歌 孝父
時子知人之明以稱 明指歸耀韓氏以昭示于億萬毋其詞曰

昔在宣靖 崇極而傾 胡酋不恭 神州盡腥 天地重關
真人龍翔 德業巍巍 周宣漢光 允此中興 誰實佐命
繫時元勳 王國以定 元勳謂何 維師蘄王 王奮山西
起靖之鄉 鐵胎之弓 桿馬長槊 方在童年 氣震山嶽
遠事 徽皇 至于 欽宗 天下兵動
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 是礫是亨 折西山東 績用丕顯
覇闖纂新 來乘風雲 掃清南都 大駕時巡 淮海之間

劇盜蝟起　解甲束戈　如父詔子　帝命除抗　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　反易天常　賊虐樞臣　都城喋血　凶狡孔熾
震驚　宸閫　王在海上　聞變號呼　凡爾衆士
今當糜軀　吾與群凶　不共戴天　山川鬼神　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　雷動電擊　梳彼凶徒　裂膽褫魄　天位反正
乾清坤夷　生擒渠魁　梟首大逵　有役汝爲　盜據當沙
流毒金閶　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　重湖之南　蜂屯蟻結
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　地數千里　奪攘矯虔　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　宜莫如王　授以斧鉞　往搗其吭　盡覆其窠
鋤其根萌　閱歲未周　三方悉平　搴旗奔師　捷書相望
皆遣脅從　旌別善良　爾商爾耕　我強爾征　爾農爾田
我省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尚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　克叛以降　金陵不支　海艘上邦　王整虎旅
邀截歸路　虜本雖強　望風震怖　海艘如雲　江之中流
北剉援兵　南衂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朽　殺傷莫數
俘獲萬計　酋師小黠　僅脫其身　敵勢寔鈞　皇威益信
木猶不收　縱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逆黨成林
塵指穹蒼　九重制詔　罪己如湯　王曰吁嗟　君父旰食
臣何生爲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甘瀆　親窒歸途
示無生還　妙算既定　奇計先施　聲言守江　已駐大儀
衆寡雖殊　我壹彼亂　虜騎紛呶　馬足俱斷　四面鏖擊
若降若屠　積骸爲丘　涵血成渠　折馘獻俘　千里相踵
驍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來窮追
雷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勇　虜不足誅
江左人心　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中原
和議既諧　強弱肆堅　王之論和　忠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嫉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爲將　孰不建功　動搖丘山　呼吸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斂彼起蔚　士其爲之　王起其素　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
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福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爲　眷言勳勞　恨不同時　眞王啓封　貴窮人爵
忠武之謚　如葛如郭　八言表德　更賜雲章　誰克有勳
上不汝忘　豐碑嵓嵓　億載有燿　凡百臣子　其思忠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吳武安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翰林學士王綸

乾道八年春侍衛典步軍臣吳挺一日奏事殿上泣且曰臣之
先臣璘奮身邊部自　太上光堯皇帝[illegible]
我　陛下即位一心事君匪躬宣力[illegible]而臣無
似不能顯大先臣遠業乃墓碑至今無辭以勸後世[illegible]而無聞
惟　陛下矜念假寵於吳氏而錫之無窮　大手[illegible]惟汝父
璘勳勞王家積四十年英烈義聲[illegible]明允命[illegible]
爲其名器將其芘求矣[illegible]擬其以是勒丁[illegible]君錫之名曰安民保
蜀定功同德之碑挺拜稽首悲感若無所容畢[illegible]之[illegible]
王綸曰爾其爲之銘綸承　詔辭不獲命乃論次而書之謹按故
太師奉國軍節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王謚武順[illegible]字唐卿德
順隴干人也曾大父謙追封魏國公大父[illegible]
封魯國公皆累贈太師曾祖母李氏祖母[illegible]
三國夫人王在娠甫七月而生竒偉有異常兒曾國公奇之曰是必
大吾門少長有氣節善騎射年十八以良家子從涇原軍戰而屢
宣和三年從統制楊可世入燕道[illegible]夢婦人告曰安[illegible]
捷劾手路[illegible]寺相公之役封[illegible]以語其統視之信
然後戰而葬之[illegible]蒲口行而撫其老人有饋食者王食已視之
別不見[illegible]廣初力戰破夏人補官既而敗金人於下邽
戰三原斬千戶兀納郎從兄武安公玠復華州破戰史斌威以[illegible]
功遷秩充永興軍路[illegible]奉鳳路[illegible]石[illegible]
馬名賊號王朴手首[illegible]杜間連破官軍[illegible]
張公輔安立名字敵張居武安公檄王討之王先以書[illegible]
射賊中曰明日破賊立寘爲表先降旗下者除其罪賊卒[illegible]之心
動時王所部不滿千人賊[illegible]萬衆騎數千夜半進師[illegible]明[illegible]
將戰陣動奔降旗下者果與數乘勢擣之賊據高[illegible]
旗鼓輕兵躡其後賊遂大潰斬王朴手以報[illegible]其黨千人遷武[illegible]
郎閤門宣贊舍人時金人乘富平之勝[illegible]陜右蜀甚危武安公

與王招散亡數千人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illegible]練兵積粟[illegible]
紹興元年我孤軍棲于原上朝廷音問隔絕兵單食[illegible]將士多往
往屠賊人與固志有謀劫王兄弟北去者[illegible]府陣[illegible]夜入告武
安公與王[illegible]諸將以忠義歃血而誓[illegible]將感[illegible]益力遂
敗敵將沒立于原下沒立遣二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又約
和尚原沒立自[illegible]開期將夾攻必破我王擊退二將生獲
首領蕭[illegible]烏魯折合再合兵直抵原下王合擊之
斬[illegible]二將皆遁沒立亦敗竟不得相合
時武安公以弱卒扼險[illegible]政尚[illegible]卒伍[illegible]散往往有全隊誅之
首王[illegible]之知家人[illegible]以[illegible]成武安公之志故士卒不敢
犯武安公之法而[illegible]王之恩我無不[illegible]國夫人[illegible]變不
許以破烏魯等功超遷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illegible]兵
[illegible]統制和尚原軍馬虜將[illegible]連敗也兀朮合諸道兵十餘
萬期必取原而後入蜀自寶雞而南列柵三十里武安公命兵待
之王率師扼戰數日率以勁弓強弩[illegible]衝以奇兵邀其後間絕
其糧道[illegible]不得休伺夜[illegible]將[illegible]然火營中復選精兵更射其火[illegible]
虜不得[illegible]以白保復[illegible]其賊射之虜旁復以敗遂以死決兀
朮[illegible]戰王所[illegible]將士[illegible]爲三十餘陣以拒我迭以次出戰
王獨當其[illegible]至神[illegible]大亂
王手殺數十百人[illegible]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
六十人兀朮身中流矢二[illegible]再以奇功除康州團練使
階[illegible]州移治[illegible]山原二年虜[illegible]之目
爲收之于百[illegible]力戰解圍五戰皆捷遷官二等權知鳳翔府兼
安撫事三年虜以欲以奇取蜀乃[illegible]金洋[illegible]漢中王府駐
兵和尚原[illegible]將其後也乃陽以兵[illegible]入鳳州犯
[illegible]安[illegible]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擊保安程
虜復[illegible]以正兵合以奇兵[illegible]腹心
皆敗而走遷[illegible]州防禦使[illegible]時買
馬路久未通王[illegible]開之[illegible]以茶綵[illegible]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領四
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illegible]武安公與王[illegible]敗不得志必大

舉以與我力爭乃預築壘仙人關旁曰殺金平四年春二月兀朮
撒離合等果極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關自取蜀列柵三
十里弥亘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公以殺金平之地太廣
上遠前陣散漫須第二陣作隘半其限萬一必死戰則可取勝
至是王馳騎會原上金人已與我對壘武安公如王策築合第二
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乃令諸將曰金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
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栗
遂與虜戰分為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撒離合將兵軍也
虜極其狡鋭東西相望逼於壘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戰
雖急是旌追逐虜殺傷殆半而氣猶銳我軍苦戰久遂欲第二隘
以致虜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王奮曰方交而退是
不戰而却也且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
幟益曉軍陣精采一變鼓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厲有死志虜攻
持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鐵勾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王
督士死戰且射其兩廂隨上幾百餘戰而虜攻壘兵死盡遂
走入暨陽以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虜自是不復
窺蜀矣第功迁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
州統制關外軍馬仍節制階文五年春圍秦州下之六年創軍名
行營右護軍為行營左護軍統制軍馬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
九年春改行營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金人已發劉豫
歸我河南地秦檜挺長和議之說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武
天下安堵功難可以威遠亦可恍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
稱謝則可慕府謝不及秋七月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步軍副都總管
知秦州是年武安公薨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朝廷忌茹書當
密院事樓炤出使陝西會諸將議移諸軍分屯陝右王不可曰虜
反覆難信懼有它變令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若自南山搗蜀
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扼要害遲虜
見力疲漸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紡階州等山寨以
備之十年兀朮殺撻辣金人再寇河南復以王為行營右護軍都
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其夏撒離合果自鳳翔入石壁寨

以要我陝右軍陝右皆陷而王獨全師駐蜀口邊虜川陝宣撫使
胡公世將會諸將計事皆曰虜掩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
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後至奮曰誰為此者可斬也虜人
所以輕犯我者謂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退墮其計中矣
璘請以身任責胡壯之遂與公戮力責其弃此輕舉率師卿日出
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於石壁李永琪節次等彼鵝眼張
太師於扶風合摧扶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所合僅以身
免駐大軍次有法步騎相角氣象雄壯撒離合自上西
平原覘曰善戰者莫於不敗之地此安可角於是撒離合捨蜀口
而北向矣秋九月制授鎮西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
十一年朝廷出師虜自宣撫司旨東機進討乃以攻取之
王遂以出秦州往宣撫使胡公明聞方略安出王曰璘
當以三陣破虜人皆所謂孟王攻虜之策已素定而諸軍莫
有知者攻秦州剡家武道以衆降時金人統軍胡盞習不祝合軍
五萬營于劉家圈胡盞善戰習不祝善謀二人皆虜之老於兵者且
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必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
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虜嘲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步渭令曰
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驚駭者空營
戰我軍已成列於劉家圈以馬拒敵鏑曰吾事敗矣王備策習不
祝有謀必謂我輕戰欲速不肯徑出胡盞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
輕兵嘗之胡盞果出兵與我軍角擊數十更休迭戰遂及我三陣
戰急大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
師可勝王叱曰如此是我走而虜乘我矣自法王輕袤
駐馬陣前督士殊死戰三陣而虜力果憊卒如王言時陝右久隔
王化王一戰而聲振關中三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往往擒
虜以兵縛致之王亦經略且將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陝右州郡
亦以次納而講和之 詔下遂班師胡聞主之捷喜曰真能
戰者矣十二年 上眷褒詔召王赴在所拜檢校少師改充階成
岷鳳經略使還鎮十四年始析利州路為東西改利州西路安撫
使以階成岷鳳興文龍七州隸焉十七年移節奉國軍改行營右

以常兵御前諸軍都統制依舊安撫使知興州時和議方堅王獨
撥備日為敵至之虞當是時西路兵為天下最二十一年 太上
皇帝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二十六年拜開府儀
同三司陞領 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兼知興州二十九年冊拜少
保王策虜將叛盟益嚴三十一年虜果敗盟就拜四川宣撫使
秋九月虜主亮渡淮臣而合喜犯西元帥以兵犯散關虜騎犯黃
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適拜宣撫使即肩輿就道止以牙
校自隨駐青野原既而虜騎退王曰虜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
內郡兵分道而出兩授諸將方畧所至皆捷克秦州降偽守蕭濟
及其屬來王即呼前置食宿 上嘉竟蕭無憂死皆成立列城未
下者聞之爭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鞏州隴州蘭州守安遠大將
軍岳敏烏也及州戍將明威將軍元點宗臣等八人加拜陝西河
東路招討使王之子挺與虜遇戰治平寨破其衆萬餘人虜千户
二十七人十一月虜主亮被弒十二月 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三十二
年王復取德順及和尚原賜 敕書獎諭 冊拜少傅王遣都統
制姚仲與獨將東西兩路之軍攻德順金人左都監自熙河以兵
由張義堡趙乂城會平涼之師來援挺率兵戰于瓦亭大破之虜
畏我軍號曰天兵別將復原州環川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
知士有觀志且虜將盡發西兵內外合以拒我即單騎自秦州甘
疾疾馳視師身率數十騎馳遶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
識顏面以快先覩一闘相公之來士氣自倍登城者嗟不忍發一
矢城中虜已不戰而氣索矣於是按行營壘別栅要害且治夾河
戰地以預敵我師於便而致敵於不便雖萬軍負阪如神莫不屈
別有地據戰先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敢士躍出馳突我軍遂
空壁與我合我軍將先治戰地騎士無不一當十凡同旋曲折相
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數王初若無所施顧遽若戰久忽傳呼其
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鬪時降帥有覘者曰吾從虜百戰未嘗
見如此吳公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兵虜堅壁不戰既又天大風
雨雪虜卒休止而力實已窮是夕虜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王
入城父老迎拜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部尚書虞公允文

宣諭川陝到 詔勞王且議軍事夏五月遣兵攻破熙州獲偽守
統管劉蘊初副統石列繼破華州王之復三路也惟鞏最堅守之
遣姚仲諸將攻之斬萬户一獲兩千户六月 皇帝受內禪賜親
札曰昔在藩邸每共定省側聞 太上皇帝聖訓謂今日元勳惟
卿同國休戚無如卿者且曰偏師之出曾不淹時三路土疆悉歸
版籍 朕聞此事欣贊策用蓋於一日王捧詔感泣曰臣無橫草
功已蒙 太上皇帝不凡之遇今 皇帝所以待臣者益寵臣何
敢愛死復德順中使賜 御府縑銀合弓矢秋八月降兼陝西河東路
宣撫招討使王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
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無所控扼之
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擬為塹壘開鈕道益為不可犯之計以待
虜自指視諸將以虜屯日以營已而虜果大至合元帥悉烈等兵
十餘萬正營王所詰之地有萬先引數千騎輕出視東山去巢穴
稍遠聲之很俄趣營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
入壁自是益堅守不動得揭謀總萬户復領精兵自鳳翔來援初
我一軍留北嶺下俯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
城將士不知所向既有口語既是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
所得則數萬騎雖屯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臥鼓士無敢喧諸
將請戰不應迨日昃虜意稍怠令諸軍勿鳴鼓若將趨其營虜大
駭復以步卒遣諸將追擊敗之當時非王拔城下之營則虜幾得
志時虜既堅壁不輕出挺請以輕兵挑虜戰而以奇兵搗其虛王
采其言令列陣城下挑虜虜附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
以守時兩雪天大寒地凍不可入則焚土而掘之連夜堡成用築
畢而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參半而不可得諸將益歎王之多
筭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走險雖合吳西親提河南陝
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禁獲京觀者猶望而
又東山據其衝北嶺扼其後三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
虜遂乏食失東山堡將獨西有終夕悵恨一王策虜必遁眾無能為
矣冬十月遍王屯諸軍將益出兵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虞公
沆字以王之勳勞績狀聞 上賜親札曰覽虞允文奏知卿智勇

兼濟力抗醜虜衛正出兵以安國家定蜀於千陛拜曰臣何足以當此
虜既按兵度不可與戰爭則諸軍水陸開道山以示我出奇實
亦自保歸計王乃部署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兵口之策以保順
兵整陣內外相合以戍諸將各屯中亦部署爲東向天水上大十一
月上遣帶御器械梁珂賜御札并玉帶十二月門[illegible]舍
人鄭并勞安撫并位 上聞陝隆興元年拜少師府旨以倍視樞
密使利州防禦使李邦傑來勞就以告明堂不詔以鄭安是
時議者慮其形勢以所兵久在外雖得三路恐失川口以嚴據邊
絕共以壯亟足之執政執政力言於 上乞下詔旋師封詔
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擇利而退然上表
奏衆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非戰不無抗傷聞者惜之未幾
上復詔出兵與張浚相援淮上之師相犄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
順回師道遠不知將籌朝廷以爲失機今以此知退師本非
上意也勿得疑 首幕府清漢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樂沂
繫任事臣不可退王慨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上下所出糧
食所聚兵五萬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虜角今新附之郡幾十
餘萬仰給三路其上不取外府而西民樂輸此誠恢復之基也議
者百餘萬緡蜀口大虛臣晞百戰從軍豈不知虜情且蜀打必須施
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內外至危急虜以璘兄弟把壯後終不敢
輕向蜀況今逆亮死虜內訌未久合喜盡西兵視德順城下猶不
能抗我豈敢他謀但 主上即位之初璘從重兵在邊須以便以
爲主兵爲將以戰詔卿密府語塞隆興二年冬十月虜攻兆天
水侵岷州王病未愈渡遂成州分麾下兵之虜小郊列營岸成谷
王力疾視師兵至祁山虜聞之退師三十里據黃家街梁讙高晶
以守王曰虜不涉吾地而乃堅壁自固且據家街要以大先之
近虜將遁未幾果使來告曰我國中已與大朝講和矣雖彼
一不敢即抗王以和議乾道元年 上以親札報王即以旋行未上請
奏疏乞解宣撫使便詔不允乞致仕復不許四月到闕 上遣中
使勞問賜齎加等即 召對便殿 上所以嘉獎慰諭之者
有加朝 德壽宮 太上見王慨念舊[illegible]嘗諭王曰 朕與卿老矣

臣此自今可數入 見上頓首謝 兩宮存勞之使札賜衛府民
饌則無虛日初隆興元年許立家廟祭五室及是始領祭器有
旨許皇子夜謁示異禮也觀者歎息以爲前此未有 乃 冊
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三上章懇辭遣中使 宣諭不允後數日
制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諸子侍王入見皆蒙賜恩禮朝
奕會絕一時六月 詔還鎮 兩宮燕餞禮如家人王入辭 德
壽宮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違離 闕庭且萬里恐不復再
瞻天日因泣下 太上亦爲垂涕親解所佩刀賜王曰異時
見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 兩宮別賜珍器王常其寵秋八
月至漢中時巡宣諭[illegible]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先是
曼利以招軍儲吏多取於民而害出以規嬴民甚病之濮城諸
鎮各有占版分本民田度料民田以多寡賦竹木即移吏次爲害
又先自水文發水不下既利錢而賦仍在王以次除革羅則便民
行陝將謀牛復安營安寡閑田數千頃民甚利之興廢吏核鍵
寇以防其殉民外臺以治狀聞 上降詔獎諭年改鎮武興三
年得復移漢中因病[illegible]先旬日戒大臣須以五月
十七日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六軍民號哭失聲至於罷市請老之
奏 聞以大師致仕遺表上 上輟視朝二日賜銀
絹各千匹兩萬 太上賜銀千兩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
曰吾今年當[illegible]曰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不祥語王曰死生之
數數存乎中人安得知君勿勞爲之止吾書其事且曰頃 陛下
以秦四州毋輒出兵又先數日封賞事付其家勿母啓之薨之數
日啓封則諸所[illegible]語不及它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於其親
者矣王雖武人善忍測殺[illegible]大節果斷細不嚴於刑而人自畏
古之誠史傳號大義者何文書經事之 聞亦時自寬定其愛 君憂
國之誠得之天資造次不能忘也其在 殿下諸子有授美官
者王曰 上以我故加汝等以官我日念無功可報上汝若不
使勤以自效吾雖死地下亦不汝名故其在官皆競畏自力其治
軍以其治家而恩威兼之得將北法泣而斬之字撫其孤不敢
以私徇法上卒有過必再三語之不戒而後罰罰畢則釋然無芥

推心待僚佐以寬不忍言人過往往爲覆護之而亦潛分俊乂士
之耻亦雖千伍其意久而敬之便辟側媚中心薄其爲人知人之
明尤爲當世所重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嘗謂劉錡之吳王曰信叔
有雅量而無英氣今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鋒藉憂之剛
中未領其語既而錡果以憂憤卒剛中始歎服選諸將多以功或
告以爲才者王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
者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以故其用王彥姚仲李師顏向
起皆以功顯爲時名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不問舍俸入不營
一錢鎮武興二十年民安之如一日暨至漢中凡前政與民爲易
爭利者悉除去繡甫久無慮百萬嘗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
下篇陣圖大略以四爲勝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
勝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力俾各盡其所長眼收而
並用之制其騎則有分陣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
法制其甲曰勁兵強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強勝弱其說其
備且法循環用之可至於無窮陣有圖無盡王每出師抑屢變將
風采凛然不敢仰視士寧死敵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
持勝方金人之歸河南議移屯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益脩階
州等山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兵備德順班師首學
皂郊等堡多據地網祁山之戰賴爲要王氏封吳國夫人先八年
卒男十二人曰援曰挺曰擴曰總曰挺曰拭曰拯曰拔曰拗曰揚
曰撲曰搏孫男九人曰昕曉曠晦其五尚幼子孫凡二十餘人持
慶典兵出入 某閤克紹前修是以似之近者言盛者難傳也臣
既書其事輒申之言曰蜀之爲國嶮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爭也
漢高祖起南鄭率兵而東收三秦如破竹不數年間遂成帝業而
以蜀漢之地爲關輔心腹不以封建以其險阻而翔有以窺天下
之變閣中州之有事阿何得之上乎裴耀卷甲起而東之是以得
志茲 大上皇帝選將鄙在之風心而 皇上宅中圖大之本指
也故王之在蜀 上嘗恃之曰異時歸青中原敵功與將以重嘗
與世又 詔之曰宜即挺欲乘出漢中而秦雍之遺民㬢唐侵
之都會又 詔之曰關陝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紀

人惟御駕馭激使之耳嗚呼 聖天子以保蜀之事屬於王其注
意如[illegible]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後定秦定隴洮蘭臣肇十有六州
來[illegible]後命下吏勇夫形勝勢恐披靡顛弱我威靈鄉風慕義
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 皇上赫乾休正坤儀拍威陽而
會龍首作上都而觀萬國則王之餘勇遺烈澶漠生氣尚可想而
知也然則保蜀之功其可既乎吾 天子其知之矣謹爲之銘曰
井絡坤隅 時惟蜀都 蠶叢魚鳧 開國有初 岷峨爲望
𡼗峰爲障 峻勝巨防 天下孰尚 重險積貨 是徠梟貌
有偉將臣 于時保之 將臣伊誰 惟武順王 喋血轉戰
莫我敢當 因山據原 和尚是名 晝斷其柵 夜披其營
束馬縣車 攀天路空 原不可得 蜀不可攻 虜以償來
合兵作威 折衝發覆 倏其紛披 虜以奇來 指陵趣谷
擇利鼓險 搗其心腹 其來以正 椎鋒直進 東陰設險
以死中令 來以多方 有東西軍 左顧右盼 容其蝟呻
烈烈惟王 洪披毋前 如飛如翰 如衝如援 奮其虎貔
屬其熊羆 虜曰罷矣 蜀不可窺 蜀不可窺 厥惟安哉
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婁婁大酋 去不復留 三陣定涼
一言必酬 亟規成秦 于山于川 經歸三路 我陵我泉
有所失乎 將順指令 挈之率輿 魚還國經 皇帝曰嗟
維嶽盛蜀土 六十二州 以固吾圉 同德之碑 保蜀爲正
民壯以安 功其以定 倬彼雲章 尚福是氏 中錫恩興
已大而載 翼子肥家 孝能揚名 千載而下 於昭厥聲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文忠公富　弼

東平呂公相我　太宗　真宗垂二十年咸平六年夏以疾罷歸第大中祥符四年四月丁九日遂不起年六十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奉先里後五十七年其子居簡始議琢碑于墓次請文于里人富某某義不得辭輒閲舊其世次德業之實以告諸神曰呂氏其先出於炎帝姜姓虞夏之際始封于呂其後遂以所封為氏周初太公望以功國于齊穆王時有呂侯為周司寇王命作呂刑以詰至漢其裔孫有居東平者即呂侯之後也本大支茂歷世有人以文武勳德顯名於當時者偉然相望唐末從籍太原咸初果居洛今為河南洛陽人也公諱蒙正字聖功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春首被進士第初命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四年代還會　帝征太原劉氏朝于行在遷著作郎直史館旋加右拾遺服緋五年轉左補闕知制誥服金紫八年遷都官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是冬擢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俄遷給事中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兼戸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未幾代趙普為上相淳化二年罷為吏部尚書[illegible]四年復為上相至道元年以授左僕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真宗紹位就加左僕射咸平三年詔還闕四年復為上相益以昭文館大學士五年冊拜司空兼門下侍郎明年感疾凡七上章求解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山進封徐國祠后土又進封許國及薨　天子震悼哭甚哀不能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賻賜特厚贈中書令謚文穆公以諸子位于朝累贈太師兼尚書令秦國公始公少時若妣以口舌偶相失意以異處然情守節義交誓某不復嫁娶老後遂迎歸居洛中并留公侍之公每處歎貧窮絶近于龍門山寺事新以力奉養歡而且痛自刻責以為世事夜燈相接夫婦少解音泣淚滿所誦書而見悦日若無以為生者如是數年學益富文益奇聲動天下士友益附　太祖開寶末公侍母氏赴舉東都時　太宗以晉王尹開封聞公名召見後宗其所著文大稱之期以公輔之器是秋府薦甲於鄉書明年即上第自此七年參預國政總十二年凡七遷遂作宰相領萬務必本於仁義教化而不專尚條約鈞衡畢處適其宜中外靜明翕然稱治精於選任儉廉者不得進久之知蔡州金部員外郎張紳以贓敗政黜之　帝曰紳亦洛人家甚富昔呂某方就學苦貧恨紳不能如意資其用今故權誣下詔以賄免耳是豈好貨者也　帝終信之還紳官而以它事罷公相公退就常參位怡然一不自明踰年　帝得紳贓狀始悟遽黜紳為絳州副使翊日復以相命公慰勞優篤遂及紳事而公亦不謝　帝既愛其能守法度而復重其沈毅不撓俄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聞公遂以名上　帝不許他日又問公以前所選對　帝亦不許他日又問益堅公終不肯易其人　帝盛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呂蒙正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公徐對曰臣非執蓋　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公捧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　帝退謂親信曰是公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公所選復命大稱旨　帝於是益知能任人而如有不可奪之志上元觀燈一夕　帝宴近臣于端拱樓樂車馬之盛左右顧曰五代都邑凋喪閭巷無幾人今其全盛如此可喜可喜公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皆走集故盛臣常見都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　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帝頓顙不語王禹偁名寒時亦在列聞其對為之汗下而公侃然復位無懼色　帝以西北二虜弗服念之常議討伐公切諫兵者傷人蓋財不可屢動漢武郡國萬里外可謂快其志矣然天下巳困終海之唐文皇親征遼碣手運土木卒無功而還亦悔是二主者皆百代無比而用兵皆不免於悔為後世非笑　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也性早悟之自宜以道德恩信懷于中而處乎外則遠狄自賓與夫命死官舉凶器校其所不足與較於無用之地而又侔勝於萬一者豈不遠哉　帝傾聽嘉納自是伐議遂寢但用應兵而巳本朝故事宰相子起家為水部員外郎公長子從簡當得之公以延陛太寵非所以慎官賞勸寒進也懇辭

不拜祇受將作監丞因以爲著例于今不易在河南會山陵役作
公念輔政既久恩寵特殊義然思繼竭費與於境上伏地哭送絕
曼哭曼號幾絕行路皆哭皇帝不忍去不得已乃出私錢三百萬
助復上之費而還其在疾告也降使者不絕于道公以盡瘁積
疾猝未有瘳累表乞骸骨優詔不允已而始頓歸洛將行聽有興
至殿門俾二子掖而登坐而訪問日昊方罷二子感而推以恩公
睨築園宅于洛至則以琴觴雅宴自肆于其間間與棋釣野叟騎
席而語不以軒冕累其歡驩如也公渾厚樸博忠亮寬裕無煩語
不妄頷與人無親疎無高下陛級而一歸於至正其爲諫諍爲侍從
爲執政凡嘉猷偉畫皆不作已出而密歸之于 上惟 上自行
之故人無知者其有不能秘負論議別白而後方從者遂傳爲則
天下稱道竊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自始仕至再罷相惟在昇與
河南爲外委餘並處內不出未嘗一日遠于朝廷至於河南之行
尚非 太皇推意羞強出之將以遺嗣君以結公心故 章聖初
亟復在位三入相皆首之所以專其任也丁內外艱皆奪情而起

不容敕制不欲使他人代也賜第東都以安其居俾無外徙之請
也移疾歸鄉黨積十年卒不許還政第詔令休息頤養而密常使
人候其安否 章聖謁陵寢祀汾陰再駕西都皆幸其第又親視
其疾思復用也非公謀謨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得見其跡而功
自被于四海致時昇平則曠能感夫兩朝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
乎公業名冠天下士而位登元宰官至三公階勳爵邑咸第一勳
畏翼翼乃心王家周旋始終豪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退 天子
慊然猶欲起其發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聖世令德鉅人者矣
曾王父諱龍皇王莫州莫縣簿贈太保曾王母太原王氏封許國
太夫人王父諱夢奇皇戶部侍郎贈太保王母潁川郡君陳氏封
鄧國太夫人父諱龜圖皇起居郎贈尚書令母彭城劉氏封徐國
太夫人公掌語時會令君朝京師公跪而泣于令君徐國且告曰
大人母氏皆老矣不肖子不忍見家暌作不偶敢復故好敢以死
請語訖又伏于前泣下不止令君徐國不得已憐而從之然終異
堂而處公晨暮交走咸盡色養人於是始知公之純孝大行于其

家也初娶宋氏封旌平縣君再娶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殁于公之
先男十人從簡駕部員外郎知簡大理寺丞惟簡庫部郎中承簡
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夭易簡奉禮郎務簡光祿少卿
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師簡司農少卿公退居于里
常召諸子立庭下誨之曰吾觀舊史見唐中葉後至周末亂離相
繼不絕婦相往往不得其死而無歸全之所吾幸生盛時頗茂尊
顯今又奉身至此知夫免矣矧若曹皆得爲王官其無爲世胄子
弟之爲者以自蹈不淑且重汙吾而將以累吾家由是諸子夙夜
相勖不忘詔教持身謹飭咸稱善人惟龍圖公最爲肖公凡識
議行動有規度力以詞業自登名於庭從之城入踐臺閣出更藩
服識者嘉歎於與公異曰必能蹈公之武于鄉劇之上而増大
乎門構矣今自海州移典鄆州餘九人者先後公皆卒孫二十五
人曾孫三十一人並傳公之所誨于其父祖罔敢不率人於是又
知公之義訓大施于其後孫皆有官而曾孫亦有未仕者女六人
長嫁光祿寺丞直集賢院孫暨次嫁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趙安仁

次嫁太常博士周軾次嫁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丁度次早亡次
嫁永州推官揚異文集二十卷行於時銘曰
天之生賢 而不世出 出不逢時 亡位而沒 生而無成
不若勿生 主辰而成 惟公莫京 初隱石學 四方聞聲
舉以魁衆 四方益驚 歲始踰七 遂爲相目 相我
二宗 太宗章聖 三相必首 不令後人 善不有己
道守寡陳 事尚端爵 衆皆讓避 公勇而前 悉心以論
帝怒撕裂 公顏益温 居若柔弱 語焉不聞 及以議諍
骨鯁以伸 公久不渝 一心飭飭 帝知忠竭 始貳終孚
帝嗟乎公 我有不如 百職且舉 萬方以胥 成我太平
匪公曷圖 公懇辭位 天子是依 讒免疾去 天下以思
進則以道 勸勞疵之 退必以禮 燕樂適之 曰子芸芸
曰孫群群 研有肖子 又絕其倫 天其意者 斯爲報與
文石于茔 無窮之所告徵

宋文惠公堯佐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与其弟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郝伯之銘以來告曰惟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　太宗　真宗而相　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余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腆顯以時其昌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諫之不聽棄官家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以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大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三勾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弟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　天子以為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從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六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遷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九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自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驅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篠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為民患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職官台錢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之界公以謂昔自前世為險固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也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帚下輒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昇帚畚督役為木龍以巨木駢齒為木上下殺其暴怒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德之後守居者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暴察以防姦蠹於數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灯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耶因釋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約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喧言詁政苛暴是時　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略馭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將去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居朝廷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閒居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　真宗實錄又修　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必先試其文辭　天子以公文重于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告自不安進取為太常丞十一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是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在中書輿論欲福故人子弟以公

父子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父兄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　今天子即位賈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賁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賁之所極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　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變數見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名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德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備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男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世高節　在污全潔　閟德晉光　有俟而發　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　英英伯季　踵武皆來　相車崇崇　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　四世六公　惟世有封　秦楚及齊　尚書中書
儀司太師　祖考在前　孫曾盈後　公居于中　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　以享其終　惟能其約　以有其豐　休譽顯聞
播美家邦　有遠其貽　有大其繼　刻詩垂聲　以質來裔

張忠定公詠神道碑

忠獻公韓　琦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赫震異當世誠一世偉人也琦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　太宗真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多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烈祖之遺光也琦常總領史局觀所載公之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皎然著于人聽者猶未究悉今得與巨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願也公諱詠字復之世本鄴人後徙居于濮之臨黃及公葬其先於鄄城故爲鄄之鄄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illegible]末與五代之亂皆潛晦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德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大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然其爲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府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既辭寇公上書請以覃爲先一府欽嘆遂如公言士多論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年屬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權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秘書丞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徵遷知開封府賜五品服時公與文靖呂公故樞密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荊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御署使稱其能召歸美之　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拜虞部郎中賜三品服未旬日擢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委邊若殺一小校遂推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侵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其大校者　上始悟公言而加獎勞四年冬東南兩川旱民飢吏失撫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宣徽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知成都府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　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

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存兵尚二萬餘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
知鹽價素高而有餘積乃下其估使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
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呼曰前所給米皆汁雜糠土不可
食今一一精好此公真善除亂事者也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
時雖收復諸郡餘盜僭充斥繼恩恃功驕恣日以娛樂為事軍不
戢往往剽奪民財物於是悉以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庭面數其過
將遂斬之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師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為之
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惟公所命兵不分願先
戮公待之繼恩即日分兵隣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城
中兵少既而諸軍請食馬芻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
錢給錢何也公聞之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
招安使擁兵城中不出討賊民所輸今城內皆芻也何由得之
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
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為請汝至方逾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
事不能了 朕無憂矣公以順賊黨始以良民一旦為賊脅從復其
間有疲弱偶掛盜籍者亦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
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
法公詢之悉前所許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
順脅民為賊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口強不能改亟
以狀聞詔遣忠賓與繼恩同共事 上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欽
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凶勢爲屈未幾二人皆召歸蜀以劍門總
管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
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郎中繼丁父母新昌縣太夫人憂
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
遂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轉運官屬會大慈寺報至飲宴如故
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趙益適會客衆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
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方銳不可乘今
人得所掠氣驕故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
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志力正至方井果遇
賊一戰斬盱餘黨盡平衆皆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真宗即
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就拜給事中充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
天節大宴會被酒不如禮公彈糾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
舒同知貢舉俄以工部侍郎知杭州軍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
繫者數百人公并寬其罰官屬抗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飢殍
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
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歲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
冬改知永興軍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
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緝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
亂冕遁棄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守延
安 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事遷刑部侍郎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失父母
而知復來覩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易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
忻愜蜀始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嘉獎改吏部侍
郎賜命謝表錄特徧大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
便之景德三年召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鼓院中歲瘍生於頭
不能巾幘求知潁州 上以公名存有人望兩守益部政無及者
不當處於小郡以真定府青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
上曰昇州可乎公即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
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姦人所為搆捕得之乃命先折其
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不舊往歲日而墜
空中聞水聲 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
患今公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秩滿昇民請留還工部尚書再任
以江東旱兼昇宣等十州安撫使祀汾陰遷禮部尚書以瘍疾甚
上章求分司東西京 上聞之即令代還不能朝懷請便郡遂知
陳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 上嗟言公有將相器以疾
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以官 仁宗朝追謚忠定公天性
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自力學從仕則有澤及天下
之心而以富貴爲薄遇人傳霖真誌之士與公善公嘗與夜會劇
談時出所多病瘧贊一夕頭角寧公第與傳詩有某由莫相笑心
不爲變肥之句此見公之確也嘗 詔三峯陳摶一見公尋遇之頗

謂衆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爲公卿不達爲帝王師其
爲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平生勇
於爲義周人之難苟情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
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察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
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之不若也公退閑靜室焚
香燕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入
意外凡斷罪以辭者人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將死
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它日欲分財即以十之
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以其遺書詣府請如
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
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
去服公明斷前後右蜀受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
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
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
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使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
雖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公之賜也蜀之風尚侈好游
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
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輒以累罷去嘗自號其真自
號乖崖子復自爲贊曰乖則違衆崖則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
德及公之亡也蜀人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天慶觀建大
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解昔召公之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
於棠下戒勿翦勿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哉道德爲碑輒
墮淚後歷千餘歲能繼其風而使如存公一人而已公有詩誌蕃
臧否人物公凡所薦辟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
之何假吾舉益不貴士者幾二十年公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
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致如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顯矣
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健有氣
骨稱其爲人嘗爲詩贈梁公周翰覽而嘆曰二百年不知此作矣
有文集十卷以天禧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葬于陳州之宛丘縣村
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于氏封太原夫人天禧六年終于陳之私

第一役偕衛尉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御林王六禹
偁〻四人約奉禮郎綜虞部郎中綽衛尉寺丞紳建川石於　令
曾孫二人堯夫大理寺丞堯民邢州留守判縣令銘曰

太行峙嶽　共河爲文　河山之間　實生大賢　賢不徒出
惟聖偶然　發爲事業　文武之全　鄧治巴蜀　荐後南夏
身兼以寧　節荒而化　夫惟蓋肅　尚足王伯　如公之才
不盡天下　而俾雍澤　止需一方　錫民父母　爲國屏梁
有煒公績　日星之光　何假斯文　始傳其芳

曾諫議大夫致堯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
之舉李氏亡士大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
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　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
郎直史館使行視六河曹運稍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
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　太
宗曰是戒台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清河使楊允恭以言事
先宰無不聽事有下公部者不行允共以訴　太宗遣使者問公
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絀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皆不寬貸
嚴然其嚴肅且嚴從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豪爲姦
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方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
公於壽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
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
繼遷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復遁入磧中爲寇　太宗遣
使者持詔招之重貝誥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因之自陝以西數苦
兵矣　真宗初即位益欲柔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
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終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
欲與之公益爭爲不可言雖不從　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
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爲兩京轉運使王均伏誅秦使安撫西
川以西翰苑于家其副使雖鹽設公上言淫言坐斥破亡之以
言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忍爲也乃上書自劾所以聞其後

擁兵入見，禁中遂寢其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
兵既久不解，大相張齊賢經略陝以西，奏公判官以從。公曰：西
兵十萬，[illegible]王超[illegible]既不可專任，而兵多難盡，非易可指麾。若
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略使自
發兵而罷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責召賜公絲，公辭曰：吾嘗言丞
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坐罪，[illegible]使公已，既而王超兵
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行其言。[illegible]州公既遠年，復為戶部員外郎
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
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
誤入承受使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
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曾
妣無以備，彭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某，其官某，曾祖妣某氏某
縣君，祖諱某，其官，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
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贈右諫議大夫，初葬
南豐之某園，大環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鄉之源頭。慶曆六年
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
於鄫，鄫為姒姓之國，[illegible]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滅鄫，而子孫散亡，
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
不顯，及為曾氏，而蔵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後千有
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反覆，而世德之傳者久，則其發也宜
非一二世而止，翊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
宜無銘者矣。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
合而出，後以卒于外，然在近所言如在朝廷，而佐者至其難
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余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
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蓍龜，告而不[illegible]
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取人之難
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蓋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illegible]勤威公中信神道碑

荆公王安石

曹氏有家於晉州之白馬者，莫知其所以從至曹公，而曹以公聞
於始，十日[illegible]出於[illegible]，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信，字中孚，
自其祖[illegible]，[illegible]徙其鄉人
受學，[illegible]於鄉。曹太平興國初，取兵民習[illegible]公出為[illegible]，有司以
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吾所不為
也，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illegible]數取[illegible]以獻
于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illegible]直副指揮使。真宗
[illegible]可比皆[illegible]而公[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以衛[illegible]契丹而所斬[illegible]是時[illegible]遷
大武軍都指揮使、[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數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召
問出[illegible]使[illegible]天子一章[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士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以[illegible]學人之論學者言行之要[illegible]不足以盡[illegible]然
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嘆息者久之。由封州數
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illegible]州兼[illegible]都部
署，由[illegible]州召還，領[illegible]步軍。[illegible]當此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為憂，
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illegible]
步軍副都指揮使[illegible]知滑州兼[illegible]都部署，可以[illegible]動[illegible]
[illegible]且陷，公坐其上曰：吾[illegible]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
[illegible]召還[illegible]如初，已而[illegible]寒[illegible]節度[illegible]是歲天禧五年也。公
年六十七，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為之罷朝三日，贈太
[illegible]，賜錢三百萬[illegible]使[illegible]州觀察[illegible]禮部郎中[illegible]
[illegible]石中立[illegible]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皆不[illegible]者[illegible]
左[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夫人[illegible]氏[illegible]城縣君，後夫人張氏[illegible]河郡夫人。
子男十三人[illegible]是文[illegible]左侍[illegible]文[illegible]德文[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錄[illegible]文[illegible]右侍[illegible]文[illegible]文雅皆早卒。公[illegible]
[illegible]人以[illegible]母夫人[illegible]病，公不釋帶以侍[illegible]數月[illegible]

嘗不足顧以爲養力學方繼承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爲公子
以承高唐公封之慨然曰吾自行伍家 主上拔擢至此予欲棄
躬以報久矣顧未有所黍何敢之楚歲并公子毋所蔭曰以明吾
心於弟非有愛也辛城重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
公爲選士嫁裝嫁之若己子公將兵治民實簡有法故人人便安
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
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冀國公又二年始請謚
於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副留守提點開
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求謁某聞諸於太
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言而得公之爲人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顯 直宗 俊惠在工 祖協于武 有來馬公
馮公頎頎 奮跡登庸 有執斯邦 外勤威伏 自公在野
手不去經 率其所學 以臨戎兵 公之所無 貔貅豹虎
指揮進退 安若兒女 武失以毓 文罷於柔 維時馮公
兩取其優 孰施其文 有壤千里 孰致其武 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 爾往視河 河決已塞 脣人來歌
帝聞而嘉 勞以手敕 公拜稽首 匪臣之力 帝曰來汝
予暨爾勤 授之麾節 留掌我軍 方期告覲 有詔徂
弔贈賻葬 哀榮終始 追拜爲令 尚書中書 賜爵國公
胙以冒堠 士生顯榮 没則多已 維時馮公 至今受祉
有周方売 戊有褒詩 至寃充國 雖爲之辭 誰能詩公
偉亦無上 刻碑墓門 公無有子

康東史廷澤神道碑

翰林學士王禹偁

立功名之謂賢審得失之謂道悟死生之謂達三者有一則可以
爲聞人矣况兼之乎其誰則然吾見于康公矣公諱延澤字潤之
代北人也其先蓋夏后氏之苗裔自厚維世有北土自立君長其
別處居者即始祖也西漢時康居國王納質于大單于其後徙
于內附遂有雲中以國爲姓曾祖嗣皇任蔚州番漢都知兵馬使
累贈太子太師祖諱公政皇任代州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傅考諱

[illegible]在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贈太師謚曰武安公有此
子公之事在武安碑此不復書公即太師之次子母衛國夫人高
氏晉天福中起家補東頭供奉官歷漢周垂二十載艱難險阻
靡不備嘗以功擢供奉官副使我 太祖神德皇帝之開國也以荆
襄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耘襄帥慕容延釗出偏師南討而公
實從爲時江陵高保勗死朝議以其子繼沖權領軍府因命公齎
吊書賻贈從騎以吊無虞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待之公宣諭而
回其得機事前導師旅兵驅而南平定荆湘易于拾芥尋轉染院
使監潞荆南軍賞功也乾德中受代歸朝會 國家有平蜀之役
詔公爲北路前軍都監至固鎮王全斌請公領前軍先入以
張萬友先行嘉陵擊白水閣子二寨破之勒兵會乾溪渡下蜀人恃
險出萬仞寨以待王師以公與萬友選死士百人先登水西寨以
兵繼之縱火焚燒柵木俱盡遂取之明日全斌中軍方至乃合逼
直口走之遂下興州與變峽兵合進擊西縣三泉生擒偽興元節
度使韓保貞公皆有力焉由是乘勝討逐越大小漫天累戰皆獲
赴利州夜半拔之蜀人由桔柏江以遁乃燒浮橋劍門恃天險也
諸將方議進取會有蜀卒來降自言知山川道路且告曰自益光
江東有路曰來蘇直抵劍門南二十里蜀人設寨以扼之北捷徑
也于是全斌欲自來蘇路入諸將莫意言者公曰來蘇小路無煩
王師可使偏裨以副大行親扣劍門劍門精兵所聚也且蜀人聞
來蘇軍入必分兵以禦我以必克之勢也乃命公與史延德往焉
公曰吾爲殿後我居後右來其茨路名來蘇天啓吊伐之義也遂捨
東馬披榛棘而蜀師王昭遠趙崇韜果留小將守劍門引軍于青
強店下而是全斌與公自南夾擊之王二帥奔卷而西矣時蜀世子玄
喆統兵守綿州聞劍門不守乃棄城而去蜀王遂令伊審徵奉
表歸順全斌同請公以一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且伺必降之
意是時王師以餘兵尚有七萬公往也人情危之公既至以二十騎
自衛入見蜀王昶以禍福示以恩信蜀之君臣舞蹈感悅留三日
盡封府庫籍圖而還全斌等遂平蜀國遣蜀王歸于京師詔公
爲成都府兵馬都監[illegible]復亂且以全師撫爲首[illegible]知州

司判以應普州劉澤遂州王可寶果州宋德光投師推保署朝廷
以公為普州刺史公詣全斌請衛兵赴理所與公四十人公發成
都至簡州招散亡之士得刀手一千人取器甲以給之乃教戰陣
立部伍擁之而去至郡境有賊申離領衆五千來犯公一戰敗之
擒七百人投偽命者立斬一百人餘皆釋之乃牓示人諭以逆
順招集固結得刀手三千人敗劉澤三萬人自是賊勢稍且公雖
至普州廨宇盡為煨燼迺依山故屋權駐師徒而兵亂之餘無食
可守公披擐群盜且戰且行直至遂州葺壁儲蓄以至成城務歸
寨不具焉既至而王可寶等數郡賊兵合勢來戰公又敗之遂至
合州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未半年普遂資簡昌合六州郡奏以
聞優詔褒美且命與曹翰充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仍賜錢帛安
公等隨軍賞給自全師雄亂後東路群賊皆使自投招降置者
多矣時師雄鎮死賊衆尚有萬人立謝行本為主以羅七君等傍
佈之聞公嘗巡望風而遁遂以賊衆保于金堂非公所部也公迺
越境以討之賊衆又遁因駐師以待焉卒平狂寇先是金堂新都
洛縣等民為賊逼脅皆餉饋資給之公則出令招誘許以自新約
旬不來無少長皆殺民歸者萬餘戶咸得安堵輸稅縣官故民心
有懷賊黨自貴加以全斌等同心經略兩川悉平及奉詔班師主
將獲罪皆以殺降兵受蜀賂故也黜公為唐州教練使天下人為
公惋歎公處之自若不出怨言惟築室墾田聚書訓子而已十年
間闢草萊植桑柘居以水之上遂為富家家到于今賴之開寶末
太祖幸西洛祀南郊始起公為供奉官押監左藏庫 今上即位
就除左藏庫副使兼水北皇城大內巡檢又召公為東京舊內都
巡檢使領而公之猶子六人皆恣用家財不事生產公以禮義勖
之及生紀濫乃撾登聞鼓頌析祖業以自給詔公以理處置事未
定會靈昌河決公受詔塞之諸子復訴公違詔遂罷使職退居洛
陽不數年向之猶子已飢寒于道路 上躬耕之歲公會恩例當
起權河南尹許仲宣頗相勸激公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吾自剏
州太師而下世傳將帥今幸功名以繼祖禰年亦高者宜達理乎
使子孫去鞍韉韝鞬披肥衣自樂以終天年吾願足矣吾嘗讀李

廣傳將兵攻伐匈奴犯邊被召而起及軍吏簿責
刎以下欲望霸陵獵其可得乎古人成敗取則不遠以老疾為辭
而奏其子焉淳化三年公七十六矣一旦謂其子懷珪曰吾衰甚
若此死在朝夕尚以先太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吾無恨然
吾有平蜀微功思欲刻石以誌其能之吾聞嵩山王副使舊直蒞
微有文稱于代又嘗任長州宰時汝為始蔽從事方向僚也試為
我請焉懷珪曰從以事非從也且心所不忍公曰此人子之大情
名教之舊制也吾則不然且古之達者以生為寄以死為歸今吾
官登二千石年踰七十六吾不死而安歸乎吾欲生前自視其文
知吾無愧而功不誣也懷珪不得已命其子崇某叙事狀
來而書之夫平蜀之功公居第一難而歸之其功有五若先入
蜀境越白水關于二寨翦王師破竹之勢其功一也徑赴來蘇
蜀人青強之力使劍門勢斷其功二也以二十騎入見蜀主其功
三也以四十人定普州其功四也越所部擒羅七君其功五也至
于謙議不居功所不書者有公之自若平蜀在焉初
全師雄之亂也全斌將議殺降兵二萬七千人恐為內患公獨請釋
老幼疾病者七千人釋之然後起二萬人以十為率皆反接之若
軍為置者于江而下以兵衛之比賊衆知之可二百里矣其兵來
劫奪殺之于江如此則殺有名矣雖不見用可謂仁乎 國家議
罪果以殺降為名有先見之明不免于戾者命矣夫公形貌魁偉
智謀宏遠用而有勇而能仁兵辭材喜立法雖為王公之子恥
以恩澤封侯故能立功於當年齊得失以知命悟生死而無懼雖
古之名將世之達人何以過此與夫伏劍而悔降兵仰藥而罪地
勝者不亦賢乎公始娶安氏劉鎬其之女也先公而亡男五懷王
進士累舉早亡次懷珪前平江軍節度推官試大理司直次懷理
以侍親辭家未嘗入仕次懷璟懷瑾並補三班奉職孫二人贊華
學進士贊臣尚幼公再娶李氏封隴西郡君春王儼之第七女也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西京私第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里
禮也銘曰
神衛皇帝 駕馭英雄 始即南面 乃平西戎 孰為前

時維我公　白水寨砕　來蘇路通　劍門天險　一旦憧憧
蜀既送款　衆尚七萬　其誰先之　公膺是選　擁騎二十
揚鞭入見　諭以禍福　蜀民舞抃　事訖而還　王師席卷
全蜀雖定　群凶未收　帝命我公　歐攘懷柔　刺擧一郡
警巡七州　盗死原野　人服田疇　定功議賞　理當封侯
孰爲擠抗　喑喑吹吽　謫去汶陽　前勳弗較　三月不仕
古人相弔　矧惟我公　十年不調　不調維何　熙熙而笑
太祖起之　啓官尚微　我官增秩　暮年有輝　徼巡西洛
按察東畿　竟坐家事　終成罷歸　君子知命　達人息機
先人弊廬　可庇風雨　知止知足　可思何處　慶身曽孫
名揚先祖　謂死爲歸　預銘厥墓　不朽之功　永光墳樹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張刺史綸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宰天下以勤故能成務遠夫上古道缺雖坐飾詁言六代之風亡貴而厝君子弗觀也我　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侯莫敢不勞而有靑河張公之最焉大貽欽心則明明則舉舉以方老於王臣焉舜禹之臣乎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華夏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乘爲正御僕佐帝師肯逆天譚唐光公謹文皇以勤既登史亂華表冠裳緒隆及五代不可以禄爵芳寄昭霧于遠郊今爲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遊義映于一鄉考諱昫畢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贈高平太君都官端修有大器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謀教誨子以文公刻景緻志鍛然有就既而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向弗合退居于易時　太祖既定大業　太宗乃輯群瑞紀鴻天下使旌交路復置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擊柝張昔賢或爲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屬真宗班承制于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照州刺史蒋拜西上東上閤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権酤于大名之屬邑及王均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兩戎方豪我擢其鋒遷荊湖路巡檢使　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公按荊湖諸州獄還乃刺渠鐵方制擢右援綱目也俄以邊略與辰溪郡又平可貞戎二城西陸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撫辰沅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命使孔艱及公而谐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厭諸羌盖西蕃侯之長臨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横海軍又徙嬴州充高陽關兵馬鈴轄重此門也歲除請老不獲命復任連元部而露章至于再三　今上念功不廢特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貽禦祐紀號之二載也明年壬申春庚寅啟手足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

舉延世之興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某日葬于咸陰縣之原某日而
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僯與夫人皆亡夫
人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以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
皆早世曰紹宗今為侍禁曰紹先為殿直並幼公位二千石構堂
亞大總管階至光祿爵為郡公年五十終于鄉邦國榮之君子許不充
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當夜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邦維公有
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嵒險中軍將公追斬戮無遺類公往則
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莫不誠服束手歸公以
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況於不殺乎公再
至益簡爲寇戎之後民未息肩新官復驕目散肆暴公曰民猶火
也將不可向邇撲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
危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與居之也彼夷人中叛姓一
族擁其強黠冥而數州置兄弟以爲守 國家因其請而後乃賜
汶邊郡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累遂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夷
通且省戍卒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夷又復叛 詔青
復召公曰命謂彼可殲焉 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
惡草惟滋天地不絶其類先王馭之無猾夏斥 帝曰俞惟汝欽
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諜夫駭
其族曰大家使且至方擻兵四道勢若山林蹊鼓巢穴弗滅弗已
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穉 天子聖且仁吾為君
請夷如其教乃安置以聞詔原之復其命數賦賜如平日生齒之
還者數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言揭于驛首自茲威懷治今將
二十年蔑復為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鳥集于泮林
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謂夷如梟鴞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以
利方剏議者咸欲深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
戕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煮波之具貸入于縣官
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剏梳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弃大充于
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
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波瀾者通夜不息少從
而塞欲道為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王彼曰一

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御遏哉
彼沙者歲月而積闕以農隙嘗安于災而怯于力人命從我將而蘇
窮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汨我農畝汩我粮
運公始增長堤二百里旁鋼巨石為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
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南高郵抵
廣陵全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
秋濤為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荒原之憂公曰濤之患歲
十而九原之災歲十而一獲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為郡而
興焉詔以本使兼領之版戍役逋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
報公下令稱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
利及生民則拙無窮之名焉公嘗使于夏羣時幼稚初見公之
儀知朝廷禮遇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郊語公之言知 天子
神聖求保其好而寧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夷狄為患則往蕃
身之恩澤弗暨則往旦暢之甚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
重鎮雄武河間滄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
如牧子之在窘爲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
掌戎十二大弓長甲掃攘自若將伏其疆力公性閒不違仁故
無異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友弟下感動左
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貌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
家無甚有餘之資於之日門中索然猶准什閒運卒漬歲常比
比及公為使命以俸錢市其不自存者且飽而休
之使得存衆曰此有司之責即使價什倍以累 上仁其愛君
勸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庸
賢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為言其階于通顯 天子瞻其
盡量不得而謝焉公祇事 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曷德
而隆權寄不絶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
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宋諸弟皇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
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宿兮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
矣將葬君繼曹國朱宋草命於林丁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

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為我請孝子
致其詞其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昨耳目可屈又多陰
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畧以顯我 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 維嶽之靈 星萃于上 炳為哲人 儀茲邪佞
維侯之德 柔文剛武 弗無矜寡 弗有彊禦 循仰山甫
維侯之言 廼宜聖謨 于彼西北 西北有孚 邦家之樞
維侯之功 克顯克大 攘彼戎寇 御彼災害 吾民是賴
我生既勤 我年斯臻 廼懷故園 廼謀嘉賓 鼓缶而嬉
以休厥身 帝錫我侯 歸收于鄉 錦衣煌煌 鑾鈴鏘鏘
故老歡歌 吾閭之光 我侯為何 四方是力 誠加于物
心竭于國 始終一德 侯斯往焉 帝用惻然 遺烈在人
史其含毫 垂千萬年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藉山海之出以為貨食均
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通郊廟禮樂餉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
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
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
有高頴唐有劉晏 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
衛後朝廷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二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
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詞之曰 天子重褒其能復以
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 親製覓財利論以賜之
公當職五年間 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 今上即位並
大賚天下至于 真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
皆優游以辦沛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
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徽
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
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
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公中第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
才俾權鎮扶綠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

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余四人掩其髑耳安
可盡辟乎尹嘉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冤
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
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買橋監運改司農丞除著
作佐郎通判邠州 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
州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於趨劍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
衆曰賊來方銳孰可與鬬吾城無守且而有芻粮之積使賊能得
之非徒陷吾一州又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
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奔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
以拒賊賊可圖也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官與倉險不可據
遂大沮其鋒公知其窮手畫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
愛蓋為賊所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
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
自劍平城守賊之各且平賊利害 帝深加延歎擢拜度支員
外郎賜五品服俾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
劍以城陷平如公始謀為會師自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
得已詔監廣州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判官時度支使梁鼎上
言陝西積備許人入粟塞下乖高其估以也塞下之人得貨于邊
市[illegible]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illegible]鹽于官自鬻之廢得緡錢三
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
與鼎政爭於 帝前曰邊路阻險車不能通每歲轉粟邊鹽民
力可支乎彼能奪商賈之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
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
虜得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邊不奪時商不為
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 陛下以諸路
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 帝曰
爲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效而罷卒如公言領荊湖
北轉運使歲餘徙陝西進司封員外郎擢金部郎中任能吏數十
分掌推點獲遺利益倍于前乃奏罷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 天
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之粟又進三十萬石助

之久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爲難點
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之乏貨每春取絹直於公家
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
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帝從之今行于諸道　天子東封以公駐
廬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
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舊都關輔之要留公
鎭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奥且得巨人拜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其月召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闕漕　帝曰可欲
未可無御除都轉運使因歎慮椽加常制一等公再至朔河安定
其職積發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又非倚敝朝廷遣使
視之公奏曰豈不爲九年之意耶　帝悟遂命罷其使明年大蝗
民多阻飢公悉發倉廩以賑之仍著請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
河決于無棣將圮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從護役死者枕藉
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
月水出舊城丈餘民不爲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知州事因

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饑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
朝廷嘉其奏即下密詔民有歲凶爲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功
使河朔凡數年　天子封太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緡錢絹纊權公
巨萬數又請罷內帑錢歲百萬屢歲發之覩人飢命公知天雄軍
又東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爲寇
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械繫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
贖爾惟從賊所之後其自新則復爾舊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
賊羣爲賊所制而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伺汝間盜有梟二賊
之首獻者蓋散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數齊人遂安　天子遣
中使召公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來木于京師度三門之險
破散者太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治市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
産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
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驅往昇得償其亡失自
是西人鮮復破産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
還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便殿奏事拜同

以州事舍人揔之　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
老臣差得請以河陽觀察使知陝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
以逃衆老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定乃築大防以遏其州政頃以復
以陝州命書賜特公得以親累授左武衛大將軍分司西
京未幾進左僕大夫東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
月二十六日薨于正寢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京兆萬年
縣白鹿鄉之原曾祖某年某月闕理公有勞於國者意左丞之
天子聞訃悼甚追復同州觀察使公娶太原王氏封平原縣君早
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孟顯不
仕季紘同學究出身並早卒不諫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略改
宮苑使知儀州環慶路鈐轄後公十一年亦卒不緒尚書水部
郎中充提點中丞不見寵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
有次適曲峯縣博公木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玗孫男若
千人公性悃愊知人允保任才吏數自台省而薦呂人
請公陳文惠公又貴黃太傅張登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

刑政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利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
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哉疆亡兮勛
賢哉才兼富彊兮王基其推巍巍　先帝兮法堯法天大亨
之盛兮包羅俊賢發公之才兮儲說利權公之成遇兮陸力是
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脽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是從兮
朝謁夕告供億百算兮無一不宜入司秋賦兮　帝曰汝通劇
行天之泉兮如泉不窮　太上繼明兮寵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
以觀風兮於彼西鎭徙公常寶之兮民易以趣曾不加
財兮初有壽節年壽故鄉兮其樂只且安忍不壽兮高枕以終
所賜不比古兼于國中藏我之碑兮章章功炳于國史兮千
古不空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荊公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大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宗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魏生五中爲太師諱肩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竟抹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秦公諱某者於公爲父秦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有勁丹所得於馬氏又徙魏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秦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明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縣人李飛雄乘驛矯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囚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館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築壘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饋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精粟多穀且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殘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逃者歸流者復業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老羌萬人以怨程德玄來投公揚其罪師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二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甲而出之嬴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收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殘凡至邛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不公歸成都府事公爲正書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尋攻身而戰我軍饑倦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而擊破之必矣乘行使方并與正合殺旰平與賊類　真宗明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許其無二人犯塞水泉銀坑久不治掌吏盡走以備虜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歲入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首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請於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揚舶蜀物以富人商之邑多坐除失籍其家公奏擇二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每歲與旬不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鈐轄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留以應公至延州未方以兵觀逢會上元閤門張燈示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鈐轄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一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留以北城郭皆畫閉詔使過公輒論之而務人閒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安堵唐戰站邊之物於契丹復鈔掠無所得而寇瀛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且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帝甚病之廣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謂此平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二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出入之事執公部分明約束出出入肅然而未嘗戮一人於是與邊將言契丹近塞大且議增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與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還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指陳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事議其衆　真宗以公言爲是七年除

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遠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别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從左右門下宣敕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乃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親選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賜賻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元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存者二人今爲右班殿直慶宗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伉慨以武力智謀自奮又能好書屢使者所具善又一時豪傑爲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無所避嘗有所陳僞王欽若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甚怍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昔西南　誰封誰衛　有宋正惠　馬公之墓　公當太宗
真宗之時　既謨既謀　以行以施　以強以強　以少捕衆
以賤抗貴　維公之勇　維貴維衆　維強必克　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　汝予良弼　見國而已　不知家室
內朝十年　典掌機密　亦予一心　綱紀庶物　元功宗謀
莫安敢四　公曰孤臣　敢曠于榮　讒說不用　是維帝明
士或困窮　莫知其有　既榮以位　正或見醜　公於可頒
兩得其尤　不訖大耄　天爲不諱　德歉於年　孰云尚老
有賚後世　公爲壽考　刻詩墓首　作此銘詩　陳之墜道

永叔集銘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文忠公　歐陽修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徙河北河朔分而寓於契丹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爵仍世于晉皆贈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以是名翰 真宗有以有功報即追崇以有茲爲國是生武恭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斬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徐兵望其軍不敢近乃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衛前忠佐爲軍其捉州姦名男子張某爲盜益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輕車載勇士夜入服盜飾而之邪道中賊黨爭前迎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 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 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改某州防禦使改某官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 章獻太后供臨朝有詔某一吏史公曰捕吏當政也敢以此以干吾軍也請罪之 太后問谷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公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爲副使明年以奉國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爲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以其好之稱其狀貌偉然動人鄉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以爲押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居久之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節度使知青州

利行而契丹聚兵幽涿聲言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驚乃拜公保
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
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曰陳其
世家使者嘗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
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而
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
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
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出覘乃下令
曰具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嚮契丹聞之震恐復會議和兵解歸
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辭曰備位在
外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為宣徽使奉朝請
已而出判鄭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
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復
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以太子太師致
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 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
魯國公既而上以西公翊為辭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
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 上喜賜
公御弓二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 上射辭曰臣將備位
大臣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再三諭之乃手二
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
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以寵其異之初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其法不如是無
使士知畏安而怯者勇而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嘗為人
言哉其在樞密時宦官外戚多所干請凡大謀議必以諮之其在外
則遣中貴人諮問其所欲見施用公已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
以老求去位至六七 上察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建武軍
節度使又以為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
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乙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
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葬事

不敢復累朝廷殊無遣使者護其喪葬賻贈 天子惻然從公志
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
天等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
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不起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存者公於此時以然為中國館人名將雖未嘗能
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遠存朝廷
與當機密以老還任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
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 君臣
之恩意可以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
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冀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
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
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
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
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
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　以褒武康　爰暨武恭　乃克有邦　桓桓武恭
其容甚舫　讎其名聲　以動夷狄　公治軍旅　不寬不煩
因均令齊　千萬一人　公在朝廷　出守入衛　乃登大臣
與國休戚　公曰老矣　乞臣之身　帝曰休哉　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　來我邦紀　禮不筋力　耄于試每　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　若子無拜　助其興俯　凡百有位　誰其聲倚
惟時者考　天子之優　富貴之隆　亦有能保　孰享其終
如公者少　公有世德　載勳旂常　刻銘有詔　俾嗣其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埽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秘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　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　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　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及　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　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　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出此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　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廢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弓手者十數萬既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

者至矣歟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又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遣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監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事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　世實陪臣　俶納山川　及其士民　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　公奮自躬　與時偕逢　事有罪功　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　天子用公　其艱其勞　一其初終　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　帝命公往　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　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　怯勇隳完　兒憐獸擾　卒俾來臣　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　帝趣公來　以就予治　公拜稽首　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　在其終之　群言營營　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　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　存有顯榮　歿有贈諡
藏其子孫　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　可勸無怠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

文忠公蘇　陸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　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發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以純行德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　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　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歷事　三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許尚書虞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秦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成綸黃宗旦皆梅其文辭公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擕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鄒令愛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愛多矣及公別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憾其所館公獨周償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也利入公祭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文立碑也上積守漣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留以為太常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宰以持郡事短長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甚悍者與謀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且反史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以公事笞於州以法挫遂作亂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順之於州一鄉股栗

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亭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租是歲夏稅半一月辦坐失舉張若谷官罷歸起監蘄州酒稅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間卒不入境召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王疇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修而難於驟公公讓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等相謂公學士當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綱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坐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聞蹙然即請郡以便親等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襄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使還報聘爲會稽于興宗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妄人冷青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遷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 上怒欲罪申錫公言 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鄭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都保吉引親員規鉏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 仁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政建言且立爲皇太子從之 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請老不已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一百一十卷奏之 上甚嘉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不至朝廷爲爾得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左右以時省閱 上祠南郊明堂奉賞公陪祀每辭以老疾聞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行改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宋安坊第享年八十六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寢疾以戒子孫遺奏必其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平鄉地東日皆公夙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緯殿中丞緒亦作監丞孝傳皆早亡元緯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後適直郎嗣貞宣義郎嗣賢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大觀書郎徐來公之爲人惠愛慈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無所怨恕非特不形於色而已雖議論是非揚善以從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爲長者以前所當師事之徒云始歐陽脩讀公爲知制誥人疑公不能平及脩坐罪對獄人莫敢爲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他人所中傷 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 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在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遊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師以檜宜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脩論終不衰聞使人至海上勞問餽給之代爲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使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家貧不可以己法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誼果於養孤若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盡知之詳矣乃繼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 仁義是圖 仁近於弱 義近於迂 卑其功利 歲計有餘 在漢孝文 發政之初 欲以利口 登進嗇夫 乃用釋之 寤於之歎 漢世謂長者 絳侯相如 皆訥於言

有口若無　豈訥此于　喋喋巧諛　序周公語　老成是親
清淨無爲　墜于奸泰　歷祀四百　世載其仁　赫赫
我宋　以聖繼神　於穆仁宗　如岐之春
招延材忠　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　刑于庶民　維時鄭公
含德不發　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　置之不溫　用之不擇
帝識其心　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　歷佐三藩　濟于艱難
不矜不伐　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　不忮不求　孰知其賢
望其容貌　有承而俊　薄夫以敦　鄙夫以寬　今其亡矣
吾誰與存　作此銘詩　以詔後昆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周安惠公起神道碑

荊公王　安石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　真
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爲
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
又皆有能名遷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
真宗以爲材其後旦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又考進士以糊名
謄錄法　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群學未幾遂以樞密
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　真宗益以爲材至嘗幸其
府問勞賦詩寵勞然後夫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可久用而以公
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
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謀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
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

宗即位稍遷秘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於是還公禮部侍郎留
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
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　天子爲震悼
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爲白衣數年深
知制誥特爲　真宗所信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語
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秘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
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
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拔後進士得一善汲
汲如世之耆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書爲文集二
十卷獨奏事者草則公既焚之矣然在者受其弟越甚篤與越皆
以能爲世所稱尤善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
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
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真宗所自選也周
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皆隱晦以學行知名山東一
諱某仕至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以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

東宮考其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
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
閤門祗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葬公鄭州新鄭
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尚書都
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伐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
位功德官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懲夫子許我銘
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盖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
於如此歟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退而公之行可
知噫偉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群猷俁俁　御于　帝所　出入百年　將相文武
有如周公　左右　真宗　自初筮仕　以至其國
晦顯隆夷　考終一德　公去州郡　無民不思　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　發論造功　每成無廢　誰私黨讎　用國威福
闔　上不豫　乃讒乃逐　既投有罪　而以公歸
退施一州　遂隕于册　美矣邦士　公之季子　銘詩墓門
載以龜趾

王待制質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諱公樂
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贈禮部尚書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
章有大名事　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　真宗時伯父
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　今天子慶曆三年
公與其弟兄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盖百有二十餘年王
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約
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
視榮利澹若無意乎若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
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
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誚
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
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

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
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
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鄧進奏院獻其文
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遷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
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
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
稍德公助己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詰公公曰事
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鈎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
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泰州治至發大姦吏一切去之縄諸豪
猾以法與轉運使爭論直轄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或去其害
政者然後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
其爲廬州州事大而難治公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
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
知壽州徙廬州盗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
法當原公以謂盗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
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幸殺一人既得兼
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
殊法意請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
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觀其後議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
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還判
刑比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
近寬平台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煩而荊湖之人自若權知荊南
付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
婚復盗宰牛人不者皆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
去荊人比公爲子産召爲吏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
内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何必屢更其法是歲　天子開
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
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李

利賦薄臨禍福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
天下善人君子存否爲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小哉有病
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
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
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
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某
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士不爲利　以行其仁　處豐自薄　而清厥身　其亡誰思
不在利民　其清孰似　以遺子孫　銘以昭之　以告後人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
疾請歸于京師天子方憂思公動太醫馳視又以肩輿往迓之而
公疾寖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聞乘輿亟臨其喪視公形容槁瘁
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莊輟視朝二日五年七月辛
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有詔史臣珪論次
公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嘗讀皇帝以來姓氏之書
蓋夏出姒氏其後世乃弗顯至漢大司徒勤始顯于永初之間稍
莫詳唐至于五代益復不顯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
曾祖昱避世不仕祖處厚稱晉高隱唐爲晉陵尉仕不得志退居于家
考承皓結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　太宗召見壯其說補右侍禁隸
大名節下一日虜騎突境上夜從間道發兵還與虜遇力戰以沒
贈崇儀使自公之顯曾祖而下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晉齊
魏三國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太夫人祖妣黃氏燕國太夫人妣
盛氏越國太夫人初魏公死事朝廷錄孤以公爲潤州丹陽縣主
簿景德四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
遷著作佐郎召還還以著作直集賢院同編脩國史判三司都磨
勘司遷右正言車駕幸亳爲東京留守推官　仁宗封慶國公初
選文學之士以傅道經術宰臣白舉以公兼　真宗遂命勸學
資善堂未幾同脩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
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戶部員外郎是時參
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廢場灌金水作后土祠以儗汾陰脽上
三司使林特欲於上林中爲複道壞元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運
使李溥又欲致海上鉅石于會靈池中爲三神山跨閣道以幾遇
神仙之屬方羣臣爭上符瑞公獨抗疏以謂其事闊遷非所以承
天意遂皆寢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天禧初坐閤門之故左遷職
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
大飢百姓流亡盜賊相乘公既發公廩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

以賑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巡撫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
諭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　仁宗即位遷户部
郎中又徙壽安洪二州洪之風俗右鬼尚巫所居設壇場陳旗纛
依神以下禍福病者輒屏去親愛斷其飲食如神口未可即不
敢以忏神苟死於飢渴則覬門寡孤繼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
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籙神衣鬼帽鐘角刀劍之類以萬計悉令
燔毀之乃上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寧朝廷爲下詔更立重
法自江湖以南悉禁絶之天聖三年丁越國太夫人憂是時章
獻太后臨朝以公東宫舊僚又復其知制誥欲服除不許爲景靈
宫判官判集賢院奉使契丹公以親喪之故辭難又附奏未除義
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明年以左司郎中召入翰林爲學士同勾
當三班院爲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兼龍圖閣學士遷右諫
議大夫樞密副使又明年遷給事中右府王進賢武吏而大臣多
闊略吏得因緣爲姦公乃集考前後賞罰之所當者列爲品式定
例而吏不得欺矣朝廷與契丹約和二十餘年北地久不習武事
公以謂戎狄荒忽不常而邊備不可弛乃屢陳所以守禦之策又
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
理檢使已而爲宰相所忌復以爲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　太
后上仙兩府大臣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未行改潁州景祐
元年徙青州明年徙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後二年以户部尚書入
爲三司使趙元昊反陝西用兵乃拜公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
康定元年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陝西
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屯鄜州始公西行
天子遣使問所以攻討之冊公乃言太平興國中李繼遷以窮蹙
之兵擾邊朔方　太宗嘗命李繼隆等五路出兵討之無功而還
真宗不欲罷關中之民唯戒邊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
外之地貿易華戎殖其勢利亂以繼遷之世雖然其欲僭稱名於夷
不過要市朝廷爾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未知其方
計也願下令諸將勇敢入寇亟入收保毋得與戰彼既絶中原賜
予又喪其緣邊和市可坐待其弊也是時議者咸以公言爲不然

於是罷公節制判河中府慶曆二年徙蔡州始朝廷銳意興師及劉
平葛懷敏繼以輕戰失律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恩公宰相臣琦
使還陝西嘗言公所以制邊之狀於是召爲樞密使議者尤以爲
公怯於用兵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隋矣　帝爲不得已聽罷之
鎮密部慰存之甚厚公所獻頌言乃上還節旄願得近徙閒郡遂
以爲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朝廷復元
昊之罪而西邊罷兵　仁宗終以公言爲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
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又明年召公入爲宰相御下外廷矣而議者詆公故
不已乃復以爲樞密使進爵英國公　仁宗親作飛白大行忠信
字及乘險字以賜之且言爲時謗傷者衆而朕獨知卿也
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皇祐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
祀明堂恩改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鄭國公明
年會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甚薨蓋九月
乙酉也享年六十七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
不學其於爲文章古今治亂天人之變究之原其爲文章閎衍瓌偉皆學
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
旅入斡機務未嘗輟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鍾盤敦之器
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著爲古文奇字至寢卧以指畫其膚
勤苦如此所治有風迹爲民立伍保之法而盜賊不敢發閭里又喜
選士卒其疾病飲食自拊視之在陝西嘗上十策若通唃廝囉結
倫羌增弓手練彊弩併小寨絶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公自以
材謀高未嘗輕許人故士大夫亦遂生譏疑而少附者公居亦防
畏不敢以貴執自安也臣珪伏思　先帝臨御之日久其選用材
賢可謂至矣公始以文章輔東宫及　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爲宰
臣惜其數離讒毀卒不得從容廟堂與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
樞密使田况嘗從公幕府及公薨以謂公有王佐之器而不及施
信乎夫雖然出入禁華四十餘年可謂盛矣所著文集百餘卷公
娶楊氏封榮國夫人子男一人安期爲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
女二人長封仁壽郡君適尚書户部員外郎賈守謙次適

丞賈延年孫二人長伯孫國子博士次伯卿太常寺太祝銘曰
夏出姒氏　自帝錫命　其後分封　以國爲姓　爰自三代
涉漢東京　厥緒可考　顯維一人　又千餘年　曠不世食
嶷嶷維公　實兼鄭國　始以孤童　竭來京師　乃竭之策
大放厥辭　於皇仁宗　英照四方　學收群豪　縉紳弗忘
帝曰汝哲　東宮舊目　左右予躬　道德循循　乃服大僚
顯允文武　豈無嘉謀　告于帝所　西方用兵　戰屢不克
天子悔之　莫如公畫　位隆隙開　公豈不畏　卒遭讒口
不相序內　凡今在位　孰遇如公　尚復公嗟　靡志之從
刻碑高原　萬祀無止　其誰詩之　有臣太史

龐莊敏公籍神道碑

翰林學士王　珪

嘉祐八年三月丙午太子太保致仕龐公薨于其家是時　先帝方寢疾乘輿不及臨奠而震嗟者久之於是其孤以公之功狀上于太常而博士李育乃謚公曰莊敏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縣之谷林山明年余修　仁宗實錄其孤又請於史官王珪曰我先公位丞相于朝蓋顯矣其葬也諫官司馬光實爲之銘今墓隧之碑未立願得史官所書以刻之以信其後人余遂考次公之族氏官封與夫行事之始終從爲之銘其序曰龐氏之先自居文王之子畢公高之後別食于龐因以爲氏近世或家東平又徙成武遂爲成武人公諱籍字醇之皇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武皇祖追封秦国公諱文進皇考国子博士追封魏国公諱格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執國太夫人何氏祖妣楚国太夫人陳氏妣燕國太夫人邢氏公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爲黄州司理參軍再調江州軍事判官知開封府薛田畢公爲兵曹參軍薛奎代田又奉公爲法曹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與修天聖勅爲刑部詳覆官歷群牧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秀州入爲殿中侍御史初　章獻太后臨朝命有司定其出入儀物著內東門儀制三卷及　章獻上僊而　章惠太后欲踵其故事公亟奏請焚之其後　章惠卒不敢出與政事尋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幸寵遣內侍傳從僧下敕自公上言　陛下初親聽斷而美人僭恣亂法不亦上累聖德邪於是　仁宗怒杖從禮并撲王偏與美人遷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初龍圖閣學士范諷放縱不拘禮法公爲御史時已嘗劾之及之官益跡諷過失會諷請辨乃詔置獄於南京已而責授諷鄂州行軍司馬亦左遷公爲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從福建轉運使復其官如故頃之以侍御史入爲三司户部判官　仁宗謂執政曰龐某其止是職邪後數日改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體量安撫使知汝同二州趙元昊反舉兵圍延州總管劉平遇戰于北川口監軍黄德和望敵退走平遂爲所害德和懼使人紿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且收繫其子弟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馳往河中府案其獄既又命公并訊之公至具得其狀以聞於是朝廷要斬德和而劉氏子弟咸拔用之除陝西都轉運使慶曆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再遷吏部郎中明年改延州觀察使辭不拜進左諫議大夫爲陝西四路緣邊都總管兼經略招討等使仍知延州是時元昊數寇邊公下令諸將毋得輕出兵其欲出兵必問其所以可勝之計然後遣之故其出未嘗不有功凡築十一城以扼其要害又其下多美地爲州募民耕之歲得粟以省大費一日元昊遣親信李文貴者以其酋領野利旺榮書來暗納款塞下公曰彼且多詐未可以信也因留不遣會朝廷欲貸元昊之罪而詔公招徠之公以謂元昊屢勝王師今若遽馳介以往恐其氣益驕於是召文貴謂曰國家之撫四夷無有不至也今元昊放命不恭以毒我邊民且自視其區區之地乃敢與中國爭衡邪若天子赫然大舉師西鄉而加誅之將安爲計哉夫慮不至于久遠而徼一時之利者豈知也歟其歸語王執計之踰月文貴復來然其言未肯去僭號　天子既厭西兵復詔公曰元昊若稱臣余一切勿拒之公曰假之僭號則安肯復臣邪竊以爲不可方是時修復保障恐邊吏舉兵深入寇久之乃復書曰所陳非邊臣所聞明年元昊遣伊州刺史賀從勗持書來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曰天子至尊

妄四夷今不稱臣不敢以聞朝廷從神宗使諭曰大王願以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 天子不許歸而更議之公乃上言西邊用兵以來虜人喪其和市國中窮困今其辭稍屈必有悔過自新之意可遣使與之約也於是詔著作郎邵良佐與其使并往既而元昊果稱臣西邊罷兵矣公遂入為樞密使八年改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尚書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始召還以四方用兵時邊鎮頗苦關中蕭然請減緣邊之兵還食內地議者以為不可公卒減兵二十餘萬至是又以天下之力困於養兵況兵衆而不可用方其無事請以法加汰之議者又以為不可公卒汰兵八萬餘人二年加戶部侍郎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為相不敢以毫髮私人端明殿學士程戡除知益州 仁宗使公諭之曰善撫遠人還當以二府處之公曰二府唯天子所之臣不敢以言其後遂召戡為參知政事而戡卒不知也廣源州蠻儂知高舉兵陷邕州又下沿江九郡進圍廣州數月還據于邕所過多被害而張忠蔣偕等繼以輕敵失軍 仁宗問誰可將者公言樞密副使狄青昔在臣麾下其沈勇有策慮可屬以南方事明日青奏事殿中遂以為宣徽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公事或言青起行伍難使自專其謀當更擇文臣以副之公曰卿者偏師之出號令之不一進退之無法以故數不利今命大將若使文臣副之則威令復不得行是不視前日之敗也公復請下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青既至斬別將一人之不用命者於是軍中皆惕畏未幾果破賊而還 仁宗欲以青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昔曹彬下江南 太祖謂曰西有汾晉之師北有幽薊之難欲用卿為使相則誰復為朕立功耶今寵青大過後益有勝青功者 陛下何以賞之哉於是復以青為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河中尹入內內侍省都都知王守忠以畏事得幸求為節度使公曰昔王繼恩平兩川宰相以其有大功欲除拜之 太宗怒以為宦者不可使與政事乃召學士錢若水議立宣政使以授之今守忠無功以為節度使後復有求為宣徽使者奈何 帝乃為止公在位久而弁乇宰相故謗言易興以及公會道士趙清貺者公之外親嘗詐為人求官有小吏告之公即捕繫開封府既而窮得其姦狀初言者指公私於人及流清貺海上又言公縱法行事朝廷雖知公被誣而言者不已遂罷相出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前此契丹嘗遣使來求御容 仁宗顧左右皆嘿然不敢對因曰能斷大事孰有如龐某者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明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 陛下春秋雖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繫心願擇宗室 宜為副者早定之羣情既安則天異可塞矣臣疑位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萬死而不悔也虜人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疆詔書使更定其地既而召虜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虜和市虜人怨之以夜聚兵至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久之虜且去公命通判并州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戡計事戡乃請築二堡于屈野之西使虜不敢耕故地光還以公辭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虜兵稍復聚管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戡管事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黃道元督戰而戰僅以身免不幾黃道元歸詔御史劾之乃言與戡等行視堡地因為虜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為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於是司馬光上書言築堡之謀本臣實陳之令戡等輕出亡於公國家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劾不報徙知定州公在定踰年有七十矣請謝事于朝而以得罪猶不敢及過京師遂上疏曰臣衰老不足以任邊事願乞骸骨以歸詔不許遷尚書左丞辭不不拜至定一年復請老召還又數自陳懇 天子不得已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後三年公薨享年七十六 今天子追贈公司空兼侍中公為人明知有餘果於臨事少好學及老而家居終日寫翫詩書而不知倦也天性精於法令嘗曰大臣當遵畏天子法其敢自為通輕邪獨嚴於治軍其下如有犯必以便宜從事或至於誅殺而無所容然與同其居處飲食故上卒知所畏而樂以出死力其遇僚吏從容使得盡所長其薦於朝皆天下賢士大夫與司馬光尤相厚也所著文集五十卷公先娶邊氏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崇與縣君繼劉氏供備庫使永學之女累封彭國夫人子男

二子人元曾登進士第爲大理寺丞卒元英太常博士元常大理
寺丞元中大子右贊善大夫元直大理寺丞女七人其封安康郡
君適冀州支使陳珙其封德安縣君適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其封
仁壽縣君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其封永康縣君繼適宋充國其
封安德縣君適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趙彥若余未行銘曰
龐氏之先　食畢公高　爲成武人　自公三世　成武之顯
公所自發　其發伊何　文武維烈　孰暴其武　萬兵以西
頓甲來歸　綏如嬰兒　孰施其文　亦既入輔　風雨節時
樂其畎甫　逮公去位　天畀載仍　天子曰咨　爲言予聽
公曰大器　維承之艱　豫建天子　萬世其安　公過京師
公曰臣老　天子謂公　公力尚少　其往爲予　更撫吾埸
豈無威名　以動夷狄　公休于家　大事數問　公喪未行
勿出審訓　孰不相將　會莫如公　君臣始終　令問何窮
隧有豐碑　行者下拜　史臣作詩　以示千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三

余襄公靖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余氏
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
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
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王秩
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
諡始終之寵可謂盛矣蓋嘗有加卹者物賵者告而諡行考功有議有
狀合而誌之以閟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
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
贈大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
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二百户治平元年自廣朝
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　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
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
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歷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
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
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
言事觸宰相得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
稍徙泰州已而　天子感悟而復用范公而因之以擯斥者皆召
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
校理同判太常禮院屬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
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　天子
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
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敗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敢
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

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
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則重絕夏人
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
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專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
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
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
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
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
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發家因之
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
人事凡六年 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
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
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
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
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
而徙臣西非臣志也 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
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有詔不
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
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
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
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
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
請服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
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
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取智高母及
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
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 天子以謂
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
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州 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
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以

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
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
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
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曾郡夫人子男三人
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
人皆適仕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　仍世不顯　奮有襄公　有聲甚遠　始興開國
襲美于前　兩賢相望　三百年間　耀哉襄公　惟邦之直
始登于朝　官有言責　左右獻納　孜孜弗息　慶曆之治
實多補益　逢時有事　奔走南北　功書史官　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　險夷一德　小人之讒　公廢于里　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　威行信結　嶺海幽遐　公之在焉　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　殞于中路　返柩來歸　韶人負土　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　以貽來世　匪止韶人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學士畢仲游代范純禮作

故觀文殿學士行尚書戶部侍郎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
撫使兼知延州贈兵部尚書威敏孫公既葬之十有二年其子之
文欲為公墓隧之碑乃抵高平范純禮泣血再拜而言曰願銘我
公之碑純禮曰嘻昔先正太師嘗與威敏謀其父而吾先正與威
敏乃景祐至和之間出入內外事 仁宗皇帝久同忠義之人也
純禮聞公之事而不敢忘銘其可辭乃序而銘之序曰公諱沔字
元規會稽山陰人也少孤隨其母家許下以孝聞天禧間舉進士
得官為趙州司理參軍開封府扶溝縣主簿保靜軍節度推官號
為能吏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用韓億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
景祐元年將奉冊中宮而 明肅太后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
後行從之三司判官許申薦方士能導引行氣公上言氣行於身
得不在天呼吸之間或納而為患是施道也申素無行不知力耕
以圖報而接諸道以求恩寵罪在無赦乞斥遠方士置申于理從
之會孔道輔先文正公以言事謫去而布衣李安世上書其言陰

市井事不貴下吏公上言安世減死與而代天下户知之亦難人
晃道輔范某方以言事謫去而安世復以上書得罪當以重法則
安世之罪人不以爲訕上而以爲納忠　陛下之法人不以爲治
狂而以爲拒諫願寬安世以慰天下之望乃謫知潭州衡山縣未
下公復上書論視朝隻日之制曰隻日之制行是一歲三百六旬
廢其半也而誕辰嘉節休假又廢三分之一然則一歲之中
視朝者纔百餘日耳而大臣奏事殿中移漏下數刻而退天下之
務豈不曠哉因極言事得失乃復謫監永州酒徙通判潭州建州
召爲左正言同知諫院公入諫建言治道之本在家並后之萌漸
不可長請宰貴近夫人爲宮師以肅内政又言内侍遷官不以次
非故事可止都知押班舊班閤門引進之下今序於上可復内降
之出斜封之弊也可革其年二月豫王薨　仁宗皇帝欲厚葬之
期以五月公言啓土從山期日迫歛就非特此也自元昊盜邊三
以力役今一品之葬其餘勞察而禁葬者復衆非五六年計不可
是又益一邊費也元昊之寇中國久矣以水旱不調兩得天時以

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如因我之役工倉猝之際悉力幸災以施侵
史則重爲　陛下之憂豈可不慮願緩葬期以俟西事之定書再
再上是時　上悼豫王甚人莫敢言者公獨言之自如也元昊使
高延德奉書至延州聲言請和而猶載所僭位號名而不臣是時
先文正公爲延州帥以書責而還之聞諸朝執政議不一故曰范
某可斬也公言范某有時望士多歸之今爲邊帥得士卒心元昊
之所憚故使延德奉不正之書至塞下欲間范某而去之今執政
之議不一如使元昊刺知佯爲交結之意而致慢言於朝則范某
遂見元昊之計行也居無何元昊果使延德奉書至塞下有慢言
如公所策先文正公纔降一官知耀州西師未解　上日夜以爲
憂乃移永興軍夏竦知鄜州陳執中知涇州各爲路分總統以峙
敵公曰西寇可平矣而北虜不可不備乃上言　陛下勞心於西
而隙在北夷狄之人見利忘義豈盟可常守也願移高繼宣守
定王果守瀛何允監守安肅程琳守真定更選良吏居其旁以公
圍諸州步騎屯於真定高陽大名三州則契丹始言可守矣先是

京師久陰不雨蒙蒙如霧公言傳稱皇之不極厥咎常陰以念下
人甚上者願　陛下嚴左右察姦謀以備天變未幾北人果遣汎
使賀盟而禁中衛士竊發捕得伏誅公既見事驗言此所以起遷
上倚用之而權倖側目乃薦田況歐陽脩張方平留公甚著于
外而可任諫官自代遂遷工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遷
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就除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移環慶路
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徙知渭州復知慶州當大閱軍伐列矣公按
轡徐行不前遇飛雨大風折木[illegible]人方服公而不之測
中會杜祁公富鄭公先文正公[illegible]去位徙知陝州移河東路轉運
使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illegible]州[illegible]學士知益州丁内艱服
除爲陝西都轉運使知[illegible]州遷右諫議大夫秦鳳路經略安撫使
知秦州皇祐四年廣[illegible]高[illegible]營邕[illegible]江九郡掠廣
州官軍數敗中書不時以聞公遽趨京師入見　仁宗皇帝勞公
且曰智高反吾欲以擾以屬事久者數以西川之寄秦爲重御
其行也公頓首謝因曰誰告　陛下以廣事見者臣願督高掠邕

屬州守禦以待討曰從北以資曾士命師之者不絕自料之南事恐
未息也居一日楊畋等督軍敗聞　上謂左右何謀其圖言之矣
遂還公以爲湖南江西安撫使智高歸掠廣州移兵北首將度嶺
江湖以南皆驚人心洶洶公聞乃檄江西湖南令儲糧營守壁賞
大軍且至人遂安不移智高亦不敢度嶺行至鼎州詔以公爲廣
南東西路安撫使而以樞密副使狄公青爲宣撫使自智高反諸
將用兵各以所利進退而無節制故數敗公至下令曰出兵而無
節制遂敗績也自今已往一以節制從事不用節制而勝猶敗也
狄公青至問公曰事將何如公曰欲知我之勝負則料敵得失可
也昔智高之兼有三策兵棄先伏而不出上策守邕州以老我師
中策據其衆進與我較一日之勝下策然智高猝起官軍數敗
横行嶺外有驕我心戰勝而驕輕與我戰不難敗也狄公青大喜
然之軍行至歸仁智高果率衆出邕州出戰先是公辭未行請換騎兵
爲奇不許既行踰嶺使更制長刀長斧雜短兵用之人亦以爲非
是狄公青來始益騎兵三千及戰歸仁望智高軍皆[illegible]

標置陣甚堅天石不可動乃先伏騎兵於山間而更用短兵持戰得所製大刀長斧穰盾始破鐵所伏騎兵亦繞出智高軍後壓之呼聲動山谷蠻人死者過半遂大敗智高挈其餘衆遁入海嶺南平公自爲御史臺官數引大體言事天下稱之後去言路外徙補遠至侍從帥邊益有時望　國家有緩急未嘗不在選中及平智高入見　仁宗皇帝解所服玉帶賜之遷給事中且大用矣而公固請居外治民得杭州至睢陽召還爲樞密副使公既在位益竭激任事數爲　上陳治道及論列它得失每苦辭盡有不悅公者會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銘葬爲園陵禮官謚曰恭德公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而郭氏張氏二后不聞有謚今謚妃子曰恭德斯禮官之罪而實貽譏於　陛下因併論呈讓治喪銘葬爲園陵非是遂改謚溫成園陵亦罷已而詔公讀溫成哀册公奏言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而溫成追謚及銘二府大臣行事不可翌日執册立前陳故事且曰以臣讀某詩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置册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遂以

資政殿學士出知杭州歲滿加大學士知青州麟府州郭恩輕出軍敗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過鄭而夏人之使適至州除館以待之公止其館未行州將以告公曰彼陪臣也豈吾所當避者不去州改館以待夏人夏人亦不敢言未至河東是時虜占有麟州故地爭不已公至乃徙其衆遠去後陰遣閒至河東捕得公遣金帛而還之夏人亦畏公不敢近邊初公守杭州州人喜浮圖法男女晝夜雜會其徒因伏匿爲姦遂以成俗公出過市中有塔廟甚麗公令撤之皆重罪禝擒得亡逋婦女百數因併捕其徒置于法杭人懲艾俗遂革而其衆人散去往往造爲飛語以中傷公會樞密使田況病參知政事王堯臣薨　上問公所在欲召用而言者果以飛語聞　上　上不信封其章示公　上意小不豫言者來而益驩遂罷河東知壽州道貶寧國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光祿卿分司南京起知杭州公不起而請老遂以禮部侍郎致仕居符離明年　英宗皇帝即位侍郎當文忠在兩府薦公材略絕衆不畏強禦而難進退

今雖老氣壯也可用　英宗亦雅知公名遂以資政殿學士起公知河中府召赴上道得疾不得入見　英宗以公召之而不名也除日夏政觀文殿大學士知慶州徙知延州道得疾闕　上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公問苦今何疾公泣曰老臣蒙　上知未效犬馬而病死目不瞑矣四年甲申薨于鄆州年七十一公爲御史臺官有名及平智高之亂人以古之將帥然之後爲樞密副使宣溫成事罷去人又以古之輔相期之然公天資警絕敏於事尤能決所大戒方事至前眾特辯相得細也未有所定公至出片言遂以輕重其於政尚方略耳目人莫能與知縛制強豪一切以理爲人所稱道在杭州時　莊獻明肅太后共政州守江鈞有隱言公坐中爲通判皆欲上其言州官皆往謝之至拜揖而請不許公獨後至不竟通判怒乃曰而與守同邪公曰守今謂去卑時之良也公今陷守將時難年所矣通判悟大慙返謝守而與之歡在慶州時特支錦帛定軍中口語譁譁公聞之大饗士優人以佑帛爲俳語以進公召謂曰暑城邊將士衣食縣官不足敢爾數掌　上賞賜未

知所以報効而汝敢以　上賜爲戲可斬也今姑舍汝死寘之軍中枷頸皇祐五年契丹使來請頓觀廟樂而歸　上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祀享不作請以是告之公時在西府乃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願使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詠歌之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　仁宗使人告之使者乃退有中人嘗任外官者定武臣已書乙遷　仁宗曰法不可得也詔不已　仁宗以語公公曰臣請退而問之乃召問曰曩汝在高陽軍路帛汝不取給何耶對曰帛官物也不取安以與人又問曰某人戰當奏功汝不時奏何耶對曰是寸賞也故不奏公曰而能知此而返自爲何耶皆惶恐拜越出初至杭州屬縣令來謁請所辭公曰吾欲煩令從容余執令輯世永曰前日縣有剗行路役六十萬者請往捕之公曰無須令往也捕曰已除公仗家若　寅未完補者已得盜至矣桐廬縣民楊可用以符書禍里人患苦之令尉至者又與之交而行其私不則時其隙短陷之前後所陷令尉甚衆今沈紳免官過杭公問其故紳具言爲可用所陷公曰此可治也

乃使吏受紳辭檄拘盧捕日用畱吏其子私與給轄吏宋昇飲酒酒酣出黃金一斤以遺昇酒未竟公使人逮捕昇至廷問揚日用事汝預也昇曰不預然則酒酣遺汝之金以何事也昇情得皇恐謝即繫日用并其子流之昇亦抵罪杭人以此畏公重足一跡不敢為姦雖窮里空舍皆如公在其旁滕甫楊忱游公門以材自負不信曰是安能皆知之乃相謂曰居明日之湖上游蘭若來約而不往若縱飲而行博公安能知我哉及其往未坐有呼於門甚急曰公使人遺二客持小奩發之五木也大驚乃服公之聳也故相國王珪嘗誌其墓凡公之行事與三代封爵贈謚所娶所生之子皆誌之矣故今專序公出處進退之本末有略之者以其見於誌也其異於誌者子之文今為承議郎管勾杭州洞霄宮幼女適朝散郎司勳郎中莊公岳孫男六人孫女六人孫男長其早亡延壽為泰州司戶參軍延賓延宏延通延祖未仕孫女之長者適前進士蔡確而子之文集錄公之詩文章奏議凡集二十卷藏之家銘曰

在昔　仁祖　好是文武　文而卑益　武也方虞
德名參會　熙我王度　在時咸敏　出以類鳴　作而有言
如金奏廷　泫泫泫泫　衆耳以傾　讒讒雖盱　我則呼之
夏童陸梁　我則斥之　以言以功　帝用識之　識而在位
正直是謀　有猷有言　天子之休　公言孔嘉　昧者是疑
或違或行　公守不移　奉冊而告　置冊而辭　辭不我許
南國是式　唯蠹是抉　唯姦是擿　擿姦抉蠹　人莫予測
窮里突奧　如公在側　既用而張　亦毀而折　毀而譽還
如火燁燁　今雖遠矣　而猶不殁　書鼎而名　有山之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脩神道碑

文定公蘇　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元祐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家居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選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然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　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　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　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

事於是有詔戒厲朋黨小人擠排范公等中外紛然而小人
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嘗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
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
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
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
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
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
誥必試 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并
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 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
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
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
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
以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
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
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
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
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虜有詔下
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
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
河北都轉運使陛辭 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
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
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
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
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
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
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
河催綱司以督糧餉罷近州頓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給一路戎
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
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

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 上使中官監勘之卒
其誣猶降自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還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
服除入見 上一見之問勞甚悉[illegible]判吏部流
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內官宦官聞之果怒會
選人胡宗堯當改官以官舟假人坐法故去當改官應負公引
對取旨 上特令改官宦者因而奏者言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
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illegible] 上悟留刊修
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illegible]十二人矣 上臨御既
久遍閱天下士至自有[illegible] 上思富公韓公之賢
復召置二府時兩府皆為[illegible]二公[illegible]二人[illegible]朝廷上大夫
知 上有致治之意[illegible]以學士[illegible]二年奉使契
丹契丹使其貴臣宗[illegible]蕭知足等凡四人押燕此非常
例以公名重故爾嘉祐[illegible]太常卒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
文以奇異相尚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illegible]義近古為貴凡以
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illegible]出外然其後文章自是變
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前尹所代包孝肅公以威
嚴御下名震都邑公循理不求赫赫之名[illegible]以包公之政勵
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illegible]所短勢必不
逮吾亦任吾所長耳[illegible]事中京肅然唐
書成拜禮部侍郎[illegible]翰林凡八年知無不
言所言多聽[illegible]故道迴所使
東有李仲昌者欲導河入六塔河[illegible]東復故道公故奏
河北知河決根本[illegible]從下流下流既於
上流必決水性避高走下[illegible]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
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惜興功大難成雖成
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
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防疏其下流縱之入海則河無
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illegible]恭公罷
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可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illegible]

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藉藉，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剝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遷樞密副使，期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措拮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并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殿，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擬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便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眾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

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盤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嘗議者獨無餘，至於小人亦皆識不自安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闕人，公當次補，諸公嘗議欲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樞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入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恤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致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攻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特公前為御史所之，意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踰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歸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

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
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
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
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
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
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
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燔滅遇之不能廢
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
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
能彷彿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
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
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閎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
舊自退之以來五代剝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 祖宗之治禮文
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

琬琰集二十四　六

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
焉天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
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没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奬
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
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爲立生祠崇公
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爲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
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非故殺罪殊殺人者多所平反蓋崇公意
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
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
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務郎餘早
亡孫男六人愬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承議郎概故宣義郎原
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
以布衣隱居鄉閭聞 天子復用正人嘗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
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蜀人中
公取梅聖俞得其所上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

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
師公家以公碑屬子瞻子瞻許爲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敢以父
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 仁宗　有臣文忠　勻儉而恭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縫其間　公於白南
覺於四方　允文且忠　有煒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挹之
三起三廢　誰實使之　積而後全　惟 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肆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大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滿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汝宗何知　言恐不深　潁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壠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刻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七

狄武襄公青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天
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遘疾于州未
幾以薨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二日發哀苑中贈中書令太常諡行
謚曰武襄既葬于汾之西河有詔史臣以刻其墓隧之碑臣謹案
狄始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城因以爲氏其後代居天水至梁文惠
公乃大顯于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間公實西河人贈大傅曰應
之夫公爲曾王父是生真贈太師太師生普贈中書令其配曰宛
國太夫人侯氏公其次子也諱青字漢臣生而風骨奇偉善騎射
少好將帥之節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寶元
之初元昊叛河西兵出數無功自散直爲延州指使延綿知公敢
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出大里清化榆林歸娘嶺東女之崖木
瓊山渾州川白草南安安遠等戰大小二十有五中流矢者八斬
首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鎧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
嘗破賊金湯城至于乾谷三堆香林原逐略宥州之境屠咙咩歲
香毛奴尚羅等族燔其積聚數萬屋又戰于收其帳二千三百生
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賊要害
使不能闖邊以功遷至秦州刺史涇原儀渭兵馬鈐轄兼本路
經略招討副使　上欲召見公會賊寇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由是
天下知公名公提涇原之師威震羌夷既而賊以書稱臣西陲
少事矣乃以公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徙鎮安遠兵馬部署
宗嗣位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眞州團練使留爲
防禦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彭
化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　天子顧將帥之臣無踰公者乃召至
樞密副使加檢校司空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叛陷邕
以盛夏舉兵陷于邕州浮舟而東又陷公五九郡遂圍廣州方爲
不能下還據于邕所過吏民多被害江湖之間人心爲之憂懼公
延抗章請行又因侍　上間自言臣□□□起行伍顧無以報國
今□□□此□□不足爲　陛下憂願得蕃騎數千益以禁兵剪致
之闕下　上壯其言遂改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置廣
南盜賊事加檢校司徒　上親餞于垂拱所以臨遣之意甚光
是時賊猶張忠等繼以輕敵失軍士卒莫有戰鬬志明年正月自桂
林次賓州會廣西鈐轄陳曙輒以步卒八千潰于崑崙關公
即按問其兩禆以不應令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戮以軍法諸
之衆莫不惴恐兢而頓甲軍中又下令且休十日之糧賊莫能測
賊使人覘吾軍而還黎明公合三將之兵以行乃絕崑崙出歸仁
鋪先白旗陣賊果失守險遂悉其衆逆王師以戰前鋒孫節搏賊
死山下賊勢甚銳麾吾軍公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非
意時舍其前後不勝敵遂大敗馳騎追之斬捕二千二百級僞
以其偽官黃師宓僞惠建忠等五十七人沒于陣知高夜縱火城中
而遁明日破賊入城得金貝之物以鉅萬畜數千悉分其戲下招
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皆慰遣以歸又斂屍爲京
觀于城之北無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飾純鋒于櫃什其傍或言
知高已死縱兵中有欲爲公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
知高故計朝廷以貪功邪二月班師益出故五嶺又布德音至于
江湖之南公還至□□以使遺往□檢校太尉河中尹俄拜樞密使
賜第城南一區子詠咨以官公因謝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勤勞何敢拜　君命　上固以
寵之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奮用乃夙夜一心進退閑事雖權幸
不可撓以法上累言以從度禆官校密樂所以攻守之計天子深然
之晚以盛滿爲戒思避時權出知陳州享年五十公爲人慎密
而節義有大略謀定而後戰計其事必審中機
而後發其行師必正部伍明號令□雜然紀之無一士敢
後先者故常以少擊衆而所過無不勝□□□而又分
功與人未嘗自言安遠之戰方被創甚聞賊且至即挺身以前衆
莫不爭先用此常偏裨□□□其勤實賊□中見者爲之歎易今
密院公與其政嘗以士卒化公仲淹同爲武節甚于兩邊公特
以禪將殊爲二公見器仲淹又□□以左氏春秋授公以謂爲將者

大小如之匹夫之勇無足尚也公於是自春秋戰國至于漢以
來以兵之迹無而能通公爲涇原招討起居舍人尹洙知渭州因
與之善洙學通古今嘗與公議用兵之術稱曰雖古名將殆無以
過其後洙以貶死公周旋其家事惟恐不及并從其定偵過故鄉
過縣先下車趨至令庭遂拜故老於縣下里中榮之公事親甚謹
中令之喪雖在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方秉權於朝未究可大夫
人咏下日樂觴于堂閒又　天子賜珍其家稱榮義矣征南之日
戒内外不以鬬懼遺其親憂始行至邑會煙露蒸之氣皆擁衛出入故
謂城流毒水中日士飲者多死公一夕泉湧于邸汲之甘冽遂療
其卒此非誠所感耶公薨之初以上聞公屬將猶京師甘泉也以
六大旗幹送于都城之西又勅所過郡治道上其具發材官輪車
三年西河上用嘉祐四年二月甲申之吉是歲以給賻恩加贈兼
尚書令臣嘗伏讀兵法曰以治待亂以逸待勞此善用兵者也又
考于史之載將而持重有謀若其出奇不有功如武襄之西定靈
夏南平嶠外未嘗不擇形勝整師徒先計而後戰遂捐亢飭名
動蘇俗爲國虎臣善夫臣孫以謂有古名將之略豈誣也哉公娶
魏氏封定國夫人六男長曰諮三班奉職蚤卒次曰諮西上閤門
副使次曰詠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次曰諫内殿崇班次曰說東頭
供奉官次曰諫内殿崇班說諫蚤卒二女許嫁而卒孫曰璋左侍
禁曰璹尚幼銘曰

汾晉之氣　蒙于崆峒　有出其人　武襄之雄　崇來京師
感慨從軍　以節自效　號其不聞　元昊姦猾　歸款塞下
西邊用兵　覃甲在野　公出大里　至于杏林　奇謀縱横
以聾戎心　上顧將帥　威名無如　來波陪于　東國之樞
盜起南荒　東鳥弛防　嶺表圍廣　妖氛以倡　公於上前
憤然請討　賊失其窟　首亡原野　還服在廷　越後其亡
風夜乃事　匪圖弗宜　將相出藩　年甫五十　公不復還
入子爲泣　生莫與榮　没莫與哀　羣有之誠　其德有之
有勤其物　有大其後　書德於詩　以質不朽

种院使世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公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
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書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
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邊陲衆多有兵之患其間
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涖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
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
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
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
逼戎落曾不畏憚與民兵暴露踰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
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自是不可井矣君曰過
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攻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人復致
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
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
保障患無泉者率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
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復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蕃落
向時漢官不能恩信苟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
意多所周給嘗自解佩帶與其酋豪諸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
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清澗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蕃部嘗患之何爲患君使
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
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
以本速之流轉歲時闕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所須權錢帛皆
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而給使一子生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
常戒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學士王公堯臣安
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擢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
年就擢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龐籍
二年春予按巡環州屬羌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
邊患乃召蕃酋慰勞之酋長僅八百人犒于壘下與之衣物
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鞍以旌之然後諭以照
立約束俾之遵向然悍獷之性久失其馭非知蕃情者之恐

築時青澗既成人可循守乃請于　朝願易君理一郡朝廷方以青
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青澗城日夜諸吾
窺羌羌愛其類多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　朝廷始如
其請君既至環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御懼合夏戎爲異發
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務也
故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時有牛家族首奴訛
者倔強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
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天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凶嘗詐與爲使
君繼萬紐戰又所處險惡況雪不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
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
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蹴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
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乃與族衆拜伏嗟呼曰今而後惟父所
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至
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誅者半盡以其地畀羊賞諸有功
其僭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栗請命納其所得文券旗
幟自是屬羌無復敢二君戒諸族各致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聚
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
戎馬入駿于渭子須慶州當遣兵往拒邠岐又召君分援涇原君
即時而起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
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有請其事者君咸
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
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堡環不求增兵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
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
意前後經畧使以戎幾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
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環之西南占原州之境有明珠滅
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者聽強梗在原渭經涇夏及王環撫之很
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　朝廷患思其二
州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乃宣撫使乃諭
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患利病卯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
一士晝夜築之夏戎困忌此城君遣人入其中以計欺之兵遂不

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負戴役既出其不意又亡
外援困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過以苦寒成而疾作
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終于位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
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之詡皆河南壽
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
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
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　太宗朝自詔以事親不起　真宗復
加執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
年君用工部蔭得補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泰州太平
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酒稅倉邛州惠民監在涇之保定京
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興洪祖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
有尹府王知謙者發利害露跡之偏求禮乃出君曰吾所則曾恩
益以長惡從府坐於不下號府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大稱之自
是豪右不敢手其廢赤此又邑有三白渠民歲修時用數邑
力主者并其才而勞逸非等功利日削君使勤者養其力故功倍
貧富均其流故利普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慶二州鳳
之守王蒙正託　章獻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污君君正色不
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誣君知鄭公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竇
州　上親昭雪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贖君乃除孟州司馬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奏于朝授衛尉寺丞主隨州稅酒久禮部尚
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淶州淶州僚闕君辟得
監京兆軍資庫以同罪免辟改著作郎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
事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兄弟有欲析其資者君推
資產與之惟取書父先書而已在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
畫君之像而祠事之又緣吏民所屬羌尚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
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古文
雅然篤義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詁試將作監主簿曰詠
同州澄城尉曰諤郊社齋郎曰諲三班奉職皆有力人也誼記詡
三子尚幼一女適丙頗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日聚貨籍數弘
矢獵養士伍能志衆無附不月皆播之又出奇以齊幾事常遣諜

若入虜中九年歲閲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謀者遂其謀將
行會君已殺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以銘曰
嗚呼种公　出乎賢門　吾志必立　吾力是陳　寧以剛折
毋由直伸　還自瘴海　試于塞垣　權以從事　意其出人
得虜來降　又遣之民　夙夜殖職　星霜燃身　主則有涯
死且不泯　邊俗祀之　子子孫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六

呂惠穆公弼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熙寧六年三月辛亥東平呂公薨于管城之第訃聞　天子震悼輟視朝二日贈太尉錄其子孫有差太常考行遺愛在民曰惠布明其德曰穆易其名曰惠穆曾祖殿中丞諱龜祥追封魯國公祖大理寺丞諱蒙亨追封韓國公父太尉致仕許國公諱夷簡追封楚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馬氏追封魯韓楚三國太夫人　國朝呂氏顯者十五人而公家有七人文穆公蒙正相　太宗　真宗而文靖公相　仁宗公又爲宰平熙寧樞密使其從父昆弟爲學士邑從出藩鎮者更迭於時於乎其盛矣乎昔之賞延於世不顯亦世以言日下能世其家可以推見當時用人之美其光多矣蹤於其後者盡如此公諱公弼字寶臣初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召試禁林賜進士出身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同判太僕寺同判尚書刑部通判真州吏部南曹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再爲三司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直史館爲河北轉運使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河北宿重兵其後夏人稱臣契丹講和而屯戍不少損民苦於轉餉公始選御可轉要衝下減戍兵使食京東增置壯城軍專版築之役義勇之節造不教者以時教之又興鐵冶佐縣官之用方是時者安累年大水監民患乃修郭固口閉其性而疏道之河遂安流滑州以河決來謁乞且未假撥稍而修官數之公曰救急矣尚可以爲路推之耶遣其兵而應接之滑州得無患前後四年除民之逋負凡數百萬省役之不時者又不可勝計故一路財用饒而民樂其生則公之才爲可知也入判吏部流內銓加龍圖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略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知開封府開封自文靖公號稱善名而公兄弟三人相繼皆有聲世以爲美談徙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肆不拜留爲群牧使契丹登寧使復以樞密直學士爲河北路安撫使知冀州遷右諫議大夫徙延

以知延州羌酋畢時亡去者輒不究治至公時胡守忠者亡去已
歸有州取之斬于境上然公去無敢亡者復入爲群牧使判尚書
兵部提舉醴泉觀集禧觀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成都一都會也得便宜
從事列城觀望有唐之藩鎮流風存焉爲政者務威猛爲驕肆以
評切之民有輕犯刑辟鄉其首或配徙內地終身不復還公閱其
籍按鄉者即釋之配內地者奏而復還之而一切須以寬簡人心
大安戎瀘蠻叛殺邊吏保戍兵軍食不售公爲高其估穀價適平乃止
故農不傷而軍食仰給焉人益喜乃相與請於朝以公之像爲生祠公拒
止之比去至有作蜀父吟以思公者改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群
牧使權三司使天下奏計及支移負逋若不可免者公爲之以聞
蠲一日奏事 英宗顧謂曰卿宜特許故不即從事多留公所以
處之裕如也公對襄於事勤未嘗有失先名言者安然 帝大悅
公才由是又知公爲長者月餘拜樞密副使是時帝欲知政亡
者數見斥公奏諫官御史 陛下耳目而大臣爲股肱股肱耳目
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其言視其所行事而進退之

列傳二十八

則下情通而聰明無所蔽矣又請擇 祖宗故事於前而日省覽
之命儒英進讀以代前世之史則切於時而有所規模也 今上
即位遷刑部侍郎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武臣子弟多不殺三班入
流又無法以考視之請試方略才武然後任以官異時北兵戍陝
外者多物故更用東南教閱兵京師禁旅戍河北者冗食公上以
京東武衛如陝西土兵之制使更戍四路又分河北義勇爲五而
以其一最優者課其藝閱習騎射而復除之公之所陳或初議不
合或合而未即行及後施行則皆著以爲令者率如此有欲合鄜
延環慶爲一路者公言東自河西至定邊中間列寨凡二十二千
里而遙緩急寇至首尾若何而爲援乎議者又欲下邊臣公曰廟
堂之上不與兵而以議邊臣不可乃止未幾公之弟公著爲御史
中丞公以爲門戶之寵不可多乃上疏請罷免 上以至公之意
申諭之再三乃起視事如初明年爲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河東
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先是夏人數寇邊朝廷患之遣大臣宣
撫陝西河東以相視利害既而獻計者言無其不意出兵必有功

之路雖兀卒之又築三寨開荒堆道綏銀爲之麟州既又檄太原
路二萬人轉餉之且戒以期公曰大兵通行則可糧道遇伏將何
以繼之永和關回遠難達期可無後虞遂出永和關而神堂援兵
道荒堆者伏發不得進事聞手詔褒諭以爲有先識其獻計者又
欲增堡障公言三寨之役民已不支其勢又散闊不相維制守之
固未易也奈何增堡郎以重自困耶虜方懷憤伺隙日夜謀有以
報怨宜少持重以制其變已而囉兀不能守舉三寨悉棄之如公
言虜亦不敢復動初詔將吏有功者得承制除授而自以爲多公
言諸道兵會囉兀初無大敵所捕獲特老弱牛羊雜畜爾其所得
地又舉棄之則將吏爲無功明矣而賞不次請更下二府裁定遂
覈其冒有差轉運使以調發煩擾被劾公言事不素畫而起倉猝
其勢不能不然請薄其責於是邊得蕃青酋請知鄯州朝廷有
事于洮河乃拜公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召對面加慰勞既至董氈
用僧事聯公以書且稱勞公遣謂曰若蕃臣安得妄稱邪董氈皇
恐不敢復妄稱邊人用是益知畏伏後數月王韶取洮河降附者

列傳二十八

又以萬計乃建熙州而遷公檢校太尉公自以爲無功固辭不就
俄以疾請內徙除判河陽遣內侍將醫療治聽歸管城第改西
太一宮使使使賜養其所以待公者無不至而疾益侵遂不復起
嗚呼其命矣夫其命矣夫享年六十七其年五月庚申以薨于寢
里先公之世公孝友而居官寬厚傳家居未嘗妄喜怒暇則當書
分觀古今治亂之迹而不爲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其在朝恥
言人過及遇事則以公爭無所回屈與大臣論其議常從容有餘
而治邊尤不喜生事務安靜鎮重而已所薦士多至百許人往往
爲名臣其間有未之識者自 真宗皇帝擢文靖公名於屏風以肯
仁皇 仁皇帝復選公名於殿柱以肯 英皇 英皇故其感慨摩勵
獻風采有以似之也熙寧初以旱詔求直言公奏人主不可以聖
自尊當用嘯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務虛文而無實不
可不察察之則天下之旋至矣前後諷切其多萬餘言皆出於忠厚
慎秘人莫得知及樞密之制下其略有屢陳憂國之言多發忠誠
之資者然後天下之人知公爲有言也娶聶氏封皇郡夫人再娶

王氏清源郡夫人皆先公以亡四子希逸太常寺奉禮郎希彥尚
書庫部員外郎希仁大理評事希明太常寺太祝而希逸希仁又
先公以亡希明尚幼獨希彥好學有吏能為公所器愛女四人長
適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韓忠彥次適保州軍事判官向紀次適韓
忠彥次許嫁光祿寺丞趙元緒孫四人叔問大理評事叔剛叔閔
並太常寺太祝叔清叔閔未仕曾孫二人師中試將作監主簿師中未
仕公在開封時鎮嘗從事於府中希彥奉公之狀來求銘銘曰

姜姓自古　得所於呂　太公封齊　遂若來土　從申及甫
為周卿士　崧高之詩　既好且碩　宋興百載　愈盛益大
維公之門　國相者再　伯仲昆考　三朝倚賴　民留于內
兵偃于外　維文靖公　實相　仁宗　緝熙彌縫
致平亟隆　有德有功　有初有終　朝享之從　見于歌工
慶流源源　澤被後昆　維公之生　氣直而温　視為設施
無所不宜　亟急而集　匪嚴而威　外臺將輸　阜財足用
國倚於用　家豐有儲　方面翰屏　慎重鎮靜　有懷者附
必信維令　寬以禮宜　樞機精密　出入始卒　周旋如一
公訃上報　維　皇震悼　大用未究　胡不眉壽
油然之泉兮博大且長松柏森成兮林林蒼蒼附于先人兮永
固以藏福慶無窮兮子孫其昌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蜀公范　鎮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忠獻范公既歿之十九年
其子宗賢始以公之行狀與故魏文正公所為銘文求文於鎮以
為碑景祐中公將赴洛鎮適受命為新安主簿一見于京師其
後不與公接獨得其平生行己大略於士大夫之傳以為公天資
忠孝篤為善好學通敏有籌略以是起將于事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二帝皆知其賢而公亦以此屢用公歿於先帝建言朝廷公在延州
有所立故常得位志行而卒不克其在延州所以守禦西敵者未
有如公者而大將劉平石元孫敗于外城幾不守而公亦坐是左遷
故君子以為公之所欲為者甚壯而　上之所以不用公豈非不幸

故止于此然劉石之敗非公延州不守而公之上疏以咎己之正
公承其後得公之事為詳及公之使而世與其葉小雖其功為能全
延州以捍關中者其於不幸中猶能不亡如此此銘所闕於人
者而考之於其行狀與銘又得其世次出入始終之詳公諱雍字
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仁魁事後唐為校書郎從孟氏歸于[illegible]
門卒贈保入蜀拜祖也以老被太子太傅紀于家及公之貴累贈
太傅王考諱從翰事蜀為刑部侍郎入朝授右屯衛大將軍累
贈太傅皇考諱隆以太傅[illegible]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妣韓氏
封安康君太夫人追封京兆郡生二子公最少十歲而孤夫人督
教為學使公就學於[illegible]咸平三年舉進士釋褐補洛陽主
簿再遷[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除大理寺丞知建州崇安縣遷
某中允知端州[illegible]文二十卷[illegible]太常博士初公為洛陽
主簿張文節公[illegible]其所為[illegible]名譽[illegible]人職以識吾
為問至是[illegible]公[illegible]淮陽即引公[illegible]未行會范茅公出守[illegible]奏
公為簽書[illegible]公辟二公於天下士少所推[illegible]而爭辟
公為[illegible]公可用[illegible]召判三司[illegible]司[illegible]尚書屯田員
外郎[illegible]兵萬人[illegible]不給
上命[illegible]發丁夫邑官為校[illegible]　上患之使宰相
曰可使擇可行者皆以公為[illegible]運副使公至以為
民然無聊今急之愈死[illegible]不力不如[illegible]與民[illegible]期民皆奮
曰公長者毋敢後者期而[illegible]成即拜度支員外郎可比轉運使
[illegible]以重[illegible]民入粟[illegible]官[illegible]民莫
爭納乃[illegible]諸州[illegible]以[illegible]至今以為便
是時陝西[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民[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公[illegible]本
路公建議以[illegible]民入粟于[illegible]以[illegible]員外郎
召拜戶部[illegible]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
陝西都轉運使[illegible]
公安撫公[illegible]利[illegible]約束如舊
遷拜右諫議大夫[illegible]使以[illegible]加龍圖閣直學士公
以三司使[illegible]　上知其才[illegible]使[illegible]丁太夫人憂

詔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
官之西北隅有數小殿存者章獻太后有意修復呼府庫主
太后悲泣久之曰幸有存者公揣知其意即抗言先帝竭以此
空府庫今一夕爲灰燼天意可見如幸其存而復興之將不堪命
以爲存不如亡群公皆助之 太后意解曰不復繕人矣 上說
翌日詔諭中外明道二年以户部侍郎知陝州逾月改京兆府是
歲諸道旱蝗疾疫關中尤甚公自減廪食以爲民先富人皆爭出
財助官貸活數萬人躬自撫視至纍疾不悔移鎮河陽公既受
任陝西出入邊徼知元昊且反而朝廷未有以待者遂自河陽上
書陳邊事得召見獻策六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
而元昊果反 天子思其言即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公以爲
延州西夏咽喉而戍兵寡弱若賊併兵急攻延州不守則關輔擧
危非厚集兵以待之不可乃累上章乞師朝廷不甚以爲意一旦
元昊引兵十餘萬破李士彬等徑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
境上守者纔數百人老幼皆登城公以身先之賊聞俞急使召統

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
陷及城中大恐公慨然曰我死國足矣民何罪得于州南嘉嶺山
之神會暮大雪賊畏寒不能軍乃引去城卒以全元朝廷聞之封其
神靈顯公然公卒以是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吏民往往守闕訟
公無罪 天子亦知之故一歲聞起公至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
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復資政殿學士兼四路糧草至鎮歲餘以
邊食足而民不勞加尚書左丞進大學士復守西京有盜起襄鄧
間流及汝洛朝廷以屬公公命討且降之盡獲是歲汝大蝗獨
不入境守洛三年拜禮部尚書慶曆六年正月丁亥以疾薨于位
享年六十有八 上爲廢朝贈賻加等以其年三月丙申葬于洛
陽金谷鄉卓武里之先原公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
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封仁壽郡子六人長曰宗傑尚書兵部員
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曰
宗良宗衡並守將作監主簿曰宗古未仕皆早亡曰宗師宗賢並
爲大理寺丞女七人其三人亡次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次適光

祿寺丞吳安度次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唐詢次適屯田員外郎韓
縝孫八人宗本尚書虞部員外郎子開國子博士子明尚書虞部
員外郎子蕆太子右贊善大夫子諒大理寺丞子奇光祿寺丞子
戭大理評事子正未仕公性篤學至老且貴不廢有集五十卷其
在樞府嘗繪前世四代圖以進所嘗薦與者後皆至公卿世以爲
知人大將狄青初爲散直韓宣下坐法當斬公貸之卒爲名將平
居無事常以爲父遠計元昊既叛作苟止自陝西休兵議者皆以兵
冗宜汰而行之不以漸公知人心不厭發既以爲帝用之緩而
集之後無以復用人乃止及病且革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跪
不已凡四任洛陽始爲邑作栅亭於將南父老思之名曰范亭云
銘曰

嗟我范公　其先太原　從主于蜀　皓崎艱難　遺時不祥
再世不顯　集爲我公　顯大光明　初仕于洛　有駿厥聲
時之望人　惟范與張　公之所從　爲彼得喪　用公京東
東人以寧　用公河外　邊虜是除　公在關中　帝有西顧
仕進有權　變不帷敵　公還京師　羌殘于西　公出西撫
羌拜且寧　召還二司　屢試有成　公在樞府　典兵六年
自陝徙雍　復爲河陽　羌亂必叛　以詔　天子
公言卒效　寄以西面　二帥致顛　城賴公全　公斥不訴
民則號冤　天子知之　旋復用公　繼守三鎮　有光于終
天錫之報　子孫滿前　以沒元身　克多歷年　嗚呼哲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六

周侍郎沆神道碑

文正公司馬

周以國爲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祖考諱仁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爲濮州司法參軍契丹寇濮州舉室罹禍朝廷哀之贈大理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考諱圭時適在外得免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僕射妣李氏累封常山縣太君君諱沆字子真舉進士一中上第除膠水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徙諸城主簿用薦丈忠公薦遷鎮寧節度推官知渤海縣濱州大吏恃府勢撓掌部民告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畏縮莫敢直公立表窮至收吏抵罪案得懼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使杜祁公爲奏留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同州稅務以便養及服除知嘉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知制誥以公名聞擢通判鳳翔府以權發遣鹽鐵判官召還改江南轉運判官公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便葬乃改知沂州還京師入對上言事 仁宗嘉之賜服緋到官數月召還爲開封府推官遷判官會湖南蠻唐盤一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選人招撫蠻衆叛之乃以公爲轉運使委之經畫蠻行仍賜金紫公至上言蠻眾驕方驕未易以服且須秋冬進兵擊之經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挺徑北軍不能制之論者皆以爲宜徵三州兵每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截攻之彼往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湖南遂平是時軍旅資糧運路險遠公隨宜區處不擾而給而民不疲病召爲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館知潭州兼判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或期年或再期乃代去再換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爲不均請皆以期年爲斷所生全甚衆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變州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衆終不能禁公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爲度支副使儂智高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公爲兩路安撫使 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公曰天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爾敢不究宣 天子之澤以爲牧吏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不到者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夫爲率歲不還者官聽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同乎奏更延期一年召使復業者有已爲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免其一年租三年役舍者縣官給以種糧由是嶺南民復安集又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爲河北都轉運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橫隴而徙趨德博後十餘年又自商胡而徙趨恩冀朝廷皆以功大役不復塞有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塞六塔渠引河東注橫隴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公上言國家所議塞商胡計用薪蘇千六百四十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蘇三百萬耳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蓋仲昌故爲小計以求興役治非事實又即日河水廣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隴下流自河徙以來堙廢成高壟其西隄粗完東隄或存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曾不及十分之三濱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戶若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橫潰泛溢滄德棣濱五州之民皆爲魚鱉食矣今自六塔距海千餘里若果欲塞可使東宜先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爲也若其爲費甚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朝廷卒用仲昌議塞之明日塞不終朝復決恩冀等州果大被水害朝廷乃窮究仲昌等妄言之罪附仗議者亦抵罪衆始知公議爲是公又上言民罹水災給事當從徭役者爲可哀請緩發近郡兵之類大臣曰 上出不敢輕輟爲名願朝遣使者案視收恤之朝廷從之未幾從河東都轉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邊民多闌出塞販青鹽抵重法公請損官鹽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院兵部大常寺通進銀臺司仁宗山陵爲鹵簿使又以遺留物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賚不欲兼之固辭以力不能兼辭使契丹不行士大夫美之 英宗初即位契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爲館伴語取書入置柩前使者固請

見　上曰取書非故典也　上以方襄經不許使者執書不肯授
閤門公曰昔北朝有喪有使至柳河而還殺廷重邦好聽君前至
京師達命於　先帝恩禮卓矣奈何吏以取書爲嫌乎使者乃授
書是時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它語以問使者使者出
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眙曰今復煩兄也勿矣異之
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真定府路安撫使士俗多棄親事浮
屠公案籍閱其不如法者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真定數年
以疾辭位治平四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於家
年六十九公爲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友其至而
萬官謹嚴始終如一鎮安衛良權蹕撫弱去暴與二十年人有過
其縣閭民間德思念之以爲前後無有能齊州民遮道不得行公
諭解不能却乃旋轡而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奔呼爭先道前開
公羅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一言當者立從之
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爲安衆亦不能易也所部官
屬有罪先以好言諭之不變乃案致於法僞者衒除不盡遲也有
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爲賻斂衛送故無歸者則爲
存卹立生業嫁其女海其子弟視如骨肉故人始望其貌皆憚然
畏之久而求其心乃知寬仁易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
城郡君皆先公卒世三男華將作監王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
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梁安甫來安令江總簡公卒之歲十月己
酉葬于先塋百藥等以將刻碑隴道俾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
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燾狀公之功行以授某命爲之銘
某昔通判并州事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銘曰
古之君子　德盛道尊　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公正衣冠
嚴不可干　施之於政　乃仁乃寬　吏畏而懷　民思不諼
欽銘垂美　以告後昆

趙樞密贈神道碑

范太史　祖禹

元祐三年四月登進輔臣以尚書戶部侍郎趙公爲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六月拜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三月丙寅以疾
十位年七十有二訃聞　皇帝　太皇太后震悼輟朝臨奠哭之
哀輟視朝二日贈推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葬
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杜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請
公行而銘諸墓其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
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佑　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
凡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歡欣震動
頌詠聖德始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
滄州不三歲登右府人不以爲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
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寬大常靜恤刑民無勞
役曰方安於公既沒而人皆歎恨以爲未盡其用也然則宜以是
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贈太子太保諱翰
曾祖妣尚國夫人王氏祖供備庫使贈司徒諱溥祖妣某國夫人
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同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
翔今爲盩厔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初
仕爲孟州司戶參軍移河中府萬泉令以生田修學校於邑之士
寖嚮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
長吏迹以自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秘書
丞知敢州永昌縣築六堰均其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改太常
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羌夷雜處甚而難之不若合之而建郡於
茂川因條著其詳爲西山別錄及熙寧中朝廷經畧西南就公取
其書是爲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英宗治平元年自都官員外郎
除侍御史上疏請擇監司核賞罰廣聰明更積弊　帝嘉納對垂
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
習用臣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使者責成
守臣章三上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爲京安撫諸
路公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會
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公
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對力言乞追還昭明等不
小安默遂　帝爲改容納之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
公請悉出章疏付兩省官詳擇以聞　帝從之先是六月詔議

四葉後、末葉前有脫 抄本上脫 當查范太史集

十位年七十有二訃聞 皇帝 太皇太后震悼輟朝臨奠外
畏輟朝二日賻䙈加等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諸孤奉喪歸葬於
詔遣使護之其年九月壬午葬孟兆杜先塋中書侍郎傅堯俞請
公行而銘諸墓真孤又以狀請于太史氏將刻之碑祖禹竊惟元
祐之初 太皇太后保佑 皇帝功格于天眷求老成經緯萬事
九所建置必視 祖宗之舊與吾民之所欲是以海內歡欣震動
頌詠舉德歸 祖宗時豈有他哉由用得其人也當是時公召自
鄜州不二歲登右府人不以為速既在位天下想聞其風所言於
上前者人不得而悉知其所可見者責[illegible]州民無勞
役四方安枕公既歿而人皆歎惜公為未盡其用也公以是
銘于碑公諱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曾祖[illegible]太子太保諱輸
曾祖妣呂氏夫人王氏祖[illegible]備重使贈司徒諱[illegible]妣[illegible]夫人
李氏考太子賓客贈太尉諱[illegible]妣慶國夫人張氏自太尉始徙鳳
翔今為盩厔人公少力學以行義高鄉里登進士第[illegible]初
仕為孟州司戶參軍終河中府萬泉令以[illegible]修學[illegible]之士

稟學而至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夏縣作入監[illegible]
長治迹以自為監不煩刑罰而獄訟理父老至今稱誦之以秘書
丞知鼓州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段大常
博士知威州公以威[illegible]邊險甚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
𢈉川因修茸其[illegible]兩山別[illegible]及熙寧中朝廷經畧西和就公取
其書[illegible]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英宗今年元年自都官員外郎
[illegible]侍御史上疏[illegible]當[illegible]明更[illegible] 帝嘉納對垂
拱殿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使陝西招撫蕃部公言
[illegible]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且邊遠使者責成
守臣章三上其[illegible]功會文彥博孫沔經略西鄙又遣為京安撫諸
路公請罷宣使事不宿將夏人入寇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御曾
長卿加集賢院學士公言長卿當黜賞[illegible]京東盜賊數起公
[illegible]置曹[illegible]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illegible]對力言乞追還昭明等[illegible]

大者揭之神道以詔于無窮銘曰
挺挺趙公 惇德有容 [illegible]我從嗣 實自 祖宗在
仁宗時 公始試史 民曰父母 來予攸暨 簡于
英宗 正色匪躬 帝欽良臣 曰惟汝忠 [illegible]
神考 公心如一 言有違從 不撓其直 二聖曰咨
汝惟舊臣 亟其就位 翊我幅鈞 元祐之政 惟天是若
天聽于民 惟民是詔 公在朝堂 四鄙戢兵 [illegible]有內外
皆吾孩嬰 天篤仁人 錫公壽考 方終相之 不慭一老
南山有截 公名永垂 過者必式 忠厚之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目錄中

眉州進士杜大珪編

卷一

馬忠肅公亮墓誌銘　元獻公晏殊

卷二

田諫議錫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田諫議碑陰　文正公司馬光

滕待制宗諒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曾諫議致堯墓誌銘　荊公王安石

卷三

田太傅況墓誌銘　荊公王安石

蔡文忠公齊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卷四

杜祁公衍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章文獻公得象墓誌銘　景文公宋祁

卷五

王文正公曾墓誌銘　景文公宋祁

胡太傅宿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王文正公曾碑陰　景文公宋祁

卷六

龐莊敏公籍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光

高文莊公若訥墓誌銘　景文公宋祁

卷七

王待制質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孫待制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卷八

王文公堯臣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吳正肅公育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卷九

張翰林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賈翰林黯墓誌銘　文恭公王珪

卷十

范忠獻公雍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張樞密奎墓誌銘　文忠公富弼

卷十一
張恭安公存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胡尚書則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卷十二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杜待制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卷十三
郭將軍逵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卷十四
孔中丞道輔墓誌銘　荊公王　安石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丞相張　商英
沈翰林遘墓誌銘　荊公王　安石
卷十五
許待制元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呂諫議公綽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卷十六
石工部揚休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宋諫議敏求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卷十七
賈文元公昌朝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卷十八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范忠文公鎮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
卷十九
唐質肅公介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邵安簡公亢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卷二十
薛簡肅公奎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程文簡公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二十一
楊諫議偕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謝學士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二十二
張文定公方平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

卷二十三
滕學士甫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
司馬諫議康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卷二十四
呂中丞誨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王尚書陶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鮮于諫議侁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卷二十五
孫學士洙墓誌銘　黃門李　清臣
楊待制繪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卷二十六
蘇文忠公軾墓誌銘　文定公蘇　轍
卷二十七
吳正憲公充墓誌銘　黃門李　清臣
王懿敏公素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卷二十八
梁莊肅公適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王懿敏公素畫贊　文忠公蘇　軾
卷二十九
范資政百祿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卷三十
蘇丞相頌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
王學士存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
卷三十一
陳少卿希亮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蘇員外安世墓誌銘　荊公王　安石
卷三十二
彭待制汝礪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
趙待制瞻墓誌銘　待制李　燾
卷三十三
唐資政重墓誌銘　修撰劉　岑
楊文安公椿墓誌銘　御史陳　祐
卷三十四
梅直講聖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劉學士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直閣張　耒

邵康節先生雍墓誌銘　明道先生程　顥

卷三十五

胡先生瑗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孫先生復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石徂徠先生介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孔處士旼墓誌銘　荊公王　安石

卷三十六

石校理曼卿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梅聖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尹學士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尹學士洙墓表　忠獻公韓　琦

卷三十七

蘇長史舜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王翰林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尹博士源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三十八

劉祕書恕墓碣　太史范　祖禹

劉祕書恕十國紀年序　文正公司馬　光

劉檢討羲叟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程殿丞開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种處士放傳　太史曾　鞏

林和靖逋　太史曾　鞏

王團練中正　太史曾　鞏

卷三十九

富秦公言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賈令君注墓誌銘　景文公宋　祁

田公紹芳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蘇職方序墓誌銘　舍人曾　鞏

卷四十

程太師元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瀧岡阡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謝尚書濤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劉處士勘式家傳　公是先生劉　敞
卷四十一
韓太保惟忠墓表　黃門李　清臣
張寺丞文蔚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程太師琳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何廬江隱侯澤墓誌銘　丞相張　商英
卷四十二
老蘇先生詢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又墓表　文定公張　方平
曾博士易占神道碑　黃門李　清臣
孫府君甫墓誌銘　翰林學士王　禹偁
宋府君玘行狀　景文公宋　祁
卷四十三
曹武惠王彬行狀　少卿李　宗諤
曹武穆公瑋行狀　荊公王　安石
卷四十四
王文正公曾行狀　文忠公富　弼
張文定公詠行狀　景文公宋　祁
卷四十五
孫文懿公抃行狀　丞相蘇　頌
卷四十六
孫宣公奭行狀　景文公宋　祁
馮侍講元行狀　景文公宋　祁
卷四十七
蔡文忠公齊行狀　文忠公歐陽　脩
孫侍制甫行狀　舍人曾　鞏
卷四十八
韓忠獻公琦行狀　黃門李　清臣
卷四十九
李龍圖清臣行狀

曾舍人鞏行狀　太史晁補之

卷五十

韓儀公丞相忠彥行狀　內翰曾肇

卷五十一

司馬文正公光行狀　學士畢仲游

卷五十二

曾太師公亮行狀　文忠公蘇軾

卷五十三

鮮于諫議侁行狀　文昭公曾鞏

李中丞常行狀　學士秦觀

卷五十四

杜御史莘老行狀　學士秦觀

卷五十五

張忠獻公浚行狀　少卿查籥

[illegible]熹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目錄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一

馬忠肅公亮墓誌銘

元獻公晏　殊

鉅宋有天下重三后光九圜叔清寧康復宣揚治迹海岳冥助英賢輩出惟傑射扶風忠肅公諱亮字叔明秉資　三朝勤身四方踐履軋顯保終吉祥盡瘁克敘蘇有加進退哀榮爲儒臣表式公之先本居彭城中徙廬江因而占籍曾祖復王父韜晉歸弗耀里仁多裕烈考澤任至西頭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舒國公五代遵化肄名戎幕　皇朝拓統獻策帝閽引籍三階之坐嘗從西河之旅遂陷東艾衛慶方隆公即第三子也生有淑靈長而倜儻鍾庭闈之秀爰業文史之芳擢太平興國中　神宗振聲爲寓來王親從英髦博選材策公甫踰弱冠銘有神鋒一上中進士第得大理評事知太平州蕪湖縣丁外艱制御奪表奪哀事自吳會之平也士人族屬不許渡江公高其年偶日崇奉養志乞迎侍慶恩賜許改丞大匠入佐著作監群牧判官授殿中丞上言詩賦小才不足觀士風先策論以擢俊良帝是之同判睢陵縣編戶數百猶爲著籍家貧已空刑繼未解公面聽錯之償責如期悉棄宿責皆假版籍既皇錯甲字吏精心不益圖圖無帶擇訪使羅勅約擬其盡以狀飛表以聞受代遷朝面賜五品服命知濮州朞月政聞部民留借驛傳旨嘉其居屬遂充福建路轉點刑獄閩蠻若外部居遠象公星言風駕捐隱熙䘏六姓[illegible]衙寬引伏由宗祖而全活數族田訟積年屢繁自辯明而決遣外臺路奏移遠朝闕就遷太常博士知稽州翰林學士承旨蘇公易簡舉才任治賦保及提點三司未幾以黜職匪彝力求外補出知鄱陽扁舟徑行僅得入都外而伊人受我識者許其先見邑有豪族怙強專殺依違十載未伏其辜公發摘按問尅時論決又表十二戶民積負七百餘萬鐶盡錄錢帑亡償至大經常所費物力罕充公奏於池陽分置監公□錢倍既羡課程增倍著在今甲迄今便之尋改殿中侍御史　太宗賜祚遷刑部員外郎公以　聖緒重熙嘉猷罔伏嘗言四事至於郡縣大略以征稅所通杼軸斯寡恩詔屢下

官由是廢格誅歛強急殘殭未復顧出寬斷大旁和令惟新賦實施
及戍兵貫不踰時式符奧于邦朝近制屢以宗畜田京地廢積嫌
謂宜革罷引弓裔俗鳴鏑犯邊異講和戎用康居首投誠上達時
論然之成平初代還以京西河東二路租欠錢萬部往鉤校又以
隴州計籍失言公錢千餘萬受命按劾至則考文簿詳料督所失
罪之出入見四三之名實得其舛誤闕益毫分疑論冰釋吏胥忌
抃復命主判三司都磨勘司先是浙右行商許其泛海有自姑蘇
抵海陵以鬻枯魚者鹽鐵使陳恕按籍責其枉道倍誅算金連歲
督理家人上訴詔下計庭會議宗密無辭公獨與劉綜
條附前令請從釋放皇明獎納嗣降曰俞二年春益部挺災寅東
致討授西川轉運副使法坐臨遣 聖顏俯遲事有利病悉從便
宜遣王使名以隆朝任矢石之際輸將不前編貫帶難力貧餽
迨乎訖役民不告勤逆黨既殲虎臣禮命悉心行戍我姑忱傷心公
義感其誠蠲租之下所居千人懷我留書無戎兵
部員外郎賜錢五十萬大兵之役斗米直千公出常平價以濟民
命明年春詔入奏加直史館賜白金三百兩會送賊中偽署八十
餘人至者樞臣肝畫毅之公入對近密顧從容有函詔議于 上
前當軸抗聲其辭甚確公曰脅從罔理是亦何誅且汙染之中此
爲百一餘或鳥驚鼠竄傾聽德音一開大刑孰不危懼今茲議者
慶其退不悛心臣敢以百口保其無叛且又先朝賊順之黨皆從
全生一昨寇攘不聞助亂罔言感悟 聖主從之亦既復職勳
爲治畫削租負力罕度泉之并搆白興利日久味革課
存監司之人答逮不辨公則察其區處究其耗擾損戕理除皆有
條教歲運實布達于渚宮頭會僱民筆其舟楫風波悍險士卒役
爲破產毀宗是爲常法公則罷其賦役責其兵師閱甲護
無擾凡十八州軍經鎮師者是秋輸賦悉不之諸部吏之官
権錢倍息以杜貪饕灌口叢廟一方歲祠嚮眾愉人將戎械跨
踰境邑借亂中令申絕用徵非法無不至焉五月
報政延見便坐雍容啓奏 上曰自茲已往朕無西顧之憂矣
面賜金紫俄命知潭州都會要衝事繁軒空閒

邑有亡卒潛游聚落敢行攻剽賊亂人倫脅制里巷爲日滋久爰
有四輩合謀殺之司敗論辜將寘于法公以爲元宗除患理有可
矜觀過知仁刑之所赦儻循常而冒請必見沮於有司揣心得宜
獲戾無悔命筆專斷悉從矜貸削封引咎劾論薦之畢患初移知
昇州途次吳湯歲旱穀價騰踊道殣相望公曰 聖上愛民
甚於赤子拯溺者不徧矩步救火者不問大人有利 國家專之
可也於是取荊湘永米數十艘移牒郡守促行賑給因附驛言狀
界郡阻飢爲甚牧長是懼不時以聞擇材臣撫循祭祀仍罷
官糴許其販糧 朝廷嘉可其奏立命近臣張知白等五人乘傳
分路緩刑均貸公既即治所益求人瘼輕揚之俗忽然成風失意
相讎乘昏縱火申命伺察動無隱慝大減其少乃絕舊國猶
巡宮奉庭之會服不克牙城東北自朝宮地後庭
公往在公曰徒神致次豪丈承二百餘斤
之贈百萬以備供帳然有餘歲滿入加工部郎中三日擢授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蓋宜統初平思寧遠俗也受元符之歲二月
公至番禺歷海役兵有出戍而從亂者宗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
皆奏釋之瀕海鹽夫有負課而逃亡者妻孥質於庾歲久未贖
悉遣之招撫商社積其年蕃舶四倍而來珠貝責賦者
凱數舊課百萬其歲 天子異之命中貴人就頒勞達
失百衆陪預下遲是歲昇中喬嶽公命大食商首陀婆離蒲含沙
貢共執方物貢于岳趾中邦慕大禮增華交州使人道出郡府
常時留易多所稽留忽章閩公榜揭科禁犯而必行
長風歛迹閩復千逵封祀均慶進左諫議大夫二年有詔方各
營寔以昭瑞命公進若民但開元用寬賈
又以當內激忠引用封遠寢所時嘉
爲以久知虔州五年之民閭
公之保其致生祠南康生錄孝行圖於府門
鵬族生樹幼文四年祀禮成加給事中
嶺從知洪州在途詢利病奏放臨陵臨江本郡餘稅詔悉允
之遷朝右侍吉驛部命知荊南府兼

荊北路兵馬都鈐轄賜中金五百兩嗣降宸旨數明委主宮闈以
獄獨疑枉厥榜笞既久不復自明公引造黃堂并去衆侍告言伏
動幽枉乃伸爲召左謚即時縱去曾未數日罪人斯得又有父子
同訴失其家婦公潛諷胥吏就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淫劣案牘
辭吏得于水中翌日而獲沉尸即辰而辨訴殺荊吳之閒雨也請
停市糴輒價以廣郡庾宮邸之遺燼也首納圭田率衆而賚完葺
八年春政成入覲面奉宸諭徧朝宮觀七月以尚書工部侍郎再
守金陵昔年就知杭州加領集賢院學士前此大萃戎旅葺修以
遠岸没泥淖多至是年有詔曰江岸歲功蓋非獲已役人疊疾良
用軫懷宜具籌畫再來上公至郡仍請伍負之翦躬袖詔撫示
於此宿且曰帝念若此神其鑒之苟無其佑安用嚴祀詰旦吏
報滅勢遠却匯于他境又累夕堤沙横出縮日數里罷役夫七千
有餘圖并著其用竺乾法會僧以廣聖道入貢道中貫人詢水濱
爲遺家論席投龍璧而輟既錢氏之有國也沂邑本國二十六所
歷年滋久枯朽僅存每歲役兵三千責辦宮觀因緣採擷老挹田

閒公悉命發徒營收庸調地征無失民患不生部秀存飢流亡復
集旣出京師謂于國弱復蘇豪宗共爲斂施四封之內全度居多
飛蝗爲災旋日而至軫憂南畝躬禱吳山群鳥存食靈雨紛沾苗
蝗盡斃宸衷焦然仍以本司吳俗營饑鬼神牲牛殺鼓廢業競逐往
之儀巡爲蓍蔡綫法餝華采暗罷路禳公明列教條一遵典法示風
蚵華品粗知方天聖三年入拜御史中丞占對左掖字讓數四
上曰卿所至有異政宜當此授因目輔臣稱其介直公以經憲之
地表揆所屬道特振舉綱紀修明且言近世公私不敦禮教二親
疊殯即議異居利析貲財緩營窀穸傷風壞俗莫大於斯請自今
未詮遷祔無得分異又桑門之衆十萬其徒狡獪情欺爲淵藪
歲格之外宜罷比緇較試之辰頭責攸司保任稍嬰雖臨勿許既
收山海之寶名贈爲羊食周是樂捨曾是從時有搜瓦罪同律嚴
驗許茲頻減其坐坐寢聽采納咸署令爲勞路歲拜跳遷給事中卿
郡以兵部侍郎領集賢院學士知廬州綏緝協恭于藩翰以寬政
股肱之寄榮茲八母之邦五年春換印江陵秋八月剖符武昌或

邛然巴蜀或三告召棠不煩更張可以清嘯今上纂服進尚書右
丞季冬再領肥川之任閲一歲卜習長至肇禋紫壇公以爲六龍
飛天大明繼照亦備亞獻之列未睹八采之光夫豈寅恭不遑寧
處乃奏計籍入覲王會制曰可天聖二年冬執玉來覲二宮加禮
從祠吉土叶贊休歷判尚書都省知審刑院講法宮之儀矜慎
刑筆之詳平順允宿望冠映朝列近制郊祀有日先庚申令聞知
而犯戒以不原初狀之民尚干法禁至期論獻多獲從寬公以爲
上無戲言政在必罰況更誕告不可稽誅請飭攸司必正其罪三
年加工部尚書知亳州封境積潦黃汙敗稼請均羨處假貳廢毗
將望之倫稱號在舊後二載移知江寧軍府慶壽居安生佛如歸
夕老惟多存邑居和順愛無歲無年云又拜章乞身優答未許明年再
表懇請乃授太子少保致仕仍給全俸尋奏詔每有章奏附驛以
聞公輕拂南還閭門宴與子孫各侍邑里羽儀丞相東平呂公鑄
筮仕之初詞蘂公茂公歲其後至晉以嘉猷果贊國棟之隆將合
鳳鳴之兆至是東平公當軸與之仟贊揚高蹈二司兩掖咸有詠歌

投贈德門增輝今右丞相晏公紀美八年肆類加金紫光祿
大夫其中之中誼訓疇然還以竺典允迪華嚴久之謂所親曰吾
嬰疾在躬大期將遠因結其趺坐而逝臨一日奄遘微疾退安丈
室處以居士衣居士服召近侍畢之治行口占遺疏以別宗姻
夜分命易新衣奉昭然右合手誦佛號然化往乃九年孟秋之辛
酉也享年七十有三 上聞訃嗟悼爲輟視朝一日褒贈右僕錄
其孫紀爲將作監主簿曾孫永錫試秘書省正字弟之子仲良試
秘書省校書郎次行後治之與以仲冬乙卯返眞宅於合
肥縣之先塋從吉卜也公首娶劉氏禮尚書省校書郎某之女追
封彭城郡夫人繼室朱氏工部侍郎昂之女封沛國郡君皆以盛
族婦德先公而沒戌附焉男四仲宣大理寺丞仲容太常
寺奉禮郎仲洪大理寺丞仲甫大理評事欽德忠敦足光紹緒仲
宣以爲嫡之長而移孝家廷世婢宗戚閨籍能鍼中道蚤于族
人多士慕化八公之曰郭氏以大理評事仲御三藏典或宗武
夫元女英國夫人以仁和小君之貴冠內朝命婦之班象四斯而上

二宗有耀退見長樂延恩外門先妣彭城之封乃發後之異等帖
次曰堂金數齡而殞次適太平州軍事判官戴宏太常博士永之
子次適殿中丞呂居簡舊相許文穆公之子次適前進士張士感
司封員外郎希顏之子次適將作監主簿鍾離景裕龍圖閣待制
瑾之子幼適太廟室長張去奢亦希顏之子公之元曰邕枚不仕
弟用終宣州涇原令測終殿中丞儼今爲虞部員外郎皆有吏道
外分朝寄自顏近屬薦紳曳組者二十餘人率由公之保薦公篆
動疏爵皆極等威賦室三千四百室真食八百戶儒臣清列無不
揚歷弁牧廣荊四臨秣陵實手近古罕有其比角犀豐盈神彩秀
澈鬚髯美甚睠視煒如憤疾姦回探揚而拖瓏畫像窮困撫養而
庇心淡忠義也或流涕而緣纓譽美善也必軒衡而擊節其御下
也始若嚴峻而要存仁恕其聽訟也初如疑誤而意在平反手著
符教訓齊官屬務以公共蔑去依阿能斷大事不變小節理有槃
錯若成蛙步軔然而電霆振駭然而冰解兹實過人者已風重
交契不輕然諾急難是拯崇疾周䘏戴永者公之同年生也出刺
邕管道經長沙世奎家貧憂形於色公許以姻援竟其嫁闔曾未
數月果聞殂謝公遣迎櫬旌旋葬里閭存恤其家致于有立中人
李懷亮本家南海充使而還常命郡寮會其坐域衆情厄合成議
枉車公獨介然拒其越禮公之在蜀也軍須日急乘馹宵征導騎
失途誤登廢棧徑之斗絕馬不能旋公自述忠勤禱于上下倒行
數百始得平衢既而列炬攻城中官爲路坐適與戍校謝其事機俄
頃如斷命其季處僕踰數步飛石墜之扁扶言旋乘舟下峽長灑
仲月水潦方臻俗傳兹時不利沿泝公又祈于山川曰儻吾不撤
於物有惠於民半月不雨俾予善達自夫經灔澦歷瞿唐安若枕
席俄而大尉廻盼川路無相繼者又度小嶺石亘三百里非遇泛
漲不能寸進公赴南昌也久屬晴霽稽於戒行既登舳艫皆被其
祐中夕水勢暗長川航盡浮篙工驗之深已踰丈未曉而霽迸車
无及是皆衆所傳信謂之誠感重慎微纆訓嚴吏齊處與視事首
閱繩籍得其曲要然後長居社稷大祠風雨常祭牲幣器服省視
必躬陟降獻差奠顏如在精純所達豐祿隨爲至性純孝加常一

等生辰諱日時繩闍梨悲弟感歎許于終夕赴朝滿日以公田米
千斛命賜白金數百兩僕鋼百萬視之澹然曰祿不及養此將安
用持對親像誓言追冥福即致清涼佛寺以助繕修理餘杭日有梵
僧妙德以舍利遺公實有靈應且曰必興佛事公復典肥上遇越
僧懷謙謀建塔於郡之永昌寺適契前諾爲鳩衆力仍輟廩俸員
其崇播九層之峻數載而成遂塗靈骨熟以普慈爲額賜相輪而
飾之其群費之年復拜陽坐國士之待頗踰僧倫今也則亡吾將
安仰景設餘論備聆緒音想效列述形於辭旨用務挂劒之誠布
在披文之作寺丞汶撰風迹軼傳上都得竭嗚咽庸冀無懷永老竜
蹤矣安用法於任言宣父嗚呼猶足志於君子爵則非融而善其
不誣後之人如有傳名臣良吏之爲者其取證於此也始系之以
銘曰
猗夫僕射之德備益恭正直忱毅威克勉貞不惑文武該具周行
是式猗夫僕射之功佐 二朝 兩宮極寵純忠班常有嵩岳鎮
湖停受綏四封二十三政寵垍內外刃解槃結風生要會人之所
難我則遊最五十二禩吏嘗險艱兵塵不侵壽康以還帝獎有勞
時賂汝賢黜首崇揚董鍾旅月宰木摧隆飛霜急節輭衰旅葬轜
孩成列轜馬悲鳴哀歌隊咽涉波卬阜南望嘗闕盛爲歛翼掬車
回轍泉幡宵啟松煙暮結刻鐫貞珉宣揚懿烈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

田諫議錫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王封舜之
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焉厥後
將有穰苴相有千秋皆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晏祖王父成皆隱君
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著教于家嘗
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恨無重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
矣公服其訓刻苦拳然傳通羣書爲辭長安從乃韓丕復居鹿山
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投王府薦有聲于京師　太宗皇帝新策
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將作監丞
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
爲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知睦州遷起居舍人還
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
部郎中出守淮陽以密微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爲工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　真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
官院兼勾當封駁司與金字承出典海陵郡還兼侍御史知
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
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
又請復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　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未
下　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上書論諫理
意深切　帝感悟兩書優答賜內帑錢五十萬俾交游賀公曰今日
之言鮮矣宜少悔以遠讒也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
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北嘗相州累章言邊事及睦郡以吳越
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不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
天子嘉之紀以佑之自是時人良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嘗
樂中火拜章爲言　上嘉之及還奏明令信言乾明節館閣多進
詩歌　帝獨喜公之樂乃依韻和賜公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
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宗檢玉之禮以答天意
公亡西陲會京城大旱言祠無應遂抗口疏於時政故有旋亡之
行咸平初出使奉陳回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
廷爲之戚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
誠　真宗皇帝嘉其忠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
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
召對久之且曰　陛下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
躰者上資聖覽　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
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鑑戒朕心渙然於撰三十編皆
隨其目公奏事　兩朝由補遺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
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　國家事　天子聽納則人臣之
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
意其家弗預焉　天子惻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
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敦存之禮其謂至矣後以二
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二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于四州
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吳氏封江陵縣君能循
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远今爲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爲
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歷
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
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趍權貴之門存疑惑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
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陶矢
歌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
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
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
心由漢始也　聖宋定天下　太宗欲臻太平　真宗之初復親
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
於古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先君之遺業求文於
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欺終身而無
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碑陰

文正公司馬　光

其自始未嘗闕故諫議大夫田公當 真宗踐祚之初求治方急公以稽古以匡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從想見其為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假師尉衛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紛為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其為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參知政事范公所為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後使他人過其墓仰之心須公之英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某於范公無能為役也公嘗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某不惟愚陋不能且不為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世人以溢其祖禰之行業滿中之銘復為之碑必使二人為 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顧當思之庶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滕待制宗諒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為紹進泰三州從事在泰日予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亂緩談其利害眾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劾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為朝廷貸其獄時 明肅太后臨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有章議請 明肅還政朝廷推當時從言者越既卒贈右司諫君拜左正言□方以言得罪授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稅九龍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擇牧難其人 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實不虞予時為環慶路經略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為三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君感用牛酒迎勞霑然所以定士眾莫不增氣又涇州士兵多歿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復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自此數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 朝廷命韓公琦與予充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奏言今既置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略亦帶招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紀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 朝廷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餞客且數百人攀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為流涕君至慶數月戎事其得機宜邊人咸稱之曾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近三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辨之堅既死臺中官劾堅之說猶以為言 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逾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徙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 天子加賻賵擢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於朝及聞其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施其術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峴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刁氏封海陵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略進前鄂州軍事推官希曾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鄭君軿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得疾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柏數萬株生平好學為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詩有文集數十卷以貽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懽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五山霅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以崇徽王舍人琪翰林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為記

居舍人洙次爲之記重修岳陽樓刻唐賢今人歌詩于其上子又爲之記君樂於善士大夫亦樂於善而屬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　天植其才　精爽真出　誠意一開　抗職諫曹
辯論弗摧　主略邊方　智謀横來　嗟嗟子京　心自不易
名以召毀　才以速累　江海不還　鬼神何恚　君昔有言
愛彼九華　書契以降　干戈弗加　樹之松楸　蔽于雲霞
君今已矣　復藏于此　魄其俟歟　神其樂只　壽夭窮通
一歸乎至理

曾諫議致堯墓誌銘

荊公王　安石

公諱某字某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其後家南昌後分爲南豐人其爲唐撫州刺史冊世生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歷隆興元府司錄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　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軍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羨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浙轉運副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知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肯受公政而喜怒從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　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竟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揚子[illegible]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　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　上爲此薄允恭不聽言許税二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富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得成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在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京獻副使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備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虜欲傷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今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行人塞下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陷靈州又請去靈州勿爭公議曰羌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　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惑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敍年議遣使行諸郡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數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耶擇賢而廢之人材其可以早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遷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自劍南李繼遷寇圍靈州遂陷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計曰今數十萬王超既以郡部署之十二丞相徒領一二郵士往臨之超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行不能自將乎不并將兩無術也超能專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乃以公爲言召陜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起公曰將士在守公與人之處事薄而後出兵如後何遂辭行　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嚴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爾臣受命事未有効不敢以冒賜固辭緣此貶公爲黄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以違靈武遂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法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毁上爲姦以弟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寵幸莫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辨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鈌遣使省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跪上書曰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外觀於禮其所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壞君德之天以占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恐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因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乔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懇公者因復訟公監工簿誤丙把因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二十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虐鬼以汙我家人行人所著書若干卷傳於世文長於歌詩云以某年某月日歸葬南豐之東園始公娶黄氏生子男七人仕者三人易占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易占博士故贈諫議大夫公沒八

年而博士子翚先生君于年水濱墓改葬公館也鄉之原助其宗
月日也葬有日翬以博士命來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志而銘之
安石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
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大宗命自謂志可行卒之
閼以歿邪彼誠有命焉悲夫方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任
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秖所以見士也孔子
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葬庶幾所謂大臣
者與銘曰
既墓而比　乃升宅原　誰來求銘　公子與孫　公初哀斂
推義之事　維才之完　而窮於施　乃其後人　有克興家
天啓于公　非在茲耶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

田太傅况墓誌銘　荆公王　安石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皇德初契
丹冠滄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
脫歸中國　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府終為人沉悍
篤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
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
筆立成而閎博辯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
年後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
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
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
為諫官方是時李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
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院
參都總管軍事自　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
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振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
多公計策行留有欲采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
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遷為右正言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
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
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為亂
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
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
太師喪辭起居復者久之　上使中貴人手詔趣公公不得已則
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而邊事求見　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
鄙無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不
知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　上視其貌甚癯又閔其言懇之乃聽
終喪喪除以樞密直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
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五遷右諫議大夫知成
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發兵待之而詭以

恩信□□請額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從
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有
以故死者公循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
人愛公以繼張公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貴賦減
繇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
丞充理檢使召爲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俄而又以爲
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
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然所出乃
咸多於入公以謂有欲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
更興起疾度使百姓得寬其蓄積而群官亦以有餘在 上與執
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
以寤 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
□□大傳充樞密使公自常遷數年遂任重於時及在樞密爲之
長又超其匹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
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

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
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皆從容爲 上言爲治大方而已
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輔而其位未副公得聞輒爲
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 上數以天下事責大
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
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
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 上
闔悼駭敕中貴人太醫臨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
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會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
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丙薨于第享年
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
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
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
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

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
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
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墳者
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當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
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 卒如龜祥 後其孫子 職不世史 於宋繼顯
自公收始 奮且勤艱 酬實于美 乃發帝業 深宏卓偉
乃與佐時 宰飪調脈 文則其克 內外麗施 亦有厚仕
孰無譽毀 公獨使彼 若出於己 維昔皇考 敢於活人
傳祉在公 不併其身 公又多譽 公宜雖老 胡此殆疾
不終祁考 播詩於幽 爲告無久

蔡文忠公齊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 天子
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 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

諡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之
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秦漢以
降代生偉人曾祖□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
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某贈太傅皆隱居丘園以貴素爲樂考諱□
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詩書處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
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以親仁眾自來如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
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爲監
郡得公詩誦嘆曰是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 真宗
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
退有法 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
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
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 今上即位拜右司
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
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爲
學士轉禮部郎中兼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爲高密郡從函

宗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
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
汝陰郡享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秘書丞㬚揚著作
佐郎寔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
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秘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
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其自布素從公之游見公出處語默無一
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 先朝柬拔以
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
涕泗常沾濕公病疢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槩教弟稟言丙事甚詳
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欺遺則必
爲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爲急孔子之後世襲文
宣公而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
祐有母弟在乃奏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
行未嘗取於人 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昌德寺時公作
翰林詔爲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謫而

出至高密會歲飢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
賴之公兩居憲臺才識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
未嘗求其下也 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閤門從百僚賀公毅然正
色目閤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公有力
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阯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
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閑田奈何求生而
來委之虎兕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爲民盜從而蔑之歟又甚
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爲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驚 朝廷患之
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
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爲心與大臣
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爲之重刑
賞爲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而 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
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有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
竹帛之可勝也矣銘曰
泰山之東 齊魯同風 篤生我公 我公堂堂 輝國之光

之寺 真皇 真皇上仙 隕血漣漣 欲報罔上
今上聖神 延眷正人 來予國鈞 純德坦坦 平心浩浩
進退惟道 恕以待物 誠以報國 仁人之德 天乎天乎
豈不有心 奪此令人 我懷憂深 箕山峩峩 潁川悠悠
山爲陵兮川爲丘 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銘

杜祁公衍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亡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高祖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克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己以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　至尚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寶元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之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去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精審以為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以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名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乃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號令一出於公居月餘會公暫勸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且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　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勞欲用人丞相呂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愧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二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事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其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於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兖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

者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
以居寓於京師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士之書無所不讀老雖不
倦雖罷後猶以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貧賤必問時事聞有
善言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
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復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
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求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
善惟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某贈某妣諱某追封
某國公父尚書某支員外郎諱某追封韓國公妣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娶楊里氏封晉夫人子男曰訛大理寺事某太常博士
詡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皆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秘閣校理李延次適某州團練推官張某某公以嘉祐二
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其子訏以某月某日葬公于雍丘府宋城縣
之仁孝原銘曰

曰維祁公　克復自躬　一其初終　惟德之恭　公在于位
士知倉廩　退老于家　四方之瞻　首惟士夫　天子曰咨
闕曲窮直　纆之墨之　正爾方圓　有部有統　人莫之踰
公無兩欺　予左予右　惟公是毗　公雖告休　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　即命予弟　冠冕明堂　萬鍾祝祀　告無匠工
為予報事　何以召之　惟公其聽　公不能來　予其往錫
君子豈弟　民之父母　公壽百齡　人以為少　不俾黃耇
長于元老　寵祿之隆　則有止期　惟其不已　無去而思
銘昭于遠　萬世之節

章郇公神道碑銘

景文公集　　　祁

宋有清忠肅文之相曰章公諱得象其先齊太公裔封於鄣去邑
為章氏裔徙不常後為武寧望姓曾祖仁嵩仕李昇為駕部郎中
以公故贈太保中書令曾妣杜楚國太夫人祖士廉汀州寧化令
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曹齊國太夫人考奐志耿介以儒術教閭不
樂進取姻友數請強與吏皆試禮部一不中即謝去盤桓家食以
天爵自終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密國公妣張秦國太夫人世

烈前光幽而後顯考有報於公公孩提已自秀挺卅能屬文年十二
侍扶挾與賓公及從兄得一俱稱茂才鄉人貴之當時風儒頗
與周旋不以文人行自細咸平五年天下進士貢千數有司廷選
取纔三十八人公第其中號為得才授大理評事知邵武軍歸化
縣以斬最未之官服除用大理丞為信州玉山縣會東封泰山
大臣引公簽書兗州觀察判官事以辨治著遷太常博士通判
明州以屯田都官二部員外歷知台南劍洪三州事會詔近臣舉學
優行方者以名聞時丞相呂丞相諫大夫張師德所薦上試學
士院以職方員外郎直史館入三司度支部為判官進祠部郎中
賜五品服改刑部曹糾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公自擇為郎外遷
閒閑遠方幾二十年搢紳未甚知者及薦諸公間聲譽藹然完一
口交章公表領茂所至輒傾坐客視上閤如挾下保如中陶然若
外頗然簡略漸畢吉不見崖眇天下遂推為鉅人長者以兵部員
中試中書進知制誥明年入翰林為學士公於名命得輕重要
進無盤衍退無溢者至它詔令皆便時衡宜使聽受施行者稱焉
多至數百千篇即本職改諫議大夫以齊錄喪去官有詔奪服
詔不見聽罷喪為禮部侍郎又兼龍圖閣學士俄拜承旨兼侍讀
學士撫經縱古勸戒風德在內外辭禁凡一紀年異時與公學官
咸出公下者或相蹺為柄臣然愈謙晦無纖芥觖望不為赫赫名
自結其濟於進取乃如此視稍若倒行不得輩公獨皇尚敢望其
藩籬哉惟天子以為國器可大任景祐三年乃擢同知樞密院事
改戶部侍郎毗贊內機衣裘輸盡參和協恭道益光明帝曰為
達相寶元元年以本官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吏部經略使留也
上所與閱亦自衷按邊吏才不肖調兵食止一二樞近裁可奉行
議者謂三公無不統兵獨大事有不與知方多故時不容偏任
天子向其言始命宰相兼樞密使仍進公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
公按使議還其官在上前論事或曰瞭別白精審無所回忌時
天下承平久器械未弃兵耗不登公與呂丞相共議閱良家子數
十萬補完益籍益市馬充車騎為蒐教之法付于軍謹備禦之令
督于官戒周度之冗謹其財所以搖威當武紓國庇民皆成見納

用遼人詠剝設言邀隙乃矜取胡未陰折敵謀且引陽秋不一足
之義犍辭約幣以一介至其廷卒得要領歸報會呂丞相病免復
以冬官命公丞爲上宰拓跋之叛公謂賊地偏戰亟收當白呂令
按甲毋出以飽士氣既害刈不克振畏叩高奴寨屈首既歸款附
執貢禮以荒服終其兩窮憤兵死覆衂叡甚未萌為其連兵如公
之素公既久當國且畏盛滿書讀夕咨慮傾必傷乃禁首乞還承
弘印詔不許表至十上未得報則還第待罪 天子手詔曰殞郊
翔畢更一年乃聽公以散論諄切不敢違然志過名卿縣祖長嘆而成
猶留且陳年侵疾進言誠哀到是有五年始得以檢校太傅鎮濟
軍節度使相秩則大州七年進封鄭國公明年徙南西緒鄭京
師移請老時議以圖任老臣殷不礙以年疾解公熱益固 上有不
可留特拜司空致仕賜賚倍著令無見如丞相於是公年七十一
去位之六月乙未暴感疾一日薨詔遣太醫馳視已不可為計聞
天子即日幸其第既哭哀甚賻錢三千兩它賜遺稱之舊制人臣
罷遠有物故乘輿不臨喪又是日當休法從或出亦 詔畢遂行

且使走喻二府以殊禮待公意冊不視朝追贈太尉兼侍中進二
子一孫官大女許婦沐邑幼女及孫賜著錄服相叔宗經者六人
公無主神館編且幼 上遣中人治喪又貸得付宗老以率其萬金
哉俸賜所歲收可隆至褒恤寵私之恩極矣蓋公之納忠也
至故報禮也稱朔野第容昭之榮哀前夫人張氏未及公顯故君
青可稱後夫人楊氏從公貴故區于鄭是男五釋之的大理評事
約之終光祿寺丞介之終太常寺太祝皆以學自力中秋射策曲年
儒碩世稱其才廷之大理寺丞公得謝特賜緋袍銀魚稱之大理
評事皆嚴然在次號稱如禮約之子元方大理評事以盛德後美
睿安妻梓且復大不疑云息女五三天子室次適太常寺太祝隴西
李上鄉封永昌郡君上卿今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昭宗之子季尚
幼從子隱之公素所愛教實有遺令相二子治喪於是發館葉令
內外姻與謀以秋九月某日克葬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之原以
二夫人祔初母夫人捐養京師命不還葬於是作新兆乃今異位
同域庶公之志公與諸生進官於朝其賤鑑大學曹矣至終為如

少尹太常禮二院尚書都省正出延[illegible]
南削册充契丹國信特進司知禮部[illegible]權置 南[illegible]
大夫使常兼侍讀昭文二大學士兼修國史譯經潤文使皆爵
功臣開府儀同勳柱國秩至書狀尚多不得詳盡皆爵並極本品功臣文
四十邑食萬戶命多至三之一公不喜矜嚴屬行要以天下中庸自
居為縉紳士大夫惟力所視無有喜惡於時抑嘗已自比與人
交久而益親仕十六官未始有矜色[illegible]怒無長嘆無鄙不敢加非
於公不挾私不援黨家無言利之老室無倦侶之所在府務總
綱紀去煩苛臨大事從容鎮靜無遽色而言見於幾微士之辨紙
自喜者或上謁有所開說公為陳大義皆語塞自引去至上書論
皆宰政 天子下其章它輔臣欲謹實所言公第置之無所辨監
司總切州縣吏約束紛煩後客所至紛然公白其非是時為減吏
課一切罷之未幾論不以為便舉皆復故輔政八年章程修明其
嘉猷納之 上每績付之有司功名勢位皆一不處故論者伏美
公德不能自言所以然後舉可名者畢其細邪公之始生秦國

夢相者拜於前旁有人曰相而拜台軸也公為省郎楊文公億屬
嘗坐謂公曰希言當為賢宰相閣工部宗右僕射合者揖者比年
見偵為洪名世資弼抑天啟然喜行直尤善舜法道遠時人至讀之
愛論著文章數自為雅放沈靜萬天人之極其為 章惠太后崇
上最稱善奉詔撰御書樓記字後記靖行宏麗文林嘆服噫天曾君
人皆知矣又曰仁者壽彼二必然之理與公之壽固和不能充有定之
數使錄期願固所謂不足信而難諶者哉古之遭時君必終始自託
然始未嘗不隆而後稍衰也如公之終始當盛復存無比而殁有加焉
易名之曰太常謚曰文簡至內外無間言全德哉若人僕尋公之
且其嗣有請選為之銘

在宋四世　帝功極崇　亂昭有郡　寶相而辭　羲皇[illegible]
弄兵不朝　赤子將鋪　亢父取腐　公為國謀　折箠不令
待其疲飢　委命自歸　鬼方顏魂　不清以耿　公維呈蕩
建言一赦　朝覲單車　往喻厥廷　撓酋不逾　卒復舊
二陲休寧　承公之功　業以太和　協贊　遂安

以揉萬邦　乘車嘽嘽　高牙言言　公有文武　之翰之沉
旣老而傳　頓首乞身　天子有命　爾作司空　弗職以然
安靈而冲　公有陰德　大濟于時　宜永斯年　乃不期與
六飛騤騤　佩第是臨　裨衮豐貂　旣從乃欽　晝壓榮終
誰充之如　本公忠勞　感會有初　降禮詢賓　大宵無辰
孰襄厥事　若子而孫　下有千載　追慕如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銘

王文正公曾墓誌銘

景文公宋　祁

景祐二年丞相右府缺　上方圖任耆俊參付懸極越二月制詔太原王公曾其上樞密使印綬還來相予進拜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所以命賜之尤崖公拜稽首讓弗遂於是擇典訓庸以熙百工外懷綱協以種九德飪味変和厎階比平翼戴聖猷溥大光明延十一月徙欽天柴邸沂以為公國它日請間伏青蒲上陳疳疕嬰霜露以踣頗前比納政避賢人路　帝憮然無閒可意公執不奪卒改左僕射加資政大學士鎮東平戊寅仲冬感疹門子謁急書聞亟命將高手醫跳馳趨視不半道丙午薨　上推甲子得三百六十六復所生之辰家丞列洽讓還渴隨典葬天子隱遺老之弗憖也再昕罷朝嵌左貂以槱法贈備厚恩錄宗姻僚陪十人咨官合文正二言以嗟周道公之喪來京師其引也蓋須也邦人官師沱涕相弔明年有司持丁亥詔書到公弟仍舉中書令審章以告賢冊焜燿冊臨下泉本公之凋緣感會龍存貴待有以致者其如仁歟其可直欽公字孝先由逸民翻飛　天冀顯基素德爰裔斯蹤徙今為青州益都著姓曾祖諱鐸祖諱緋華皆晦道沉其陰儲世烈考諱泰甘節難進仕未及顯終著作佐郎深根凌源叢亦來祉公貴推澤且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中書令爵皆為公大于父國子起和國子曾妣曰張別贈燕夫人曰何為魯夫人公即何夫人之子軒岸卓異魯曾公曰是大吾門入歲終二喪斬為致毀仲父宗元有之過所生一情以均公亦以所愛事仲父如父甫冠與之鄉游州學書記不為章句儒諸老先生皆折輩行以交咸平中鄉郡上計委符入關策進士再為天下第一當此時二篇賦學者爭傳都紙為貴以王佐期之初命將作監丞通判濟陽代還試學士堂以大者作直太史服五品判三司戶部案轉右正言知制誥三品充史館修撰入翰林為學士白外郎再遷至中兵議大夫參議大政加給事中以禮部侍郎守應天大名兩府從兼宮賓太子賓客由左戶再遷至春官卿以內書侍郎兼充相筆

步以守𣞙地官遂斯土柔閑五歲琳宮人 背史冊以異兒以天
化為本州又易天雄軍印拜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判相州
軍檢校太師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判河南府入朝拜樞密使
榮還家第宅如故公由布衣拜君門歷時行為禮部尚書九三
十七年別任九判大理尚書都省審刑院知審刑院事判禮儀院領
紀綱臺司門下封駮事領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領使五持金紫
遞皇水西為生辰使館伴契丹使館寓神御以中台爲
會靈觀使高真宮行以元輔為奉宸明應宮使再見上帝為南郊
大禮使主工部一由集賢殿昭文館及西清之秘為大學士二監
脩國史一階一品勳十二轉表功十有四字食邑万有二千五
百宗實封五千一百室此戩揚隆赫其大較也初契丹給無衆爲宦
服最近早行晏徼兵財賦佐軍與公由修事疏一二使用嚴兵家
可衆器其能天植夜妖自三川相府而東公守睢陽不逞潛恐里
閭書闔公闢牙門入吏曉捕光倡者戮梏之妖息不復兩京都
城周万雉雲堞以言寢君以尊復陝路轉粟歲二十万斛得無罄
歲旱蝗齊楚周十八以上民曹逃發閑要路賊株送結強盜抵死
公一切擿遣流竄更生以千計所至立學官分租奉助作五州
繞金石以酒魏人畫像事之課官者以公為尤緣開寶一度宮以
儀曲突龍君化材規創万楹公列五害願者損節度奉承大中之
意 先帝弗豫太子已決事或議長秋臨政檢人其志諾衛公時
訓護備郎謂右姻倖曰太子長秋誼不獨立有如兩宮相離社稷
安矣 右悟由是內外恭順無違言 莊獻總軍國儀不時立仗
黨故録建議故肆公獨引東漢故事朝則 帝在左 太后在右
赫森自彰群臣奏事于前詔如公請長樂上徽冊供張天安殿中
公執不可改御文德差損宸坐志在強王室安外家使無纖介
忠者以公為盡大理撿天下獄罪時爲冗 帝欲遂之公自所
被選評廷訊讞許自辟丞偶逐建爲故事法家有違制而情下一
公請非親被以失論會具獄須報公据前比 帝曰自是死
違制邪公曰如 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 帝悅更從輕 生 林
者還即公之果或內外辭禁薦為名命軍國炳純儒古以風或選

呂公言或永為鑑則家集合五十六卷藏諸 上始御與公乘輿
君牧往事繪爲解為三十卷以勸成御集鍔于數篇昭述臣其
它篆次尤多尚不能畢公之女者媚公之治鳴呼惟公偏然巍然立
朝寬靖慎文而無流心在 上前開陳敷可嫌轉有餘言 國家
用至日冊出沐燕私訖不道省中語天資方重每廣朝大會盛服
玉色鄉名見進止如有尺寸未嘗失錯安庸人嗤爲一訥亦不
能加半言毀短於公當國七年萬物茂宜四夷休寧稼其子孫兵
仕于部嘉生同薄無有惆然務大體者丙吉青爭如曹參總領即
職如魏相內文明如鄧禹于時被公之化察者敦詁浩者愧建
答鷟鬥為基召盲備稽老付摘勸講復康寶舊員使正陛陳讓日
興于朝進賢不植私愛士不謀舊故不肯不許紀秦群毋孝與藹
弟友親族可任之 上不可任分之財姻娅進用比以勞自
退 上嘗大署忠亮忠厚四字錫之蓋公實錄云天下稱為嚴公乾
興天聖之際時多故矣身荷重任爲威休戚辯參和傳會權定大
事穩後然牙究其它賤施為如忰慄俱為如芸蔡然至聞君獨念
循成學以之是必須論之才軋于群媚而未嘗懈聘健將之氣有
所難於不與嫌于心灼焉文和且至大病斯可動已先時大星辰
落君諸上左右驚白公曰後一月乃自知之如期而始悟學傳寶
畜其所異以始亦有以終邪君子明爲知命公始合姓於蔡實爲
士大夫之女又合姓於李故相文靖公之女卒繼室以其妹芳蔽
娘則從映中畫右夫人獨偕公老故嘗許國享脂田爲書是未期
又不幸以禰衣而復母弟曰緯字子勳爲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曰
閎字孝德終國子博士子四人曰絪綠繹緯絪止光祿寺丞綠夭
閎縝止將作監丞緯為光祿寺丞緯之幼公取緯子繹以嗣及緯
又命之故繹即衰序令為大理寺丞秘閣校理三女二早世一適
屯田郎中朱惟溫公之指館明下生與宗家許歲曰大墓無幾往
不可以葬乃改卜於滎陽惟新鄭吉又並於臨有鄉惟梁原吉先
是蔡夫人之殁已祔於姑壙在望明年十月乙酉子緯壹繹等葬
誠信寧公及二夫人之喪合窆新阡順也子緯與安公莫無白以
村略實始公時已期冊府操討摰好解鍊籍為聞人而孔懷爲

位之哀東武擢瀆既奔走其事且求狀於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獨又自爲公行事一篇合前後贊書見授而爲之誌某惟令君之
德在生人其憲度在臺閣其言在謨令社稷幾在圖書其人與不
可傳者皆士矣今所據次姑舉潛神所道者千篇而納之壙中
以慰蓼莪之思以謹高岸之變噫譔世辭世既收而食矣尚不忘
厥問而世其家云銘曰
斤斤令君 起來山東 利見飛光 參偶時龍 〔小字〕
遂爲宗工 訂平津之封兮
上初其嗣 毋聞參名 揭口當天 實相以濟 〔小字〕
王室無忠 頓神平之智兮
五著于宜 既仁且賢 邦民宜之 厥猷茂焉 乃建牙
乃示台躔 繄吉甫之壽兮
鄭圃辭圻 泉塗啓兆 刻章美績 終天此依 九京千載
尚仰餘激 注嘆武之歸兮

胡太傅宿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
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
科爲眞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得救公曰拯溺職也
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辟其
公學問該博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
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
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遂以長吏
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
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
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
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
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
爲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
氣損泄故陰乘而動兩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
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 三聖
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
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古配如初詔其後并
小歲建軍節鉞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
丘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大夏主水而參爲
晉星 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
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 宋興平僭偽
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
用或後卒如其言然 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
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
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
難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
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
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
分爲一路以禦契丹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
之職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宜戒邊臣生
事以爲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文行著稱朝名試學士院
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
吏部南曹[illegible]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
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
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
毀瘠過禮三年不脩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刑部員
外郎判度支勾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
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都知楊懷
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變而兼事斥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
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踪跡
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
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
[illegible]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

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制誥修起居注接伴契
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踈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
外和群居笑語諠譁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
對故其在官臨事慎重不輕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
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
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
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
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
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
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
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
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
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
禱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此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
賢者立之以慰天下之心語甚切至 英宗即位拜給事中治平
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爲政不略細故或謂大目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
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 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
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以六月某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
即以某年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公之曾祖諱持要贈
太傅曾祖妣某氏追封某夫人祖某累贈某官曾祖妣某氏封某
郡太夫人父諱 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某氏追封某夫人公累
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開國安定郡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
肆伯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
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都官員外郎次曰
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旦早
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若干人公自爲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
得其詩題于秘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時陽夏公絳爲公
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其少嘗遇一浮圖其人將

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
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
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一卷銘曰
允矣胡公 順外剛中 惟初暨終 一德之恭 公之燕居
其氣温温 與必可去 思而後言 公在朝廷 正色侃侃
蔚有嘉話 憂深慮遠 不迎利趨 不畏勢反 有言不從
後或如之 多而愈信 孰不公思 侍從之親 樞機之密
名掌三朝 清職峻秩 豈悌之仁 宜國黃耇 七十而止
孰云多寡 惟善在人 刻銘不朽

王文正公曾碑陰

景文公宋 祁

故丞相沂國公既葬十二年仲弟天章閣待制子融請間見 上
追歎公據正有守得宰相體子融頓首謝且言臣兄曾事 章聖
皇帝興諸生不十年參綜大政其後拜王几下聞顧命大行留
章獻皇后權軍國大事於時宰相謂也丁謂陰開邪謀規刊權文害
固中外衆莫敢抗獨臣兄毅然不肯移又欲建白 天子朝朔望
太后聽政附中人通裁可即又引東漢故事請帝太后同視事倚
計不行方謂諸丞大臣如寇準李迪等釣索相連以動衆心臣兄
中立其間爲國督視隱匿憂情辛不得施遂用詐敗 太后再受
徽號欲御天安殿復奏言止御文德殿既行自因安異策免然
太后以數救諫不能無念抑畏謙慈勤翊王家大業以安此其事
陛下尤欲明載著者 上曰乃弟之勤予一人不忘子融再拜曰
陛下幸詔臣㕘勒詞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數首前人死骨不朽勸
寵忠門也臣爲初制曰可乃署旌賢碑三字賜焉於是天章君即
金石刻又欲後 上之褒焉辭序其來僕今已嘗誌丞相墓且論
次銘功其事大略著矣獨原夫 天子念丞相賢而旌之者寧不
以臨大事不可奪與損益幾舉以絕未萌而爲之所歟功格乎天
默不自名歟僕嘗論治亂之機不容髮如令丞相當是時一有假
借則紀律約更權迫勢陵憸人乘之抵巇投隙意有所肆淪胥溼
毒逐踣後艱九列爵幾何底罷幾何而後能定由是觀之丞相之

勛以昭其大也夫陰施之所及廣則陽德之報必厚故公相以行聖人乃明初公於天章敦愛甚而天章奉公也無不至始丞相未貴時娶蔡李二夫人早亡及貴讓不封國天章成此意悉輸上書還一官為二夫人追封成公志也至是又引甲令建碑首爲跋丞相之名由天章益傳春秋之法以善善也長至其銘與樂皆所以行遠況瑰表之隱然天文之燦然被九幽之潛光膏無窮之休烈後雖千百歲拜餘風泣遺直者曰此賢丞相之[illegible]歟嗚呼盛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　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龐莊敏公籍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公諱籍字醇之其先出於周之畢公因邑命氏近世自鄆徙居單之武城曾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何氏封越國夫人祖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某氏封秦國太夫人考諱某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某氏封鄭國太夫人自秦公以往仍世不仕魏公始以通春秋仕至國子博士公幼敏達工文辭書無不觀舉進士上第釋褐黃州司理參軍權蒲居魏公喪服除調江州判官未之官用薦者除開封府兵曹參軍二兄欲分魏公遺產公曰吾幸有祿盡以畀二兄一錢不取知府事薛公奎素名威嚴少許可獨與公而器之待遇甚厚謂曰公他日必致公輔余不及也仍虛右之法曹頃之為大理寺丞知襄邑縣召還為天聖勅授刑部詳覆官會群牧判官缺是時　章獻太后臨朝用中旨求之者以十數執政患之謀曰得孤寒中有聲望才節可以服人者與之則中旨可塞矣乃以公名進　太后果從之仍改服緋又之出知秀州事明道中召入為殿中侍御史　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其所當行附其數言　先帝始專萬機當此時春秋方富欲以其巧自媚從花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奢靡相為災民不堪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治咬　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事皆關國用以恤民之急上深納其言中丞亂公以數輸省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以為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欲授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方有寵嘗官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籍公上言　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千撓府政者　上怒杖嘗官者切責美人乃詔諸宮自今有傳宮中之命者皆毋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與[illegible]刺事公乃彈劾奏其狀不報俄除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將之官復奏言之且曰苟不從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仍下詔戒天下風俗　上欲還公御史而以疑逐大臣之故

亦以公爲太常博士知臨江軍至官未百日復授祠部員外郎僞
建路轉運使景祐三年以侍御史召還執政奏擬戶部判官 上
曰龐某止可三司判官耶後九日除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
事改服金紫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在臺中二年
執政奏擬戶部副使 上曰龐某豈特以常塗進之哉擢爲天章
閣待制祐改元昊僭亂陝右騷動公奉使時量安撫罷未幾出知
汝州事數月徙知同州事尋授陝右都轉運使康定元年延安缺
帥以公爲龍圖直學士知延州事尋加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
畧安撫緣邊招討等使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五辭不授復爲諫議
大夫職任如故延安自王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掠殆盡距鄜與
幾寨爲邊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綴茹陋聚兵增備撫民以仁馭軍
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豪敢犯民者諸將
欲出兵公召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
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
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爲虜所據者公悉復之築

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爲樂土會
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驕且勝方
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
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
諭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等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
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之書
聞廷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
可也公上言僭名禮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大尉天子上公非陪臣
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下爲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
榮等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
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善之旺榮等又言因小國事大國
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遽
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汙祭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
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
昊乃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勗來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

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尤奉表稱臣今
乃歸求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至京師
而 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曰虜自背叛以來雖屢獲得氣
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稍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
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
稱僭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
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爲
夏國主 上以西鄙之寧皆公之功乃密詔諭以兩府有闕當補
之四年遂入爲樞密副使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壯車爲
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其直民無飛輓
之勞及去民庶立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
爲官贊之尤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公居樞府上言陝西用兵
以來用度大屬請遣使者裁省冗費 上從之所省逾半八年參
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公以近世養兵之弊在
於多而不精故調用益竭與丞相合議大加簡閱於是中外言者

紛紛以爲必生大變 上亦疑焉公曰萬一有一夫狂呼臣請以
百口償之卒行其策是歲凡省八萬餘人三司報歲省有餘矣三
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昭文館大學士公爲相專以公忠便
家爲事不以官爵私交取賞愛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
將行 上俾公諭之戡還當遷以兩府公曰益事出於上恩臣不
敢與聞卒不與程言廣源蠻儂智高反寇掠嶺南州縣王師數不利名
以樞密院副使狄青爲宣撫使以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
任固請以侍從之臣爲之副 上以訪公公曰屬者王師所以屢
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敵或進或退力不能制故也
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無如也青之號令將
不可得行是循覆車之轍青素名著識今以二府行大兵討賊若
又不勝不惟嶺南非 陛下之有荊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起
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在鄜延屢立戰功勇有智略若專以智
尚委之使青先以威服衆而後用之必能辦賊矣 陛下勿以爲
憂也 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制處置民事則與相

直學士孫沔等議之青至嶺南斬敗軍將校數人進擊智高於邕州大敗之智高奔大理捷書至 上喜謂公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 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公曰昔曹彬平江南 太祖謂之曰朕欲以爾爲師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億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戎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以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爲國計亦爲青謀也爭之累日 上乃許之加青檢校官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仍擢其諸子官旣而內外官以青功以爲賞薄者多 上重於違衆復以青爲樞密使其後青卒以官盛爲世所疑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大縣令之內侍省都知任守忠侍 上久求領節度使 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內臣爲節度使者 陛下至孝凡祭祀大物事有毫髮關於宗廟者未嘗不兢兢畏懼况祖宗典法又可輕

上乃止由是內外怨疾頗多會道士趙清貺與公有瓜葛說賂堂吏通謀受人之求官公聞之奏捕清貺及堂吏繫獄窮治其姦杖而流之清貺行數日而斃於是言事者乘此爭以毀公協力排之始以爲公私於清貺末言殺以滅口 上雖知公無罪欲厭言者之心五年命以戶部侍郎知鄆州事兼京西東路安撫使既而深悔之是歲 上親祠南郊前月余謂執政曰張某可就加觀文殿大學士速行之若過大禮是與有罪者無以異也及郊出仍更加賜賚與再求上御容及例外事數條 上以問執政皆相視莫能對 上悵然久之曰前者出御集太忽忽蓋以公習知夷狄能斷大事故也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路安撫使知永興事未行又改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事嘉祐元年 上得疾久未瘳中外憂懼公上言昔者 陛下皇子繼夭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理有明文顯 陛下深思 祖宗統緒之重既選宗室宜爲嗣者速決聖意制命一出則群心大安奉承宗廟之孝無大於此臣以寒儒荷 陛下大恩位至將相是以冒重

觸而不疑不悔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他望唯 陛下保萬世之業懷生蒙莫大之幸乃老臣之大願後數年 上遂定大策如公議麟州屈野河西有田與夏虜相接疆場不明數十年來虜盜耕之邊人不能止也至是詔邊吏禁止之邊吏頗暴掠其民公曰拓跋氏稱臣奉貢未失臣禮今不先以文告而遽暴掠之使歸曲而責直非中國所以御夷狄也乃戒邊吏謹斥候毋得輒犯虜徐以義理詰之虜不去召使至定疆場又不至公曰虜仰吾和市如嬰兒之待乳若絕之虜必自來乃請禁邊毋與虜爲市虜大窮移書於邊遣吏議疆場使者至府州會管勾麟府軍馬事郭恩恃其勇與知麟州事武戡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率兵不滿千人步屈野水西至忽里堆不爲戰備虜患邊吏之累其民每以兵萬餘於境上以待邊吏至而擊之以復其仇邊吏守公約束虜以饑疲罷去者數矣至是或告虜在水西恩等不信虜遂伏兵以擊恩等恩道元皆沒於虜戡脫走得歸然虜以和市故猶遣使者來請退水西之田二十里公不許先是公命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之

麟州[illegible]之時築二堡於屈野之西以禁耕者且爲州耳目某還以告公從之比往而虜兵以復聚戡不敢與役及敗乃言其行役時地爲虜所據以至已失亡會虜還道元歸朝廷命御史按之御史新拜官欲排擊大臣以爲名務摘所取文書公以築堡之議已與[illegible]恐并獲罪乃留撤某之書以其餘與之御史遂劾奏公擅築堡於邊以敗師徒又匿制獄所取文書坐是解節鉞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某詣闕上書且言其狀自請斧鉞之誅 朝廷不許公又上奏引咎自歸乞免某罪其[illegible]不學他日某見公無所自咎而公待之如故某亦不復言始公在并州甫七十亟欲告老會左遷不敢至青半歲乃上表白陳 朝廷不許還尚書左丞徙知定州兼本路安撫使公過京師入見 上面陳至誠 上曰新進之臣畏怯避事定州兵驕日久藉卿威名以鎮之勉爲朝廷行也公不得已請還左丞及至定一年而歸老 上許之如期復以詔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

主上主意方嚮河邊引去若出之早公曰必非物力不支 ……
樂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 …… 凡上 …… 九 ……
遇朝廷不能再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公好學出於天性 ……
老無家居常以書試詩未嘗閒用此自娛至老令易寢 ……
愛之甚常莊色以誨之閨門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為治以愛
民為主明練法令以平心處之常曰凡為大臣尤宜戒畏 ……
身自持貴重亂 天子法耶惟台帝差嚴有紀綱以便宜從事哉
新參 …… 藏畏皆取整軍中服粟然能知其勞苦至於舍飲
食無不盡心為之區處使皆完美故所至士卒望風從畏而終無
其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聞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為更易
無愛吝之心八年三月丙午以疾薨于第年七十六時上已不豫
聞之震悼不能臨奠遣中使弔臨 其家未喻月宮車晏駕 今上
在亮陰故未及贈諡公先娶夫人邊氏故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
立義郡君再娶劉氏供備庫使永叔之女封彭城郡夫人男五人長
曰元會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早終次元英太常博士次元常
內殿崇班次元中大理寺丞次元直大理評事女七人元英將以
其年六月壬申葬公于雍丘之東山乃謂光曰公平生知愛莫如
子也子當銘公墓光自知不文不能辭讓受公恩如此其大誠
身不足以報然公之德烈載天下之耳目某不敢以一言私為銘
曰 顯允公德 孝慈維則 敏而好謀 果而不試 函谷以西
紛艾燒燧 邊鄙不聳 荷公之休 五嶺以南 復為王土
帝嚴廟堂 承公之括 文服武取 動必有成 誰克知之
維天子明 天子錫祜 天子法度 愆譖孔多 公忠乃著
旅力未愆 錫榮以年 予輿而賢 受祿之全 天之生公
以佐先帝 繡衣在庭 公適辭世 述寧為文 勒石幽泉
身殁名傳 垂之億年

高文莊公若訥墓誌銘

景文公宋 祁

至和二年秋八月己亥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
同群牧制置使高公 …… 薨于京師之 …… 第年五十有九既聞上震悼
揀禮降問兵寢既是明日罷紫宸朝出尚書右僕射制書告柩贈
將令係于庭太常考行謚曰文莊以冬十月己酉克葬公於開
封府開封縣褒親鄉之原前此門人河東裴煜為狀來中山取文
誌隧予與公游也舊誼不得讓哭寢門已次其梗槩曰公諱若訥
字敏之生十歲而孤侍母夫人客汲郡生事日狹取祖元郎已推
織嗜學性警敏過目輒記自周漢訖茲數千歲按若質文變
能言之天聖初以鄉貢詳詣有司聲光闓爲一日出諸儒上方天
子委禮部取士於是中山劉公筠為大宗英才得二百人多海內選
公在第四調彰德節度府推官改著作佐郎再遷大常博士歷三
縣以附最稱蓋御史薦為監察裏行就改主客員外郎進殿中遷右
司諫直史館起居舍人知諫院換刑部員外郎知侍御史雜事
於是數見上言得失蜀賈援外戚得郎官知蔡州公劾幾大夫于
沒財利不宜以私謁汗二千石內侍省大中人右恩聲焰震赫人
爭媚附公斥言其尤即日外遷有詔累黍定尺校制樂律法不合
爭論連年公獨以漢世貨泉度寸定古尺示諸朝議者服其審嘗
言中書樞密院所與一統類美風俗今奏事罷立不改刻漏罷不
能究銳萬機宜復古坐而論道使人自竭帝韙其言擢天章閣待
制益親近轉給事中出為河東都轉運使召還丁母夫人憂號
訴頓盡三年國朝兩省內外制而上有故者卒哭輒奪哀有不獲
命終孝喪者自公得請後終著行服令詔給賓奉終喪逮
除盡還舊官拜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吏部郎中進諫議大
大權御史中丞慶曆七年春小旱上受其引公問洪範雨暘所以
致休咎者公推原五事以對其議閎深悼衍上嗟嘆之後三日引
拜公樞密副使見便坐上戒以和公頓首言和無黨濟者有如樂
為音異乃諧若可否出一是同也同則生黨時大臣執議見遷故
公謝又之由是見謂為長者天下無事常宿屯三垂募兵不止度
支財益屈公議一切停募料兄士以蘇調給之殘詔可康定時西
戎騷繹東南多盜始置宣毅兵州悉有之扞鎮方夏士既飽衣食
不事悍不可制公曰是本禦賊今反自賊何賴焉建擇精銳者
團籍北邊以補戍人守臣爭言兵士素驕驟遣必亂公固謂習家威

令登罷事審孰敢既後無一士干法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後二
歲爲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儂賊陷邕州殺守將公曰南
海可憂也或謂未然爲留賊粟十餘州乘流下番禺入其外郛南
重不習鬪部校爭長連戰輒北賊遂張嘯七合數萬嶺南大恐公
謂當遣貴臣將節度諸部以蕃落騎佐之可禽也會大臣馳往
斷敗將散而南賊盡銳軍前軍頗騎出其後賊以爲神遂大敗南
患平帝議策勳公欲讓功使得其以爲倍位宰五上拒不肯公
素所爲宰帝重違又以公次當得宰相維解機務循以學士籍留行
道公喜曰天下士不吾責已公節分崖然不與俗忍至浮屠神仙
陰陽怪誕事弗語也在禁中論得失無少回撓及建白裁處皆深
自閑令出返從人間所以然故獻納之益初秘弗得詳久乃知七
二帝明君平反更多事屍必峻法治之營奏吾韓林貴名貫
嘗偕罰以術最近與儒家相輔長利可興云公之次行實約束數
白罷內降封拜外戚不可輔政皆著後法執官尹不建節嘗具江
將盜賊自答卒論死諫止數赦盡略施行所謂者輔政七年數果
自將和傳內外謀議有不盡如素或諸內慚然有餘然未嘗以
不如素自解亦不以有餘矜諸人故仕雖貴忠者不媢已去位閒
者不容嘗發石上君子泣相弔也公善觀書反復研討以得其意
乃罷不誕異族齒貽之曾中所學選而該殆不可及所著文章二
十卷善文辭者貴之公累官攝領雖未嘗挾其職者侍制時假節
京西爲安撫使在臺兼理檢使知貢舉再使契丹一知審刑院一
領吏部流三班院各再侍經筵二特召進讀者一爵開國公階光
祿大夫勳上柱國邑二千八百實戶六百功號自推忠佐理換推
誠保德大較如此曾祖諱某贈累太師祖諱某任爲崇儀使考某
官右侍禁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考封衛國公曾妣王夫人
祖妣馬夫人妣夫人關啓魏吳秦三國爲大夫人公娶太宗王氏
封某國夫人生五男子曰彥輔東頭供奉官曰保衛曰安石曰吉
甫大理評事曰元規太常太祝四女子長適太常博士游奎仲適
都官員外林億叔適著作佐郎李適鎮江節度推官王宗孫
五人尚幼噫子也令女也淑夫人也仁而賢宜其承公者莊是似

而先夫之初公在西安曆時葬二令君於開封縣之吹臺鄉地狹卑
公恨之將改卜及是諸孤遷二令君柩與洪射同塋以昭穆爲位
公志也凡人見今世傑才卓行其於奔走趨服尤未聞加古人之
賢何與不得見而愈貴也使千歲後視今猶古乎知有若公風烈
者長想太息恨不得操觚轊從公後以快其慕爲果不疑銘曰
高氏自渤海　徙占河東　爲綸次人　世脩德弗融　久乃發祥
建公大呂　以孤童奉母　覊旅京師　軋出陋貧　化爲偉人
由御史譽　健徒數言　事有固爭　不市直取名　我完吾履
弗援弗倚　一辭寤主　直都貴位　憤俗陵遲　令敝法刓
遂弛以衰　或悼後艱　自公佐王　輔乾爲剛　不假借賞刑
以新敝章　引薦俊良　惟力孜孜　斯謀斯猷　外莫聞知
澹乎榮寵　峻節是甘　去位甚易　如肩釋擔　邁英之游
惟經術是畋　巷無密輸　與無陵往　誰市其門　誰後而室
聞公之風　可以自律　初秦瘍多疾　公自調治　方劑天悟
親嘗奇禎　公之屬疾　自謂不可　召見諸子　遺訓適厲
殺無以私　敢忘諸天子　天子賢之　嗟我師臣　顯予先衰
考尼敬思　子聞於古　曰仁者壽　公不六十　嘶言三宛
有家卓如　有按岑如　公安是居　千載不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銘

王待制質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右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內羣　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歷踐藩寄爲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禀嚴君之教幼而有文□父文正公爲眞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睹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蔭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　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辟勸京師皆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諸公共薦公之才敏　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爲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秉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累朝賜五品服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出領浙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爲難台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之有權橫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參爲祠吳元帥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躬□不祠命工像元帥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於祭人從之于今賴爲雙廟秋薦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是皆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懇請外補除兄京師以公掌審朝士大夫閱百吏之往來省部終月收合化鄉盜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論之公令處一死決于義未得免死悉刻之公上疏曰盜以偪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曰非殺不援者刧爲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爲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成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爲首長官爲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爲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長其徒非首而按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爲失矣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判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爲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勸助軍之費公嘗磨廣細民以爲己續公至而歎曰西兵　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貢于財賦豈如是而自取吾不當爲也是荆湖之民賴公以休爲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公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搢紳之冠　天子前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

明者何公曰紀綱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輕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戊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　上前畢有進擢拔天官久資之職也　天子以西北數蕃鎮皆資巨人乃擇近列而委遣之公得領陝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綏征賦薄迎勞屏宄慝拯孤弱人延息肩幾一載而疾作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於黃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賵賻焉公生相門而弗驕奢華以劉秀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窘有以金以賂見弟過期不入殺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名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公爲尚書乞米手李大夫墨帖刻石以舉之編謂親友聞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負所至有水鏡之聲此公之秉志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以補當闕者非賤必舊公未嘗折節而虛諛吶以合其意者有贈以言事被讒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往送弟祖異鄉門請者拒之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頃爲黨人

從而與之尤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己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爲求民之疾雖處幽不嘗去民之便雖瑣碎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孚於宗族每奉泰爲憂樂同之弟素文王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陝西經略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弟許命其受子規同彼將寒也得無毛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爲端嘗不利于春官數徙勞者久之公爲郎以歲課當遷積移恩爲名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蓄書僅萬卷篤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凝寶元撰錄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遊及其遊矣四方交書問弔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士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禮部侍郎起之女封長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崇辯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大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嘗士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嘗與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爲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諸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忽送之於死兮葬之于泉徒切切于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孫待制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數使者一以委之公獨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訪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設施之宜又多薦天下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戚薦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盗賊數入州縣殺吏吏多失職而民弊矣　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　上好納諫諫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頗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僭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患不知爾公曰世所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　陛下可自知也　上采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自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學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欲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　上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　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爭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剛諒然寡所好欲愉愉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識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驗疑讞滯公常以得其情大賊張海郭邈山攻掠商鄧新破南陽陝安公安然有方略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賊爲自陝當東世優吏若尹傳而前爲守者類毀譽不能有所修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頗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政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

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
賢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
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
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
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
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評其君臣行事
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親其間而聽者曉然如
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
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享年
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祿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知己子
曾祖諱如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
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封昌黎
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
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
陽翟縣舊子鄉鳩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強
積之厚兮發也光仁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原兮有丕其周永安
其固兮百世無傷

書墓誌後　文正公司馬　光

明道中公在華州某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具在
館閣公於其為前輩而某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猶
能熟公之為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瑤示某以歐陽
公所撰公墓誌某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
嘗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若歐陽公此
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義才清德為時所重在諫院言呂禁事切直
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受淡然寡所好外
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其親
所睹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
陽公以文雄天下自宜不待某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
益寡恐為將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為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
以求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而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
勺水以益大河彼豈賴此以為尊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
其非任也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八

王文安公堯臣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棣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府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飢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䘏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　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事蹟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台諫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卒得蒙早思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罷　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其路宜益兵若干其路賊所不攻其路可以為萬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宰相意并其他議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公便宜從事　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司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罷德順軍於籠竿城城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檄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貴白自以公奉使得專制報　天子以謂貴叛非公事也公既以士衆出降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與兵赦之招降後必生事乃斬廷遇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罷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　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　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原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羞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用下三司求知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言又屬使林維附求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賦井課歲可省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　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　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　上對學士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　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除節樂公辭者之歲莫不關而盜因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奏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得為飛書以誣公公得書白請闔門自劾不能務深怨願得罷去上意知公為忠為下令購飛書者甚急公益自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自色頗自得公嘗以語銀折之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鑑戒青雖不服及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某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　上前

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
時特異言政事者丞相府也其職自宜如是耶公為人純質雖貴
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為人一以
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若
干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　天
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某
某官贈太傅妣某氏某國太夫人祖諱某某官父諱某某官皆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妣某氏某國太夫
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
祝卓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
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陵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
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公之皇考于某縣某鄉某原而以公從葬焉
銘曰

王為祁人　遭亂來遷　六世之祖　初留碭山　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　遂安其居　葬不遠卜　宋多名家　王實大族
族大而顯　自公顯聞　公初奮躬　以學以文　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　利歸于邦　怨不避身　帝識其忠　謂堪予始
俾副樞機　出入惟密　遂參政事　實有謀謨　讒中止之
不俾相予　帝有褒章　哀飾之贈　長于百僚　耆德惟稱
維古載功　在其廟器　今亦有銘　幽宮是閟

吳正肅公育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
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貳阡捌伯
戶食實封捌伯戶賜紫金魚袋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
鄭州新鄭之某鄉某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曾高以來皆葬建州
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
彊學博辯能自持慶不苟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天聖中與其弟
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
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還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
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
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
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
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
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官嘗往來為
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
車以動之公臥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官曰
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敢縱
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
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鉅盜積贓萬九千
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冤　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
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隳盟朝廷多故公數言
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
臣爭言豎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
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誘其人勢必
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
其欲宜不肯妄動然將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
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　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
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　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
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　上前　上之左
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
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　上頷公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
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
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
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善
妖賊千人聚確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
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
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衆千人于竟內安得不

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已而使者曰與之飲酒而留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驗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遷禮部侍郎旋丞樞密丁父憂去官起復辭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 上憫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共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殿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之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夏人據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遂以利害牒河東官龐公具奏論之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解府事既而公亦以疾辭不任遂罷宣徽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知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迎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京贈中書令妣彭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鄉安素皆太常寺大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守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龍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大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歛蹙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願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疏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若干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　有家于閩　自我皇考　卜茲新原　厚壤深泉

學其實簡　今公其從　公上之安　公昔尚少　始來京師

挾其一季　名發聲馳　乃賜之策　以承　帝問

語聲于廷　有偉其論　乃登侍從　乃任大臣　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　公所策事　先其利害　初有不從　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　簡以便人　人失而思　愈久彌新　帝曰廷臣

妬剛而直　來汝予用　豈余不惑　公曰臣愚　負薪之憂

帝為咨嗟　公其少休　優以大邦　寵其秩祿　尚冀公來

公卒不復　史臣考德　作銘幽宅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八　銘

張翰林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
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
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
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
爲人清方嚴毅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知其愚人怡怡
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
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若少喜書至其疾革猶不
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其究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
其晚始侍讀于中　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爲白
爲侍從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
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葬縣令改著作佐郎又
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白公始弗遣
太常博士監院以選能吏以監縣公以選知東明縣爲令者有
門重簾以塞請謁公至則撤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
已彊侍者、當侍者、刑侍諸者吾先也其人以明公言簡必信去
簡以嚴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
材堪御史　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
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誤國
罪當死無可恤且大臣罪遠不與天下棄之今復內徙是違天下
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逮者百餘人公疏
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頗蓋條忤以寬遠人乃獲
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御史爲員
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荊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
江淮南兩浙荊湖發運制置使利益路安撫使知河中府代州於
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勾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判勾院
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待制龍圖閣直學
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官其在京師貧甚
貪廉雖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稅絹絲歲二十八萬而六
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隱田以佐軍公建言肆
然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于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然
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
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攝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
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
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司至公以
皇祐六年七月某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
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亨不仕祖諱文翬
復州錄事參軍考太子中舍父諱鶴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
太君鄭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
城某鄉某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
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先子雲子諒子真子先皆早卒於公之葬
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
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綽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斷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廉
而無處故公晦其紋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
呼其奈何

賈翰林黯墓誌

文恭公王　珪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于京師先是君
病且革　天子遣使挾太醫日夜臨視之君卒不能起贈尚書禮
部侍郎又賜黃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葬于鄧州穰縣冠軍里將
葬其孤士彥以君功狀來求刻文而納于墓中太原王珪爲之序
成都范鎮爲之銘序曰按賈氏其先周康王時唐叔沙子公明封
于賈其後遂以爲氏其後始顯于冀魏之間而望出長樂者世最大君
諱黯字直孺世居眞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于鄧今爲穰下
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人見其所作詩而驚偉之慶曆六年中
進士第爲天下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襄州事代還召試學士院
拜著作郎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記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君年少

乃進用焉君感激數上言朝廷 仁宗出君手詔嘗貶員之御史
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所以事見 上尚書郎杜杞獨出班問所
以留班狀久之既擢監稅并州益權發遣開封府張去方似而事
連權貴人人皆知以此得罪也而莫敢言君爲力言之其後諫官
御史皆爭事 上前不能止因詔臺諫官自今須錄閤門自中書
俟旨然後得上殿君又言曰群臣獨得與 上論事惟諫官御史
爾今既不得時見上萬一有非常上何繇得聞邦國請如舊制教化
軍節度使以書薦權宿衛[?]使君以聞 祖宗定天下而立勳參軍
書武臣然未嘗得與議惟樞者今承平之日久而擢用者行伍中
使因奏聞之以謂朝廷臣無如青必有輕中國之心又相僚[?]
見青且將[?]若此皆傾心歸之此尤不可不深慮三司判官何郯如
君往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元年權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
銓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
是澤始去蜀發喪既服除見乘君言澤與其父不通問者三年
借[?]置妻[?]墓[?]使[?]田里[?]州推官李元[?]入奏得
官後以罪引去它日應舉又第一當改官始自言其嘗以罪去也君
曰士之罔冒其罪可置乎遂奏罷之福州推官劉拊在官侯引對
而自以曉星氣被此以遊公卿之門君乃奏以爲靈臺郎於是士
人之知術數者不敢以自名君初修起居注見 天子退朝御邇
英咨訪治道而史官不得與聞至是因請修起居注入侍經筵遂
爲定制嘉祐元年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尋改許州明年數訪
書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思歸壽陽既至家而疾篤君亦自移
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即日上書自劾壹以官以君輒去[?]不許
知鄆州已而離父憂服除君以前嘗適郡不敢入朝詔趣還之仍
當三班院明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
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鄆州未行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先是朝廷以京朝官每三歲輒自言求遷官非所以敦世厲讓也
故令詔當遷者有司爲舉行之而朝士之近名者輒或辭遷以勸至
故殺[?]常之不得止君以謂辭者使其自言而士之不求此者猶有
以旌異之今無復自陳之嫌則士大夫何以辭不遷以勸廉也是亦

辭妄之人徼取恬退之譽陰收其權之實皆無益風化且考課之
法豈特以歲月遷而辭者其殿而黜之請凡辭磨勘者有司不復
督中書爲籍記之其後雖甚久皆毋得輒遷朝廷從君言於是係
辭磨勘者不復至矣七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君御下方嚴所
至人莫不憚之府吏舊七百人而諸胥以罪去而復敘者皆籍外
補之至嘗數百人公乃奏爲條其得復敘者資次籍中闕乃補補
之又府史之給事它官者更七歲則一遷於是它官之請者歲不
可勝數至有一事累請而爲兩役者君又奏爲條以其從事之所
雜者始得爲次數餘悉罷之於是府吏取君所決十餘事緣飾而
唱言之御史亦以是劾君 仁宗見執政問賈某所爲私乎皆曰
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已遂易君門[?]與在京諸司庫務 今天
子即位遷中書舍人詔擢 仁宗實錄[?]更群牧使治平二年拜給
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 上方親政事數延見且言無所避
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未識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
爾乃陳任人之法五事一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
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是時選尚德寧公主君言
曰國朝公主下嫁皆以祖爲父以父爲兄非所以正人倫之道也
願詔諸公主下嫁如唐故事令舅姑見之禮有司以[?]王稱
皇伯而不名朝廷下其議三省君勸 上從有司議未報八月京
師大雨水君時已寢疾復兩上疏以爲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
下歲王議宜以時蚤決以塞天變踰月君疾未已願罷御史中丞
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後數日而卒享年四十四曾祖延隱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祖昭遜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父汶著作佐
郎致仕贈少府監母陳氏繼母史氏陳初歸其宗父戒君它日[?]
自爾則往迎之君卒迎而歸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
凡四娶邢氏任氏周氏皆蚤亡最後娶薛氏今封延安郡君二男
子長元孝蚤亡次上卿太常寺太祝五女子君所著文集三十卷
尤長於議論云銘曰世官宜儒深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其
得志而不知直孺之事 兩朝聞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
盡其所蘊則其澤之施於天下可勝既耶

卷九

范忠獻公雍墓誌銘

文忠公范　仲淹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　上悼之爲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賜賻加等子孫錄官者五人有司議行謚曰忠獻以來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爲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奏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蜀既成遂爲國相父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爲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蔭爲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爲資公警悟過人既冠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擢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己嘉公廉敏改茲州從事

秩滿以績薦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遷剡縣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陽主簿會賊穴窬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記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爲淮陽倅威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爲留守司　朝廷命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　朝廷以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州官自此隳　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　天子患之命丞相擇主計僚人以往僉以公爲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到鎮積兵計糧爲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斂而害以納之縣官苦其費公視便宜所地惟饒沃菽粟易致又何必沉于塞下大可致之乃籍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使上下富安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餉以公充轉運使賜三品服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旅其息而農得以休　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糾察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爲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以恩威諭之時向順還　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始訪問篤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中　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僚議對　章獻太后泣曰　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頼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興復之意因抗言曰　先朝竭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爲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　章獻竟從曰不復勞人矣　上許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官爲尚書四代恩進之以備中貴居密府六載參嘗機務知無不爲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

於關中爲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發官廩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爲癘氣所卧疾者久然鎮河陽暇日念國家御戎之術寧多姑息西羌狡獪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　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　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爲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者纔數百人公身披甲胄復呼民登埤日夜爲守卑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沒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爲虜魚肉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啟悲憤誨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爲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焉不誣矣然二帥既沒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

吏民百數皆關號所謂城當陷而存民當殍而生皆公之力也
天子嘉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
召朝覲 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判錄歲餘以疾辭關輔之勞
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淺深涉
洛間 朝廷委公督捕之公夙夜乃畫遣兵屬遇兼示以貸故其黨
歸者半殲者半民樂業歲乃大登 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
西事而來收兵大冗宜遣使擇去以實其費 朝廷從之軍中往
往偶語公奏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 上乃止公保釐三
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晉志在補益奏
議累牘及其疾病間 朝廷有事于田猶循拜疏忠切以盡其心
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爲時名卿者□偉□□推
小書五經則常挾持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魏士曹呂鞠論
易深達微旨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二十卷
後集十卷瀛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
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戚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
長曰宗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
公一年卒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
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
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
子諒子奇子戩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
于內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
異挺且皆陰德之在嗣其素爲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其善狀求爲
之銘

邦之偉人 令德不怠 勤勞王家 四十七載 入輔樞軸
作爲股肱 皇猷克贊 天眷是膺 出臨藩宣 允孚衛御
蹈乎憂患 濟以忠義 政本乎仁 行執乎恭 夙興夜寐
則善之從 歲月彌邁 終于壽紀 典禮具舉 神靈以寧
葬于先塋 其祐青青 子孫尚蕃 承祭祀兮惟寧

張樞密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清河張公皇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天子之都寢明年
其孤以狀自宋馳奔京師哭且告予曰我先人歷官四十年以直道
自任動與時戾相知如公者無幾又莫如公文今葬有日非公銘
墳不足以信來世予亦哭之慟既而追念疇昔未始識公予鄆子
令有年後公又嘗治洛會實予里中識予知公獨詳敢不銘公諱
奎字仲野祥符五年登進士科補井州軍事推官改常州團練推
官轉運使舉監潤州稅□州有冤獄囚曰係生法當死獄成三問
皆不伏轉運使選公鞫獲不順進逮訊掠桔讞而辨詐得不死皆
伏其明悟上官薦之者幾四十人用是改大理丞知盧州合肥縣
移果州南充轉運使薦其能加殿中丞通判盧州會秦州鹽課虧
官錢數十萬詔遣十一州本道轉運使懼不敢專驛奏願得遣御
使按于岐下 兩宮擇公以往公請對論鹽法起於霸政非王者
可行然其利淵至廣踐之則無窮若不得已令群商乾流通行民
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多矣與夫聚之以自入怪民怨弊而興
獄者異也 兩宮嘉其議因賜緋衣銀魚公至岐用所奏議悉除
其所負十一州者頓而獲免擢知江州一年移楚州楚號江淮劇
郡 上益欲試之歲餘政大成遷太常博士朝論未厭召爲殿中
侍御史知滑州又移邢州丁母憂去服除還臺爲三司度支判官出
爲京東轉運使賜服金紫俄還侍御史河東轉運使召歸以刑部
員外郎知御史雜事未幾使京東閱民充軍凡十二萬衆時太平
既久百姓不識干戈累附其而點之諸路皆驚逸獨公所至帖然
還爲戶部副使頃之羌人寇涇原大將任福失律朝廷議分陝西
爲四路改用儒帥公首被選任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招討
安撫使兼知慶州公以州名犯皇考諱請換他路初不許既五月
改陝西都轉運使俄知永興軍就遷禮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又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就移青州還吏部郎中移徐州又移揚
州久之江寧府署火前此皆兵卒爲亂與而伏誅至是長人等
懼有發露閉門不得救已而一署盡焚 上怒甚發卒進公諫議大
夫江代之至則簡材料工署居立完銀舊省良恩刑並施不踰年
以最稱治入判吏部流內銓審官院出知河南府實天子別都

所在向皆大目爲守示寛苑簡不役吏亦不敢呢肖堂祀恩還給庶
中洛人垂白者語曰不圖老而見我鄉之治也及公去又泣曰孫
爲不幸不得我公于此還朝屬盗起京東濮州白晝執州官殺人
市中凶黨乘之相翕結列郡震恐交奏請益兵擇吏以備非常
上曰安得才而仁者往綏吾民頭于列班以易公則加樞密直學
士知鄆州兼西州安撫使始至以策名捕斂月盗悉平明年夏初
疾作駅求分司南都以訪醫劑 上思東方始定賴公鎭撫第嗎
告而已再踰月遂以訃聞 上久有大用意及是驚悼因禮加等
以皇祐五年閏七月十六日葬于南京某縣某鄉某里年六十有
其公之先累世居絳州晉城七代祖全義封齊王唐五代間有大
功于洛設謚忠肅洛人思王深立廟祠之至今不絶始公至洛父
老見其儀狀雄偉如齊王喜曰眞吾王之孫也於是皆歸之樂從
其令其去也思之亦曰齊王烏臯曾祖裕好學避周漢亂不仕皇
祖居齊終鄆州嘉魚令考餘慶官封吾夫人贈兵部尚書妣宋氏
贈廣平郡君自皇祖之前皆葬曾城公用吉卜獨塋考妣二喪葬
于宋宮公之喪亦從而歸之今遂爲宋人公少以學行著始宋大
人疾久不愈乃齋戒割臂肉和藥夫人餌之即有間既葬舍墓側
負土自爲墳其松檟皆手植服闋然後告朝廷議變飾 上以攺
作甚重之辭取群從自名參考久之未决執政有曰張其孝是行
必得忠厚者求忠臣非孝子孰可 上乃决時方有外虞允陝西
河北河東素號三路比他路爲最難或興邊或立帥或領州公皆
往反更踐十餘年不得解至于火則治昇盜則治鄆四方毎有急
奏論者必屬于公非夫幹力強敏濟以忠恕孰能給此而使然中
外之人未嘗聞有過失多舌者或指其慎以爲譏此觀過益以見
公之懿也弟亢有文武材亦舉進士喜爲將帥慶曆中屢奏邊政
性頗疏遠雅與公異而友愛天至皆爲名臣公娶宋氏封永昌郡
君早卒生一男壽登父收科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嘗提點河北河
東兩路刑獄才尚優遠得公之風再娶高氏封京兆郡君生二男
元將作監主簿前公二年卒昭太常寺太祝生五女一適殿中丞
王袞二適校書郎徐幾三適衛尉寺丞孔宗翰餘並幼五孫塡剛

始迫皆將作監主簿嗚呼盛哉若夫祖系世代見于翰林胡學士
所撰先尚書墓碑此不復書銘曰
自齊王傳七世而至于公爲屬固亦疎矣其間累葉不振逮百餘
年至公而後祀治洛之政則寔與王比洛人德之亦嘗廟祀公初
立朝三歷御史之職四方不究邦紀晩而益勤業茂德備幾大用
而遂往又莫施於康濟徒埋石而刻詞庶永昭於來禩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張恭安公存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於冀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陽請某曰公將以八月壬申葬子為我銘公之墓某既光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婚姻累世粗知公之志於他人為詳用不敢辭公諱存字誠之其先家於深州曾祖諱裕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契丹屢入寇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通州司理參軍安肅軍判官天禧末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唯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待公獨異曰此君器業他日必當遠到秩滿為開封府司錄出知衍陵縣通判雄州王文康公為御史中丞薦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以本官兼兵部員外郎判鹽鐵勾院明道二年東京大飢選公為轉運使賑救有方[illegible]賜紫衣金魚閱一歲徙陝西又徙河北察按[illegible]景祐四年入為戶部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會元昊僭叛西鄙騷動詔以公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諸將爭獻攻取之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日恐生民偏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恭服之心無他邀求雖名號未正自謂亦可羈縻與其貴虛名於戎狄曷若拯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即從其言終撫元昊亦略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太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即之官後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復還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為昏恐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來求關南地慶曆二年詔以公為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中山府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充河北路都轉運使公辭以[illegible]事煩以故官留御訪之踰年徙知青州閱一歲入為[illegible]改知開封府十月年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恐兵驕相恐有意外之變不報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察降[illegible]遷知汀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辭涉妖言與妖逆事覺自經死教兄數為公婿其家告數父子匿教私置公得免議事下御史[illegible]窮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知[illegible]徙知[illegible]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為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滄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瀛州明年復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鄆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遷　英宗登上即位及郊禮恩故遷二官為禮部尚書公性孝友[illegible]得蜀中奇繒物入門不以進私室悉市之堂上請太夫人及兄弟姊妹擇取之常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合之人奈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疏遠其貧者無不收恤男女孤幼者皆為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為人[illegible]雖家居常自整飭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小大皆有條理自始生至終老凡與賓客相接常無惰容或宴飲終日達夜未嘗稍傾倚有倦怠之色他人莫能為也其在官以清靜寬簡為朝廷所知故每有邊境及兵食之事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illegible]數別人物[illegible]數百人[illegible]一人敢[illegible]者翰林學士鄭獬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為天下第一得官有時勿以為憂已而果然家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其懼公曰吾自省平生[illegible]心無可愧者神明必將衛我豈沈溺於此哉[illegible]在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illegible]物故者數人[illegible]於公[illegible]公之[illegible]以也[illegible]破公家至[illegible]中[illegible]以治[illegible]人[illegible]公雖此憂[illegible]必不能濟公以道自[illegible]家人或有[illegible]之者公輒怒[illegible]民[illegible]公方[illegible]

往行至豉丘遂如此時河決東郡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
吾家衆所望也吾苟動則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
優禮耆舊俾五授其子孫以異其官俾所欲順適公意凡若與出
入及歲時賓客奉養供長之具皆不缺焉二千石州故公斷退居
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耳目手足皆聰明輕利飲食起居
壯者或不及也嘗謂子孫曰吾不求家終前一日呼門生閉戶焚用
兵今何如朝廷去冬無海寇西事甚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朴有鑒
而為之者大朝學士富公當月其女夫人永安縣君劉氏先公亡二男
長曰貽孫大理寺丞次某縣主簿中書下女正適進士李舒少監
供備庫副使賈仲七次八某李某男朝之司馬某次某供備庫使任
永少適某官次七等八女長孫以進劉氏女皆早卒公久布
自在宗族用公薦官者九三十餘人銘曰
禮義之道 世或疑之 以公而觀 必將何疑 仁不遺
忠不忘君 立於勞勤 常官於勤 入鼓於闕 出臨藩州
自少迄老 遂于斜祿 體強康疾 始用常先 年幾九十
樂年而終 延于九族 歸從祖考 是謂全福

胡尚書則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寶元二年三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杭州之
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南山龍泉鄉龍井原
以夫人穎川郡陳氏祔焉禮也孫子皆泣而告于友人范仲淹曰
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
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爰之言嗚呼能文今得浙東為郡守永奇
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焉仲淹曰孔子見衰者必作重之孝
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陳之後有
胡公滿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徵皆隱於
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以積善稱因公而貴累官至尚
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嘉郡君贈某某郡太君
公少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為國百年士用補蔭不設貢舉吳越以
偽風幾息公能辦經史為文詞及歸 皇朝端拱二年御前以進
士第調許州許田尉以幹聞補睦州廣德事又補憲州司曹
以本道計使陳大夫象公湘之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
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丞知尋州拜大常博士提舉二浙權
茶事兼知潤州盧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還京因其
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權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吏部郎
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
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右諫議
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
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吏部再授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
年請加兵部侍郎致政朝廷命長子通守錢唐以就養又六年
而終享齡七十有七 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子通守中公在
憲州時西戎擾邊朝廷命帥五路入討詔負三十日糧以從之宗
方引公訪以軍邪革事公曰為白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絕遠公
入奏召對面刺公陳邊事如指掌 上顧左右曰川縣中有如此
人道可非奏且不動從之竟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遇十旬不解
索曰楊子已敗五事一日其帥移文曰兵將以入糧可繼乎公曰
帥老矣未聞我糧罷道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被即自
遁師以公知其先見如此王翰林公墓碑太宗臣道不得遺及索
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遂有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既
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吳州人有虎患
公為戒諸坑冶神祀朝村凡虎于廟中其為之效歟按池州永豐
監有吏鄭當死公曰之曰此伏波哀重因而斂亡
之而史文十人今錦尚在吾忍速其貧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義爵
雜之不復而坐在仍維制置日曾 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貢其
其洪治千木萬斛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 帝深愛其才面加獎
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式在廣南西路有大舶困風于遠海食窘
資亂人不能進夷人告於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
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舶來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
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
加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訊之活

者九人爲在福建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役利稱奏至是一切罷上
言訖就繫囚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其苦公奏之未報章三上月
曰百姓疾苦可以安言之言而弗從刺史可以去矣乃有旨詔減其
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會天財利不以刻下爲功於 上
方以陝西兩京權鹽歲久民難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判有司更
其法作公首請奉 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母喪丁大夫人憂廬
于墓側以終喪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西京之行以家君未緩
爲請 上曰胡其爲是雖非其昔與以可勸也搢紳先生榮之又
大理中尚書兵部郎中祖擬君諫大夫知貝州公以家君八十歲執
辭于政府故得有常置之行者以裹其心得盡心於養焉公之爲事
豈苟且哉蓋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惑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
而施不爲封殖士大夫又稱之德當刑郡有決訟之官當延蜀儒
飲呂期與郡人講易澤錢十萬將送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呂
期自益都補至公曰此可罪耶遂命釋之且以資禮遣儒備其所
道公代以俸金助其道而還之又許陳丁公爲舉子時與孫僅公客
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推故之情不絕若休戚士人而未
嘗預館下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獨收養出王山
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慰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
樂書史清談寄雅絃左右孫與交遊笑歌於歲時之間浩
然世人不謂之賢于夫人頴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
四人長曰揖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符縣七年秋登服勤詞學
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
俊異居喪而士次曰維英達有成人之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
蘇瑞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參而士其閨門之範見于潁川之誌仲
淹非爲齊衰之情實侍宛丘郡會公爲二千石以國士見遇見與
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　退以壽　又可書　石不朽　百年之爲兮千載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集卷之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集卷之十二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以疾
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　天子惻然一不怡者累日輟視朝特贈
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驚
然相弔以謂王於賢者存亡之際無不痛惜之其孤嗚咽者累日洛下以
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之側孤
馳使來求銘將納于壙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于長安唐垂拱
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隋唐末嘗爲幽
州良鄉主簿遭亂奔二浙家於蘇之吳縣自爾遂爲吳人時中原
多故王者不能遠來於是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
才德舉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初舉童子舉神童應
秘書省正字春秋通經朝史穿穴校錄六十卷行於時秘書生墉博
學善文從佐諸王幕府淳化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
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　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
贈三代又擇於時追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燕國謝氏爲太
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
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乃再適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
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illegible]始奏而復焉公少舉
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補廣德軍司理[illegible]集慶軍節度推官簽署
使舉檢泰州西溪鹽倉以勞遷大理寺丞又知興化縣建州關隸
以吳國老疾求監其州糧料院丁吳國憂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
公于　朝試可署秘閣校理時　章獻皇太后臨政已巳歲冬至
上欲率百僚爲壽于庭下草儀上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
懾無一敢論者　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勸天下而未遑余知公獨
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頓居下制爲后族進偪之階不可以爲法
或宮中用是爲家人禮雖而卒於王朝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廢
士可儀然后頓不擇求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移陳州通判
河通判陳州還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甚焉

出於中旨頒附驛奏疏其辭至頗以上官賀貴專爲戒明年 太
后存長樂擢爲右司諫焉 朝廷用章獻遺命冊太妃楊氏爲皇
太后預政事出都下論爲公上疏極陳 王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
不容冀幸於其間未聞更立相躡一二而數況復冊制以取惑天
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 上悟第存后號而止公彈補闕
失無所阿忌貴倖反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
安撫雖別領是外亦錄錄不忘憂國及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
大者事月還朝會議廢郭后公上書曰后者君耦以天子之配至
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數如此之重未宜以
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 陛下當面命后失放之別館擇妃嬪
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
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劉及臺御史伏閤門論列如前日語
上遣中貴人押之令詣中書宰相吕夷簡諭以廢后事本出於聖
斷公曰 陛下天姿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
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論議甚切直又明日且
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抗宰相廷辯抵暮會有旨降知睦州遣吏促上
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有議屬公乃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
待制召還育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
政知而不敢違公聞之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
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 上上始知之竄文應
嶺南尋死于道公自是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
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
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
公處之未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肆其姦京邑肅然稱治于時
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
宰相之職也天子日親萬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班簿
官品以類撰次至於超遷庠進則見其不公圖以獻庭 上易覽
宰相益不悅疏其黨短公於 上前公亦連疏宰相不從不行不
肯已坐是去職知饒州是日上封多言論公以忠直獲遣而
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俊宰相指爲朋黨詔禁越職言事久從朋

又從越寶元初羌人犯塞叛歲羌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震
駭於是召公復職移知永興軍道擢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帥
之任不可以轉運使授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
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貲延州延安城因兵火燒殘掠地城外
即荒壞饑吠孤壘人心危恐發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弟
業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
上嘉而從之儀士戰日久兵無紀律將有外驚尊勲不支公於是
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析爲六將分命裨佐訓教不數月皆爲精
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
諸路皆以爲法乃城青澗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
收軍實人視延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出可戰不可坐守老
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也無幾涇原師出敗于
好水川 天子由是益信公智慮過人遂其前此議以書署詹辦
遺公請和公不敢俾朝廷報賊乃自占答焉其僭号嫌遜順然
猶立遺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敗然悟賊書語而非誠乃自僞立
報爲是罪政以公擅報罪當誅 上知亡其實止命削一官降知
耀州幾日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
招討使慶州馬鋪部署有馬鋪砦者羌戎衝要地與賊境相衝久
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就其地諸將別遣部將取其地得之
先命長子入據以牽衆公亦繼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
兼兵血戰則遣比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夜遁城既立詔名大
順徐又城細腰胡蘆等砦招明珠滅臧二族各萬餘人又立
環千餘帳內附自比環慶屬羌悉爲吾用先是卒天都主使王師減
移姑自公築延慶諸城徙募民不足乃雜使將校諸營大小敗公威惠
勞苦雖曰死不怨久之涇原師再敗定川賊輔復寇而虜變生公
知銀幸熾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
因移其任爲千關輔人心於是大定初定川事聞 上頗駭謂侍
臣曰得范某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 上大喜擢其章示執
政曰吾知范某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戎卒
數叫噪郯人爲軍人舉其賓屈害不願顯公改命屋刺其手非校

如□罷於公欲罷兵獨環慶路出兵卒得復為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哀孟以西路委公置府於邠州授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方其取橫山故地漸復靈武然後可以眛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富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為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迺議者謂公有經綸才不當略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 上倚公右于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有三王所不能免公於此時以歲月而人不知者則彼之久之漸也 上方銳於求治用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不答詔每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不得已乃手詔者再遣內臣就政事堂趣開龍圖閣給筆札令立疏者各一日日面詔者不可數是日自持求治知此之切其收歲月待那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滋任子更□擇守宰慎官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御戎狄攘綱紀扶道經世一一可行 上覽奏喜納並信公忠耿不為身謀然也遂下二府從行論者漸盈齟齬不合作而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愈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發謀者公當師臣持和而辭因懇請按邊即命為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依邊狄在賊腹中本道師病無供餽奏欲棄之公曰麟可棄則河東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腴棄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鄰不敢正視則河陽府東使盡得其利害請補其詔許人耕以輸可代轉餉之勞以助議不協親公至知其利大且亡所嫌者釁奏始作議使後止耕荒地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變陝以內甚好難保而又討向鎮陝州手奏備述政事復領四路以總護諸將即時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許焉給事中三年又請杭鄆因得復先日之□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恩遷戶部又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疑歲疾病又請頴州昇至徐州病不起年六十四公為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政然有效所欲行之於已已□仕□公已有求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為人牽挽顧外職以從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為祠□控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蹙時□亦□□

然每用必黜之黜則欣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問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未之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在陝西尤為宣力以為者奉武事必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剽掠破滿幾乎無所取勢公周旋安集堅可守禦言兵□□□□邊圍進討命羌人復修貢朝廷姑議息兵而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開武練行可以震敵城要害屬羌羌可以抱從此後世能若未易過也又於墾田屯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局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為戒敵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綱紀成績卓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方望治紀遏者知其不可得然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事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公當撫之初議考東門蠅起益以奇中造謗飛語亡所不及其者必欲擠之死而後已賴 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雖沒溝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險人苟欲伸已志而不忘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蒸嚼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殯門中如賤貧無家人不識所出公學每撫邊將令良厚而悉以送將佐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贍無新衣文人踐歿以奉葬諸孤亡所依者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貴送奏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于道不為祿位出也作文章尤以傳通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若干卷兩府奏事若干卷娶李氏故參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鄧州今葬而祔焉四子純祐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父□□□□□進士第尤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以若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胥□□□□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並幼銘曰

公之世系　源于陶唐　晉命是范　厥姓始彰　雖歷盛衰
濟濟其賢　玆惟聞人　間代而出　或卿或參　所有何述
與門得姓　千五百年　獨公挺生　為天下賢　涉聖之餘
揭厲迥公　道遠德壯　事公雖繁　人獲一善　已謂其難
公實百之　如無有然　遭時得君　位亦顯焉　擢此讀處

志莫究宣　元元卒艱　意嗟乎天

杜待制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　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度支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今古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龍反破四環州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猿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指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

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附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擇其狂病爭々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　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稱旨　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蕃叛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推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　天子為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北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附朝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遣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掠邊戶掠畜產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取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納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　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勸為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昌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實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父之以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勸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

利害甚精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　其果以決　其守不撓　其摧不折　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郭將軍逵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公諱逵字仲通世家鉅鹿國初徙京師後以葬洛陽因家焉曾祖
贇贈太保祖榮贈太傅考斌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何氏祖妣宿
氏妣賀氏追封廣安永嘉華原三郡太夫人公幼慷慨喜兵兄遵
以遵蔭補北班殿侍寶元康定間元昊擾西陲兄遵為延州西路
都巡檢使遇賊死之朝廷優卹其家錄公為三班奉職隸范文正
公仲淹為陝西都部署公往隸麾下范公器之勉以學問待之如
子姪延安有募兵十八人號青剛社勇皆絕人一日捕虜失殺為
羌有司皆論死將刑之公請於范公願赦之以責後效范公亟令
母殺得活者十有三人尹洙為陝西經畧判官趣范公以延州兵
取靈武范公召公計議公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
其利范公曰君之言然遂決意不復出師朱怒而府中將吏皆銷
公未幾歷原任福全軍沒於是向之銷公者以不出師為奇且服
公先識陳恭公執中薦公試武藝會舉武藝可安撫王文忠公堯
臣力薦公材武且有戰功改右班殿直陳公安撫京東屬歲多盜
奏請公為駐泊捉賊屯青州陳公嘗謂賓佐曰當今名將無如葛
懷敏眾唯唯公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陳公甚異後數
日謂公曰君何以知懷敏必敗公曰喜功徼倖徒勇無謀可禽也
陳公歎曰君真知兵懷敏今死行陣矣召公入對進右侍禁授真定
府兵馬監押會保州雲翼軍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州叛安撫使田
公況都部署李公昭亮召公往招之公與保州兵馬監押侍其臻
嘗同事范公臻為賊所留公馳至城下出叢囊示賊曰此舊物也
誰識之者臻應曰臻識之即再拜貴與巡檢史克順亦拜公曰顧
君登城相見公乘城徑入開諭禍福皆泣拜請諭眾歸順貴等由
此得全然亂兵或疑未肯下且曰或殺降奈何公曰我留城中以
為質或殺一人來碎吾身可也眾感激皆請降公悉閉於營出諸門
以出降兵保州平詔先授閤門祗候然後論功鄰帥嫉之不肯讓
賞復阬降卒四百餘人公力救之不可求罷鎮陽不許徙公守城
門不閉以兵不給以食復欲因事中之以法民皆號曰宗也城若
此公也爭往歸之久之方悅去富文忠公弼宣撫河北公謂之曰
保塞之冤盍許乎我公曰賞以閤門職夫復何冤富公曰吾知已
請白君不言其功者改雄霸州路公界河至海口同巡檢又以為
定州駐泊兵馬都監徙東頭供奉官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丁
太夫人憂起復解官三請乃許還邦武臣小使臣亦許行服自公始
服除復授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大臣薦之乃以為涇原路駐泊
兵馬都監兼知鎮戎軍先是虜知漢法不敢過塞每為邊公命邊
吏追奔必擊必得所掠而後已迄公去不敢犯塞皇祐五年秦鳳
路通古渭州公受詔以本部兵赴援三戰皆捷遂拔其城擢授禮
賓副使學兼閤門通事舍人改河北路沿邊安撫都監兼提點
諸州軍屯賦播奏行選為賀契丹國母生辰副使會虜中群臣上
其主尊號請南使同上公與國信使吳公奎固不可虜欲奪之夜
闌出外有兵司付公堅卧不起虜人促之急公曰使臣可殺不可
從虜之君臣乃好以謂曰北朝盛禮願南使一觀公曰當觀於何所
曰立本班公使還報曰不可復命曰立於別次乃入卒觀不賀使
還虜人以為言吳公出知壽州公亦降授汾州兵馬都監故相富
公鎮并門俾公權知忻州契丹請天池廟以為故疆久不決富
公委公往議公於故牘得興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進祀天池
廟有唐以屬南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能公喜命公自為報
命會邊伏亂公兼為宣撫句當外三州軍馬未受命會下溪蠻彭仕羲
反加帶御器械充荊湖北路兵馬鈐轄兼知澧州捕得仕羲親信
置左右以為小史善遇之久乃備言山川地形虛實情僞用六長
知嘉祐三年春用小史為鄉導以步兵進討破羅城峒及賀府等
二十餘砦拔新州又傳檄夜進諭句至仕羲所居桃花州一戰破
之仕羲棄城走俘其家七百餘人歃血乞降公受降以聞賞功拜本
司使邵州武岡猺賊擾邊及詔以公為荊湖南路兵馬鈐轄兼知邵
州至則督師夜往至賊壁黎明盡殺之百五十餘人於是公命縱
火焚積斬其將楊鐵城率數萬人詣公請降曰我平生勇冠
諸峒一旦為君所知屬不及施吾械之罪願射公三發不中即降公

曰天道助順爾何能爲昌透注矢三發皆不中諸羌歎服以公爲
神相率願降幷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制湖南北
悉平詔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公曰
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成都乃享厚祿養疾之地非
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六宅使領端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
都部署明年就加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
日四廂都指揮使加侍衞親軍步軍都虞候惠州防禦使賜號雄
勇亮節功臣　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侍衞親軍馬軍都虞
候馬步軍鈐轄詔公入朝兼總二司未幾兼領殿前司　上親試
田獵騎射將武藝不中格皆訴云嘗從郭某累有功未賞　上
命公升殿問之信然乃錄用之　上顧問邊事公所具方略以對
上甚悅之入論朝廷大事時畱公以直諫被讒　上問公何如公曰
畱某忠亮臣以全家保之　上察公可備輔弼治平元年先以公
復爲陝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校太保同簽書
樞密院事封太原郡開國公改賜推忠佐理功臣及閤門公嫌疾

上遣中貴人以國醫來未瘥復令平原夫人往視公曰下臣有疾
上爲　天子憂未能造朝而先見家人非禮也令勿下車而返韓
忠獻公琦欲寬塘濼之禁同列以爲不然論於殿上　上甚以韓
公未敢對公進曰臣詳知塘濼利害誠不足恃同列大臣進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曰不足恃公曰設險者審權術修法令議制
度正綱紀是也未聞止謂塘濼海潮之役豈無塘濼耶他日誤朝
廷守計者必塘濼也歐陽文忠公脩進曰郭某之言是也　上意
遂解三年領簽書樞密院事爲陝西四路安撫使權涇原路馬步
軍都總管經略司兼判渭州公懇辭樞職　上曰初欲授卿宣徽
使慮外人以爲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權公力辭今丞相范公純
仁等數人而後行党羌令征反殺巡檢陳敢朝廷議招懷公以謂
始服終叛屢梗不已今又殺王官當以威懲之一族既破諸部必
降因繩之以法則邊患由弭遂決意用兵二月師次梓吳川令征
疑自來降公不許命執之進師討諸未下者大破之拔鷄鴨訓抓
寺城乃撤諭諸羌俾安心歸業毋若令征自取勦絕諸羌畏伏爭

出犒師因駐兵塞外徧覽山川見強弱利害所在乃城梓吳川又
道諸酋入鷄川諸部示以威信悉攻順又城青雞川二川形勝
相倚新附降羌萬餘帳數百里皆在腹中乃召諸酋犒宴
酒酣語之曰汝等今日歲爲王臣何以報國諸酋頓首曰惟公命
公曰諸羌利牧養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爲荒萊汝等可近山
爲牧以閑田來獻諸羌曰諾附命有客田者我等爲公破之得良
田千餘頃乃下令召弓箭手人人受田百畝爲五十定付月得壯士
千人騎千匹省屯戍饋運之勞詔褒之賜梓吳川堡曰治平寨青
雞川堡曰雞川寨　神宗即位加靜難軍節度使簽書樞密院後復乞解
樞職會御史中丞言宰相不押常朝班以爲跋扈指公爲黨公固
請解郡召還朝至京師閤門待罪　上遣中貴人促視事公力辭
乃爲宣徽南院使充京東西路安撫使判鄆州至州七日拜鄜延
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种諤擅納嵬名山降夏人
殺知保安軍楊定內殿承制侍其臻右侍禁張時甫殺之邊遽方
起故命公往初种諤取綏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命公議必棄之

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綏州復棄徒取輕耳當以留之會夏人
以衆十餘萬欲復取綏州公遣劉甫屯綏平王雅屯一堡燕達守
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會夏人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諒祚之喪且請
綏州公上言不可許又欲納塞門安遠二寨易之朝廷遣今丞相韓
公絳宣撫至延東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徇其請許之熙
寧二年命韓縝重往奉詔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詔諭之公曰此
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附重進曰二寨且無封界何名嵬名
寶察元昊時以爲俱來交寨公遣機宜往會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
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由界外後畫綏州夏使曰二寨寨基是也
何界之有會有詔俾公毋棄綏州公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
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寧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潛訪地界
得祥符中西平王繳爲驗夏使詞窮而去公以其事聞　上大驚
顧大臣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
某日指揮更不行詔至僚屬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公徐
出之乃從公議綏州公曰最後奉行今則何如將吏皆歎伏公

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朝命還[illegible]之罪以褒之曰淵
謀秘畧悉中事機有旨如此　朕無西顧之憂矣[illegible]
以拒之卒留綏州嵬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
以夷狄獸心散居內地或生後患廣務振貸不可經久乃戶選壯
士一人爲提生軍分隸蕃部其貧貸以耕具闢延州順安懷寧等寨
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求獻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
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慕化景珣虜人
何繫輕重朝廷乃拒之初楊定等死公密詗邊吏得殺定等首領
姓名語告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公曰此將斬囚以
紿我識有州詰之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夏曰殺之矣公曰崇貴
等見存識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歸楊定之子執李崇
貴韓道喜以來公遣姪忠紹獻闕下朝廷大臣以秉常初立欲以
官爵授其左右任事之人公上疏曰彼主幼弱恐富不受詔借或
受之必偽立姓名以邀金繒今既恭順當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
加不宜誘之以利果不奉詔如公所料未幾歲移以重兵犯邊　上
手詔賜公曰秉常納款請盟恭順　朕務柔遠以息邊民今降
詔且備冊命使猶在道兵已犯塞可具經久守邊方略以聞公上
言夷狄之性不常古無一定之策然久遠不能易者十事條上之
終曰　陛下推心委任賢才專意必篤行之在我則守法而穿鑿必省
重役而安百姓和使不鬭於耳目常致於庭天下何憂不和四
夷何患不服若攻守方畧隨[illegible]宜與戰無形不可預言　上
嘉納之然必欲聞措置大畧遷知河中府夏人欲[illegible]慶求贖議　上
降問目咨訪利害公具條附延慶之上之明年兵以親軍夾河駐
騎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將請擊之公曰虜遠來利在速戰其
鋒不可當令毋得輕出諜者曰賊糧欲盡矣公刑出兵應之已而
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烽火皆滿公曰賊師甚道諸
將皆疑公曰鷙鳥之擊必匿其形兵果來是示人以衆此張虛聲
惟虜將乃疑耳終不大出兵賊侵漢地築城郡界掠人甚公曰可
矣乃使李安李顯出綏德彭遠出順安燕達出綏平賈翊出安塞
擊賊及使人諭賊曰夏國屢侵城塞先其罪甚大若能悔過

悉歸所侵罷兵不從誅無赦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諭旨拒命事
者斬人安之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加檢校太尉改雄武軍節度
觀察留後再任秋夏人數十萬聲言自西路擊延州公遣李顯
往東路視之顯未及塞驍吳諸將師公復遣往已而賊果自東路
內寇遇白豹川襲慶州公知秉常在宥州則燕達將鐵士悉攻虜
近塞諸寨為其保障遂取宥州盡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吳猿援大
順夏人聞之悉還守度要擊敗之諸金湯寨梁遷歸韓絳開公經略
鄜延西四路种諤帥師將取橫山公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
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
朝廷用與公論難公曰此舉不唯無功恐別生他變為朝廷憂以議
不合詔召還朝　上問公曰种諤取囉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
欲取之當何如公曰頃建撫寧則囉兀無患　上曰何也公曰
昔夏人取囉兀先擊撫寧然後囉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
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囉兀隨之　上深
以為然未及往撫寧已陷遂棄囉兀明年延安州兵作亂關中騷
以諸郡皆震朝廷憂之拜公永興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
興軍未至[illegible]吳備追叛卒[illegible]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奪
盜人情乃安遷判秦州兼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甘
谷城[illegible]寨[illegible]西番甘谷形勢控扼民不樂業公欲增築五城
以安民心[illegible]公欲移新城以就水泉默計城池廣狹功
力衆寡分任諸將分命之曰諸往治新城期以十日諸將相目莫敢
出[illegible]公授以方略率先行各至其地則土功攻守之具畢集不[illegible]
旬[illegible]城夏賊其神速不敢攻於是[illegible]國王[illegible]開熙河[illegible]
相勢舍為不法公案其罪[illegible]引從事以下解其任他官[illegible]
[illegible]大理丞杜純來治先移公判渭州純[illegible]事皆實[illegible]
純更[illegible]御史[illegible]來公由是得罪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未幾復
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太原府明年復宣徽南院
使時遼人遣使來議地界　上遣呂大忠李舜舉[illegible]議[illegible]詔
問公方畧公乘奏之此人有降者衆[illegible]納之公曰此得之何益
彼或欲交兵於我何以拒之頃契丹叛馬[illegible]三百來歸仍上平燕

爭朝廷恐以小事失尚恩非之此一蕃奴欲致我曲耳亟遣之揚須乞河東陝西招懷投來蕃部公奏駁之曰河東既亡二虜之交與陝西異類向既見以招納爲戒今行揚復之議是自求釁也時朝廷有經略西夷之意於是迎合獻言者甚衆公獨鎮以靜事務敦守盟好不求邊功熙寧九年交趾犯廣南陷邕欽廉詔以天章閣待制趙公卨爲招討使内侍押班李憲副之已而罷憲更拜公爲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兼荊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宣撫使卨副之公入見 上問何以平南公曰兵不可前料願至境圖上方略 上問所須曰願得鄜延河東舊將吏以行寔於便殿賜中軍旗物劍甲以寵之師次潭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朝廷初降敕榜諭溪峒公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辭乃有陳八事書散榜郡縣溪峒門州賊將黃金滿李率衆資來降公遣和斌楊從先將材士數萬戰艦數百艘浮海九軍及降附諸蠻水陸並進師次邕州遣曲珍討下雷諸峒降之又遣知端州陶弼俟左江諸峒皆會於軍次思明州公以謂廣源州咽吭之地兵甲精銳不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偽觀察使劉紀爲賊耳目不舍蕨絕則軍聲不振燕達往一戰克之拔其城紀出降師次決里隘遣張世矩攻之交人以象拒戰公使強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象卻走自殘其軍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桄榔縣曲珍攻門州亦拔之賊恃富良江交人以兵於夾口隘以待王師公知之乃由間道出坑隴以進次富良江去交州四十里賊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艘先趣富良壁岸下紿告曰和斌楊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夕則交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揚言曰大帥至矣賊少却奮下士勇自倍公叱騎將張世矩主敵大合戰諸伏皆發賊大敗墜入于江者不可勝數江水爲之三日不流斬首數千級殺僞大將洪真偽左郎將阮根乾德大懼奉表詣軍門請降納蘇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公與者將議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凡征安南兵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疫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公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范降表

開約交人聽命公入塞以疾甚即護諸將城順州及桄榔縣而還詔赦交人以廣源隸宣撫司公上章乞閑郡養疾降判潭州朝廷以公不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祿大夫左衛將軍西京安置杜門不出者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 今上即位授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落致仕授檢校司空知潞州武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許明年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乞請老拜左武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元祐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西京嘉善坊里第享年六十有七計聞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公娶夫氏封平原郡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秘書郎忠信西頭供奉官忠恕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忠良忠惠咏皆先公卒忠恕後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適直郎夏大定大理評事錢昇承務郎胡士修宣義郎呂昭問內殿承制石舜賓承務郎王東丈廣亦主簿范坦皆其婿也一早卒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公初遭母喪慶師杜杞以邊州金革從事例奪喪聽候召公強致之公涕泣號生毀瘠不勝衣遂罷歸坐既詔許解官行服杞以錢四十萬贈之公謝而不受奉養節儉菜茹衣足爲人性嚴重不妄言笑爲帥領宿衛持法不貸下軍政嚴肅然及其臨邊撫循士卒得其歡心用兵先計而後戰善料敵伐謀戎狄畏其威名嘗制鄜延夏人昔寇奉風息將范恩死之殺掠甚衆公檄宥州索所掠悉得之神宗嘗問公八陣遺法公曰兵無常形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 上論之甚詳 上大奇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又不能成公召諸軍曉金鼓坐作之法若得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先是鄜延鎮多屬羌而無法制不足用公擇其勇敢出衆者奏官之皆感奮勇敢爲用善用將校卻至所部使人人自言所能職則嘗試而記之故所用無失交州之役主帥辭罪偏裨既斬李信劉甫又治鄜延兩路都巡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泣以後事且言不得終養老母公惻然哀之曰君第以我不還爲詞力救之得免明年玉大勝於新寨神宗謂公曰白玉能以功補過今立戰功皆卿存之力也公每戒屬將先招懷而後戰鬭故降附多而誅戮少嘗戒惜士卒南征

旣上道有犯罪者或請從便宜誅之公曰若從此殺戮至賊境則
我軍將盡矣命一如法令須入賊境乃行便宜殺賊婦女老弱者
皆不賞故不以多級爲功常語其子曰吾用兵陰德多矣公雖以
武立名然刻意學問書無所不讀日有程不中程不止自得於聖
賢之意者甚多手自錄之曰竹夜精慮又取古人言行可師者擬
劉向新序編次之以自鑑戒至於陰陽占候百工技藝無不精曉
周朝故事四夷名邑用兵地名山川形勢成敗事迹莫不精究著
爲詩有五原閣江二集節制集五卷奏議五十卷經制集五十卷
對境圖釋五卷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從太師之兆公
在 仁宗時有功南海爲名將 英宗 神宗尤深知公遂大用
之出入中外常爲重輕所至隱然如長城朝廷四方待以爲安論
將帥必以公爲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應
紀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返交人畏懼遂不敢動公常言曰兵
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故公一論不復振厲
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
及 二聖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寢久無意於世矣年未六
十即自爲挽辭榜之居第每與賓客觀之幕府辟士極一時之選補
高切寔譏且未幾代公帥鄜延其餘多爲名臣世以公爲知人初
范文正最先知公授校之韓忠獻曾文忠司馬文正及今丞相范
公皆稱公不容口某從祖忠文公嘗曰吾游諸公間每見郭公言
必及深遠觀知公之人與公之所知雖古之賢將何以加此孤忠
孝以銘爲請辭不獲乃銘曰惟郭之先父氏自虢世有顯庸以踐
邦伯桓桓郭公允武允文出入四朝克成命勳仁宗惟仁天德不
殺鍾理南海公初奮伐英宗惟英致書四方莫公爲延大震氐羌
神宗惟神繼我聖武西守南征公爲才虎蠢爾交蠻皆曰昔邦臨帝
命公往匪亟匪游拔其五州炎荒是宅孰成身名爲衆受責釋歸
十萬耽玩簡編樂以忘憂卒歲窮年二聖夏公將收桑榆公以老
告身與疾俱惟其成烈萬夫之特云誰無勇孰如公識不知禁人
視其所知嗚呼郭公名則不夷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孔中丞道輔墓誌銘

荊公王 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群牧
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
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
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 天子天聖寶
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
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
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倚強不避內外憚之嘗爲御史
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 上皆不許
而固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
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
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
老吏憚服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
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
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
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
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
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
士於是人度公爲 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
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
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
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曰士元
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
臣道地故出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
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
爲 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 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
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

女生二男子曰劇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大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輕於財樂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一數出近人人傳之以爲神州將欲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數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　維士之求　行有險夷　不改其輈　權強所忌
讒諂所讎　考終厥位　寵祿優優　維皇好直　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　爲識諸幽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張丞相商英

張氏之先居邛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公諱珂居蜀州新津縣之新穿鄉娶鄉先生樊氏女是生大父諱踢娶劉氏是生三子長曰禹次曰藻季曰文蔚字隱之即吾考也考娶江原馬氏生五子曰軒英曰民英曰唐英曰虞英曰商英考妣以唐英陞朝叙封光祿寺丞長壽縣君以商英陞朝累贈朝議大夫祥符縣太君考之行義詳於翰林學士范公景仁之內誌妣之賢淑具於樞密直學士錢公醇老之銘誌茲乃得而畧已唐英字次功少與兄軒英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年十八州舉送至禮部再上遂及進士第實慶曆二年也初調渝州大曹掾上與王正議五十篇翰林學士孫公爲奇得其文曰吾蜀乃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再調歸州獄掾與夷陵令薛際秭歸令鄧綰爲文友名聲籍甚荊湖間揚公元素以詩贈曰建平之江悍以湍建平之山頑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寥故取英才闕其妙不然三子並國器安得皆官此遐徼白雲先生張少愚誦之曰直詩史哉用薄格移襄州穀城縣令令圃多蒔蔬貲稱於民還其陳而配貴以所得買餞多與鄰城相埒銓曹以所入厚薄目之曰穀大鄉二次功至則以圃種柳千株作柳亭刻石誌之嗜利者聞以愧焉閬古苗青夾頭田無畫千頃作論民十篇以譬言風俗初若迂闊於治既久而彬崖諸鄉以野陋更稱者子弟皆向學樂善彬彬有文化之漸漬於人也致綏而功遠次功論民見之矣代還因薦格改著作佐郎　英宗即位覃恩轉秘書丞明年轉太常博士　神宗即位轉屯田員外郎初　英宗自儲邸繼大統次功上慎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議作臺諫官相次黜逐熙寧二年詔舉臺官王禹玉范景仁同在翰林以次功言事有先見之明以名薦上次功在治平中　英廟不豫　慈聖垂簾大臣莫敢發儲副之議者次功奮不顧忌論請立潁王爲皇太子　神宗知之特除殿中侍御史裹行賜對因問曰卿何尚衣綠耶對曰前此固授與父　上曰孝也以五品服賜之時　神宗方講求治道慨然上嘉三代而下陋漢唐若右公然未有以中　上心者公以讜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　陛下左右又言宜親自裁多除後宜以服紀隆殺差降及言天下苦於力役不至有破產棄業者宜講求可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施行多如次功言　皇親宗室列外任使相例僥倖子來侍長上表詞語不恭次功彈劾之宗室爭傳言僥覬遂宗室蠹附靈士衡以次闔門閤直學士知鄆州次功奏人呼士衡爲迷龍闔鄆郎制山東奈何不慎擇帥邪士衡降知刻郡次功長於論議善言天下事每進見　上稱其忠將且貴之三年八月丁朝議公憂去官次功自爲小官迎侍二十年孝養備至遇朝議公憂歸鄉西歸辛於里舍恨不及見哀慕成疾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年四十有三諸孤幼未有成立商英以其年十二月奉靈柩葬於成都府雙流縣之三珠里有文集若干卷紹聖三年次功之子庭玉年四十一矣既克紹家從居廣安謂孤墳在蜀歲時酒掃不及從地理家得吉穴於南峯之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遷柩改卜來請銘志謹瀝涕泣而爲銘曰

汪洋浩博　長川巨壑　次功之學　嶸嶸繽紛　祥霞慶雲
次功之文　貴真勁烈　危松皓雪　次功之節　卷舒闔闢

急奮厥猶當 大功之才 去何不壽 隕于壯齡 所蘊未究
吾門不昌 存我匪令 而隕其良 南峯之下 虛俺龍懷
尹靈所舍 我既葬之 有子吹卜 塊夫來綴

沈翰林墓誌銘

荊公王 安石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贈兵部尚書祖諱某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中召歸除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乃始以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鋤治姦蠹所禁無不改擇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咨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初至開封拍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視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暮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條之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他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兼耀故自 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侍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公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賜黃金百兩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治平四年七月一日得疾杭州之寓次其日至蘇州而以九日卒年四十有三男子六女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至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嘗發事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該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人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從舍於良善貧弱既恤之尤至在杭待接賓客多所關畧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死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即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公錢塘龍居山皇祖尚書之兆銘曰

沈公儀儀 德義孔時 升自東方 其明煥燭 視聽歎嗟
無我敢疵 正晝而隕 嗚呼可悲 存傳有史 亦銘在詩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銘

許待制元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逵官兄弟相讓父之曰吾弟休復必庇吾家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閉門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或與若比殺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也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走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侍盐和糴倉知泰州如皋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吉歲饑壞甚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於三司使亦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爲故錢幣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也可以鹽粟之價下商鹽以償之使東南去帶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鄭戩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汴船六百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一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擿弊使主於風波遠近遞東南之貨皆有法九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使每歲終曾稽來朝 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吾倦矣願乞臣一州 天子難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卒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㮣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馬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此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羨餘者公曰吾豈縱欲苟哉取用此以希寵耶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謹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疏之異其孤宗旦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泰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廣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得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無事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俊其知者出其材者獻力惟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蓋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者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其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功施于國永幽其關兮銘以哀之

呂諫議公綽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翰林侍讀學士東平呂公諱公綽丞相文靖許國公長子也少補崇文諸生遷任爲秘書監主簿遷將作監丞知開封府陳留縣代還賜五品服書于崇文院遷大理寺丞天聖中 朝廷眷明天下晏然少事 上方向儒學招選茂異以興禮文之盛公於此時嬰歐所爲文章得召試學士院時內出集上書奏議爲殿經訓古以諷 上覽見稱除直集賢院公讓不受改校理凡因遷太子中允文靖當國公力遠貴勢久處閑曹文靖出藩淮陽上令以京所讓職授之除判國子監文靖還政公輒辭補外得知鄭州還太常丞從蕭判吏部南曹尚書刑部文靖再鎮許昌通判三司埋欠司還太常博士遷秦國夫人喪服除判太常寺與修慶曆文總錄特加工部員外郎三司判官文靖復相換太常寺遷刑部員外郎慶曆三年除史館修撰是歲文靖告老以太尉就第猶領國史公

校李宗諤選親故事遂對　上嘉之賜金紫判刑[illegible]未幾
文靖薨除兵部員外郎復充館職公流涕懇還不授明年遂以前
所讓之命卽家在所賜之終制復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召試
掌事府擢知制誥兼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復判尙書刑部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涇原兩路明堂大
禮遷刑部郎中召還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illegible]罷以
翰林侍讀學士兼群牧使權知審刑院判太常寺事之改龍圖閣
學士知徐州尋復爲侍讀學士徙河陽過都留侍經筵至和二年
十月遷右司郎中未拜命疾革是月十四日以計聞賜其語于家
年五十七特贈左諫議大夫錄孤賜物加等公爲人沈介篤雅少
時已能屬辭卓然有遠致初爲陳留言畿內久雨爲稼縣官不收
民租而當事不登以未嘗寬布帛之斂今蠶絲失時不可得願以
時折練如公上之直以從民便其議事強敏雖久吏弗如康定初
元昊叛河西國家比歲調發海內騷然須賣矣公言民者國之根
本也今天下軍須之所急及它無名之筭不知幾萬億是皆疫民
之膏澤也宜長詳哉願詔近臣與三司更議盡其有以寬民者均
節之其不急者一切罷去公四與太常尤明於禮學自三代沿革
國朝典章之盛靡不該達請復太醫署以令丞府吏如天官醫師
職以救民疾病鈞容直侍中指假姓壽獻[illegible]等爲儀衛之助公曰
先王盛德之樂也執以爲不可自是優人不敢以太常禮服爲戲
郊廟祭器弊久不修而法度又不合古請以時更造閣歲　天子
出嘉實物有司薦頒必先習禮官議中式而後行公乃引月令
天子四時嘗新所以薦羞之具悉以圖上歲行六十一祠禘祫二
祭其薦祼奠行[illegible]鍾石秋奏皆有儀式會成一
秩名曰郊祀總儀今遵行之國家郊天地禮祖宗日月百神之靈
以之五方山林川澤墳衍之類[illegible]之數自古以五齊三酒
登實其中又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潔氣今有司徒設樽罍而
所用一樽爲獻甚非所以禮神之至公遂建[illegible]以分
行酌數法有唐[illegible]求方鑑取明水[illegible]　祖宗配郊當正位作
主以明同尊天地又謂古者[illegible]人[illegible]自[illegible]以來皇后多同帝

謚爲稱[illegible]家　順[illegible]宣四帝鑑　太祖　太宗皇后[illegible]
獨[illegible]皇帝五后[illegible]謚與不合願易名[illegible]章追正前
失　上曰恭依明年　天子[illegible]行改謚禮問何人建明左右
以公名對[illegible]拜公爲兵部員外郎史
館修撰[illegible]刑獄[illegible]獄者人之大命[illegible]民抵重辟獄具未報
爲典獄史[illegible]死獄中　先朝[illegible]趙[illegible]今能守
局[illegible]上下[illegible]由知當[illegible]白陳則[illegible]又京
師[illegible]無行刑[illegible]不逞之人今不可盡斥可先
徹其迹先名後行[illegible]能而用之并爲制[illegible]
[illegible]可遠年逋責有自天[illegible]以來尚[illegible]
究所召[illegible]除之[illegible]下吏[illegible]
[illegible]不從及[illegible]京師衛[illegible]役數人得
[illegible]則無以[illegible]之又[illegible]田爲禍
以給[illegible]上
[illegible]民[illegible]役[illegible]乃
漢曰先朝不[illegible]此兩[illegible]西接會　天子坐迎
陽門召近臣問事　上從容謂公曰緣所問外有[illegible]得失於今
所宜憂慮者條一二以聞公因上曰[illegible]陰乘陽時則有
下人謀上者殞　陛下[illegible]之未[illegible]變在長安言
關陜之西自軍興以來民力大困今[illegible]不宜它斂所少
當河[illegible]本道士兵甚技能文[illegible]公勅使
分[illegible]分明[illegible]至前[illegible]爭
遣人深入覘虜而利其[illegible]乃[illegible]言洶洶鼓[illegible]
[illegible]公乃[illegible]
白[illegible]出入[illegible]左右[illegible]州[illegible]以
來獻公曰[illegible]之地耶[illegible]有[illegible]兵
[illegible]人入天都山斬材木[illegible]公[illegible]守者
[illegible]火遂斥候以[illegible]不敢犯涇原[illegible]木
[illegible]朝[illegible]公曰[illegible]數犯約[illegible]利　一
來非[illegible]則[illegible]人不可留也乃[illegible]以[illegible]

戎人以自衛伏西人習騎戰而弓箭手多闕馬緩急不足用公奏以
淤塞均其戶爲三等十丁爲一社至秋成時令勸募出家資益前
馬以分給之闕者爭出應今良歲得馬數千後龍皆以爲常制討府
州管歸夫戊未還夜盜入臨瞻主名不立都人諠言縣吏且逐久
夫晏公以謂非其夫仇不至決意我信至此不遣馳詰其夫果獲
固諸韓元者以疑獄伏誅部下稱爲神明久之有言於執政者上委
專殺而亡者并以侵公公初不自辨　上以公之無所係乃出知
徐州及陛辭曰會其事爲是乎無以介　上意欲留公不遣公頓
首謝曰　陛下幸察臣之心臣死無恨然豈以臣重去職哉　上乃
公顧手和今以大事付公明不以爲累至許州踰歲早大飢不及聞
上即日特發公運粟振濟者其害因速發朔日餘　上責躬
書削求備於天下公擇焉嘆曰　陛下聖德所宜盡以招
致異或若以錯罪毋子不早究刀鋸乃發之官習假白於有吏使
二廣之家積而爲殘以干陰陽之精甚矣立誅之至朝命春夏久
不雨民狼顧失望公入奏事　上問所以弭復之術公陳前代王
者親錄冤獄其義誠所以感召和氣者有甘雨之應　上曰卿姑御言方
欲之誠乃也天下闕之必請朕自要福宜必須後至五月朔　上
遂御便殿親錄囚未畢而雨澍　天子益喜公之術之言公素不爲
激厲行當是時權倖交競如弗容在朝廷信道行己不以毀譽
變其心以誠待人表裏單盡平居然必嘗好樂以書史自娛前
後所奏請多先密其稿自非舉則以去重繩之平生好論議及
惟厚重寡言見心誠得之切於時病又善爲訓辭其辭有體時
論予之公既日益顯如侍從之職皆文靖所曾歷者仲氏飛闕同
時雍容近班又相繼昆弟翰天下之人謂衣冠之盛者必以呂氏
爲世家公殁孝友篤任子必先宗族公捐館而諸孫猶有未命者
公字仲裕其先開封人曾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祁國公
曾妣李氏追封越國太夫人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
公祖妣王氏追封秦國太夫人父某以太子太傅致仕贈許國公謚
文靖妣馬氏秦國夫人追封齊國太夫人公
娶上官氏賢明慈順先公而卒亦追封京兆郡君子六人長

希傑太常博士次未名而亡希道屯田員外郎崇梓才令次亡次
希後太常寺太祝次希亞秘書省正字女二人長適淮南轉運使
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師次適太常博士程嗣其孫五人嘉
問之問延問太常寺太祝君問昭問守將作監主簿公累階朝散
大夫勳護軍爵開國伯邑食八百戶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公考終
之歲以十月朔謁告拜文靖墓下既悲慟召寺僧指地之北偏曰
余其歸此或竊佑之公曰死生不有數邪明年某月某日遂葬公
于鄭州新鄭縣懷忠鄉神崧里從文靖之塋乃先指之壬吉果符
其言嗚呼可謂達矣銘曰

呂氏之先　其本自姜　四嶽之後　國大而昌　於顯文穆
實相　太宗　文靖繼武　三拜上公　卓哉有子
維公是似　蟬聯傳鐸　時惟之器　服官于朝　辨論有條
天子曰賢　可寘近僚　四遷學士　五殿大邦　黻衣繡裳
有輝於堂　國田之西　溱水之東　高岡隆隆　文靖之宮
公歸其中　在地之壬　匪後人卜　蓋公之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右工部楊休墓誌

忠文公范　鎮

君諱楊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贊之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明於曆數既致仕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又多佳山水吾將避地焉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高遂爲眉州人於時大曆十一年也藏用生鳳季鳳季生韶韶生紹明三家春秋給牒補蜀保勝軍巡官諱生元璨孟昶世舉學究登科元璨生齊即君父也累贈尚書工部員外郎母王氏追封永昌縣太君初永昌字畤君始生九年號稱不自勝予客見驚異已知其至性矣既長謹願孝友鄉人愛之九舉進士皆爲選首景祐中中甲科授同州觀察推官代還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開封府中牟縣縣當國之西門使軍往來之衝也地瘠而民貧賦役煩重富人往往隸太常爲樂工以倖免役凡六十餘家以故民益困君奏請罷以寬下户事雖不報而民知愛進本省充校閱校理監裁造院以太常博士爲開封府推官大享明堂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入三司爲度支鹽鐵二判官坐開封府官失盗出知宿州始至表州民榮知止孝行加賜粟帛爵衣冠子弟恃勢爲民患者七人徙置他州風教大行一境肅然是時儂智高破邕南歷十餘州如履虛邑君即建言宿州城圮久不修請增築以備非常既而歸上聲言智高由邛部川寇蜀蜀民恃以不搖者以有城也頃之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侍立而坐君奏史臣當立左右以備遺忘以詳記錄者不可坐于是改判登聞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太常寺溫成廟時祀降香乃遣封臣署君奏比大臣皇后朔之禮由有司不時以聞致此咲今祀主官入作亂矣溫成廟封香去臣署皆君之請也兼判三班院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二日卒于京師之第享年六十三上遣中使賻其家録其孫夷庚夷吾試將作監主簿君積階朝散大夫勳騎都尉爵平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何氏生二子令伯岳州平原縣主簿康伯不仕孫三人夷庚夷青夷吾夫人先君十二年以壬辰歲卒葬舊居也爲吏民所愛乃葬夫人三異鄉王朱村而自銘其墓曰後嗣賢否不知矣不肖則將而西歸從祀享之便故二子亦以明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君之柩合葬于夫人之墓君舉進士二十四年而後登第登第十八年而卒詔命爲侍從臣平居自奉若無所爲者聚古圖書奏琴振鶴以自娛與家人言未嘗及朝事既沒發其篋得嘗所奏封數十篇其大略請依古增諫臣至七人以廣言路復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命御史出爲按察以防壅蔽指陳當世之禮以強宗室擇郡守縣令重農桑禁奢侈皆當世所行者而弗得行世亦未嘗以此守待君也嗚呼君亦不幸賫志以殁矣然平生無疾困使契丹過燕而疾瘵得風痺既還小愈即拜疏乞告歸未幾且復言其時不復斯先塋也鄉人榮其歸圖其像於鄉校以勸學者之爲學者敘之日棺衾之用莫不先具其遊於禮者夫所著南郊對録六卷菑申編二卷周易精編五卷西齋文集十卷其詩及雜文制詔又千餘篇予與君同年登科又同官其職來銘其可辭乎銘曰

自羽林從蜀餘今二百六十餘年中間雖仕往不遂且不得時至君時天下無事仕而爲天子掌書命可謂顯矣然其蘊不克盡用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宋諫議敏求墓誌

忠文公范　鎮

元豐二年四月甲辰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修國史兼宗正寺修玉牒官判秘閣權判尚書都省提舉醴泉觀公事宋公終于位初公以疾存告上御使醫視疾策士頭左右怪公不在對中遣使撫視之翌日又遣使就賜銀絹凡已給其子官於外者歸省及止賜銀絹以詔禮部侍郎致一子孫諸姪接其葬事皆特以外故常也於此乎見公之得君之深而知天子念公之爲賢且厚也公之薨年六十次之趙州平棘人世事于氏曾祖釐補校王氏正録令贈太師中書令祖皐　大宗　時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中書令兼國公父綬兵部尚書參知政事

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兼國公諱上官氏母常山郡太夫人畢氏
天聖二年以宣獻公奏為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
暨館閣校勘坐赴同舍蘇舜欽進奏院會飲書集停官以祖
母鄭國太夫人年耆且病因請解職留京師就養許之踰年王文
安公宋景文公判修唐書以公嘗為續唐錄習唐故事奏充編修
官復校勘以嫡孫丁鄭國憂仍詔在家修書後為集賢校理通判
西京留守司知太平州五遷太常博士唐書成進尚書工部員外
郎未幾遷刑部　英宗踐祚進兵部以墮馬傷足得請召還充
仁宗實錄院檢討官是年平特詔朝請治平元年以工部郎中修
起居注明年知制誥同修撰　仁宗實錄同判太常寺　今上即
位遷兵部　英宗在殯有宗室可嫁娶者下太常公以為大行
未發引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公曰宗室義服服變而練可以嫁
娶矣議上朝廷以與前議不同詔刑部以知制誥知絳州修河山
稅賦于絳之役民歲八十萬公三分之以一歲均于晉澤以紓絳
人是冬召還復兵部修實錄成遷右諫議大夫今樞密呂公為御

史中丞以言事罷知潁州公當制封還其詞以進奏之罷不
報後數日以封還詞語更訴執政意以本官奉朝請明
年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又明年使河北祭塞河口還奏河北
阜路其事龍圖閣直學士十年修　仁宗　英宗
正史掌功公遷公府歲記塲聞贈樂國公主宛王常王葬未克
葬以疾終于春明坊之第享年六十一終之歲七月癸酉葬于管
城縣馬鞍東城原之先塋其嘗所歷者進奏院登聞鼓院判
官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判秘閣秘書省局
書都省吏部流內銓禮部刑部工部知通進銀臺司審官東院勾
當三班院管勾編修院編集中書君臣事迹所宗正寺修玉牒官
太皇太后冊寶冊官開封府發解官鎖廳考試官南郊禮儀使丞
陵禮儀使契丹生辰國信使館伴使河北祭塞河口修閤門
儀制著國朝貢條例詳定元正朝賀儀注定奪郊赦命官使臣罪
犯而太常禮院太常寺官告院編修錄用勳臣子孫皆兼領焉娶
畢氏丞相文簡公之曾孫光祿少卿從善之子常山大夫人從子

也有賢德封京兆郡君先公四歲而亡子男九人長曰殿中丞
射著作佐郎曰孫及其次早亡尚賢將作監主簿正功大理評事
表從將作監主簿援方與仁未官女二人適善大夫王佑大理
寺丞呂希純皆亡孫七人煇將作監主簿燁燁并皆未官
孫女六人長適太常寺太祝曾訴次白馬縣尉范祖德餘在室曾
孫女一人公約有博純而敏於記學其為文章訓辭誥命皆有程
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取正而後決宋元憲公在河南每
命以故事訪陽文忠公致手簡通問則自熟復而以為博名公
家藏書三萬卷日集子孫訂讎編纂以為娛樂平居甚如與人交
果易盤不可者至於守職據正毅然不少回在提舉公主以
駙馬都尉王師約尤公約為奏官公以為亂天倫差執正之太
常議祖廟公請延禧　僖祖為復詔詳定公奏前議不可改遂免
詳定今御史中丞李公自秀州軍事推官除太子中允御史裏行
公奏舊制太常博士兩任通判乃得入臺去年始用京官
議者以為非今又用幕職官臣以官職遂除即封還詞頭有詔轉對

是時郡守縣令數更易民不勝其勞公請直於進改而不數易所
貴上下相接之情下有恬位之美而治道可建也又河北陝西河
東路人性樸質而詞藻不工每詔下登第者纔數人公請令轉運
使擇有行藝武謀略材武者與所推者每路五七人時與推恩
所貴人材無所遺而士有可進之路嘉祐中許民方部民力州縣公人
劍多減放而役事不減則是兵冗而見役者重勞矣公請省事
成增其人使勞逸得均而民力可寬也三館秘閣書頗多訛舛所
藏館書而往往無稽考公請先以前漢藝文志隋所有用校七史
以下諸路購求舊本重復校正然後自後漢以來至于唐依逐書
志日以次讎對取其堪者餘不必置之使秘府文集得以完善也其
議貢舉則以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四方之士輕去鄉里者以求
師也今請州置學官一人又三歲一下詔得士三百人今請二百
人試時賦論策糊名通考之如舊其一百人請如故文令州郡論
府轉運使審覆之太學生則委國子監官至御試隨其所學而試
之則文學行實之人皆無遺也其後官不數更易太學建三

公又命舉人以官罷學官三路取百人皆公發之也凡三臨州郡不
薦義召罷去而民愛思之嘉道人嘉禕士累數百所不坐累猶曰
大夫人楊文莊公之女文莊無嗣歲時奉祀展墓恤卹者疾喔猶
成其子立碑子孫未官者衆多循推遺澤奏其從孫益其孝友又
如此宣獻公嘗輯唐大詔令未次甲乙公第十三類譜上之總百
三十二卷所著書閣前集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詞四卷文集若
干卷東京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長安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錄二
卷春明退朝錄二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自唐武后[illegible]長
以來六朝實錄百四十八卷輯顏魯公集十五卷孟東野集十卷
李衛公別集五卷劉夢得外集十卷其唐人詩刻于石者為賞刻
叢書三十卷又以劉伯莊史記音義司馬貞索隱陳伯宣毛義分
注入太史公正史及被詔修本朝會要刪定九域志百官公卿
表皆未就其先以小官事亂離間宋興天下益平至公三世皆
以文翰顯于時宣獻公雅善書一日對延和上問遺書退而奉
七軸以獻公得其法嘗題漢安獻王[illegible]夫人仙遊任夫人神
主至於四方碑誌多出公手公以力學被遇朝廷論譔未嘗不在
選中嗚呼公之平生可謂無憾矣初史紀草成帥其屬奏御上
御視[illegible]之終篇歎容[illegible]之口兩朝豐功盛德賴公等考而終
明之公踰年服勤欲其書之成此其有所憾乎予與公游知公者
也銘曰
維宣獻公　昔天聖中　實為史官　一代宗工　典常协則
備于厥躬　紀錄記述　太平之風　公世其業　博聞又同
仁宗　英宗　明昌盛隆　有顯其德　有崇其功
方此發揮　形容昊穹　不幸奄忽　其志弗終　凡士大夫
惜嗟哀恫　上徹九重　隱于帝衷　贈典稱常　非殺所蒙
嗚呼公兮　學富行充　如淵之深　如春之融　金之剛明
玉之玲瓏　云乎不淑　命不究窮　南瞻具茨　西望中嵩
東城之原　從先公宮　松栢彼地　鬱鬱葱葱　子孫受多
福祿來叢

賈文元公昌朝墓誌銘

文恭公王珪

治平二年七月戊寅前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薨于京
師始公得疾甚英宗命中貴人挾太醫晝夜調護所以念哀之
甚厚及訃聞是日休吏學司乘輿趣臨其喪為之位下乃詔輟視
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其賻物加等於故又賜龍腦水銀以納其
斂中八月甲寅上成服于苑中於是其家條其功狀上于太常
諡曰文元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公許州陽翟縣大儒鄉元老里
之原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其先漢長沙王太傅誼之後至唐
僕射魏國公耽復以儒學相德宗而世為滄州南皮人後從眞定
之獲鹿曾祖皇大理緯晉中書舍人追封魯國公皇祖曄太子左贊善
大夫追封齊國公皇考注秘書省著作佐郎追封晉國公皆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崔氏封吳國太夫人繼梁氏封韓國太
夫人祖妣胡氏封周國太夫人妣史氏封崇國太夫人自公之皇
考始去獲鹿而葬于開封今為開封人初晉公一夕夢使者奉詔
延玉簡于太廟中拜而按之以告崇國夫人明日公乃生公少孤
母日夜教誨之自經史圖緯訓詁之書無所不學天禧元年眞
宗祈穀于南郊獻書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補常州晉陵縣主簿
引對便殿以為國子監說書郎除江州德化縣令孫宣公初判監
命選官分講一經獨稱公所講有師法一日往謁宣公宣公遣人
示書稱賈府主簿欲見傳公謂已宜公乃出見公曰後當以經術進
如二公願少勉之天聖九年兼領鄭州都王元佐請換大理寺丞以
殿中丞知常州宜興縣徙知光州以母老辭得監在京倉除崇文院檢討
林學士侍讀崔知開封府擧公知東明縣遷太常博士是時宣公
且老數辭講席中乃薦公為代乃召試中書而參知政事陳文惠公
與公有親嫌言公年少未可入侍經筵宣公復言先朝用晏殊
宋綬知制誥皆年未三十朝廷用人何以年邪然文惠終抑
之以崔判絳州又以母老得監在京永濟倉明道元年更為尚書屯
田員外郎復為國子監說書方章獻皇太后稱制而詔辭益彪

刑王名公言在禮母之諱不出宮中今天下為 太后諱其父名
非所以尊宗廟初不報及 太后上僊乃用公言罷景祐元年擢
以說書殿□直集賢院判尚書禮部 天子方鄉文學每授
經之際多詢所疑難公因請以經問所及政教道義之言命講讀
官采綴錄之以上史館於是作邇英延義二閣注記三年秋太平
興國寺災而議欲復修公言比年京師頻有災此天之與王者
故數下災異以戒告之願 陛下側身念慮以思答天之譴今是
宜止不修再遷司封員外郎天章閣侍講□□□□□修撰
天子每祠南郊必先謁景靈宮乃薦享太廟公言□□□□初用
唐□□太清宮故事出一時不足以為法請且罷□□然後行
尚□之□□有司不合乃寢趙元昊叛延州□□劉平軍敗于
三川或言平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公言□□□忠臣勞中
朱□□□家□厚及其丹約□忠□力□計平豈肯降而先
收□□家□未存亦不得遷兵所□既而果□□□没
之狀乃厚恤其孤遷禮部郎中慶曆元年三月丙子大風晝晦詔
罷□□公言□災變數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恬然為無事當若災
異之所從而不盡修應 陛下修□五事以應天心而所□□懸思
未足以□大異也居數月擢知制誥□□□□□□□□□□
契丹使二年河北旱蝗為昧□安撫使□□□所以□□之冊□
備其言擇守宰皆簡兵合□訓練□役□甲□□當時施用
之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知開封府有□□□□□中□卑
給侵本屬以其事移府□□□侍門悟也不可以安公止□其告者
不□全之際且不問 仁宗大然之□□□□□□□□□西□
未寧□公建行在以□□非知開封府不□□□□公始□□元
年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侍讀如故□□□臣見
時獻□先避 天子正衙五代州創□衙乃在其後公□請正之
未幾判□子□監□公與三司官吏□□制此上號□閣□家用
度□廣而民力不足日者□□有司□御□□米開宗然施行令
陝西用兵而無無事之備□□國計□□□□德以來乾□景祐
討用出入之數約以 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省之至是內自

宮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所□凡數百萬駙馬都尉柴宗慶前在鄭
州縱其下擾民及還使聞狀而託疾不即應吏請出為郡公劾奏
宗慶託□附而所為不法乃復使為郡恐益為民患於是詔留
宗慶京師侍講林瑀上會元紀且言推帝王即位以遇辟卦而
真宗乃得卿卦公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黜之契丹遣使
求關南之地且議和親復為館伴使公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不可
許議者又欲以金繒啗契丹而使平夏州公言吐蕃尚結贊欲助
唐復京師而陸宣公數陳止之後得謀者乃朱泚賂吐蕃欲使陰
為之援今契丹兼元昊叛有求於我未必遂肯出兵就使兵出而
小有勝何以塞其貪婪之心許方命公使契丹於是力辭其行又
言 藝祖有天下收方鎮之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 太宗在
位將帥多用儒臣之臣而武不足因□然□□神衛卒□□□內附
用武之勢乃衰近歲臣僚子弟非有攜州之功而坐取武臣兼崇
獨無事猶以自安一旦西方用兵以千萬卒之命為庸人嘗之死
地豈不惜哉願思所以修內台外之術以鎮撫夫然後任備邊六
事凡數千言 帝嘉納之三年遂參知政事明年以檢校太傅尚
書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兼樞密使□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提舉編修唐
書陝西既罷兵公建罷經略使因言近歲國馬耗而河西蕃部馬
不至請罷群牧使群牧制置使如 先朝舊制從之會詔有司議
章獻章懿章惠三后升祔之禮令中書門下考評其事而禮官或
援古不同公乃酌群議而奏曰恭以 章獻皇后母儀天下 章
懿皇后誕育聖躬位如祥符升祔 元德皇后故事配食 真宗
廟室以稱 陛下追孝之意 章惠皇后於 陛下有保傅之恩
義須別祠伏請年奉慈廟如故於是命工撫太廟奉二主行升祔
之禮已而將下德音內出密封中外文武官皆遷官諸軍皆特支
公獨隱其事即奏以為不可雖同列莫與聞者明日推在京諸軍
與特支又詔特二府遷官公又以為不可乃已七年春大旱公引
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頓上丞相印章甚確乃拜武勝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河北

安撫使及　帝謝兩西太一宮而公獨不從詔下閤門吏開封府
以其不即報公公既辭賜冠國太夫人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
貝州妖卒王則叛初則約建河北京東數州之兵欲南斷津橋以
據大名事未及發會有白衣邀公馬首自言少游龍泉山能言則
家休咎之事公疑而詰之乃得所挾妖書實其州叛卒也其黨知
事覺於是嬰城自守公命高陽關路總管王信大名府路鈐轄郝
質真定府路鈐轄孟元將六郡兵二萬塹城下并遣穴城匠
作東洞距闉以攻賊公亦屢請行朝廷賴公威名在大名不
許及破賊以功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
其年日官言太陰犯畢距星又掩其大星公因言畢昴之間
為天街其陰胡也其陽中國也願其盛以在群狄之分因考歷代
所占凡十二事上之會歲飢民大疫公為置病坊給養之全活者
九十餘萬契丹募士卒之勇伉者得五百餘人號投來南軍驅以
戰西羌屢法鏇歸亦殊死公乃發邊郡凡投還者一切貸之後有
還者公更遷補之賞賜遂除其律不用邊民之留者多輕賦以
其歲貸男人丁而宴為蕃所役公為設法驗旁近戶之有力者贍
之歲餘悉復其地契丹使來每道公境以紋服自助且戒其徒謝
毋得有所犯公宴言河自橫隴之決分為德博恩滄數州而歲為
害滋甚毀九河既湮惟行累川之道歷代雖徙決不常然不甚爲
郛之北契博之東今其道所躭城由蒲臺入海若此再道莫大功也
請復河故道不報明年河決商司水環大名公乃館渠川橫隴商
胡為一閒復修其利害以聞詔遣三司副使郭體行視其地還言
功大不可就乃止皇祐元年以祇國太夫人老秋高願徙鄭州及
入覲乃以為群源觀使公不敢以將相留京師屢請還節除觀文
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判鄭州再提舉編修唐書其冬以右僕射
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凡六上章乞罷
僕射兼侍中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公子四人皆遷官閣辭
之使相初無中謝之禮其賜自公始明年丁母憂會大雨奉喪徒
行數百里詔屢起之公懇辭終喪給以宰相俸之半辭之給以僕
射俸又辭之於是賜黃金三百兩服除判許州　仁宗召公還英
嘗問易之乾卦既講陳之翌日又為手奏曰夫乾者天剛健之德
當天下久盛之時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惟聖人外
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久為天下首乃獲吉也　帝
御出手詔以寵答之仍以所陳封義藏之史館又言黃唐都雍洛
輔郡以內宗京師　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
乎議請於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
縣置為京畿遂施行之公將行命侍讀學士以下餞于資善堂五
年徙判大名府復為河北安撫使是時博士李仲昌建議開六塔
河欲以大河東去以殺金堤之患既而水怒溢溢不能禁敗民
廬舍害不可勝計公復請塞河故道且言故道上決流多壅右占
耕使者妄言功大不可就於是又詔河北都轉運使李參京東轉
運使韓贄行視之遂欲決澶州商胡下郡之銅城導河使東南言其
地皆墊下亡甚害之民春歷丁夫遠不踰三月可就然朝廷終
不報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未幾加兼侍中再任大名尋拜樞密
使辭侍中三年以忠武軍節度使右僕射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
為樞密使其年復出判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使陝州大都
督府長史復徙大名為本路安撫使　英宗即位拜鳳翔節度使
左僕射鳳翔尹進封潞國公治平元年自言臣老矣不任事願得
徙閒郡且還鳳翔節度兼侍中詔不許明年春復徙許州及入覲
上以　先帝大臣恭尊遇之公亦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因固請還
鳳翔節度兼侍中亦不許時京西大疾詔公俟秋適行公既改
為侍從子謂曰老且董矣尚欲尸重祿耶於是復以為觀文殿大
學士判尚書都省踰月公薨享年六十八公為人外端重而中裕
雖處盛未始見愠喜然於臨事其色不可奪少好學至顯貴未嘗
一日廢書不觀其於古今治亂天人災祥之學無不該貫故指政
言事切而不迂其為政樂易而不苛前後累鎮所蒞民皆見思為
其像學舍而生祠之為文粹而有法度字畫尤姚奇公在外　仁
宗嘗特遣使賜二朝御書凡百八十七軸其歷崇政殿說書天章
閣侍講觀文殿大學士皆　仁宗為公特置之初奉詔刊修廣韻
為集韻因請修禮部韻畧其察韻凡十有三賦學者附近用之又

請修唐書及復禮記鄭氏所注月令以李林甫所解唐月令別行
著本朝時令十一卷羣經音辨十卷春秋要語十卷通紀八十卷
奏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公初娶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
撰彰之女封莒國夫人再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後公二十九月而薨六男子章終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至尚書比部員外郎田終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
外郎齊太子右贊善大夫炎太常寺太祝三女子長適尚書比部
員外郎程嗣弼封壽安縣君次適太子右贊善大夫宋惠國封崇
德縣君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龐元英封壽光縣君孫男十八人
公祚公路公定公弼並光祿丞公度大理評事公裕公鉞公述公
望並太常寺太祝公孺太常寺奉禮郎公靖太廟齋郎公扶公宴
公詠並未仕公正公亮公迴公衢早卒曾孫男一人始公葬晉公
于開封以其地下汙將改卜于許而公薨今遷晉公而偕葬之以
成公志云銘曰

維賈氏先　出傳長沙　有唐魏公　又移厥家　自公之考
始去獲鹿　公又食魏　不遐以續　公昔尚少　其清中閨
獻書路旁　迺發厥聲　始爲學官　終日默如　遠其授經
聽者羣趨　卒用所學　入講殿中　帝曰汝來　有發予聰
遂相　仁宗　左右經術　豈無衆言　其勢不屈
公于出處　以靖以夷　魏許之政　而民思之　再筦樞衛
越歲又遷　維是嘉謀　有來上前　天清日華　聖子有作
魏公來朝　猶陳舊學　間不見公　遠不能起　乘輿即臨
泫然出涕　公位將相　不爲不榮　刻曰黃髮　道德之英
曾誰如公　篤其終初　以示萬世　維賢維孚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

蜀公范　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凜然如成人至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
之皆手札當世要務行己狀上惟刑出行狀所書公論交州貢異獻慕其全文表取蘇文忠公所撰司馬公熙令與并言太皇大后有州承用當如上詳願西夜遣使賊祭邊朝數與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求世去充讀董氏追贈也全文故不復載錄獨錄范公內所不載之之文云臣生事列言用官卿皆盡非平日法等古七事外皆行翰林學士
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凡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
出處交游四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
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爲迂叟而親爲隷書以抵鎮
曰迂叟之事親與以諭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古
澤加於民天下所以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爲
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爲鎮傳矣鎮未及爲而公薨嗚呼鎮老
矣不意爲公銘也銘曰

於穆安平　有魏忠臣　更六百年　有其元孫　元孫溫公
前人是似　率其誠心　以佐　天子　天子聖明
四世一心　有從有違　或卒用公　公之顯庸　自我
神考　命于西樞　曰予眷老　公言如經　其或不然
帝獨賢公　欲使並存　公退如避　歸居洛師　帝徐思之
既克知之　知而不以　以遺聖子　惟我　聖子
協德　神母　人事盡矣　天命順矣　如川之迴
如冰之開　或蹈其機　豈人也哉　公亦不知　曰是惟天
二聖臨我　如山如淵　公惟相之　亦何所爲　惟天是因
惟民是師　事既粗定　公亦不留　龍袞蟬冠　歸于其丘
公之在朝　布衣脫粟　惟其爲善　惟日不足　生既不有
死亦何失　四方頌之　豈惟茲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　乃作之君　君不獨治　爰昇之臣　有忠有邪
有正有傾　天意若曰　待時而生　皇皇我宋　神器之重
卜年萬億　海內一統　而熙寧初　茲小淫縱　以朋以比

以削以壁　乃子黎民　淡矣愚弄　人不聊生　天下洶洶
汎設險猾　唱和雷同　謂天不足畏　謂衆不足從　謂
祖宗不足法　而敢為誕謾不恭　赫赫神宗
罔察于中　乃竄乃斥　遠佞投凶　誅鋤荼毒　方復任公
奄弃萬國　未克厥終　二聖繼承　謨謨輔佐　乃曰斯時
非公不可　召公洛京　虛心以誠　公至京師　朝訪夕諮
公既在位　中外咸喜　信在言前　拭目可覯　日親萬機
勤勞百為　盡瘁憂國　夢寐以之　曾未幾月　援溺壞局
事無巨細　悉究本末　利興害除　賞信罰必　曰賢不肖
若別黑白　蓍哲俊乂　野無遺逸　元惡大憝　去之不疑
無有遠近　風從響應　載考載稽　名實相稱　天胡不仁
喪吾良臣　天實不愆　喪吾良輔　嗚呼公乎　而不留乎
山岳可拔也　公之意氣　堅不可奪也　江海可竭也　公之正論
沒不可遏也　嗚呼公兮　時既得矣　道亦行矣　志亦伸矣
而壽止於斯　哀哉哀哉

蘇文忠嘗書石謂司馬公休云軾不辭書此恐非三家之福
遂易今銘

范忠文公鎮墓誌銘

忠文公蘇　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宜銘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過鎡求士可客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相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寘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擢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樞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尊因法吏變法矣未聞舞官廢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彬以護溫成喪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彬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

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疏者補外官　仁宗曰
然是言也顧恐天下謂　朕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斷列其賢
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沽名或發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
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家嬖妾笞殺
婢御史劾奏欲遂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
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者也　仁
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
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
天下之大慮也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
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
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
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
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　陛下欲

十八

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　陛下
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
兵之變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
變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諭公　上之不豫
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
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
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　上面
陳者三公泣　上亦泣曰　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
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
歲不言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
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
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等定策立　英宗
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

充　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
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
大國極其尊榮未幾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
可以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
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
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既考
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
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
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
廩粟三萬斛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其
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
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
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有不當者於所授敕其後批去
故臨發書後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
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

十九

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
亂不足法且　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
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
惡之其可以　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
讀與呂惠卿論事　上前因論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
買亦弊法也若　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
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
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
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
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
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
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罷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
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
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
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爲賞罰事曰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

陳之計 陛下有安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
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
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群議為耳
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
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
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請以為令以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
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
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
議大夫 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附 仁宗主而太
祧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
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
報及 上即位公又言乞還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
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 先帝追錄其功皆以增秩而公未有以錄人人亦莫為
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乃以公十九疏上
之拜端明殿學士特召長子有平縣令百祿改官使御且起公兼
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諭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
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崇
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
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
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
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
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
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
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
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
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
律有司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

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病猶扶樂奏三日而薨實元
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 詔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老終於家無所憾者而
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
盡及 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
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事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
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
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儉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
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
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
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
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
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
者以為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
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 仁宗實錄玉牒日
曆類編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
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卻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
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 國朝韻對
三卷 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
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
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
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
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嫁適左司郎中安時復
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仕祖淳祖野祖年
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厚祖舒祖京祖恩孫女
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
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
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嘗諫

爭及論濮議事朝廷言其忠外事遂皆不省未盡知也其後致仕
安於鄉黨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新法與王安石呂惠
卿辯論至於觸忤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
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
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
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懼公銘曰

凡物之生　莫累於名　人願趨之　以累為榮　神人無名
欲知者希　人願憂之　以希為悲　熙寧以來　孰擅茲焉
嗟二先生　名所不置　君實在洛　公在潁昌　皆欲忘民
民不汝忘　君實既來　遁歸于洛　蟄而維之　莫之落汸
為天相君　為君牧民　道遠年徂　卒徇以身　公獨堅臥
三詔不起　遂解天刑　竟以樂死　世皆謂公　貴其才暖名
孰知其功　聖人之清　貪夫以廉　懦夫以立　不尸其功
無患無得　蠶桑之用　出而時施　知彼水火　寧除渴飢
公雖不用　亦輔其行　如彼山川　出雲相望　公維蜀人
乃葬于汝　子孫不忘　尚告來者

唐質肅公介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熙寧元年正月制以權三司使給事中唐公為參知政事明年二
月遽寢疾不朝　上遣太醫日夜視公疾四月乙未幸其第臨問
公憊劇不能言　上泫然出涕曰能復為　朕起乎明日公薨奏
聞復臨奠哭之慟廢朝二日贈禮部尚書其家上狀于太常而尚
士安等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請謚曰質肅既而詔尚書判
省司馬光與其屬二百五十有七人皆請如其議四年二月辛酉
葬江陵龍山之東原前此其孤以余識在太史使人來京師求銘
以納其墓中且余觀公之所以進所以黜其節皆有足以勸人
焉為之序而銘之公諱介字子方其先晉昌人唐末避亂于餘杭自
其祖始徙家江陵今為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
人有欲賻助之公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其為學
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累者也天聖八年進士及第為鼎州
武陵尉又以為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號有貲吏數以事動之既
不厭所求迺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
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公治縣有能名命更訊之公按劾
無它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于澧
州已而不異公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終
不自言也改武康軍節度推官知莫州奉節縣方陝西用兵詔舉
三路知縣公用薦者得遷著作佐郎徙莫州任丘縣自契丹約和
遣使往來歲不絕凡誅索百出縣吏比多破產而去公嘗坐驛門
上戒曰自今非常所餽物一切毋得供有敢壞什器者執之以
法禁是過公境者無敢有所擾緣邊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楊懷
敏用事欲取縣西十一林之地以瀦漲水吏畏執不敢言公為募
丁夫自高陽築堤以障之至今以為利丁允國太夫人憂服除以
秘書丞知相州安陽縣徙通判德州河決商胡大為河北患前宰
相賈魏公鎮大名上澶川圖請復河故道朝廷適遣使行視其地
衆吏牧懼公獨坐上抗言曰故道之堙久矣尚可復邪聽者皆

踧然轉運使以催督以庸常賦民而逼古之公且移書安撫司曰河
北仍年被水留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爲之卹然則爲上存民者不
在安撫司乎揮闔怒安其留牒不即下公終不從揮亦不能果行
遷太常博士又徙通判廣信軍召爲監察御史裏行改尚書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賜五品服內侍盧昭序造龍鳳車于啓
聖院內出珠玉爲之飾公言　太宗神御在啓聖不可慢況爲后
宮奇靡之器哉　帝趣令毀去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
景靈羣牧四使公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　上前既又請御史
中丞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公獨
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求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并
言諫官附會事甚言無所避　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猶
立殿上不去樞密副使梁適叱公下殿即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
州又明日罷宰相逐諫官當是之時公卿大夫莫不相顧自警動
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稱誦而不能已公雖斥其名遂重
於一時踰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復秘
書丞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又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道改
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　帝特遣內侍齎告勅賜之公至不以
一語自明　帝曰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
守矣公第頓首謝它日因對曰臣言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
陛下願聽以言職辭乃以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
出知揚州賜三品服徙江東轉運使御史裏行吳中復上言公方
正有守不宜久在外時文潞公復爲宰相因奏曰唐某之謫臣事
固多中初以謫太重而未得從願擢其復召用之止改戶部員外
郎河東轉運使麟府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戡輒築堡以限其侵
地會虜兵猝至兵官皆戰歿既罷太原帥以撫須帥率於是大將
兵境上以張軍勢且遣使逆使毋得與互市虜數使遣人來觀公
更定封土無與所公業發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
使遂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同詳定寬恤民力事
使契丹還遷權戶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皆援天禧故事謂增置
臺諫員以廣言路又言比詔諸路監司薦舉人而多得文法小吏

與以卿監任請令中書門下御史臺舉其長牧收伏之士毋令與簿書
並進乃稱明詔兗內降宇恩澤事不關中書且皆婦人女子甘言
悲辭之託以亂聖聽宜早抑絕之宮禁嬪御賜予之費多　先朝
時十數倍且日加無窮亦當有所措救兗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昔
漢光武出微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貶中東門候吏嘉宮門之禁以備
非常今公主所過內外宮殿門主吏宜重劾罪以聞夫賞罰不可
私於人孫沔呂寺前坐後不法而皆過貸之若爾在下者恐未
易懲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律則不然可量所犯
輕而數更赦者聽自便庶幾實　上恩仍令有司更議刺配法
帝多開納之會御史中丞言宰相陳旭方就第待罪御史中丞賈
自去官號召不出公乃與臺諫官連章請辨是非貶黜御史中丞
公亦自請外遂以知荊南知門下封駁事何郯封還所下勅未幾
又論新除樞密副使不當進其事久不決公論列不已卒罷新樞
密副使出公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皆上書願留公不可
得明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英宗即位遷吏部郎
中以樞密直學士徙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召爲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理檢使　英宗面諭曰卿在　先朝有直聲今出自
朕選非繇左右言也公曰臣無狀蒙　陛下過聽臣竊思自昔欲
治之主亦非求絕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　祖宗之道德
餘烈在人耳目固未遠願　陛下覽已成之業以爲鑒取詳慮之
策以爲知則天下不勝幸福居數月又以爲龍圖閣學士河東路
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初代州岢嵐軍虜騎時入鈔邊公則大合
諸將兵盛戰之使遠去毀虜所置堡寨西戎寇大順城環慶路檄
出兵以牽制賊執公曰虜小入一方猶自可支若此道處出兵必
生一處邊患不息也公在太原三年常戒邊吏務從容持重毋得輕
出兵故終公之去塞下無少事　今天子嗣位遷給事中權三司
使罷京師增官屋僦錢復汴河漕舟以轉江湖之粟其與武事議
論益有所感發　上或以其事爲是公輒曰非進退天下士大夫
皆直言其可否不避怨不立身其年　上欲視祠南郊議者或以
居喪爲不可　上未知其所從以問大臣公對曰古者

聞之禮與下不同況郊有定歲其可以卑而廢尊及下議兩制莫
不如其言公天資剛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於　朝廷
亦未嘗言其爲政則寬靜而有體位顯矣奉養猶若平素時始公
㦯　上至其家見書俸不類公即命中使取禁中藥傳本賜其家
素見重如此享年六十曾祖諱仁恭贈太子太保妣盛氏追封英
國太夫人祖諱謂贈太子太傅妣夏侯氏追封崇國太夫人父諱
拱贈太子太師妣二崔氏追封嘉光二國太夫人娶楊氏封京兆
郡夫人正家有賢德五男子淑問殿中丞監察御史裏行義聞大
理評事待問早卒天錫問之問並太常寺太祝二女子以歸往南轉
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温衛尉寺丞王某六孫男子樵太常寺奉禮
郎愿如至愿禹丞秘書省校書郎憑未仕銘曰
唐初嘗邑　晚從于荊　代雖繼登　未後厥聲　有譽律鏘
實公自發　其流有來　公發莫遏　凡位在下　難見節義
公獨斷斷　言駭衆視　誰萬諸覩　行御史中　以卑犯顏
萬死不容　繇天子明　卒起荒陋　竪麦阻夷　豈不一守
匪式政事　其心益丹　天子曰可　公曰未安　進退賢否
不問黨讎　人莫我私　我德不求　誰其中止　猶未大施
帝心念公　孤賀再之　既見公象　曾莫公及　出圖級中
嶷若廷立　其孰公如　譽桀彌終　葬豈云遠　祖考是從
南望草華　左雲右夢　公名不亡　萬世之重

邵安簡公亢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公諱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時已能日誦書五千
言其爲賦詩縱豪白鄉里先生見皆驚偉之兩試進士于開封府
皆誤用韻賦中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也范文正公舉亢賢良
方正科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既試秘閣獨得公二人及試崇政
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㴠言公與之連姻
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宰相張士遜娶馮氏子娶邵氏邵
偶與公同姓兩宰相既不能自辨公亦無言而去趙元昊反兵出
數不利於是詔求方略之士公以爲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
知戰而所擇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又老而得至長一軍者能
身先矢石哉問起故家因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卑卒素
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
形矣進康定兵說十篇上之又召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元
獻公出守事一以屬公民耗舊移輸於陳蔡轉運使欲復折緡錢
而加取之公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今仍歲水旱而加取于民不
亦苦困乎事遂止入爲國子監直講遷光祿大理寺丞館閣校勘
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下有司議立陵廟禁樂京師一月公累
疏論之從弛樂亦不立陵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允　仁宗皇
帝繼嗣未立公以爲國之外患在夷狄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
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豫定昔漢文帝之三
之年未立后先立子者所以定大本銷禍原也於是集漢以來系
承繼之迹上興亡論十卷俄丁母憂乞還一官以追封其母朝
廷許之封其母[illegible]縣太君服除再以爲太子中允公固辭除集
賢校理判登聞鼓院遷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權開封府推官徙提
點府界諸縣鎮公事比有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或自
焚其所居欲以中吏公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得勿坐已
而火亦息又爲開封府判官府吏馬遷罷者若役僧人擇其能
勳事號二馬公捃摭其姦狀而逐竄之爲三司度支判官接伴契
丹賀乾元節使既至德清軍會　仁宗上僊有欲郤之者又欲其
至國門而去議未決公言不若令奉國書置柩前因使得見　上
以安遠人心詔從公言其年遂使契丹治平二年爲潁王府翊善
直史館同判司農寺　英宗召對羣王殿訪以當世治務之要謂
公曰學士眞國器也明日見宰相其言亦如此累遷祠部員外郎
同修起居注判尚書禮部嘗言　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
家始　今皇子授室稍於古昏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
之尊以屈人倫之序帝深納之　今上在潛邸一日自禁中還道
帝語曰以[illegible]善端直朴厚已數爲諫官矣卽爲公頓首謝公欲辭
不獲授知制誥知諫院賜三品服公曰夫進諫之臣雖希言從事
施之爲難今言者闇於事情未必欲其言之行徒自要名譽而去

何於　上何補哉決不敢爲此也辭旨是公數言無不從　今上爲
皇太子兼太子右庶子及即位以爲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
同知禮部貢舉又嘗言殿前都虞候賈逵御郡將樞臣不可使典
禁衛簽書樞密院事郭逵材望輕不可使宣撫陝西時御史中丞
王陶彈宰相外朝不立班參知政事吳奎反劾陶日者陰陽不和
實由陶所致　上令陶與翰林學士司馬光兩易之而奎輒拒手
詔爲內批留三日不下公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
由執政而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且　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
以令天下　上怒遂罷奎參知政事並奪公亦以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公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親閱之至于反覆人或以
爲勞公曰決是非於須臾爾初號勞後遍省吏籍里閭惡少年與
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還處繁下開封爲之歛止府號難治而
易以毀上多得民所譽公而撫之未幾爲　英宗山陵橋道使庸
還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會种諤以兵取綏州又橫山部落思
內附邊欲招來之西人死漢深乃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拒詔使境

上朝廷命大臣欲行西討公曰方天下財力屈未可以用兵宜且
諭以邊臣過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爲有名既
而諒祚死其子秉常遣殺楊定者李文貴等來請復和或欲乘此更取
塞門之地公復曰苟得之則可不然徒沮傷威命非冊之得也果
如公所料公雖蒙　上知然論事與時多不合又言者間以傷公
遂引疾辭位累詔不許迨南郊既竣又以辭以資政殿學士給
事中罷知越州　上即遣使就第所以存勞之良厚徙鄭州奏除
山陵所假都水監碩材木免民破產之患增築湖河堤爲石撻
節水以灌城中歲省和民捷薪數百萬又徙衛州兼京東西路安
撫使郡衣冠之聚也自倅貳幕府丞簿令尉皆其子弟待歲月以
相承事至不敢發民不勝其患會有念息錢以折取民產皆公亟
以法外繩之諸族稍自戢熙寧五年春　上憶東宮邇然思舊臣
特遷禮部侍郎又徙亳州上嘗遣內侍甘宗道諭公將復用而公
疾作纔五日而終享年六十一　初奏公疾勅太醫馳視既發而訃
至　上聞傷之不勝輟視朝一日特賻帛半以致祭贈吏部尚書

試安能鎖遏之恩加于典外公始以羈孤自拔及經事　三朝位
二府顯矣其爲人忠碩方謹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爲治恕以
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亦竟莫皇犀雅　時臺閣聞人盡有故
不及少庇顧獨公及貴盛始仕無少易祿賜多以賙宗族其終家亡
以歸　上爲治大第里中所著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熙寧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明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潤州丹陽縣上德
鄉馭岡原曾祖諱勳贈太子太保妣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人
祖諱遇贈太子太傅妣湯氏追封太寧郡太夫人繼楊氏追封咸
寧郡太夫人考諱餘贈太師妣皇甫氏追封遂安郡太夫人娶晉陵
彌氏封丹陽郡夫人前公卒子男二人博祕書省校書郎緯大常
寺太祝女二人嫁通大理寺丞檢法官大常寺奉禮郎葛蕃世稱適
楚州淮陰縣尉趙安石孫男一人縉將作監主簿予少遇公於江
制之上其後入朝與公游甚習聞平生之言今公子以治命屬予
名子雖久不爲文尚能爲公銘銘曰
公起江湖　磊砢瓌奇　提來京師　聲吟駿騏　適敢論兵

其辭大放　勁不公闕　國圖之望　公從東朝　左右道德
大明朝升　萬物下飾　公於此時　進止雍雍　有莊有嶷
天子是依　帝曰汝來　其輔予政　競于樞兵　羶莫阻命
公雖在藩　曷止予慕　尚冀公還　公卒不顧　公喪東歸
寵以御觴　其贈伊何　尚書之章　山之峻峻　水之滔滔
公歸何之　帝思是勞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二十

薛簡肅公奎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明道二年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　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大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　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隰州軍事推官始至隰州獄已成其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工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取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奪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奉使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至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挾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其時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輒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　太后欲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仰饋食公為勸民以積粟募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緡算之行者二十七萬又發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官吏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目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因[illegible]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亦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皆[illegible]異語且恐公所為公頓主吏職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慰孝里民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訟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疾發伏如神以明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許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大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為治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illegible]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　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嚴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顧外或欲過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于家數自憂嘆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詐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　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遣使增兵公曰契丹畏堅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　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　太后必若王服見　祖宗若何而拜乎　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　太后崩

上見羣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
公遽曰其在裏衣也然服之豈可見　先帝乎　上大悟卒以后
服葬於是益以公爲忠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后娶趙氏今封
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
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高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
辰早亡次適虞部員外郎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
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
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者諸子
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
某月某甲子某殁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
甲子卽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
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　以國爲姓　其后河東　隋唐最盛　公世載德
寔河東人　必大其門　太師之云　公之從事　以難爲易
參于大政　不撓不牽　屢決大議　有言炳然　公不爲相
告病還家　贈寵之榮　尚書是加　公有懿德　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　有司之謚　事告之史　謚傳子孫　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程文簡公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
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
定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
鄉某原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
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
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后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
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
冀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
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

某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
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
科行召試直集賢院　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
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
之已而契丹來賀卽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
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
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
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
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　上與大臣皆以之小故
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
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
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事如
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公去
皆不能知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遊嬉盛天下公先戒
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
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與監軍告其
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
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
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
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議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
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
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
曰乱蜀者非有智謀豪桀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
至於乱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老父語還白於是　上益以公
爲能還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
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
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火爲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
一日火哉乃建元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　上爲緩其獄故卒

待與死者凡在府决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所免惟修德政而已乃上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輙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閱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宮官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

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居府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万寇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城諸堡寨按兵閉壁以爲有備引去議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无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亮祚雖幼君臣和三將无異志雖欲爲以无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寔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識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迹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府前後十年感恵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

九卒不復用與後鎮安居二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寔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国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吳讓次適殿中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公平生好言笑復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　志於不奪　不學而剛　有摧必折　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　公在政事　有謇其言　直雖不容　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　公位將相　豈無謀謨　胡不以訪　老于藩輔
白首猶壯　公雖在外　邦国之光　奄其不存　士夫曷望
吉卜之從　北此新岡　惟其休聲　愈遠彌長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揚諫議偕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慶曆八年秋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
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名寵勞賜以不拜
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
為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某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
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忠君父者天下之至
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斃之口言天下莫大之計以為　陛
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　陛下用臣言
不以哀臣死也言已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
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以故事以對　天子曰此
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
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狃文武不足任大事
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牽
衆違約言邊事者滿天下皆急於兵公於此時指積歲伸日從田畫創
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制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
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州當奉使可東得兵乃得主兵元
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斷之公
孝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居陝練然略帥西請益邊
土兵公言練據內地無破賊之事而坐請益兵益屯兵事則欲以
兵少為解練復以為公不也且計公不能為以諳誡之其後三路四區
民壯者咸里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
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上論能如此
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其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遣兵營以
援延州救兵十萬至矢因命去為解延且其城根什宥如其數以後已
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
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以生且君吏曰大子用我者然任其
事必圖其功欲責其功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
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給言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

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　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宿為團練使以卒
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從德遺奏得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婿為
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
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
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
書言事　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
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遂侍讀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
議官知虔州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
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洺杭五州
所至皆有能績為人率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
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諱偕字次公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
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
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洛陽縣賢武管平洛鄉
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論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
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爭
議于朝者而且未有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
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者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　其來有始　赤泉侯功　與漢俱起　震官太尉
四世以公　於陵正直　侯射于唐　評復理辨　振左拾遺
文蔚其孫　其後益衰　避亂中州　曾祖始南　祖屈僞邦
令于烏江　又遷句容　皇考是生　晦顯有時　發于皇明
在考司馬　始仕始州　遂家中部　道德之優　司馬四子
惟公克大　其徒大之　又能長之　世有官族　孰無繫譜
或絕於微　或亡其序　不絕不亡　由其有人　誰如楊世
愈久而昌　次第弗述　昭揭綿聯　公其歸此　安于萬年

謝學士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
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

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幷時苗裔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邑以賜申伯其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所居於漢鄉
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
客諱濤其爵陳留佐至公用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
復以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
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
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元年四
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
郎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
初娶夏侯氏先卒今夫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
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
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無恨脩惟銘其德於富陽之原今又哭公
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莫宜脩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
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川
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撰文公為其材召試充秘

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
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食以生
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
傳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无所諱與脩 真宗
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蓄
山宮宜罷以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
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
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請罷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
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无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病商亦
禁物民間非所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之又言
有司多求 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為號令數變則吏民因緣利害
偏聽則或聰明有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遠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
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
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
定樂不可用下其議二者久不決公為酌議因求樂用三世矣照
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著其一議曰從新輕者異略議者皆從公
署公為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
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
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
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无所不達自汝陰
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
時 莊獻明肅太后 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
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率而
中第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弟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
部擬官以圭田有无為均公取州縣田要復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
差為多少稍之皆中它有名而无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
吏有定闕而无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待吏緣以姦至公為
之選而先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為事尤劇猶若簡
而有餘及來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无事先時有妖僧
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

取其首惡三人寘之法余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
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堤壩壞破公議
復召信臣故渠以為溉公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
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
治衣擲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庫无餘粟家
无餘貲入哭其堂樵无新衣然平生喜賓客宴飲常如也自少
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始終大節也銘
曰
壽吾不知　命數其偶　不俾其隆　安歸其咎　惟忠之明
惟仁之茂　惟力之為　而公之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張文定公方平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　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險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元是大者以容己也故嘗竊以謂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宣州刺史曾祖文熙宣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　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陽穀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晏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孫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當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之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崑宣為蘇州得公所著備邊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遂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謝絕以鼓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假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以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illegible]之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為邊城之兵不入一州賊掠雖有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illegible]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朝廷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　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　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林[illegible]兵皆西出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發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行河北道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民殺十四萬人得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保捷所在為盜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時貢舉未復[illegible]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以[illegible]不防賊間[illegible]出兵制陝道留不出使賊[illegible]去公極言之[illegible]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illegible]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　上既益厭兵[illegible]不得耕收休息屢中以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illegible]由公[illegible]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illegible]因今歲郊赦引咎示忘開其自新之路[illegible]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　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辭朝謂公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士輕捷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者至者必命公館之還為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傳之兼史館修撰

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不修奏以屬公於是
秋復完權知開封府事至繁為尹者治皆稱以能事公獨不問
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違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拜
翰林學士頃之出為牧使改事久不治公始教之元昊遣使來議已
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
納元昊故為答書曰元昊若盡知約束則理難拒絕　仁宗以書
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
小羌失父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
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以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可
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元昊初曰朝廷納
款本緣契丹之請今明與招誘契丹遣戶失男謂之敵契丹遣使
為言則宜審處其事但依前詔待其封冊行矣如此於西北為
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
言至於宮妾宦官監國懼禍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
詞險語為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弊當痛塞不可長也詔以公
言險論李若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　上前公將對。
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我哉既對
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狀育在罷以高若訥代之時當而昌朝未
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
使未幾以瓶開　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生自公始前
使王拱辰請權河北臨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　上問曰河北再
権監何也　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権河北鹽犯
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
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且今未権也而契丹常
盜販不已若権之則鹽貴為我斂怨而契丹
鹽盜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
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
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　上因其刻詔
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皆咨嗟流涕南京鴻慶乏祭告成泰安三

聖後當遣近臣持命公辭僧使契丹果來之　仁宗遂留公
公以自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
臺司審刑院太常寺官以重要　仁宗曰
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御之功欲求得宜以備求所欲
異賞妃之娌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曰
猶然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
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從公言而罷
修宇文寺王失士大敗陝右因公私困乏士
大夫爭之御史中丞
三司使為　上之一日　仁宗召兩府侍從臨
坐天下事公退是日有旨鎖院公所草制書又修對
所觀數千言制書皆上　仁宗又手詔褒美公明日
復出數千言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
餘萬而更言不足何以來萬事失　祖宗
之任任律用
既審則政出一切大商蠹民乘隙射利而公法壞之法亂矣比
治亂興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公既明歷代損益又周知　祖
宗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
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
之人布之內則東外則監司下
至胥吏僮奴皆可以備其上自宿衛之人皆爭
以收禮有不然者則惟恐不免何暇恩布
心立事哉此眾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上嘉其之書文
備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曰　朕之闕
失國之之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
大用公歎曰暴人之私自人於而攜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
以既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
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
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
奉進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

人喪服除以侍讀學士還朝出入禁內雖建言減內稅事非所以示天下
是歲郊赦減饑內稅三分之一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昪
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涣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
公力辭不拜曰涣與昪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昪以
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
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有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
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亟
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
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婚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
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
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
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
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
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
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
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謀
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
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公初至計京
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
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
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
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
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
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 祖宗之舊也請浚畫遣十四單掃
治浚河公奏 上命有司滿十年侍衛步騎 仁宗大息撫案
謂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
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
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御
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諒
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寨築之而壁於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
公亦料諒祚必不能守言其必寢兵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以論公
出師輕舉宰相曾公亮獨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
先事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
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
再任當陛辭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
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而後知南京赴闕辭郡公 英
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爲尚書都省詔知鄆州陛辭論天
下事 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
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 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
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論著文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
有若吾者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
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 上不覺
前席曰吾昔奉朝請聞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而不然聞
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
請用郭逵 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
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
召公見福寧殿上憑几不能言賜公紙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
立皇太子公[illegible]潁王也[illegible]而請書其名 上力疾書
以付公既草制[illegible]立皇太子禮儀使 神宗即位召見問時
公曰 仁宗[illegible]公私[illegible]之 上曰奉先可損乎
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 上敬曰是吾心也公
又奏自官遷秩恩已厚若錫賚循用嘉祐近比恐[illegible]力不能支
乞追內節與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王
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 上欲罷奎公[illegible]對 上曰吳奎罷
當以卿代公力辭 上曰御史三司無所附左右[illegible]獨先公可
謂獨立傑出矣 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illegible]又在先帝
侍坐奎亦免必不復起詞勳在王室願 陛下[illegible]任手詔論琦
以全始終之分 上嘆歎久之徐出小紙曰除卿參政而擊中司
謂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illegible] 上
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及復召公議公[illegible]

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罷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而命公為參知政事以親疾辭 上曰受命以歸親疾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 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滕甫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罷公樞密 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侯存問曰吾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快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遷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侍臣史不可則欲以為提舉集禧觀留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罷條例司行新法大率[illegible]而使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 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得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 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萬對民大懼驚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 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如是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悉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胥司推治一州至數十人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超時與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老矣雖不能事今歸與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扳索聲問其曰民窮無奈應侯張太尉廟公曰求賊當天下趙卒以冰城力戰保此州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使舍中未幾改南京見命入覲不待次對而罷 先帝嘗曰鼎不立支黨退朝換關後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再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以便而得之恐啟僥倖路 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廷和假歸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 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長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然 十

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 朝廷始旰食矣 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 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 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親草詔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 上嘉曰卿時已為學士可謂耆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 上問禧意安在公曰禧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 仁宗命二府置酒殺盡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見此得罪今禧之來勇銳如故事令大臣[illegible]與議當甚易矣 上曰 朕念修睦弭兵知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此戎事所應兵耳公曰唯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萌者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迂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至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扈一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沫蓋上之樞密院僅存斷牒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退請樞密使吳充曰禧未即行使主者曰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答用其策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封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經不任職然多所建明 上數欲發兵討[illegible]公曰此 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節道一鍾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臣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邊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詔問安石罷禁銅之令與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毀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旱星孛于彰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災之故人為恐畏聖上皆優容之方去愈力 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與戮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 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師

判應天府 上曰朕初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
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
泣下公帶如當任宰相者高遵裕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
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懼不敢仰視師
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若其獲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阯氣俗與嶺表不類
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縕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也
曰唐末五代藩鎮餘孽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
知蠻事者皆服其精練師還如公言新法既出以坊場河渡司農又
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
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大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上大火微子爲宋
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 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
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公自念精老無以報 上然竟
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 先帝地下
有以藉口矣 上爲感動至永樂之敗顧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

東太一宮使使就第告以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
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 今上即位執政擬罷公使以太
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使南院章四上
不拜又以書言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詔門輟視朝
二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 太皇太后對輔臣嗟
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諡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諡曰文
定娶馬氏大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那彦大理評
事那直那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
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贈之三
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字而復歸拜
男四人欽若欽然欽弼欽遠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號樂全居士
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 仁宗樂書一卷 神宗嘗
以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雅無以加焉西
以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
一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

謂所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文其文曰孔北海之
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
章郗慮事概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
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
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林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
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於世今公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
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悖也然至於臨
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
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聞
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
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
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
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
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舉劉敞王質自代皆御
史皆用及貝州軍叛 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卿以爲將而

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
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默然久之曰吾嘗薦公亮人
無知者豈 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
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深識績之曰淵然如平生有星隕
于其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皆驚異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
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 士貴其身 維人求我 匪我求人 秦漢以來
士賤君肆 區區僕臣 以得爲喜 功利之趨 謗毀是迷
我觀其身 夏畦之勞 紛紛蠕蛆 千載一律 帝閔下俗
畀人乃出 是生我公 龍章鳳姿 翔于千仞 世得留之
浩然直前 有礙則止 放乎江河 匯爲溪沚 穆穆三聖
如天如淵 前席問道 見野必冠 豈不用公 道有不契
出其緒餘 利已驚世 公之所能 我不敢知 垂之無窮
與汗漫期 嗟天何時 復生此傑 我作銘詩 以詔王國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滕學士甫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御海內慨然將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　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　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以沿襲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　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　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為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　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　帝信之故相與造事傾公　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　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覺之釋然即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　帝升遐公哀慟嘔血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白盡矣　今上即位徙公為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東[illegible]學士知太原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實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待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　上不得已乃以為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實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　三宗茲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雖為晚進而開濟之器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　先帝神武英略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沮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無小善無功勞書萬[illegible]卿曾何所毀一口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叔繡封於滕所出[illegible]名十一代祖令寧為書閣子司業令琮生大常博士[illegible]生戶部侍郎侁侁生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illegible]右僕射[illegible]生太中大夫[illegible]州刺史萬萬生越州[illegible]推官[illegible]生刑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illegible]水縣令[illegible]不仕皇考諱高尚中大夫皆祖母[illegible]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母夢虎行月中而生且室九歲能賦詩[illegible]人先帝文正公[illegible]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帝文正公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公舉進士試于廷宋子京奇其文擢為第三人而以賦[illegible]部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越皓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劍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illegible]推官三司[illegible]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詣執政門見執政故守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　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　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illegible]開封府三獄皆萬公視事之日理出枝白人者遣治蓋京師稱其神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各以其事奏不合龍即與兩人戰中書而賞功西密院降約束鄜延所以為功之而中書已下復賞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詔大臣允戰守除帥議判而後下　上從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宜以其子判鼓院　上以繪不習朝廷事欲逐而[illegible]何以公事公曰人有所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其間故使之　上悟為罷之[illegible]以蘇州且與遊輩詢問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邊吏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以為憂京師郡國饑公三上疏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　上面諭公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識神宗事往復紛然見

歲契丹遣其林牙揚□公來□□□□延燮之公見與公問僕與語問
其家世父祖事契丹□□□□□□□□民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
馬上泣別林牙聞與公曰君□□□□公善其將留此乎 上聞之大
喜因公奏事殿中勞曰 朕欲相卿執政卿甫月不對而大臣力
排用唐□□矣公曰臣根未有死所報 陛下知遇□□□臣職者唐
淑問孫覺嘗言公短 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公者甚厚
公頓首曰 陛下無所疑臣無□□□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
壞城□□□□□□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居民恐懼□家□茂舍
公獨跪堂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
其室乃命□□者食飢者除田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
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 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頴
者為鄭婦□其金□數尹不能辨頴□□□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
呼鄭婦問得其情取金還頴頴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
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死時□氏幾
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公爭
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 陛下若再失此時無將無及請擇
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 上
奇其策欲不□用□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知□州安撫使
公入頓首曰臣知事 陛下而已不能事□人願 陛下少回惜
日之眷無使臣為□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人為
無益矣 上□□□□公以皇考□□□□□□□□□□□台盃有
不獨用□□□有□□□□□□□□知定州□□入覲力□□新法
之害曰臣始以□□□其□不可耳今為郡□見其害民甚□道府
以狀之狀至□州以上□□□□有徵□□入□□民來 者將
吏大驕□□□□兵公見曰非□所知也□□□□□□人□□之□
門吾在此□□不敢動使各歸□□□門之□□諸將以是□□□□韓
忠彥使契丹撫與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勝公可謂□曰見心矣
忠彥歸奏 上喜遂公為□部侍郎使再□□□□□□□人安
民公因□□以安□□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者□□□□
曰幣七夢一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黨五曰□□道

之其畧曰 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六合□□□青天白日不
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求直言公上疏曰新
法害民者 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二年以來所行
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是□之守青州也
宣□□□□步軍九指揮教閱既去□稍缺不補公至請復之
至於□數千其後朝廷發諸路兵或發失不□惟青州兵至今
為□□□□安皆以靜治閱飲酒賦詩未嘗有□□侍郎韓
□□□子□五十年矣學士鄭□安人也□及十年□不□□公
皆葬之時作佐郎未□居喪以□□公既助其葬又為□曰□之
□使□□□物于安因□□□民被其毒公密□□狀 上為罷
□□□自安定先生之亡公當割俸以賙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學
之□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
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捕皆獲□民不知所出
鄆學生良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
田餉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其□學者作新田□以美之時
淮南東京皆大飢公獨□所□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
且至無以與之則疾疫起并及於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
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
□□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
歸 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書□甚引繩兵布肅然如
行古大驚□上其事□□□□□□五萬人云徒□乞以便宜
除盜□之□□公之去無一人死法中者□大□□□之民方賴
以生而有□□雖□□□公奏乞□□有□□□□一□從之徒知太
原府河東□□民貧而上□將吏□利□有□□□□□□民不
□而公始□□□□□□曰□□□□□□而□備□無
疑而生事者皆□□□□□□以□□□□以□□□□□法西人□
□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從□□則□□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
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當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
郡稱有□□□□八將皆上□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
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甚和間爭之公指

共與曰吾已捨此矣耶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復有留粟十五萬河
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科條而通鹽商罷和
糴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
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擬防如舊河民
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弭証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
法將有罪從他郡官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
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故疆時可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詔卑
雖元西人襲我不備費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與虜
上元以兵護邊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尾之失將閱寒公尚先
畫界而後爭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先畫界以綏撫城爲去從之
公曰若法從之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
里矣 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
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助兵於仁吳二寨之間劫葭蘆使不
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
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列出一第
之節於行義事父所極吾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可
死生至於己私則小心謹慄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獻將
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
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户
實封至八百户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
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安郡君子
三人祜邵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知楚州何洵直
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炳次適大理評事士王渙
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判孫男六人將
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丙葬于鄆長陽山
之栗原銘曰
天之降材 千夫一人 人之逢時 千載一君 生之既難
得之實易 而彼嘐人 曾不少置 昔在帝堯 其臣巧言
遠近亦驚 雖益亦然 偉哉維公 實頑之具 帝欲用公
將起此仆 顧亦之明 雖仆復興 小試于邊 戎狄畏之

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 老成云亡 吾誰與之 君古有訓
無競維人 公之治邊 折衝精神 猛虎在山 藜藿不遂
及其既亡 樵牧所易 公官三品 以壽考終 我銘之悲
大曾我公

司馬諫議康墓誌銘

范太史　祖禹

元祐五年六月丁酉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爲左
司諫時已屬疾五辭不許就賜告君奏曰臣不敢拜君命于家疾
間當亟起受乃留告閤門以俟詔以君久疾不給俸其自止日據
給之君辭不受七月小間將受命疾作不能造朝即奏臣不可以
備官職矣願辭新命詔遣內侍挾御醫二人診視治療以君請
負命醫毋得受饋侯疾損取旨八月君奏曰臣之力備矣吉蒙不
且久虛頭領宮觀養疾西都 二聖不得已許之除直集賢院提
舉崇福宮詔曰勿辭有闕即停君用道內侍諭旨俾留京師
財醫藥賜錢三十萬九月丙寅以不起聞明日輔臣對延和殿未
及奏事 二聖嗟悼不已命優卹其家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
監丞張次送葬官給葬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
五十萬又賻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內侍問行日賜白金五
百兩助葬事十一月甲申葬陝州夏縣太師溫國文正公墓次君
字公休文正公諱光之子也其先出於晉安平獻王孚廬後魏陽
傳以及本朝子孫未嘗去鄉里積厚流慶是生大賢曾祖諱炫試
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贈太子太傅祖諱池以清直事
仁宗爲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曾祖妣皇甫氏祖妣聶
氏妣張氏皆封溫國太夫人文正公以道德事四朝進退以天下
起相 二聖勤勞 帝念洛民望元祐宗臣君幼端謹不妄
言笑事父母至孝出於天性文正公與夫人皆鍾愛之或當遠出
夫人必自挾以往既長入官或數日不返家夫人輒念思形於眯
飲或踰月而後歸則相顧悅然意欲止敏學過人博覽群書獨寧
三年以明經擢上第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耀州富平縣主簿時
文正公爲翰林學士奏留國子監聽讀四年奏授守正字五年監

西京留守推官，遷大理評事。文正公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
宮，修資治通鑑，奏君檢閱文字。官制行，易承事郎。丁母夫人憂，勺
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毀幾滅性，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
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余之
人見其容止，雖不識者，亦知其為司馬公之子也。服除，授簽書山南
東道節度判官公事。元豐八年，以韓獻肅公薦，擢秘書省正字。轉
奉議郎。元祐元年，為校書郎。文正公為左僕射，力疾入對，詔君扶
掖上殿，賜緋章服。公薨，執喪如喪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
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予族人。其於夫人之喪而合祔
也，其葬如初喪，既葬，廬於墓，凡文正公終事，竭誠盡力，無一不致
其極者。三年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進講詳明，傳經義勸
上以進德。 上必虛己聽之。四年，為修 神宗實錄檢討官。上疏
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飢饉。為國必
有九年之蓄，乃可以備水旱。比年以來，旱暵為虐，民多艱食。若今
秋不登，則公私困竭，可為寒心。昔魏李悝為平糴之法，國以富彊。
東漢永初以後，水旱十年，和熹鄧太后臨朝，用征和故事，徙置飢
民於豐熟諸郡，節約以救災荒，故天下復平。唐太宗正觀初，
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
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賢聖之君，非
無水旱之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勉強，皆
有畜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四境索令
平糴，所在有備，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蓄，此策之
上者也。今臣願 陛下先為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艱，徐及豐
穰，乃為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以及三代之上策。乘今秋熟，令
州縣量糴民之所餘，歸於官。今冬來春，令飢民就食，俟鄉土豐穰，
乃還本土。夫以國家之財推以安民，民安則國安，故凡為國者，一絲
一毫皆當愛惜，惟以濟民，則不當吝。 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
以為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當今急務，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
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初，文正公在朝，亦
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修官制，以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
通領職事，亦 先帝所欲更正也。草具未上，而文正公薨。君言先君復
上書，若不降付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十月，除右正言，以執政
親嫌，辭不就職。五年春，上疏，願陳前世治亂之跡，以及 祖宗創業
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 上及時嚮學，修德以治天下。大臣曰德才
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 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極言切至。
四月，詔講讀官各進對，首英閣，君初對，勸 上自強於學，以孝德為
治道之先。再對，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乞
上曰方讀孟子，詔講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自
文正公之喪，居廬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親友勉以肉食，終不肯。及
免喪，毀瘠骨立，疾不能去，至是益病，屢乞留臺以便醫，詔不許，遷
內侍賜御藥，問後乃予假告。猶力疾解孟子二卷，曰：是疾亦加
除，求聯未受，僅具講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疾
病，召醫李積於兗州。積年七十矣，鄉民以告積，曰：百姓受司
馬公恩深，今其子病，何顧遠往也。來至，君已不起，積至則疾
不可為也。沒之日，妻子以不能報國恩為恨。享年四十一。公卿嗟悼，聞於
朝，士大夫相弔於家，處士相弔於野，市井之民無不哀之。君篤行，
內外淳備，必欲如古人。燕居如對大賓，動靜有矩法，望之色莊氣
和，而言為敬於祭祀。為人案廉，未嘗言財。文正公既葬， 二聖遣
使賜白金二千兩，立神道碑。君以文正公葬皆官給，碑已具，固辭
不許，遣家吏如京師納之。其事君務道，艱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
於 上前。待族人委曲周旋，惟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信久而
益親。有文集十卷。初娶宋氏，翰林學士保之女，追封南平縣君。再
娶張氏，大理寺丞淮之女，封安仁縣君。二子：曰植，曰相，皆承奉郎。
相早夭。三女，長適承務郎楊敦，親先君卒，其二皆幼。祖禹與君
同在書局，俱為正字，著作同修實錄，同侍經筵，相與道義，一體
也。君初疾篤，以後事屬其孤，請銘。嗚呼，其可勝哀也夫。銘曰：烈烈溫
公，迪我祖宗，佐相二聖，以成天功。公休之賢，好學是似。民曰幸哉，
溫公有子。溫公有子，天子有臣。世其休風，澤我下民。執經帝前，日
勸帝德。帝曰良哉，補予袞職。惟其所有，志未一施，中道而止。天實
奪之，惟人之生，惟德可久，沒而民思，是謂不朽。

○卷末

呂中丞誨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兵部侍郎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諱端相 太宗 真宗以太子太保薨諡
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慶 太祖時參知政事贈鎮南軍
節度使各有功烈記於史官父諱蔚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
氏追封清河郡太君獻可幼孤自力為學家于洛陽性沉厚不妄
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雄德
扶風主簿遷壽陽令改著作佐郎知蒲城縣從參書定國軍節度
判官通判澤州事未至官遭毋艱服除知大通監移汝州召入
為殿中侍御史彈劾駙馬都尉所生兗國公主 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
瑋其夫家寡恩公主夜開禁門入訴於 上獻可奏公主不可不
嚴公主夜扣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公主宅官者梁懷吉梁
全一家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
直以眾言陳 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
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 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
上有疾 太后權同聽政內侍任守忠久用事於中 上之
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搆兩宮造播讒言中外洶懼獻可連
上 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旨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
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 上小瘳議事未
可否事獻可屢乞親萬機裁決庶務延近臣通下情又請 太后間
數日一御東殿聽政自為安佚會小旱因請 上親出禱雨
使外疑釋然 太后所以疑獻可復言於 上今雖專聽斷 太
后輔佐 先帝久多閱天下事事之甚大者尚宜關白咨訪然後
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讒不售而懼乃更巧為游說求自
入於 上獻可曰是不可久處左右亟上言數其前後罪惡斥其
竄史竄償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黨與一切無問者宜
一切洗拾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率侍御史同上疏其奏

可且言當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報乃求自貶又十餘章并知雜
御史敕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 上重違大臣又嘉
臺臣敢言留中不下還其敕告慰諭令就職獻可與僚屬俱
繳所上奏章納中書稱不敢奉詔請與之同貶 上不得已聽以本官
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 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
未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 上素聞其強直擢為天章閣
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
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 天子引參大政眾皆喜於得人
獻可獨以為不然眾莫不怪之居無何新參政者恃其才棄眾任
己厭常為奇多變更 祖宗法度汲汲以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
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條其過失曰誤
天下蒼生必此人也如久在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
庸人擾之 上還其章獻可懇辭解職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
可雖在外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表乞閒官歸鄉里
朝旨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
熙寧四年五月丙午薨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葬洛陽其家曰益
禄獻可既仕當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貧者室無餘資所以自
奉養至儉為其公民主於忠和不苟大抵常以公平故所至
人安之其為言職其奏章有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
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觀之列宰無愧後世在今可當何足道今特
舉其事係安危者書之至於進退口語不可得而聞也其前後
二逐皆以近犯大臣所與敘若莫非乘大權 天子所倚以為氣勢
亂天下獻可視之若無亦猶正色直辭斷斷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
為之股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合與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
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疾
惡如仇挺前如救焚溺不以當為憂避遠去如顧懼慚怯恐懼焉昨年
病卧洛陽猶且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恐致遐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
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計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
為而為之可為已而不已始終不少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使其
人之曰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蓋

可始少張氏故丞相齊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
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木主簿次曰由聖將作監主簿次曰由
禮曰由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魏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持
次適進士晁端次晏卒與者二人以某年八月某日葬於伊闕先
塋嗚呼可痛吸為手書見以某爲理丈其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復呼
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視口無光出門而歔可復噫如是者烏
足以歎欲可之所行耶而義不得辭哭而爲銘銘曰
有宋名臣　正惠公之孫　以忠直敢言　克紹其門　位則不充
道則不負　年則不壽　名則不朽　嗚呼為人臣為人嗣
終始無愧　能良于是　可謂備矣

王尚書陶墓誌銘　　蜀公范　鎮

公諱陶字樂道其先京兆人曾祖樵祖詩不仕父庸贈工部尚書
妣孟氏追封常山郡太君公力學博通慶曆二年擢進士甲科調
岳州軍事判官丁孟夫人憂服除杭州觀察判官南郊度支判官以
判官等升也用薦者狀遷太常丞知陝州閿鄉縣未行丁父憂服
詔試就試以所選官贈其父母某曰三上殿可以充除太子中允
管句高陽機宜文字編校史館書籍某以為御史中丞賈公監
察御史裏行論月復為太常丞狄青罷其交副使為使相公言自
祖宗開國以來未有此命者請詔有司自今軍伍之人不得任樞
密使副及使相者於令甚夫後世不為亂階也又言館閣取相之
津金而二府子弟親戚以恩例遺表或進家集躐是而任通顯不
已濫乎嘉祐五年正月一日甲夜有星墜于西南光燭地隱然有
聲占者曰天狗公言去年日食正旦今年星復隕在正旦天狗主
兵其於兵變宜有以預防之請中外舉智武才勇之士以備將帥
又言今武舉取格太輕請依唐制設科疑待以官爵若招士伍然
則投牒者類至矣遷右正言判登聞鼓院諫議叫疑人翻事官夜入
延福宮爲盜有司用疎失罪以常盜論公言宜根究閤而以民間
會降爲上非所以尊　天子肅禁衛於是特竄海島皇城司官吏
知邢州某等隨信州事陳察人禁中公言恐遂中復上名爲化下金
延年益壽以忠昭附名也後皆伏請以疾俾監即遂出之公
重其罪會公為樞密副使公論奏不報因自劾請補外遂知
衛州未數月徙蔡州明年復以諫官召上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
誨趙抃同時言事今獨召臣又師道二人請復介等職任免重貶
臣等遷吏部員外郎同判司農寺言常平倉穀數雖不少以天下戶口計
之殊未為備頗出內庫緡錢每路賜數十萬每州以主客為率令
戶行散五石以下凶年則取不以糴豐時物貴稍得息則出之比令
之下五村見四方之人鼓舞聖澤自保為太平垂白之民當天增
其病不能也以不安為不同時公再論請罷舉人不使契丹　仁
宗皇帝既以　英宗判宗正寺後年不就職公請對言宮中觀會
宦官有以上意所宜諭而使之畏服以歌前之　仁皇帝大悟曰當
別與一名目乃以遂為皇子矣既　英宗稱疾不入公又上言
君父召之不進非所以盡臣子之禮使備禮致命而不能副　陛下聖意乞
行除責執皇子入居慶寧宮矣　英宗即位遷右司諫尚書戶
部員外郎直史館皇子位伴讀觀管內國子監修起居注淮陽
王府翊善改潁王府翊善請補外潁王上表留公乃知制誥判司
農寺會陳升之罷樞密副使為安撫使既還奏事稱旨為龍圖閣直學士
知永興軍頃王爲皇子以舍事召未至　英宗上僊　今皇帝踐
祚遷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充群牧使同三司少府監裁損山陵
事費未幾爲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山陵儀仗使因對便殿　上以
尹一佛之為公曰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公再拜稱謝謂以手
詔問時政公請悔聽納明賞罰斥使人任正士又請復轉對以通
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躬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校藝以汰冗兵
會以司馬公光呂公公著爲翰林學士　上問此舉如何對二人
者皆近臣所薦之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患不合乎又言呂公誨傅公
堯俞皆以言斥外請召還之必有所補故事常參官宰相押班是
時韓魏公曹貴公奏事既退仍近例不至公曰　天子新即位大
臣輕慢朝廷儀遂彈奏之二公既待罪猶以近例為解公彈奏不
已因罷濟去職乃以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徙許州入權三司使歲
餘以疾除翰林學士以足疾請補郡　上七遣使留之固請不已於是

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賜黃金百兩頃之徙河南府[illegible]司汝州
既至乃乞致仕 上遣使敦諭不許因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州
待次遂家許州六年 上幸東宮令少要給事中明年起知許州
尋改鄧州辭不行復知河南府 光獻山陵公力疾應接一不
辦合者疾益侵 上遣使挾醫療治大享明堂推恩得特授觀
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汝州仍聽頃以府使居汝之大夫陝於
前閏九月壬寅薨享年六十一明年四月庚午葬于開封府祥符
縣東韓里之先塋公之薨特贈吏部尚書遣其二子官諸女皆賜
命服別推恩者三人初娶陳氏潁川郡君再娶李氏京兆郡君繼
室京兆之妹永安郡君皆先公以亡子男四人新道書兒早卒次
曰寔曰寧並承奉郎女九人長適宣德郎張□次適奉議郎張
保清次承奉郎唐□次孟州司理參軍李百祿餘尚幼公亢直不
妄語言其居家孝友敦睦姊妹嫁韓氏者貴皆葬之又以郊恩
封其姊長安縣君族屬之在京者皆教養數使行以累其在
朝廷男於敢爲不爲□鈍降居九達識鍾 天子嘉論不失不止
退就閒□亦無□蒙也所著文集十五卷奏議十五卷詩十卷詩說
三卷初爲小官時歐陽文忠公作剛說贈公見戒以爲韓總公知
公者韓丞相康公者及論事則彈劾無所回避世因謂文忠公爲
知言云銘曰
維公乘志 若時而毅 然高在前 維然無避 維公文章
既辯且詳 江河之流 不竭而長 嘉祐之際 英在潛邸
明謨善計 雲龍之契 治平之隆 帝居東宮 啓沃交聰
羽翼之功 命與時戾 身與名俱 昔之爲榮 今世嗟呼
深松茂柏 維是宅兮 百千萬年 安于其宅

鮮于諫議侁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箕子封於朝鮮其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
其後鮮蔑閬州刺史沒於官遂家焉閬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
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其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璀皆
不仕父至號隱居先生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安德縣太
夫人公性莊重力學景祐五年登進士第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
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爲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
中外言事公上書災異之興有四言甚切直移簽州黟縣令又權
黎原令欲號雖治公治爲諸邑最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
事還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綿州先是守將以下課吏卒織錦
以爲貢獻公至悉罷之而守將陰亦罷故事通判其狀
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英宗初建皇嗣公乞選經術士以爲羽翼
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聖從知永興軍辟公簽書判官廳
公事再遷屯田郎中秦州檢發 神宗初詔中外直言公應詔言
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及于刑公用事又上踈言可爲憂患者一
可爲太息者三術其意甚明斥刺其執政者□□公曰陝州路轉運
判官刑公之議 上曰鮮于侁有文學執政曰 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有奏疏在州出其文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不滅東宮
侁曰王荊未然陝府旱乃移上安撫使宜知李牧守雁門故事遠
斥候謹烽火須其可擊而擊之安撫使不能用□之慶州兵叛閑
中震駭巴峽以兩皆熙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會處公
一皆止之蜀人遂安是時初作青苗助役法諸路監司各定所部
役錢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公以爲利路民貧定二十萬而與
瑜議不合各具奏以聞 上從公議以爲諸路率先瑜而以公爲
轉運副使兩京左藏庫使知利州周永懿以□法前使者憚其
兄族不敢問公即遣吏就捕送于獄而未報編管衡州初利州兼
益利路兵馬都監故用武臣至是乃用文臣爲守又劍門關隘請
李使自藥知縣半多不習文法因請置令令專邑事皆著爲令是
時新法行而公平心處之蘇子瞻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
廢親爲三難云人以爲知言尋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遷司封郎
中是時河決曹村或謂勿塞公言東州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大
河注其中則民爲魚矣因作議司馬上之 上皆嘉納復合京東
西兩路爲一因以公爲轉運使後知揚州官制行換朝請大夫坐
所舉吏失職免降朝散大夫或勸公自陳公曰吾剌舉十二年所
舉四百餘人寧無一保其往邪既薦之于朝豈可反復爲自全之計

使除西京留司御史臺　二聖臨御以公爲諫議大夫京東轉運
使除至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及鹽法通商吏人大悅又言尚衣
包貢可令州郡鬻之其自欲商賈者聽其人便矣召判大常寺議
神宗配享或曰荆公或曰吳王富公公以爲宜如唐郭子儀故事
用富文忠公議遂定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言君子小人相爲
消長之理甚備又請六曹寺監長吏各舉所屬則執政大臣可以
優游論道矣又言保甲授班行者即爲官户免役而祥符縣至一
鄉止一户可差公請依進納例有官蔭官户舍不得與兩者相通
公奏唐太宗每宰相平章必命諫官隨其後有遺失則箴規之今
置諫官使與兩制不相往來非所以開言路之意又請復制舉分
經義詩賦爲兩科多施行者明年以疾請外轴拜集賢殿修撰知
襄州仍詔蒲歲除待制五月辛未卒于州享年六十九公兩得
任子恩奏兄之子允嫁内外親族之女數人其在官爲家如此娶
六氏封永安郡君前公一年以卒男五人復早卒旂河南偃師縣
尉綽鳳州司法參軍綽假承務郎續未仕女四人長封嫁而亡次
適進氏次適氏亦亡幼適永安縣主簿張璟孫男六人宗哲哲孫
女二人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口訣七卷典説一卷
治世瑤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是歲八月辛丑葬于
穎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銘曰
神宗皇帝在御英俊畢庸公於執政退後十八年遂銘公之墓乎嗚
呼子駿其言也切其行也敏平生云爲審重惇謹旧陽翟縣大儒
之鄉高村之原永固以藏貽後世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孫學士洙墓誌銘　黃門李清臣

元豐五年十一月　天子有詔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洙學術
行誼有名于時歷諸史多識典故其以爲翰林學士入謝賜黄
金並賜馬洙大喜勸文辭於從官同撰集所以侍監治其悉如故事
之洙老矣棣然謂所知士大夫歎咏相語曰　今天子學如舜禹湯
文武制書必中下及對羣臣有所訓論言成法象皆合經誥而
侍公乃以文學被知宜於詞臣爲第一是其行能固有以得之
行且大用矣十二月得擢公爲學士陳公襄請城南首故人於坐
感疾有聲遂識其第累月不能　上聞遣大醫診治内侍就問
所苦者再觀又有金鐵冠蓋交道扶門不絕明年五月頓劇不
起奏　上對輔臣嗟悼特賻錢五十萬錄長子乘幼子捷
爲秘書省正字孫子模守將作監主簿諸孤奉柩南歸卜以元豐
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諸孤及其弟甫來以狀請銘清臣辭孜寔
嘗曰子兄列職朝右則敢不辛銘受　聖主恩本厚孤自信立朝
在所今欲書大而締子其記六則何以對吾兄泉下清臣曰予以是
哀輓而傳其行不若公字巨源自曾祖以上爲廣陵人曾祖易從始
徙真州揚子爲祖舜榮累贈兵部侍郎考若錫起家進士高
第終司封郎中集賢校理以便林先生長孕有書稱于世公少奇
邁秀出若見十九歲登進士第補秀州司法參軍益自磨竟勤諸
書謁夫人既杭州於葬侍令詔以六科舉士包文肅公
拯與呂太史公公奎皆薦公可備親策所奏論試五十
爲第一　仁宗事捐切治體推往較今分辨得失抑揚條暢讀之
令人愿必贊歎一時傳寫筆鄉曰純是賈誼忠獻公同哭泣
天下郭今之賈誼也秘閣偶甚不赴會置局修宗文
院校定内庫書籍公編校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治平三年京師大雨水　英宗詔求直言公獻疏言時政七事要
務十五事凡萬餘言至到號用事皆可行編　英宗不報疏入不
報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秘書丞便親通判杭州事未行丁校理憂

公去官居喪三載喜顔不見於面戲言不出於口惟默然獨坐觀
史讀書因廢然歎息曰父母俱存人生樂事真不可得吾欲養而
親不在所以賢者抱恨於終天爲無涯之戚矣時遇伏臘必親自
治修恪誠愛敬涕泣終日嘗曰我親雖享其能食乎居喪三年始
終如初未嘗少懈服除起爲史館校討同知諫院兼直舍人院公
即上言乞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古者明四聰達四目可見王者之
視聽不可不廣王者之見聞不可不遠深居九重言路廣遠則睿
智日新聽斷神明矣時王安石以論青苗事諫官多有不合而御
史諫官皆被黜逐公爵辭不能無言嘗語人曰博施濟衆實爲利
民事但堯舜其猶病之能爲之耶若執一己之見而欲利於一時
令雖要結於民恐日後取怨必多也於是懇求補外得知海州入
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直學士院　神宗見其文深嘉之曰孫洙
學有淵源殆非尋常觀其制作行誼出於天性學術本於經書且
傳習讀史多識典故允稱儒林之士其爲翰林學士宜矣遂大用
知制詔誥冬感疾至明年五月頓劇不起而薨享年四十有九子

宋紀三一五　二

二皆爲官公天資穎絶博學多智進退整暇通古今事有條理筆
硯以來書記其文可道者即能成誦議論時事切言得失未嘗少
異其說經緯智識策問章奏雖抄譯序今爲銘令略敷其概而
爲之銘
天生賢敏　卓然不羣　英才犖犖　鑑古知今　擢爲翰院
佐　天子命　經邦緯國　極言時政　日益
聖智　惟在利民　有詔求直　萬言奏懇　欲廣言路
讒佞不興　養親不在　止自悲吟　慽慽無涯　抱恨終身
學本洙泗　洋溢聲名　三公薦擧　備策時問　允矣孫公
賢良方正

楊待制繪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士君子既有所學立於朝廷之上不患其有言而患其無言言則
引君當道止不義明是非辨曲直也故古有諫官若待制楊公者
斯人可稱謂有言者矣公諱繪字元素少擧進士爲大理評事通

判荆南　神宗時爲修起居注知諫院公即建言宗室以服屬裁
除子之數立出官之法　神宗嘉納之向傳範爲京東帥公即上
言請易其任以杜外戚僥求之意　神宗曰得卿如此所言甚善
誠可止塞日妄求也宰相曾公亮用所善呂肇爲史官公又上言
曰前數月人已知肇爲實錄檢討矣夫公亮以　朝廷名器擅爲
己物私以與人乞正招權之罪肇既罷史官繪亦罷諫職除兼侍
讀御史中丞滕甫言繪有何罪而罷之　神宗於是詔甫曰繪堅
求外補蓋繪未究　朕意繪迹疎遠立朝孤援不畏彊禦知無不
爲　朕一見之即知其忠直可信故擢置言職知之亦篤矣今日
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其諭　朕此意
公知之曰諫官不得其言則當去經筵非姑息之地終辭不受未
閱月再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擧青苗法
在廷諸臣皆以疾辭去公獨上言曰當今舊人多以疾求退范鎮
以年六十三而去呂誨年五十八而告退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
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在朝諸臣

宋紀三一五　三

一朝遠去　陛下可不思其所以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
春秋夫春秋皆大經大志所載聖人之言在一字之褒貶其意至
深宜學者研窮深味究其微旨何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公又言安
石不知人提擧常平使者暴横公論免役有十害請罷之曾布疏
其說　詔付繪分析公執前議遂罷以翰林學士知亳州徙應天
府又徙杭州再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學者欲加孔子以帝王號公
曰孔子帝王且師之不可加以帝號若加以帝號則尊而非尊矣
公嘗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荊南節度
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擧太平觀起知興國軍　哲宗即位徙
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時公老而有疾不食享年六十有二
而薨公漢州綿竹人也爲人放曠不羈不畏權豪有言必言吏事
敏給爲文立就所作有卅八十卷行於世子皆蔭授家甚貧公既
殁余嘗思其行愛其才有士君子風鯁直之概不與庸衆同余故
不能無言謹爲之銘
待制楊公　職爲諫官　立朝剛正　事君忠直　時在

神宗　數言諫諍　不畏彊禦　不懼權貴　惟言是盡
幸　天子聖　知其忠直　心存王室　納諫如流
不以黜陟　常居言路　或爲耳目　或爲股肱　以廣見聞
昔之比干　身遭剖殺　今之楊公　愈諫愈得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六

蘇文忠公軾墓誌銘

文定公蘇　轍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　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姓蘇氏諱軾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遍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以時進止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

例欲各[illegible] 上曰未知其所否飲或如蘇軾有不能[illegible]
猶不可[illegible]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 先君憂[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立公與[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
官告[illegible]史[illegible] 上[illegible]馬使[illegible]之公議
上 上[illegible]曰吾固[illegible]以劾
朕公[illegible]之乃曰[illegible] [illegible]人太
銳願 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上[illegible]曰卿三
言 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illegible]以多事困
之公決斷[illegible]上元有[illegible]市[illegible]公[illegible]
不宜以[illegible]好示人 即有[illegible] 祖
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illegible]以進[illegible]中其[illegible]
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illegible]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卜留以一
言自辨乞外任遂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illegible]
兼行水利[illegible]法[illegible]其間[illegible]因法以便民民[illegible]以少安[illegible]入貢
使者[illegible]州郡[illegible]使[illegible]本路[illegible]

公使人[illegible]之曰[illegible]乃[illegible]
不至是也不[illegible]奏之押伴者[illegible]之小[illegible]
標甲子[illegible]高麗[illegible]本朝[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丞易[illegible]然後受之時以為得[illegible]
舉上而不[illegible]姓[illegible]民[illegible]以
定戶等又使人[illegible]其不實司農寺[illegible]
制[illegible]公[illegible]官曰[illegible]制之坐若[illegible]
司[illegible]律也若何使者[illegible]曰公姑徐[illegible]
之害[illegible]人私以為[illegible]
之遺一[illegible]
謳民入其家爭[illegible]人[illegible]公按其[illegible]不
視曰必不至此[illegible]之少安徐使人招[illegible]之自[illegible]徐是歲
河決曹村[illegible]山[illegible]于[illegible]白[illegible]
之[illegible]城[illegible]不時[illegible]出[illegible]公曰富民若出民
心動[illegible]不[illegible]城[illegible]使復入公履屨杖策

親入武衛營[illegible]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
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
火伍中[illegible]其徒[illegible]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
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
[illegible]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
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
廷從之[illegible]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
者[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遂[illegible]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illegible]有不便於
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illegible]詩人之義託事以諷[illegible]補於
[illegible] 上[illegible]從而[illegible]之 上初[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止至是不得已從
其請既付獄吏必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從[illegible]
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
[illegible]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 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
上手札徙汝州略曰[illegible]人材實難不忍終
棄未至上書自言有[illegible]有田在常願得居之[illegible]入久輸

可士大夫知 上之[illegible]不果復用至常以 哲宗
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為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
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illegible]不相入子厚每以[illegible]
君實[illegible]之[illegible]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
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illegible]先主[illegible]曰靖之[illegible]播流四海若不
加禮必以賤[illegible]之乃以[illegible]且不可慢況
君實乎子厚以為然君實[illegible]以少安[illegible]朝[illegible] 先帝意欲用
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
正自言[illegible]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
日誰[illegible]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
先公耶[illegible]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
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illegible]
役差役行於 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
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 先帝知其[illegible]
[illegible]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illegible]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意[illegible]

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亦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
足矣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
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
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
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嘗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
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
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以
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
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
導覬 上有所覺悟 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之
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
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為侵辱公以其傷動士
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 上
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
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
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
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
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遷之嶺南公
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
於 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 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 太
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 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
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
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
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
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
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公曰杭水陸之會因
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
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
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

常平米并救荒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從之由是吳越之民
復免流殍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
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
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
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
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
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
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
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
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
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
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
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
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
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
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
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
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 皇
帝 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
意欲求朝未測 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
之禮其意甚薄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
賜之正墮其計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
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
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
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
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
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
舟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
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
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

導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公二十年間再蒞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之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 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并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入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 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為直方賞 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 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

高麗遣使請書於 朝廷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既自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武備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污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眾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自安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眾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練不報識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山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眾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州再徙永州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猶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

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
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
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
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
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
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
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
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
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
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
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
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
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
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
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
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彷彿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
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
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
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
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蘇自欒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
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
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　英祖擢之　神考試之亦既知矣
而未克施晚侍　哲宗早以特身[illegible]閣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
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為去來古有微言眾說所蒙手發其樞恃
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
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
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于南而不同歸
天實為之莫知我哀

吳正憲公充墓誌銘

黃門李　清臣

熙寧元豐間　天子本道德以制作[illegible]官其[illegible]吏[illegible]其力兵
制教令民慎職業復乞小大合宜[illegible]　既已而年穀[illegible]行[illegible]庶為
風俗淳朴四夷賓服有相臣[illegible]左右　天子[illegible]文武日以治
欣欣然不在事幾已未[illegible]以病不能[illegible]　天子遣中人問太醫診治
存問時[illegible]　上[illegible]恐[illegible]　群祀大赦罪人十月乙卯
太皇太后遣[illegible]出公疾[illegible]臨問上　公請　上[illegible]度[illegible]不
食復請入對　上使[illegible]　[illegible]則手[illegible]宮禮此
意公奏曰臣受國厚恩[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哭哀又不得望見
陛下[illegible]死不[illegible]乃許成服大慰前一夕留
上[illegible]力不[illegible]年[illegible]臣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政事罷相[illegible]手詔[illegible]其奏章
七上[illegible]已明年[illegible]大[illegible]上西大乙宮使四
月甲午朔公疾[illegible]
所[illegible]子[illegible]廷以秋　上[illegible]其[illegible]龍腦
香水銀[illegible]侍中[illegible]其子孫七人家以行[illegible]上太常
謚[illegible]太常[illegible]公在[illegible]華[illegible]不
苟不妄動[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出
十　主上[illegible]其心不以己之私害其[illegible]守方[illegible]之時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中[illegible]長[illegible]藏毛[illegible]公道[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公[illegible]東[illegible]幾十年[illegible]少[illegible]
遷其後[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指[illegible]而可去[illegible]宜[illegible]上
[illegible]然[illegible]又[illegible]臣[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清臣再拜[illegible]公[illegible]名[illegible]有[illegible]君子
[illegible]後[illegible]生[illegible]字[illegible]其先為建州[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南方[illegible]下[illegible]至公之曾[illegible]不仕[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鄉[illegible]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家[illegible]大[illegible]郎[illegible]公[illegible]及次兄京[illegible]

皆科選高等知名而公試武成王廟亦第一學者誦其文明年
中第釋褐濠州鍾離縣尉應天府穀熟主簿兼國子監教授以州
建安縣令兼吳王宮教授他官往往畏怯府中宗室狎習公嚴少
假正色所言皆有拂與雜以古語宗室加嚴憚更為陳除拜事施
講坐所施說 英宗在藩邸公已奇之王書公知開封府公以
濮邸宮僚作宗室六箴上奏 仁宗命分錄與南北宮 英宗得
之書為屏以置坐右又獻所為文授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正屬
迎親在長安公求通判河中府父殁服除知權開封府推官尚書吏
部南曹自大理寺丞遷至太常博士歐陽文忠公判流內銓改
依法宗堯例改京官祖宗以二人常犯法並廢官明日引對與之
忠公立殿陛公即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去 仁宗
命所以然會文忠坐貶奏宗堯父宿衛近故有司用違故按宗堯
文忠出知同州公上疏論宗堯事文忠復留修唐史而公以此改知
院 温成皇后葬宰相議以太常屬修舊禮置議主建官公
意用印紙行文書為私便不關尚書省公即移文附于府按右狀
之亦有言宰相謂公誕 出知鄆事數月 仁宗召還判太
僕寺改群牧判官時五品服從者封節持節制用半非分此八
廄寫紀罷人或附請鄭王自城門以宴舍所用然公始奏令使臣
察問事從三司戶部判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陝州至則監牧
吏傍緣公事為奸者究按法其罷府傳聞送寄取告有舊式曰州
當大道太守周民力買無過客宗事士罷改府不能改道以官舍
寄留防營師用殘失亡有所以亂官者北京西路轉運使唐州
流人自唐歸者往後五百戶公悉以家賦給官 仁宗還制
逐者以行台永昭陵京西財賦輸治州者莫知所出公條予調度民
不知勞然而耗散之實少久事之守臣請輸河南鄭州當減者
前不道使者不到公命刺乃知偕人其為按亦稍罪之者
人子弟有亡罪犯者亡所附部中 英宗即位以還左部
使淮南路大理寺以前相知潁州揚氏至于毛州
嘉祐中公行狀以秀州流江南逆上部郎中入從河南路與
一品服道東京師前此 英宗數訪公所存及對加勉勞常召

爲三司鹽鐵副使 上即位因遷刑部權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面
辭 先帝知御史因道所以任用之意公頓首稱謝時君卿選官
當草制公言君卿豪恩太重 上為降一等面擢知諫院判國子
監兼判太府寺兼修 英宗實錄詳定轉對封章提舉集禧觀事
上言朝士親殁或葬數十年宜限年使葬違者令可以北水災
地震為河安撫使時城郭宇倉廩流亡者不善吏萬引其廉良
民心始安還朝中書進擬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詔以
他官代之留不行以知諫院辭改知審官院權判尚書禮部管
勾都水監會以錄成遷右司郎中權三司使公事鄭州守試解涉遷
法非是詔學決未當公曰罪付奏慶得不發召入翰林為學士權
三司使遷給諫議大夫權發遣副使居位數年詔諭中書稱其盡瘁
事同拜尚書工部侍郎兼樞密使群牧制置使京城騎馬
舊以三月出牧八月還廄飲田十餘萬頃牧卒苦擾而馬以暴
露風傷月乃使人與民耕取其稅食馬自是罷出牧馬卒遇寒月令
所在留投使須仲春乃上道全活者衆又請十惡非死罪許原赦
勸其自新置武學收召謀畧以養將帥之材合禁兵疲老者為黻
尚居于城中擇文臣稍差役及建募運檢兵曰土人知道路徑且
無服勤成也九進賢良諸陳其同列服其精審由當事多施
行者王荆公辭位拜公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請置局修
仁宗英宗史命公提舉乃為凡例以進賜對天章閣又言勝功
臣號本唐衰亂時以寵尉武士大臣豈宜用此及建置大臣皆從
其請十年為南郊大禮使因言明詔太廟在仲冬是為承時而功
不預配享郊主禮不先謁景靈宮書以公議為是時天下
大法已定內外晏然事關大體多人主親決公退食辭謝家人未
嘗一語朝廷事其所降左右措置機務進退人才至于詔令已下人
始知之亦莫知其誰何贊助議所主出然論者見其君臣相與之
間從容集然帝一時更制功見太平則知宰相必有以當 上心
而其事業不得言陳而可見也公家自正肅公貴曾祖已贈太師
祖贈中書令皇考贈太保及公為丞相皆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封唐魯韓國公祖妣陳氏亦自吳國太夫人更廣國祖妣葛

氏自越更唐四姓李氏自錢更衛國公娶李氏右諫議大夫肯之女封鄭國夫人子男三安詩國子博士安持太常博士權群牧判官安時太常寺奉禮郎早卒女四長適殿中丞勝賜發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呂希績次適光祿寺丞袁伯卿次承事郎祕閣校理文及甫孫男六儲偲佺仰僅僎倬大理評事餘皆守祕書省校書郎公學術通闕古今其文章論議簡當無長語以經爲師有遺藁五十卷享年六十元豐三年十一月丙申葬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之原銘曰

惟氏自吳 源自太伯 季子不侯 爰徙厥澤 彔彔仍仍

重雲累曾 遂公之先 始徙于閩 考遷京邑 出益以振

公生而異 早凝粹秀 考共弟順 發聲自幼 道學德物

取用有餘 彝倚弗跂 中毛之居 惟 聖天子

有偉制作 匪我相目 孰與究度 法令斬斬 書東油油

兵閒十載 最敏于時 天子聖矣 相則吳公 帝命厥勛

斷龍宗祀 隨王不窶 某若不勤 後千斯年 人有遺則

王懿敏公素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公諱素字仲儀故宰相王文正公之子其先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贈魯國公諱徹皇祖晉國公諱祐皇考魏國公諱旦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魯國夫人田氏祖妣徐國夫人任氏秦國夫人邊氏妣榮國夫人趙氏雖公爲孝實相 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當是之時天下衣食滋殖百官各任其職而兵革不加於四夷可謂賢相矣方其薨也公猶未官朝廷錄孤以爲太常寺太祝遷大理評事同句當太府寺斗秤務天聖五年及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又召試得通判穎州更懷州待制累遷太常博士又召試得五品服且宰相子比皆用試得帖館職公獨以大臣親嫌故抑之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濮州遷使欲加賦掘河之田公言曰者河以本道而民困於失職今大河新遷流者繼未盡復可益以重歛乎於是詔罷之七州毋得令民過出租以都官員外郎知宣州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以爲侍御史道輔出亦出公知鄂州罷置民計口

給輸者人從之以職方員外郎知宿州慶曆二年改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同判國子監 仁宗方銳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諫官而歐陽脩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數上所知顧思無所發言凡朝廷欲有所更其初不出于士大夫之論則中書不敢以上行願 陛下推威福之權明刑賞之分事如無可疑毋久下議而制徒爲紛紛也僭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浸漓不足以盡得人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古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歛令內外無名之賦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呂一成所入其用兆急者皆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員文請重公又言方元昊叛兵久不解財用不足官給金帛以佐軍費請宮掖以當賦者斷其半公止 仁宗閻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之方公又大臣時政始思上所言者人所難言者未以北知之制行之堆獄爲它日法爲諫官所得備公等四人面諭曰卿等皆 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特皆賜服章非數宰相言也於是賜公三品服於天章閣

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方置按察諸路皆以苛爲明獨公爲不苛人以爲長者自按去者民獲析二稅羨餘錢數十萬朝廷因以戒諸路以刑部郎中爲陝西路都安撫使知渭州未幾召爲鎮河東轉運使劉京市材木制下御史臺京自以臣坐得罪命公所市無私民指摘公知華州既而言者又以開公嘗監宗御史臺行撾省爲連姻其罷坊時不以其事聞既奪職責行分洛公識知江州未行改汝州更知鄧州丁太夫人哀服除知兗州復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州即拜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還判三班院以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城鄉邑入都城中詔取京都何御從賊陰宋營門公遣部止之曰方 上不豫軍民震恐若搖動不禁當門更以動衆耶公於時拜工侍檢觀察揮郡下爲之肅然嘉建請出使陝州以主此事置八節官決輕罪發放司勾朱官以檢積達後爲見旋行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先是才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府傳之費至則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困而不能

洪公之一切裁以之省其非其鐵錢唯行於兩川歲加鑄無止
故錢輕而物重商旅不能通行公乃奏請十年而物價平以平利
川陝饑公遣使發廩賑民得無流徙盜賊遁下而公奏至上以為
嘉之公為政在蜀人情蜀人以公所行為王公異斷復知開封府
為群牧使知許州鎮諫議大夫以事中尚書左丞仍 英宗初
由遠在[illegible]以[illegible]平九年秋[illegible]古與公
知審刑院[illegible]不合[illegible]以[illegible]明[illegible]學士
又知渭州既入見 英宗大諭曰 朕知學士[illegible]願朝
廷誰可為者其勉為 朕行[illegible]
來比公馳至則虜聞去矣公至[illegible]將有因留不得其
歡心又善拊敵情[illegible]十餘年[illegible]而
兩城廢陴三周為[illegible]以土地[illegible]戶[illegible]出
入之法自皆殺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公為
宋八館使其[illegible]以自保[illegible]曰[illegible]我公之德
所部東西兩路巡檢以[illegible]手不得以自便公曰此首前曰
[illegible]民之[illegible]耕田里遇[illegible]之[illegible]士[illegible]為
[illegible]路[illegible]川[illegible]使[illegible]大[illegible]未
[illegible]明珠[illegible]閭[illegible]道[illegible]富以軍
[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軍[illegible]輕而
無往[illegible]更敗公曰[illegible]死則[illegible]青[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官[illegible]水[illegible]也[illegible]賊為用[illegible]
[illegible]十族[illegible]公[illegible]
而[illegible]曰不重[illegible]公曰吾在[illegible]
入[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入城[illegible]使[illegible]
人[illegible]入[illegible]若[illegible]公曰若[illegible]東去[illegible]
公[illegible]中當且[illegible]知[illegible]此[illegible]乃下
令曰[illegible]有[illegible]皆[illegible]而[illegible]將[illegible]
服[illegible]如公所料[illegible]為[illegible]安撫使知成德軍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青州[illegible]使[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明[illegible]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東四路[illegible]安撫使知大名府[illegible]公曰若[illegible]

[illegible]城乃命先具所[illegible]以捍城[illegible]水果至人得無恐至
今人[illegible]公所作[illegible]公勸大姓出粟[illegible]者十
[illegible]萬人及公去州人遮馬[illegible]日不得前又改徐州[illegible]
辭不佯[illegible]司[illegible]以疾求補外留[illegible]
泉觀又知[illegible]州歲[illegible]乃言臣[illegible]不能任君事[illegible]於朝
[illegible]加[illegible]致仕職如故[illegible]致仕[illegible]公與[illegible]朝廷方
施用[illegible]去公昔以學士就第時人[illegible]公少[illegible]有大志人不敢
以[illegible]及[illegible]在朝[illegible]天下事[illegible]上[illegible]
不[illegible]士[illegible]引[illegible]人交周旋
[illegible]不至不[illegible]人凡所[illegible]皆一[illegible]去至公[illegible]者[illegible]
出公[illegible]中朝[illegible]政事因[illegible]大臣因[illegible]
[illegible]所為而[illegible]不次用人[illegible]以為明[illegible]及大臣
[illegible]去人莫敢以為[illegible]公[illegible]宜[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以不疑 仁宗[illegible]命公[illegible]史[illegible]官時所[illegible]
[illegible]中公[illegible]原 英宗[illegible]以大用公[illegible]在道大臣入問 上
[illegible]日[illegible]又[illegible]入[illegible]公[illegible] 英宗大[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去[illegible]也公[illegible]於民皆[illegible]而生[illegible]公[illegible]
三[illegible]一朝用兵夫[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自有[illegible]六年三月[illegible]公[illegible]朝一日有
[illegible]公[illegible]其年五月庚申[illegible]公[illegible]新[illegible]文正公
[illegible]下[illegible]之女同安郡夫人又[illegible]氏[illegible]中[illegible]之
[illegible]大人又[illegible]士[illegible]嘉郡[illegible]男九人[illegible]
[illegible]士及[illegible]大理評事[illegible]字[illegible]
二人[illegible]中[illegible]文集二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出[illegible]從公[illegible]公平生所為[illegible]而當
世為[illegible]相大路公為[illegible]公之銘[illegible]不待公[illegible]
求[illegible]觀公之於人[illegible]不能文得附[illegible]於[illegible]世以信
其人[illegible]公為不[illegible]銘曰
[illegible]宗[illegible]公[illegible] 烈功配食 後人[illegible] 公[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少 進[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長 [illegible]

一旅不驚　終公之去　公去幾何　寇猶在野　造膝抗謀
皆出公下　治平之初　必進謂公　歲儉來還　孰謂不逢
公猶有施　公則思止　尚書端明　頭宜不煒　公言猶新
刻詩在珉　竹之謂誰　惟時三人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梁莊肅公適墓誌銘

文恭公王珪

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父為翰林學士卒時公為最少未及仕宦
乃自類其父所爲制詔奏議并自所爲文上之　真宗覽而嘆曰
梁某有子矣即除秘書省正字天聖初知開封府功曹參軍故宰
相呂夷簡知府事時器公材以薦諸朝知蘇州崑山縣知梧州五
嶺內僚命時折民稅已而其後轉運使以調用不足更復折之公
言用殆不能給遂各使折至分以便民還爲當在京諸司糧料
院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楚州廢苑口待闕二埭先是漕臣患水高
故道堤以苦水久歲費舟軍壞而公私不以爲便公因大發夫濬
牢而廢之明道二年天下饑任尚屯其公募大姓輸米作糜以
活民家者若數萬人以太子中舍監在京廣衍倉景祐中進士及
第換中允知進賢宣□□常滑支縣市帛七十萬後三司益至
二百萬公謂其去本以急下名而抑兼并分收多則傷農見取之
未能上朝廷爲罷其數如初其年南郊赦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
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爲勸　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召爲審刑
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挾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
上請讞當以不見傷爲疑公曰殺人以刃尚可拒以詛則其可免
乎卒以重辟論會有男子擅闖端門上既又下廷中於是左右大臣
莫不以爲瑞公獨謂此求勉宮庭此何瑞也願出開陳奉對　仁宗數
以所上言稱之御史中丞薦公材任御史中書以法未應除明日
詔用爲諫官中書又以爲言　仁宗不得已乃授太常博士提點京東
路刑獄爲開封府推官遷右正言直史館判職官句國子監奉使
契丹斯降權三司戶部副使任中師與公有親嫌公辭爲諫官乃以直史
館判大理寺出爲淮南轉運使兩□知審刑院與宋庠同議
茶鹽法十數事上之詔行之計其長言知諫院後以□知樞
密院西班所不可役與撥家龍圖閣直學士
張存知延州不行更其疆事不任事尚即乞入內都
參守中丞所言不可許定延路鈐轄

其徒私從賊退走陷二大將宜即誅斬下可棄卻知淮南試林族
千餘人夫勢窮歸我却之是甘寇心脫納而撫之從戎得力可比
求邊儲不充欲乾告紙令于天下百姓紛然不亡安宜早停止之
北京大建宮闕徒費無益當有所裁節 祖宗時以賦試進士得
人不爲少今罷賦試從其名則内不在 陛下而在有司且
如舊制便從從公言又首與御史中丞賈昌朝較論德以求免于
康定財用出入之數内自宮禁外及權貴而下減自身所賜以率
慶曆二年權知制誥判昭文館知審刑院契丹遣劉六符來報亡
以欲納款朝廷命公復聘契丹已而元昊果令賀從勗奉表至境
上又命公使延州定元昊復臣之禮入爲翰林學士舍人權判吏部
流內銓權發遣開封府事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之明年以給事中知
兗州兗本州所產鹽禁歲與民鈔者不可勝計榮請罷鹽禁舉十
八九今多所存唯三台戶僧破產不進公質有力者使主台十年了
一官考足台無破戶而官所差鐵石俞歎閣閣直學士知河
陽又爲樞密直學士判延州使知延州兼元昊既歸延州邊俄

琬琰二十八

寧五內地後安定黑水園林三寨置榷場于保安鎮戎軍招還金
明寨戶三千餘散元昊曰前所掠番漢生口有詔部還不復還矣
遣人營責之然而公卒不遣告歸至鄭台舉事過京除翰林學士
遂改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又兼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年
上田家以前手自占城成兵患還其非要害地保所受供給之又
省西事以來益置官百餘員事又一當十大銅鐵錢以前三民間
不復敢鑄錢物價以平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復知樞密院爲
下群牧使與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共定法事所用斷例除倍中經
干法吏不得以高下皇祐元年拜樞密副使安設大夫明堂禮
恩進給事中張堯佐自三司使除宣徽河陽節度使景靈宮使
臺諫官連上封不報又力爭 上亦紛紜不能已 上欲令中書
戒厲大臣不敢言公獨進曰臺諫官盡言有以合
陛下所容從寵堯佐大臣亦幷所以全后妃之家臣請寢代棄依令徽
景靈宮一使取戒厲乃不行廣源州蠻儂智高與交趾相攻州又犯邕
江九州進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 上欲遣使招安命廣州將賊

將高臺鎮安謀按臣言知高頗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初欲予之公曰
若兩廣 非朝廷所有臣不敢與聞因令樞密副使狄青爲宣
撫使以經制南事及賊平 上顧輔臣曰卿非用與適言南方安
危未可知也御史專行唐介既彈宰相更援致舊臣 上以怒召
二府付介所留章示執政上殿上不去公曰宰相當御史當驚邪心
介下殿遷中書令依政明年參知政事契丹又遣使求公國書中
加稱 公亦大契丹仍以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是詔書
樞密院共議之公曰此易與爲當令之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
小彼國號今無故另爲自去也且年賀正使乃從稱大契丹如故
五年遷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入內
都都知王守忠以老疾乞求爲節度使公謂宦官中相曰以內臣無
除真節度使者守忠雖 仁宗念東宮舊臣獨守忠在已宣許之
公執以爲不可 帝意未決公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
內臣爲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矣乃得不除張貴妃薨治于皇
儀殿公曰皇儀不可治妃喪狀宰相陳執中不能正其事又欲以

琬琰二十八　二

公爲園陵使公曰嬪御無園陵之制始定葬于奉先寺公既與執
中內不合言者得以奉聞傷公公亦數自請罷乃以本官知鄭州
歲數日以觀文殿大學士復爲秦州時初建古渭寨野州據邊閒
爲番戶所據鈔及益兵拒守而它戎部多以爲疑公至則具牛酒召
其大族聽命擬定之罷所益兵而番戶終公之去安然自
居公兩在秦民爲立生祠其家以衣內公還尚書左丞知永興軍西
人盜耕屈野河西田數十年朝廷以使定封界使公拜公定國軍節
度使檢校太傅河東路經略使知并州盡以役所人所侵地 仁宗
遣使募其之末能熟得歸其罷立中壹臣寧夏使檢校太尉
知河陽 英宗初易昭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公被疾不已請
曹州又徙兗州數上節有司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既
又乞骸骨遂以太子太保致仕 今上即位遷太子太傅以疾元
年 天子親祠南郊詔公入侍祠公以疾不能至 上懷思之不
賜龍茶金帶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薨于鄭州通化坊之里第享
年七十詔輟視朝二日 上發哀苑中百官奉慰崇政殿門下贈

司空兼侍中諡懿敏以熙寧六年九月三日薨于京城私第享年六十七
公少英特初立朝巍然已有大臣之風及歷二府位宰相九大夫
論關氣愉愉得計而已決盡夫而不可奪所至下條教嚴而不苛
化者亦不少然威行施之以恩故其去多見思在諫垣尤有盛名嘗
亦為之遠去舊弊　仁宗杜貴妃之寵正內治之事晚歲勸立皇
太子以定天下大計其言世多傳所著文集二十卷曾祖諱徹
祖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追封晉魏周三國公
曾祖妣衛氏祖妣某氏妣趙氏封韓唐三國太夫人兄旦祥符
中進士第一人及第最有名娶任氏封越國夫人七男彥昌職方
員外郎彥明都官郎中彥回屯田郎中彥通彥偁國子博士彥昇
殿中丞彥宋光祿寺丞三女以嫁尚官員外郎張[illegible]秘書省秘
書郎王[illegible]光祿寺丞程[illegible]孫男二十二子駿子王光祿寺丞子
美子厚子野[illegible]理評事子[illegible]建子宜子稱子華子如太常
寺大祝子顥西頭供奉官子宣將作監主簿子疑大理評事子問
子偉[illegible]子[illegible]子孫男[illegible]銘曰

公世有文　自周實發　匪文發之　而文又繼　[illegible]獻維公
載前不疑　一心險夷　卒成無窮　公之秉鈞　風雨和豫
行道之人　式歌且舞　事有未安　子何敢泰　以規以劘
維義所在　公臨方面　神旗豹尾　風驅雷旋　萬旅一旆
維公勞勤　匪內則外　亦有寵名　文武之對　於皇
仁宗　始終知公　出入將相　一時之隆　方其告休
公則未老　翩然夫歸　高風是蹈　崇崇圖丘　巍巍在祀
有懷公來　公卒不至　葬公何阡　執政故里　公名之哀
以遺萬世

王懿敏公素真贊

文忠公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
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
以定公列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猶是之喬木封植安養自拱把
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
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事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去者
惟世臣巨室為能今嘉祐中治成於王公於成都其後公事於
政而公自許以將鎮平涼方是時屢大舉西羌寇邊使攝師事與
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踊
躍傳呼旌旗改色鼓角亦為之震動即日解去公至宴安將佐而已余
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
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
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留飲堂上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
見子歷官之來吾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
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　配命召祖　顯允懿敏　維周之虎　魏公在朝
百[illegible]折止　[illegible]在[illegible]　有開其聲　高明廣大　宜公宜相
如木之喬　宜宮宜堂　天既厚之　又昌貴之　如山如河
維安宜人　彼[illegible]人子　俛仰其[illegible]　汪洋千頃　莫知其野
昔不觀此　觀王子[illegible]　晉公之孫　魏公之子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八

范資政百祿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紹聖元年四月詔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范公知河南府留守西都既拜命閏月壬申以疾薨于河陽府居之正寢年六十有五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賻恤有加以右銀青光祿大夫告公第其年七月己酉葬河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池原范氏之先本家長安唐末避亂徙蜀爲成都華陽人公高祖百福字子功曾祖諱通贈太保祖諱度贈太師考諱鎭以禮部侍郎致仕贈太尉曾祖妣張氏祖妣李氏龐氏妣郭氏追封嘉壽唐國四□太夫人太尉五子先公中大夫爲原公其季也少穎悟奮發力學不捨晝夜季父忠文公文正公爲一世所宗太尉携公入京師忠文奇之曰廊廟器也年十六游太學諸生少之已而文稱聲名在千百人上衆乃驚服擢進士中第調爲□雖天府□□□□□役民夫數千人公拊循愛養不一月工畢蘇人德之相與爲佛事三日爲公壽以薦者爲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除調絳州龍安令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濮安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帝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今宜安懿王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皇而六部□□水涌井溢又曰太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內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又陳十二事以勸　上德考官第策入三等　英宗覽其書欲不次用之爲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秘書丞知□州□□□　國朝制策三等惟吳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焉丁母國太夫人憂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公御史召對固辭　神宗從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發運司應詔於江池等州市木修金明池橋梁郡縣以戶等科之民以爲患公奏曰　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縱今有司乃以方土所無有而采市於民科官吏督責或有不堪其求者矣

以罷之從利州路閬州兩稅外有新稅自唐僖宗幸山南免其征移之閬中出入山南軍兩閬重公請免新稅歸山南利守用武臣有周求以前以賦益廢公又言至道前文臣知利州其後以右職兼監押兵務文臣所遷界今領郡政名實兩失乞選文臣知州作武臣監押分兵則分正事任一皆如所請涪夷犯清井官軍與戰□□帥使者經畫措置從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既而擒正官作本爲寧□□□討以弟遞于軍所□□□羨數千人□□□□將□出□□功□□□之公論以殺降之禍未聽亟見本部之日千人若子孫沒□□以□罪君將哉□手本□□害屬官程之元特換界□□其□還同知□州荒民流公三上表□以開□□□行大臣詔其所用使各書以對所以然休安斯之策又言民方困嵩而定令未以□有手實告匿之法有保甲給之制臣聞治務□年□□□何□□入不安民而亟欲行法日之人因有未便以後□此而至於□□□之餘深不恰乎□□于還也哉乞以臣□□後奏疏論大臣使讓□人□之急務並遣□令之未便者以故□□民公在言□不爲□□論朝廷小□□所不言所言多天下大計　上亦以是知□□□□□成不知又成增價以民爭糴或自爲閉糴之令□□□□□也不恤□□而猶累年逋負□□□田而平役□又有□□之害公奏以罷又論手實法曰□□手□□□有□□是法□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又不知其害而至於驚動其生民治亂之所係也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訐家家有告訐人人爲仇怨禮義廉恥於此可得乎設若役錢由此均而使四維飛失所損孰大其後手實竟罷□□□行郡縣吏不□□輸以罪去公奏曰立法之始敎要之以禮□成物之終□□之以□□□□其罪使得自新五路兵置三十七將選□或非其人□任將兵□許辟召而不□□□□□公上疏□今大將未命而已除將佐有以勳□□□□有以□收有□嘗□□任□□□□以故辟□□□而才無□□碌碌無他能□□公□有微功而遷官□選□其事若功□大將□□之□校其所長□而任之又列其

其並伏者卜行為人姓名以上且面付之新格奏以詔約以
以備差發𤨏屑甲以前重容所長吏不得而預然匪人十數爲
之才雖一夫之勇但可為人指蹤而不可位衆也況又委之辟使
自許以察官吏小人處此必有乘時邀虛無假紀律不明平子之
兵何所不至乞依將所舊制揀佐外分數納節即付之川縣而
罷之諫 上善其言皆見施行選人萬從上書言事語狂悖當遣
官詰責雜治公請對奏曰更進者衆故可有所論治之目成
其延蔓之帝覽奏色厲曰從容狀公對以狂生妄足為 陛下
輕重以天地之造論此谷貸過足以增重也帝改容嘉納詔
赴之狀執政有忌公者詆諫官班以沮之公又辭曰 陛下制兩省官
不必正員行其事則立其班所以明分職勵官守令修起居注直
舍人院則綴兩省知諫院則出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恐不悦會公
與御史台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吏以 仁宗御製詩賜居母有后
族意更許與刀鋪以龍方訟懈而章相表與士寧座善御史徐禧
言公鍛鍊士寧乘公奏士寧以惑愚蒸狂帝以致不恤當時無赦
禧縱出若累以為大臣不可以任刑獄朝廷以公吏知雜御史承
旨辨曲直上者直禧公坐落職一官監宿州稅久之 上察
其非罪既除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官制行為司門郎中
遷吏部元豐七年除起居郎明年召試中書舍人司馬溫公議
復差役法公謂溫公曰熙寧初革差役為免役法之行罷開封牙
前數百人而民甚悅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法之害今第減
出錢之數以寬民力可也溫公不從又議止吏用差役受財從
重法加等論公以謂刑房開就不可且謂民挾怨今日執事
而受財明日罷役復以財進人既以重法繩之於是當黥衣絡於
塞道路矣溫公曰微公言幾成其遂已之是年冬使遼接伴者
祐曰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圍飛
放否公曰無有也 上日出視朝近臣奏事官各以其職進已
而御便殿召儒臣講讀經史退則閱中外章疏以修政事此所
以為樂也祐嘆服及至同館說儀制公充台國信使引左番而
不問 皇帝聖躬公一以儀未盡也何獨問 太皇太后而不及

皇帝必正之乃可館伴求復問北朝皇帝不可改公曰所言可乃
之矣邢州獲諸閥嘗盜而從之遂出官間使路擢刑部侍郎以
強盜及故殺闘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校例貸免而溫公為宰
相死公請問之溫公曰強盜可問也殺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
告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謂之不疑原情而謂之無可憫
則不可今乎之死則二殺之外白延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
獄歲以萬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溫公復書曰闕而拔
以向可貸也因田稼而殺人牽牛踐田奪之牛且不可況殺人乎
此介甫鶴輪獄也公又曰昔楚子成陳而縣之申叔時乘其滅人
之國而復之也故有蹊田之語有此說不易遂之牛而公自
矣今也初無設之之心非若利於得牛而有之也遂責之死與還
之牛豈不異乎遂為例刑其之宜當從舊其可得耶溫公
不能奪卒從之朝廷以公議論持平真拜刑部侍郎先是元豐入
年詔天下奏獄不當者可問遣刑部嘗至有
情以合法者可爲而叙奏者免駁劾
至元豐刑法不得用例貸配有不當即奏劾自是官
吏畏罪不敢以聞元豐六年至元祐二年冬十月終死者倍
者之數以謂明年春獄門下省多駁正當貸者皆欲殺公奏以告
不可恩又與執政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乃以書勸公從執政
意公復書執政怒言於 上有旨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
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虎刑部大理所奏獄慮若可憫情法輕重
之狀有異同者以上公白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疏極
論其事疏奏始公請既有諸問而復論刑部自是中外奏讞
無所疑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擬例從寬免死入年其所活
不可勝計矣累遷吏部侍郎右選官凡累歲乃得已既赴官宗室
許占則成資即罷去為無窮者患之公奏請宗室外官不問周
學公族且使在官無非次替移之時患員多無以處公檢索
路久闕員而州不以報者百餘所亟補之人情悅服外選所以便
遠官久而有俸倖公請用集注法人皆以為且須詳定首敕令
以患吏擬究嚴加發決以白宰相宰相慶從其半公不可曰

失職者衆法令不行必矣若以漸鎖之自今犯者及死亡者勿補不
數歲所減過半矣宰相不從於是吏存之去者[illegible]至有存
者子弟[illegible]作者書成賜金帛公前詳朝廷從之初元豐四
年河決小吳凡埽初水官請於北京之北自孫村口引河還故道
宰相王之親論異同不決三年又命公與[illegible]中趙君錫同行視公
建東西二河觀地形究利害而東流高北流順下河不可回中
全師駙馬[illegible]陽關[illegible]律[illegible]水使者李立之曰河決
小吳水故道已不可理可以宜勿復[illegible]以後見大河歸納
修立隄防公又以所得　先帝詔書并陳之時宰相多以回河為
便見公言不悅既還尚書省以河利害且開大河東流為甲
成之論安自大吳決由界河入海[illegible]又界河[illegible]則河[illegible]
北流主事中失險阻之限公奏[illegible]雖有限胡之名[illegible]
之實今一旦水又異昔時決足以塞塞而決果足以繼并而[illegible]
其水即[illegible]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於此今四十二年
近無違[illegible]亦每人言以[illegible]自河之氣起首以此為[illegible]
是欲動朝廷煩[illegible]若謂河汎溢中失險阻之限是大不然[illegible]
太吳初決水未有[illegible]不比去今河流入自吳入海[illegible]界入滄
州議不宜[illegible]設若此則中國據上[illegible]北[illegible]不[illegible]之
乎自古何奴入滄之路朝那[illegible]中切方[illegible]門上郡大原
右北平之類無險而不入豈[illegible]界[illegible]是限也哉又進對　二
聖以公之言為是於政事堂大臣曰河不[illegible]可以否公曰黑草
論列如之何不可又十數日而未有定議公再上[illegible]其不可
且司本朝河決以[illegible]已[illegible]復決未嘗復回於故道也今河行大陸
之西至于[illegible]北[illegible]水至于大陸[illegible]分[illegible]門由闊[illegible]道
會衛流口入界河而歸于海合禹之[illegible]前人[illegible]而不可得者也
元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入年以後乃有[illegible]
旁以自述[illegible]視究見利害而大臣[illegible]未[illegible]
之兄小吳之決　先帝神機[illegible]不下堂而[illegible]萬里之外順天地
[illegible]之性[illegible]川脈絡之理明詔中出藏在有司大略以故道[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復更不[illegible]近心服人無異論今一[illegible]先乃敢變哉

它日能公[illegible]以為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明典刑[illegible]入即降付外[illegible]
[illegible]就改奏事　二聖[illegible]以[illegible]能[illegible]設詔下如公奏[illegible]最從[illegible]
夫費財[illegible]官所不能[illegible]利[illegible]周[illegible]出[illegible]六路皆[illegible]州之
民[illegible]以[illegible]可以成之功而成之且有後[illegible]罷抗[illegible]
論其事[illegible]以其為吏部久不[illegible]五年三月翰侍讀王[illegible]除翰林
學士時[illegible]詔[illegible]官[illegible]對公[illegible]進言分別邪正自古
所難惟[illegible]直之人成天[illegible]世
[illegible]或[illegible]士[illegible]名節[illegible]上言或希
合[illegible]或[illegible]利凡此二者[illegible]情非一不可[illegible]舉
於是[illegible]主以其[illegible]正[illegible]邪以類相反
凡二十條[illegible]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illegible]無
誠矣　上[illegible]公每[illegible]所以啓迪人主皆仁義之[illegible]與夫
前古[illegible]亂[illegible]自正心任賢[illegible]事[illegible]
[illegible]西夏[illegible]反西[illegible]事之
城旱以　仁宗[illegible]三事進[illegible]得失[illegible]
朝以避正殿[illegible]太官減膳以示[illegible]又曰因災異求直言　仁祖
[illegible]比　陛下即位之初[illegible]詔求言逮今五六年一日萬幾四
海九州之廣[illegible]一夫不獲一事失當形於人言從而[illegible]之下可
以[illegible]人心上可以[illegible]天[illegible]可不務乎[illegible]所在不[illegible]
公奏待[illegible]且[illegible]於[illegible]勿[illegible]止[illegible]使天
下曉然知　陛下以安[illegible]不以[illegible]知元[illegible]六年
[illegible]奏[illegible]開封府[illegible]事留[illegible]無[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未及[illegible]開封[illegible]細務公獨
省民事如他州[illegible]五月[illegible]自[illegible]
者[illegible]請以[illegible]言公曰千里之[illegible]而無一人之獄此　上德所
[illegible]守臣之功耶[illegible]不[illegible]召入[illegible]林[illegible]接　祖宗
故事[illegible]國子監[illegible]大[illegible]請　上[illegible]學[illegible]之七年六
月拜中書侍郎[illegible]致知[illegible]不[illegible]郊祀禮官議今祭以昊天
有成命為言公曰[illegible]帝定南北郊[illegible]天地之祀此三代之禮也
奈何復[illegible]合[illegible]昊天有成命乃祀天祭地皆[illegible]

曰郊祀天地不如□□存安所穀于上□□議□□□□爲一路□
哉三省樞府凡八人惟公獨力爭論不已公曰外天下□
禮諸公皆可輕變耶又之辨於　上前宰執皆言化其之□□□
也然　上始不祀直從天地公乃已熙河帥范育奏阿里骨
贈□□久病疾□怨叛領降附乞把斷河南入族開拓□不畢之
地出□數千萬之衆大臣欲從之公力爭於　上曰中國地廣
秋之叛理固不與今阿里骨未有過惡□□成否未可知若
兵窺□先伐可□□者不能以禍□□兵先動矣大臣曰外寇
不可縱□□□之而□其成功公曰此紹聖開之亦不爲也
初公在翰林□□以□□□忠□□□代阿里骨如拒抗即□
之公奏曰彼門相□以來未□當從而繼之示我恩信此守在四
夷之道□可遣人刺□□行職□□□而代之邪安□□
順而受代也臣恐邊臣之功未□□□□□□之□□
不伏之心及是再請公獨不從其後□□□降者而阿里骨□
順如前日□又□□□□□□□□龍川二城大臣嚴□□□

府亦欲遣書以止公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則時出居民□
得安全後欲棄之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爭論何時而息况枝葉
之初若從御史□勝□來可知耶公於御□□不欲生事　上多開納
水官請爲回河之計增堤埽進緡錢公固守前□又奏曰水官□
過北流歲月既久與東流南北安得不數□別奔□東□而東流不能
吞納爲禍必轉大不數月東流大溢決夜□入內黃而□□□□
被水患如公言公罷政之明年朝廷又命中書舍人呂希純數中
侍御史井亮采同按視亦無以易公之議距公初使凡八年右□
蘇公轍留除□以言者罷公曰河北也其不可□蘇公制下即□
罷黜□□山補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
士大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內剛外和始筮仕□□
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任卿相所言所行必□□□□
賢樂善以人材爲急□一□若己有性□約好□□自奉□□
寒士而親戚故□之□若表□□□嫁必待而後具□人交始終如
一在朝有大事大變之至誠而已□□□人曰吾以□□□□爲□也

兄事君平生不忍蓄怨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
否事以讒不少貶以而不甚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
於詩文章精確典雅有古人氣格所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
內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娶趙氏屯田郎中贈金紫光
祿大夫宗古之女追封□郡夫人再娶宋氏職方員外端平之女
封□郡夫人七子祖德右宣德郎勾當京東□司祖脩右承
務郎勾當嵩山崇福宮祖述右承奉郎勾當西京糧料院祖武雄
州□□□官知開封府祥符縣□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
禮部□□登進士第祖和右承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三女長
適□□□法參軍某□子□□未嫁孫男十三人□□□夙成
□□□□□女十一人前□葬太學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
之太常史官諸孤□銘□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交□常
以□事父所爲皆可法　上之親□祖□□勸□□□及公入侍
祖禹□避不獲命又子先□□讀□同進□□□左右公既輔政
祖禹繼□□□□□□得□□公出□　上□□□□□公□□

內朝凡五年及出守陝府省公于家而□□□至何痛如之惟古之
君子論撰其前人之美而銘之後世乃摭杜君之狀取其繫朝廷
大者實信紀序不誣不□以銘曰
惟我范氏　隋唐之裔　自蜀成都　世顯以儒　公來造庭
英祖親策　古人所難　帝嘉其直　入□□□　神考欽明
蹇蹇匪躬　帝諒其誠　置諸右史　以□聖□　乃發書命
乃議□刑　必本于仁　必正于經　河決而北　謝方其咨
二聖命公　往制所宜　行其無事　惟禹是師　數文禁林
入侍經幄　辨別忠邪　以裨聖學　中書□命　考慎其人
發□□司　帝□良臣　公拜稽首　惟□于茲　在始慎微
庶幾不□　□有可否　惟□□之　秉義執德　匪石不移
入輔出藩　四國其治　天奪之年　不究厥位　有洛之南
寔惟土中　刻銘幽宮　以昭無窮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九

蘇丞相頌墓誌銘

昭公曾　肇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蘇公薨
于潤州訃聞 上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遣中使賻賵其家明年
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丹徒縣義理鄉五州山之東
北阜維蘇氏出帝高陽之後昆吾之子封於蘇子孫因以為氏在
周忿生實為司寇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仕漢東京後十有
三世而綽威後顯周隋又三世而瓌頲相唐繼列益大至本朝五
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祖書生始仕何如相歷任五世矣昨元臣退
老十家始終一德可謂盛矣瓌世家武功元和中曾孫延卒光州
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益從王潮入閩生光誨仕閩為漳州刺
史居泉州同安遂為同安人當閩亡歸宋平盛自功除衛州知左屯衛
將軍居其十子至高平益附其子得益所葬人名籍于內紙其之
左衛闕之首曰見有葬其後以大見為公曾祖也其贈司空司
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衛將軍贈太師福國
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正起家終尚書工部郎中仁宗入翰林為學士
議論文采震耀一時有傳國史贈太師魏國公十四州故令為州
徒人公曾祖妣張氏祖妣劉氏皆氏妣陳氏封國太
太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敏甫能言輒誦書不忘公自刻
力為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上第
勵敵衣待步所交皆當世豪俊公任不就舉
進士為別試第一遂中其科調江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
官徙知江寧縣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
公時為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類以治公為五千近臣之薦為公
召試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身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
集賢院書籍九年恬靜自守宰相當躁公賢之問所欲
求補外二公公稱親老以知潁州仁宗山陵調發公為安
土度有餘高估白為市民不知擾而罷取他郡頴人德之
罷知開封府公事肆汝行盟四州以疏

內外水增丙北諸將屯兵修備非常明年果有水齊盜起長垣至
城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為度支判官向書工部郎中出為
淮南轉運使 神宗即位召還公名又即位公國差往契丹使
少國大宴使出避開門從入救公不為動
門四使成之是夕人謹有緩救兵
亦從東開京師使還 上謂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
益知公為可用又使往南入辭勞問甚備數以召修起居注尚
書禮部判部三司度勘大常熙寧元年權知制誥知通進
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寺二年禮部貢舉公審
刑知金州仲宣受賕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
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為徒隸
得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上方大臣薦秀事判官權太
下中允御史裏行知制誥定詞擢而升朝者
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再下公
言 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寒要者 真宗以來雖
有幽人異行不至超越資品令定非有之資前白之功一言
稱旨便授御史恐輕不已乃言罷可以長者致也遂又手
詔召公對 上引不院高下且曰聽命久
矣得罪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召前位
也大陛下所當罪也退而又論足時
又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後特以付公因執不行
御大臨與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為中寢公以守職不回繳
人望益重門日奉朝請雖風雨石
院學士出知天時更三赦大臨已復從呂而用事者抑
不無得知婺州州歸三班院加集賢
院學士三班院知銀臺司會吳
公止於秘書監歲中復召為三班院知
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拊安吳人延命知杭州
衍會貢有州人公密使捕首惡
十以知年召修國史提舉中

太一宮進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臨決精敏上以為作人
會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符令孫純而所告不當治公坐杖告
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詔推劾御史以公坐失出伏罪而已得
舒亶奏公與純連姻不可以失出降秘書監知濠州[illegible]公女許
嫁李微之子純益李出於微之屬疏李族大公實不知也公在開
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群婢所殺事[illegible]為法官所駁
或謂公寬世儒也婦上以詰公公曰此人倫大惡毋縱有罪公
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既而公[illegible]
移大理寺大理奏世儒妻母因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御史自
逮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昇誣人不可為君自[illegible]
重得罪不從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上閱獄詞見不直治吏
劾罷御史推鞫大理丞賈種民因詞以為不[illegible]于
獄吏家奴與種民抵罪而公得白解[illegible]因人為及世儒[illegible]公
他日然以是為世儒情罷郡歸班公雖坐吏[illegible]而上終不忘
歲中起知河陽[illegible]以復言未嘗[illegible]公亦[illegible]行改滄州入辭
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illegible]事發如此非今也如卿何道人
而自明公[illegible]到任數月復太中大夫召為尚書吏部侍郎知
制誥論公後官長[illegible]法詔以舊官判公[illegible]諸司於尚書省
以從便舊至是命公詳定官制遂復太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
學士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受車服[illegible]恩再遷光祿
大夫母疾在告上遣不已公使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就問趣出
視事會母喪再遣中人弔卹法賻外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服除授
刑部尚書詳定敕令俄遷吏部兼侍讀除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
月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綜
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
服而去其修敕令必本大體務存[illegible]所啓迪及[illegible]
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非專主己理有未當
亦不苟從侍御史[illegible]事出所役監司更赦除知蘇州公謂
易論事求避權勢[illegible]更赦除州[illegible]前未久而事
史楊畏來之邵劾公稽留制書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辭乞

病八年三月詔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年
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知揚州至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宮使紹
聖四年再請歸老以太子少師致仕今上即位遷太子太保觀
年八十有二薨一日猶接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閎厚
有犯不校[illegible]抗日人或以事[illegible]公不答既而其人[illegible]
公公不自[illegible]亦未嘗為人言也凡所[illegible]為主於寬如故天下推為
鉅人長者亦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
比[illegible]如[illegible]見其服用似素[illegible]自[illegible]去[illegible]所不讀
[illegible]陰陽五行星曆下至山經本草訓故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
故喜為人言[illegible]不倦學士大夫有[illegible]事多[illegible]朝廷
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illegible]見從容多所[illegible]公以[illegible]
時宜以對上未嘗不稱[illegible]郭
皇后[illegible]臣不[illegible]之類其[illegible]不可一二舉也
修官制時[illegible]欲分文武選於吏兵部上[illegible]三代兩漢初無文
武之別[illegible]唐[illegible]吏部有[illegible]今欲文武一歸吏部[illegible]分左右曹
以主兩選[illegible]文以品秩[illegible]之[illegible]是[illegible]定[illegible]所訂正
類如此上以契丹通好百年[illegible]往往[illegible]命公[illegible]拾次
此為[illegible]其[illegible]成合二百五十[illegible]
前後再使契丹熙寧十年[illegible]日公適在房中
虜[illegible]彼此[illegible]從公[illegible]不同[illegible]從
本朝[illegible]上閱[illegible]
日[illegible]以公[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印文多所[illegible]正[illegible]進士唱名於集英殿
[illegible]閤者[illegible]呼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公進曰當以入[illegible]
上問何以[illegible]公對三[illegible]
孫[illegible]安人 上[illegible]
[illegible]公兄弟[illegible]
四千七百[illegible]一千二百元[illegible]人[illegible]田郎中[illegible]女
適[illegible]民[illegible]人[illegible]部[illegible]外郎[illegible]女六子[illegible]
故郎[illegible]承議郎[illegible]京[illegible]郎[illegible]女[illegible]前卒左朝議大夫

李孝基胡散郎劉昭襄州錄事參軍賈寂其婿也孫男十九人女先
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與行中李輔皆承奉郎其未仕女十二
嫁者六人曾孫男女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問仁宗皆
稱公道其平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
公更踐內外以至得謝爵齒名德略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
也已銘曰
嶽姓之興　自周司寇　列刑中罰　有蕃其後　更漢逮唐
史不絕書　將相公卿　父子紹居　遭亂南遷　俟時而顯
共英翰林　施不及遠　是生僕射　為宋世臣　德以承家
學以發身　其學伊何　海涵岳蓄　問細不劇　鍾叩鼎卜
其德維何　玉質金相　見於言行　規圓矩方　不競不絿
則維其常　當義必爭　君子之剛　身有訓佑　色無欣戚
吾維當歸　人勤亞戟　晚躋鼎軸　師保東宮　五朝元老
勇退善終　樂安之亭　樓觀于此　尚對前休　公多才子

王學士存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

公諱存字正仲姓王氏其先金陵人也後徙潤州之丹徒又徙丹
陽世有隱德歲飢公大父出粟為粥食餓者活數百人開館延儒
歸成于公公幼喜讀書年十有二辭親從師閱學凡五年而後
歸是時學者刻意聲律公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驚自
以為不及慶曆六年進士及第主秀州嘉興簿遷越州上虞令豪
姓橫恣殺人吏莫敢詰公至首按以法州吏受賕出其獄公反得
罪去父喪服除補密州觀察推官公少有大志雖為小官修潔自
重首為歐陽文忠公所知治平中吕正獻公判國子監薦為直講
又用韓康公薦召試擢秘書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集賢院
書籍入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例除集賢校理檢詳吏房
文字力辭不就以母憂去還判鼓院歷集賢校理史館修撰知太
常禮院兼樞事公故為王文公所厚是時文公執政數引公與語
不合即謝不往寧乃見便殿其言無所附用累上書陳時事因又
大臣皆人所難言者　神宗察公忠實無黨將用之會修　仁
宗英宗史即以為編修官又命詳定郊廟奏禮文元豐二年
修起居注館伴高麗使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
常寺兼判秘書省奉使契丹還兼提舉三班院公在館十年不少
貶以干學及為上所器擢益自感勵初修起居注即先後有正
觀起居郎舍人職皆執筆隨宰相入殿上雖其言故事左右史
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先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
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為令自公始也及在侍從議更朝制
踐言宗廟事不可不審天人合圓丘合祭天地為非古所親祠北
郊如禮從皆如公議官制行上尤重用人公因對自以學以
來有緣論得罪或詆誹被斥而情實忠非有大過者隨材收
擢以備官使詔合上是收拔者甚衆其補郡數如此
又嘗論按令出上因公罪異私罪而此其書法蔭者多乞不以
赦降去官原減官司因禁本防請此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片
便領級更其去就政見之不悅而上察其誠不以爲忤也五年
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允都人頌服宰上大爲公
疑其冤一問果得民冤去有自京師至開封居民爭訴以自
廣請畫一以給役使又按民盜官錢者皆出之至是復其止
已有詔施行二役卿出中人眾莫敢議公獨曰此吾職也入為
上言御日後嚴都下皆呼相慶在事二十月同列皆畏其才官
金帛手詔褒以數以疾求解不許進樞密直學士留之公辭不受
戶部尚書遷戶部尚書　神宗山陵財費仰給戶部不踰時告足
而事辦乘間從公復為兵部充山陵儀仗使元祐初復遷戶部因
辭其受議者嘗之還為官職後除樞密直學士朝散大
夫明年五月拜中大夫尚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公在政府遇事
以道雅門下侍郎論執凡曰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賞
且執事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觀不當罷諫
官曰公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事皆專達毋隸駕部公言如
此官制壞矣先帝正名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
便而隳已成之法及執政又有建議以前給內付甲者公復曰今京
師兵籍益削又發作甲不教非為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

報難而爲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時四方奏請大十部條比責條而都省盡以聞以爲如舊之公言其祖宗制也月有司按比爲生之朝時被召法殺之可乎又言以發卦十事經一科奈以詩賦大先帝罷詞律非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建議故道之三大臣亦依仿之公言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卒無成功不若因力爭之亦可興其役公所中書自信不爲之惜一時公議所歸之後亦率以是去奔東京祈安州吳處厚者上之以爲死罪諫官交章言[illegible]公與范丞相純仁或議以宰執從後留身密陳公乃持正以爲不可[illegible]不宜置死地既而確竟死新州公與范丞相皆罷[illegible]知潁州時四年六月也初公在門下中命事已爲范丞相所推又信執政趣反多合己而俱罷天下稱之然公與人不苟相合論可否得罪之後雖前日仇甲者乃皆丞相所建也公復爲兵部時或紹聖和公志在靖國不以怨還士大夫益知公賢後贈除太政殿學士提知青州未行改揚州[illegible]召爲吏部尚書遷太中大夫公春秋高志氣益淵時在廷所舉之論甚公入對自以目疾辭讀不可任以職或不然則出及言人東美常推之故是時帝成指韓琦曾薦范仲淹歐陽修爲兩府宰部仁宗實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此說者亦頗陛下察之是後與任事者不合請老不許即東輔外除知大名府[illegible]以杭州公方政平易曉人情所更二州皆見愛在[illegible]在杭州[illegible]龍山河二州太以爲稱紹聖初[illegible]江寧[illegible]請不已進右正議大夫致仕異時朝廷[illegible]官至光祿大夫者猶公在位部時書上疏[illegible]公爲有所傳習然公遂謂先帝本以秉常被囚母梁氏[illegible]故皆西討是爲先帝之師有功於事宗也今秉常以梁氏[illegible]告則宜歸其故地以彰先帝之仁而收秉常之心其大指如此[illegible]公兩朝所論奏爲傳論皆以賴哲宗公有意然錯叙其因亟後日論公事爲[illegible]牌罪名又降通議大夫今上即位事進左正議大夫建中[illegible]年七月辛未卒于正寢有年將下葬享年七十有九[illegible]上

輟視朝一日贈左銀青光祿大夫九月乙酉葬丹徒之義理鄉傅風里累勳上柱國爵丹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八百户公性寬厚儼然偉然君子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官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未嘗更變故而其守一道與人交久而益親見孫親舊流落者恩意尤篤少時師事潁川陳襄後死無子公爲其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日給[illegible]而嘗學焉常惜閭相去一水公守揚時援故相例斜錢[illegible]得歲時家上丞乃出賜錢五十萬興修閭里又具牛酒會父老數百人[illegible]酣飲醉而去鄉黨以爲美談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仍循庶人之制又歸老緣居皆營家廟如古法公惟一兄畜世業[illegible]謹撫其子如己出又官其二孫退居丹陽且十年不以一言接人既歿鄉人哭之皆哀而四方有識之士又爲朝廷惜也嗚呼可謂大雅君子不吐不茹者矣曾大父諱某贈太子少師妣朱氏[illegible]郡太夫人祖父諱某贈太子少傅妣包氏太原郡太夫人父諱某贈太師榮國公妣陳氏吳國太夫人前娶謝氏知制誥絳之女搢永嘉郡夫人後娶胡氏兵部侍郎則之孫今封吳興郡夫人[illegible]子男八人[illegible]皆[illegible]學能守家法衛通直郎律宣義郎[illegible]或仕或不仕皆先公卒一女嫁朝請郎張琟孫男五[illegible]承務郎[illegible]未仕孫女九嫁者一人[illegible]其葬也以公之[illegible]五十[illegible]銘曰[illegible]所求視同[illegible]能[illegible]食之間[illegible]從師如川有歸方[illegible]成[illegible]遭明聖[illegible]正[illegible]不比爲同不沽爲直如繩之縮如砥之平彼有[illegible]不回勢利之際[illegible]死生擢心無愧[illegible]以有終初右門[illegible]江水在下萬[illegible]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

陳少卿希亮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治平二年四月丁丑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陳君卒于河南府之福善坊之第明年十二月壬辰葬于[illegible]
[illegible]里之西原君諱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避難于蜀
遂家眉州青神之東山曾祖揆祖延祿父咸忠皆不仕而皆以貲
善聞於其鄉君幼而孤及其長也乃以其貲[illegible]
氏學為縣大君天聖五年君始舉進士甲科一命為大理評事知
[illegible]州長水縣[illegible]
更數令莫敢治君至[illegible]
給[illegible]户送官君事覺[illegible]
造偽者再遷殿中丞從知虔州[illegible]君雩都之俗[illegible]
鬼君毀居祠數百區[illegible]良民七十[illegible]而民始[illegible]
遷太常博士有言君[illegible]五品服[illegible]官
于蜀不得通判事君母老願折資為一縣以歸侍親於是知[illegible]
庫未幾以母喪去官服除知開封府司錄司事方是時[illegible]用事
丁丈簡公與石陜西任使賈魏公方以才中御史薦君命下[illegible]
[illegible]民子坐[illegible]盜未決[illegible]氏連戚里數上[illegible]君亦自[illegible]不
遠它掾史至是坐廢[illegible]年[illegible]西[illegible]君
知房州[illegible]無備[illegible]數上君[illegible]得[illegible]
百人日[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君境[illegible]轉運使[illegible]官
崔德[illegible]平民向氏父子為盜[illegible]君
豕其[illegible]通州而向氏[illegible]復其家[illegible]代[illegible]執政以大
理[illegible]之君曰法吏守文非所[illegible]一郡以自[illegible]州
州[illegible]千而水常[illegible]至[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可勝計君為飛
橋以便往來[illegible]仍下其法自[illegible]至于四
州皆為飛橋皇祐元年擢知[illegible]州[illegible]
去治[illegible]氏獄[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也[illegible]
提舉河北便糴明年[illegible]州[illegible]河[illegible]也[illegible]河上

使[illegible]下[illegible]數日而水[illegible]
狀[illegible]州[illegible]仁[illegible]執政[illegible]未及[illegible]
[illegible]州不[illegible]春[illegible]不
[illegible]役[illegible]往[illegible]先[illegible]其役九十三
[illegible]之[illegible]民[illegible]食君則除之因表其事[illegible]部
[illegible]除如君[illegible]州[illegible]京西東路刑獄公事[illegible]
[illegible]郎中[illegible]判官[illegible]三司戶部句
[illegible]初朝廷以三司事冗而[illegible]所[illegible]乃命君判開拆事兼提
[illegible]公[illegible]其所[illegible]自天[illegible]以來[illegible]六百有四界明[illegible]
以[illegible]乃曰[illegible]九月而[illegible]百六十有九
[illegible]不時以[illegible]副使以君[illegible]留[illegible]
[illegible]轉運使[illegible]三品服[illegible]役
其二十四[illegible]一
[illegible]兵部[illegible]京東[illegible]道[illegible]
民[illegible]知[illegible]
以法而[illegible]守以田[illegible]籍民產數十家
[illegible]上章[illegible]老不聽乃
知鳳翔[illegible]事[illegible]有盜[illegible]官[illegible]不
可[illegible]朝而君之[illegible]官[illegible]
致以[illegible]中君[illegible]既[illegible]以[illegible]又自言
[illegible]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illegible]年六十六初自[illegible]之亂[illegible]
[illegible]家[illegible]以[illegible]宋與蜀既平祖夫
人[illegible]民[illegible]成[illegible]口今聖人在上天下
一統[illegible]以[illegible]君[illegible]一人同年登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所居[illegible]役[illegible]人宋輔卒京師
母老子幼君[illegible]母[illegible]而以女妻其子且教之使之有立宋州
[illegible]九[illegible]八[illegible]歲[illegible]而有司[illegible]如初民破產者三百十五
[illegible]所[illegible]餘[illegible]君上言[illegible]下欲[illegible]民[illegible]而有可[illegible]民
知[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得下[illegible]是[illegible]以[illegible]計者歲減三十餘萬又以
[illegible]三縣七州雖以[illegible]治而皆以學校風教

爲先其爲鹽運使不以按爲侗以躬相遠近利害而調發之青州
男子趙宇嘗上書言元昊必反降散參軍豳置歸州已而元昊反
宇出嶺自陳執政怒欲以逃亡法抵之君言宇先事建白義當賞
不可加罪故宇得徐州幕職官張元者以附元昊而絕其族爲白
餘房君奏釋之使得復齒爲民後有舉進士登科者至今其家祀
君像而祠焉則後奏議凡數十皆當世所宜非空言也有集十卷
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鈎隱圖五十七篇家人噬嗑封圖二渡里
人程氏閨門有禮法後君五十九日而終生四子悅尚書都官員
外郎格忠州判官尉恂遂州司户參軍悅舉進士未第二女長適太
常博士宋端平卽故人輔之子也次適楚州司法參軍陳夷矩適
秘書省著作佐郎趙膚孫五人女孫二人始君夢異人按圖而告
之年則君之卒年爲無憾矣然其所以設施於世如此其多而知
君者以爲未盡君之蘊此其所以爲憾乎銘曰

維君平生　明果剛毅　遇事必往　無有難易　務去民害
而興其利　凡所臨治　風迹可記　天欲與才　而嗇其位
使其所藴　不克大施　嵩少之西　伊洛之涘　既固以藏
昌其裔嗣

蘇員外安世墓誌銘

荆公王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
直爲權貴人所怨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
司户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
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
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
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亦遂以言者不得意而
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
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壅而無如
蘇君之救是以卒至不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於天下豈
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九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從
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輙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
少屈孟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
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詔發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六
盤卒讙噪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
聞論慰止之而以便宜遣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
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力兵敢亡者死既而
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輙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衆
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
憐之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
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
對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
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進
士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
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
皆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雍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子四
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祖文將作監主簿度文未仕
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
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東興寧
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

皇有四極　周綏以福　使維蘇君　奠我南服　元元蘇君
不直其方　不晦其明　君子之剛　其柱在人　我得吾直
誰慝誰慍　稚天之役　日月有丘　其下宜寘　服君無窮
安石之銘

彭待制汝礪墓誌銘

文昭公曾肇

紹聖二年正月召彭公于江州以爲樞密都承旨命下識者相慶
曰正人進矣越翌月公以訃聞識者復相弔曰朝廷失一正人奈
何既而遺表至其略以謂土地已有餘願揃以仁財用非不饒願
節以儉人材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
以至恤河北流移念江南水旱凡數百言識者復相告曰忠哉若
人死不忘其君於是有詔加等賻卹以都水官生賜其家授其弟

朝請□發運□□□與公事使勑來請明年正月某甲子葬公于
饒州鄱陽縣某鄉某原前期其家以公故人端禮所爲事狀□
予銘予曰嗚呼其忍銘吾友也哉其忍銘吾友也哉按彭氏世家
金陵從徙饒州今爲鄱陽人公諱汝礪字器資自少讀書爲文已有
志其大者言動取舍必度於義朋友畏之治平二年以進士試
禮部擢第一故事進士第一人即入吏部選著公□□保信軍
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父憂服除從□州軍事推官
在選十年人以爲淹而公處之晏如也丞相王文公得公詩義善
之留爲國子監直講改大理寺丞□□□生□□□□公御史召
公不主從□言之而爲小人所沮使何爲大□自□□代之
神宗宗其義□甚王文公亦以爲言即日除公太子中允監
察御史裏行熙寧九年冬也公在言職振舉紀綱三代不論初詔
上十事一正事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賑恤七興學八
□法九青苗免役十鹽事指陳得失利害甚切雖言者又以
嘉問領市易司事事欲非法意當罷嘉問去□□中人王中正
主使莫出拜之不當除擢正中書五房公事 神宗爲徙免命□
究語所從公言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不肯奉詔宗室貴臣至女□
等事行有日矣公奏罷之因言事承雖服闋已踰然皆宗親子孫
不可使閭閻不識得以資取穢爲吏者婚姻法王中正李憲用□
陝西公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董唐禍亂之事 神宗初君不
擇出罷請公公猶立不動伺間復言 帝爲之改容是日賜□
觀者皆賀公懌已而皆歎服以母老請外 神宗固留之□
不已元豐元年春罷爲館閣校勘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日復上
疏論時事且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言
之臣患無敢言之臣 神宗察其忠賢歎久之在江西三年代還
復出提點京西南路刑獄丁內艱歎職元祐二年服除以起居
人召既去朝政有閒劉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
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願改
不能屈除年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爲有古風遷
事不苟合所建白其論甚以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說公亦數

請去是時人臣不得十者凡數公相佐佑而一時進用老病之欲
排去其她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詩上
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 公御諫爲庭言以緩怒
太皇太后公欲寬之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告執政不能
救則上疏論列其切又不聽則居家待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
所而覈者相持補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
辨論愈力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
力爭以爲不可諫官指公爲朋黨 太皇太后曰彭某豈黨確者
亦爲制書論事何已而蔡公相從斯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
公亦苦無所徐州一二大臣相繼去位自是正人道塞而進取者
得志矣公在臺所論皆劾當事且與蔡公相里趣使外十年蔡
公有力後治嘉問狀不肯阿執政意於是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
丞相不當論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在徐一年加集賢殿修
撰召權兵部侍郎徙禮部又徙刑部會有貝獄執政以爲可殺公
以爲當貸而執政以持古殺人公執不下執政怨公而罷其稿
公之又今制書而有不便許以奏法也凡非盛時自劾請去章四上
不樂御史亦助之言遂并其稿免罪猶未出再徙禮部賜告其
家使契丹還徙吏部尚議爲真復言令人材空乏宜稍責吏部薦
技資所或賜對或試以事苟非其人必罰無赦朝廷頗爲更法紹
聖元年 今上初專聽斷召一二大臣修熙寧元豐政事人人
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言之者於
今則夫人而能之未幾除權吏部尚書又月餘以寶文閣直學士
出知成都府命下衆愕然公亦以私計辭行章數上或以爲慢命
貞 上不許延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入辭 上勞問甚寵曰與
卿非久別也問所欲言者公曰 陛下今所議者其政不能無是
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從其是則政無不善人惟其賢則人無
不得矣至郡數月得疾草遺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詩
貽其子十二月某甲子有星隕于郡治是日公終于正寢享年五
十有四累官左朝散郎上護軍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立朝
大節如此其在外爲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從必傳經典

[illegible]生京西多所全活[illegible]州所至有[illegible]以[illegible]然後十[illegible]之[illegible]
為急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洪方
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
錢買給或為置義莊與人交盡誠說少時師事胡[illegible]與天隱天隱
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教弟子禮[illegible]事之天隱死無子公
為葬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判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宋[illegible]未官而
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其家人甚其篤行如此公所著有易義若干
卷章疏若干卷詩若干卷雜文若干卷曾祖[illegible]大父某父某世有潛
德父以公貴累贈銀青[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曰天下事可人意者甚為教[illegible]旭家
乎故四子悉使就學其大[illegible]州毋張氏京兆郡太君前夫人[illegible]氏
進家縣君今夫人宋氏[illegible]縣君長子[illegible]秀拔有文未冠而卒次
子將承務郎[illegible]能世其家者二女長適宿州州學教授吳
材卒以季[illegible]公平生好學其[illegible]且遍自任以聖賢之重
而於今[illegible]不以累其心至於愛國愛君推賢揚
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illegible]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

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雖[illegible]中而信則曰名節之士
也忌之者則以為好異或以為近名[illegible]為今世[illegible]仁所知范
公再相人謂公必用既對　太皇太后首曰姑徐[illegible]其[illegible]已有
附之者及出江州未數月　上命召還或曰須改歲不幸而公死
矣公之學之守若折大有所為而天不予其年而道而頗宜其[illegible]與
不[illegible]而有志於天下者哭之或至於慟也孔子稱大臣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公所自立其近是歟予與公遊二十餘
年[illegible]之[illegible]深矣今公[illegible]矣予無以為[illegible]矣[illegible]夫銘曰
衆時射利小人之常中行獨立君子之方並驅一時則有通塞要
之萬古孰[illegible]得失有[illegible]雖公既明且剛弗茹于弱弗吐于強二十
年間世道三變我無[illegible]始終如一貫何以貫之惟義之從人所欲
逐公則無求衆皆[illegible]公則[illegible]不變[illegible]愛君
以至[illegible]以然維學之力人誰無死公也不亡[illegible]言歸兆
此新[illegible]萬年無[illegible]路是曰有宋忠[illegible]之墓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二

趙待制開墓誌銘

李侍制　燾

[illegible]特進追復徽猷閣待制趙公既葬於普州安居縣清[illegible]鄉之北
山今四十年長子[illegible]自武陵歸省[illegible]山而公長子永[illegible]相從
也一日盛服臨兄泣而言曰先人所建立蜀人戶知之不肖孤何
敢妄有辭今[illegible]為郡守雍有公故所作行狀及家所藏奏草具
在惟[illegible]父子[illegible]敢以[illegible]固好弗能則固請弗[illegible]且曰
先君[illegible]惟公[illegible]至之[illegible]識先人雖其本末亦惟公直筆是
賴[illegible]有銘則銘[illegible]先人匪公之歸將誰歸幸公哀而許焉[illegible]
永年[illegible]若[illegible]者備使東川永實守昌元治有能聲始相好今俱老
矣乃復以[illegible]然[illegible]建炎紹興之理財治賦[illegible]事最大宜
有紀錄[illegible]來世知所損益今[illegible]論[illegible]既來[illegible]
求又嚴以[illegible]乃[illegible]校近史所載及中興[illegible]乃考其世譜官簿序
而銘之公[illegible]開字[illegible]世家安居[illegible]父英皆不仕

父以公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年二十游太學積十五年元符三
年始賜進士出身[illegible]州學教授[illegible]遭父喪去
喪服除為[illegible]東路成都府路提舉[illegible]事司主管文字始用舉者
改宣教郎入[illegible]正所為檢[illegible]官知[illegible]復入[illegible]司為
參[illegible]官[illegible]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都大小主管川[illegible]事[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轉[illegible]使[illegible]四川財賦[illegible]置使司參
議改四川都轉運使東部大提舉川陝茶馬提舉江州太平觀紹
興十一年正月二日卒于[illegible]州寓居享年七十有六自[illegible]子
普其年七月一日也官自宣教郎[illegible]至中奉大夫職自[illegible]秘閣
修撰至徽猷閣待制既落職復右文殿[illegible]撰紹興二十六年乃追
復徽猷閣待制公幼[illegible]多所[illegible]不捨晝夜同舍生目以
[illegible]每自[illegible]世耳如不[illegible]用[illegible]多亦[illegible]以為其心[illegible]
[illegible]官吏吾[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盡室如京師
[illegible]氏[illegible]有通[illegible]杜門不出閱四五年聞[illegible]四方賢
俊[illegible]世務所當[illegible]行者於是取[illegible]始[illegible]也其入禮制局幾數月

商賈八分之[illegible]曾復置講議財利司相[illegible]用稍[illegible]官[illegible]公[illegible]
財利專固，[illegible]新秋毫然後以邮民為本，依倣大易所謂正辭禁民為非
者[illegible]為非征橫斂白著於民也。將[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和
六年所增上供[illegible]絹布十萬疋，[illegible]絲州下戶支移[illegible]木[illegible]錢
十分之三。又職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illegible]鹽[illegible]額[illegible]揭
示鄉戶與時所當輸[illegible]等[illegible]數，使人人具曉，[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收[illegible]
等至今用之。宣言財利當出一孔。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司，
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紛然各自封殖，而轉運司不[illegible]有[illegible]
不足，雖此不可不循其本。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illegible]人[illegible]謂黎州
[illegible]嘉祐歲額才二千一百餘，發[illegible]給郵傳者起[illegible]以[illegible]民
私市，自置司榷茶，增至[illegible]格歲額四千，仍[illegible]上京，道[illegible]
者十無二三，別置[illegible]馬兵又踰千人，猶不足用，[illegible]廂軍及使臣
[illegible]日[illegible]難，道[illegible]往[illegible]日有死亡，而買數不[illegible]，官給[illegible]如
致此一害。[illegible]嘉祐以[illegible]馬，價皆有定，提舉官既[illegible]作[illegible]買
[illegible]入無以價[illegible]出貨[illegible]附[illegible]馬價以給[illegible]
人，夷人不能留，即[illegible]市[illegible]子以去。知秦州[illegible]洪[illegible]所[illegible]閑子
不[illegible]後[illegible]由此[illegible]落[illegible]人[illegible]洪
而轉運司更於[illegible]外分[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事[illegible]自此二害。初置
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及常平司，各[illegible]轉運司[illegible]川[illegible]兩司[illegible]
貫，約五十[illegible]萬餘[illegible]給常平司又二十餘萬，給[illegible]今幾六十
年，[illegible]所借初不償一錢，而[illegible]借仍[illegible]初數，不知[illegible]果安在。此三害
榷茶之初，[illegible]茶戶本錢[illegible]於[illegible]後，[illegible]外[illegible]曹和買或遂[illegible]
充和買且不給一錢，[illegible]茶戶坐見破產，而官買[illegible]雖自
蜀之秦[illegible]路[illegible]如山半成，仍[illegible]司[illegible]在官[illegible]官
茶既不[illegible]，私販[illegible]上向者[illegible]州乃私販者[illegible]之
民[illegible]此[illegible]實以茶故比[illegible]州[illegible]之入秦者十幾八九，已[illegible]
積[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何所用茶
兵[illegible]給衣糧[illegible]萬[illegible]買[illegible]州縣未免[illegible]配，此[illegible]依[illegible]
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illegible]不生。如
[illegible]榷茶未可遽罷，亦當并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

惠行商，如此則私販以衰，而盜賊[illegible]，本錢[illegible]常在而[illegible]息[illegible]
用。朝廷是其請，則擢公都大[illegible]主管川陝茶馬，專使推行之，仍令
條具[illegible]以[illegible]。建炎二年秋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
茶並罷。[illegible]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
執引與茶戶自相交易。改成都府[illegible]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
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
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illegible]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
斤春為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等並依舊。茶所過每斤征
一錢，住征一錢半，無得[illegible]。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
放外，並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此其大略也。舊制，買馬及三
千疋者轉一官，比但以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公奏
乞推賞必以馬到京[illegible]數為[illegible]，或死於道，降黜有差。及四年冬
四川馬乃踰二萬疋，茶引收息錢九[illegible]一百七十餘萬，而張忠獻公既
復明辟，[illegible]知[illegible]事，得宣撫處置使，天子方倚以[illegible]禦之[illegible]，將
給[illegible]秦州[illegible]將[illegible]至所治，[illegible]知公善理財[illegible]，[illegible]制以公
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時建炎三年
十月也。公見忠獻公以兵食[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以忠義，蜀之民力盡矣，錙
銖不可以有加矣，獨榷貨[illegible]存[illegible]餘[illegible]戶私共[illegible]
[illegible]未[illegible]馬[illegible]不[illegible]斷而敢行，廢錢[illegible]一時之急
令[illegible]於[illegible]不疑，公於是大[illegible]酒法，自成都
始。先罷公使[illegible]供給酒，即[illegible]買坊場所置隔[illegible]設官主之，[illegible]
[illegible]具官[illegible]買[illegible]戶各以米赴官自[illegible]九一石，[illegible]錢三千，并
[illegible]子[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其釀之多寡，[illegible]錢，[illegible]不限數也。明年遂[illegible]
四路行其法，又[illegible]戶絕及坊場[illegible]官[illegible]田宅，并[illegible]賣[illegible]
定[illegible]錢，又依成都府法於[illegible]州[illegible]錢[illegible]用[illegible]錢
官[illegible]民以錢引[illegible]錢買[illegible]民錢[illegible]入官[illegible]並[illegible]引
[illegible]納官所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illegible]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
如[illegible]不[illegible]錢引法[illegible]其[illegible]六年間[illegible]增印之[illegible]
[illegible]錢引一千七百一十萬[illegible]州未始[illegible]其多也。又[illegible]鹽
法，[illegible]大觀東南東北鹽鈔[illegible]合同場鹽市[illegible]稱量

封記發放与茶法大抵相類塩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illegible]依更
增添等共約九錢四分塩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納一錢五分若
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其推行蓋自紹興二年九
月始初变権法徙言四起建炎四年三月[illegible]責之罷之以安
遠民然亦知民力困竭財賦无所從出而虜責不可但已[illegible]如
謂大臣建可務今事体必須更制[illegible]張浚今昭會施行也
報初不為変也　先是公嘗坐[illegible]降一官未久
每林竟責引如公策始公佐忠獻凡所建立[illegible]謀无不从[illegible]者
克復之功當不再奉則秦地貨食皆入吾手斡旋自在蜀民庶從
少蘇事乃不如人今豈非天未欲亡為一手忠獻[illegible]
時先為置副初命王伯紹三年二月除王似其年六月又[illegible]
之与伯紹同領宣抚处置使事六月凌罷[illegible]處置[illegible]
去原除副同王似合事四年三月王似加資政殿[illegible]去原加[illegible]明
仍為副落処置等路字四月吴玠除宣抚副使八月王似罷公抚
五年閏二月[illegible]去原宣撫司令吴玠措置三月除邵溥五月移司

閬州十一月[illegible]四川制置大使[illegible]右府[illegible]公亦承
白王盧[illegible]聞随軍轉運使[illegible]
一納頭四川[illegible]不[illegible]加斂於民即民貧
不堪辛指[illegible]之法不惟[illegible]錢幣減入有常
不誤所推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illegible]塩酒[illegible]增額茲其當抵
擬紀户田産等稅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万[illegible]八百三十
副過陝西[illegible]陝西[illegible]
四万餘貫此外未嘗別立名目科配[illegible]正條
宇薦公置[illegible]同揚貫引及置官監務折[illegible]行者其紀人
以罪刑名未嘗輙有刪定[illegible]少惟是
管公官[illegible]其不便於己与[illegible]
為[illegible]民口舌沸騰以相煽[illegible]其年逾七十[illegible]力乃[illegible]明
身[illegible]致頗言豈惟有辱上國[illegible]
斬[illegible]者百三軍五兵之運方多[illegible]公乃[illegible]
分[illegible]加因任許之同日又降詔諭川陝以[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十二月忠獻復除右府明年[illegible]二月遷右相仍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其年十一月廿二日除公權發遣四川都轉
運使兼川陝宣撫使司參議領茶馬事如故公固嘗論[illegible]財賦
於四路漕計戍不相關必須正其名稱使知所統属此除蓋從公
請也先是吳武安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兼書宣撫司事[illegible]
[illegible]既加丁伯紹罷使知成都[illegible]盧立之卒于閬州[illegible]閏宣撫
司事悉令武安權行主管[illegible]閏復命[illegible]民兼措[illegible]自閬
州移司綿州[illegible]九戰守事厚民蓋不得孫武安專治事於[illegible]
戍盈虛初未嘗問作務足吾軍食而已與公素所操持殊異武安
謀為[illegible]以欲從陸運糧公執以為不可武安以公為之兩川
調夫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乃賣民間僦夫錢六百餘萬緡武安
既[illegible]以饋餉不給訴于朝公亦自劾老病[illegible]力未閑[illegible]措置成都
[illegible]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以席大光為之大光前執
政得自位在川陝宣撫司上數論政[illegible]兵勢[illegible]有所備也仍詔[illegible]
徽猷閣待制[illegible]川陝[illegible]六年正月罷[illegible]川宣撫司[illegible]軍馬

是武安移[illegible]公[illegible]收[illegible]已[illegible]至吳玠軍前應副
[illegible]粮而忠獻[illegible]公遂[illegible]又[illegible]常大光趣公[illegible]明至日
史除公[illegible]待制[illegible]加武安[illegible]降旨都轉
[illegible]不當[illegible]四路漕臣同共[illegible]成都潼川兩路漕臣皆
都[illegible]運[illegible]九此
皆所[illegible]也而公復[illegible]制置大使不欲抗疏乞
判[illegible]撫司年[illegible]但千[illegible]不許他司[illegible]支用
又指陳大使[illegible]都轉運[illegible]利州[illegible]是又言[illegible]副
吳玠軍[illegible]紹興四年[illegible]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十餘緡五年
閏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illegible]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
給[illegible]可[illegible]許以茶馬司[illegible]計一走行在[illegible]所
分言又[illegible]事務惟[illegible]切[illegible]都督府節制其調發
興[illegible]費錢[illegible]威勢自[illegible]府節制其用度則將兵
[illegible]可[illegible]量入為出公私[illegible]困[illegible]即令公私困弊
所[illegible]手矣朝[illegible]與吳[illegible]不可共[illegible]乃以李[illegible]代公為節

轉運使兼都大提舉茶馬召公赴闕時六年八月也仍有旨須[illegible]
及到乃交替明年正月公及到旋與制置司議驛綱用[illegible]
[illegible]副軍須不足[illegible]去[illegible]計九衆然後知其計之難[illegible]
多公之勤瘁[illegible]公治裝入覲[illegible]行[illegible]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illegible]閑[illegible]循錄進舊所為事務[illegible]三事其一謂蜀與[illegible]為
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為強弱蜀之民
力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上蜀門大形勢之[illegible]以除根本之
禍復近關梁洋階成西和五郡之[illegible]使民皆歸業無[illegible]傷[illegible]偶
地之民使人有係右之一心則因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歸業
之民[illegible]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則効可見於期月公
素所蓄積[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公不知恤民可乎已而劉[illegible]以淮西叛忠獻
再得罪十年[illegible]月御史張戒既劾忠獻并劾公與忠獻相唱和
不宜獨免詔落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八年九[illegible]明居頃之朝
論不以公罪[illegible]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辭已
病不得已強起[illegible]七[illegible]年[illegible]其明言者更劾公病不任
[illegible]
事詔從公所乞復提舉太平觀[illegible]明年四月[illegible]除命乃至公形容甚瘁
而克自勉勵若強有力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而一毫不及於私
十年主計田蠶皆籍[illegible]未嘗有所增加[illegible]病然綜理庶務益
不解率夜漏下數十刻猶據胡床集[illegible]各極其所見
而言相與審論而後施行不專主己意[illegible]有此事及破子功帥
成都實合諸司具奏謂有功於蜀自開[illegible]主計之臣[illegible]三四易
於[illegible]無敢更乞復開舊職以勸能者奏入不報至二
十六年蜀兵屯聚如此以而公所修推法[illegible]亦憂[illegible]學士大夫無
能出手為公補其缺者公之[illegible]朝廷既見其本末乃
詔追復徽猷閣待制[illegible]一子恩[illegible]月十[illegible]日時乾道元年[illegible]又官其二
孫[illegible]公理財[illegible]之功實為當時第一而[illegible]若谷公竭澤而
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illegible]猶存
乎然則今日之[illegible]決[illegible]至此[illegible]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
亦不得不任其咎[illegible]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稅
之法[illegible]既而嘆曰今之所為者政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

誰能弛之[illegible]子[illegible]聞其言每以為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
從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猶能如此曾謂今日無一蘇威者乎此
詩衆所嘆息用資因眉州懸水之說并紀公之行事以俟來世云
公娶傅氏封碩人大夫[illegible]之女贈碩人先二十一年卒四子長即官
州曰[illegible]數郎監行在分差戶部[illegible]閱根料院曰成右奉議郎
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曰純右[illegible]直郎通判成州女三人長適故
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次適通判階州胡[illegible]次適[illegible]州司理參軍
[illegible]大光孫男[illegible]故[illegible]縣[illegible]曰[illegible]新興道縣尉曰[illegible]曰栻新金水
縣主簿曰[illegible]曰棟曰[illegible]雅州[illegible]曰樸乾道八年進士新洪雅
縣令有文集二十卷藏其家銘曰

[illegible]曰　偏[illegible]保　[illegible]自保　杜魚栢[illegible]　[illegible]奉塞
開明[illegible]　[illegible]　秦亟取蜀　[illegible]採
[illegible]豐　[illegible]　山王帝在　[illegible]
入[illegible]右　上[illegible]　下[illegible]不堪　役[illegible]　[illegible]
兵[illegible]彈　冠[illegible]　蟻[illegible]　[illegible]虎[illegible]　公[illegible]之
[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此三　[illegible]帑　[illegible]相[illegible]
吏[illegible]　[illegible]　止[illegible]　[illegible]　苟可[illegible]
茶[illegible]　退[illegible]其私　不[illegible]一[illegible]　公曰我法　要[illegible]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矢[illegible]　長[illegible]　[illegible]是用[illegible]　解而更張
[illegible]手[illegible]　天不[illegible]遺　[illegible]　使民至今　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矣　[illegible]宮[illegible]　我作銘詩
神明[illegible]監　刻[illegible]北山　雖[illegible]巖巖　美[illegible]必傳　[illegible]卒[illegible]
[illegible]　勿毀勿[illegible]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三
唐資政公重墓誌銘
修撰劉岑
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二聖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
年號建炎是時朝廷以大河東金人重兵屯河上陝西大震議者告
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興一道已若便宋事為偏備自汾晉渡
合河津由關中岩谿方入剌宰相傳上問於執事臣誰可以為
永興帥者於是宰臣曰陝西事宜委重臣多事之初永興之帥其材
尤難有天章閣待制唐重今守同州前年與賊對河守備百山民
不加斂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虜所莫肯犯及司同人愛
不能守重開門縱之使出自與發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知
有備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之志在許國每一見時
事輒感涕灑泣下憂懷見於言者皆忠勤盡誠其才哉足以服人才智
足以應敵欲守雍部莫若重可即日除天章閣學士永興軍路
經略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前此已治兵至守提六路兵更備勤王留
連陝州不進公曰同州被患已甚矣已今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
未可知臣子憂憤之如何哉已京師以孝立為爪牙四方以京師
為根本今諸路之兵不前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撥矣其言至於
十百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虜竟不能前也先是聞京師失守公
哭嘔血激諸路使勤王且遣其幼子兵部臣簡附永興
國以勤王自任日脩關中利病且率長安父老子弟陝以
形勢以請主上入都關中
中為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室
通實因之時舉
告中書多務所當先者
中禁
我且乞五路兵自節制半年之間所不知幾千百言皆不用十
二月虜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興城中兵不滿千
人嬰城固守九十日援兵竟不至而大將傅亮以部兵降賊城遂
破公尚餘百兵與接戰城中眾潰中流矢以死年四十六部曲扶

公入後若未葬柩於僧舍杜地匈奴之後長安
公素有遺人取其喪以歸既至子弟欲易棺見刻其姓名月
日於側且在初城將至公自度孤城決不能支語轉運使李惠
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以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
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無一兵雖以無益智力何所施其
智乎一死報上不足借以此書聞俄而死節報上聞而
哀之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陝以公
才而又勤同州永興陝西轉運判
官朝廷皆用之後河于同公于雍嗚呼三
人者朝廷公死之九年其子以狀告四川制置使
曰先人以從官與方面不屈節死矣恤典固已拜賜而未有以易
名者郁不能自陳於是以其狀聞朝廷下太常考其忠壯謚
之曰恭愍又二十三年沉黎造朝以歸
金陵居以公所著作七篇與五事
且曰知先人之公今埋上中三十年而墓道之碑未備有
望丈人師所狀在卒公其銘之岑曰尚吾兄任也
耶岑早孤幼太學作呼天見時公官中都未識面故
人史堪取岑詩公公因和白始遂岑歸自河東
道過長安公以同州守來事使語
之上不合及其不敢及它人而公卒能死節向使有
兵有食有權則勤王之事以大有所以高節令名與公
而不使其成功此韓愈之所以傷張中丞也嗚呼尚忍言吾元任
也耶公字元任眉山人兄已不九祖母
碑不再十二未平詩已有大志十三通左氏春秋大
義既入大十七登大觀三年上舍第時臨軒問禮樂制作之
事諸生公獨以孟子事其略以裕陵為
父泰陵為兄作知名得蜀州
司參軍成都府府學教授成都
上客侍之
大以事其長以合以歸於之

而已用薦者改奉議郎知懷安軍金堂縣許光疑入朝屬於宰相
得辟雜錄是時邊臣多希功幸賞以欺朝廷至於誘羈縻蠻使貢
不毛之地建立州郡張官置吏以困中國其害甚大公遂言之
朝遂召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憂服除爲吏部遷右司員外郎起
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二月金人破燕山安撫使蔡靖方告
急而郭藥師叛道其衆以陷燕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禍
起於開邊開邊之謀始於童貫今金人兵鋒甚銳不可當宜誅貫以
謝邊人庶可以緩師宰相不能決但遣給事中李鄴出使未及而
賊已壓境都城已戒嚴矣 太上皇內禪 淵聖即位明年正月
攻時康方圍城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中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
講和與戰二策未定公上疏欲宰執廷辨之姚平仲既敗賊使
載索金帛甚多其中書侍郎王孝迪大書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
人得告之公曰當如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
主切政如此將何以化天下哉與同列御史進疏論不可遂罷此
令金人退師遷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執不下當路大
不樂之與孫覿李擢李會師驥以論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閣修
撰知同州除天章閣待制再之遂守永興公生巴蜀起布衣才官
中都聲望已籍籍有令聞又能死事其名固足以傳不朽然公之死
實自茲發之凶其之中召此良友豈不痛哉公世家君十一世祖
興國以孝聞於鄉建中初黜陟使狀之以慈孝旌其墓曾祖可言
祖敞隱德不仕皆以孝友稱父先自以公貴累封朝奉郎妣衣錦
魚居于家方公訃聞朝奉君歎曰吾兒平生志壯見於辭色聞自
聞其守從吾度其必死節今果然矣吾兒得死所矣後二年朝奉
君亦卒與其配安人程氏同穴以撫州公累官朝請郎有一弟曰恩
卑以建炎本表恩補將仕郎早卒繼夫人程氏後元任一月辛一
男子柜是也今爲右朝奉郎四女子師以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
樂資政之長女程夫人合葬於安鎮鄉吳本山之下某與公識面
雖晚共話不以曲而心相知則如舊交也況其大節昭昭如此刻
之豐碑置之墓道使行者見之曰此吾宋中興直臣公之墓其誰
曰不可銘曰

嗚呼唐公[illegible]矣氣運[illegible]且當者衣冠字[illegible]一時[illegible]山
氣以休[illegible]嶽雖崩[illegible]化于兵斯定凛然表後生哀哉白骨藏泉爲氣
衡山牛藏玉于山川空留萬古名

楊文安公椿墓誌銘

御史陳 良祐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故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楊文安
公葬於眉山之十稔其子光且以潼川路轉運副使馬騏狀爲書
來以乞銘曰楊氏本出唐叔白虞[illegible]封世爲儒
學者相世有著聞其後占籍蜀之眉縣七世祖始家於眉曾
祖[illegible]贈太子太保妣侯氏武陵郡夫人宋氏同安郡夫人祖
[illegible]贈[illegible]官贈太子太傅妣程氏大寧郡夫人考諱崗贈
[illegible]如宋氏贈[illegible]夫人公諱椿字元老幼穎悟如成人七歲能屬
文[illegible]得伯兄京師爲文根於理致不習王氏之學宣和六
年以太學上舍生校藝南宮 徽宗留意學校作成人才多士雲
集[illegible]學有司皆數七千人而公爲第一文奏御稱善諭知樂[illegible]可
謂得人矣特命還秩以賞之初調嚴道州改州州教授辟達川府
節度推官再遷軍轉運司主管文字成都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
紹興八年用宰相趙公鼎薦召赴 行在賜對方張公勸 上行
仁義進學校收人才擇將帥去贓吏恤民力凡二十餘事除校書
郎逾年趙公去位秦公檜當國或語公盍往歸之公不爲屈遷屯
田員外郎以母老請外除潼川路轉運判官諸路多獻羨餘以取
寵公嘆曰公帑虛也未能裕民力又忍掊割以資進身耶於
是一路無獻羨之擾十四年除[illegible]路提點刑獄公事吏有擅
科民財或抑配官物者必其坐之以治之歲荒除夔州路提點
刑獄士因川類試多文以謝進士去除去常所用格令內外肅然
[illegible]名士[illegible]度丁[illegible]以憂服除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元
州太守李[illegible]之有司追逮數百人
[illegible]時方[illegible]若公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
人瘐死哉言於朝止罪三人釋其衆秦公喜曰部使者不當
如是邪會秦公薨 朝廷蒐擇賢俊凡見於秦氏者率以次收召

上嘗大目曰楊悖分安在其公爲秘書少監二十六年入對言
仁宗創業守文惟以仁臨天下以祖宗之心爲心又論湖北屯
田[illegible]不關由[illegible]明[illegible]勞使任情[illegible]入民[illegible]明年
除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侍講初[illegible]少監上[illegible]
四川[illegible]類[illegible]行之三十年矣有爲猿貴私情乞從[illegible]
南省事下國子監公曰蜀去京師[illegible]而使之經三峽涉重江[illegible]
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illegible]令監司守倅子弟[illegible]
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蜀士賴之是時 上經[illegible]留神政事
公奏疏[illegible]聖人之心與衆人異[illegible]而起者士之心
[illegible]而起[illegible]職業者卿大夫之心[illegible]不動
一念而遂天下之故此則聖人之心矣天德而出[illegible]日月照而四
時行堯之用心也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舜之用心也惟克敬宅
心乃克[illegible]茲常事文王之用心也聖學[illegible]在正其心如漢[illegible]宗
之察[illegible]宗之精[illegible]而之優游不斷[illegible]宗之好惡不同
此其心初非不正也[illegible]如愛惡之私[illegible]所累正若[illegible]然
而亡矣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 上令[illegible]張俊之功[illegible]
筆除其三子職名公封還曰爵秩天下公器 陛下徇私之[illegible]
議何又[illegible]公欲以虛名[illegible]用勳目子孫公奏曰名[illegible]以假
人恐倖門一開[illegible]將衆[illegible]先以技術至承宣使[illegible]
鐵使其徒校正本草爲書以獻公曰其書但取古注[illegible]合而錄
之其勞[illegible]大重右僕射沈公該[illegible]兄[illegible]招軍[illegible]行首降
詔不允公奏曰招軍之[illegible] 上宰之兄有[illegible]此[illegible]一行[illegible]有強剌
良民以希進者從之蜀大[illegible]無敢以聞公[illegible]下四川總領
司檢察[illegible]安集流移蜀以不[illegible]兵部侍郎太
史奏[illegible]星見太陽當食而代公[illegible]口治亂之數天也而常[illegible]乎
人事[illegible]之水旱中[illegible]成王之[illegible]風[illegible]王之[illegible]世而
反致其[illegible]以世之君[illegible]安於[illegible]故若無
足備若而[illegible]致禍亂願 陛下修德以答天[illegible]行以[illegible]下[illegible]其弊
[illegible]其倖門以召太平之和[illegible]時和議既久[illegible]而
所部士伍衣食不給[illegible]公奏曰今將帥十年一易官[illegible]致

使相官[illegible]尚矣[illegible]復[illegible]執[illegible]役行陣[illegible]死耶
[illegible]路[illegible]給[illegible]官者無慮數十萬而困於掊克勞役不休[illegible]
盜路不可不[illegible]慮 上爲降詔禁止之又論 朝廷法令[illegible]所
更張曰有事則有法有法則有弊法一定而不易弊百出而無窮
爲其法之[illegible]也從其弊而救之可也患其弊之生也并與其法而
改之則不可 祖宗法令明具 聖子神孫將千萬世守之而議
者不[illegible]弊端[illegible]所起[illegible]進其說[illegible]更之如是而不止則 但
[illegible]之法令其存者無幾矣然又未必可行從而復之則不如勿改
[illegible]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一日[illegible]學士院[illegible]外廷無知者及召
公對 上諭以封 今皇帝建王[illegible]公再拜賀退草制曰昭令
德以示子孫朕無[illegible]斯義[illegible]王室以和兄弟[illegible]於前人明
日麻出中外[illegible]又批答辞免詔曰 朕志先定[illegible]已久矣既非
既親[illegible]之私又匪由中外之請授受之際[illegible]曰不宜大公 聖意
先見[illegible]部侍郎孫公道夫使[illegible]以[illegible]將[illegible]
于我 上遣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綸[illegible]之果得其情公亟條對至
備敵[illegible]上家人無知者 上益[illegible]意用之三十一年拜中
大夫參知政事未幾 朝廷[illegible]公義問報聘歸言虜已
聚兵[illegible]公語左僕射陳公康伯曰[illegible]盟其兆已見今不先
事而[illegible]向[illegible]陳公策所以防[illegible]術其一令兩淮諸將
各[illegible]分使自爲守其二[illegible]民社[illegible]兵之[illegible]其三淮東劉
[illegible]卒少不可專用其[illegible]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
奏行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山來賀 天[illegible]出[illegible]地指取將
相大臣朝論[illegible]戒者[illegible]幸留蜀之[illegible]人情[illegible] 上意[illegible]
[illegible]視[illegible]公[illegible]奏曰[illegible]大人共[illegible]日之事有進無退
知臣所料成功可必若[illegible]則將士[illegible]分 一司
[illegible]旅[illegible]力待其[illegible]然後[illegible]之 上[illegible]即命侍[illegible]
[illegible]司成閔出戍荆鄂公又[illegible]權[illegible]以
[illegible]當[illegible]使統一三軍以[illegible]全蜀 上乃命[illegible]已而虜入兩淮
上[illegible]渡江劉[illegible]京口[illegible]人大[illegible]公[illegible]鎮以[illegible]物[illegible]
[illegible]十月[illegible]犯大[illegible]捷書[illegible]至 上[illegible]執政曰[illegible]

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虜使口陳邀我淮州大臣又啓
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僚誰不憤 朕用兵[illegible]和好未渝
則兵釁不可開始於信倚以當其事至淮既不納[illegible]又求遣反
覆詭詐多爲[illegible]端首在敵盟事[illegible] 朕
不免屯兵嚴備戒敕諸將務爲持重以聽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爲
戎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今三道出師
置帥招討審度己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疆[illegible]
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策卿等授 朕成算副以窺
謀再造收復神州以雪 兩朝之恥明日 御筆付公草詔以戒
諸將[illegible]公擬進曰金人敗好率先興戎 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
大將皆吾爪牙忠備慨然誰不思奮所幾上爲社稷下爲生靈[illegible]
援相關如手足之捍頭目愛急必救如子弟之衛父兄[illegible]之
遺風冠冕之高[illegible]成掎角之勢用虜同舟之安[illegible]之無
不咸瞻此土[illegible]欲更[illegible]虞公允文以中書舍人[illegible]
至[illegible]舟師扼其衝北[illegible]揚州將謀[illegible]而我師[illegible]不可
優[illegible]入膠西盡焚燒其戰艦虜[illegible]至
入賀 上曰皆卿等輔佐之力也[illegible]公[illegible]從至建康與陳
左相協心同力酬酢軍務[illegible]事[illegible]曰不暇[illegible]自旁
之欲入匿也萬一[illegible]知公[illegible]老成知兵可用至是留守金陵春禮如
乃三十二年 駕還臨安公慨然曰吾起書生致位兩地復何求
乎即日[illegible]解機務[illegible]留不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言者乃接[illegible]公[illegible]明殿學士行至郊居 今上即位
除知潼川府[illegible]民安其政明年[illegible]請祠資解印還里復
上章納祿踰年不[illegible]三年正月十一
日卒年七十有三 上聞之[illegible]太常[illegible]曰文安
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封彭山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娶孫氏贈安定郡夫人子男五人光[illegible]右承事郎[illegible]未命皆
先公卒光甫右承務郎[illegible]功郎[illegible]府廣都縣尉皆出繼承
公後者獨光旦一人今[illegible]郎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三
女適右宣教郎史[illegible]成忠[illegible]孫仲開[illegible]仕郎杜必達季女早卒

孫六人[illegible]公生孫女二人[illegible]
[illegible]士史[illegible]水車行以十二月三日葬于彭山[illegible]
公[illegible]於孝友[illegible]平居接物[illegible]撰
其[illegible]事業者[illegible]可[illegible]中[illegible]
賀[illegible]門公方[illegible]先君[illegible]三十年兩與[illegible]七走[illegible]
細所成小[illegible]屋[illegible]大名耶[illegible] 上
前有所[illegible]先臣之教也[illegible]大夫人[illegible]以從
觀者[illegible]至[illegible]下若重[illegible]骨立不忍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兄[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illegible]明之[illegible]以給
宗族[illegible]
一十年[illegible]無留[illegible]數及受知 太上[illegible]
飢色[illegible]丁多事不動聲[illegible]全節
[illegible]可[illegible]去 朝廷[illegible]人才多不能自達公
[illegible]以人物爲己任君相知其[illegible]士必[illegible]是[illegible]以
致[illegible]進一[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之臣而[illegible]十生於
人文[illegible]不忘[illegible]其子孫[illegible]
作[illegible]三十年不[illegible]然[illegible]左右[illegible]史
帷[illegible]與鄉人相往來[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力行不[illegible]
[illegible]從公[illegible]爲御史同朝六年知公[illegible]
[illegible]然[illegible]書[illegible]士[illegible]
[illegible]若公[illegible]使公[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上不[illegible]國[illegible]用不[illegible]其所
死矣銘曰
天佑我[illegible] 是生文安 人中之英 文安[illegible]
[illegible] 以定王國 公[illegible]自荊 [illegible]
不[illegible] 有[illegible] 允大典[illegible] 公[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色 [illegible] 公[illegible]

選由國政　同寅曾公　夙夜不懈　且兵　攻
整我師旅　公替徂征　以立予武　延遣成役　鎮彼荊鄂
延建大將　盡護全蜀　征虜孔熾　我師震驚　公援成算
上心載寧　飛檄馳詔　張吾三軍　于葦欲渡　弗戢自焚
帝將金陵　公左右之　召彼元老　自公啓之　我略中原
進貢既同　公拜稽首　天子之功　人亦有言　名遂身退
天道尚爾　釗敢弗畏　惟公樹德　實其有常　樹導于帝
為國維綱　公方在朝　上皇所叱　公薨還蜀　天子之思
彭山之阿　有墳峩峩　勒碑于隧　德音不磨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三

梅直講聖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賣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　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illegible]十二
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　不困其鳴　不躓于艱　不履于傾　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　震越渾鍠　衆聽以驚　以揚其清　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　以告諸冥

劉學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
有聲　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
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
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
英公既薨　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
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
疏凡三上　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
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
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
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
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
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
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
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
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
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嘆服三年使還以親
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
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嘉祐四年[illegible]是
歲　天子下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加上　天子
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加
尊號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
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所請禮官前[illegible]

[illegible]告於郊廟皆[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何以勸者[illegible]紛
歎公之言曰春秋之義不[illegible]下[illegible]大人[illegible]
然[illegible]復其號而不[illegible]其[illegible]
設廟之[illegible]后之服且[illegible]從
先祖自如故皆如公言公既[illegible]目
既而又論[illegible]之公[illegible]
不容于時[illegible]自[illegible]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
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
故都時[illegible]公方[illegible]事[illegible]未具而公[illegible]軍年
史不能決至其事明判取以付御史臺乃[illegible]公所發也公
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illegible]田數百頃予民民
至今以爲德其在[illegible]所至必[illegible]去歲用
[illegible]止至[illegible]不[illegible]公於學博自六
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
不通其爲文章[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封皇子公主九人公
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
公知制誥十年[illegible]以[illegible]翰林學士者數矣而不遷及居永興
[illegible]以疾[illegible]八年八月[illegible]三班[illegible]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
多所建明如古罪人[illegible]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秋青宜[illegible]以保
全之之類皆[illegible]志在士大夫明者皆其[illegible]切人主[illegible]至於
從[illegible]開[illegible]用[illegible]人[illegible]民事不[illegible]於外廷者其[illegible]益尤多
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見知人主之深方嘉祐中嫉者[illegible]而攻之[illegible]其
雖[illegible]而得[illegible]　仁宗[illegible]忠[illegible]及侍　英宗講[illegible]專
[illegible]指事[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其[illegible]已[illegible]後得
[illegible]自日[illegible]上曰如[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告
上每[illegible]見[illegible]學[illegible]時問公[illegible]以[illegible]五十[illegible]族
以明[illegible]求外補　上[illegible]然許之[illegible]知[illegible]州未行[illegible]汝州治[illegible]三年
乃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守司御史臺[illegible]元
年四月[illegible]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illegible]帝之知公使[illegible]不
以[illegible]所以用之[illegible]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illegible]時也

又守揚州以詩語以終時相有及歸白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峻士
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
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郡公邑戶二千一百食實封者二百
戶曾祖某贈大理評事祖某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
某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母某氏侍御史程之女
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
國秘書省正字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
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 天子
擢錄其內孫堅甫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忠厚
寬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當於心從容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
懷中家不附有所短者輒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
篤於古文作五卷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
意林合為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
傳今盛行於學者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
某所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昔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其施不貳一以誠見利如畏義
以爭翻然復撥危不懼畏不能奪壯齡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
毀知不能奪古聖賢皆後存有如不信考斯銘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自閣張 耒

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後不能譜其世國初為澶州清豐人 真
宗朝有諱迥者以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居
鉅野而文元之子諱宗愨為參知政事謚文莊又三世而生公公諱補
曾祖諱宗簡吏部尚書考祖諱仲衍尚書員外郎即為學祖考
公諱端友之子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群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年十
三從其父宦於常州時已為名重天下於後進少許可一見公
大奇之公從祖考抗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
思為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嘗
欲為之賦以志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嘗讀之歎曰吾可
以閣筆矣公以文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公
如不及每見行既公文由此公名籍甚於士大夫間舉進士
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詞近世未有遂以進御 神宗見
之曰是深於經術可以革浮薄於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召
試學士院入試者百人所取者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
授事行除太學正 哲宗即位右丞李公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
院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除秘閣校理通判揚
州未幾召還除戶部判官理通公辨其姦事所決一府
不敢欺乃為著作佐郎又遷秘書丞又遷著作郎一官制給事官於
是公為秘書省官十五年治靜學未嘗近權要論議高之
遂知齊州有群盜白晝持劍入人公默得其姓名擒其黨一日
乃宴客召捕吏以方略授之一行未終而擒一一行大驚郡為
無敢復盜北民在境不絕公至京就濟萬計乃為荒者
以舍之且廣用人事又為其糧與物公躬臨之活數
千人又擇其強壯以兼死者男女異處使各有以撓之
既至境按視乃歎聖于王朝公亦坐累降通判
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著作佐郎稱中途丁母憂服除
誠不赴更除監信州酒公治郡事於了思適意今上即
位召還遷判河中府未行召為
著作郎俄遷吏部員外郎 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
部郎中又改 神宗實錄又以林木不允又
乞請外官後為部郎事有官者史緣為
落職外官而去功論不同與曲
避一公師名其詞公對之公然曰
富者行於是吏留事知河
中府有司觀事有司鞫
之公乃材一口城中歡呼民為之知
立祠從知州其治可中又徙知密州尤用改知
果州不行句大平觀又改西京宗宮又改
慶以行為人敬而尤好閑明為人其居
閑明之不大觀四年用

少試部拜知建州權知四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外
方重寡言天性嗜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自若之
氏鐵圍劉夫公注曰揚雄劉向歐陽永叔王韓愈柳宗元之作從
容而乃歎之當與之齊而後已其爲儒奇卓出於天性非有[illegible]醉而
成者自號[illegible]以求蓋不足道也有集若干卷藏於家[illegible]務爲
忠其事親友尸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字素貧並未大上湿時
子女未嫁者五人公力爲營辦皆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
情見事有不當於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怫也公
[illegible]於書內外典所不觀下至於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
[illegible]先言之夕有大星殞於州廨之旁衆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
少好讀莊老書且通其說既自以爲未至學於佛而求之於心泰然
[illegible]不待也及[illegible]精其不[illegible]娶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
[illegible]去封永嘉縣君子男一人公爲公似女二人長適梁顯吉次尚幼
[illegible]又及著作右千卷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
先大夫之兆未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曰

卷三十四

[illegible]家令　以[illegible]國　文元淮[illegible]　爲時俊德　[illegible]元祭
[illegible]起有[illegible]　東[illegible]齊[illegible]　白首當里　追古作者　蹈其陵[illegible]
氣[illegible]摩斗　聲[illegible]金石　不於[illegible]邪　循有萃[illegible]　人一之難
公易千百　我存其文　惟能[illegible]淳　其資忠信　施及鄉人
是獨何歟　一作之[illegible]　阜[illegible]之良　不得出門　將[illegible]其禮
而嗇其身　嗚呼无祭　萬世之聞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明道先生程　顥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于
室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伯溫以告曰昔先人
有言志於墓必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
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illegible]
[illegible]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
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
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矣先生之名雍堯夫其字也
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以遺逸試將作監主簿
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
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之人尚
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遂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
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
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
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
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
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
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
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
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
親疏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
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
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
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
成人才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
子之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
才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
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
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
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
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
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
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
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
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
閒有餘以觀以飲以皇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呼先生不有[illegible]流在東方寧
一宮先生所以

胡先生瑗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臯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受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　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著為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　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　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孫先生復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　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　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戰焚　逃藏脫亂僅傳存　眾說乘之汨其源
怪迂百出雜偽真　後生牽卑習前聞　有欲患之寡攻群
往往止燎以膏薪　有勇夫子闢浮雲　刮磨蔽蝕相吐吞
日月卒復光破昏　博哉功利無窮垠　有考其不在斯文

徂徠先生石介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 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 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其行於己者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痴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 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處士孔君墓誌銘

荊公王 安石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縣龍山而上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幸而有以不得於先生則為之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於是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又請以先生為某官其為縣者於是 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瞰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

奴不足以勤勞加焉衣食於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貧而後不
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
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從之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
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是也先生博學尤喜易
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
此耶當漢之衰又從而尚其節之士而亦以孜孜於當世處人之
閑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有幾人豈世
之所不得而湮沒而無聞抑上之擢拔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
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昔人所謂孝友之士者哉其可
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殉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欲吁先生好潔而
無尤匪伐一身私維志之求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五

新刊先正碑誌類苑卷三十六

石校理曼卿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
始以其族間走南歸　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
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
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
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
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
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
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　真宗推恩三舉進
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
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
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
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
判海州還爲校理　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
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
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
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
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
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
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是有欲以鄉兵扞賊者
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
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
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
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
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所擇必盡其歡及習而可否天下是
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　天子聞
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
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
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
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
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
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
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梅給事詢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
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
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
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以壯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
人主為知己當時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
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
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以見其志也公
諱詢字昌言其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利豐監判官
遷將作監丞知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人莫知公
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中一見以
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
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
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天子以為可用問誰可使
者公曰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
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西域未至而靈州沒
于賊召還為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
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以謂大臣臨邊督戰
曹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功以贖過凡數十事
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
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所以待繼遷者待德明德明頓首
謝罪獻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
事矣公數以事見用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坐
事降還為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
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荊湖北路轉運使坐
擅給驛馬與人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
天禧元年徙兩浙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復使鎮州
曹瑋居邊有功出師
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未能
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楚州
兵部員外郎知廣州又改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
改直昭文館知荊南府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
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
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審官院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
士群牧使累遷給事中以疾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
日卒于官公喜為詩材辯敏明能少喜
真宗自初召見君臣之遇已而失二十
年始復直於集賢門生故吏進士為宰
相居大官故其以先生長者自處在
許昌經遭之孫河西方用兵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
矣享年七十有八以梅氏遠出梅伯而譜不明公之皇曾
祖諱某皇祖諱超皆不仕父諱某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
君子五人長曰鼎臣次曰寶臣得臣
太子中舍次曰輔臣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
天子聞轉拜其子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
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　有蘊無時　偉歟梅公　人主之知　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　困于有窮　卒以斂　一失其塗　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　既晚而遇　壽考　福祿之隆

尹師魯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

高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强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

其世家云銘曰

藏之深　固之密　石可朽　銘不滅

墓表

忠獻公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某以道離亂世不仕祖某始以材行顯其家自至郎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某舉明經累長郡邑職政明決仕至以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illegible]其父[illegible]公幼悟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illegible]常調者皆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illegible]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校[illegible]山南東道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illegible]人公乃著[illegible]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illegible]大臣王公知而薦之召[illegible]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illegible]公安道上[illegible]論救[illegible]以朋黨貶[illegible]臣以[illegible]京[illegible]有[illegible]根[illegible]以[illegible]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illegible]又貶[illegible]陵[illegible]令[illegible]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illegible]延州大將劉平逆戰[illegible]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illegible]以經略招討之琦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illegible]上[illegible]翰林學士晁公[illegible]入內[illegible]出兵[illegible]兵尚[illegible]以成[illegible]部[illegible]爲[illegible]下切責[illegible]有重鎮[illegible]以[illegible]策子與公[illegible]陛奏之[illegible]上所[illegible]攻策[illegible]一[illegible]可[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數千人便道[illegible]未至[illegible]專[illegible]周判[illegible]州又[illegible]州選知[illegible]州[illegible]

後倚夷狄缺千鋒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居
陝西四路帥至靜邊寨[illegible]劉滬[illegible][illegible]著作佐郎[illegible]七宿於
章州望所入諸寨中隔道二百里修以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
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師之戰亡皆不下二萬人而當賊昊
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由兵寡多而任勢[illegible]也先時奉
兵由黃石河路於後雖逐水而路三日而援師安然以為今日故
奪[illegible]之田二百里列壁屯師坐[illegible][illegible]不發計以留[illegible]援一二
日之速則有兵備不用不給矣乃奏[illegible]之便詔從之又因以
府罷政知永興軍乃署明節牌[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
詔公曰是人召為者再不至乃命斥兵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受代
然署從公於足朝不行而[illegible]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明而鄭比奏
本道[illegible][illegible]功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而城水洛[illegible][illegible]
師孫[illegible][illegible]任政知渭州兼管四年契用[illegible][illegible]報西戎[illegible]陝
三路要都皆擇人從知渭州當范公在二府也余安[illegible][illegible]永叔
並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相繼罷去而天下日之為賢者執政

指之為黨[illegible]欲因[illegible]之上[illegible]者[illegible]上書以大為事公
且言公在渭行[illegible][illegible]制使求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汚公
有部將[illegible]用者出于軍校者自亨販民息錢至臣貧不能償公與
秋公借其材乃分俸公使錢給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
問而錢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
疾公[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妻子無一成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怡然隱几而卒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
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称者必與然不忍須見[illegible][illegible]大節斷
大事則心如金石雖[illegible][illegible]列不可變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
冗劇皆[illegible][illegible]人人[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及不失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五代文弊本朝柳公仲塗始以
古道[illegible]門[illegible]不能振天聖初公與穆伯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力以古文為主[illegible][illegible]以雄詞[illegible][illegible]後學大悟文
風一變從我 宋之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唐而[illegible]三代者公之力為多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後[illegible][illegible]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具知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政[illegible]
久而易矣公曰是行也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而婦假自[illegible]忠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illegible]之往往與其
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然如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為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
之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下[illegible][illegible]曾不得一[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公卿之位幹
致太平之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
天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中人者引以為鑒[illegible][illegible]而自安也余
上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細民之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公以文致
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當時[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者不三四年間
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且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奈何乎天不與
公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張氏[illegible][illegible]縣君
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年而亡兄原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
于世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任[illegible]先公而卒

[illegible][illegible]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子男四人長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其三
未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人長適[illegible]部員外郎張昌
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嫁姪[illegible][illegible]學
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而[illegible][illegible]名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和元年十二月某日祈
新[illegible]公大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書謂
子曰世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以
信後世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其[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性命如公之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之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能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尚[illegible]歸于[illegible][illegible]
林者不[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福[illegible]生[illegible]曾不少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月之光[illegible][illegible]萬古而
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善人者天必報其後[illegible]宜嗣人之蒙慶

新刊先正[illegible][illegible]玩珍集三十六

蘇安史舜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錄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慨然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弊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二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頗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illegible]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失以著之而使後世知其有以由也又其言以為[illegible]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交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王翰林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illegible]經史百氏[illegible]

[illegible]

已而辨別[illegible]

故自其少也一時名士[illegible]其名譽喜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州舒城[illegible]京故相[illegible]

文章[illegible]

[illegible]

乃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illegible]

[illegible]

之未知所為而杜相[illegible]

[illegible]

以坐[illegible]

[illegible]

史館[illegible]

十三年以親[illegible]

以疾[illegible]六十有一[illegible]

[illegible]

告稍[illegible]毋[illegible]者去[illegible]至[illegible]可召公問果得積不伏可[illegible]也公
言得之不可易也於是與鎮[illegible]公以文學進用能[illegible]
上開陳其言婉而不迫　天子嘗[illegible]其說吉有所欲[illegible]以問[illegible]無
不能對嘗以金書龍水[illegible]飛白詞林二字以[illegible]之至於[illegible]廷
他有司制[illegible]故[illegible]說以考正既領太常寺[illegible]禮與[illegible]定九[illegible]
修律頒杖定史[illegible]前後[illegible]篇　同朝[illegible]兵制度[illegible]故
事二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illegible]學士宋祁言明堂
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illegible]公其草具儀禮成[illegible]
以又[illegible]推[illegible]有古法所為文章千有餘[illegible]於
為政[illegible]而有[illegible]成[illegible]為守者患之不能[illegible]公[illegible]
患[illegible]是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其人[illegible]取其一二人[illegible]
手法令[illegible]不明[illegible]始知[illegible]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illegible]
欲更[illegible]公毋給[illegible]州卒教習者[illegible]在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
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illegible]
眾[illegible]民所[illegible]多有[illegible]最[illegible]
議遇人洵[illegible]及既[illegible]其言皆當世要[illegible]公知制誥[illegible]
天子以東宮[illegible]文[illegible]公曰此[illegible]
[illegible]前有司[illegible]文莊[illegible]
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illegible]
近[illegible]法千[illegible]刑[illegible]又言天下民田[illegible]不均[illegible]
有司[illegible]秘書[illegible]郭[illegible]千步[illegible]方[illegible]田法頒之州縣[illegible]使
困民公[illegible]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illegible]吏
方執政之臣皆[illegible]以嫌不用公謂士[illegible]行[illegible]
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illegible]皆
可難行方公病時六月[illegible]侍[illegible]進[illegible]而公病[illegible]天
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illegible]而公病[illegible]以
卒　天子[illegible]加等[illegible]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illegible]城
[illegible]公[illegible]天[illegible]城人也[illegible]其祖[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中[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公[illegible]娶胡氏[illegible]文
[illegible]高陽郡君子男五人[illegible]

大[illegible]欲[illegible]秘書省正字[illegible]自將作監主簿[illegible]曾[illegible]其官一女
[illegible]博士陳安[illegible]銘曰
[illegible]王氏之先遠自三代[illegible]周齊[illegible]其後之人皆以王為
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illegible]之王出周王子[illegible]世可考[illegible]太
原人後[illegible]宋[illegible]生八子公實其季[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六[illegible]之[illegible]名[illegible]公[illegible]朝廷儒學之[illegible]
進食千家[illegible]其不學[illegible]之年朝無[illegible]士失[illegible]友[illegible]
東[illegible]門[illegible]白[illegible]藏[illegible]銘不朽
[illegible]銘
文忠公[illegible]陽　脩
君[illegible]姓尹氏與其[illegible]名[illegible]世[illegible]
章[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斷為人剛簡
不矜飾[illegible]其人居久而莫[illegible]其一[illegible]所發則人必驚伏
其[illegible]事若不干其意已而[illegible]其成敗後多如其[illegible]其
性[illegible]能容[illegible]交久而益[illegible]自天聖明道之間[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此其曾祖[illegible]贈[illegible]化
[illegible]父[illegible]官至[illegible]部員外郎贈工部
[illegible]左班殿直天聖八年[illegible]
士及第[illegible]知芮城[illegible]五州
[illegible]八知[illegible]州知懷州以[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定[illegible]大將[illegible]君
[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利不在[illegible]和[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不計利害此[illegible]所以數敗也[illegible]兵
[illegible]動[illegible]不能用其[illegible]以敗[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斷之以[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書[illegible]
知[illegible]州[illegible]文[illegible]公[illegible]可以居館[illegible]名[illegible]不用[illegible]州至
[illegible]月大[illegible]時　天子用[illegible]文正公與今[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即[illegible]公欲更置天下事[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三公[illegible]
師[illegible]役[illegible]數[illegible]發[illegible]以[illegible]獻[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役西[illegible]朋友甘[illegible]之已而以[illegible]

□□□□年十有二月某日其子林葬君于河南府新安縣□
□□□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人曰林
□□□□嗚呼師魯以□□智於事物而卒困憂患以窮死若子漸
者聰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可見者亦以不□其所
□□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於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於銘曰
□□于中不以施一情樂死其如歸嘗其志之將□不然世果可
然其如斯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劉秘書恕墓碣　　太史范　　祖禹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為臨川令遇亂
不能歸遂家□筠州人□□與少有高志年五十為潁上令以□
□□□□以老□陽令為屯田員外郎道原少穎悟從□技舊書過目輒
成誦年□□坐客□言孔子□□一從弟老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
妻之一坐驚異十三□□□□公問以事□原以所書對公不
能對十八歲□□□□□□□□一□□□□進士第□□陳鄭公沖
為□陽□□□□之□□□□□□□□□□□□和州
令道原為人重□□□□□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遣坐下獄道
原獨□□之□□□□如己□□□又□數□□運使以深文峻法陷
之大□□□□□□□□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
雜□□□無所不□覽其□□□□事如指□掌道原終身不治
他事故□以□□為一時□□□學士司馬公受詔修資治通
鑑奏□□□編修道原於□□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
馬公□委而取之□道原為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與□中執政
有與之□□□□則修三司條例道原□肯□之且非其所為執
政者□不悅□□□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欲與之
校面語□之至□色□如而道原不少屈獨人廣坐抗言其失聞
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也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為
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
□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
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
寧年略□各一卷道原娶□氏□職方郎中□之女生一女三男曰
和仲羲仲□□道原卒□使其子為書來告曰□□為表若碣以志
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　博學強識　□□□□　□有萬物　人所難能
不以□□　中道而殞　鮮克知之　精明在上　體魄在下
刻詩墓前　以□□者

十國紀年序

文正公司馬　光

皇祐初某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某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於是歲[illegible]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illegible]鉅鹿主簿和川令[illegible]道原[illegible]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illegible]而於科場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illegible]之道原篤好之為人[illegible]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細大之事如指諸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遍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鑑某承乏侍臣[illegible]以為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　天子一日[illegible]

自戰國以迄[illegible]興衰[illegible]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illegible]於奏御[illegible]上甚喜[illegible]歷代君臣事迹[illegible]自擇館閣英才[illegible]共修之某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某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　上曰善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某蒙成而已　今上即位更命其書[illegible]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為事因言　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illegible]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者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某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某尋判西京留臺[illegible]

請身詣某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悲哀憤鬱遂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期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隙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呼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為復病而夭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惜悵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嘗學[illegible]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　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某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耶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賢學者觀之如兄弟奸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旦夕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某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某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書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所示學者皆不同由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之[illegible]及道原[illegible]以[illegible]己之書是非於失氣羸甚乃曰[illegible]

其仰為書屬光使撰埋銘及十國紀年敘目曰始欲諸國各作百
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叙中言之光不為人譔銘文已累年所
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之意厚而不獲已悲傷之深故叙
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日云爾君筠州人
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遭亂不能歸家高安
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為筠州人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
為潁上令不能事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
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羲叟檢討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君諱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曾祖仁裕祖廷珏贈大理寺丞父
浩國子博士母張氏君以舉進士廷試不第與賢初今翰林歐陽
公使河東表君有該洽之學一命試大理評事居父喪服除補趙
州軍事推官歐陽修唐書律曆天文五行志君充編修官遷和州軍
事推官昭德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嘉祐二年以母喪罷去召
充算編修既釋服還職明年而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入謝以病
卒年四十四實五年八月壬戌也娶史氏子二人長早亡幼曰歆
女四人長亦早亡次適試將作監主簿孫珦餘皆幼君卒之十
日其妻奉君之喪以歸用九月丙申而葬君資強記於經史百家
無不通曉至於國朝故實財賦刑名兵械鍾律地理皆知其要而
星曆數術過人遠甚然不以自名未嘗妄以也未病時語人曰吾
及秋必死又自擇葬地於父墓之庚曰吾死葬此故夫人遂以葬
君所著春秋災異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南北史韻目皆藏于家
銘曰
學而不為人知又不克施以時為後人之悲

魏處士閑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諱閑字雲夫世家于陝之東郊父諱野真宗皇帝時有大名累
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為詩與人敗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
君之志皇祐二年　仁宗皇帝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
德行若知州直史館李公昭遘薦君無世有高節　上嘉之賜號
處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沒
不出州縣家所儲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謹守而治之朝廷以
君為作君之所資社子孫無有所與以女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
不嗜酒謹細年老變久以人和乎充閭里不自擇揖以故其生也
人樂與之遊其沒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特延禮亦然之往來然
未嘗有求於其私以干之其政事得失待未嘗然於耳而出於口也
以故皆愛重之無敢侮少好養生大要用沖澹自守不以一物累
其心以故視聽步走能壯而不衰可謂古之名隱士歟或勉或力
為奇譎以盜世名萬一與奉公若是俗取貴官或以他有位依其
名勢乾沒射利以侵魚細民君者皆隱不仕又足跡罕至然則能保
其貌中而免於禍害有如君者凡幾人耶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
秦氏子男一人曰損女三人適進士梁齡張要李侍其張孝孫
男二人曰問曰潛孫女某尚幼君未嘗出其門其拜君於墓闕
之年今也其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地求銘某何敢辭銘
曰天長不息兮世人無疆人寓其中兮細於毫芒嗜欲紛紛若非
患則狂惟君之生兮遊世於外依承先德兮彈琴有光皆有餘衣
兮廩有餘粟養生以理兮行已有方居不煩人兮迹不出鄉逍遙
自適兮既壽而康視彼公侯兮金朱煒煌憂危交尚兮或罹咎殃
為得孰多兮孰為短長

种處士放傳　　大史曾　鞏

种放字明逸京兆人父卒於長安放纔七歲能屬文與其母隱於
終南山豹林谷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
眾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家貧好施親族間有喪事
學人所知不復推究著書誦讀入深山放遊歸或不應
召遂與其弟研窮經典上交不遜致而命京兆府時存問之放
宜惱自往辭避居石以白為彰林谷至州郡七十里徒步
從抽夫往返不以為勞其學不喜釋氏嘗裂佛書以制帷帳嘗嗣
其說著孟子上下篇著書為文詞自稱退士作退士傳人號云雲溪

更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虛賞某餘制張齊賢薦其文女次
其節行詔召放即起賜對便坐授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
太官食晝日又賜緋魚遂謁告還山明年來朝覲其後又居嵩少數
遣使問勞賜予父之除起居舍人權諫議大夫祀汾陰加工部侍
郎一日召從學諸生飲曰與爾輩訣飲數行而卒終身不娶無子
詔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放在朝廷有所啓奏必據經義時與
知者或譏其循默　真宗乃以放議十三篇示輔臣曰放為朕
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爾其奏常焚其稿故也　上嘗欲大用之詔
詢治道放因辭晚年日縱酒西祀頗盛飾輿服或以奏在親詔躍
吏頗貽譏詔放在京師王嗣宗除京兆守使遣放不為禮嗣宗怒
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乎嗣宗武狀元故以是譏之
日嘗程力以冠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銜其言及至京兆又問秉
酣慢罵嗣宗疏宗因其弟姪強市田產與訟遣人上書其放又條上
其不法事詔問狀會赦釋因別賜第嵩山命徙避嗣宗焉

林逋

太史曾　鞏

林逋字君復杭州人祖克己為錢氏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嗜學不累
德中游江淮歸結廬杭州之孤山　真宗聞其名屢賜束帛命州
縣歲時問勞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
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
封禪書逋不娶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第逋嘗游臨江軍
李諮始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之卒諮時
知杭州為制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絕納壙中既
而　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石逋善
行草喜為詩其語孤峭澹其字未嘗自錄或曰何不錄以傳後世
逋笑曰吾獨不欲以詩取名於林泉況後世耶

王中正

太史曾　鞏

王中正汾州人賈販往來江淮間咸平元年至南康軍遇逸人
自言趙姓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釜盎遇火成金端中正曰當得
與法從及盛賜始得之且俾山野草木等品而授以一環神劍及符
籙之書戒以勿告中正求欲獻之上又有司所欲之至上飭作任
寶錄外書於遺景城使告宮承自新德殿宮為貯之南宮知中正
化銀術為秦自得脫軍籍內白劉承規又以其名聞初名捷為吏
曰中正賜對特受許州參軍承規以皇城公廨居之九入市必有
人與之語承規詰之不能隱曰即授法者也不能為嘗室以賣直
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遂降于堂然緋明服青衣其冠劍白長冒
降惟中正識其首或其侍童偶話始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天書
降改元大中祥符東封軍加直君號曰九天司命天尊五年天尊
降宮庭上號曰　聖祖即改皇城廨字曰元符觀承規私第曰東
宅所賜中正通濟坊第曰南宅並為　聖祖降赴之所中正累遷
加致仕積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中正
被疾見　聖祖謂之曰梅密頻汝者少卿類形景遊宮為吾輔勿
憂也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職丘中正初
得神術頗不以勢利告於人又享貯湯所化黃白難施貧
奉真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及營繕必請其金命以樂金銀為獻中正
復自以所成者助經典上為東京過贊紀其事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八

富秦公言墓誌銘

文忠公撰

嗚呼我先君舊業苦入尚書為都官朝散大夫致仕上柱國勳五品服天子又以郡政委之在官凡三十一年不爲不遇矣年六十三考終命亦不爲凶且夭矣人之生是爲初鮮無綠于而何苦恨焉嗚呼蒼天何可勝道先君嘗貳泥陽天聖八年以疾知萬州著令川峽官不得以族行因留家于洛惟以一子從萬瑞三峽與戎爲鄰水湍陸峻舟車僅及土風人物不類華夏有瘴毒惟巫是卿事以病死危者百一先君至之明年九月二日以疾屬兵與醫以責於郡署之正寢時弼行河陽戎判事二十四日聞訃其至叫呼心氣逆絕痛痺逆不遂以死乃亟由唐城至于夔楚而山路以及歸州始遇仲弟與少弟遂不能舍以歸用是身苦火化矣嗚呼哀哉與居不得侍飲食不得養以顯其孝不得葬其寸鄉骨復歛近不得見其終雖竟見之惟恐狂耳其即死痛自悼苦可滅此恨淪於骨髓不可滅天地山川有窮已此恨無窮已天乎生不能從以養死而奔之非孝也以十一月十四日辛巳奉喪歸寄舍于上陽佛舍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洛陽縣北張村之東原自歸九一年而葬贈大夫三月葬後已禮之終也先君諱言字應之其先齊人後魏北兆少尹遇生皇考令蜀軍令生商州馬步使令荀即顯考也以先君立朝廷贈[illegible]万員外郎君子姓[illegible]精世德[illegible]先君試于職方之京[illegible]此不書 真宗宅天下二年舍禮部官天下士時先君舉進士進不中咸平三年上親臨問始登丙科號陽縣[illegible]推官[illegible]州軍事判官以課最改武勝軍節度掌書記[illegible]大上召拜內殿[illegible]西京[illegible]分延院從知三泉就轉太常丞入奉朝請[illegible]又入復毀復者[illegible]以論事勸與建安[illegible]路出南京青河張公辟佐留守明年 天子臨御[illegible]月今上即阼遷屯田員外郎歸朝以[illegible]之求監都下軍機[illegible]以文印[illegible]陵陸

又以郡政移蜀數州中[illegible]泥陽之命[illegible]加君官[illegible]有[illegible]之道而折嗚呼命矣先君始在[illegible]學古所以入官於是[illegible]其以[illegible]下[illegible]罪[illegible]有按察使以[illegible]毀於割未幾[illegible]雖公忠[illegible]不容人小過不[illegible]居遠民上於是[illegible]之[illegible]戍土復命版[illegible]以[illegible]攻取之[illegible]以進[illegible]聚林[illegible]無[illegible]利之[illegible]與一[illegible]討捕[illegible]理老曰數百[illegible]先君議曰此[illegible]名哉[illegible]死可[illegible]刑如[illegible]禁[illegible]上[illegible]死生旦夕安[illegible]可斷[illegible]日之議不可[illegible]不得已從之[illegible]一[illegible]按台[illegible]壯者以[illegible]全[illegible]若[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騎[illegible]作[illegible]與[illegible]君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私[illegible]不[illegible]六男[illegible]大[illegible]氏[illegible]中[illegible]三女[illegible]孝降[illegible]夫人[illegible]死於[illegible]不[illegible]矣[illegible]官田[illegible]用[illegible]歲月[illegible]

[illegible]銘曰

[illegible]不我留 何[illegible]兮 [illegible]於[illegible]遠 [illegible]兮 泉堂一閉無復[illegible]矣 [illegible]不晨 終天止矣

[illegible]令君[illegible]墓誌銘

[illegible]文公宋 祁

公[illegible]宗海[illegible]氏[illegible]王[illegible]宜居[illegible]陽以王術說文帝不合而[illegible]儒先指之[illegible]帝[illegible]以安[illegible]東人蒙其仁在魏晉常爲

薨[illegible]國家[illegible]司空魏國公[illegible]世貴[illegible]川南[illegible]
排十三年爲[illegible]工子孫[illegible]徙真定五世祖[illegible]
不得[illegible]華官[illegible]依[illegible]泉[illegible]山[illegible]不以外物[illegible]於心生[illegible]
[illegible]世隱處曾祖[illegible]士諱[illegible]有至行[illegible]
祖諱緯傳學善辭章論議[illegible]
亡散君援拾殘餘爲唐[illegible]補錄數十萬言[illegible]成[illegible]事其[illegible]於
時漢周問爲中書舍人時主以君[illegible]家拜度支爲司封員郎不
事書[illegible]右丞者五年[illegible]周顯德中擢進士　太祖征[illegible]爲太子
左贊善大夫知陵州州有鹽井[illegible]民利其[illegible]
[illegible]亡去給言[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大守公私[illegible]
[illegible]發其[illegible]曰苟利[illegible]吾死不愛於是[illegible]數百萬人
以[illegible]終官下陵人[illegible]而[illegible]
家業如有知長乃自力於學[illegible]　太宗[illegible]化三年以進士
試殿中及第調主[illegible]簿改[illegible]州[illegible]推官　真宗[illegible]
[illegible]河北引師[illegible]設攻其公[illegible]
推官[illegible]遷官兵留屯公[illegible]
陳州幕府公[illegible]以[illegible]十有餘[illegible]
詔改著作佐郎知鳳翔府錄事[illegible]
年夏五月戊子壽四十有七公之[illegible]中山[illegible]也以[illegible]
克歸明年[illegible]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illegible]
自公始公於政[illegible]精力不懈[illegible]
人方正不語[illegible]神[illegible]
[illegible]古[illegible]居止[illegible]公正色[illegible]
[illegible]師折節禮之由是[illegible]名[illegible]早失兄弟[illegible]
[illegible]夫人史氏生八子成就者三人長曰[illegible]
度使[illegible]大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國公次曰[illegible]大理評事
女嫁陳氏[illegible]殿中丞封岳陽縣君夫人[illegible]
終身不[illegible]市[illegible]以[illegible]子[illegible]相[illegible]夫人[illegible]
勵指畫入俾與賢者居出俾從仁者游故年十八能奏頌　天子
召試翰林[illegible]名一日[illegible]天下　今上[illegible]任舍

人以[illegible]第一[illegible]以[illegible]御史中丞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光明久之以武
[illegible]都[illegible]甘陵[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相若大[illegible]教子矣　天子[illegible]日居[illegible]上千萬[illegible]
時丞相[illegible]外夫人[illegible]命歸於[illegible]人倫之[illegible]其家　上
[illegible]安[illegible]於[illegible]五十[illegible]下[illegible]
子[illegible]相[illegible]親[illegible]相[illegible]若[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拜[illegible]生夫人[illegible]生子必爲[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之翌日[illegible]以命[illegible]夫人以皇祐二年夏六月丁巳
[illegible]鄭州[illegible]七十九[illegible]定將終[illegible]內外[illegible]乃
[illegible]日上節[illegible]上不許[illegible]大將軍
[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年乃[illegible]方丞
[illegible]舍人爲太師夫人[illegible]氏[illegible]太夫人
[illegible]太師[illegible]夫人胡氏[illegible]大夫人公十一[illegible]太師[illegible]
[illegible]令中書令夫人[illegible]安國太夫人公[illegible]
道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公之制[illegible]
以其年秋八月[illegible]夫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夫人[illegible]自[illegible]二百[illegible]
[illegible]
有君子[illegible]在官[illegible]四人[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而年[illegible]中[illegible]令名不足[illegible]故[illegible]大[illegible]惟大人
[illegible]則[illegible]故神明
[illegible]天之[illegible]而光[illegible]
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公之[illegible]夫人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何如哉銘曰
[illegible]中山　世有顯聞　舍人含章　克代帝言　惟時陵州
以[illegible]物民　[illegible]生　親[illegible]　其[illegible]儀儀　[illegible]
才[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方強　[illegible]

戰□哲人 惟其不有 是慶後昆 咨嗣光光 顯相大君
樹冊追終 久[illegible] 合進比賢 教子以仁 惟芳終令
[illegible]斯□ 以古□□ 天□相□

田公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古稱[illegible]於人者必[illegible]後[illegible]不云乎[illegible]必有
[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在其身在其子[illegible]老[illegible]其先爲門人皆
爲家子[illegible]曰耶律氏[illegible]得[illegible]山後入[illegible]又[illegible]河[illegible]三[illegible]
其被[illegible]子[illegible]能者之以官後治[illegible]能幹父
之[illegible]其[illegible]王氏而生公公少[illegible]趙之
風義[illegible]耶律[illegible]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illegible]民[illegible]
公户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
十萬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illegible]於人多矣公亦[illegible]大丈夫
胡能老於異域哉[illegible]
而奔歸達朝廷 眞宗[illegible]之[illegible]
甲補外方[illegible]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時[illegible]大[illegible]
自[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公戒軍士曰我[illegible]其勇[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如[illegible]
校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illegible]
兵而擊之斬十餘[illegible]
之[illegible]敢內[illegible]州[illegible]其功不以上[illegible]公曰吾[illegible]王
事足矣烏敢爲功哉又[illegible]子[illegible]有聖人之[illegible]
身以[illegible]書[illegible]聖人之道使[illegible]以[illegible]入
年[illegible]子[illegible]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 [illegible]問
當世治亂[illegible]以對策第一廷連延用四五年[illegible]
陝西[illegible]使[illegible]朝[illegible]奏[illegible]公以太子右[illegible]
與[illegible]林苑金明池以便子[illegible]士大夫榮之 天子以尚[illegible]
兄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illegible]使公[illegible]
行有詔[illegible]中人[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年[illegible]秋[illegible]
不[illegible]年七十有四 上[illegible]之加[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曰[illegible]陽[illegible]也公性剛[illegible]
常[illegible]人[illegible]中有[illegible]使[illegible]
不下[illegible]不復以一言[illegible]之人皆服其
慶公娶[illegible]氏[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生八男[illegible]即[illegible]
以曰[illegible]有[illegible]進士[illegible]試秘書省校書[illegible]許州[illegible]主
[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上[illegible]次曰[illegible]進士第[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次曰[illegible]次曰[illegible]皆[illegible]進士次[illegible]可[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令[illegible]州理[illegible]州[illegible]令[illegible]
子[illegible]以[illegible]子宗[illegible]與[illegible]會于丹陽見公[illegible]
而[illegible]使人[illegible]又[illegible]而銘云
公敎其家 [illegible] 公敎其嗣 [illegible]國之器 [illegible]後[illegible]
又[illegible]而[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 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積德而胡然

蘇[illegible]銘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月[illegible]至京師[illegible]曰[illegible]
之大父[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用[illegible]不能自見於天下[illegible]古之人亦不
[illegible]而[illegible]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illegible]之先人
[illegible]不幸不[illegible]其志[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我銘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曰君[illegible]仲先[illegible]州[illegible]山人[illegible]先[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大父[illegible]大父[illegible]父[illegible]三[illegible]不仕[illegible]於
[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日[illegible]
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曰[illegible]化自[illegible]以[illegible]子[illegible]
未有以[illegible]人矣[illegible]名[illegible]
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多[illegible]以[illegible]
人[illegible]不及[illegible]
君[illegible]不[illegible]以是[illegible]而[illegible]
其[illegible]人[illegible]一與一[illegible]而[illegible]君[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安其[illegible]不失所[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中[illegible]其子孫[illegible]人皆服其行[illegible]自五代之[illegible]學

者衰少又安其山樂平皆不敢出仕君獨以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
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
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
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
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州而其訓
家緼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而以子渙爲大理評
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七年五月十一
日終于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
夫人史氏追封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
獄公事有治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光祿寺
丞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中丞直史館簽判鳳翔府
事推官銘曰

蘇氏初西　在蜀前分　三世而顯　以篤吾仁　君始不乘
於躬以畢　孝于父母　施及鄉黨　維其之卓　教其子孫
教化鄉邦　學者詵詵　維子若孫　同時三人　擅名文章
震動四方　經本厥初　考其之由　刻詩墓石　以俾後人

程太師元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以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
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
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
書令其爲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
定國公徙鎮鎮安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
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爲之子
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仰望顯于朝廷遂爲
中丞勤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
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秉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有國定
異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
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
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暨夏商周而程伯休父
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中
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博野人曾祖諱
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
吳氏秦國夫人當宋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
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　宋興於今百
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　太宗自晉王即
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
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
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
明謂曰吾新被寵　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使其自擇
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
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
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
州宜春令所至皆有善政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

祿所仕官不求名譽爲諸將所伏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
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
聖一年十一月某日葬于鄭州新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
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璧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琙
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
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　顓頊之苗　始自重黎　歷夏商周　惟伯休父
聲詩孔昭　世不絕聞　盛于有唐　程分爲七　三祖安鄉
廣平中山　以暨濟陽　中山之程　出自寧晉　實惟裔孫
仕于陳季　陳威敵亡　播而北遷　公世中山　爲博野人
道德家諸　孝悌飛聞　不耀自彰　以貽後昆　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　有烈茂章　覆其考祖　安思之封　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　公多孫子　有畜其源　發而勃然　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瀧岡阡表

文忠公歐陽　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
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
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
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
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
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
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汝而立於
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
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
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
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
厚於仁吾不能敎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
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
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
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
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
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
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
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
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
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
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
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
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
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
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
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
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
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
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
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

[illegible]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illegible]

謝[illegible]碑

文正公范[illegible]

皇家起五代之[illegible]以太[illegible]

法與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九十[illegible]

[illegible]之士[illegible]中外[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公[illegible]翰林王公[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人相[illegible]

[illegible]進士第[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千五[illegible]太[illegible]

梓者可傳[illegible]而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二千石從之[illegible]

破賊[illegible]而[illegible]大克以及[illegible]師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亡本[illegible]人[illegible]田可[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田公[illegible]民世[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千民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日中[illegible]

門下令[illegible]至[illegible]公在[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

強[illegible]南[illegible]

[illegible]不敢犯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用以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兄弟[illegible]都市乃下[illegible]民[illegible]

[illegible]前[illegible]下[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公安[illegible]川[illegible]天[illegible]思[illegible]

[illegible]門生[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白又[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史知[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年七十[illegible]以[illegible]年八月[illegible]一日

[illegible]其大臣[illegible]宋乃[illegible]公之[illegible]

[illegible]三世[illegible]

[illegible]陽縣太[illegible]公之第四人[illegible]

[illegible]國太[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夫人許氏先公而[illegible]生男二人[illegible]

[illegible]後公[illegible]年而[illegible]次曰約[illegible]作[illegible]

寵府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綸次適殿中丞[illegible]
適太常博士傅堯俞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常寺太祝[illegible]
簿景回[illegible]公安[illegible]
[illegible]士[illegible]之知人之善[illegible]
[illegible]故終身不聞[illegible]公始以文學中進士[illegible]
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illegible]二十年皆[illegible]
言狀請文于[illegible]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illegible]人爲同年交[illegible]公治
有循良之狀[illegible]之[illegible]足以佑風化而[illegible]禮俗[illegible]以銘
云巍巍我　宋　宅天而君　[illegible]以威[illegible]以文
濟濟吾僚　多良大夫　中外共治　休寧入匯[illegible]
周旋在中　在[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念蜀[illegible]
命公[illegible]之　[illegible]　偃仰[illegible]屏　雖知其政[illegible]
清淨[illegible]　人[illegible]　我所[illegible]下　[illegible]民以寧　人[illegible]
我依而[illegible]　其道乃[illegible]　[illegible]　以仁至名　[illegible]全
有子[illegible]　[illegible]而賢　[illegible]乎[illegible]乎　聖[illegible]不[illegible]焉
[illegible]式

公是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

劉氏之先[illegible]王世爲[illegible]人[illegible]南其後又
[illegible]陵[illegible]皆[illegible]不可得而知[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陵[illegible]新
[illegible]生[illegible]大理[illegible]未
[illegible]五代[illegible]式
字[illegible]志[illegible]出入[illegible]六年不[illegible]
以[illegible]治左氏[illegible]
出[illegible]時天下大[illegible]南[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第[illegible]大
[illegible]自[illegible]太[illegible]入
朝見於殿下[illegible]十人　上[illegible]
拜[illegible]又[illegible]州茶場[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人　太宗[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夫

[illegible]利[illegible]州[illegible]絕契丹[illegible]夏[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給[illegible]以[illegible]民[illegible]度[illegible]以[illegible]長久之利因[illegible]
曰[illegible]化[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有餘不足[illegible]潭州
[illegible]成[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久[illegible]利[illegible]多有
[illegible]之[illegible]國家[illegible]山海之[illegible]不能用[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上下[illegible]也[illegible]茶[illegible]
之利[illegible]河北關中[illegible]可不[illegible]賦[illegible]用足　上[illegible]其言即以[illegible]
召入[illegible]判[illegible]度[illegible]五
[illegible]下[illegible]百[illegible]小者[illegible]王其
[illegible]自入不[illegible]天[illegible]及　大[illegible]并[illegible]天下始一統
[illegible]　太宗[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三司文[illegible]不分明[illegible]者無
由[illegible]出入　天子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今以爲[illegible]歸　天
[illegible]方[illegible]其使[illegible]其心[illegible]使
[illegible]度[illegible]以下[illegible]明[illegible]皆
心[illegible]先[illegible]大[illegible]使者[illegible]中大[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小[illegible]子弟[illegible]度不許[illegible]學[illegible]度[illegible]
[illegible]封上　天子[illegible]中國自此始[illegible]博士
[illegible]以[illegible]利[illegible]上前[illegible]行天下以爲使者
不可[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十[illegible]年
[illegible]二[illegible]以不及故天下
[illegible]功[illegible]外郎[illegible]　天[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州[illegible]
使其[illegible]用[illegible]數十萬[illegible]度[illegible]事[illegible]
[illegible]由[illegible]三司[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入　太宗[illegible]其材故
[illegible]不得入　太宗[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事時[illegible]
史中[illegible]其文而吏所[illegible]
[illegible]以不[illegible]入朝[illegible]

以十九收度尚名於時價答所交游川一時名人於於此凡公
省華暢公之徒錄年革先後得之各盡其意得與石中立為綱行
牀下其具推知此初太宗好書集秘府古書校其筆迹自今至於
翰下至隋唐名臣以及名世者為古今法帖刻越名僧倡賢之跡以付
世之非其人雖守相終不得而賜收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為榮自
收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於朝每上郊藉田輒以赦令追命其
親以至今贈禮部尚書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一

韓太保惟忠墓表

黃門李　清臣

公諱惟忠者籍以定為靈壽人忠憲公之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
祖父也以忠獻公貴贈太保夫人張氏追封江國夫人太保之子
諱處均亦贈太傅而丞相既貴又加贈為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
封鄧國公從鄧國又封魏國夫人李氏追封韓國太夫人韓國公
之子諱保樞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曾國公曾國公之
子則忠憲公也歷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太子少傅累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陳國公公子八人長曰綱故尚書司門員外
郎次曰綜故工部員外郎知制誥次曰絳再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今以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鎮定
州次曰繹故駕部員外郎次曰維今以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
學士史部郎中知許州次曰縝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
士為樞密都承旨次曰緯故比部郎中知解州次曰緬故光祿寺
丞韓氏自忠憲公舉進士因侍曹公家京師其後忠獻公葬於
許而忠獻公從其始占籍太康之通儀而門族之盛為天下冠在
朝廷許其後在士大夫論其學在公卿之後論其世咸多韓氏然
由曾太師以上葬於□則韓氏本河北人也蓋自唐末更五代天
下之民罹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　太祖　太宗起河北有
天下墾除荒梗摧鋤嬰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地　累聖繼之以
休養生息為事其餘指左右驅馭驅策莫非一時之豪傑若諸國
定則　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之人若趙韓王普會保塞人曹冀王
彬靈壽人潘太師美鎮人李文正公昉及賈尚書儀之昆弟真定
人王太尉旦莘人張尚書詠清豐人柳公綽元城人李文靖公沆
肥鄉人張文節公知白清池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
安陽人餘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夫豈以為其故至於
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橫亘中國號為天下脊而太河自積石行數
里出砥柱條缐太行至大陸以折而東下走大海長闊巨浸紆餘
溢漲以相洪沖抱負小則綿一州大或連數郡其氣象如此而上

公厚重人性質剛則慷慨忠義之士固宜出於其中而雖或有不
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衍衍溥蓄發益大而受益遠以施于子
孫亦自然之理也自太保公基本其慶而忠憲公以道德事 仁
宗皇帝進退優裕有始有卒今定州丞相以忠厚正直事 仁宗
英宗以及 今上出將入輔當天下大事不辭艱難其昆弟群
從又才賢且皆顯用嗚呼可謂盛矣如太保公豈非所謂不及自
用其才而施于子孫者耶自太保公至丞相纔四世而五世諸孫
有故宗彥終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鹽鐵句院宗道今工
部郎中淮南轉運副使宗右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判官告院宗哲
大理寺丞通判祁州宗師度支員外郎知相州宗彌大理評事宗
恕大理寺丞宗武東阿縣令宗儒大理評事宗良大理寺丞宗厚
宗文光祿寺丞宗直宗本大理寺丞宗迪太常寺太祝宗質將作
監主簿宗欽秘書省校書郎宗堯壽安縣主簿宗亮將作監主簿
宗摯郊社齋郎宗旦太廟齋郎宗矩將作監主簿於太保公皆來
孫也其六世曰孫玠珪瑾璜瓌琪珏理珣琯玭璪珹已仕或未仕
二十人未名皆曾孫也夫二漢元功儒林之後與夫晉王謝唐崔柳韋
杜之族至于魏晉間久今韓氏自忠憲公至高祖四世贈一品上
下衣冠傳七世此特太保公之遺德已足以致之矣若忠憲公又
大丞相與其諸伯仲又以勳勞慶善承嗣之如此則後又宜不興
耆厚可以世數量乎傳有之一歲之計植之以穀十歲之計植之
以木百歲之計植之以德觀韓氏所植之厚其獨百年哉視德之
所至而已矣初大保與韓國公微而葬其家相比也其後增築之
相如其品制而墓益大遂合而為一獨留墓首異封此以告于後
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墓所既祠謁墓于
巳屬清臣為之表而得陽翟任昌紀書于石是不獨旌太保公之
系行以編示天下為人之子孫者勸 元豐三年正月十日四世孫
建雄軍節度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晉
州諸軍事行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
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
食邑九千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絳立石

張寺丞文蔚墓誌銘

忠文公范 撰

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君唐英次功以書抵予曰
唐英行至利州得先人手書曰翰林承旨王公翰林侍讀范公皆
知汝若皆得二公之文以納之吾墓吾為不朽矣又言公行所
二屢須一望以言書以求師使教諸子居起人之急避水火不
避也御人之有以若不之官所而之公以取決而去若其衆皆
有以而益其竹皆家備賞棘水中亡日益備凡考甚君皆以報
以縣之全蓋童之為而逐之其後盜賊所之容守竹林者十餘
以人其後不得而輒不自所於是又買田以易一酒爐以足其
財父之肯者以丘萬計皆折券不問其贊且亟有老父持
之其之已而老父亦不復見山有行丐於
道人錢若不受曰我子錢公視子丁錢如出擯
之曰而子作銘志我也明日遂持所不丁里曰我且死
汝曾以為於道左它日得吾銘者我後唐英及弟公
往訪焉之其布衣而已其說如是而皆以為公遇神仙也
公諱文蔚字隱之其先長安人七世祖某為守從僖宗入蜀
留其子從安於蜀安生令明王建召之侍齊不起令
明生江生之也生全全生仁
謙仁謙生三子公其季也平二年次功登第公為大理評事致
仕 上即位改光祿寺丞是歲次功以所御殿前授公既得
請其六月次功為御史奏事延和殿衣 上怪問之具對以
故 上曰是孝也以五品服賜之未月父子皆賜服士大夫
以為榮四年八月乙亥卒于成都享年七十以熙寧元年
三月癸酉葬于雙流縣之甘泉鄉娶氏縣君子男七人其
一即次功也曰商英州雜縣主簿曰英皆舉進士
第曰民英曰嗣英卿英先公以亡女三人其一次適宋
須孫八人皆以大其後者公開公之上然
哀之白金二百兩又其行人於是予以公為有
子也王翰林已表君之墓予又作銘以納公墓中則公之為

矣名曰神仙之事見於傳記者予嘗疑焉而公所以與人言者有術
用之人遂以公之行千由於雙業[illegible]其外則如公貴因以市書以
求師使教其子則其子固可知矣況其孫[illegible]以大顯者
辭無神仙人其捨之乎人其捨之乎

程太師墓誌銘　文恭公王珪

國子博士致仕程公之既葬也其子[illegible]使安武軍節度使
[illegible]校太保判延州[illegible]使人以書予曰我先君不幸材[illegible]于世[illegible]
碑之未立後世將泯而無聞[illegible]以是[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以銘
予得其世序之所以來又得其所為[illegible]而不克大發于時知夫
程氏之有後也為之[illegible]程氏自重黎以來世有[illegible]二代
至于秦漢之間[illegible]不絕[illegible]公之先出廣平近世[illegible]許州之陽翟
遂為陽翟人曾祖[illegible]世不仕祖守[illegible]仕周為[illegible]將令贈太師
中書令父[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太師[illegible]尚
書令母[illegible]氏[illegible]封[illegible]大夫人公諱坦字[illegible]然[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家學[illegible]
化二年[illegible]科及第[illegible]遂
州長[illegible]化一[illegible]判官又為泉
州觀察推官[illegible]故相[illegible]公知[illegible]遷
[illegible]公為大理寺丞知[illegible]益州[illegible]又知[illegible]州為
城未幾[illegible]許州[illegible]老于陽翟明年
曾　天子[illegible]國子博士景祐二年十一月辛卯以疾卒于家
享年七十七南院大[illegible]公之仲子也[illegible]郡[illegible]公疾即
賜[illegible]郡及[illegible]如哀[illegible]後三年公夫人王氏亦
卒公世葬[illegible]縣之[illegible]其將葬公也卜其大塋之[illegible]不吉卜
其兆域之南則惟[illegible]以康定元年正月甲申葬公于後卜之原
以夫人[illegible]公[illegible]州會[illegible]有[illegible]二人法當死州[illegible]獄
上公疑其[illegible]果[illegible]有[illegible]獄監
司[illegible]公處之多[illegible]在河[illegible]文移多於
星火又城[illegible]出內[illegible]數[illegible]下皆[illegible]
以辨[illegible]化[illegible]首[illegible]于家[illegible]水[illegible]代

[illegible]尚少丁時[illegible]春[illegible]水不[illegible]人憂其[illegible]公往[illegible]之[illegible]一
一夕水[illegible]而不可[illegible]眾以謂公[illegible]之致焉左
蜀城又[illegible]因[illegible]五千[illegible]公[illegible]士[illegible]更
部侍郎[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安[illegible]不苟[illegible]而多[illegible]
人[illegible]十[illegible]年未[illegible]不[illegible]白[illegible]
後世[illegible]而不可止[illegible]公[illegible]子[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第一[illegible]作[illegible]太有[illegible]
知政事[illegible]公[illegible]子[illegible]使又[illegible]太子太師為[illegible]南
院使[illegible]太[illegible]安[illegible]
成[illegible]且程氏之[illegible]于廣平中山而[illegible]不常[illegible]公子[illegible]
[illegible]中山程[illegible]公[illegible]名[illegible]
公[illegible]以[illegible]有二[illegible]呼[illegible]子矣公夫人王氏封
[illegible]國太夫人子男五人長曰[illegible]作監[illegible]次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人[illegible]外郎[illegible]
[illegible]博士[illegible]尚書[illegible]部郎中張[illegible]
[illegible]士[illegible]男十三人曰[illegible]外郎曰[illegible]卒曰
[illegible]安[illegible]卒曰[illegible]大理寺丞
曰[illegible]曰著皆大理寺丞曰[illegible]內殿[illegible]制曰[illegible]大
理寺丞曰[illegible]男七人銘曰
士修於家　不苟以進　公進自初　[illegible]　亦[illegible]
豈不欲施　[illegible]于用　其[illegible]　公[illegible]　時則有後
乞[illegible]其人　在[illegible]左右　[illegible]公　[illegible]封　[illegible]書
一品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公[illegible]　[illegible]不已
昔也[illegible]下　[illegible]　[illegible]萬年　毋毀我銘
何[illegible]銘
[illegible]　高[illegible]
仙[illegible]一石[illegible]封人[illegible]十世[illegible]六世祖[illegible]節[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其[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子孫[illegible]以行義[illegible]以[illegible]

屋而化宅爲先年相戒不入其里仲素生蹈侯諱摩字景之天資
絫哉樂人之善如自己出與人之急難甚於救水火居家終日危
坐衣冠儼然家人不見其惰容娶同郡喻氏生二子曰彥伯彥材
彥伯早死彥材父子力學元祐某年某月某日侯卒年六十而
彥材有子六人皆治經爲郡鄉諸生曰宗曰奧相繼登進士第奧
以殿前對策爲天下第一政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葬侯某鄉侯
於郡之蓋田里石門隴奧以予爲鄉里老夫子言不妄而信於人
來求墓誌銘詞曰
三代之時中國所治者五服之外四夷之要荒隘塞隔絕風俗何哉
不一而名山大川之氣含蓄鬱結而不宣其見於世則發爲人用
往往不過珠玉寶貝金鐵之富而已至于開三十六郡秦南
至于海岳西徼于岷嶓其後益雄歲造之割據衣冠人物之流富
地氣稍稍通達而山澤英粹之氣時發爲人君子丈夫才俊之士
吾寄五十年前老誠於懷仁君家其曾祖墓在何大阜嘗延起
伏之形勢有如牛頭之昂相距黏之址者曰其必有異人也俯
而視之兄井釜相望鬼運百丈山連泉若飛日瞰蟬之利充被全蜀
子主馬父之呼嗟曰地氣洩矣其歸於人也以爲學有時而興耶
予去蜀五十餘年今聞有何氏子東世其德于鄉以年相繼成名
而渾也遂能以長策大對擅多士與首以說觀之皆非山川之氣
鍾之以人力皆刹治而功速鍾之於人者以待其世世之修積服
仁義行忠信而誦詩書是謂厚積累而子孫崇燁忠厚恂恂不流
於小人之域然後生一人以爲甚耳傳德積累之利
云乎哉彥材有子六人皆也今爲宗教授州學也今爲主
客郎官四人在吾鄉不數見之此乃列先正者之積累勤
苦無忘吾五十年前之說獨先作一事出一議必是六經孔孟之
訓一旦遇大用於時與生民爲福爲經綸衣冠乃何輔則衡損以
庶先叔燠輔老夫亦與榮焉

老蘇先生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
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
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
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
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
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
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閒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
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
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
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
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
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
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
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
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
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
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
遲其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
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
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
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
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
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　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
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
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遲有文集若干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以養其
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

附會之說亂之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宜誰銘銘曰

蘇顯唐世　實欒城人　以宦留眉　蕃蕃子孫　自其高曾
鄉里稱仁　偉歟明允　大發於文　亦既有文　而又有子
其存不朽　其嗣彌昌　嗚呼明允　可謂不亡

又墓表

文定公張　方平

仁宗皇祐中僕領益部念蜀異時常有高賢奇士今獨無之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爲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爲亢者也爲乎蓄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無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因謂蘇君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敘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爲未始見夫人也目爲孫卿子獻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之一變稱爲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風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凶禮廢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爲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琦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也先生亮直寡合有儒者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德不談至於名理稱會自有孔顏之樂一里之間侃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　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之蜀明年八月壬辰葬于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顧野之士爲誄者百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鄉義自重蜀人賢之生三子篤於教訓其至名成者先生其季子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不問鄉人問其故曰非汝所知也年二十七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猶未之學也已取舊文悉焚之杜門絕賓友翻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其憂患死則收恤其子孫不好飲酒未嘗戲狎常以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若古者斯爲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召收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

有無待時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爲過而斯人有不
遇之歎救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嘗言之
名非大夫之所見者多不爲然曰嗟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
而所謂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常由辨之不早且之知可之
自昇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哉故序之曰定天下
之識不可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時議十卷易傳十卷刊行
前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二子鞏牧及其文意曰二子者行
以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同從鄉舉皆禮而所聞於世以科從
以權英發君二子從出然猶不足張其家力聞君曰然後爲家
以科舉上皆登進士第弟亦以文學並入高第今則以爲國士
仁宗時海內又安朝廷謹持法度取士有常格故其所至不至公器
於奉常特召已爲異禮焉則之許學者之所也而君不待相其其
志也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與布措諸天下獨立於世而今之人大常流
用其天然當之行家世之詳則見其鄉情有爲今舉其如平之大略
以表其墓惟其行之此以言之不作六

元豐類稿卷四十二

曾博士易占神道碑

門下侍郎李

曾公諱易占字不疑系出於鄫後以之南豐著姓至公兄以文學論議知
名天下官至戶部郎中言事切於時從其事所遊竟服以此白丘
守府官所歸前南豐歐陽文忠作呼以勒于墓時其兩家於封
城詳矣歐陽公又曰大腳聚常相及知後而世彌之積久則其必也
宜非一世而止公有不行而死者其必有以遺於後乎公第五
子初以蔭補太廟齋郎歷撫州宜黃臨川縣尉與州司法推官律
第改鎭丁事部度雄官武勝軍節度掌書記以州判官皆不
超掌臨真州裝卸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以修上擧知如皋縣
又知信州之玉山縣州守貪得不以公道持其所欲附楊公出之
以惠御史劾治獄擬不當得罪公削其官公以爲讒以歸十
二年不仕公因吾身不用而嘗自以成十且城用建之所存不可皆
吾身以歿世乃留其志於文章凡數萬言作時議十卷論其要
謂治天下先名教其次之以省事又次之以擇人然後立制度任賢

制事爲令取本以防之節用以持之貴秩可以理派也盜賊可以
術消也治道之本先定而其末亦從而與矣書成其後將如京師
抵南都或屛遺又二年諸子舉公柩葬先君之隴下公之歿餘文
而見于世夫古者其政之所宜以及朝廷有施設措置所以維馭
大平者而時議之論往往行于世開如開學校選擇養人材分州
縣選吏解民以言治利以其意見於言以教焉選用吏後之起復
昔爲如公官所至者多治事始謂公才能事業可用天下公平居
泊然無所事而曾書所以得之者著有之決其政縣能力豪強自
然坊注論其罪人不犯法奸慝屈直以守之先在如皇建豐子州
晚每以雜書自娛數萬其求年又分鄉國連租民賴以安興學以
教縣人寶元中詔天下吳叛士事言兵公曰春秋之義先自治吾能
自治矣何以外之兵也而以日府且何以復言兵其論蓋如此家甚貧
葬公死之上二人鞏其叔字其弟又一人牽相弟有爲善大
夫死三十年備…公爲…之且發…相…使…公生…
扶已丑…丁亥子男七人鞏…歐陽…公自爲一

家任至知制誥…行…遇人今卒宰亦早卒布事　神…下…
權…子…上用…知…院事…中書…今…知…州
事公之曾祖…祖…妣…氏…初封…縣太君…封…太夫人…贈
今累贈太保祖妣周氏初封陳留縣太君今封…太夫人考某贈
大傅妣封國太夫人公初娶周氏今追國夫人再娶吳氏封國夫
人後娶朱氏封國夫人初公之亡家人得於篋中所著書有言治
適在別郡正義…勤于…百姓…于下尚未足也…正人不用邪
臣…可…公已葬後三十六年臨川王丞相論公平生出處
學行之所…書之于碑陰嗚呼公其不泯矣銘曰
公之於物　撫出規矩　小人但疾　君子嘆嗟　公之於事
周達纘制　細大本末　經緯緯緯　凡公之言　匪施匪組
品物如斯　亦救今古　公之所志　行己惟人　尚夫嗟公
斯困吾民　有而不志　雖出猶仰　所考如斯　僑于君茲
載其令光　世求如之　既不可遺　遺…叫　揭此大公
而有銘詩

孫府君墓誌銘

翰林學士王　禹偁

端拱元年殿中丞富春孫公自鄜州受代終于岐山者孤某泣授
密之于許州何長子何以進士中甲科解名冠天下俄拜右正言直
史館賜三品服進明爲郎未幾以季勤爲將作郡府以命使丁
憂以句之丙□行數十君□故人□吏□□□□之不□終喪□上郎
祀用以右寶□制贈殿中丞府君爲尚書戶部員外郎仍以尤請進士
王禹偁□道表□□上之銘于工部郎中王公□□□□其先出
于嬀姓春秋時仕齊爲卿三代□得姓吳漢伯五代祖植始徙于爲
潁川長史高祖諱□□居于□□曾祖中□□□□不仕□□□□贈
大理評事先妣劉氏追封某城縣太君皆從公之貴也公即評事
之次子少孤力學舉進士不第退而修經世之務欲以布衣干
天子□賢位而行道此其志也周顯德中往□上□招□□□□
第凡二十有四條多引貞觀時文□□公□□以自比世宗□□奇之
命□試于□□館□□□□□府□□□□□□□鎮
隆初授□□□□□□□□事□餘□起□以大理□評□□官□向公
從民□請以前□□□□□司法□年□□□于天官得開封
府以和王出尹而公實事之□□□□□□□□□以□錄參
兼有□超□部□□□□□□曰無□□□□因折六□得□州錄事
宋事凡十載不得代太平興國五年徙□巴蜀合朝廷□公之才
且稱其滯　上亦記公之名如授大理寺丞□□大夫尋以本官知
荊門軍事明年□□□□□□□而□又□也□□□州□事
雍熙初□殿中丞□□□□四年□命得□□□□而歸享年六十有七
夫人張氏故國子□□□之女也先公一年而亡生以□貢封清
河縣君後以子貴□□封河內縣太君次子僅□□進士文學如其兄
次子□□少秀□□□□□安□鄂州錄事參軍□□□□□次女
適進士劉仲堪□亦有文其年十□月某日葬于河南府□□□里
從□評□府君之□也以河內太君□□□禮也昔西漢□□所經術□□
□□□以□□□□顯太宗□孫王佐□□□□以□□□□□百達
□朝共□人之後□嘉士□子得其時則功成事立大位及于□□
□其時則□□□□□發于□以□□若□□□□□□□□始□宗□得
公之策□□擢升諫垣有折□人趙守微以□□上□拜右拾遺
未幾出宰□行□□□□□□戶曹□□相□□公□□公□行□□特歷
試而後用時移事去況于州縣此一不遇也故事□□□□□□者
蒲求□□拜諫官御史由是而□大□公獨□□□□□□況者十餘
此二不遇也　上久□□□□□數多□□以求□□超擢其間
才如孔維者亦至祭酒而公守道退默未嘗自陳竟以列□□典遠
□而終身焉此三不遇也嗚呼天其或者屈公之位而大公之嗣
乎至于□□官之□可以□史師修身之道可以爲人範廉財慎言
出于天性好學博古老而不衰以今人之所不及也具于家狀此
不復書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代□其言知其道矣初廷評府君以
□□五代□計于□□□朝□□□□二京而□□于文之中□□調不輟
□□宗□□引□爲□以疾拒之夫如是則戶部之□三英之秀有
自來矣先是□爲左司諫知制誥有以何之文相售者見其文有
時□風□因□于同列□□□□□□□□居數月何始來□吾又得僅
之文一編時給事中□右庶子畢公與吾同典誥命適來吾家因
出僅文以示之讀未竟泗大呼曰嚇死老夫矣其爲名賢推服也
如此僅之□□也以兄中狀元□之末弟方今縉紳中言掌誥之
才者咸曰朝廷不命其人則已命之則必何也場屋語科第之殊
絕者亦曰國家□□則已□□不能則首冠者必僅也吾是以知廷
評之積德戶部之道報在夫三子矣豈止文學之有人又將富貴
之逼身也銘曰

賢人有位　止于身貴　無位于時　子孫得之　廷評素履
家食而已　戶部得才　朝班而止　□其遺志　付與三子
三子堂堂　天資佑□　賦爾□文　錫爾繁祉　翰飛聖朝
何啻萬里　君子曰孫　氏之諸孤　其光顯於　宋乎

宋府君□□行狀

景文公　祁

宋氏本廣平望族代有冠冕□廣□□遂□始來□□□□□府君□唐
昭宗位至御史中丞坐□貶□州司馬子孫留□爲□□人□乾封

府君事後唐歷晉漢多爲劇邑清尚素節鄉品士二霍丘府君弼
冠歲務通王霸之術是時諸侯据藩猶招豪英因感激遊淮楚當
世由是遊淮海魏宛冀之辟劇世宗用兵淮上鋪敦深入府君自
田里獻書行在陳滅吳之策世宗奇其才拜真令隨王師東下而
安輯之惟人忘亡遺內憂去官　宋受禪餘符泊侯濠州隱練
州官謝病不行俄而易簀享年四十八先府君蚤孤事母夫人至
謹諸兄以官學遠或千里近或數年乃還惟府君朝夕稱省以孝
聞邑中里人刑教盥栢遷世罕通謝問獨以府君爲益者之友治
春秋三家長左氏賈夫人之喪毀瘠如禮年四十親友勸以仕始
游京師　太宗端拱二年明經及第爲[illegible]州[illegible]主簿時四方籍
道數隸外臺郵文寶擻府君行部中董索輸攟如令而辦大見褒
歲代還調江州司理參軍慨然歎曰是不足爲仁耶位無小顧力
行何如耳因精思於訊鞫爰書之間蜀邑刑獄捕捉盜數十人
鍛鍊周密移之郡獄太守李朝以證左明具即俾論死府君疑有
枉狀因徐詰因械勿色以問之囚對不諱乃白白於朝朝弗察府
君卻申牒大獄四十日所以防冤誣盡情實今旬甲未決不敢如
教朝大怒居數日隣州獲真盜自首于官傳檄牀送朝執書愧且
駭曰椽其神乎州界有行商部輜重夜經澤中將宿佛祠值姦人
前殺羣僧延內招藉商人入寺謀其血乃覺因軒騎遁去曉達邏
者見衣履有汙執以爲賊傅考數獄商遂自誣府君以爲是兼操
奇贏挈千百計胡怨而蹈死耶因屏左右詠以好語商恐嚇辞卒
不變府君充卻其獄夜據案燭視物若有人乘馬不覩事自稱鄉
使者呼曰誤矣府君數語據及侍卒縱其數畫取成贓贄之左右
雜然謂不可遷明有姓鄭者詣官告其謀盜從支黨商乃免其鎮
諸精感如此前後閱郡將數人共間侍中文懿楊公尤所欽待毀
省丞呂奉天屿刻臨州少所推稱嘗府君仁隱材幹凡再加保述
居官八年弗得代時故二卿文定趙公以美俗使江表廉其德恤
疾置言狀是冬集吏部復掾常州三考皆最掌獄凡十年所蔽數
千無一詿誤者每有重辟必持哀以因爾罪雁死蚤召家人使之
相見飭衣衾祇席附其早晏未始妄加棰掠須其情實意乃然後行

之刑由是所活既誤又爲人誤一命安能[illegible]嘗自是川人乎
志之其意川角大去卒呼曰君勿化有知當爲宋府君作狗馬償
乎德九江毗陵二郡父老至今能言之俄爲光州錄事參軍安州
雲山舍江陵府從事府君謙謹修孝弟尚[illegible]自奉儉於施
物篤無非衣家無羨者以也不知人爲可以不知己爲恨中
外間莫擇於莫見任者共於撫士利不遇也力於事神而不祈也
不以上以苟求任遠以取薦者凡官二十載財考十七始遷
治昌府開閑史筆經行復遣力學而其揭安世[illegible]閣論說
付乃能昭明文章以教授諸子其家人嗜好粹然一于正於
事者宮識楷書日十數而以爲常[illegible]注子內篇手寫錄
亦撮以訂已曰吾以行吾之志其理所名學益性之也天聖
九年調歸于疾終于[illegible]寶年六月二十九日同母兄弟七人長曰
[illegible]皎安州雲夢之少曰理曰[illegible]曰理位先殁弟守邑舉進士早世
曰位故因[illegible]合姓曰高氏曰二王氏繼以鍾氏故善作佐
郎仕華之[illegible]女[illegible]夫人
後府君十二年而殁一子二女長曰拯早夭作曰守李曰巫孤後
王氏出也女[illegible]乃二女錄出也[illegible]嫁常留[illegible]進士今爲胡
州歸安尉次適隴西李彥輔以六年祖府君之喪全也宋夫人
留止南方獨郊守庚及軒尚在疲力不克葬乃權厝於茂之偏後
八年郊與邪皆進士及第郊乃以小子以治命之重不敢須故天假
殘息與於天下孔若之餘慶時學者進服嘉[illegible]府君之德進
學業以[illegible]所在能及此將之則亦[illegible]幸　天子
推恩於[illegible]之佳[illegible]朝之典乃以天聖五年[illegible]紀[illegible]書一追贈府君
爲太子中允[illegible]宋夫人[illegible]大君[illegible]東林縣贈屯田員外
郎追封[illegible]大人[illegible]一年[illegible]成進加今贈官
屯田府君以上[illegible]一[illegible]位[illegible]家口宮姓士亭
也[illegible]生乎申人[illegible]坤隱以先[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乃於
得吉卜於許州陽翟縣三封鄉[illegible]子孟冬之癸丙
與公之[illegible]以錦氏[illegible]二夫人[illegible]先府君庸[illegible]成規庸
行成矩凡有[illegible]皆可[illegible]上林[illegible]

追懷百不獲一謹摭崖略以備先塋之銘誌狀

右曹泰公以下至宋府君凡十五人碑銘雖非一時然石大臣而皆源其愛以大其後為昕名臣有足徵考故特附之于此俾士大夫知積德之報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三

曹武惠王彬行狀

李 宗諤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幼沈厚謹愿漢乾祐中承父籍補牙職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甚異之嘗指彬謂左右曰此遠大之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即彬從母周祖受禪世宗鎮澶淵召彬歸京師隸帳下從征澶淵及嗣位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待彬奉仁鎬益恭公府讌集必危坐終日未嘗顧盻仁鎬語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疎怠顯德三年移潼關監軍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代還奉詔賜吳越王鍇甲弓劍及中吳軍節度錢文奉國信既致命即日還私覿之礼一無所受吳人遊舟追及因與之猶不納至數四彬曰吾終逆之是掠名也遂盡籍其數悉上送官世宗謂之曰前使浙中者取求无厭其等君人汝獨能如此廉潔其可嘉也盡以所輸還之彬始拜賜分遺親黨明年判四方館事出為晉州兵馬都監時劉鈞僭據并汾為邊患彬整其州訓師夜則巡徼以勤庠間廷璋節制平陽頗推服之一日廷璋召彬及賓佐游郊外方環坐笑語會都道王將走單介馳書召彬詢於左右曰孰是曹監軍有指彬示之使人以為給也笑曰豈有國戚而衣弋綈袍坐素胡牀者乎轉引進使初 太祖典禁旅尤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嘗上謁平居讌會亦罕預 太祖奇之建隆二年延召彬問之曰我昔時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事周室為近親職在禁要安敢交結為罪 上益重之轉客省使俄命與王全斌郭進領步騎万餘攻河東之樂平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又獲千餘人俄而賊進兵來救三戰皆敗之詔建樂平為平晉軍又降靜陽寨十八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充內客省使河東來攻平晉軍命彬與郭進張廷進陳力通援之未至一舍賊遁去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五押騎六万餘來攻又命彬與李繼勳羅彥瓌郭進武康節度之大敗虜騎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遣將兩

路伐蜀詔馬軍劉光義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峽
中郡縣悉下又降遂州時諸將咸欲屠城殺降以逞慾彬申令戢下所
至悅服 太祖聞之詔書褒美使田欽祚詔彬曰汝能約束將士某恤
民吾任得其人矣兩川平會益州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
宴不恤軍事因而部下漁奪貨財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
逗留不發俄而全師雄等構亂復與光義破之于新繁擒萬餘人
與彥進協力剪滅及還京師 上盡得全斌等事狀因面詰仁贍
仁贍歷詆諸將爲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且曰清廉畏慎不負
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乃以全斌等屬吏即日受彬宣徽南
院使檢校太保領義成軍節度彬入見上奏曰征西將皆以獲罪
臣獨受賞何以寧勸不敢奉詔 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
苟有纖介之累仁贍豈爲汝隱邪懲勸國之常典可六讓六年遣
李繼勳党進李師征太原命彬爲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戰洞過
河斬一千餘人級奪人馬甚衆開寶二年 太祖將親征復爲前
軍都監率兵先赴太原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
擒獲千餘級 太祖至城下分冒衆於四面命彬主其北六年
進檢校太傅江南李煜違詔稱疾不朝仍城與繕甲兵大失藩臣
禮七年九月詔彬與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判四方館使田欽祚率
兵先赴荊南大發舟艦 上連日幸迎春苑登汴隄觀戰艦東下
又命潘美發步士總十餘萬水陸齊進 太祖御長春殿宴餞語
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慎勿暴掠生民惟示以威令使自歸順
不須急擊也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
署彬分兵甲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山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擒二
百七十人復池州守校王仁震王晏錢璵進克池州又敗銅陵生
擒八百人獲戰艦二百餘艘遂克當塗撫城二縣駐軍采石磯十
一月又擊敗吳兵二萬餘衆生擒偽兵馬副部署楊收都監孫震
獲馬三百餘匹詔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彬等進師破江南軍數
千人於新陵寨獲艦三十餘艘十二月破其軍五千衆於白鷺州
生擒百餘人獲戰艦百五十艘八年正月破其衆萬餘於新林港
口斬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二月軍次秦淮吳人水陸十萬陣

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獲兵器[illegible]數千紐及[illegible]城吳
人進師城下又敗其衆[illegible]都頭[illegible]七十[illegible]餘
人攻其城南水寨殺獲千餘破數千衆於白鷺洲俘斬千計於江
中三月破吳兵數千衆於江中俘五百人破[illegible]焚其[illegible]舍殺
千餘衆死者又千計[illegible]偽天德軍都知兵馬使張進
[illegible]九人[illegible]降偽又破其衆二千餘於秦淮其六月又破其二萬衆
於城下奪戰艦數千艘八月[illegible]與神衛[illegible]用奇[illegible]送降卒
數千人[illegible]多[illegible]亡[illegible]發[illegible]稍[illegible]盡沒
[illegible]秋九月[illegible]兩[illegible]人[illegible]無[illegible]敢向
[illegible]李煜[illegible]太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夜出[illegible]人
[illegible]鼓[illegible]二寨[illegible]分道攻城晝
[illegible]形勢[illegible]太祖[illegible]使[illegible]以白直吳人
[illegible]成[illegible]中
[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人大破城[illegible]至
[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中彬每[illegible]
[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又使人入[illegible]
[illegible]不決[illegible]日
城[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
待於[illegible]入宮[illegible]
何林[illegible]果如彬言[illegible]朗
文武[illegible]
入按[illegible]太[illegible]領忠武軍
[illegible]
御[illegible]太宗即位加[illegible]太師
大[illegible]八年[illegible]太平[illegible]太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節度[illegible]

客省使郭守文爲都監日騎天武四廂都[illegible]
御龍衛右廂都指揮使李延福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馬正分爲馬
步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范廷召文思使薛繼昭爲先鋒都監
頭田紹斌荊罕英宮苑使李繼隆領先鋒光州刺史陳廷山隰州
刺史史珪左神武將軍劉知信六宅使符昭壽押陣以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米信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都部署沙州觀察使杜彥圭
副之蔚州觀察使趙延溥內衣庫使張昭允[illegible]爲都監
亳州刺史蔡玉爲排陣使馬步軍副都軍頭韓彥卿爲先鋒
[illegible]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爲定州路行營都部署[illegible]
州刺史譚延美西上閤門使袁繼忠爲都監　上召彬等授以方
略又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
副之令分路進討三月破虜固安南斬首千餘級克其城又下新
城涿州戎人來援大破其衆于城南獲馬五百匹殺其將賀思相
公四月又與米信破虜於辛城東北斬首二百級五月與虜戰攻
溝關王師不利收餘師宵涉巨馬河退屯易州臨易水營馬宮死

安王[illegible]美其事　上至令分屯要害[illegible]
令圖及其父[illegible]上聞劉文裕從進陣[illegible]虜[illegible]
政[illegible]用事[illegible]來其[illegible]以[illegible]遼[illegible]日鄉州田
重進趙彬孫[illegible]美出雁門[illegible]發[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師
但先遣雲應朔等以十[illegible]取并州且[illegible]不得貪利
虜聞大兵且去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
寰朔雲應等州重進之師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
地而彬之大軍亦[illegible]下州將軍勢大振每[illegible]奏至　上已訝彬進
軍之速且憂其斷糧道[illegible]涿州旬日食[illegible]退[illegible]
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而[illegible]
發止彬勿前急引兵[illegible]白溝河與米信[illegible]
之勢待美等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之師東下合勢以[illegible]
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攻城野戰[illegible]利以爲己[illegible]不能
有所攻取[illegible]書鋒起更相矛楯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
涿州[illegible]大衆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百里二十日始[illegible]

遠[illegible]行方[illegible]事[illegible]且報且[illegible]衆退彬[illegible]
乎[illegible]彬等至[illegible]向[illegible]十[illegible]文夫
事往[illegible]李臣[illegible]台[illegible]彬[illegible]律士多
死[illegible]制別[illegible]所敗彥圭不[illegible]
後戰[illegible]致亡[illegible]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報[illegible]
然失期[illegible]陣[illegible]引退[illegible]挑戰州郡大[illegible]
奉辭出征大夫[illegible]律[illegible]不[illegible]先[illegible]
坐死又丁其[illegible]向[illegible]有司所定[illegible]
自引[illegible]檢校太保右驍衛上將軍彥進爲右武衛上將軍仁
爲右[illegible]上將軍[illegible]皆以[illegible]四年起彬爲檢校太
傅兼侍中武寧軍節度[illegible]檢校太尉[illegible]上元侍宴部
還　上[illegible]皆[illegible]品[illegible]州民數百[illegible]還本
鎮[illegible]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
[illegible]檢校太師[illegible]入拜[illegible]平二年被疾　上
[illegible]親幸手[illegible]視
中[illegible]六月[illegible]年六十九　上親臨哭之[illegible]
贈[illegible]百日贈中書令[illegible]王[illegible]又[illegible]
韓[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八月又[illegible]
州配享　太[illegible]性仁[illegible]
任[illegible]服[illegible]
二[illegible]不以[illegible]皆爲[illegible]
不名下[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不[illegible]過下
蜀廻　太祖[illegible]以官[illegible]止[illegible]
官吏[illegible]也及[illegible]之唯[illegible]可任其[illegible]
[illegible]引車[illegible]不令[illegible]其征之夫
律也[illegible]行軍法及[illegible]言[illegible]因事[illegible]得入兒
彬在[illegible]爲上請乃許朝[illegible]門[illegible]守法
實近代[illegible]第一[illegible]其名[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公主[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

使宜州刺史□今爲西上閤門副使

曹武穆公瑋行狀

荊公王　安石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父蔭爲天平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叛擾河西延夏等州後又數寇諸部并其家李繼隆討之延召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武繼遷□□強□入寇州爲邊害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　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或曰以公應詔　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或曰王爲公固辭乃以本官知渭州　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繼遷□□使其□人多□者公即移書□廷恩信撫納□字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死其□德明□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死中國要害地終身□□快□□臣□而□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更強□無以□民當是時朝廷□以□致德明□其書不用而河西□族□等遂按其部人□□所□徒籍來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勿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其鋒距之其衆必合即白□□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路□馬□□□□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原□□□□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出兵皆按圖議事□分陰遷四方館使□□□□武□□□自□□□□□於平□公皆請之而□□□之□□□無一□□塞八年□□州□□使知秦州兼西南□□□□□□□□□大□□□□□□□公上書言夷狄無□一足其□以□□□大臣方□其事□□□公事遂不許而□□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矣又□□□兵以後爾遵使其□□□扶□□□□□□公□□□□□捕□□而許以一州□□敗公□奏以□州□□□□□來□南市城以獻先其　知秦州生事□户多□□□□□及公以秦州□□惶恐□□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千人從□帖服皆爲用至明年□□遵果□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少川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東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遵□以□□入請□中公在境隴上置弓門□□七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部署□□四年□□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公用事□余不附己者既□寇萊公即指公爲黨□□宣徽南院使出爲□□□路都部署又□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公□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以□軍而□□來朝至則□武寧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雄五年以□爲□知孟州得□事者以公□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閑□乃以爲真定路馬步軍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　□早□□能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以四十年□□未嘗敗□尤有功於西方□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所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吾人□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者百□以上爲軍主假以勑贈爵□知□至今□□□法陝西□取□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募人爲之□千□出一卒若干□出一馬至其□□之□□□□□□□戍守至今□賴以實□□□渭州□□□□□□川□□□□以守曰□當有用此者及□□□□兵□□□□□所□而□以兩公所□□人□以使也□三□□□敵□四海□□□□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州□□□□□陰勒其從人毋得□□□□至多□公不敢仰視□□□□□　真宗□□事尤重□有□奏手詔□□□至十餘□□□□□□□□□□　真宗後□□信有□事契往往□以付公可否公好讀書所知□□□□兩□□公□□家左氏傳而尤□於左氏始娶潘氏□胡郡夫人忠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倚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禮賓使知條

州留元昊叛同[illegible]用反之[illegible]州以死尚幼[illegible]
殿崇班俠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兎亭戰死贈寧州刺史使右侍
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颯東頭供奉
官宜右侍禁閤門祗候謂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謹具[illegible]官行事
狀如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三

王文正公旦行狀

文忠公[illegible]　撰

[illegible]推誠保德[illegible]功臣[illegible]資政殿大學士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illegible]州上柱國[illegible]國[illegible]食邑一萬二千
五百戶食實封五千一百戶贈侍中曾祖[illegible]太師尚書令中
書令韓國公曾祖母趙氏韓國太夫人祖[illegible]太師尚書令
陳國公祖母劉氏陳國太夫人衛氏[illegible]太夫人考[illegible]任著作
佐郎累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母張氏[illegible]太夫人任氏魏國太
夫人[illegible]州益都[illegible]享年六十一
王氏[illegible]始居太原別族[illegible]琅琊及[illegible]皆為
望姓[illegible]著世[illegible]其先[illegible]
典[illegible]書[illegible]太夫人始生公[illegible]
會公[illegible]曰是必大吾門[illegible]工部[illegible]所生公
頼以[illegible]事之[illegible]父鄉先生[illegible]以經術
[illegible]門人[illegible]公從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工部曰[illegible]見如日
見[illegible]年十五時[illegible]田[illegible]
之公[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江左[illegible]京口大風起
舟[illegible]
公[illegible]十五[illegible]
及[illegible]監水[illegible]州[illegible]京[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且[illegible]
聞上[illegible]以文[illegible]
士舍人[illegible]公入[illegible]以公名[illegible]
[illegible]著作郎直史館[illegible]判三司戶部[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以下[illegible]論公[illegible]古者
尊中國[illegible]二漢始失乃議和親然[illegible]不至均今
若是與之亢立[illegible]失[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久之非
但並[illegible]又[illegible]倒植頭如其國號與丹是矣[illegible]所[illegible]使

者某已往又重實遂已景德四年復方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明
年祥符紀元 天子封泰山入南京覽為北曹副郎又明年加史館
修撰四年車駕祠汾陰還主客郎中未幾判大理寺初用故郎至是
帝以不重故特命公且謂曰廷尉主天下獄卿所明敏者治之乃
不亂無以易卿公因請律自辟署既始於我亦遂為故事五年詔
使虜彼以重射邀公校其能視公儒者謂必負虜人環擁左右公
一發破的衆從伏其□者那律□給好以氣凌人盛稱本國不校賢
且相友愛近賜以鐵券公曰鐵券所以安反側也大臣功高不賞
天子疑則賜之何用及親賢公語拜大慙然賜還不復譜六年召入
翰林為學士直日 先帝燕衣坐便殿賜坐院久侍御論曰
向獨御其因不及御朝服見亡罪吾嫌其為人主勤事如此理君
以寬明聞識知審刑院法有違制者親徒公請并與錢以失入從
杖既外郡有以是具獄聞者 真宗怒詔論如法公執前議 上
謹容曰若卿自是無違制者公進曰如詔旨不復有失若天下之
廣豈人人盡知制耶惟 上裁幸 上悟欣然下其議同為寬令
佐吏趙□在其後聞之出語人曰王公但剛不撓郛汗下不能所
及公旌旆自若九年轉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明年改
元天禧加給事中時 上方好神仙□應之事□□□□觀以為言
真宗用鄧目□職得者以□□公□□以□□□□使非志也謂于學
國王公欽若 上以為異□□□□□□公□入謝 上怒未□
皆資以大臣當傳會□□□□□□公□首□曰夫君從□□
明日盡忠□□□□ 陛下不□□□使□□□□ 自知義而已不知
異也太尉王公旦時在列□□以語所親曰子□政二十年日夕身
上上意微忤即懼逡巡不□□語王某□始得近用□□□□首肯
詔古對詞甚直了不稱避王某遠矣□□之出□□□□ 大雄□四
年乃還中書數月罷為□□□□□□□□□□三年改門下又□□
選兼吏部凡作相領會靈宮景靈宮使二宮二使兼集賢殿昭文館二大學
士始之還也曾 章聖□□留 今上位號決於皇太后劉后諷
宰相丁謂謀臨朝物議洶洶擅相權有所去就公密言曰中宮
挾外援圖所非異其未可以口舌爭即不聽且何從倚辨非所以

安劉氏也因言后宜□□□□□□□曰 章仁孝待於民心深公適不
帝且大斷天下事不至舊臣吾 當君為主后遂欲與制以疑而
先公倚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君以□所欲行劉氏無□矣公
后臨朝國何不入白而率不□立□君后建長樂宮輔政此
萬世之策□□□□之后臣老不復有□古□未幾 今上踐祚遺
詔皇太后處分軍國事 后賜書□以□來□丁謂公 后素至乃上議
太后蓋以近臣受大政 皇帝朔望群臣不□務無參入內
則曰衛九重□□奏□事取可否即下不以禮謂之常 和以為便
公曰□□□於朝曰是故欲陛□人亂之起也不可乃引後漢馬鄧故事奏元
神宮異位又改出宮 □上聽而絕下情耶且天下公器宜□
殿朝 帝坐左 母后坐右而垂簾前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士大
夫由甚論上下之分已而治定陵謂界□忽然□改吉上幸答稱
中□□□□之列佑于上曰謂首破孤託□以議功衆□未有以
宜公進□□□□宇社稷功不及□□謂於崖佑者□□先是謂
用事□□□□□□□□已□為公挺然為上相衛□故□
之□□□以□援且折其牙角使不得□自是事一決於兩宮然后
太后稍自若後上徽號乃□□大安正殿受冊公執不從遂降御
文德殿受冊上壽□□大安公又固執益不許群御□殿由是
大失大后意相□凡三□不□見□事出知青州□□人目大節
始見其在□平時立朝□冠□□□□步自飾□□坐與人□□義
無不□及見人主□□□苟合夙夜□巧智□□萬狀以固祿
位時復持□□□□于細人之□一日國有大事□□色衰禁不
敢□口才不自□蓋豈如公者 太后將一主少國□人無一志
大臣不協恭而□不顧已□以身□□事必立見其義未嘗不
直之凡措置□□□□□□會左右王室始終以□得□ 上專
政□明□其功□□□□□其小夫□□異日□也治青二
年□□天雄軍□□人□□□□使□境必□其徒□
後入□□□□□□□□□□命不□□□別郡乃大□□無
行□□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太師明年加同
中書門下事又明年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二年丞右

僕射復門下侍郎爲宰相等官公又乞表以老不任求解其職
至四年授觀文殿大學士時左僕射判穎州行詔弟辭以疾李英
公遺誡可謂深切解以然後邦國孫所累囗被忠於國家殿保家
爲君子益以是知公之心也五年冬十月甲戌有星隕于寢十
一月癸卯以疾丙午薨嗚呼君子曰知命矣辛丑以疾如京師日醫
天子哀悼發朝二日贈侍中時初加等親與禄爲拜官者若干人
又詔鴻臚給葬事家人就理命辭于朝謂之公自一命至考終位
上宰官二品階從勲爵第一勲第二行冊四等戶思禮之極也中外
煩使太九知通進銀臺司兼管院御史臺院三班院各兼判都省大
理寺審刑院糾察京獄契丹生日辛卯壽制度使尚書大卿使各
一試貢士三修書特改記定儀注乘御教坊御書等賞勞十有二
書等等賜資受命寶冊文各一於任之重也自余乞須者不列焉
吏始所至必首建學校多出俸賜備外費公天性遇人輕以學所
依公林立稍極並居官專以仁聞平生亡分卑失謹遇官重繼家
居莫見其擇喜養實其日任不妄與人語至於督過人亦不必詢
朐歆爲而特好自寬不以怡寺南鄉日有妖夜至鄰人咒甚里閘
書圖至發布道路縉人公大怒牙門出入捕折捕先是者夜由
是妖遂滅居大位不植私恩孜孜推進人物終身使勿知或有謝
者必正容拒去惟不引用親屬有出上意者亦奏嫌報罷初拜
參政百讓復讓得選擇史學者數人俾參視論議與聞政故公在相
府僅七年凡三上論事政事若又自請解任罷勸講院命操公與
馬公元皆侍經筵每秋終公率同列獻詩以賀二者尤大佳事一
時朝廷翕然有風采　上嘗親書忠亮忠厚四大字獨賜公用是
益自感奮勤勞王家知無不爲人望素重比外嗟天下惜其去再
用乃大喜及其終也皆失聲相弔君相吊非德至厚者孰與爲世有
年八十者衆謂之壽然既死人不復經道如向無其人公之名與
公遂不朽人念之常如生豈不所謂壽者耶公雅善屬文深茂典
懿有兩制雜著五十卷大任後集七卷筆錄遺逸一卷　上之志
在諷諫有詔襃揚刻板均賜近位又嘗筆札琴院皆極其妙初娶
參氏處士尤齊女卒再娶李氏故相文靖公女繼室以其妹封許

國夫人贈某令可法子四男三女一曰網光禄寺丞曰綽亦光禄寺丞
曰綸將作監丞曰緩與二女並早夭初以子幼取從兄子大理
寺丞秘閣校理綜爲子主後後子既長以弊一女適屯田郎中沈惟溫
粥素於公賓又嘗爲其行且屬公弟請所不得嘆遷任係官次行
事上考功牒奉常議諡狀

張忠定公諡行狀

景文公宋　祁

惟公稟草義之氣粹陰正之量少在鄉閭其不皆與曹輩游有志齊一同
自傑問始說以作即監群經書心昧方義根學乃知不學立遑家貧
無以業往往手疏綴史每有新綴輒據庭樹搖枝而嘆苟不終
素少任俠若多節殿表大夏之材居然晚器第亦良工之選
太宗王將名知人見公與然異之稱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縣
故世有言後三百年復出一生生元植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
敢當與國四年始遊業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並重時爲鄉里
所秀方國並言行不務推欽公名號亦米自風化見者慄懼有行
號詧少大公即以牧羽府望稱其長望終得薦公爲之下寧有不
吉時試進士充選奏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科榜大理評事
知鄂州崇陽尤屆風績大江之南民俗文弊因以手而上下從爲
人而重輕公乘知其狀痛絕以法精力於職燭伏如神洗其餘弊
新之也史其聽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服居歲滿年而從役就
改授作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太子中允閑常麟州事首三州
時兩戎方強公請起寧邦畢頁交李牧數秉羽之策多參然
號穿七之能役洪收勝四鄙以安端拱紀元天田躬耕轉秘書丞
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畢復倅相州一值之年宜爲親解百斤之
陳然以服闋命更監上市征以便抑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五品
服知後歷縣俄爲荊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護止世皆其清勳此太
宗嘉獎以俠古十數人來終所部發替抗蔽老百餘事稱威所拒
史皆服并奔麻使上其理狀嘉書獎美三年遷太常博郎中兼句
乘驛赴闕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員外郎中兼句授樞密直學士賜
錢五十萬判銀臺兼進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

德下拔犯法因詔而死詔按其罪公門封還制書曰　上曰朕恐
為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與君以一部出拒寇主帥且不亦輕上之
心　上不納因不閑銀臺而下書罷職未幾果有勞績代公肆侯
者公復爭前事　上頗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閒中作擾亂偏師敗
衂蓋行而西　太宗以為潢池弄赤子之兵荊棘生大軍之後曆
咨上輟崇簡寸自矣豫武功錄易簡曰　上曰其甫可屬大事當
一面若奉將致命舉宰剿賊　陛下高材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
公知益州發日占對賜白金一百四十斤始御出外不復內御子
頭引范初彝等數郡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始領所賜上
還長吁其伏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之道二年改兵部補為部中
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思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為辭禮
經所執亦推順發之大　真考嗣位遍用均需即拜諫議大夫綸
判吏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絕書禁
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尹明年轉刑部侍
為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史部稱為行部尚書三年罷歸御
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高場於仙至安弗損家實賜居環中
浩適移狀言上　請外會字知金陵鍾山乾安撫使始宗成禮改尚
書左丞算人以秩滿頭留即拜工部尚雖獻至又進禮部皆為尚
書疾制還臺素方高手薦州郡頭奏頭琥角巾之游地行之生
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其不已詔益勉於存神待遣年
年必於得謝　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
日寢疾終于理下享年七十咸序景命無究宗工其萎如仁均哀鳴
我何覿邦人吹祠而為諱道路聚首以過喪　上宗聞計震嗟追
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丘
縣孝弟鄉辦村馬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
人王氏即河南尹變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
殁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殿中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夭女一
人適故內相王公禹稱子嘉祐四子弟洗以公班貴今為虞部員外
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緯曰紳曰緘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
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三千七百實戶四百其大較也公安

守[illegible]道[illegible]策給衣氣謹內地任訓成已出諾不[illegible]
於丁如[illegible]何[illegible]見強志[illegible]新附[illegible]從[illegible]
[illegible]有武人[illegible]封[illegible]以[illegible]以例侯人笑如破總物
城寄[illegible]人遠甚及夫司封[illegible]之[illegible]室[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州[illegible]命[illegible]至[illegible]豫[illegible]
拌手狂狡皆心公乃[illegible]盜[illegible]縣民
武安言沮公公斬之以徇門尹見[illegible]戰[illegible]自不安
其亂軍城姦吏王繼恩上官正須師入保城[illegible]不進坐失賊
虎[illegible]諭之留公以為撫不規行衆不可[illegible]乃勸正自當
一隊以[illegible]勇[illegible]行有日矣公[illegible]不進於是椎牛釃酒自
[illegible]中堂酌觴與為事曰[illegible]俱有親弱在東家以溫
[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盡其對[illegible]平定之日東向以報
曰[illegible]廷[illegible]年之飯常[illegible]決耶若輩老師逃因廣民膺曰即此
北還[illegible]死氣也正由此卓行[illegible]入道[illegible]死[illegible]盡停試
於公乃上車[illegible]大會[illegible]先[illegible]行賞皆伏公氣決不
敢[illegible]公[illegible]以告公[illegible]不叶聊命
[illegible]井一[illegible]若先將劫掠之[illegible]有狀[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不擇陷阱亡生路盡入[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其[illegible]居田里[illegible]以大[illegible]
無敢[illegible]任也[illegible]六[illegible]南[illegible]代公治遠夷為吏欲[illegible]
以服之以取[illegible]之尤無狀者死於市県外人望遂[illegible]嘉每
[illegible]久不[illegible]人皆[illegible]既值[illegible]安[illegible]
蜀中[illegible]首[illegible]雖[illegible]敵之為[illegible]
時時[illegible]上[illegible]人[illegible]知上意無以過之枚餘杭
也[illegible]若[illegible]以[illegible]利以[illegible]公林
者日數百輩公一切[illegible]不徇[illegible]法[illegible]入答曰法亂如是人將
安[illegible]公[illegible]抗十萬戶飢者七八[illegible]利[illegible]復生意甚[illegible]
楚之[illegible]將[illegible]者則為賢大夫[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歲
定[illegible]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illegible]人[illegible]家子與
將分[illegible]曰[illegible]先[illegible]治命婿七子三[illegible]出[illegible]

子不能笑其契公素潔辭也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
笑死於婚有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孫乎矣今當七分亦于三
入歸葬於是二人號動以為神明公之操史哀是類也孚其選二
聖世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借顧八座止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
危于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敬福與人川陛其[illegible]重不[illegible]
大命不奪藝術常來於猛獸山川會全其英駢角若夫女[illegible]之楓
公過之域私大有之丈贊小雅之謂湯以皆兼有其[illegible]其末[illegible]
柄尾變衍勝理上欲為指者數矣天之不憖也忠夫公雅好著文
深切警屬以不偶俗尚因白號所崖公尤為詩筆以數理故其
次詩紀詩序之曰故言既奇其出言外者若以公自道也生於[illegible]
著仲氏說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内外高之曰無錫惟[illegible]安無雜
乎之實終於事而乃衆[illegible]讀書而須得黃廷首老於工璩之不倦
天下之人為龍西南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眼[illegible]
今爲以漢史關其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四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五

孫文懿公抃行狀

丞相蘇　頌

公諱抃字夢得其係出於富春蓋吳將武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朴
始從富春籍于長安唐武宣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
從辟劍南西川節度使府為掌書記其子曰長孺嗣彭山縣令既
以秩滿艱阻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構重樓以貯書日延四方豪士
講學其間于時蜀人號為書樓孫家自爾子孫不復東歸遂占眉
山名籍為[illegible]以來逮五代喪亂晦避不出力田以自給取足而
已不求[illegible]之銘其素來遠矣公初名貫字道卿生五歲學為
詩便有老成風格其警句往往傳於人口未冠作祥符宮賦五千
言成都尹文公象聞其才美召至府與語甚奇之將薦之於朝以
其年少而止其後兩從進士乃更今諱天聖八年春再上擢鼎科
一命大理評事通判綿州事初太師在蜀名知人生五子待公獨
異嘗曰爾器識沉遠後當顯於時但成名差晚吾不得一見為
恨爾至是太師已薨而公每因拜官則感涕隕慕累日痛不逮養
明道初移河陽改著作佐郎未幾召試學士進太常丞直集賢
已宜左藏金銀綵絹定帛庫以祈生祖國太夫人喪去位服終還
京刊尚書祠部郎權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居歲餘往使[illegible]
以安緩嚴敏為治其奏[illegible]者連前後尹佐台二府至宰相者十餘人而
公無緣得之者由其清慎之器高於時考課陞太常博士移判三司
開拆司兼提舉帳司公事同修起居注慶曆二年二月召試中書
換右正言知制誥占謝日賜金紫服判登聞檢院知審官院罷起
居舍人兼判尚書刑部出疆為契丹生辰國信使公為人端重不
妄舉動言語與常人接有問乃答虜人尤加禮奉且謂人曰孫公
真能臨事之士也使還判國子監權糾察在京刑獄五年二月
召入翰林為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使權判尚書都省充宗正寺
修玉牒官六年春權知貢舉再遷禮部郎中遭嫡母崇國太夫人
喪援近例願終三年喪優詔從之公在眉山為大族中外戚屬以
丁數百貧無依者又衆蜀公歸皆來求給公竭資以賙其費又為

於之殘婦女者數人服除召還舊位見卑在京諸司庫務
三司以大享明堂恩轉吏部明年兼侍讀學士判流內銓知通
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五年五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制下諫官論奏公朴謹非糾繩才不當居此職公即手疏自訟曰
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讓者少以求事為精神以訐人為風
采捷給者為材能老成之有議論刻剝如鞫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
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仁宗深察其言詔赴
臺視事公至知審官院公辭以臺臣不可以兼東省忠於言者不
得專 詔知其誠明仍著為定式再加給事中公以兩禁十二年朝
政得失天下利害事非其職者未嘗建言亦不與人啟議或請效
循默公曰事有分守豈可越職僥以為中丞每聞 朝廷有措
置未合理者與群臣爭之未見聽者即時拜疏或請開於 上再
三開陳得請而後已由是知公誠請而操守固也是時內侍王
守中以在事久特恩遙領武寧軍節度使公奏言內臣以來節度
使為將領剛任專制軍事國家安危成敗之所係非中官所得處
其任昔太宗世王繼恩平劍南有大功當時論賞上進領州防禦
使立宣政之號以寵之況守忠無汗馬之功而賜居將帥之任恐
為四方非笑則為國威之沮矣 朝廷卒為之追改成命至和元
年春貴妃張氏薨 仁宗傷悼異常追冊為皇后賜謚曰溫成且
有建陵立廟之議公言茲事非大臣命近輔與禮官參議然後施
行不當慝從典禮又與諸言事者更爭于上十餘上終不報公率同
列進見 帝不為顧遂列拜於御座之側公獨伏不起久之 帝
乃悟因復得進言不可之狀而情旨益甚左右股栗有欲仆地者
公凝立不懾 帝亦為之改容而遣之然時雖不盡用公言議然
其後罷立忌去朝樂改園陵使為監護葬事車駕至奉先寺不
入朝致奠皆公啟之也明年秋丞相陳執中家女奴死開封府檢
視有瘡痕傳言嬖妾張氏皆殺之以聞 上詔近侍典獄推劾從
取證佐皆不至既而罷獄公十上疏論其縱嬖大臣營殺女使
至徵末然而詔獄寢罷皆用執中之請此於國體大亦所損何則
執中要行則 朝廷近侍之臣亦須追去案問執中要罷則本家

僕妾不容略行追取推勘必於 上此而可知則孰有不
可容者司從卒緣此罷政事而公亦連上章求解臺職出補外郡
及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修撰之職仍領太常禮儀都有某排
皆出於公觀公事蕃勘諸道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又兼尚書禮部
侍郎兼判昭文館再修王牌官公在臺十二歲凡言 朝廷天下事
且數十上但以持紀綱厚風俗取人材寬民力為急務未嘗挾快
人之急思小過與不可明白之事其論大體若言渭州不可復
置以失信於戎狄而啓其窺覦之心凡邊防疆場之事當令兩府
通議定然後奏而施行無使舊相守邊以事聽大臣司籌戎務
轉運乃任行府選判官以全監郡故事方無事時且須選兵官則
擇其有將可用近選士兵可因舊名而削其數則斡而技附此
其方略者既入多所稱行或著為今其餘或行或否或寢疏不傳
者不可悉知之其論人物若夏竦敗有文武幹州郡不足用其材
宜擢近職置之兩府間藉其威名以靖邊外張蘊之清方有器識
必計絕人宜召對使先問以得失及所利害必有補於朝廷胡
瑗孫復傳通經史可以任講勸之職趙諭劉昭孫曉兵法可委以
邊防之寄許士宗知潭州薛向知鄭州皆有善狀或清介以得人
心或於敏能擇大專任似陛以繁劇刑獄之任則庶吏知勸而才
臣思效曩者王益柔楊南仲陸經齊唐皆閉門以識介之累有助
進用無異謂實書之義望與前任用則清議無遺賢之歎是時政
人者不久 朝廷推用幾盡士論咸稱其知人之識三年春 仁宗暴得
風疾不能視朝外間多異聞者幾旬日雖執政大臣亦不得進見但
通名於內東門候起居止於中使傳言聖體漸安而已庭中惶惑
莫測其端公時為近臣班首因率同列或候惶中見問臣等曰
主上違豫臣子當朝夕有聞今大臣隔絕不得進見 主上之安
否疾勢未可知也事係宗社者公不宜坐以待命率相御周公言
叩閤請入禁中侍疾由是中外之心稍安未幾詔兩省諸從臣
湖鐵冶事議罷奏準備且命諫官其人及觀察其人董取吏定議
宋司列忌二人皆有所杖即時劾其事吏持案詣於公公曰
二人者信有罪矣然我輩從而舉劾不亦傷風須乎二人卒坐是

猶外官後嘗聞嘗有是語曰老成人終不同嘉祐三年契丹國主
宗真卒遣使告哀公為館使先是宋與之使來必欲兩朝通好歲
久請交贄御容欲使子孫得識聖人形表朝廷初不能奪其
議既許之矣異時契丹使先以畫像來未報聘而宗真殂殁新主
復遣使來請朝議以為先主時事欲却不與公奏至中書白曰國
家所懷柔遠方所仗者信義而已且彼以好來求應答既許而不
與其失在我不在彼矣或曰不許之意有人臣難言老上恐失叔
屢閏不道耳公曰此特師巫女子之談非所以折衝消難者也況
聖人應期運係天命乃反有所畏耶且彼一來不與至于三四猶
于邊十數朝廷屢又能拒之乎且後以使者再至乃與之如公之素
公領太常前後幾十年言禮事其衆每有大議用使諸博士各陳
所聞見然後擇其合於義禮者裁定而奏之大抵守經據古不欲
輒有更異初 仁宗追攬故后郭氏以微過廢辛久無祠所詔於
景靈宮建 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 神御不當建或曰當
祔於廟品下禮官公與修撰同議是非兩疑遺曰先朝建 神御
殿已是非禮然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義今為右妃而嘗之其於
典禮又甚矣當 陛下追念郭氏頤謝凡已追復位號亦君因而
賜以謚冊祔于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優下兩制合議久
之未決然卒罷 神御不建四年詔祈用十月祫享于 太廟群
臣有建言皇后廟四室 先帝時每遇禘祫升于大室盡有司攝
事升於討尋 今皇上躬行盛禮義當萃王又引唐郊祀錄續曲
臺禮為據請還近臣致享如奏 懿廟公即與二三同列奏駁春
秋傳所云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 太祖有別祀事乎又曰烝
於 先祖后廟合食自 祖宗以來行之已久不宜用疑文偏辭
輕有改更天子南郊散齋前當奏承先志止所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奏上中旨合食如舊明年日食正月朔日詔公祷祀于
大廟公以春秋經傳止用幣而大特牲又伐鼓以責陰氣時守職
者得與公久在禁近 主眷日厚每疑其有所問必諮爾而前曰
天子所以享富有之尊延十年之慶者惟寅畏可以對上帝惟勤
恤可以惠下民上此而已未嘗一語涉而諛明比者至和中 帝

切於求治問歷代之所以治與其所以亂公從容言曰以謂治
亂之由無他惟在用人而已用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然
也嘗曰今世非無賢又非不用然古不及古何也公曰有其人而不
用用之而不能盡其才與不用同雖明主留意亦徒然何益
不治也嘗慨念一世而未用用之而未盡其才者可以知陛
下豈謂其說以下能天心耶臣下所敢私但惟 陛下以一聽
效之進去之則將無一焉 陛下用也 帝再三嘆納之其後數
進大臣多用公言手望已更任使者大率群議帝由此益器
重公素有大用意甚眷厚閒章伯羣臣祕密使宦者持擬任
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學士等闕一人補其乏 上曰朕待卿人
之久賜顧吾前語及公臨命以本官兼龍圖閣以樞密院時
改元嘉祐五年四月也其十月知陳州錦彭城宣事
朝廷每其能意一帝公曰唐開元中所以致太平者以不黷處
功也今舜御宇有才他日進擢無所不可其用寵重是用此常
生事欲更以以求用之者且曰恐不稱安身也遂止降詔褒獎
詔之上書者言蜜州興實上章為南延備公曰苟兩其知山川形
近與州得百人可矣號召屢起擾待專事守禦不足以待敵前日
趙當之策戰功者殆喻而至可對事而可平何不徒增置
公為樞密未幾入對以本官參知政事上將中書吏政三部大謀
皆三館秘閣公事同議經學文使一日政行年義挂參夘可
於公時以故後望所謂一條曰方今民力弊困又安可得眾存有
罪於之人使王獨計畫經可以寬民得衆而今便謝雇等之才則
朱然特克無如不至如此民何所措手足乎兩議遂止明年御史
奏公過失不當久在政府乃入對說或行時公曰事起無名毒自
忖於 上前公曰吾老矣且乃其分自今十生不欲攻人之短今
亦備位執政不能致事風俗宜有愧矣而反與新進後生競口舌
於 上前耶以知我者我其信其化出我乎遂上疏求罷 帝益
嘉之詔拜樞密直學士同群臣許公在講
世前後十三年故事凡進講群書至前代亂亡之事皆略不解
公嘗不然每至其事必再三數衍且曰所以書之於策者

自可家代[illegible]文[illegible]拔之何用[illegible]
[illegible]今上即位改戶部侍郎治平元年二月以太子太傅
致仕於是公年六十九將還政[illegible]語公曰禮七十而退人或
過之而不去公乃未至而告休焉不從於[illegible]手公曰強力而仕
不能而止古君子之達義也矣以年至而從去乎[illegible]上以表付
[illegible]以其年十一月七日薨於春明坊之私第上聞[illegible]之[illegible]
輟朝一日制贈太子太保[illegible]外再遣中使賻[illegible]金百兩以[illegible]
其[illegible]二子並[illegible]郎一名公為人內方外溫動由至
[illegible]以[illegible]取名遇[illegible]重至[illegible]強[illegible]
[illegible]以選與人無適莫亦不肯苟合[illegible]居[illegible]
事則勇[illegible]自信不為高下易其心[illegible]
登政事堂時陳[illegible]相是[illegible]不悅[illegible]不以告公[illegible]
士見宰相以容禮[illegible]況我以公事[illegible]
傾以不憚矣司徒[illegible]平及為中丞司徒[illegible]
多[illegible]見司列無[illegible]其失[illegible]
中使之[illegible]事自[illegible]後[illegible]行司徒[illegible]不[illegible]曰
[illegible]坐[illegible]相[illegible]問司徒[illegible]公曰[illegible]中丞[illegible]
[illegible]不見[illegible]行[illegible]引[illegible]其座曰此中丞[illegible]
幸無相[illegible]公[illegible]不答退而語人曰陳公[illegible]
夫[illegible]詔[illegible]用公言[illegible]相及[illegible]太常[illegible]博士以[illegible]
[illegible]奉行[illegible]及不[illegible]
徒[illegible]於[illegible]為小宮已有[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公不[illegible]近世少及[illegible]以[illegible]
恭可[illegible]曰[illegible]
之[illegible]公昔日[illegible]不頫[illegible]
公日宜[illegible]中丞[illegible]太常[illegible]
以至公豈可挾一時之事而發其平生之大節乎後詳議如前請
不[illegible]請者[illegible]以公[illegible]定[illegible]心平如[illegible]
與又謂人[illegible]其門[illegible]登[illegible]門[illegible]非[illegible]至者[illegible]
去不啓封曰此必有求於我自度不能副其請[illegible]勿發之何也

切不[illegible]與人[illegible]為之無[illegible]下[illegible]皆手書[illegible]
初不假[illegible]人書[illegible]近於[illegible]故不好也[illegible]公
[illegible]之門[illegible]性[illegible]故在朝[illegible]相[illegible]者無幾
人一受之[illegible]不忘於心[illegible]吏[illegible]文孝公[illegible]之終日不
已子弟[illegible]問之答曰吾[illegible]引者惟[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自代且知我者也今亡矣故至於傷慟耳於相知從
[illegible]朝[illegible]知[illegible]少[illegible]文[illegible]無他好嗜如音
律[illegible]一無留心者晚年[illegible]筆文章[illegible]昔所
[illegible]僧[illegible]儒生士人其外技藝[illegible]下[illegible]車無
一及門者[illegible]一室[illegible]不[illegible]子[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語去乃指[illegible]人曰巧佞之徒
[illegible]禮而[illegible]不可聽[illegible]也接人簡約不[illegible]禮或時供具酒
不[illegible]七行[illegible]家人以為不可公曰古人[illegible]已[illegible]之何謂不可耶
不[illegible]治生[illegible]日[illegible]所得俸賜[illegible]入[illegible]外
則以均[illegible]族[illegible]餘[illegible]無玩好京城無舊[illegible]第後房無
[illegible]者公曰吾於
[illegible]不足耶[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官爵子兒曹但能忠於
君孝[illegible]於[illegible]安之[illegible]守此足以保
[illegible]
[illegible]
樂安[illegible]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實封[illegible]百戶公仕宦踰三十年
未嘗[illegible]
餘之[illegible]
以此[illegible]
死[illegible]者多[illegible]御史得[illegible]中丞
吏[illegible]公[illegible]時[illegible]自[illegible]又多矣
為[illegible]
州以[illegible]使[illegible]之[illegible]官[illegible]上表[illegible]
[illegible]主[illegible]其[illegible]公[illegible]上之[illegible]若
[illegible]公[illegible]之

尤深王語所親曰吾於孫公事無所而批章見試如此公聞之亦不爲悔其它大手筆則有升祔罰謚后赦文初追尊仁宗謚之至於爲大丁母育天下君不逆大重之孝而不及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追慕豐豈上爲禘祫稱數者累日又奉詔撰並萊公旌忠碑丁文簡公等儒碑皆叙事明白氣格渾厚自成一家之體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太原王氏封壽安郡太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適豪族生子者又相繼婆以儒者獨不得繼好及貴三家妣求來婚公不拒之又爲之保任其子孫入仕者兩世於戚人盡稱其長者公少孤兄弟群居傳至它日析居公益推美田宅與兄弟惟取其薄磽者曰吾以之家得此足以奉先人之祭祀矣與朋友交得與休戚一以誠之初舉進士特與普同郡宋韓自茂州解同時事上至長安韓以疾不能興公亦留此爲診醫藥過旬及韓曰誠日甫近子當承往無以我爲累也公曰與君偕來義不得先行君若罷舉我亦與君俱西矣又數日韓疾愈遂俱行並擢第此又見其內行之有素宜乎大顯茂而時龍復也子男四人長珏國子博士次佑用大理評事早亡次喆次林並太常寺太祝女子四人長適戎州獎道縣尉[illegible]早亡次適太子中舍彭[illegible]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句龍[illegible]次適太常寺大祝宋奉國孫男七人三爲京司一爲試銜官三未仕孫女五人二已出室三尚幼男子皆[illegible]能守[illegible]女子俱從名家仕族可謂有後矣公薨於公之門有年矣又嘗事撫爲人於斯以[illegible]製銘公嘉言美行又得諸所得遺事甚備謹紬次而書以上有司治平二年正月日具位某謹狀上

孫宣公奭行狀

景文公宋 祁

孫奭字宗古年七十二[illegible]公之先本[illegible]姓後子孫[illegible]平者[illegible]博平人公幼好書[illegible]太原王徽以五經教授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illegible]公自正戒者公學謝來答[illegible]下生[illegible]公以[illegible]授之會[illegible]文[illegible]公不見[illegible]上[illegible]貫籍[illegible]吏上[illegible]文[illegible]九經[illegible]王[illegible]縣之[illegible]上[illegible]以本經[illegible]平直[illegible]講[illegible]大宗幸上[illegible]且[illegible]天以良[illegible]不得[illegible]銀魚用是明年[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宗[illegible]侍講於[illegible]王[illegible]三品[illegible]七[illegible]以

第四十六卷一頁下自所贈起至府推十五行當刪移卷四十八第一頁下半面此半頁當重宋景文集補備

明接萬靈於殊庭大抵名山仙靈之封皆當其處六年陛下以用
開元故事欲親鄉奉太清之祠公上疏引唐明皇以爲言　天子
雖嘉其言然謂稽古擇善何常之執更爲解疑論以示羣臣始尚
書公年耆德茂重去鄉梓公至是上言不勝父子之情願歸田里
盡溫凊之報詔不許又奏願守一郡以便侍養有制可之乃守高密
宮部二年拜左諫議大夫罷侍讀之職而以此官在京刑獄仍辭
之降也始名天慶先天降聖節盛節詔天下節皆合燕費且不貲
公建宜罷以省浮用書奏不報未幾出知河陽天禧末縣官度用
財力頗稍乏郡國祠醮致知公言郊祀恩改給事中公連年自表
以向書公年九十按孔安不從政援令許解官侍養帝覽奏嘆
息詔拜相并以孫孜或請急過家及欲近郡則聽之乃就徙兗州
明年改元乾興　真宗之後元也其三月　今上即位多遷工部
侍郎八月擢公爲翰林侍講學士假知審官院仍判國子監
復知通進封駮事兼群牧使會修　先朝實錄以公有賢且多聞
羊舌肸春秋之習命參其典領治書公嘗著也朝廷知公孝特許
乘傳視疾再宿至汶上會實錄成就遷刑部及聞公喪終公居喪
擢龍圖學士詔奪服公固辭終喪　上命貴臣敦諭公不得已還朝復
舊官與之兼判太常寺及禮院再知審官院以父次授兵部權吏
部流內銓又兼龍圖閣學士詳定法文而弊計日欲律繁書
推行注釋而參定以興長利初公之勸講也往辟亂亡之臨文始至
諱有可以規益順諷者必諄諄爲上言之擬五經之切治道者爲
經典徽言五十卷奏御繪爲之篇列於右壁便坐爲之以備觀省之
助時　母閤輔政五日一御事公因言古之帝王朝暮未有
曠日不朝者也　陛下春秋未盛宜日御便殿以見群臣發揚精粹
覽照治本而上方奉書長樂故事亦未晚也於是公年七十四請
間祈致所事上章者三　皇帝與　莊獻太后特爲承明殿侍從
叙四公頓首且言勸道元狀以昔日帝堯未嘗不能自還元以裹
責乞全首領爲　陛下之賜因泣數行下上亦惻然從詔公以多
龍圖閣學士爲公元講老子三章又命入禮部尚書安公於崇唐
史是日名興宗一百疋後數日制詔報公果不得辭更求以郡

上乃從其改工部尚書以本職復爲兗州宜命漢小會中人以賜
侍講從數月請行數矣乃宴于太清樓曾閣上出御飛白書字以
賜臣大字軸各一學士以下小字軸各二惟公與丈元大小兼賜
以明其榮之也詔賜所以優待師臣之意明日詣承明謝且
陳將奉違帷幄　上還命取老子講如前章既罷仍賜其衣金帶
打馬之傷及治行也又與瑞聖園就觀講賓詩一章復以遣且爲
詩以送儀者爲之屬對於延和殿　明年擢改禮
部公既[illegible]上御之日念公其
曲所宜用[illegible]刑法律有及大者事[illegible]
辭日而已人皆[illegible]不見爲治之迹明年以病自乞　上知不可
從乃即爲太子少傅歸老兗[illegible]八子後居正寢命子孫曰
明日午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六十年[illegible]乃今奉遺以歸
卿不君子[illegible]我爲知命[illegible]不以家事[illegible]又謂子孫
吾已逝[illegible]不死于婦人之手
己丑如期而卒[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兵其貲於子及孫二人焉將踖將之士之仕且賢者若干人相畢
觀今名迫終始卒夫人天水趙氏以平原郡君先公卒子三人瑜
仕至司農少卿曰瑾仕爲殿中丞曰瑜今爲殿中丞女二長適
高平范昭季適殿中丞琅邪王景仲孫十八人公於經無不該通
精力強記絕人老而不衰以其學得伸於天下大於祭故受詔[illegible]以來
可謂爲典爲然祭神錄答問序於天地之本其六名海禮則一切是唐成
公王制格得千載貫諸儒之論爲南郊禮疑聲容盛於雅故宜鄭重萬
世律爲學記圖等又重之喪服哀故授古今禮爲五服制度五經之學
立句數十萬後生皆掌其說故作五經節解冊去衍辭又請
以劉昭後漢志上釋疏擇之闕尚書釋古文以檢考今文附孟子附
豐度中莊周列禦寇之書律有學科宜並刊布又同定律論語爾雅
義疏并集歷代刑法定月令白虎通新意其事多而不貲公
文復集成爲書其編次雖中禁秘閣家書之在内閣也　真宗
賜敕許佛之以[illegible]公屢辭不聽乃有賞[illegible]進止如有
寸尺無[illegible]道接士[illegible]以弃[illegible]之

立不得而撓然士尚[illegible]約器服[illegible]素不[illegible]權於神不愧辭於人主
推己以恕物不格物以己長讓[illegible]損己稱爲長者尚書公之歿韋
也公[illegible]其面以代額御未始就[illegible]舍徒衣帶衾者以爲難安直
之遲也日延[illegible]老道[illegible]爲[illegible]先群邑子爰從公家甚貧息錢[illegible]
秀紛紜酒酣公命折而焚之凡散數百萬其推毅士不進不止成
就諸儒甚衆而馮公元諫議大夫孔公道輔先顯公爲內閣[illegible]
從初命入太學不十年[illegible]侍[illegible]與公同列云至於日用數
納便宜施行者存于有司[illegible]知者
嗚呼公有黃中通理之才[illegible]
登三事[illegible]大書公德而不[illegible]盡邪行人[illegible]公賜[illegible]
邪知與不知咸爲公恨上[illegible]有日節惠[illegible]在取擇雅行告于有司
謹狀

馮侍講行狀

景文公宋　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illegible]
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illegible]七人故三世食其禄　太祖[illegible]
廣公之祖本[illegible]氏曰御國除始爲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歸占數
都內公少[illegible]保章君不欲公[illegible]業使從[illegible]孫宣公授
經大義又受博士崔頤正[illegible]立博覽[illegible]若不足中歲力
甚自經典詁訓[illegible]師承穿穴[illegible]皆能[illegible]
默而有[illegible]之思出入服儒衣習短步如大[illegible]鄉人化其[illegible]至
以俚語謂之不妄交游推[illegible]安孫[illegible]相友善三
人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illegible]
經研確一再酌以自温或達旦不寐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
士調臨江縣尉再[illegible]能明經得自言試可
公[illegible]令時諫議大夫謝[illegible]見公儒者[illegible]曰
吾[illegible]治一經至皓首[illegible]能盡書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
謝奇其對因抉經義疑[illegible]
振學嗟伏即日聞　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
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

最後遷公待詔殿中　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泰象云
云因本君臣咸會所以輔相財成者　帝說賜五品服稍親近之
禁中建龍圖閣度藏秘冊置學士[illegible]
尚書工部郎中李虛己兵部員外郎李行簡侍制是時公位實處
故以太子中允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illegible]閒說易
盡上下經　帝寵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
經士也假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官使契丹還遷太
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　今上在儲闈　帝欲得儒艾長
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王公以公對或者謂公年差
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illegible]度四年遵度卒　帝即擢公左正言兼
太子右[illegible]代其任它職如[illegible]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召
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察視其人淹粹亮格乃自見之授其老子
它日令諸府與[illegible]政見試已而爲　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
焉公由[illegible]生扶[illegible]數
得進見　兩宮所以[illegible]禮[illegible]世
休之　今上嗣位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升爲直學士兼侍講未幾
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迎進公得[illegible]得公亦自以
知人爲多兩人提衡[illegible]道　上益[illegible]使知通進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illegible]國子監三
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illegible]公爲力程課片
善必録錙銖鉤[illegible]平不[illegible]時　天子念
先帝盛烈[illegible]政殿學
士常山宋公綬丞相潁川陳公[illegible]府浩
穰劇三輔乃[illegible]史官諸公亟以公[illegible]從之書既兩朝[illegible]削
者衆至是復[illegible]近古風列[illegible]其十一月[illegible]使
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illegible]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爲之
又判尚書都省[illegible]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
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爲吏部流内銓兼[illegible]使明道元年
十月[illegible]使以赦令[illegible]明年耕
籍田使任如[illegible]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

注疏之未備者[illegible]敘右交公[illegible]
十且縣斥戍[illegible]公[illegible]狀[illegible]十月[illegible]林[illegible]及[illegible]
河[illegible]見 上但頓首[illegible]明而[illegible]郡[illegible]
[illegible]上書留公柄臣[illegible]欲出[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不作借[illegible]傳[illegible]上[illegible]合即[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外[illegible]
春一月[illegible]禮部侍郎[illegible]林[illegible]
於太常[illegible]臨[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已乃[illegible]
亦復[illegible]之[illegible]上[illegible]雅樂[illegible]經文[illegible]
公[illegible]作[illegible]使[illegible]
上[illegible]已特[illegible]公[illegible]
拜四年春[illegible]一月[illegible]公[illegible]
不[illegible]後四月[illegible]終于[illegible] 上聞[illegible]以[illegible]
書告其[illegible]錢三十萬絹百匹[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加
忠臣之[illegible]矣公之配夫人周氏[illegible]以[illegible]大理
[illegible]公[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問公
[illegible]夫人即表公[illegible]二人[illegible]
將作監主簿[illegible]之[illegible]乃如[illegible]公[illegible]
至[illegible]進階及勳各六[illegible]五[illegible]加而兩[illegible]
[illegible]門素[illegible]仕[illegible]之[illegible]諸公[illegible]
時不[illegible]數人而已
接士以禮[illegible]是以
發[illegible]
[illegible]
後[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不忘[illegible]精[illegible]揚[illegible]部[illegible]公[illegible]大

人今授易是夕夢公吾紺蓮夫人曰吾與公同是菩薩也吾公貴
顯[illegible]宗果以識拔晚年愈[illegible]刻志牽三日一讀又欲[illegible]
作章句且患宋儒陸注之[illegible]明宋惟許[illegible]驗思書[illegible]之最後
得唐王肅注以為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說而補正之亦
終不果公嘗預此 先帝集[illegible]乞敕後漢志孟子及律并
義疏[illegible]是以多得其真同修王[illegible]分撰 國朝[illegible]克就生
平著述無[illegible]家人搜輯得數百篇[illegible]粹及在[illegible]雅
務為蘊純而[illegible]加[illegible]居三垓作詩百篇[illegible]推己指[illegible]而有
補人[illegible]性[illegible]罪乎[illegible]史亦畏其[illegible]而
安其心樂道人之善[illegible]人為善[illegible]事不[illegible]自[illegible]出大若[illegible]之
二府小老與其[illegible]多不可記公一無建白若其[illegible]名若此
也內閣[illegible]守不[illegible]音者耶[illegible]因裁十二
律以獻通改大樂[illegible]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皆屏不敢議後有
非之且其非者 上亦有以決道中人即大常一一各問公新樂以繼
參定尺寸有非[illegible]公即[illegible]閱[illegible]唐[illegible]中人因對古
者[illegible]度[illegible]今以縱[illegible]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 上坐[illegible]英
閣[illegible]公曰向者正大[illegible]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
中失在律尚言是矣因出橫黍[illegible]尺示群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
而弱以校[illegible]皆不歸[illegible]微公言幾無發其[illegible]者假有之果
且不能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illegible]其利[illegible]公前殁三日寓于
一二[illegible]執口吾仕[illegible]無一私以干[illegible]官惟是[illegible]諸君
已而得[illegible]之文[illegible]無它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
隴西李公叔[illegible]故史相[illegible]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材不自顯[illegible]
持東[illegible]在省户為名命訓辭所出幾十二三使公[illegible]稍自
崖異不難於[illegible]十四五且欲入衡鄉不[illegible]連
實如今[illegible]雖然[illegible]於公[illegible]
屬[illegible]大[illegible]
仲[illegible]此彼相易寧有失得間耶[illegible]音曲皆[illegible]及
此[illegible]故公治行之[illegible]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illegible]
俾[illegible]上於有司[illegible]謹狀
[illegible]卷末

蔡文忠公齊行狀

歐陽文忠公　脩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自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家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以公之貌奇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為其里人史防所辱而居其次祥符八年　真宗皇帝[illegible]之試禮部所奏士讀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擇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參擇其材質而考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表冠偉然進對有志　天子為擇能遇者悉以第一[illegible]陽之初拜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王欽若[illegible]以從事為明公雖為數指氣之以寬緩所為之不害[illegible]通判維州民有告其民[illegible]利者已愈十年[illegible]百人公斷以法盡判於民民無此所謂法出而生者一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綰其獄得殺者十餘人皆釋而不問維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得生為吾人也[illegible]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用事者意不協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　天子記其姓名復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尋加為[illegible]勤職判都官主判三司開拆司歸[illegible]錄事名正言附朝奏除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為右司諫　真宗新棄天下　天子初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逐致公許以知制誥公獨不往益堅已而以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斥公歸數日再受　先帝之知而至於此皆公為推任所得得罪於吾懼也而晉公敗士皆為其用老於恐罷[illegible]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illegible]事[illegible]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貢[illegible]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illegible]所開封府賜食邑五百戶　太后[illegible]寺成召公為記而宦者以[illegible]事使人陰謂公曰若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illegible]之[illegible]願久使者數為請不以[illegible]終不[illegible]之　太后遣[illegible]郎中[illegible]閣學士出為兩京留守是時　[illegible]公方參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illegible]來[illegible]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頃又請悉除京東民租錢禁[illegible]使民得賈海[illegible]食以救其飢[illegible]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illegible]而不死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illegible]增食邑戶五百為一千階銀青光祿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讀學士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　[illegible]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從內官出公曰　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副天下之心豈宜[illegible]有所制[illegible]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illegible]荊王[illegible]得三司小吏輩之事多於百人　上問之大[illegible]公以[illegible]不足[illegible]無以[illegible]荊王[illegible]之一夕上[illegible]上大[illegible]皆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illegible]公增邑戶五百[illegible]二千南海[illegible]其部人[illegible]人[illegible]州自號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illegible]不可納宜[illegible]其[illegible]公[illegible]生宜納之荊湖[illegible]以[illegible]山谷當為後患[illegible]不能得其後數年[illegible]人二年[illegible]宜擇以丙皆[illegible]朝廷[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京祐元年[illegible]禮部侍郎參知政事[illegible]大夫動[illegible]石[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人陳氏女有色[illegible]公[illegible]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illegible]不已　上[illegible]可[illegible]以為當[illegible]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illegible]而[illegible]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illegible]州而已從之[illegible]契丹[illegible]天於幽州以兵屯[illegible]不上界上[illegible]發大軍以備[illegible]公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illegible]不同[illegible]退而[illegible]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皆以為朝廷重[illegible]以表解職不許遂罷以戶部侍郎歸政[illegible]推成[illegible]三[illegible]上[illegible]久之出知潁川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illegible]公

在頴州時西方用兵州然有告盜區人自以持罪外平不行盡其所
愼使其弟稟言西事其辭公之筆故吏朱寀奉頴錄之吏民見之
立於馬前指公嘗所更錢粟曰此公之惠也其爲政有仁恩所
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始陽信軍勤勉精強[illegible]少連比比爲當世
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身小骨畫精學博明究大分戰一言之出
終身可復其施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賻
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去世取告太常可謹狀

孫待制行狀　　曾舍人　鞏

曾祖諱某池州掌書記主簿祖諱某贈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某從事不
仕以公貴累贈朝官郎中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
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華州州官奏
忠吏當召錢數百萬轉運使未嘗以吏屬公公令取出其數之可
奏者十有餘二三又試之亦然吏遂得錢百數十萬而已然以
此公公薦之爲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行奏
知永興軍司錄還殿中丞提舉學士張公選書照[illegible]州交子務
遣人常專十數一二年杜公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爲秘閣校
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用公言進退又所以稱告之心者在議
其行有所更所以天者在恩其民於是遂有[illegible]女附別
障之私以寬賦斂於李元昊方河西與母亦以兵[illegible]約任
身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比方益主兵二十萬又出[illegible]其中四十
指揮及群盜張海郭邈山等起京西江淮之間所敢則[illegible]已更用
大臣又今天下益禁兵公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於兵而兵益
今不能省又可益之耶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之大首
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從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府語
誤入自先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登者公以爲有先言者
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　天子曰其言方倚以治也不
可使去位公固請歲其罰以行劉滬城水洛城與部署狄青
尹洙議不合違其節度遂立事青等械繫滬以聞公言曰城之所
以蔽秦而通秦渭之援宜不容其功而救滬之罪帳從公議滬

王也[illegible]不足欲繆葬公言曰茍王　上之叔父葬不可以
了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　上既罷宰相
而用其所爲參知政事公言某不可任以政　天子難之因以爲外
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辯甚切
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
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閣
待制之貴陝人安之郵以戰時以西相出閣公命諸別差備用
一不歸於己至今東爲法徙晉州近臣爲晉夜半如城欲入公曰
城有去吾不得聲是如不爲開門徙可東轉運使公爲陝入爲三
司度支副使輸物弃士有者公爲[illegible]去使之[illegible]至和三年遷
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爲待制兼[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
讀嘉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illegible]記其氣溫其和如
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復經史上下千有餘年[illegible]適合不可窮
其所而退視其家初未嘗[illegible]益既[illegible]終身多不忘也其居官
於其大者既可知也於其小者亦皆[illegible]其意公雖貴而衣食平如
妻媵不飾玩好不[illegible]如此[illegible]世之士[illegible]以爲漢[illegible]
奸而有或告其帝者與之言終日不能勢利更也其於人少合亦
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可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朱[illegible]友善而尤
爲杜丞相所知愛公[illegible]二三大臣又與公同在事然至於論
任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於益兵之議則所[illegible]者蓋二三大臣
至於城水洛也又與尹朱[illegible]其不偏[illegible]所好如此然而
[illegible]議起大臣多[illegible]公之[illegible]論尤切[illegible]不自以爲[illegible]也嗚呼可
謂自廣獨立矣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illegible]七十五卷[illegible]以增已
之所學[illegible]可以觀公之志也公以[illegible]召[illegible]其
書公[illegible]年[illegible]其[illegible]開封[illegible]人至[illegible]之[illegible]
從人母[illegible]氏長安縣太君[illegible]于宜[illegible]推[illegible]
宜[illegible]監主簿[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後世[illegible]
如此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七

韓忠獻公琦行狀

門下侍郎李清臣

韓姓出晉穆侯子之後[illegible]以國爲氏公所爲家譜推其先世功行爵里至于八世有大亨曰達但居眾州爲博陵人八代祖昭爲州司戶參軍生昌晉州錄事參軍[illegible]生全爲處士老傳[illegible]生三子曰乂賓曰文攄曰存乂賓生定辭昌辭文攄生暲璩辭存生正辭又爲仕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於府之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義豐鄉之北平原其子昌辭爲博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illegible]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於相州安陽縣之北原於是爲高祖昌辭生一子璆終[illegible]縣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夫人安氏追封燕國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illegible]國公夫人[illegible]女晉相崧之猶子[illegible]追封燕國夫人皇考諱國華諫議大夫[illegible]建州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爲時名臣國史有傳[illegible]五年葬安陽縣豐安村尹朱師[illegible]夫人羅氏諫議大夫[illegible]吉之女[illegible]追封[illegible]國太夫人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illegible]之女追封[illegible]國太夫人由五代祖以上皆葬[illegible]祖以下皆葬安陽[illegible]人公之八代[illegible]以[illegible]有功不[illegible]用不極其[illegible]在後公生泉州將生有奇兒母[illegible]不[illegible]公[illegible]扎厚不浮少[illegible]規[illegible]步復端正而中甚敏所學未用力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illegible]事諸兄皆不教而能天聖五年　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二十歲名在第二授將作監丞[illegible]州[illegible]奏[illegible]之官[illegible]年[illegible]過[illegible]大子中允又改太常丞集[illegible]館[illegible]封府推

此半頁誤刻在日本文卷第一頁下　當剜補于此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八
韓忠獻公琦行狀
門下侍郎李清臣
韓姓出晉穆侯子之後[illegible]以國爲氏公所爲家譜推其先世功行爵里至于八世有大亨曰達但居眾州爲博陵人八代祖昭爲州司戶參軍生昌晉州錄事參軍[illegible]生全爲處士老傳[illegible]生三子曰乂賓曰文攄曰存乂賓生定辭昌辭文攄生暲璩辭存生正辭又爲仕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於府之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義豐鄉之北平原其子昌辭爲博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illegible]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於相州安陽縣之北原於是爲高祖昌辭生一子璆終[illegible]縣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夫人安氏追封燕國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illegible]國公夫人[illegible]女晉相崧之猶子[illegible]追封燕國夫人[illegible]中書令[illegible]縣[illegible]夫人羅氏[illegible]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illegible]之女[illegible]由五代祖以上皆[illegible]人公之八代[illegible]有功不[illegible]用[illegible]有奇兒母[illegible]正而中甚敏所學未用力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illegible]事諸兄皆不教而能天聖五年　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二十歲名在第二授將作監丞[illegible]過[illegible]大子中允又改太常丞集[illegible]館[illegible]封府推

官賜五品服時高科多徑去丞[illegible]公夬
曲直終日坐府舍不倦府君王博文固已奇之曰志[illegible]人且大
器也遷[illegible]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求外補得知[illegible]州留不
行以右司諫供職勸 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illegible]忠直放[illegible]
佞時災異數見宰相非其才參政事者[illegible]無所補或私
名器用之中書事有不決公[illegible]數中書不法事疏[illegible]不報則
乞出疏示中書勅御史[illegible]議夾正是非論既堅卒罷執
政四人者又言[illegible]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此[illegible]明肅
餘弊也不可不止王曾李[illegible]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 上納其[illegible]
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嘗謂公曰比年臺諫官[illegible]
自安計不以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以公天下
正人公得此益自信未幾同議雅樂知胡瑗阮逸[illegible]
律之法出私見乖戾古制奏罷之仍用王朴舊樂公爲諫官三年
排斥權倖數稱進名臣杜衍范仲淹等補時政之闕七十餘疏凡
數百事施用者十常六八朝廷知其[illegible]用公知制誥人以
謂公公曰吾乃以言責取利祿[illegible]亦中[illegible]右司郎中以史館直
學士充接伴使發解開封府[illegible]人與三司[illegible]定[illegible]法[illegible]冊正旦
國信使還[illegible]同三司省[illegible]用轉起居舍人[illegible]知
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歲[illegible]加三品服[illegible]
饒䡖金帛統錦中州歲仰給[illegible]
貢院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公爲[illegible]之[illegible]罷
免役七百六十人爲饑[illegible]飢人一百九十餘萬[illegible]老之
來更生我也李元昊初叛兵[illegible]中國久不[illegible]士
大夫多避西行公使蜀[illegible]公
具以所聞對 上[illegible]曰朕比[illegible]之人按[illegible]陝
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illegible]延安[illegible]士氣沮
傷將吏往往稱病求罷職公[illegible]收
召李渭與之計議[illegible]郡守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illegible]先是
大將劉平[illegible]其叛去[illegible]河中府公力辯
白撰之[illegible]戰死老幼[illegible]賞[illegible]守延州朝廷以爲不

[illegible]以起[illegible]奏曰[illegible]可使[illegible]材[illegible]
以觀後效無已則起范仲淹爲可[illegible]也若涉
朋比之[illegible] 陛下事當[illegible]邊防[illegible]東南
公奏曰[illegible]收用乃[illegible]之下
所以開示誠意[illegible]人才也又奏[illegible]馬令[illegible]利
[illegible] 上[illegible]知可辦大事康定元年五月 天子[illegible]
陝西師開府于永興軍[illegible]以公爲[illegible]陝西[illegible]使
同管勾都[illegible]司事[illegible]宗[illegible]內都知王守忠[illegible]出
在[illegible]公曰如[illegible]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illegible]起
欲公[illegible]府[illegible]曰承平久不習戰[illegible]兵[illegible]將[illegible]
河[illegible]入[illegible]月平之公[illegible]
而元昊[illegible]鎮戎軍偏將劉繼宗[illegible]以進兵
門日來上[illegible]公曰軍事[illegible]亦不
[illegible]拒乃[illegible]策求中[illegible]公[illegible]下上[illegible]已而
執政以爲[illegible]公不[illegible]上章曰元昊[illegible]兵不出五
六萬餘[illegible]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以數十城
集彼聚而來故當[illegible]
今不[illegible]乃行[illegible]以二十萬重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下知[illegible]公[illegible]期有
以報上出[illegible]元昊乞和公[illegible]曰無[illegible]降者謀
也宜[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以[illegible]我
官無[illegible]出[illegible]王仲[illegible]小勝
故邊制度公[illegible]節度有功
亦斬任福[illegible]公者[illegible]大罪從大帥使收
餘兵待報[illegible]上之安撫使王公堯臣亦以實奏朝廷知
罪有[illegible]知[illegible]州數月還[illegible]禮部郎
中[illegible]州路[illegible]安撫公遂招
[illegible]公在[illegible]州城以保固[illegible]市諸蕃馬

討殺生羌之鈔邊者斷兵以待賊已而公去秦賊不敢窺秦賴爲安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曰吾君學士
召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十月遷諫議大夫復爲樞密直學士十
一月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屯涇州初京
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苦戰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
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東戍内實京師又以蕃部弓箭手城堡衝要
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刀完甲械精
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士亦皆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勇
氣倍于初時公方建請於鄜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
鋒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署其
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横山險則平夏兵素弱必不
能我支矣天下從[illegible]靈元中亮耳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
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欲兵不敢輕犯塞公與范公在兵閒最久兩
公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樂爲之用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
范仁宗知公久勞于外遣使寄聲且曰[illegible]孤立無人勝萬獨
朕知之行召爲矣明年春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請辭讓
至五表不聽既至與范公仲淹議以兵策上前與以兵屢元昊會
夏國送款公與不果用范公每恨之語功不忘故作閱古堂詩叙
其事傳于世後事雖欲除解元昊稱上書激之廷其聘者欲自建
元爲父子呼元卒及今我使與陪臣列二府之議欲從之公獨謂
不可許數廷議衆尚不從公持之益堅故要求稍至變色而起公
公守所見不易卒殺其禮如公言 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
治手詔宰相杜衍曰 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
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給筆札公條九事大略備
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慎入
官纘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
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得失同列尤不悅惟 仁宗
識之曰韓琦性直蘇舜欽等會飲奏邸言者欲因緣舜欽事以累
一二執政彈劾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士人爲之紛駭公從
容言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若是 陛下聖

德仁宗何嘗爲此耶 上[illegible]色又[illegible]
今[illegible]公因奏曰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尚不[illegible]
同[illegible]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illegible]其意有所在不特爲[illegible]
可見也 上悟[illegible]鄭公安撫河北還至[illegible]都[illegible]命[illegible]公奏
曰朝廷[illegible]北[illegible]以中[illegible]行[illegible]歸奏去京[illegible]又留[illegible]
[illegible]策不得一陳於 陛下之前乃[illegible]郡四[illegible]
一人爲[illegible]者乃宜[illegible] 陛下惜之累上不報[illegible]此[illegible]西[illegible]鄭公
[illegible]以劉[illegible]城水洛[illegible]尹洙[illegible]青[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二人[illegible]城之[illegible]欲[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克[illegible]於朝
[illegible]公曰二人者[illegible]可[illegible]列[illegible]後士
歎與二人者[illegible]而[illegible]臣爲之左右[illegible]有名大臣
欲定天下[illegible]事[illegible]倖者憚之故[illegible]公[illegible]去公[illegible]懇求補
外[illegible]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又知[illegible]年間
連[illegible]三州所至[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
愛[illegible]之如父母移知定州事兼[illegible]定州久用武
將治兵不知法[illegible]至于驕不可使明公[illegible]定
兵[illegible]公[illegible]其事以[illegible]定兵不治[illegible]爲
亂既至即用兵律[illegible]之[illegible]中尤不可教者[illegible]首軍[illegible]外
士死[illegible]其家[illegible]其孤兒使[illegible]古兵法作
方[illegible]陣[illegible]偏將日[illegible]習之由是定兵[illegible]爲可
用[illegible]京師[illegible]戍保州[illegible]取人衣[illegible]或飲[illegible]不與
人直至定[illegible]留不遣[illegible]保州[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兵[illegible]之
[illegible]素教者[illegible]百人以生[illegible]不敢復犯法
一[illegible]如[illegible]公[illegible]其[illegible]爲[illegible]
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城[illegible]路刺取其[illegible]以
爲法視中山隱然爲[illegible]殿大學士[illegible]部[illegible]郎
又加觀文殿 學士[illegible]皇祐[illegible]年[illegible]武康軍節度[illegible]
兼河東經略安撫使入境[illegible]所[illegible]不急之役[illegible]勢不[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契丹[illegible]地公[illegible]安[illegible]境上[illegible]
以[illegible]借天地[illegible]我[illegible]何可得[illegible]義侵[illegible]

邊臣由□ 天子□以此土勢□與保嶷□□理屈遂歸我今保嶷村
代州陽武寨舊用蘇鬼山爲界□戎人侵不已公又遣□世□□動地
立石限之曰此不敢耕山上後公爲樞密使人□□□□以
辯爭□侍使張昇曰□此地界多相冒如黃鬼山則可以已□不
辯□不謹封略昇欲勿受公曰傳辭□受之勿失異時成有地
界爲□□此得以爲據昇受之 祖宗朝屯兵爲師路□□鈔爲已
罪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寧化火山軍□□田耳
實戰□公偏言□之于□師沮撓久不行公至遣人行視曰
此皆我□□以爲□若舊迹猶存今不耕□皆以資□後且皆爲寇
人有之矣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城
歲發防秋兵至河外人苦遠戍公曰延州□□知□□□□□不
復還可東俗議□□用火□公爲買田封表刻石□令□得□□
其中人遂以□民爲兵□上□節□守□君命以節度使知□州
州民□留不得去至□□道□打六七□而不可留乃□守□□
年疾病□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上□降□□使公以□□百□

年 祖宗以征伐平定中國外臨制四方□□事歸樞密行文書□
于吏舍所□散亡爲可惜奏擇吏整比次□之多得 三聖親筆
見其神斷及四方兵要根本爲六百八十卷別制標目謂令使有
成法三司吏不得復弄文移□□□□□□□□今□爲便請□
出內帑錢余數百萬貫□□□□□□□□□才三□□
地命郭諮復城爲□□□□□□□□□□□相通之□
嘉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事必用例五房□□□□□□□□□所出去取□□一曰
樂用之所不欲行□□□□□□□□□□刑房所□
除其□□不可□[illegible]
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在宰相五房□不得高下其□又編中書
機密知樞密院事□天下吏職[illegible]
故從[illegible]
官興學校復科[illegible]
宰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議制作宗□大下□所及□□

正□□名[illegible]以公爲世之士□□
知□何人□下嘉祐四年[illegible]行□
[illegible]師範于太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得□□□大□□□者以□□
[illegible]□□□□入□□拜刑部□□□□中書門下平章
事[illegible]
得其□□□民不□[illegible]
仁[illegible]天下以爲□雖□□□者而大臣□□爲
□□公□[illegible]□在皇子□□□□□□下社稷根
本天下[illegible]
陛下置天下之民於□□安□□十一年□惟萬世之□何可不
□□□□□□□□□陛下爲□□□□□此 上頓□

後宮[illegible]皆□女一日□□□□□
□□□□立二十五年無嗣□□議立宗室□□□□□
子□[illegible]以□□下之聖何難于此哉□□□
天下[illegible]入□則陛下□有□□□□
傳之萬古孰有□□□□者惟陛下以太祖心爲心則無不
可矣 仁宗□□□□□□□英宗力辭□□□
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後□□ 英宗[illegible]陛下子
[illegible]
[illegible]仁宗[illegible]大計 英宗[illegible]

帝位宣門伏開追百官班[illegible]道制[illegible]台諫人
情肅[illegible]至已午市肆猶[illegible]未知者公[illegible]名其功其門
人視容成[illegible]從容語及立皇子[illegible]
[illegible]斷[illegible]天下計[illegible]太后內助之力朝廷有[illegible]
手何預[illegible]故[illegible]大事天下莫知其詳[illegible]仁宗[illegible]
仁宗[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不許[illegible]英宗[illegible]即位
感疾公日至殿門[illegible]公[illegible]不拒先
退則立簾下以至誠大義上[illegible]
宗疾[illegible]達請[illegible]
泉[illegible]車駕[illegible]曰
也[illegible]
使[illegible]門下侍郎[illegible]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
已又[illegible]樞密[illegible]
殿有大功于[illegible]一旦[illegible]天下之耳目而重[illegible]
朕之遇乎[illegible]公[illegible]首[illegible]

詔[illegible]大搢[illegible]公公[illegible]從之
濮安懿王以 英宗[illegible]
大祥[illegible]
皇伯[illegible]名之[illegible]
英宗[illegible]不已[illegible]公[illegible]納
[illegible]公
矣不[illegible]曰此中[illegible]歐陽公
士大夫歎其平[illegible]以與人而[illegible]
[illegible]王為仙[illegible]知陝西[illegible]
刺[illegible]得民兵以為助[illegible]民為義勇[illegible]
之曰[illegible]民[illegible]去[illegible]以一身救二十萬人[illegible]以白
上上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河東有義勇乎曰有[illegible]為
不可耶[illegible]遂[illegible]至今[illegible]上[illegible]
多公之守也[illegible]賊寇大順城公[illegible]
文承相[illegible]以[illegible]上意公

曰[illegible]成之[illegible]且[illegible]人不
附其勢[illegible]以服大臣或私相語曰[illegible]料敵且[illegible]
[illegible]所料公[illegible]公往[illegible]京[illegible]
闕[illegible]英宗[illegible]疾二[illegible]公[illegible]英
宗力疾御[illegible]一如所料[illegible]
士[illegible]立 今上[illegible]太子[illegible]東宮官屬 上即位樞前以
為 英宗山陵使加守司空兼侍中王陶由東宮官入御史府為
中丞[illegible]宰相不押常朝班公以宰相[illegible]
[illegible]御史臺[illegible]
年[illegible]
義[illegible]公[illegible]
永[illegible]
判相州[illegible]
雨[illegible]之位以待會
种諤以兵取綏州納降人[illegible]名山[illegible]萬人[illegible]以兵報西

[illegible]公往經略[illegible]安撫使判[illegible]保安軍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中知[illegible]可以固
[illegible]器用[illegible]京[illegible]
[illegible]韓[illegible]以自[illegible]
欲[illegible]朝廷[illegible]公曰綏州要害[illegible]之[illegible]可
[illegible]世降[illegible]名山[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不取足
以易地[illegible]安[illegible]不
合[illegible]中[illegible]人[illegible]亂
以術[illegible]取[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又城[illegible]
[illegible]川[illegible]
州[illegible]將吏[illegible]中兵[illegible]
[illegible]其地[illegible]
以河南地[illegible]入[illegible]山之
衆而議者恐其有功力[illegible]之乞還守鄉郡復判相州[illegible]年[illegible]
地大震此冬震未止民多[illegible] 上遣[illegible]近[illegible]

以爲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又以手札勅中書叶濟所宜議文字
留公布宣朝廷恩意給券頭米本業之從者半道而復時方推行
常平法公言朝廷下令以百姓不足而兼并之家乘其急以數倍
息放貸子以賑其闕有合于先王散惠興利之法今郡縣欲收子
錢異令意遂與條例司章交上乞守徐州不許初法下公曰某老
臣也義不敢默及不隨時宣帰聚奏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
令 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八條公悉所見以對熙寧四年二月改
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辭乃仍舊官六年復判相既至之二
年告老至三四甚懇每奏至 上必遣使宣問契丹遣使言公逾
地界詔問策畫公慨然曰 君父遇我甚厚今議不是不忠也
生平於常人猶不敢不盡況 吾君乎姑盡此心以報 吾君惟
吾君之心盡則所以報 先帝也吾寧以口伴報猶愈於老疾
類死之年以不言負天下責遂條上數千言既又力辭事 上加
[illegible]撫八年復改永興軍節度使行京兆尹不從其所請而公已
疾革矣六月二十三日大星隕於州[illegible]郡中

宋四十八 十

[illegible]家人[illegible]以告[illegible]不亂以其月二十
四日終于州治之正寢[illegible]
功著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illegible]莫大之[illegible]不利之禍莫危于
[illegible]不見其憂[illegible]勸平生[illegible]言其行
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illegible]一出于誠人或從
公數十年見公言行[illegible]無一不[illegible]所
措置規摹宏大高遠外視如其[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微物莫
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當其[illegible]年未三十天下已稱
[illegible]公而不名及與[illegible]大儒石介[illegible]
請冊可斷大事重厚如勃世不以其[illegible]
而有亡乎 上无不信[illegible]人亡[illegible]天下也乎
[illegible]與人接禮下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失不以爲[illegible]小
大无所[illegible]
奪[illegible]用[illegible]名之士[illegible]不自知所進[illegible]
不私所[illegible]以官而怨家仇人其才果[illegible]守揚州日韓[illegible]

[illegible]
循公于朝[illegible]
進之二人者[illegible]白[illegible]後[illegible]人
之[illegible]用財物如[illegible]不以[illegible]用玩好
或[illegible]取家人[illegible]與之士[illegible]之無[illegible]近公不[illegible]
[illegible]
俾其家[illegible]免于朝仍[illegible]其子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
異[illegible]十餘人[illegible]于己子[illegible]先及[illegible]遠其
餘子有[illegible]五世祖
家皆[illegible]之買田[illegible]五十年[illegible]
相累更大[illegible]及其[illegible]天子賜金帛
官出[illegible]喪事[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人以[illegible]如高山大岳[illegible]
[illegible]民老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危坐[illegible]百吏
進前[illegible]之安[illegible]
[illegible]左右或曰公位重[illegible]
守[illegible]小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神明而已[illegible]自守如此所[illegible]
[illegible]
失其[illegible]公[illegible]相印[illegible]負天下重名[illegible]
[illegible]未嘗任大臣[illegible]不
[illegible]天下以爲名[illegible]文忠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illegible]以[illegible]右[illegible]

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相似乃即出坐命畫工圖之

而去館伴楊興宗逢以此告忠彥比[illegible]為賜使[illegible]尹[illegible]

押字不名及公弟守明名字其副使成禹錫仍喻朱介曰以侍

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夫親後[illegible]引前[illegible]其名故[illegible]之今不

同每南來[illegible]臨青界即諭其下曰此韓侍中兒頗多門緣也天[illegible]

侍[illegible]於國[illegible]侍[illegible]合伐之娛視所將[illegible]甚異夜不依[illegible]

賢[illegible]合所為大章明白[illegible]有[illegible]則 仁宗 英宗哀冊文諸碑

制及[illegible]釋話天下[illegible]愛之餘暇學[illegible]

蒐餘卷[illegible]

十卷二府定[illegible]存[illegible]二十卷[illegible]編[illegible]傳

學六十卷藏于家餘未及紀次[illegible]尚多夫人崔氏工部侍郎立

之女先公而亡累封[illegible]國夫人六男長忠彥[illegible]祕閣校理次

端彥大理寺丞次良彥秘書省校書郎早卒次純彥粹彥並大理

評事次嘉彥幼未仕女子五人長適大理寺丞[illegible]次[illegible]一人不育

次在室孫六人曰治大理寺[illegible]曰[illegible]太常寺太祝曰[illegible]曰合曰浩

曰[illegible]並幼禮官李清臣[illegible]臣少親[illegible]以[illegible]公[illegible]其終始大略

行事如前公之[illegible]至此 天子即日下詔以公[illegible] 英宗廟庭

又命[illegible]臣作[illegible]祭及使者與[illegible]往[illegible]

相錯道中道路皆[illegible]

其孤則北方父老亦有[illegible]千里來弔[illegible]及還朝士大夫相問

訊亦莫不咨嗟見于色[illegible]太常太常[illegible]史[illegible]曰七月日癸門上

為公素服發哀苑中[illegible]助[illegible]如此清

臣又[illegible]家所[illegible]以[illegible]於人[illegible]

貴莫比比[illegible]自韓公始 太宗[illegible]不能過也退

而思曰 上仁聖頗[illegible]老[illegible]公其[illegible]

宰相十年 仁宗待遇[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而天下不見其有所集

也天下[illegible]不遂其生鼓舞歌頌一德而不知其功出宰相也及後

艱危定策不[illegible]之臣立皇子皇太子者[illegible]一受遺詔立 天子者

再輔宗[illegible]強社稷功及生人而進退[illegible]從容不見有[illegible]色[illegible]也

[illegible]可憂[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公為[illegible]危人[illegible]公為去就公于是

時一[illegible]以六事[illegible]解大憂至天下卒無

事 今天子纂紹皇統以文武仁孝寬養天下日問安進膳兩宮

雍穆雖 祖宗[illegible]大[illegible]集于 上躬然考其功緒基

原則定策之臣功為大故日[illegible]臣所[illegible]資敢以

告史氏以上尚書[illegible]于太常[illegible]八年八月日宣德郎守

太常寺[illegible]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八

李黃門清臣行狀　太史晁補之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學士北京留守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其孤祥祉祓禎考次事蹟以授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李氏系出皋陶唐虞之際皋陶爲李李之字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涼武昭王暠暠之後其房故李氏蓋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曾祖宗吉邦直贈太傅祖士明贈太師考革贈太傅望國公而韓氏寔生公祖以上兩世不仕韓國公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殁遷焉收其族法爲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且指紛曰赫赫已能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火非火也或有其灾已甚天固警之乎作今日火解歸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從部家韓以先君門生忠獻公韓琦異焉吏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參軍晉州和川令時朝廷崇制舉轉運使何郯行部取公文公爲郎以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歐陽公見其文大驚曰此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秘書閣六論文至中書未發也傳者已謂曰生司不識李清臣者則訛矣開視果第一等是時推內日李清臣有指御算乃時大雨京師巨里數見言者多議侯郎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兩人咸爲公宜以五行傳節宗推沈不聞下詔發問則從之廷公曰此漢儒以某異應其事宗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以天地之大譬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於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災異者不止其災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而已又以謂群官百員皆出於此者陳留許昌飢無食民皆死於他業之人皆如此今淮征營取俾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重農益圓則以狀強九官蕃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頑遊之輩厭畝以爲吏矣制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秘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

公以和川考第當改官舉者踰十人而轉運使薛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銓張掞曰何不以敘乃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舍之薄矣頭待之拔薦席門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以制舉還英宗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因是忠臣但於避嫌太甚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嫌之沮而詔舉館閣之選若歐陽公首薦公會以陳夫人喪服除召試　神宗內出孟子爲政本題發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父之喪宿於南郊參知政事韓絳攝事客去留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身而人誰出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以公爲太盜文字就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當賞軍功給空名宣敕或留不填緣臣撫司以爲卹司務信且速路國公文博彥以爲不可給公亦執故事曰絳而好事者因試公不當與韓公異舊曾爭州兵亂其家屬應誅者九九百輝公言要丘皆意不甚安行且用恩州故事配隸於十爲奴婢絳從之及絳敗公以我當以韓公者因通判海州會直舍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朱同制科館閣一時鎮求傳往海爲盜帥所役法免曹渠夫去而民思之遷太常丞從同知禮院中獻韓公薨公狀其行　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敘韓琦事甚典贍良史之才也時公以請補外得知蔚州　上復問宰相王安石曰何與一覽又除提點京東刑獄建言創立保寨以至之盜屏行天下京東盜賊爲天下劇公設耳目方略捕且盡遷太常博士仍充國史院編集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御史蔡確言其不可執政後擬他官以進　上曰我有人矣李清臣可既對上曰學傳通今古近日宰御比史宜　咲妙選也歸其家音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曆衆宗之史叙事半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其以求用事於南者之之曾郭逵奏大軍已至桄榔　上以語王安石初不知　上曰桄榔至其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必是比直如指諸掌方石皆驚異朱以書招公門　上以論安南事亡目不知頓與通洽十二矣公然後知　上於奏讀無不閱且條其說矣無幾何遂召仍時大太常寺一日公方侍客飲而中貴人踵門公曰中貴人何爲

來哉俄呼曰傳宣學士公遂出拜則有旨擬楚國夫人誥
楚國夫人 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偕在坐皆內制不以為
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謬數十事
事具揭開新編勅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判 上復批出曰可李
李清臣作假即真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 上傾益認嘉哉
訪以禮樂之事公於經訓成誦所發尤悉 上亦自言古先述作
之策務於要與講磨文之體似在三代之美矣踰年召試以
右正言知制誥 上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涉以來不復師經唐
進一搘為名無不過學漢文章爾公對如 上旨會 上以府
左右院留司錄獄並以離合詳辨三司混淆殺視獄不專詔曰皆
參故事可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為記公以謂工者立政以詔
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為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甚奇
之典哉 上誦之略曰五教五刑五法垂下是日吏民台周弗
扞以敬 上徐叟先教後法之序既進 上曰卿文章誦經語所
謂三十□字并不完也後台將等坐挂名於其間爾縱命揭於都
城記公又變其體以進辭尤宏放 上益喜與大理記文頓異
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公□和詩事
甚急且辭 上曰卿朕所自知遂行無用此假歲成與有司措欲
置公重地 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適第今賦金既
還為翰林學士 上欲寧於壁光獻皇后家封其份郡王問公曰
卿何日當直欲宣觧辟異姓而王非何也為 朕述此意且辭異
他學士如此熟以宣公本官試吏部尚書 上謂宰臣王珪曰安
有尚書而攝承以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尋遷朝散大夫 上命未
臣曰吏部掌銓選而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御以施行政事
文學論議為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言人亦莫
知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舒亶當以事劾公至是□以
官燭飲食邊當數吏議從贓坐執政罷事下其議公獨以謂當議
有罪非贓也同列曰清臣黨亶爾公曰黨固不愛臣但何為黨之
其事寧持平類如此 神宗不豫又執政入問公行詣門下侍郎
章惇曰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臣等出白之惇曰未可恐壞上

史忠使部堂公又見惇曰相公在此門下侍郎何不以聞□美
門王珪曰如何珪徐曰 上自有子去無承連前議既定公從一□
此時事有異者見錄不錄也是命取□□□安郡王為皇太子又
取官書太后權同聽政事但入宮 哲宗即位從尚書左丞許元
豐九年也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州府改知□給□
部職難食者所居以萬計後知永興軍府路安撫使起尚書兵部□駁
之役知真定府復以戶部尚書召為 宣仁后山陵使拜中書侍
□□元祐八年也既□復駁之上□它官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
□□侍從從補外或得罪去□□自□揖梁杭州□□起為□
內故□以稍有事稍加貶逐依□□少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
□□□將人□□□外公與□□□事 上前以為更先王法
沒不□□□□□公著等□□□□□□□□□□□□□
少世所□出他合請罷□ 上欲行本無出東府門命中貴人
□往趨省供職□持□如□ 上曰肯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額
采事也於是□□物□□□□□□不尚之語丙夏兵入鄜延破
金明寨去經略呂惠卿遣將□□□□□□□□□□惇怒曰夫主
將全軍□□□□者四千人公曰士將亦多端先取爭利輕身與
敵今全軍新□將亡將全□□□ 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
裁處後□□□奏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貶荊湖閒
□年□□□□□□□□□復且不行後同列與公進當裁人
姓名改自鄉□□已此南方諸□□□□常再破公除占以激之公
任□□□□□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 上以為然□動得罪萬
公在守□□□□不合有飛語欲中公公罷政知真定府
今上即位以禮部尚書召之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 哲
宗祔廟迎右光祿大夫持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及事下給
事中舍人等議或冀太常以謂 今天子承 哲宗統則 哲宗
自當為一世公上疏是太常議乃定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
夢為□詞却打返□東之語示子祥曰非休證也退出知大名府
與幾何□有大星□□□□門外□公所生第□□東之□□□
年七十一即其年□□□相州安陽□□村之原公性□□□□

啓手足以手擊巾問日早暮報申時遂瞑而逝公三爲執政遍歷
三省爲人寬和容物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其學務原
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記覧文章爲餘事尤早爲忠獻韓公文忠
歐陽公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既知
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叙事之法高文典冊瓌雄雅贍卓然一代
之後也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叙公之行義不得辭謹狀

曾舍人鞏行狀

內翰曾肇撰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
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
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
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
集賢校理兼判官誥院嘗爲 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
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
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
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
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
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
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
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大廟齋郎綱承
務郎二女早卒孫男六人[illegible]假承務郎餘未仕孫
女五人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南豐之某鄉某原曾氏始姓其先鄫
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於撫者自高祖
諱某始也初蔵及參父子俱仕孔子蔵樂道志仕孔子與之參以
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耻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
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爲 宋名臣至考光祿博學能文仍
行孝友明古誼者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蓋其流長矣以道德
文章鍾于公身以後大前烈開覺後嗣寔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
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須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
有二日試公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 宋興

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
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
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
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illegible]揚雄以後士學失其紀至
於政事亦非卑近苟簡之術寖微先王之道不復見於世公生
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百家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
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
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
貶以就俗[illegible]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illegible]
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
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illegible]世謂其辭於漢唐可
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illegible]之作者
未有能遠過也其爲人惇大直方進止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illegible]
爲詭以阿世媚俗弗在於義雖貴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
舉世從之不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之[illegible]之亦不以此[illegible]
然雖不大施而所至常出人上爲州必[illegible]論決重輕能[illegible]
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越州判州賴以治[illegible]
越中州取酒場錢給衙前[illegible]之應募者不足乃俾鄉戶輸錢[illegible]
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illegible]
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illegible]二百餘戶且請下[illegible]
毋[illegible]人錢歲[illegible]平不足以賑給而田最野處之人不
前至城[illegible]
東數[illegible]十五[illegible]
田里而食有餘粟償以其平又出錢[illegible]
入官農事賴以[illegible]
爲人害者[illegible]
周氏子高橫[illegible]
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illegible]
河城[illegible]
火無敢正視者公患橫[illegible]二十一人餘黨皆遁是時

州縣夫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告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與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示彰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其豪宗大姓殺人莫敢動故據其近州郡請肅無他故之後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闔境以海有餘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黨處處者既殺其渠帥脅從之徒餘黨聚至十百為羣既消後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強者號軒渠縣縣留呼之不出或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勝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為亂也率以計致之由後自歸若就執者者幾二百人又擒海賊八人自殺者五人老羸病傷相繼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并海增兵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鑄錢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郛郭亦號多盜而之如齊盜為引去公為人除大患者歟如此至於安定而風俗擾之

綏寧以底安息紀綱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可舉後先則有其時因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浚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漏得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罷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徒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從實績者歲以十五萬計至他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於關門遊留夜車關乃得去襄州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因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嘆呼以為吾州前坐死者畏吏執知冤乎在洪州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以為萬人備州縣暴濫急斂閭里價踊出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竈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多佛寺為

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牒廷中以杜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弊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始為人賄賂至百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齊寺二[illegible]婦女每入寺舍在明有詔元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十五里餘其為門樓十故覓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成七十餘又門當設樓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收故覓一之六舉人簡散覓可用者量以錢又得十之二九省工費其假而乃出役兵市材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政事應下縣責其從發期之期期未至不復移書督趣趣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者自言別與之期而按此謂者即有所追逮外不遣人至縣將無遣人呼其門者初未甚聽公小則罰與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某日竊某皆有程式分任寮屬因能而使公總攬綱紀總責成而已蓋公所歷領多號難治及公

為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其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因閒養全人徒見公敏於擿事數剗所曜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遷事不為苟簡革宿弊立程度尤多凡所據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閒若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躬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乃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施設特因時制宜不足以盡公之蘊又況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擢立無所附麗當時用事者是愛公者少為歸於積九年自求補外擯從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慨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其時所遭值事若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之名士往往坐事廢斥公獨以遠嫌防微絕人遠甚故事雖不擇而卒無可議以此已而未嘗發去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晚 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

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其命之曰以卿才學宜爲衆所忌也遂留
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有所白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議務闊廣
上意 上未嘗不從容傾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
某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 五朝史事遂以爲修撰既而復諭公
曰此特用卿之漸耳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
未有以 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爲難而
以 天子知之明於爲任之爲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
官名權中書舍人不俟入朝諭使沈職時白三省至百職事選授
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
代之風 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均國公蒞奏故事命翰林學士
典之至是 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
不起然公之薨天下相慶以爲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殁皆嘆息
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惟謹嚴而待物坦
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尤盡言雖取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
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俟之益恭至
使其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摘有以過誤抵法
者力爲辨理無重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
薄於門生故吏以常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
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
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
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
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沒集其藁爲若干卷後之學者因公之
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
食無學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飦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
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
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
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下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任於外數
以便親求徙官七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
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而不於其身而及其
母兄使其抱終天之痛爲世之所大戮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
之盛德也則豈而世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如何也爲子弟者不
自滅身踣國大矣今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烈託於當世之文章
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獨念公於其屬則所弟恩猶父師
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辭惟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
史官有載錄不自知其迷謬不精惟謹述公繫官行事如右至
於論議文章自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
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元豐六年十月
日弟肇述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九

韓儀公丞相忠彥行狀　學士畢仲游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郡開國侯韓公為右
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行中書國忠獻公子也
忠獻之子大人而公居長為人外和內剛夷簡樸素不爲矯飾矜氣大抵
類忠獻而仁厚過之恕無所矯飾自定常在聘已有人望識與不識
曰是魏公之子也識與不識曰魏公丞相之子而如魏公宜且復
為相也及為相制下都城傳布除日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
在仁宗皇帝時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以官賜
虜主問左右就館使南朝識所謀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亦
其父某頗否對有以對遼使工人圖之至　神宗皇帝時公復
以給事中使遼時遼主安觀奇偉凡在虜廷之人皆拭目觀之
又公為相後遼人賀正使蕭居張從約來言行人李某曰此持禮
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為未相而
在大名耶居兩月間為相制下北主大喜不覺拊其背而起曰此
真宰相矣然忠彥類魏公事　仁宗　英宗　神宗為宰相久年定
冊安宗廟陛下為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內外訪至可紀
卒亦至宰相則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朴魏公而上
七世家於安陽故公為安陽人以魏公任子恩守將作監主簿力
學為文章公進士第改郊社齋令句當府司校庫丁母魏國夫
人崔氏憂服除改秘書省著作郎　神宗皇帝即位遷秘書丞魏
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奏某
王後無嫡子嫡孫有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號所生母為合
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甲令所載古禮嫡長孫之外皆為
庶孫既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其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
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殊孫而無曾孫則將誰
使襲爭抑遂除其國至人秦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
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曾召故相公
弁甫為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講筵英二人奏言故事講
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賜坐請復故事以禮官
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讀進
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殆皆無所輕重即
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矣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於上孔子
曰拜上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於　上前而立五十年矣
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
議除兼本寺丞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講開封府推官遷判
官以太常少卿為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
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司火出為判永興軍事召還為三司
戶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以戶部副使知河西院三司戶部副
使改鹽鐵副使擢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為陝西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虜秉
常用兵西方下不應者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為移書
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和芮欲復其詞亦悖慢遂求罷用兵不利
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　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為對　上不可
又以李承之李定為對　上又不用　上曰韓忠彥常使遼遼人
信愛之而知其父有勲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
也乃以給事中召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　上前辭曰臣
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虜人妄意中國為乏人也　上曰卿辭
言行矣西事未定爾以爲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
行且問西事公一切以閑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耳何足問及
至其廷中從容慨者如路皆客嗟歎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
燕公問夏國朝大兵而中國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當務
大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數日間已罷兵寨上信乎知此
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聞邪西夏乃細故耳南北大國之
好豈相好乎言數吏有他語公遂以言挫之及還貸賺遣服返口
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干若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
今快可知也公歸　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
之復使公館伴西北之興疾後解官制之行也命專尚門下侍郎而
給事中為之屬乃典辭給事中不省之屬凡所封駁宜先禀而後

上詔從之公曰善是新政之意也給事中失其職矣乃復奏曰今
月丁亥詔門下封駁從中書舍人封繳之制庚寅復有詔門下封
駁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上之蓋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適均
也一則不稟議而駁封還一則隨封駁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
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於　上
乃其職耳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為失職願從丁亥詔為正後之言
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丁者皆書白下顯不由三省
公以官制劾之曰南郊大禮所下之事不從中書省出一時者
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為萬世不易之典今
行未朞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　神宗皇
帝詔如官制於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於大理司
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於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
必用法也今援比例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之　神宗皇帝嘉公
之守於是白吏部侍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罰而丞相與同列
謝於殿上乃以公為禮部尚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
知定州州貢文綾文絁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白絁百疋公上言
唐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詔貢繚綾千匹德裕奏言若納匹數目
下千匹豈足於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乞遂停之自
幸遇　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今日所當言者惟　陛下察
詔許從罷之九路東西二浙偽罷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為戶部
尚書而元祐會稽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
用公采要之因上言今天下乃　祖宗之天下也　祖宗之時歲
入之數多於所出故國計有餘　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
歲出之數多於所入故國計不足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
費加倍於皇祐而四倍於景德三班之俸祿賜資之數則又過之而
天下二稅榷酤征商山澤之利校之於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
過也則國計盈虛亡今日所當議者　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
置司於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宮室近臣下至官府吏胥及宮室
器械皆可得而議唯宮掖之費不可不得而知則見不可盡也按
寶元中嘗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邸所定所裁節中又詔

入內內侍省以事時掌禁省之費以聞頃　陛下
上法寶元慶曆　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省之
費報於有司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節用裕民自禁近始天下幸
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以數十萬計上倚
公以為執政若久尚書左丞求其所去位即以公為中大夫守
尚書左丞趙瞻薨後以公為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
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方事分畫丞相呂公大防關右人也
喜用兵故丙師尚未解嚴而公亦在偃兵息民以安邊為先嘗曰兵
在平日猶凶器事況今　主上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垂簾共政
是豈用兵時也故說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於境
外會　宣仁聖烈皇后崩　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觀望
爭取垂簾時事為言公見　上曰古者君薨三年聽於冢宰不
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時天子權宜之
大者豈得已哉昔　仁宗皇帝初年大臣共政
及　仁宗親攬政事言者亦爭取垂簾時事言之　仁宗以先帝
情近謹不可聽也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　仁
宗之詔為　上讀之　哲宗皇帝嘉納之嘗謂公曰知人實難然
自先王侍中以來閱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孰自引去誰可以為
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曹輔井亮采張舜民韓宗師范純禮韓宗道
七人且曰汝礪曹輔有學而以名節自許亮采臨事不倚舜民質
直有文宗師安恬文學臨事不苟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徇
皆今日尚書侍郎給舍之選也　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
章申公為相即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真
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去且惟公復來乃以
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斥言垂簾之事職學士知成都府不
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北京留守以崇大名府路安撫使先
是魏公嘗以武寧軍節度定武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
有德於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生為立祠以祀魏公而公相去
三十年亦為鎮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其稱於二邦故定人趙魏
人亦生為像於魏公之側而祀之章申公惧公未已又使言者

公嘗同尚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升除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
會 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臨道相傳曰召公矣又曰公今來
矣及 上即位以吏部尚書召公郡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
兄也至則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 上除四事以裨
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
恩之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
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
人心也 本朝自 祖宗以來推廣仁恩[illegible]以結人心故方
內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稍[illegible]於[illegible]以苛刻相高
政太急刑太峻其[illegible]民多矣社稷之憂也願 陛下遠監湯武
太宗之治近慕列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寬以御衆[illegible]仁恩德
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開言路
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官之官昔以為人主之耳目耳目之
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illegible]也乃而
蔽心於言路外雖不廢[illegible]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
何利焉其間有[illegible]及時事與執政意以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
果以罪去矣願 陛下旁求忠直骨鯁之士[illegible]在言路
如其敢言者補惟 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
則言路開言路開天下之事始可嘗矣其去疑似之說曰[illegible]
新便民則為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illegible]六七臣者九
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為非是而不行[illegible]元祐除用
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逐斥枉指人材[illegible]元祐者先帝在
位 宣仁權同[illegible]何嘗於天下而逆施如此[illegible] 陛下
用人之際無分[illegible]元祐[illegible]是之從[illegible]天下
安寧自無事矣其[illegible]兵之說曰臣自 先朝[illegible]外聞
朝廷[illegible]河東六路進築[illegible]五七年[illegible]若[illegible]數
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虛內實
外而中不可實自陝以西民力大困為[illegible]之數則增一為百矢士
之數則減千為一願 陛下試令有司考其用兵以來公上之費
出於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illegible]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
之地收入以為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吏官軍逃
散積聚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
惟在罷進築之兵以休息中外[illegible]民力天下幸甚 上嘉
納之公乃召[illegible]為吏部尚書未拜而為門下侍郎[illegible]
月遂充相命既下公上章表其[illegible]無
可否[illegible]分年[illegible]而[illegible]行臣恐[illegible]相[illegible]類而皆[illegible]而
財[illegible]米至於千錢北道[illegible]而民[illegible]去大雪[illegible]
而[illegible]多[illegible]而尚困[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不出
出之[illegible]可否也公既[illegible]
今日之[illegible]天下共[illegible] 上[illegible]公[illegible]下故令[illegible]
責[illegible]外求人[illegible]十人大夫之[illegible]名而[illegible]可[illegible]使及
嘗為御史[illegible]官忠自[illegible]天下知名士數[illegible]公[illegible] 上
從容論天下事 上[illegible]令[illegible]有[illegible]因建言
哲宗皇帝即位[illegible]入[illegible]事[illegible]之十[illegible]於朝者
千[illegible]數[illegible]中[illegible]所編類[illegible]是也自[illegible]以來上書言事
者[illegible]敵乃[illegible]編摘取其[illegible]似者以為謗訕故上書者率
皆得罪大[illegible]今臣聞編類之餘尤有五百餘號猶從編
類近日 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
能言之士必懷疑[illegible]者懼如前日之
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 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
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illegible]盡之
為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 上即詔
罷編類局[illegible]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
中外欣欣然以為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於今日也是歲郊天為
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國公而
曾布子宣為右相子宣數至 上前留身[illegible]公所為以中傷
公所引重者感動公亦留身 上前與之辨公曰宰相自有體如
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
相補外 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官吳
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觸子宣意所使公聞之復上章[illegible]外章

九三上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俏言不已乃罷大學士尤知大名初　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惇尤未去位公與曾公辭對　皇太后曰登極之恩恃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曾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又以事對　上曰復孟氏則可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柰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　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廢復爲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　皇太后之議遂格故復后之詔曰元符之號定矣而永泰上賓無並后之嫌者公之意也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宜將動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九三黜怡然無所辯及言者誣公以中京事公曰是不可不辯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詆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於懷言者未厭乃曰公在位嘗棄湟州并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於濟及棄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崇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請老遂還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逾年薨於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陵自高祖而上載於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也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呂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國夫人四子五女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濼朝散郎□奉議郎□宣德郎女嫁承議郎馮詢王傳約王朋約有既稼而卒者孫曰肖由肖冑肖□肖胄肖安肖寶肖膺肖昌肖莊肖曾孫曰繇□□□問公之所行孰爲大曰公有大功而人未之思也爲其父爲宰相而身又爲宰相乎曰漢唐本朝父子爲宰相者可指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爲其遭□古顯出將入相兄弟□□子孫衆多門下之士□美無窮乎曰顯則顯□□□大然則公之所以爲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一不□□□矣內無識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以公爲貴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於此此則似大矣然尤夫也嘗□□士處窮困甘勤苦□衣蓬戶生以爲常及其遭時遇合都卿顯位偶相得志之事日日在前而能不忘昔窮困未遇之心者已爲賢矣一旦失倚離權身折勢奪但其追惟昔窮困未遇而若之有以自處然亦性悴枯槁或怨嗟而自失故屈乎懷石亞父宿殉貴顯忌勝張□□金戶而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不用而顛沛若無以終其生者比比是也而公生於魏公之世長以宰相之家席其舊德少有間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爲宰相嘗知開放之事窮居之樂哉而出寧大號之間遭吳材王能南之毀身被五黜備更廣士夫都邑朝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殊公卿僚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從□從衛之衆而甘輿臺僕役之幻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悰淡然不異乎昔門下之士間得謁於前者於於顏色了不見其欣戚惟以　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叙感而已則良爲大也若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爲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爲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於家未出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

司馬文正公光行狀

文忠公蘇　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追封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
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
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
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
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
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　真宗　仁宗
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
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
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
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
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illegible]
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
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
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
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善見公
而奇之及是爲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
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
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
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
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
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
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
其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以故夏人地公
私稍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夷乃得稍蠶食其地府爲麟州患
河東安撫使請以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
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夷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

與虜共棄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所耕益墾則河
西者長復之耕者必眾官糴無所事而雜白賤可以漸紓河東之
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
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籍坐降知青州
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
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
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
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
員外郎判勾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
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
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
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
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
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
黜　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
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計事部罷減飾女樂[illegible]後宮寶御
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於食者皆不宜數
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二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
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
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　陛下擇
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
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
鎮書曰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
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曰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
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　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
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
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
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
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

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
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
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行語曰日者
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察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
善君實所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
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
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向者進說 陛下欣然無難色謂
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
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
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
門生 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
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
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 英宗判
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
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二百餘日不
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 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
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
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乃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
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
公上疏言 太宗時姚坦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
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欝
欝成疾耳 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
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子 眞宗之妹 陛
下之姑而謙恭守禮天下稱其賢願 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
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
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 陛下追念
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
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旣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
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諫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
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

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承世法及將相大臣典
州者多以貴倨自恃陵忽轉運使不得舉職朝廷每省事專行姑
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恃慢而退宰相衛士
凶逆而獄不窮毒罪加於從僕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
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
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
成服百官奉尉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
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
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
給至韋后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
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
同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大妃止贈二代而況
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 仁宗崩 英宗以哀毁致疾 慈聖光
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祐 先帝進賢
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
初攝大政大臣忠賢如王曾呂夷簡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
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詔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
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
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
南頓君惟哀安桓靈乃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
願以爲戒時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與同列三上章
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先朝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
許侍從以上進金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
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 英宗疾旣平 皇太后還政公
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
難言者時有司立法 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
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
數奏 太后以防擬僭偽爲附使相兩府皆遷公言偽無功而得
使相 陛下以得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
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

□□□忠大義　陛下□□□執守忠宜□□大學□閣□不□論親
□□□□及　陛下嗣位反覆從□而□稱□宮國之大賊人之巨
□□□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
□之時有詔吹西□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康定慶曆
□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
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無益致敗官知其必無用大遜□□
而情為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弊名殆並驗若轉寇父老至今流涕
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　英宗□除□集
賢院公言□擢姦邪不可近昔□宗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得紹
□輔其不行□即位待之有加□□□□□張茂□□司吏
州之錢穀世□□有□假其勢力乘之及即位為共為人不思久
德業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然即之以為大
下執政建以權要□王傳盛位□有博得□曰太常博院□　御制
讀翰林學士王珪等犯顏不敢先公獨奮□事行議□為子後者為
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准先

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而不宜大冊追贈□□□議成遂即□以公
手書為業至今存焉時中外洶洶御史呂誨等共論其事仁呂大
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
俱斥初西戎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
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
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
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將
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
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
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若罷中祐則來者必以
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邊鄙不可長也宜敕邊吏□□□以文檄
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英宗大水公上疏論□□事甚言
□□□□龍圖閣直學士判□□□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
年□　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
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

何以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
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
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
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
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受
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爭權有本則不可已自頃
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
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宰相不已就政議再
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
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
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
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
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
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其
□□□升　祖宗大忌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

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
章五上上為罷□□命內臣居簡而神人未幾復留御藥□有
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中□往往內知涇州劉□□□事
中正而朝廷欲權寵宦者□失其意已而□等進擢獨臣晦黜權
歸中正請歸　陛下既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
公曰臣得之眾容非一人言之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
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宦官郎在□官郭昭選等
四人為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
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
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　兼提舉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
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會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
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
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
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
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眾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

必將以入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以
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
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
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以謀殺傷遵上以謂律因
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公與王
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
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耶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
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熙寧元年百官上尊號
公當荅詔上疏曰　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
建言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恥
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
用　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上大悅手詔荅公非卿不聞此言
遂爲荅詔使中外曉然知卿至誠非掠虛名者遂終身不復受
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
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
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
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
時議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
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當今急務安石
曰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
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
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
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武帝之言太
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
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曰司馬光言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
是惟　明主裁擇　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
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　兼史館修撰　上問公

可爲諫官者公薦呂公著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
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
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淤漸築斷備乃塞其
北故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
同公於上前反覆論辨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上賜詔獎諭王安
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
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極陳其害
書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
眞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爲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
也　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　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
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
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
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
作聰明亂舊章　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
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
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
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
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
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　上問公惠卿言
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
亦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
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
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
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與侍從
皆在此願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
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
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
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
是臣之罪也　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罷賜坐戶外將出
上命從坐戶內左右皆避去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

也王建一曰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
路又不知其虛實也 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
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填溝壑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忠御史言青苗法
預取則民之不願不彊也今聞逼民知取息錢利不知償債之苦
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
貪弊將若之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
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
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
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
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
不便上已罷之矣 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
常乏之若以錢糴之米益陳何患焉以其得米而乏錢則省
東南百物之糴以其錢償之而倉廩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
戾今不糴米而糴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呂
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
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遂出 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
言不樂乎公曰不敢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上感悟欲罷其法
安石稱疾不出 公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 上諭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
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
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
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以要少安石三
往反門下苦至備矣安石之計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
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
今誠有順適之便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謂呂惠卿對
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
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者可以覆王氏
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 上雖欲用公公不
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請免本路青苗助役

官衙役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代番選諸軍驍勇者為口重戍也
為西人調民為乾糧修補敗鈍內郡不被邊者皆修城池樓櫓郡
以遣兵戍邊長安河中城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
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之務所宣敕惟當遵從
其間有不可者臣當擅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今必欲臣坐之若是一路
獨得免其之詔報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
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予勳郭七年 上以天下
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
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六者皆病民者公先尤以青
苗相見先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
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以痛切感悟之語
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
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制行除太中大夫加資
政殿學士 神宗崩公赴闕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
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
人聚觀之公懼而歸 太皇太后聞之遣問公所當先者
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
下而上不知 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
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丁部榜示朝堂而當時有
不欲者於詔書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
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
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
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
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以應詔言事有
罪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皆罰銅三十斤公具論其
狀而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
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
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
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
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論當今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

至稱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
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新棄天下
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為[illegible]大夫
初 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illegible]
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
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先帝
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
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
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
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
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
公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
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
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算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
求賂遺置寄者拘帶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
宮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
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
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
每論事以人物為先凡所[illegible]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
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illegible]保中國敦信義罷法或一
關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illegible]牧給諸軍處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
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illegible]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
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illegible]茶以[illegible]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
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尤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
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其數[illegible]入以為出於是天
下釋然曰此 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 吾君之意時
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
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
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

公奏疏甚懇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分人失上疏論免役五
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
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火器以和戎為便用
兵為非[illegible]從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
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illegible]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
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
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
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
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
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起視事
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
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
毋拜公惶恐入對[illegible]
歲上中下考為二等[illegible]及下等[illegible]以上[illegible]法以
惰中等則否以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及上等而不[illegible] 二聖恭
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无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
小疾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
[illegible]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
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
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户部侍郎趙瞻入內押班馮
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
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
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
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
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昏喪祭法適古今
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
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
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
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為戒公
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

中語外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竟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之一作考異以歸志 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序以賜名資治通鑑召講筵令公讀其書嘗與類書二千四百二十卷事以成拜資政殿學士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持之愈堅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以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知信而不疑嗚呼若 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從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曾太師公亮行狀

文昭公曾　肇

維曾氏系出於禹為姒姓其後有封于鄫者歷夏商周傳襲不絕春秋時見伐於莒太子巫奔魯去邑為曾氏巫孫蔵寔事孔子至參又以孝聞曰元中西漢亂見儒傳其後又晦不顯唐明中有自光州固始縣避亂從審知入閩遂為泉州晉江縣人者公之七世祖也又三世而生諱某為公高祖自高祖而下三世皆仕閩越 高祖為泉州錄事參軍曾祖泰公為司農少卿泉州節度掌書記皇祖魏公為泉州德化縣令皆承世載德蓄而不發至魏公始顯朝為殿中丞致仕皇考楚公遂以文學政事顯名朝廷至公而曾氏遂大顯矣楚公舉進士未第朝陳文忠公試於廷文皆傑出其後太常寺丞直史館而楚公次文忠公為第二俄特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近世進士起家之盛未有如此者也終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以公既貴贈楚公而上三世皆至公師封大國又封曾祖妣黃氏太夫人蔡氏祖妣卞氏辛氏韓國魏國太夫人妣吳氏莊氏秦國楚國太夫人公少力學問能文章乾興初 仁宗即位時楚公守池州以公待表入賀授大理評事不赴舉進士第五人中第授大理寺奉禮郎知杭州臨安縣未行改知越州會稽縣公初試吏即能聽決獄訟吏莫能欺縣有鏡湖溉民田湖溢則反為田病公為知曹娥江堤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坐親戚買田部中公實不知左遷監湖州酒務歸遷光祿寺丞監在京麴院歲課大溢特遷秘書丞著作佐郎明道改元覃恩遷秘書丞丁楚公憂服除監在京都商稅院遷太常博士宿儒為公學行宜國子監直講是時元昊叛西邊朝廷議出兵討之公自以任博士得以古誼迪上且夷狄反覆難羈宜以德懷柔不事兵後加兵著征蠻書一篇奏之其後元昊請臣中國卒不出兵從諸生所傳講者睦親宅北宅書學諸王宮教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故事王府侍講歲滿當進遷三品服公以六界而還非其好也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授集賢校理發運判

頭進士得人爲多次第有至公卿者俄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還
尚書兵部員外郎修起居注當試知制誥宰相賈文元公公女壻
也以親嫌爲言除天章閣待制遷尚書刑部郎中文元公罷遂知
制誥兼史館修撰丁楚國太夫人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遷中
書舍人公自校理以至爲學士皆兼侍講是時 仁宗勵精稽古
博延儒學之士講論六藝有不任職往往罷去獨公以道德勸講
歷十餘年事有可以趣時爲之者多傳經啓迪辭甚婉切加擧一
日召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居
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畧以謂宜選擇嵩兵馬使主兵
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
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節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
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
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而人君得
其言則當審覆而後行以消讒諂之風蓋皆取當世之所先急而
便於施行者 以爲說云既以經術開導人主至於朝廷典章故實
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而臨事明敏果敢知判尚書刑部吏部
流內銓知審刑院太常禮院判太常寺兼知禮儀事句當三班院
異時選省事者多以貴遊乳臭選充既不省事一切徇吏爲姦公
周覽詔格考校簿書分別是非可否不爲苟簡故所至擧職皆有
能名其在刑部果於直人之枉嘗遇人以毆父妾得罪其實爲妾所
毆拒之因誤傷妾非毆也訴於刑部公欲直之同列之長者不從
公獨請對卒與之直三班吏員冗雜吏非賄賂不行又縱當官威權
要子弟僥倖請謁公至盡取前後條目爲之區處按以從事吏束
手無能爲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後至者遵依易也其治他司亦然
歐陽文忠公不妄許人至三班嘗以不敢易公舊事爲言其爲世
所服如此與詳定編勑修武經總要多所裁定又嘗專奉詔修遊
藝集書成賜一子官辭不受數以疾請外改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鄭居數路要衝冠蓋旁午州將疲於應接鮮能及民事公獨詢訪
閭里爲之除害興利轉運使歲多無名率斂而輸郡者其公至一
切不報有不得已者使民以常賦代之民以不擾至今思之公爲

政惠和而尤能鉤考情僞禁戢姦盜郡故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
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當門官有使者亡橐中物移
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自爲也索之果然使客歎服以
爲神明未幾復召入翰林爲學士知開封府其政如爲鄭時而人
亦習聞公所爲不勞而治強宗大姓莫敢犯法畿內之盜皆逃遠
去京師肅然居三月擢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提擧修唐書是時嘉祐
三年六月也明年加禮部侍郎又明年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兼
群牧制置使六年閏八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公既執政益感激奮勵其爲補益修紀綱以幹事數
救損冗兵又更制田籍以廣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衆寡地
理遠近及在相位與韓忠獻公戮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發
擧尤多以謂政事以仁民爲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
助其窮乏嘗議罷義勇還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爲廣惠倉以廩
食窮獨其他施設多此類也當是時天下無事 仁宗委政大臣
垂拱仰成而海內充實朝廷清明羣工百司奉法循理刑罰幾于
措有序田甲無召發之役四方不見兵革之警皆宰相輔佐之
力也嘗與韓忠獻公力贊 仁宗蚤建皇子以爲天下萬世之本
前此固有言者未之聽納至是以諧時請乃定八年三月 英宗
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 英宗寢疾 太皇太后權
宜聽政公調護兩宮夙夜不懈加戶部尚書治平二年 英宗不
豫即牀下奉手詔立 今上爲皇太子明年正月 今上即位加
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僕射提擧修 英宗實錄熙
寧二年十月爲魯國公辭疾去位又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改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初封英國公
後改兗國公又改魯國公在位久執於朝廷政事尤務慎獄異
時四方以獄求上者多成有司二府總領綱紀而已公得奏讞必
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強取之大理當以強
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爲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家
物有間因爭不決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先
是東州地產金銀坐強取者多抵死繇公一言自是無死者蓋公

摧折衝逆不差度隨而主於平如頗皆如此謂夷狄驕於姑息留
於理折契丹縱邊人爲界河捕魚吏不能禁拘又毆通判舟爲患之
以謂與之校且生事公曰不可因循不恤後將爲患滋則蠶之漸
臣且言趙滋守雄州其人強勇有謀可任因諭以風指結果於明
約束虜方畢絕其漁舟而爲者斥遣去謀告屬從遣之使滋又
闕之曰從使賀正旦至不敢上謁契丹不至契丹賀正使在館故
事賜宴宗室發欲辭　英宗不豫命宰相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
不就席公責以賜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不豫以行觀騎以
祥何也使人動心安乎遂拜賜夏人犯大順城朝廷每之公以爲
彼方肆勁然絕其歲賜遣使詰問以爲言謝罪又曰何賜將
然一乎公曰彼戎狄固貪狼利而與也宜且使皆如公言夏人
嵬名山舉族來歸且言可率他族內附种諤乘其勢取綏州又欲
因其招招致他族或謂夷狄譎詐未可信且欲棄綏州　上以問
公公言舉族而來吹其詐綏州我故地也既得之何可不守遂
欲招置他族則我素無備貪其利可爲未宜遙動其衆後遂

事者計之不能易公議公更踐二府以宰相十有五年近世數
高位者莫如公久其事君接人動靜一皆有法而尤小心恭
慎不立朋黨推遠權勢未嘗納請謁市私恩戒家人子弟不敢及
公事每爲審奏顧其慕其忠言正論與夫推賢揚善識大事定
大策允當於　上前者退而不伐亦不言於人故人亦莫能盡知
也　仁宗末年大臣一帥公議往往免去公終其世內外無間言
再被顧託歷事　三朝至　今上時受遺輔臣獨公久於其位
上亦篤於倚任不爲流言所惑嘗有朝士上書言兩浙錢帛以廢
置隸關外便特以奏郡有公田園利以爲私　上雖不入其言公
固請與之追使者按驗其事果誣公乃自言其人貸私謂不遂公
其書且在并以奏之遂罪言者公復固若罪　上辭是益
賢公眷待有加盡公遇事不爲苟姑息數數抑僥倖不以毫髮假借
小人不使思有以中傷而莫能得其隙故欲以是累公云公自熙
寧每思止足嘗因亢旱引咎累上章祈罷免　上以手札諭公曰以
十百　上猶不聽也年七十即上章還政不從自是歲以爲言又

三年而後許之猶未得謝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致
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時二年九月也公春秋雖高筋力尚強方
出師西討欲得元老大臣鎮關中以爲重強起公爲永興軍路安
撫使判永興慶州守兵叛且有外虞雖已伏誅而餘黨散
逸自陝以西皆驚教閱義勇置弓箭手以備非常強壯益兵轉運
使又請移內地賦稅以實邊人情騷然不安其居公至曰叛者誅
矣胡爲張皇如是一以鎮靜待之罷提舉教閱義勇官委之州郡
訓練三將以備邊分屯於河中府及邠涇州不煩饋運遂又奏罷
移稅由是州郡晏然乃益繕治城壁戍器增修政事之闕者雍邠
山林阻深姦人依以爲盜取旧人物如已有一不厭其欲則并其
家害之爲患久矣公至購以厚賞分兵搜捕不數月殆盡前多亡
命其背叛而誅以動揺在位且邀姑息有告言嘗本謀結外冦以上
元夜起兵爲亂至聞京師州人大恐兵官皆爲備請公毋出游公
不爲動是夜特率賓佐置酒如觀燈夜艾而歸人情遂安飛語亦息
陝西既無事乞還行之復爲集禧觀使固納節請老許其歸乃進

太傅公之歸也　上欲賜公第公辭以舊盧雖在風雨不蔽族爲
漸不敢當　上不奪其志然使者存問日月不絕謂高年且尚食
數賜君公遇同天節則必入朝上壽對撫良久　上祠南郊亦奉
詔陪祠宰事無發禮其後得末疾不能朝　上再祠南郊以公不
能從特詔賜祭依陪祠故事固辭不得蓋　上之優老念舊於公
尤篤故恩禮之厚如此公雖不能朝　上猶遣中使詔問北陲備
禦之策公爲述近世及　祖宗已試之略有關於今者凡千餘言
以對公既家居日與賓客族人置酒燕樂或使諸孫誦讀文
章間與諸故人遊所適每歲首執政大臣連騎過公飲酒賦詩以
爲故事既退四年次子孝寬爲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樞密
院事時公壽考康寧食其養議論者謂父子世爲公輔天下固以
爲榮然世或有之至如公罷政事纔六年親見其子繼登政府而
其子入則侍帷幄參國論退而承顏侍膝雍容膝下一時之盛雖
古未有也初其子迎公居西府久之公曰吾老矣一旦被病不起
不宜污官寺遂葺舊盧以歸未幾而公寢疾矣元豐元年閏正月

戊戌薨于正寢公爲人外和厚莊重沉深周密平居燕處皆有規矩
及處大事毅然不可奪至其成功歛然如未嘗有爲也居家治嚴而
無惰容雖在高位常若已下士賓客至者人人盡其歡然亦不以從
也其處富貴以清約自持自布衣以至公相凡所奉養亡其異也
其家人子弟帥公之教不爲驕侈子弟修飭閒力學問如寒士不
知其爲勢家貴族也性尤惇悌待故舊不以富貴易昔在予甥多
推與旁宗外族及致仕而歸諸孫多未官者平生著述書甚老不
倦博識強記晚年精明不衰對賓客談論酬答引朝廷故事歷
歷不絕晚年尤喜佛書造性命之理寢疾家人數勸飽進藥
餌公卻之曰物盛則衰固其常也非藥所能及也辭色不亂有文
集三十卷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累封某國公號推誠保德崇仁守
正協謀佐治忠亮翊戴功臣食邑一萬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四千
九百戶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某之女先公卒封鄭國
夫人以子貴封曾國夫人子三人長孝宗尚書虞部員外郎次孝寬大
孝純殿中丞女一人適光祿寺丞周某孫七人
訥爲秘書省校書郎餘皆太常寺太祝先公一日卒公之去位
府君也詔有其子往來護喪而其子三請辭襁褓不許方綏
請而公薨矣自公寢疾上遣中使狀大醫診視又命輔臣至第存
問計聞特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哭盡哀三月丙子又爲素服哭於
苑中贈太師中書令諡某賻
樞密都承旨護喪御回入內內侍知制觀察使張
茂則典護喪事以五月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東里鄉北趙村
之原以曾國夫人衞吏事一時從和義當行
不息故能奮於小官援侍從致位宰相佐佑三世有
勞有能定策受賞功施社稷克終也而爲一代之宗臣
可謂是宜太常行易名史官以信後
世主上哀顯褒之其公官行事狀上尚
書省以移太常以告太史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二

鮮于諫議侁行狀

學士秦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爲
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爲閬州刺史歿于官子孫家焉遂爲閬
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爲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
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環皆不仕父孟自號晦居先生爲蜀
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
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
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陵府右司理參軍
慶曆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寮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灾變所興
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
甚切直移黔州黔俗諭吏長短吏稍繩以法無得
罪去公爲縣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著作佐
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綿州左
綿遠郡自守將已下皆日課吏卒供而其直
公到守將已下之亦其風清起公使蜀首薦
之朝轉屯田員外郎五品服　英宗初爲皇嗣公上書言儲貳
未正措置未宜今　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端慮之士以輔道羽
翼之也選賢德以爲官僚　陛下春秋寢食不暇朝夕左右
周旋侍中之職員外
郎通判保安軍公師秉興
職方員外郎郎中代還三司神
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
輔德訪多士以圖治擇法令以制世業節儉以富民明以考
實去冗以委任選監司以督郡縣守宰以求治
謹邊防以去弊以
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內將帥以戒其末曰陛下事
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待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上愛其
文出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宮舊臣

上所信重故以公攝之秘閣方推相位宜黜公明經術知治體切
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為三司使又奏為其判官不從既而初有詔
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為翰林學士以進書刊利州路轉
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　上曰鮮于𬵁有文學執政曰　陛下何
以知之　上曰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荊公用事公上疏言
時政之失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起人
心者不可勝舉又曰　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群臣無賈生之才
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
使宜知李牧守雁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所掠
宮戒諸路選將訓兵畜銳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
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也巴峽以西皆為成都守與
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衝書撓旁午於是公一皆止之亦以無事
蜀人遂安公以劍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令帥幕官皆兼
全蜀之權以男之并使軍備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尉以清忠維
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
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南公欲以四十萬緡為額公以利路民
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南公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　上是公議出
川司農寺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遂罷南公而
以公為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
久之不行執政惟悟丞遣吏劾以公曰詔書稱願取即與利路之
民无願取者豈可強與之耶卒爲所訐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
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
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即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
編管衛州時利州以恭苗利路兵民郡監依此得為守至是公
上言乞它選大臣知州并置路分都監以備來盜之發又言劍
門關設前年使臣衆知將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
詔皆報可遂為定制其他條計畫出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不
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
變也蓋公之得子師中時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來使九
年間為名郡太新法初行監司爭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无異議

者今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為三難云移
京東西路轉運使過闕賜對賜三品服罷司封郎中時河決
曹村梁楚之地皆被害公移壞者郡具為利條所以拯救之時甚備
議者或欲以河東流入海白其本性宜勿復塞公曰東川平行充
河至齊曹濮皆洞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漲溢猶能為
害凝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為魚乎乃作議河一篇數
千言上之又乞下濟州早行開塞上皆嘉納初京東分東西兩路
後以什用遣竊不相通和詔復合為一路以公為轉運使吏盡循
其官常遷賜對於問其事　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
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吏[illegible]胡散大
夫方在建中又謝政事以財賦者或其公之三事白陳公曰吾
事判學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學足保其往耶既已舊之於朝
豈可又從而疑之耶不敢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
史臺是公之守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其事而司馬溫公提舉崇
福宮三人相得歡甚傳相乘其存乎　二聖臨御首擢任老成於是
拜溫公為門下侍郎起它公師後慶復除公為京東轉運使溫公
曰子駿不當使外前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
救之耳比公行又問所親曰福星往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兩監鐵冶又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遂勾當
公事判得者發鄆州守并縣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舉
海州郡為極不煩朝廷若抵白欽商賈專往聞越高麗人無以辭
矣召還為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　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
荊公吳正憲公者公以爲富文忠公勳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
遂定因上言　本朝官制既行宰輔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
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左諫議大夫既拜
命即日辨邪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尤為消長之理甚備又
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為艱宜許六曹寺監長貳各
舉所屬以備選擢其法亦以見進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總
攬論道盡輩相體若長官舉於屬者長官舉焉人安民之道
於斯為得白保甲之法行民以侍能入等授班行若郎為官戶

時秋符時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近納官
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西省相
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通籍禁中九公府
給行之政俾之關視所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
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
官俱入少有顧失隨即箴規故貞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
官使與相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言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大勳
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天下其餘乞復制科分經義詩
賦為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廢出
官之法裁特奏名人數以抑濫進罷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
民汴蔡河撥發綱制縣道以便民督捕戎盜保甲中以卹民力行浙
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少汰學官以息異議事
多施行明年春以病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俞章三上乃拜集
賢殿修撰知陳州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五月辛未終于州享年
六十有九累勳柱國賜爵清源縣男病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足
苦惟以不得歸老陽翟別墅易說為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
天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
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少加損益為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遺其
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間士大夫爭於功利喪其素守者多矣
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為正人晚登侍從益
厲風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
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勳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為諫
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
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
以無憾矣嘗推轂十一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
注多出於新意晚年為詩與楚辭尤精泰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
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軾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
可及讀公九論有屈宋之風　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通
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
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術業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
卷傳二十卷周易理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鑒言七卷詩傳奏議
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蕃之
女封潁川縣君治家有法封某郡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
河南府偃師縣尉碩鳳州司法參軍續假承務郎埠未仕皆有學
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
氏叶前卒次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嶽孫女二人公兩
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埠猶未仕九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
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潁昌府陽翟縣大鳳鄉高村之
原前期以書走汝陽而狀公之行義將乞曰於知公者某被遇
最厚又嘗升堂拜公朝義不敢辭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非淺陋人
若某者所以具書取其可考不泯於國家之大者書之以告夫當
世之君子云

李中丞常行狀　學士秦　觀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室鄖公諱
遠祖諱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書封莒國公少時仕
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其後孫也故今為南康建昌人公少
警悟好學強記為文高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衆然屬思深遠
皇祐中登進士甲科調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大夫人憂
解官又丁先公憂服闋除宣州觀察推官監運水軍轉般倉改
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事行用韓公獻肅薦為三司檢法官
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宣公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秘閣
校理編校史館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
詳官右諫中書條例推判尚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公
當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公上
疏力抵其罪以為始建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
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與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為無
嫌則天下同以大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
呂惠卿同與國論凡朝廷之士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　陛
下既以大任委安石不可以其小疵而不行安石造膝之事安石

承詔頒行呂惠卿欲變法反之詔用其人以名惠卿之所可否
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古今皆不似
之戮而共論請由是為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
歲餘復職知鄧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徙知
登州州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黠
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給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
故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槖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追捕及門輒
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藏盜之家皆以壁破柱盜財
遂罷州治公在武昌吳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從酒笑諸吏民安樂
之部以大治於是世知之公才所值無不可也屬大河北山東諸
郡公按御有術部使者以聞除詔書獎諭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
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學著五史館蘇軾得其詩文不以告聞奉
奇祿寺行挍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
還朝士大夫喜見于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封還白西閤二
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氏車駕臨幸因遷朝奉大夫又遷

琬琰五十三 六

朝散大夫 哲宗即位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
大夫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為對一曰崇廉恥二
曰存質樸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贓貪五曰清冤獄六曰擇師儒七
曰修役法皆晶特當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役折
衷為書上之以為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
論也又曰爭負供出實則貧者之所難其使富者出財貧者出力
各手其所長太常寺少卿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
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以河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派
其自定增立隄防而說者以謂淤久之黃河將流游河分殺
水勢又欲自蘇村口回為堤導還故道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
遣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欲
於興役 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之
又請分經義詩賦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則自致因人為兩盡以究
省官之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於是因時乘間導迎和
氣者多寡以啟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辭不受懇求

外補寶文閣直學士遂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又陝府閿鄉縣是泰字寶元
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勳至上護軍爵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
人有恩意而溫厚彊毅不可苟合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異其為
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荊公惜道謗前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
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白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
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鹿之僧舍後雖出仕皆而書藏山中
如故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
布早卒撫其妻張撫其孤其子東齊如己子自奉清約所俸入多
少以賙親族捐館之日無餘貲 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万
有文集若干卷初娶狄氏襄陽縣君諱之女早卒贈其縣君濬
度亦俊傑士寶元廢祥開以文章名再娶魏氏光祿琰之女亦早
卒贈淨安郡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摠揚
州江都尉早卒曰適曰遂曰迢皆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長壽縣主
簿孫端次適郊社齋郎任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閿鄉扶柩
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某年月日葬公于

七

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
多難以具著其出處終始之大若以告諸史氏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四

杜御史莘老行狀

學士查　籥

公諱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實從宗文子復還蜀爲眉之青神自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舉明經爲隴宗諫官卒生許許生昊昊生福中第進士官至作御史公於御史八世孫也曾祖澤民考輔世皆隱光不仕而需業謹禮世爲鄉黨所敬考以公累贈右奉議郎妣師氏贈恭人公幼穎秀不好弄未冠知力學時黨禁嚴天下學者一本臨川凡蘇氏文什碑刻札無遺公獨藏去誦習不變一時名勝多器重之若員守石異以師禮延致乃自眉從君求之江東中紹興十年進士以第以道遠爲親憂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學官讀書益究其材分皆有得乃合而言曰學廢不繼召亡以久頹樂爲之緡二千二百有奇公乃市田六百畝且筆正舊入食益饒自是遂至者甚衆緡遺內外艱執喪者閱二十五年秦檜死擢良臣爲大政　天子留精收還威柄召用四方人材公方校瑛州學官慨然曰茲非吾所期乎遂蹤天下利病上之良臣大悅薦于上爲假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明年七月彗見東方　上避正朝減膳詔群下極言闕失公奏封章以爲彗孽所生繫者吏肆貪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無急於此因自陳時事十弊展盡無所諱時應詔者衆　上悉以付後省命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公爲首於是進秩一階制有言尤觀晃切中事情之語　詔勅令所刪定官修書以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精審有疑則反覆參請必得其當同列皆服其盡心二十八年改京秩主太常寺簿兼權籍田司事除博士子試皆上腴而歲取其賦耕者行賄以爭佃吏每於歲首按頃田視賄之薄厚爲予奪疆畔所接皆若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公曰是無盈縮安用度乃立最大者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緣手不得肆旁近民咸悅至今賴之時淵聖版圖尚缺備未動公因論對言戰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上稱善而三公叙感遇

上曰卿之言朕知卿忠矣　皇太后升遐　國朝典禮自南渡後多有司記省至血章又諱不録園陵事每有疑議院吏皆拱手公行古議從容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召公赴堂曰有言聞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　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壹不或罪　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　今天子爲建王爲皇太子公以論有奉常二年所值皆大典禮無一不當其物者遷秘書丞尋以謝又論江淮守備　上曰卿有言必及此可謂深矣擢吏部員外郎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關吏閣取而壅滯之在選數百人遠客困竄無所訴公始命榜引使曉然以次注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在職二月遷殿中侍御史　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御筆遣使至傳　欽宗凶問請益廣地且索大臣　上知其盟將敗然決策親征公奏疏開廣　上心其要謂善御天下者無事則不敢妄有事則不懼無事而憂所以豫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政　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繇自今益以開大爲心勿以小利從爲異議所擇諫言所惜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各舉所守自以舉可用之才三屬意情雖乘輿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以擇重臣又言　藝祖嘗諸道兵補禁衛訓習精整故方鎮畏服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能虎兩司兵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竊老居十至有不能負者乞亟留聖慮皆施行朝　命郡縣結民兵爲守望相助之計淮南獨選丁壯欲涅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公言虜未至而先驅吾民非計請令兵民止聽郡將官節制征役無出鄉淮民乃定　上嘗問蜀事公奏曰茶馬司前右選擇用兵買馬而東未始乏事此歲三衙自遣御前軍取之二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方事之殷虜陳兵於道路甚可惜　上曰卿爲國計周悉乃爾其概賊兵守近論宰相如御史虞允文唐文若馬騏寸皆可用公頗自謂哲言戰以報國家報皆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倍不

服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首積金舟之甲其巢不从宜命海道
諸將募死士以焚劫之計 上從公言召師中奪其兵遣李保趨
東海其後虜兵諸將得自爲所向皆捷李寶以勝西克以火攻勝
上出內帑錢七十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自因易子錢其弊
例債以月給米先除此弊繒出帑以帶入將帥私其實 上悟悉除
東借士拜賜和舞人百其勇虜數道入寇淮蜀兵事皆報
捷公奏曰兵有重輕有奇正彼分道先入者皆牽制之兵諸將貪
小利不相爲援則重兵所向難支矣昔以觀淮四州諸當前四
路但兵必擇一大入所兵而入請詔四路九有餘兵以擾觀分兵策
應援與險從之而賊始困攻今日事也 上即令都堂以此編諭
諸將蜀軍克秦州方事進討公慮乏軍食奏曰按籍蜀軍數君
爲百昔六十有二萬今權令曲旦發公貨縱多籍以有旨割付四
川計臣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起鄰嶽公日本親征與其養事
畀江東從簡以幸所過郡縣 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
建王行令編就扈將錄一朕服用亦自省約令官中都又知公論
之所于今其爲蒸蒸誠意自得其根本朕當歎以宣諭天下
第一事若有所畏始言其次見其心不敢其君者也及行言書
被罪者極言無隱取豫州等指曰者采罷大夫之黨任罷利劉公免
甚中而易通比貢大爲姦利一日見公輯及朝政語狂悖公見跡
聞 上即罷之斥監嘉州稅淮南轉運司使王程素結宦寺竟官萬
募不肯大吏以翔望不能按公因其擾民且言宦寺以其勒罷之同
知樞密院事周葵之受命使虜過而聲行公乘舟詣奏商於筠州幸
堅王繼先怙寵亡法富埒公室子弟恣延閭通朝籍姻戚黨有莫
非貴游假民屋以廣第舍僭儗某延別業外路始編嚴而鍾者氏
額政無顧忌率相結納數十年間未有敢擾之者自開講論曰熾
重我歸罪幽爲逆賊計公上疏數十罪 上曰初以 太后爾其
樂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公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
日所奏其大凡耳 上作而曰有思無戚有賞罰雖堯舜不能
治天下於是竄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諒
取良家子爲奴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貨貲悉拘籍

以千萬計天下稱快虜兵臨江中外惴恐然國之向背未決大臣
有御史陳西兵二百人與其所親部人與之設請復謝公彈治 上
嘉其未嘗公從容不已竟罷之爲御史院致其仕以所統西兵隸
撤前司乃曰在十員其外又復請補以初公入書有貴戚僥倖良田川
崇節使王氏悍肆自恣代其手以待臺吏別郎立目請公送錄寺
驗治之五之陳伏罪自副端爲兵部尚書大甚力公因奏事從
容曰人材賢難得多事之際如似此等今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
上以爲然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讀從容論善於此損也十一月除直寶文閣
知建寧府中途以母老請外改中書門下省以制書改除司農少卿時邊
日至公夙夜盡瘁之下見幾必決請力辭避章閣十祖道都門
以寺丞兼直學士院人部人多以爲美故鄉俗儒武夫府寺威
肆誦前朝四鑒敢言必曰杜御史也公爲郡去教化謹科敕待
官戚以權御旨夫以嚴聽斯明告人不敢干其月成父老皋
至諸司借的提點刑獄同駐宣論使王之望皆奏公累請爲諸郡
最 上受內禪公奏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
切而數核始無一語不設其以度以隆興二年六月八日卒于
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累遷至左朝散郎賜五品服上開國
應瑤翰林郎可不不及拜相熙刑部侍郎待制宣奉劉公
治狀乞以所著者致仕贈其祖妣 上許之黃氏貢
校理羅堅之孫正字相之女先公卒累贈某人四男長士廉右迪
功郎次開某寧次士彌幼仕郎次士讓三女長適進士黃思訓次
適進士劉元如孝未嫁而殁曾孫二人女孫一人公事親孝處窮
約能竭力致養本於性孝闔門族姻如公左右順承無幾微失其
意弟四人皆公訓勉爲善士扶持經紀俾克成家與人交習慢器
然無畦畛然不可干以非義所學善皆天下知名士後進可教者
則期獎擢無勸名鄉里老儒以恩科入仕身死家四壁立十數喪
未葬公出金錢俾里人共葬之遇人多窘難輒盡力不念其報
好學雖老不厭手錄書以買書所蓄幾萬卷爲文根理要必從
有用有文集二十卷集明詔解一十卷斷仁禮儀三卷藏于家將
以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江津之南江宪山之原士廉

衷中興某叔踐官歲月來請譔次事狀謹惟執書泣曰公立朝大節章
章無愧論諫在簡策清議在天下不待以文字而傳然銘東家時寓
居江州從公學問九三年外家眉山大與公母黨師氏有連君子
交泰議公相得歡甚銘詩罪三館公官奉常未幾來丞秘書公亦自
相踵欣愉戚憂相同至慮事剖疑出一肺肝知公平生言行爲詳
則屬筆傳信其可以固陋辭方逆亮茸兩力造謀徑然以大一統自
任聲勢虛喝聞聽風靡而議者狃久安習本氏故態相視望不出
一語公自下士來首發其端四五載間每奏對不論他事　太上
簡其忠主措始整暇及虜大入公益契合朝引裕暮伏數幸賛襄
筆轂　太上聽從如流聖德日新雖戰士沫血危急存亡之秋而
主聖臣直人心悅天意回顯相愰助猶咄授首士氣既失而復社
稷幾危而安其誰之功也宮之奇懦于諫而晉璧入汲黯守節死
義而淮謀寢觀古人成敗明驗則知正君定國召和消禍幾在
此不在彼遠覽之士所以計度而深嘉之國朝任臺諫之法遠出
前代臺諫亦最號得人其極摯不諱如此公當號狀公行事大槩且
推明功用所至併以告太史氏云謹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四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五

張忠獻公浚行狀

樞密院編修官朱熹撰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九皋節度使九皋之後自九皋徙
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璘璘生紀
紀生璩仕僞蜀時爲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再百二十歲子
庭堅以唐莊宗時爲郎所公文矩符賓之子也於公父夫人楊氏
勢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長子即贈冀公紘生冀公懷悅
有大志慶曆初曾以公間試程公戡以公宦閭衙下戒策三十篇上有
旨下國子監詳定召試沂被張公方平奏公詞可僕長授將作監主
簿後管幹鄧進奏院年踰六十即致仕生于雍公其字君悅中元
豐二年進士第元祐二年自彭州學官以近臣薦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科篇奏以天下第一比閣試乃報罷又六年復召試考
官以公文詞傑出貴其宰相章惇賈其策不以元祐爲非且及
廟堂用私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授宣德郎簽判西川悔於是
奏罷賢良科而更置宏詞科初　神宗立制科招延天下英俊俾
陳時政闕失　天子覽之以警得上乃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
與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斗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
以未言爲先務遂復賢良至是惇又惡公詞直又發之而立詞科
科之文如表章記序之屬皆習爲便捷者以便詞易直諫蠹
壞士心以致禍亂而人不知其發智之源蓋在此也晚得異夢若
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
公生四歲而孤公從母南遊既計皆入上庠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
山南府士曹以歸奉板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帥重公才識思以
委焉公爲區處細大各有條理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
曹秩滿調環城令辟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至官徧行邊壘覽
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日戍守將公悉召與語酣飲酒間以祖
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某詢其事以故公起自疏遠一
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改秩至京師調恭州
同錄以歸會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㮚薦公同胡寅召試除太

京第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所…竄
外郎宋齊愈校書郎胡寅以為至大遂食行山中相…所講論皆
前輩問答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所聞…
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
三開門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宜熟讀論語公自是
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二聖出城逆臣張邦昌僭位公逃入太學
中聞　光堯　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
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　上以初膺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
卿導引　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聞欲大用詢知以語宰執時中
書侍郎黃潛善尚左丞元知公公以請因摭太學生陳東除公殿中侍御
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誅諫議大夫宋齊愈知之罪至是罷斬
公知齊愈死非其罪既入臺首論綱罷之文累數綱雖負才氣有
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在奏新政不可居相位解京東
西路會卒徒車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
盧臣中墮水死公以維在紀綱中豈可容知此即奏劾世
忠奏雅事佐致師行無知上卒驟遣爲變乞正其罪有旨從贖公
重論奏今上追捕遣爲變者　上為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
知有國法至維揚即對　上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
德去弊以振紀綱爭奏事　上未嘗不從至再三問所以及為治
之方輒至日昃公所論事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內侍戚里以爲
正天下之本在此要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感　上知眷益思効忠
時東駕久駐維揚人物紛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模上下解望公奏
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　陛下以一身獨幸四方覩
恢遠圖　上以夙夜之心下以副天下民之望又論御營使同僚
爲得攻守給獨有資格超越而未當執其職乞行以法使僚屬
無以得志法行則近軍氣以振又論擬謂當不能久當及之脩備
台軍常若寇至遂大將黃潛善等意公以嫌毋在遠乞外補除集
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已登舟候報吏有言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
召對便殿　上慰勞賞訓曰卿在臺中所無不言言無不盡朕
將有為政如欲一飛沖天而無羽翼者卿其為朕…事任用公
首虛謝不敢言去今虜騎必至而　朝堂無以策不爲備茲同列
以為宰相己甚若黃潛善汪伯彥笑且不信公謂以淮在告擣　上
自過大庾嶺公御管朱勝非事尚同呂頤浩教習所謂以兵者公
親往點閱簿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教旋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
置未幾虜騎直犯大庭近郊公從駕渡江至于江都東幸詔朱
勝非留吳門禦賊閣崔當佐勝非在吉安公康州遂以本
職同節制于江府常秀州江陰軍兵馬事東時建炎三年二
月八日也已而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留節制為知杭事湯東野
三月八日宣告聞有苗劉至公處時力親難事變矣湯東野先遣
親信官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所乘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
也由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留東野第今發諭門宣府
言嬌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正彥檄文來
首公勃然曰至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所存維平江兵少力
單而逆賊勢盛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冒死忠義率師復辟
誅討叛賊以衛親離纏母在遠身無嗣而義有所不可已也
俄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至諭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國事
其事先召哲以防江兵爲名盡發兩西弓兵合東野所部得萬千餘
得劉光世書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人自杭還公遣問之
光世傳等欲俊交割所統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　上遇俊
厚而俊軍可謀大事急使東野趙哲撫諭諸軍俊至諸公所公
屏人與俊執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傅正彥欲危社
稷語未終俊下交顫俊亦大哭公曰某欲興師問罪以高即日起兵問
罪俊大喜且拜是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韓世忠
制建康光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間行往十
一日再以書促頤浩光世報所恐分兵來十三日復督頤浩光世
建遣精銳會平江有報韓世忠每艄到常熟岸若俊喜曰世忠
來事濟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見公于平
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所與張俊身任之偶聞俊自杭州來語稱
賊聲令促諸軍公使張俊世忠及至鎮江暮光世及部曲等
衆皆感動十九日光世卒行二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令

也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多張旗幟道路以為大軍至二十四
日頤浩以兵至公迎且勉之握手嗚咽頤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
族矣是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傳檄內外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繼行
四月一日公次秀州會復辟手詔而傅等大兵屯臨平公趣發二
日公次臨平世忠當前傅等之兵世又令之進兵立旗授明世忠在
世忠與俊率小卒世忠親鬪又交前曰今日不爲官家死 上帶箭
傅等精兵之卯乃鼓噪賊衆大敗傅正彥擁精兵二道走之 上
高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且公與頤浩等入內朝見伏地涕
泣 上再三慰撫獨留公引入後殿謂宮處曰 隆祐皇太后知公
忠義欲一識卿面日適垂簾見卿行庭下過矣公皇恐頓首謝
上屬意以待公爲相公辭晚進不敢當傅正彥所敗去與天寧十六
閩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旋擒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
左言張逵王世脩等伏法建康市時淮堧
日衆公以密通行闕一有無所係屬
歸公奏下請公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
至高郵入變盟所行者不及百人出
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
及聞公歸事還上歎息即曰樞公
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以賜曰
高風動君子屬意
若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
自保遂懷
書賜之行有日會
與女真通及京城
亂開掠爲亂左右張邦昌爲之
始自豫章擁衆入寇既 陛對
乞資傳正彥逆黨
吸群兇布在列郡以待
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任
日乃心跡對若不素 上深然之公獨泣

兵淮淦
封已張
武退自
及乘輿反正復
鄉婦涼山谷
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西行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
舊漢功師守監司議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 上問公大計公
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令劉子羽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
呂頤浩扈從當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與秦川首尾相應朝議既
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
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且宜待惟幄親
聞更當號令中原以甚於此目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効庶幾奉
承 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行幸須 陛下至爲
西行之計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
隴之馬天下大計於斯可定矣始公未至房已陷鄜延延帥郭浩寄
治德順軍 公 子
永興知軍 兵四掠而諸帥互結仇怨不肯相援入
心皇皇公到纔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來之期以繫天
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而尤以搜攬豪傑爲先務一時豪
義奮勇之士爭集而 下矣 求見公願自試
公與語奇之時 武 之
統制 報
莫將 公 入 乃還
陜奏曰 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 可頭先幸鄂渚臣
萬 將士 二萬騎臣
言之 公 將 力捍禦 及招降
之 人 以 不
之事 則 制之事始公 陛辭 上命

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　上亦以虜萃兵窺東南下詔命公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間與粘罕等會兵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司獨親兵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撫爲蜀獨參議官子羽毅然與公意合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凡十餘万公哀死問傷錄善咎己人心始安乃命吳玠聚兵原上據高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虜來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虜見諸路已定輕兵至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報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虜紹興改元五月虜酋烏魯折

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逗遛山谷人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召諸大酋謂曰吾自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陝不能取蜀兩國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死即合兵來攻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兀朮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髯狼狽遁歸得其麾蓋等自虜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二年上詔公未至西方上以虜已悉衆趨陝乃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保護衝要連控大散關以全蜀兵至十五萬勸芳備至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所集之軍當方張之勢蚤夜勤勞親加訓揖其規摹經畫皆爲遠大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爲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略諸將歸心任趙開爲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近而西北遺民聞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

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舊故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爲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虜大酋撒離喝及偽齊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爲清野之計分兵據險前後掩之虜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遁大軍躡之人馬死傷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里親咸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之語勝非陰甚銜之詔公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弗許四年二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炳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炳發兵赴湖北炳怯懦不能遣發公奏劾炳且令提刑司取勘炳憾

至是與炳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秦州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許夏州歸乞遣人詣詔若往返動經歲恐失事機即用便宜指揮借緣以給之然後以聞而炳謂公設秘館以崇僭擬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蜀蓋欲庶幾安慰近之人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公若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一欲尚留且可當爲開陳如請公不願也而炳反謂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呈　上憫然即詔宜押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者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虜既得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揆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既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　陛下之權謀亦固

花用耕之類　陛下蚤夜寤思益爲備且與將士[illegible]
安之功使出爲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
師使積年戍邊者無懈惰怨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形勢制其遠和
議內定大業往來使川陝籍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陝師[illegible]累經
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材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玠楊政可統大
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
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illegible]才兩人所至閩州以書史自
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虜大兵辭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
下多懼　上思公明日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政趙鼎亦建請
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
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頃忘考言詢
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紓謀畫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
造朝嘉謀嘉猷行公入告[illegible]諸路絡繹於道公即日行中途條
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度江入淮西[illegible]勢以牽制虜
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覲玉音無勞加於疇昔即日

復除知樞密院事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大酋兀朮擁兵
十萬于維揚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復與公遇于中塗
公問以虜事及大酋所在良臣繪謂虜有長子之衆且稱良臣等
當以連州以南王予虜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
忠剋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虜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
動及不須令更往軍前先我之虛實反爲虜得上然之公遂疾馳
臨江召大帥韓世忠[illegible]劉光世[illegible]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
氣十倍公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
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謀報公得罪遠斥故悉力來侵至是兀
朮問世忠所遣使[illegible]曰聞張樞密[illegible]外何得已在此[illegible]出
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欲[illegible]言約日當戰公乘其懈以
世忠等往問戰期[illegible]一日不虜宵遁去焉[illegible]食[illegible]死者相爲
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　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
十二日以制除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以趙鼎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人心

上繫人望以紹興五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聞　陛下思德
之學日有[illegible]社稷大計而知不可不言故敢爲　陛下言者
惟　陛下今日用心[illegible]以萬幾[illegible]之臣又以君即位首建
儲貳所以固其本繫人心目覩　陛下[illegible]大臣講明故事何先
擇宗室之賢[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入[illegible]宗[illegible]先
[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以繫天下人
心不可以不早定也　上首肯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藝
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illegible]仰贊聖德
因是與鼎相勸同心叶謀以爲[illegible]之要又以正本端示[illegible]
先務成人[illegible]使人君無過擧[illegible]學安[illegible]自服之以
進見之際[illegible]門御近習之[illegible]切覩焉　上是欲公留相
[illegible]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諭指　上旨使擧軍
前進楚州以撫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治軍度江公至建康撫
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圖報時巨寇楊么
據洞庭[illegible]朝廷[illegible]之不克公[illegible]南都督府[illegible]洞庭

[illegible]據上流[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不先去之兵
以立[illegible]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中載老
小于舟中[illegible]朝廷反[illegible]水[illegible]以
冬用師故[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乘其[illegible]之彼衆既散
一旦合之[illegible]已殘[illegible]又不得耕其田畝[illegible]有秋冬
絕食之[illegible]已命岳飛往[illegible]此
意[illegible]以奏請行　上許焉行[illegible]
[illegible]數百人盡[illegible]之
公召問[illegible]不得保田畝秋
冬[illegible]食且[illegible]死[illegible]不若早降即[illegible]數百人歸呼而往五月
十一日[illegible]州[illegible]以兵勢其
[illegible]招安[illegible]不安公遣[illegible]
實大恐相繼約日來降丁壯五六萬老弱不下十[illegible]公一切以
[illegible]之六月湖寇悉平乃更易郡縣[illegible]　上手
書賜公曰[illegible]知湖寇已平非卿[illegible]國不憚勤勞誰能[illegible]

復憂頑[illegible]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辭以謂上流既定荊川[illegible]
襄形勢[illegible]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公乎於是公去六
岳飛進[illegible]中原[illegible]官軍[illegible]庭和下時[illegible]
年舟檝不通公舟始行[illegible]父老歡息以爲[illegible]賊呻吟之
區爲和氣也公既兩發[illegible]至是閩建[illegible]手出就傳
舍不日勝以爲當[illegible]閣修撰充仲
[illegible]導之選公[illegible]在外常以[illegible]爲憂每有見聞入奏公自岳
鄂轉淮西東會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平[illegible]動 上念
公久勞于外書[illegible]中書賜手書促歸[illegible]除公金紫光祿大夫十月十
一日至行在 上勞問[illegible]行甚勞於[illegible]既招撫以
成 朕不殺之仁御之功也公頓首謝曰[illegible]陛下[illegible]當重任
故日侍勤敢計 上[illegible]周易否泰[illegible]以勸[illegible]公奏曰古小人傾
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illegible]君子引其類而進[illegible]在於天下國家
而已其首同故其所趨[illegible]同習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中
相推引本[illegible]利[illegible]莫可跡究故或小異以彌縫其事或
內外符合以[illegible]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
其用心而已矣[illegible]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illegible]志
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illegible]也[illegible]初九拔茅茹以其
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進類而[illegible]以行[illegible]道而未始
忘[illegible]愛君之心焉況[illegible]其用心則朋黨之[illegible]可以
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
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illegible]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
正其[illegible]陰[illegible]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illegible]陽明
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illegible]陰則小人
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illegible]民勞[illegible] 陛下若能日
新其德正厥心於上日知其將可以致泰矣[illegible]天道悔禍[illegible]而
康寧則 陛下常思其否焉 上嘗召公對便殿問所宜先且命
公以所聞見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
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
[illegible]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郡縣之利

病矣不備具上[illegible]六年正月公以[illegible]而叛
[illegible]據中原爲[illegible]則不服[illegible]奏請親行[illegible]寨部分
[illegible]以觀[illegible]是月中旬啟行
公[illegible]兵之[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境而西盡大軍
在[illegible]我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入也故
[illegible]前後空闕
[illegible]糧食[illegible]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擾
千里之[illegible]以兵守之然後君可安乎[illegible]以此告于上又以此言
[illegible]上[illegible]以公[illegible]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
楚以[illegible]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illegible]張俊[illegible]進屯盱
眙命楊沂中[illegible]岳飛[illegible]中原形勢
[illegible]大[illegible] 上[illegible]公[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世中[illegible]可[illegible]以大事[illegible]在楚州時入
[illegible]引兵至淮陽而還士氣百
[illegible]公以[illegible]南[illegible]本且人主居此則
北望中原[illegible]自[illegible]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
肆外[illegible]以秋冬臨江東撫
三軍以圖恢復公又以[illegible]淮上諸屯廣方盛暑公不憚勞
人人感悅七月[illegible]從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俊軍已進屯盱
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偽地直至蔡州[illegible]行
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洶洶稍解[illegible]上[illegible]不[illegible]車駕
以九月一日[illegible]發平江公又[illegible]先往江上諜報[illegible]及其[illegible]然
[illegible]公奏[illegible]於[illegible]決[illegible]能悉大衆自來此必[illegible]兵
公所[illegible]行而[illegible]不一大將張俊[illegible]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
[illegible]而下莫不恟懼至欲移[illegible]之屯退合肥之師召岳飛盡以
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illegible]以書[illegible]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
不[illegible]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
保[illegible]沂中[illegible]張俊軍[illegible]沂中[illegible]且使[illegible]之曰上
待統制[illegible]宜及時立大功[illegible]或有差[illegible]不敢私諸將悚懼
[illegible]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illegible]兄弟[illegible]淮西王兵凡六

虜入寇已渡淮方圍壽春逼合肥公揣度既已定矣而張俊以淮西兵之書日上劉光世亦欲引兵退保緣淮又令泗州守備胡服於河南當州十百爲郡由此間者皆言敵必有過淮之意各懷家妖子所惑之移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馬中下又賊師書頭目乞上親書付公大略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守江之計不必守或公奏俊等度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放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陛下其能復書諸將度江必敗乎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擊之今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有一退卻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恃願朝廷勿專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書報公曰 朕近以邊防所疑事皆關於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略當料敵情條理明甚仰 朕釋然無復憂顧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將人人有避敵之退避自全之計雖公建策之忠始終不二然以身在外間勝負向非 主上見幾之明不惑群議則公雖欲以引而南人大勢傾矣及奏此議異議乃息而諸將亦始爲固守計防而賊大張聲勢欲渡淮東劉錡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楊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懼復還駐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有一人度江即斬以徇光世復以公示之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而劉猊分麾兵之半趣攻沂中是月十日沂中大敗猊於藕塘猊衆潰僅以身免擒獲萬計其長驅者棄舟楫舟四百餘艘公是公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上嘉納之又進內侍臨公綱石張等事乃命有司召公還及至于江臨見朝見上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拜右相公未至十江時異議爭起欲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即奏曰東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望 陛下結之以有智歲三歲之間賴 陛下一再進撫士卒從之而相振民心因之而稍回王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有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 陛下之天下也 陛下不自致力

以爲之先則彼堅功銳爲安危托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傳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詔幸詔書昔爲誰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恢復天下故也上翻然從公計十二月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 祖宗之法盡廢流者于外者終身不復用識管於內者專以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賊害之深豈能中理況多彼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內外郎曹資序未經民事之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籍定名姓名回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遣坐籍未經民事者與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降詔又以災異累見求賢良方正科皆從之七年正月上以公去冬卻敵之功賜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仍加賜書報 徽宗皇帝后相繼上賓公奏 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淚而起徵發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日趨以爲晚也數日後永奏事求陳國家多難宜立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時公總領中外之政會軍駕臨幸人情周恤盡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怛上下感動人情頗公以爲之言之大反復再三未嘗不改容流涕上方厲精刻己務行節儉服飾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事無巨細公以告公往往命公進未嘗易一字自公與趙鼎并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爲急務一時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敢自逸人元祐方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劉光世握兵數萬不國事語以恢復然以率上然之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公兵部尚書呂祉往節制公又嘗自往勞之人情初無他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乞武帥亦有以王德爲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公辭以爲不然張之而瓊等亦與德有

舊死與其下八人又狀許御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撫所中劉
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此軍自聞王德之為統制往往異疑而所遣多
陰有異志唱搖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行欲度淮
歸劉豫祉不肯渡罵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上
不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
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出檜聞公必
薦己就閤子與公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文字檜始錯愕而
出後反謂鼎上召公而丞相遷留至上使人促始去入檜之交謀
類此公本以檜靖康時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
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既同朝始覺其包藏故臨
行因上問及之以九月五日公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左司諫王縉奏乞留公即日補外都官郎中趙令
矜繼上疏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
李宜交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
州居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八年二月抵
永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己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永公
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稽首著書緣近大略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為
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遲發而大况我至尊
迺陷迺欲修好而責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人呼給
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請皆
或有之矣某是以伏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以啓沃又聞
故人李光白共州名入政府復以此旨移書抵之懷不自已又具
劄子以奏二月以大霈復官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
住公復具劄子曰竊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
陛下勉強國事而已　陛下進而有為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
心間鄉組緩行莫大之禍　陛下退而不為則其權在敵且拂
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
者心不可失外徇敵國內咈羣智者所不為也居旬日又具劄
子曰自　陛下回駐臨安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
確專意和議庶幾休兵莫不幸其可成矣臣尋不寐以思恐指而

虜人與我關陝之策出人心皆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頓其委靡
而遂亡也臣竊以為弱未暇姑術和以怠我之心勢孰有能將求故
以東吾之隙雖附以明非又易是然則此舉議可端拱而決矣
往者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與世來歸不失約子帝存好以怠我
附之數年兵無戰志然後遣一介之使持吾之詔假如變置
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寧其後出中策則必重幣求青復懷失約
央信近在昔年中原之地前何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顯者尚
欲義於何皆出下策如不興則在臨江表勢似可俟而天下之亂
或從此始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四月公入前論講
和事未當關陝又以密望遠無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時虜中變
亂是取河南公奏曰臣切念自群下共因虜之成因勢不振事機
之會失者甫三日使為出上策懇擇宮躬使須一無所請宗
族內甚我遂虜必深和議不協人心將國勢危殆異時
變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
使虜悔反復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宜轉禍為福用天
下之英才據天下之勢以振天下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動可
集事時可日上自微言以發計奏知某條具海道舟船利害上嘉公
之忠遣中使賜公奏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
朝命在鄉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人感悅和氣流行以事遣體山
海之寇招撫無餘十一年三月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錡本晚出
公一見識拔奇之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既薦之上謂錡
才識淵將莫及而一時權貴疾其才能出己右百計沮遏公既平
淮西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挾持付以王彥軍且擢為
騎帥至是錡以所成大功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召錡還矣錡
還朝上見之首問張浚安否可謂知人檜遂以公言為上所信遣來諷公使附
其議當即引公為樞密使公答檜書言和不可成虜不可縱且
面詆論講歸檜怒而公亦力請祠奉親矣十一月除檢校少傅
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十二年太母自虜中歸制封
公和國公檜既外交仇讎內專上自肆逐賢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為
時已太平淳文字錄弄天下獨以公為中丞萬俟卨希檜

旨令公以沮撓至於五遍雖撼上以為然然檜尤忌之其秉信
以使事至淮南有所案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卒公見其居不過
中人常產可辦不與見嘆息反爲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參其事備默
秉信十六年公今以斯君誤國使夫黑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
事以悟　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以太夫人
覺公形容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
之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　陛下至再至三公
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
止決遲則禍大而難則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　陛下謀之於心
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奏書論
書凡數篇具對于為賀七月秦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作四齋銘以示其人曰忠
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有功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鑱之於石宣傳
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處然若無
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

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每使至虜虜人必問公安
在方和議初定虜酋中有不得遽易大臣之語蓋憚公復用
也至是秦檜疑公既與老病日侵一旦失之恐無所不至無君
之迹顯然者見公欲剪除海內之士大夫然後肆其所為尤忌公
為正論宗主使已不得安欲亟殺之命臺臣王珉徐嘉等有勍語
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元安置公國與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
奏請令檜秉全權由其死黨也所知漳州汪召錫者嘗與見女
嘗告訐趙令衿遂為胡寅李光任直諸公又使王趯等誣罪公
嘗先令張宗元獄牛連及公以為未足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
傳致其毒楊煉無全者令自誣公及李光胡銓等凡大臣九一
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會檜病篤不能書以死
紹興二十有五年也　上始復親庶政先勸檜子熺致仕而除
群兇公迹稍安而太夫人遂薨公自言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判洪
州公已在苦塊矣哀苦扶護以公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奉詔俟命
去少獨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以擊政事

無復振備彊強幸其一旦殞斃則當汲汲惟新之圖而未見所以
慰人之望者且謂頃元亮叛立勢已驕豪必將妄舉可為寒心自惟
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五月具劄子曰臣跡遠不復與
聞朝廷戎事而伏自私念今日事勢極矣　陛下將拱手而聽其
自斃乎抑將外存其名而陰謀密計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
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困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
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患外憂相仍而起　陛下將何以為策方
祖宗盛時與虜通好惟力敵勢均而國家息兵於西北取財於天
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后靖康大
變事出不意猝莊之大臣古所無蓋者懷恨夫特和為安而不知
自古之失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居飲食其間
而朝夕欲伺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　陛下不可不深思
力圖於此時也雖將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荊南會
以星變詔求直言公慮虜數年間勢必決盟用兵而吾方溺於宴
安謂虜可信為外莫為之備沐浴乃復為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

朝廷益輕煩在苦塊堅忍阻死亡無日不得為上終言之乃復
奏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
凝之於秋冬則無以致春夏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生物之基
也若夫一時之和亦豈能生利天下之權術寫焉事蓋矣而終歲
焉周太王避狄矣而未幾謀以邠伐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今
之事異矣雖新害苗覺以彼異其謀惟謹有和有歸太公呂后
以共慕以丙爲興由為於良平以持兵滑食益將而惟堅是養害
而自貴患漢王從之卒成大業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
幾李靖之徒深入不莫之地摧其巢穴俘其酋渠因始安益其以和
為權而得之哉若夫石晉則不然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飯則
豐智歲饑肥則役困強內虛民有餘力而動動無不成若
有深謀者也其君臣所為名貨不至卑辭姑息賞賜失於無度故終
身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征歛莫知紀極維翰所陳殆為空言
始欲占其當時必和之說以保其竊位而已契丹籍見其心謂晉
無人頻來陵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使徐

以斂不知其荒湯怠傲失從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勢已去則亡
廣廷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強其國
爭於兵戰之事事窮勢極數萬之衆無一夫戎之發矢此向者至
今為天下嗤笑臣願 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周太王文王
之心用越句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國社稷求所以討復
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
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幸之身親衰已絕今忍一死其
亡無日徒能為 陛下言之而已 上付三省宰執求所以存尚
為田退筆見之大恐以為虜初未有此釁時調刑不當如此事而
公所奏猶若獨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言諫湯澤堂後官聞之
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永州居住服闋
日取旨 太夫人既葬十日而諭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即
日就道服闋有旨落職以本官奉祠自庚辰秋冬 朝廷頗聞虜
有異志公雖大夫士下至軍民無不內懷歎息日望公還相位表
疏不絕三十一年春有旨令公於湖南路任便居住未幾而虜兵大
入中外震動十月復公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虜騎跳梁兩淮
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江兩淮之人爭迸南來沿江百姓爭携而
立逢改命公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會建康上聞促其還長沙在
遠傳聞不一人人危懼公被命明日即首塗過池陽聞亮被殺然
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帑賞
犒之一軍見公以為從天而下驩呼增氣當時報捷恐一二日過
去瀕江將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公至建康奉 乘輿由是來臨幸
聞已進發乃督官僚治具不半月而辦風采凜然軍民恃以安上
至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而悲
公久處憂患形容之瘠也車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四公頓
首謝 上更生肉骨之賜且曰秦檜欲斬朕 陛下力賜保全無
此身矣 上為之憫然曰檜為人既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奏檜
二十年間所以譖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 上
主張不至死地至是 上見公詞和氣平無復怨尤之歎而益平忠
愛之誠為之感動對輔臣嘉歎再三車駕既還乃有勅公求去者

公人[illegible]日供無在者而威望多濟之際人心[illegible]以已之去動為安
危而[illegible]措而去日公所[illegible]細大必[illegible]雖去人情未安 朝
廷欲公於此鎮撫東南待虜以十萬衆[illegible]海州甚急江淮部統張子蓋
提兵赴援上遂聞救當受公節制士卒十倍而公受命[illegible]日亦即
為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師[illegible]戰大破虜兵
將[illegible]者無幾公[illegible]往上[illegible]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擢不
赫而為人所役[illegible]名器耗財用[illegible]使軍士不復知
所勸勉奏令海州上功當有[illegible]其[illegible]使可為後法於是令諸大
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
[illegible]曲意私徇[illegible]者[illegible]士望[illegible]兵權當事
政二十年[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偏[illegible]苟[illegible]卑知
忠順於是人人勉勵[illegible]功之志公[illegible]周身
[illegible]將士[illegible]其亡人能[illegible]戰[illegible]可使[illegible]得[illegible]令
歲[illegible]大作米價[illegible]中原之人極艱於食[illegible]朝廷多撥米糧
或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忠義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
人自古可用專其[illegible]後當收以為兵又奏曰淮之人素稱
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為中原困於虜毒方已[illegible]欲報之心
蓋未嘗一日忘[illegible]分[illegible]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強
虜至[illegible]十室九空皇[illegible]名無所歸[illegible]一旦[illegible]夫散亭
千百[illegible]別[illegible]生事[illegible]可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徠之欲置御
前萬弩[illegible]民[illegible]年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堪充弩手之人並
不[illegible]以[illegible]給文帖[illegible]鄉貫[illegible]及兩
丁[illegible]甲[illegible]五人結一保兩保為一甲十甲為一隊[illegible]相委保
有[illegible]建康府[illegible]從公[illegible]公即下
令[illegible]大[illegible]不能相保今
既為必守之計[illegible]恥[illegible]人心所[illegible]宜[illegible]至於
往[illegible]於是兩
[illegible]之人[illegible]統
[illegible]力[illegible]成軍
[illegible]敗成[illegible]數月間[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始定

公言虜長於騎射長於步射且[illegible]乃令[illegible]
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臨南未有不由清河泗口而進以舟運
糧蓋淮北廣衍故舟不出於[illegible]所行[illegible]於
是東也盱眙楚州以扼淮[illegible]大[illegible]心[illegible]
可集即奏[illegible]之又乞多募海船由海道東萊由清河泗口[illegible]
有旨下[illegible] 今上即位公首奏建康行宮營罷工役革采
之害蒙今所營以備臨幸有詔從之 上自藩邸聞公德望
劄之初傾問大臣咨嗟太息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嗣付
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煩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彼
上皇禮遇之久群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 朕初政方今逆陲
[illegible]備禦之道[illegible]慶忌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
繫公是望公其疾驅副 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格事
上皇之心事 陛下惟一其志者須[illegible]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教促
再四即引見上見公跛容憫然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
內侍掖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
心一心合天何事不辦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懲忿
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故必貴乾乾不息朝夕持守清明在躬
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慮自服 上竦然
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經營事以
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格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
兩朝北狩八陵蕪穢北民塗炭輒咨之大戚痛形於色因力陳
和義之非勸上[illegible]以圖事[illegible]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即
日公[illegible]進封魏國公公[illegible]政以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爲
先[illegible]今小大之臣有經抗[illegible]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
於[illegible]上且乞以間暇時數引[illegible]以從容咨訪天下之間
有所廣益復薦陳俊卿[illegible]可爲宣撫判官有旨俊卿又奏
前司[illegible]王大寶可備勸講[illegible]上遂召大寶翰林學士史浩
建議欲築瓜州采石城上下公謂[illegible]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而
卻棄淮[illegible]亦復來[illegible]而乃欲[illegible]江守但於江干建築城堡費不
小[illegible]弱失兩淮之心[illegible]士之[illegible]

是先城泗州上以公言爲然[illegible]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
措置[illegible]不以爲是時公以[illegible]蓋可任陳敏進上圖山東而子
蓋所陳浩[illegible]百[illegible]又深遏海州之賈公方招
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不[illegible]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
困公奏乞 上幸建康而告專欲[illegible]偷安計公治舟楫於東海所
以[illegible]其遠而浩輒[illegible]遣凡公所爲功皆[illegible]黨與唱和實欲有徒予
蓋兩人[illegible]竟以成疾公遺官[illegible]不絕且乞 上親[illegible] 上賜
手書[illegible]存備至而子蓋卒不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嘗遣其
腹心司[illegible]王[illegible]從康事[illegible]招[illegible]公諭奏曰竊惟
國家自渡江已[illegible]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家率衆
歸附以數萬計[illegible]自所[illegible]後之人良將精兵
往往皆當時[illegible]正人也三十[illegible]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
欲絕之事有大不可若此令一[illegible]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
盡失其心 上見之感悟[illegible]不[illegible]王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
守臣往瓜洲相度[illegible]及見公[illegible]其口亦欲爲浩所[illegible]公折以
大義王志乃[illegible]恐不敢言[illegible]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參政秦檜
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毋蹈覆轍吿聞之竦然時浩已遣使
隨[illegible]公奏 陛下初立方欲圖回恢復而遽問遣使懼天
下解體[illegible]之[illegible]計已行亦[illegible]不納也十一
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奏曰今日之
事非大[illegible]臨建康則決不能[illegible]新今圖鼓軍民之氣
[illegible]中原之心自 太上時已爲此謀蓋[illegible]此舍而
[illegible]未[illegible]又奏近聞[illegible]之兵[illegible]與虜大戰
不[illegible]之深思也[illegible]於兩[illegible]必[illegible]漢聚
[illegible]任[illegible]視
不問[illegible]計[illegible]周觀其變
而遣舟師自海道[illegible]山東及[illegible]中原歸附此虜使有
左顧右盼之虞而彼[illegible]我有[illegible]將士[illegible]自
[illegible]至是後令[illegible]之時告已發詔命驛[illegible]順蓋浩志專
欲[illegible]和以自爲功[illegible]棄其[illegible]無能爲亦因[illegible]公之謀

矣上日俟劉等言閻公動靜飲食疾病曰朕倚公如長城不
㪍李言臣等待上已有欲去歸休之意矣而浩然不以爲然待罪
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声勢欲窺兩淮公以大兵屯盱眙虜懼
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相嚴司以爲大言欲突每州虜
鄧唐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誑語不當爲之動當以無事待之與元
年正月九日制除公贈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
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既而虜寡平有擾
浦塞橫塞乃知四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盱眙者總虜
餘人屯靈壁以修城書間不絶公謀至秋以兵東當及時措
蕩若使兩淮則淮四可與犯也且蕭琦素有歸我之意要公信
至招同僉江官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
邑公具以奏上 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起行在所至復申
前說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公亦
議焉方待往觀勞公亦自往臨之公渡江顯忠至靈璧而蕭
琦中悔以衆來拒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人盡殺死盡邵宏淵亦
進圍虹縣蒲察徒穆周仁亦以城降其衆以萬數公奏捷
厥方特用以淮陽爲忠敵兵進密官屬前往盱眙護
便近攝以指呼顯忠追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家屬及千戶頭目
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虜偽元帥首遣二萬餘人來戰大破之
進攻城將士攀附而上遂克之中原捷附以上 上手書曰近
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公恐厥有敗及顯忠等
速所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當未達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之兵
至顯忠入城於城外以待已得矣
帥令人車前折諸將顯忠我河南之地男兵部郎
日復卿小不制官通大兵兵入
病衆進攻而退數日若大兵至
信之夜引歸虜亦不能追也時虜名首領將潰紛紛道路中判官
敢士不啻三倍異後不復能爲靈璧虹縣之屯矣初公退師公在
盱眙去宿不過百里浮言動搖至
張魏公行狀 答逆此度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又不

潰之說務亦探巫覡病死者在有功人情皆悅凡數日上下始知
其所以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行兵子抗留盱眙數月俾將
士吾後羅維揚以奏待罪 上手書報勞公復奏曰今日
之事臣罪所行當自臣始 上手書報曰卿待罪
欲罷自卿此言至公豈不戒將 朕委任卿未嘗少變卿不可以
此介懷正賴卿經畫此一人皆能圖 朕有旨降特進爲江淮宣撫
使宿師之還上大夫素主和議者乘間投隙出 上又賜
手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
事之初 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須 朕與卿終任此事切不
可先啓和之言又著中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部統制官以
下乞以次行罰公留且揚大軍以淮守備命守海州陳敏守
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江家十修
盱州關山以扼虜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盱眙人大抵虜人來攻
泗州則東道中兵二萬餘足以守東足以加其出
奇自淮西兵所不得進合兵攻之可大破
也次是時師還未幾人不自保公命杖往建康招集忠義來維揚衆
大安 上復召杖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
臣相與叶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應影從
當克有濟臣以孤蹤叨蒙陛下倚仗動輒制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願
宋惟有司精選天下巖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臣已且病望陛
下矜憐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毋令出處俾取笑天下後世
上覽奏批曰卿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朕行魏公有如此不
爲虜所或公獨之不敢復行請時 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
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
有旨復公都督之號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紇石烈志寧在書
三省密院欲索四郡及歲幣等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槍黨
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之仲賢時借職事官以往公又
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妄信 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仲賢則
令仲賢許之與俱抵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義脅之
以戚仲賢遂畏伏拜手稱臣而又許四郡顛持書復求仲賢見

虜嘗稱虜有數十萬之衆近遣若不速退許四郡今冬必入寇公知
仲賢爲虜所脅卽謂之曰汝在此邊已數年備使虜來必力破之
況探報日至虜之屯河南者不萬計汝何得無爲虜游說耶時拭復
被旨令入奏公命拭奏仲賢辱國無狀 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
退皇擢百端枝之至與左相陳康伯叩頭殿上乞去 上不悅備
論仲賢官思退及其黨益大倡和議建議王之望龍大淵爲通
問使副公在表爭不能得卽奏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
合豈可蒙恥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 陛下廟堂之上豈容
狂妄不合之臣監視其間臣雖至愚亦識不忍與公同力主和議
之臣並列於朝伏乞早降指揮 上賜手書曰卿忠誠爲國天下
共知和議事專俟卿到畫曲折卿宜速來繼遣內侍甘澤賜公
手書公以 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
今茲議和非 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若謝之士大夫多以爲然
惟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爲秦檜所擠幾死者屢頻 上皇保全
覆護以有餘生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爲 陛下
敷陳不識 陛下終能主張之否旣至入見 上首諭公以欲專
委之意公復力除和議之失上爲止遣盧仲賢使人而令通書官胡
昉楊由義先往論虜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
境上而 上與公密謀若虜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
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都督如故而思退亦
轉左僕射 上諭留思退與士錢周材以主意在公故思退雖爲左
僕射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拭入對賜公
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旣入輔首奏當
旁招仁賢共濟國事 上令公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
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卽召還胡銓可備
風憲劉芳徐可付事任馮時行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
林栗王秬莫沖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
太上時卽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 上初卽位公入對又首
言之及撫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甫書官胡昉等至
宿州俟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賊黥而管所捽不留忠義計窮

史博而歸之 上聞之亟召拭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
也事當歸一矣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
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
日面奏又至漏舍思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屈是日三月
朔旦 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
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 上以辭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
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進入會詣德壽宮 太上皇帝
亦深然此冠無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議於天下思退等懼
遂以書子進入致金帥通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敵屈當加賞而
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罪宜有重罰有 旨仲賢除
名勒停編管柳州又奏宜榜示諸軍諭以保散忠義械繫使人加
以無禮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擒立功名庶幾諸軍知曲在彼且
知和議不成敢鼓增氣 上令都督以此旨降示兩淮荊襄川陝
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仰 上英斷居數日復有 上旨
命公按視江淮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虞醜敵未靖處
悉討度措不遑安食不遑味而其盛暑方極將士接納降人講論
軍務未嘗少倦山東豪傑來遣人來受節度公既之曰淮北山東
之人慕戀國朝厭苦虜政保據山險抗拒賊兵於今累年首領皆
難遠來備述朝廷忠勤爲之惻痛具奏 皇帝記錄等首姓將
來大兵進討則犄角爲援晝夜抄絕糧道如是賊兵深入便
當重遇城邑猶動賊徒動搖備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
量力無或輕重反墮賊計今本朝屬兵秣馬以俟天時諸等亦宜
宮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孫況曾有
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
兄弟之好不幸姦臣誤兩國皆被女眞之禍今契丹不祀 皇帝
兩日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存亡繼絕之義金人猶豫
遂寢聞書錢板築印散之境上類從園所以間射律明月之意命
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遍行兩淮措置城壘最
爲勞勵思退等以其勤力尤多尤忌之使搞論方不當築城費財
凡再章而言能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營府所闡得給官

吏等二年半之費貸又三十萬以緡其餘以爲收城造舟除器招
軍用上也公奏思退聽議屈於是始其吏造作事撰撼公致前後
軍統制張深等有學軍士安之俄有旨放散而以賴姦之子寧代
之公以淮東訪聞知狀奏留深而稽相公爲形命路在思退等又
相與之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公都督則公自當引
去稽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關湧方罷 上奏乞罷督府以從公
請而公前封章力求還政矣璘連疏抵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
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 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全
人材較有踪跡公者始宜循爲侍從臺諫使知 朕此意侍御史
周操青宮之舊議至是爭論甚力外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政之
章已八上矣 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二日制除公少
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公力辨
恩命 上不許至五六除萬泉觀使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
覺衰疾孟秋既望公薦其祖考既奠而跽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
矣手兩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併遺子曰表稽不必用
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 祖宗之恥不能
歸葬先人墓右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中秋一十日倘爲饒守王
十朋作不欺室銘二十六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晡時命子拭
等坐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婦女悉
去夜分而薨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太保拭等不敢
違公志扶護還葬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岳之陰豐
林鄉龍塘之原公沒五年 上追思公忠烈慨然感動詔有司加
贈太師賜謚太常某公議以忠獻來上 詔可之公自幼即有濟時
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
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郵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
在京城中親見 二帝北狩皇族系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
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
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說其賢者則不過
爲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華夏獻逼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
以爲未滅爲己責必欲正人心雪讎恥復土宇錄賢萊沛百姓

志踰金石晚復遭遇主義益堅雖天奪其功使公困於讒毀
不得卒就其志然而素著大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從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者而得其秉彝
正有君臣父子之道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勝言哉公之學一本于
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號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
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
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
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
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物之爲
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
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
靜莫違乎中其至矣每訓諸子及門人學以禮爲本禮以教爲先
公娶楊國夫人樂氏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先公五年卒葬衡
山與公同兆異穴子男二人長栻右承務郎直秘閣次杓右承奉
郎公有紹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并雜記共十卷春秋
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推公忠貫日月孝通
神明盛德鄰於生靈與學妙於心通勳存王室澤在生民威震四
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編錄可盡謹撮其大略以備職于君父
下之史官傳之無窮且將以求立言之君子述焉乾道五年秋八
月庚子左迪功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謹狀
右張忠獻公行狀其全文僅四萬言工程急迫未能全刊故稍
删節然凡公之大勳勞大議論大忠大節不敢少遺焉觀者幸
宗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十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目錄下

眉州進士杜 大珪 編

卷一

潘武惠公美傳　太史

王中書全斌傳　太史

卷二

張文定公齊賢傳　太史

卷三

范魯公質傳　太史曾　鞏

魏丞相仁浦　太史曾　鞏

王文康公傳　太史曾　鞏

薛文惠公居正　太史曾　鞏

盧丞相多遜　太史曾　鞏

李文正公昉 子宗諤　太史曾　鞏

呂正惠公端 兄餘慶　太史曾　鞏

李文靖公沆　太史曾　鞏

向文簡公敏中　太史曾　鞏

王文穆公欽若　太史曾　鞏

丁晉公謂　太史曾　鞏

李文定公迪　太史曾　鞏

卷四

畢文簡公士安傳　學士畢　仲游

卷五

李良僖公昭[illegible]傳　太史曾　鞏

曹侍中利用　太史曾　鞏

李太傅漢超　太史曾　鞏

郭觀察進　太史曾　鞏

党節度進　太史曾　鞏

曹太尉翰　太史曾　鞏

符太傅彥卿　太史曾　鞏

卷六

李參政若谷傳　太史曾　鞏

錢學士若水　太史曾鞏
包孝肅公拯　太史曾鞏
卷七
陶翰林穀傳　太史曾鞏
戚學士綸　太史曾鞏
徐常侍鉉　太史曾鞏
楊文莊公徽之　太史曾鞏
王翰林禹偁　太史曾鞏
孫學士何　太史曾鞏
宋文安公白　太史曾鞏
楊文公億　太史曾鞏
柳侍御開　太史曾鞏
蘇學士易簡　太史曾鞏
劉[illegible]義叟　太史曾鞏
卷八
呂文靖公夷簡傳　太史曾鞏
賈參政傳　太史曾鞏
魯肅簡公宗道　太史曾鞏
盛文肅公度　太史曾鞏
韓忠獻公億　太史曾鞏
宋宣獻公綬　太史曾鞏
劉丞相沆　太史曾鞏
卷九
范忠文公鎮傳　文正公司馬光
傳跋　諫議劉安世
卷十
呂正獻公公著傳　太史
卷十一
潁濱遺老傳上　文定公蘇轍
卷十二
潁濱遺老傳下　文定公蘇轍

卷十三
文路公彥博傳　太史
劉右丞摯傳　太史
卷十四
王荊公安石傳　太史
呂參政惠卿傳　太史
卷十五
唐參政介傳　太史
鄭翰林獬　太史
呂給事中誨　太史
陳忠肅公升之　太史
卷十六
呂汲公大防傳　太史
馮文簡公京傳　太史
張少保商英傳　太史
卷十七
韓侍郎維傳

卷十八　太史
蔡忠懷公確傳　太史
章丞相惇傳　太史
卷十九
范直講祖禹傳　太史
鄒司諫浩傳　太史
劉諫議安世傳　太史
卷二十
曾文肅公布傳　太史
曾文昭公肇　太史
王諡恪公拱辰　太史
韓太保縝傳　太史
卷二十一
邵康節先生雍　太史
徐沖晦處士復傳　太史范祖禹
侯宗丞頡　舍人曾肇

太史
程侍講頤　太史
卷二十二
劉觀文珙行狀
從事郎　呼
賜謚指揮
謚議
太常博士宋　若水
覆謚議
考功郎張　叔椿
卷二十三
劉待制子羽墓誌銘
祕閣修撰張　栻
劉待制碑銘
宣教郎朱　熹
卷二十四
李太尉顯忠行狀
知閤門事張　掄
卷二十五
虞雍公守唐鄧事
眉山任　淵
王學士昱墓誌銘
南陽滕　宗諒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總目卷下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一

潘武惠公美傳

實錄

潘美大名人父璘以材力應募隸兵籍至軍小校戍常山以病免歸鄉里美少有大志隸府中典謁時漢政亂美私語里人王密曰漢氏歷數將終兇臣肆虐有三靈改卜之兆大丈夫當於此時立功名取富貴豈宜碌碌然與萬物共盡會周祖鎮大名世宗自環衛領牙門軍美遂解職委質爲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既美精卒數千扼江渚嶺虜衆由其路來援美堅壁不與戰虜遁去以功遷西上閤門副使凱旋還正使出監陝州軍戍遷東上閤前使從征關南遷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美護永興屯兵因令經度西事恭帝嗣位召爲客省使　太祖素與美厚善及爲諸軍推戴還入京城即遣美往見執政美因數述天命以諭之陝帥袁彥性兇率恣行威福羣小用事多殺人取財賄陝民苦之復日夕繕治甲兵　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入城諭以受命之事因諷令入朝彥即治裝上道　上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副令朝覲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命美乘傳發宿州兵擊賊會以石守信爲招討使即以美爲行營都監揚州平留美爲巡檢以鎮撫之車駕還都錄其功授秦州團練使會湖南軍亂其將汪端攻叛朝廷興師翦滅人心未寧以美爲潭州防禦使賜黃金帶御馬使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率兵擊走之郡界溪峒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王賦頗恣侵略爲居民患美率兵深入窮其巢穴斬首萬餘級餘黨潰散美悉令招誘貸其罪以己奉市牛酒宴犒賜金帛以慰撫之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與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朗州團練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率兵克郴州即日繼以爲刺史開寶三年九月征嶺南以美爲賀州路行營馬步都部署遣使十餘發諸州兵赴賀州是月進兵克富州敗廣軍萬餘衆進師至臨賀鋹遣將伍彥柔率萬餘衆來援美逆戰於南鄉俘千餘人斬首數千級彥柔衆大潰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相繼而下即以美爲南面都部署長驅至韶州

其地越人之北門也衆十餘萬依城而陣以待官軍美揮兵乘之鋹軍大敗棄甲而遁俘斬數萬計拔韶州鋹既窘蹙四年二月進屯瀧頭鋹遣諫議大夫王珪詣軍門求通好鋹又遣其左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中乞降美即令部送闕下[illegible]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馬逕去廣州百二十里鋹衆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王師美因[illegible]休士與轉運使王明及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攻以火彼必擾亂以銳師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鋹衆驚擾因乘之王師美麾兵急擊之鋹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抵城下鋹盡焚其府庫及克其城擒鋹送闕下露布告捷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錄功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表以寧七年召還命升殿慰勞賜御馬玉帶八年從征江南九月遣美將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並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復命美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監與曹彬偕往自江陵發兵進討秦淮大時舟楫未具美率兵先亂流號令軍中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衆而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艘鳴鼓泝流而上急攻浮梁美率兵敗之奪其戰艦生擒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獲戰船萬餘計俄又攻其城南水寨殺數千餘衆美分師以保之奏至 太祖立召閤門副使梁迥輸草詔令徙置戰櫂以防它變即時促食遣驛徑去使者至營若美即奉詔徙軍是夕吳人急攻水寨皆無所及進傅金陵城下王師日進捷江南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從征命副党進攻太原行營步軍都監與并人鏖戰汾上破之獲馬千餘疋牛羊數千計俘數萬口以歸太平興國初還改南院使三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正月命將征太原遣美為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部分諸將進討美等奉辭 太宗召升殿授以方略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之及繼元降并州平[illegible]其城以榆次縣為行所

從征范陽又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美兼三交都部署仍留屯以扞北邊以功加檢校太師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溪谷險絕為戎人之所保多由此入寇美潛師襲之遂存城置寨使安塞以其地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軼居民以安頃之美巡撫至代州會戎部下秣馬蓐食俟晨來攻逼寨美令軍士銜枚往擊之大破其衆生擒其部指揮使李重誨其駙馬侍中一人斬首數百及俘獲甚衆手詔褒諭進封代國公七年以三交守將為并州治所詔美為都部署八年以王顯代為宣徽南北院使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公領邑兵如故雍熙二年 太宗為 真宗娶美女為夫人後追冊章懷皇后將兵召美還朝數月復屯所三年春大舉征幽薊以美為雲應朔等州行營都部署以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磁州刺史郭超為押陣都監三月美等師出西陘與虜兵遇追至寰州斬首五百級刺史趙彥辛以城降遂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轉攻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以城降四月下雲州斬首千級會王師不利美歸代州俄受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會戎人奄至與戰不利失驍將楊業八月詔削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師責美位[illegible]仍分隸[illegible]之族執令鼓之揮作以兵明逆民不忍去美[illegible]南徙俾從[illegible]精甲遣衆不得[illegible]明作[illegible]陷北生民失所[illegible]正刑書[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同州三遷檢校太傅明年二月復為檢校太師初知真定府未幾復為并代都部署知并州淳化二年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武惠咸平二年八月詔以美配饗 太宗廟庭子惟德惟固惟正惟清惟熙惟德至宮苑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娶秦王女延和縣主至莊宅使平州刺史惟熙子承規今為閤門祗候

王中書令全斌傳 實錄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後唐莊宗為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

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使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白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為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全斌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蕭牆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戰功居多，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為龍捷，以全斌為右廂都指揮使。討兗州慕容彥超也，為行營馬軍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以功領原州團練使，俄遷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國初，潞州李筠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王師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寨，不踰時而畢。建隆四年，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遼平。乾德二年十一月，又為忠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伐蜀，以全斌為西川行營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全斌示川峽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克乾渠渡、萬仞燕子二寨，下興州，敗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乘勝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寨。又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生擒偽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川，殺虜甚眾。蜀人斷閣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羅川路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士難並進，不如分兵治棧閣，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王師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偽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出，復與三泉監軍劉廷祚、大將王昭遠、趙彥韜引兵來戰，與王師遇，三戰三敗，退至利州。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浮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

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門關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自往，且蜀人數戰數敗，兵退守劍門，無如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青彊，北擊劍閣，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寨而遁。昭遠聞延德至青彊，即引兵退陣於漢原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克劍門，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王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後十日餘，劉光義等始自峽至，昶饋遺光義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會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交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給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時奉行，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部送。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眾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偽文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為蜀將，有威惠，蜀人畏之，遂以其族赴闕，至綿州，為叛軍所劫，師雄恐為所留，乃棄其族，匿江曲民舍。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帥。全斌遣部將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忿無歸志，率眾急攻綿州，為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彭州，刺史王繼濤奔，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十縣皆起兵應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眾益盛。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往擊之，復不利，退入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得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二萬餘人，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廷讓、曹彬破師雄之眾於新繁，生擒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破之。師雄走保灌口寨，賊勢既衂，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廷裕者，師雄署為刺史，眾萬

餘仁贍生擒之磔於成都市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不禮亡
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棹都監劉漢卿合衆至五萬餘人逐
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馬紹文果州指揮使宋
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通判渙都監鄭光弼遂州牙校王可
璙率州民爲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走敗入雅州師雄病死
於金堂其黨推謝行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
唐陶鉴據銅山旋爲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於雅州翰走黎
州爲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至
蜀地苦蜀久寒京城大雪 太祖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
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
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以賜全斌仍諭諸將以
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
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請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
名今西蜀已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
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

六

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召還 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
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詔曰王全斌王
仁贍崔彥進等俾總戎師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孚撫詔以申
恩用示哀矜式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士民悉令存撫無
令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
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咨致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
寧洎命旋歸止欲含容而嚮免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
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受偽蜀臣僚賂遺九萬餘貫又擅開
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
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
罪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准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
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庸蜀自致誅夷伐
罪以宣威俟望風而歸命庶令安堵勿犯秋毫無擾德澤之涵濡
俾生靈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
銳旅奉我成謀既至克定之全功宜體綏柔之深意比謂不日請
盡即時凱旋賞來協州今恐[illegible]亦已免兩畏速此悔尤今具殘辜
宜投戮非罪俾予假革讞闈既紅兵尚念前勞特從寬止停節鉞
猶委藩宣投非無恩例宜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
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爲崇義軍金州
爲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
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節度使之曰 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
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 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
仍以銀器萬兩帛萬疋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
上甚悼之廢朝三日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爲三班
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多爲之用點居
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至崇儀使富州刺史廣
州兵馬鈐轄審鍇至供奉官閤門祗候

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張文定公齊賢傳

實錄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也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居城南之海角村孤貧力學有大志慕唐李大亮爲人故字師亮 太祖時以將良方正又獻下井分留氏封建敦孝舉賢大學籍田選良吏慎微恤刑十策皆報罷後爲趙普李昉石熙載所知太平興國二年進士釋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衡州斷劫盜十餘皆論死齊賢始至爲辯理全者五人州將官大臣按此齊賢曰某切成一名豈欲罪衆人而自爲功邪第令改正而已人許其長者[illegible]者至桂州有水遞役夫凡數千戶皆停役貧民衣食不給[illegible]而徑限驛舖等或阻與役遂林罕使營[illegible]悉罷無錮夫成十四年代還[illegible]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二月召還改著作郎直史館[illegible]月改左拾遺是冬上親北征以齊賢嘗從行賜白金二百兩[illegible]駕還詔老臣宜熟取[illegible]上疏曰方今海內一[illegible]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illegible]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未降臣則疑知忻州[illegible]捕納夫塞[illegible]皆自山後轉來以援河東以臣料矣冊能自給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牧頓失撫綏則[illegible]保境今[illegible]自守及因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illegible]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illegible]小利此[illegible]之智力可[illegible]而知也[illegible]萬全[illegible]不若不[illegible]可勝[illegible]若重之慎之則戎狄不足吞[illegible]不足取[illegible]古[illegible]之難[illegible]戎狄亦多[illegible]而致之若[illegible]御[illegible]人[illegible]力養銳以逸自[illegible]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illegible]則[illegible]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illegible]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illegible]而爲之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廣推恩以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恐廬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非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若然爲此以相習已久至于下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亡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河東自爲命曰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税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有隱不以聞付當職加與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心戴 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illegible]幽燕[illegible]地[illegible]擒之與黜在翁內爾六年正月遷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時賜其母邑封十二月改左[illegible]月充正使初辭曰 上面命曰江左初平民間不便[illegible]一一條奏[illegible]齊賢曰臣聞[illegible]舊以鐵爲幣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illegible]課[illegible]此最不便 上[illegible]吳王即山鑄錢以南多出銅故 朕欲經營之[illegible]李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至[illegible]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錫之不給齊賢乃訪得[illegible]日丁釗悉指饒信處山谷産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爲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從下頒有言其不便者乃令中書召齊賢問詰亦賢具[illegible]行山院[illegible]一以之丁釗亦得復補殿前承旨掌鑄錢場又有言新法[illegible]鉛錫多者[illegible]引唐朝舊法爲始言不能[illegible]在任便勤究民隱孜孜[illegible]江南人至今稱之召還拜左[illegible]客郎中樞密直學士賜金紫數月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illegible]門[illegible]中[illegible]左諫議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揚業戰没 太宗訪近臣以[illegible]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歲虜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

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山王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illegible]
追擒寇于[illegible]而去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繼而使為[illegible]所
執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為寇所乘俄而美使至云師
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得密詔東路王師衄於君子館有詔
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寇騎塞川齊賢曰寇知美
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illegible]距州城
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illegible]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
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
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至
[illegible]太宗嘉之優詔褒[illegible]美[illegible]未嘗按戰及敘[illegible]
[illegible]初拜工部侍郎表求還省母手札從容以慰
秋行營不許[illegible]賜白金三千兩是冬[illegible]又自大石路南[illegible]齊賢領
[illegible]兵千人為二部分[illegible]下令[illegible]代西有[illegible]縣之
師[illegible]之代東有[illegible]之師[illegible]之比[illegible]集矣王[illegible]
[illegible]時兵所[illegible]二年[illegible]充[illegible]
因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充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四月參知政事
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八十餘封晉
國太夫人每入謁中禁太宗嘆其有令子多賜手札存問
別加錫賚與[illegible]之有[illegible]中[illegible]
與諸[illegible]王延德[illegible]
[illegible]太宗以延[illegible]其不[illegible]
于[illegible]未嘗有所求[illegible]
[illegible]太宗由是疎之[illegible]年十月命知定州[illegible]
以母老抱疾不願離左右上[illegible]許之是月[illegible]
口皆七日[illegible]一器終安止[illegible]有[illegible]知成
[illegible]南[illegible]有大[illegible]
覽引問得其免五拜[illegible]三日徙知永興軍[illegible]
又移[illegible]賢[illegible]歸洛下上以安[illegible]
洛辭乃徙知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遷戶部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問[illegible]咸平初受詔[illegible]定編敕為十卷
[illegible]拜兵部尚書平章事[illegible]以小人[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論[illegible]太重非治平之法乃申明律[illegible]之刪定官王
[illegible]以死[illegible]尚不畏[illegible]于是[illegible]也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之要[illegible]
[illegible]乃下尚書省集官[illegible]議并[illegible]既而[illegible]
[illegible]不欲[illegible]其田[illegible]上[illegible]得免[illegible]
而[illegible]名[illegible]自是犯[illegible]者[illegible]亦不增先是[illegible]
[illegible]不為論者[illegible]其平允又請以[illegible]田為外官職
[illegible]上推本皇王之道所以[illegible]
下[illegible]報之上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迹[illegible]
[illegible]加門下侍郎[illegible]命為[illegible]
[illegible]大使不行[illegible]每[illegible]數奏多不直致凡所云為[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同在中書[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相四年[illegible]命為[illegible]保安
[illegible]出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師期兩路齊進苟或經遷延來人則彼得分而禦我則乘勢而
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擒臣謂兵鋒未交
靈州之危解矣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東據險以求偉
一築保置靈州羅伴蕃漢上人之心我據平地則賊後路自絕
之兵伺便而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害賊救之則[illegible]臣謂破賊
成功十有八九未幾靈武失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鄆州兼[illegible]
略使不行改判永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故相薛居正子惟吉與
柴氏無子家甚富惟吉有子安上安民柴妻迎之不[illegible]
齎其祖父金帛計直三千萬詣井書稿給告以狀改適[illegible]
自京兆遣牙吏約革來[illegible]日至安上詣東府訴其事府以聞
上不[illegible]門[illegible]張[illegible]
[illegible]上不得已下其事於御史臺乃承相太子中舍[illegible]
柴氏[illegible]
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illegible]
部尚書知青州 上幸澶淵兼青淄濰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民

遷檢事二年改吏部尚書大中祥符初又上疏言臣在 先朝嘗
憂靈夏兩鎮以爲繼遷吞併當時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曁求
既往之事以明本末從東封還拜右僕射是冬久旱明年京師[illegible]
醮衆賢以爲宴樂陽事不宜爲即詔權停又上言王清昭應宮繪
畫符瑞有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晏[illegible]龍土木之役三年出判
河陽 上祀汾陰還駐洛下詔齊賢來朝時東幸[illegible]賜見行
在所從駕[illegible]
例進位左僕射五年代還再抗章請老特進守司空致仕歸洛
陽別業入辭優坐於拜而小遂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坐榮
爲三齊賢先得唐裴度午橋莊有池榭竹樹之勝日引生平故人
觴詠道舊時乘小車按視田疇意甚適七年六月無疾而終年
七十二 上聞訃悼之遣入內殿頭邵文稚致祭賻以布帛五百
匹粟麥稱是贈司徒謚朝二日齊賢姿儀碩大喜談方略以致君
之術自負往往涉於疎闊前後治獄多所全宥[illegible]
之召齊賢所薦也仲兄昭度當授經齊賢及其家求進[illegible]

俟寺丞夾人懷義以鄉里之舊日事之甚卒也爲制服撫其孤如
子未第時館於太子少師李肅家[illegible]
之肅有子早卒孤孫[illegible]
軀以祭享[illegible]四[illegible]九居入
座[illegible]以三公就第康[illegible]不事儀矩頗好治生
再入相[illegible]又與[illegible]集五十卷奏
議二十卷太平雅編二十卷同歸小說十卷[illegible]諸子皆能有立宗
信宗誨宗禮宗亮宗簡宗約宗禮最[illegible]居洛陽孝謹當登朝廣
[illegible]子皋子安子庚子
定 宗禮子[illegible]皆擢進士第宗禮子立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范魯公質　曾太史　筆　隆平集

范質字文素魏郡人母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illegible]中擢進士第仕晉至翰林學士周[illegible]相建隆初封魯國公乾[illegible]二年罷相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以中第當在第十三名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開皆與凝同當時謂之傳衣鉢質平居手不釋卷嘗謂人曰昔有異人言吾當大任無學術何以處之及司制誥人服其文[illegible]奉行制勑未嘗破律為相不受四方饋獻族簽無餘財　大祖歎其廉曰真宰相也　太宗亦曰近世輔相所能循名器無與比者特不能死周社稷乃其短爾子旻

[illegible]不相仁浦

同前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郡人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周祖為樞密使問以中原甲乘數對曰帶甲者六萬及隱帝遣人害周祖仁浦勸以舉兵語云誅將士以激衆怒之遂長驅度河即位擢樞密承旨復問郡邑屯兵數仁浦詳對按籍無差世宗即位差樞密副使陞使繼命兼相對曰不由科第進[illegible]何如鄭[illegible]遂用之世宗[illegible]轉殺我仁浦[illegible]十常七八從出征[illegible]之下無[illegible]者鄭元昭[illegible]仁浦[illegible]玉之子從[illegible]守[illegible]政[illegible]捕以告[illegible]欲中傷仁浦[illegible]及仁浦大用[illegible]以元昭[illegible]與五郡又[illegible]出征[illegible]以獻者仁浦曰用近[illegible]人稱其安者[illegible]不易其任乾德二年[illegible]封仁浦王爵

王文康公溥　同前

王溥字齊物太原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周祖鎮[illegible]召置幕府從征李守[illegible]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周祖將大漸趣草制開宜畢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其相李穀[illegible]書結[illegible]有[illegible]其辭者否溥曰使穀有此肯以示人[illegible]

行慎字缺筆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范魯公質　曾太史　筆　隆平集

范質字文素魏郡人母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illegible]中擢進士第仕晉至翰林學士周[illegible]相建隆初封魯國公乾[illegible]二年罷相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以中第當在第十三名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開皆與凝同當時謂之傳衣鉢質平居手不釋卷嘗謂人曰昔有異人言吾當大任無學術何以處之及司制誥人服其文[illegible]奉行制勑未嘗破律為相不受四方饋獻族簽無餘財　大祖歎其廉曰真宰相也　太宗亦曰近世輔相所以循名器無與比者特不能死周社稷乃其短爾子旻

[illegible]不相仁浦

同前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郡人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周祖為樞密使問以中原甲乘數對曰帶甲者六萬及隱帝遣人害周祖仁浦勸以舉兵語云誅將士以激衆怒之遂長驅度河即位擢樞密承旨復問郡邑屯兵數仁浦詳對按籍無差世宗即位差樞密副使陞使繼命兼相對曰不由科第進[illegible]何如鄭[illegible]遂用之世宗[illegible]轉殺我仁浦[illegible]十常七八從出征[illegible]之下無[illegible]者鄭元昭[illegible]仁浦[illegible]玉之子從[illegible]守[illegible]政[illegible]捕以告[illegible]欲中傷仁浦[illegible]及仁浦大用[illegible]以元昭[illegible]與五郡又[illegible]出征[illegible]以獻者仁浦曰用近[illegible]人稱其安者[illegible]初不易其任乾德二年[illegible]封仁浦王爵

王文康公溥　同前

王溥字齊物太原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周祖鎮[illegible]召置幕府從征李守[illegible]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周祖將大漸趣草制開宜畢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其相李穀[illegible]書結[illegible]有[illegible]其辭者否溥曰使穀有此肯以示人[illegible]

箏擒之冲世宗清為卿推其官建隆初不以為任乾德二年罷李論
文公謚後改曰文獻父祚仕至上將軍致仕溥循名相位每公伏
引謝從容答問侍側如賓見人稱其孝敬後貽孫溥亦被咨識
孫貽永尚主是使同知樞密院事改蜀使至和初解職除右僕
射兼侍中卒謚文獻

薛文惠公居正

同前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人父仁謙五代史有傳居正後唐清泰中登
進士第仕周至禮部侍郎建隆初知朗州有亡卒數千爲盜軍使
疑城中僧千餘人應賊欲盡殺之居正以計緩其事生擒賊首乃和釋
千餘人乾德二年初置參知政事居正以兵部侍郎爲之嘗
其監脩國史六年拜相太平興國初進位司空無疾暴卒年以同
姓子惟吉爲嗣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讀書爲文敏贍有集
二十卷詔李昉爲之序

盧丞相多遜

同前

盧多遜懷州人父億有操行仕至少府監周顯德初登進士第開
寶中累遷參知政事九年拜相多遜博涉經史多識人主意 太
祖居常取書多遜伺知即通夕閱覽詰朝問書中事衆若無滯
上益寵待爲翰林學士時嘗於 上前訟趙普及在相位普之子
及其親僚多爲所抑普每相窮知多遜寅緣親吏交通秦王廷美
因發其事下御史問辭服削其家配崖州卒于配所初王祐知潞州多
遜欲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遜出祐知華
州及多遜敗士大夫服祐有明識

李文正公昉 子宗諤

同前

李昉字明遠真定人父超仕至集賢學士昉以門蔭補齋郎漢乾
祐中登進士第在周爲翰林學士建隆初爲中書舍人罷多遜政
判普知 太祖詢昉普所爲昉對以外廷不知 太宗征太
原過常山賜羊酒俾於居第爲宰相至亦依以詳刻石太守

興國八年拜相建議復時政記先進御後付史館端拱初罷淳化
二年復相在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爲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
又貲所安逸之地多畜奴婢樂與張洎遊多遜普淳
似 上嘗問多遜昉奈辯釋 上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
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嘗詔余攻其短張以時詩其第或問從
從曰我爲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干今雖退居可見也昉善飛
與司徒謚文正子宗諤 宗諤字昌武昉第三子七歲能屬文耻
於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端拱二年登進士第性廉謹衣袈寒人
不知其宰相子也獻文召試除集賢校理 太宗每有篇詠多與
昉及宗諤內字窮和世榮之宗訥宗諤之兄也宗諤官至諫議大
夫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九宗詠與宗諤同歲以月後一日齊字德
明真州人父起爲其從淮黃刑乃美釋
多全活者人以爲有陰德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宗諤博
學曉音律尤精於曲郊祀朝廷創制損益宗與鄭昌德初北
虜請和後一歲生辰使至首命宗諤館伴自勞宴餞禮有節適
行判太常寺鼓吹工之溢者無所容屬文雅內行純至事繼
母以孝稱二兄早卒奉嫂字孤人無間言友其弟宗誼甚篤嘗延
所友皆先諸妹其卒也子猶有未仕者嘗借後學薦拔寒素人
有禮士大夫愛慕之其書字勢傾倒後進多傚筆放之有類者
爲時之所貴如此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
錄行於世

呂正惠公端 兄餘慶

同前

呂端字易直其先燕人父琦五代史有傳兄名犯 太祖諱下一
字字餘慶 太祖節制同州餘慶爲賓佐及即位累遷參知政事
蜀平知成都府不能攻事以執政在藩鎮自餘慶始明復舊任
既而引疾求罷除尚書左丞卒年五十 太祖器客餘慶居其先
道舊李處耘人用餘慶獨不介意及除執政而處耘被黜同列
欲其排之 上問處耘弟以事對曾許吉而罷仍力爲辨釋餘慶
重厚有守所至以寬簡治與弟端俱以文官三品蔭補千牛備身

身端在同直史館遷隆初還太常丞歷官四十年始大用淳化四
年參知政事至道初拜相 太宗嘗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體
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詳議
決乃得聞奏 真宗即位尤加禮敬見必拱揖以其身肥大為
納陛俾登殿所咸平初以疾罷薨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子蔚
藩蔚幼李惟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己屢遣人以常吏過又彈
端久在病告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也端姿表瓌秀器識和裕
[illegible]年天始經急宜使高麗[illegible]舟人恐怖端讀書自若
兩使絕域後有往者必問端為宰相未其為遠近所慕如此

李文靖公沆

同前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父炳仕至侍御史沆好學沉厚寡言有
器識炳常謂人曰此兒異日必致公輔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
至王化基上書自薦 太宗問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命相府同召
試並除知制誥沆官最下特升于上累擢給事中參知政事淳化
四年罷 真宗升儲以為太子賓客詔諭君待以師傅禮及即位
復參知政事明年拜相北狩入夜車駕在鄴沆留守東京不戮一
人輦下肅然景德元年薨年五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沆為
學內行修謹居位慎重門無私謁然口若坐塞之際然 上每諮
政語天下安治沆常以四方水旱盜賊為言 上深慰納之[illegible]
上對侍臣曰沆忠亮淳厚始終如一豈謂不立又之王曰當自謂
器節不能實沆世謂二人皆賢相也弟維子宗簡

向文簡公敏中

同前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惟一子敏中教督甚嚴嘗謂其妻曰大吾
門者此子也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父之 太宗飛白書敏中
張詠二名付中書諭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淳化四年
自廣南轉運使召還除工部郎中擢樞密直學士與張詠並命是
年同知樞密院事自員外郎至是凡百日而遭擢除樞密使[illegible]
後咸平初改參知政事二年兼樞密使出安撫河北以林不法罔人

[illegible]四年拜相五年坐市薛居正第罷大中祥符五年復相天禧
三年薨年七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初 太宗欲大用之當
詔者有言敏中在法寺時[illegible]無為[illegible]以勝敗[illegible]求敏中
從未減下御史臺[illegible]僕云有書徵中不勝封還之書今
臺驗江軍傳[illegible]實得書械無如故 上益賢之遂登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敏中[illegible]私交[illegible]為人主所知多智善保身識
大體在相位[illegible]不使[illegible]事任雖[illegible]大事咨之不與避遠
[illegible]於[illegible]故大任幾二十年處身猶不得謝時論目為重望

王文穆公欽若

同前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少孤祖郁嘗曰吾歷官五十餘年
世用刑名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
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咸平四年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欽
若請行以參知政事判天雄軍 上親書以寵之[illegible]朝[illegible]求罷政
事以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illegible]之職自欽若始也二年知
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除樞密使同平章事七年罷以太子
[illegible]是年罷八年復樞密使平章事天禧元年拜相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疾不復[illegible]
仁宗即位復[illegible]刑部尚書天聖元年復相[illegible]
三年薨子位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illegible]及門下吏二十餘人
前此宰相[illegible]未有其比欽若少時[illegible]因夜視天文有[illegible]字
[illegible]中有[illegible]
日位在宰相[illegible]
文以紀之 真宗即位[illegible]三司[illegible]
[illegible]人以實事參知政事日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以[illegible]大中祥符間與馬知節同在樞府知[illegible]

不能相下故兩罷之封泰山祀汾陰天下言符瑞者皆欽若與謂倡之
廷有所興作必委曲遷就以合 上意與丁謂陳彭年林特及內
侍劉承規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 真宗作喜雪詩賜近臣誤用
旁韻王旦欲白 欽若止 天子詩可校以禮部格耶已而 上謂
輔臣曰王欽若幾為所誤與楊億等同修冊府元龜有所褒則
自為表謝問以戒史云第之房等欽為知滁州其蹤跡後
人亦謂王曾曰欽若所為姦邪也五子皆夭以從姪孫為
後欽若平日所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潮沙記官秩論大
中祥符封禪聖祖事跡羅天大醮五岳宮觀寶錄列宿朝
靈應錄通共數百卷

丁晉公謂　同前

丁謂字公言一字謂之蘇州人曾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奇其文即
為詩贈孫何及謂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淳化三年登進士第甲科
知制誥諫議大夫兩為三司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拜
節制知昇州天禧初復參知政事改樞密使四年與李迪同相迪
對 上前謂奏事而罷謂獨留加司空封晉國公 仁宗即位
進司徒兼侍中坐雷允恭擅移山陵皇堂事罷分司再貶崖州
司戶參軍九年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明道末復秘書監致仕
居光州又從光州寶元年十二月詔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淳化間為
福建轉運使初造龍焙貢茶剏加品字供御咸平初峽路轉運
會分川峽為四路謂留峽路轉運使措置夷事有功又石柱等上
其後又入覆延其指蹤計平戎五年詔許內遷代乃以龍飛
景德初契丹入寇謂知鄆州渡河騎掠民大懼爭趣楊劉渡舟人邀
利不時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懼不復稽 又令兵旗幟
刀斗擊柝百餘里間叫呼震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問因曰大
計有餘議遂定謂敏有智謀憸巧過人善談笑其俗文字經目輒
千百言無遺在三司案牘有老史不能曉者決於一言皆中
於理朝臣雖不悅顧九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為之始
江南遇太同館之曰君狀貌同李德裕官位可比其後果驗第

嫡孫諫子拱珂玘珹

李文定公迪遺直之碑闕　同前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謂門人張景高弁曰
此公輔器也景德二年登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天禧
元年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論集賢能相 上欲相之迪固
辭一日對資福殿皇太子出拜 上前曰家以賓客為宰相 上
顧迪曰復何辭耶先丁謂拜相而以丁謂為昭文館大學士位迪上
帝不豫人皇太子撫軍國事丁謂獨請皇太子止決常務它皆聽
旨也且丁謂請乃謂擢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
宰相能取容閑權臣耶昨詔二府非進秩兼東宮官乃要迪中書
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作左丞者謂欲以抑迪也又欲進
所善林特為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於侍從所持之至 上
前斥謂謂罔不法事且言施進無賢不當黜因格前制不下出謂
知河南府迪鄆州謂入謝自陳無罪復留又 仁宗即位貶迪衡
州團練使謂使人逼之至自裁不死謂寬厲迪稍復又 章獻皇后
崩乃再相景祐二年范諷以罪貶迪坐姻家以出知亳州久之
除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奏呂夷簡結荊王元儼為奏門僧惠清
守監義翻之乃迪在中書時補降太常卿知密州久之復資政殿
大學士知兗州元昊反乃上章請臨陜除節制判天雄軍 康定二
年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文定賜御篆碑
額曰遺直之碑子東之徽之輔之初迪在翰林時薦飢三司調用
不給 上召迪問迪對曰 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
年今邊無它費以佐國用則民不加賦 上為大發內庫金繒賜
三司知秦州曹瑋奏數言唃嘶囉欲內寇請益兵不遣迪求罷
上問誰可代之迪曰非瑋莫能制也 陛下重發兵得拔將上玉
冊聖號耶 上因問吹曰兵數對曰臣向在本道以方寸小策記
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 上令探取之白小黃門取於
札迫悉上合存留及調寡丁數上曰不意數精在吾禁中矣未幾
唃廝囉果入寇復召問對曰瑋必克後數日捷報至 上曰卿何料

御石墨印模字而上已而見是其誤也

之宜也因以舉兵速來以致王行之此以知其必勝而重然也
知河南許欽見　宋氏太后問曰卿不欲吾與國事者今何為此
天子至此如何也曰不知　太后有望德也　后喜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畢文簡公士安傳

學士畢　仲游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於畢以國為氏後漢兖州
別駕諶世居東平為東平人諶之五世孫曰衆為兖州大中
正衆孫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栢
構終戶部尚書謚景公栢為鄴王府司馬栢之孫諴事宣宗朝為宰
相石嶺名之五代孫𢗓事後唐武天應官田判官𢗓生宗昱仕至雲
州兵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燕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
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大夫人球生府君又琳
嘗以策干冀高祖於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窦貞固
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於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
卒於豐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祝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
夫人由太師至郎中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
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於觀城公纔年
二十奉祝夫人居宋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
使讀又出太師公所撰青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宣之士人吾略
知之矣儒子無可從於者乃與公之宋宋衛曹也夫人未知所適
咸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曰宋得與公之鄭果得名士楊
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於是博綜群經兼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
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之本末祝夫人乃喜
曰吾固知儒子之可教也乾德三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
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為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兗州團練
推官州民王禹偁為磨家兒年絶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
恭而知者問儒子識字乎曰識嘗未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書能
恰而磨家事從和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於推官廨中使治書學
為文父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為令禹偁者賀客在席對
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於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工亦書於壁公
見大驚明日以州守帶以客禮見之後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
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禹偁愛行業後登第進用又在公

司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為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為
知人公在台州二年 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兖州管內
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司發運事吳越王錢俶
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人民上之於有
司而賦入之數倍於其舊蓋欲張大以自效然竊以謂海瀕之民
新得 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易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
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衢籍為賦入之正則
上之惠澤可以下究海瀕之民亦欣得 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
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用公言而用舊籍者也明年
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虢
州改殿中丞歸朝為監察御史知乾州親夫人益老治家益嚴公
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辭色即往問安因侍飯食訖而後敢
退蓋嘗新其室婦以墻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墻陊之處近而不
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深親夫人所使乞下吏設[illegible]州
稻田務雍熙二年許王出閤以右拾遺召公兼許王府記室參軍
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緋衣銀帶[illegible]問之詞史傳載之遷
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 上讀之喜因謂近
臣曰才則吾已見矣行義優乎有以公對 上喜曰卿之言 朕
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 上曰
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illegible]是時 宋興四
十餘年中外幾平文治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湊 上前至論德
行必以公為稱首淳化二年冬 上欲召公為翰林學士而執政
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久矣不在某下 上曰吾知洎文
學而其行不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耳執政乃遷公為
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
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
民轉徙去者甚衆由於失時無以為賦租故逃亡不問有[illegible]
狀復額[illegible]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公
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 上始詔有司從公言而公雖去而所
活與所安存蓋千萬數 真宗皇帝將為皇太子先以京王尹京公

以右諫議大夫為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首以公與禹偁兼太子右庶子遷
給事中其出入輔道公必訪諸書從容與皇太子講論治為天下之
助者甚衆而後世莫得而聞也 真宗皇帝即位遂授尚
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為他官時以嚴正稱
及為京尹 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寧行常從為庭職授外任
者必遣至公所戒敕而後使行[illegible]
[illegible]御史會有貴人以擊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輙強
買之公請其狀劾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
請對也卒遷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於 上前
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為學士請出遂以尚書
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與博州[illegible]歲為
召入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寇 上以從容詔百
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 太祖 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
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與言邊設思賜如平日公獨以為憂
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邊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
以國家兵食費贍一切備於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既興
則處不足蓋微順之費與至萬金半夜傳餐動須千數散亡抄掠
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在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
嚴有司唯節材武節事之人或陷陣推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
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賞曲盡優恤財以事無所愛惜其如
貴近閑冗傳佛施利役巧匠營繕土木修營是皆無益可省之費必告罷
費之費頓一切罷去以贍軍用尤非事理之所當然因可得人之死
力書奏 上納用之公善談論有大體風采[illegible]之如冠玉當
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為常[illegible]
復出處之意而當年厚德 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
上欲用公為相乃先以公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 上曰
未也行以卿為相矣公頓首辭謝 上曰朕倚卿為相豈特今日
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共為相者公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才
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當宰相之事如臣駑陋豈足
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疑此宰相器也 上曰準剛 朕所

史諫議大夫太為開封府判官及罷東宮官屬仍兼太子右庶子遷
給事中其出入輔[illegible]訪諸盡從容與皇太子議論以為天下之
賜者甚衆而傳至周益世莫得而聞也 真宗皇帝即位遂授尚
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為他官時以嚴正稱
及為京尹 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官府常從為庭職授外任
者必遣至公所戒敕而後使行[illegible]

按吳宗舊名宗寶此往真錄疑即實錄

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為學士請出遂以尚書
兵部侍郎知路州而為侍亦罷職知黃川[illegible]歲滿
召入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請入寇 上以御劄詔百
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 太祖 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庾
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為憂
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
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偏於天下 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所興
則虞不足蓋備邊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發即須千數散亡抄掠
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救之申
嚴有司唯英雄材武智勇知事之人或附陣推賢執俘折馘與夫忘身殘
死事有功朝廷之賞其祿賞豐以復財府庫困倉廩所愛惜其如
貴近用[illegible]僧佛施利伎巧匠[illegible]營繕土木修營左右無可息之求後宮非
常之費頓一切罷去以贍軍須此唯事理之[illegible]然因可得人之死
力書奏 上納用之公善[illegible]
寫九經子史守官方寸手自攜於以日以為常[illegible]
後出處不妄而者耆年厚德 上若尊禮之會[illegible]
上欲用公為相乃先以公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 上曰
未也行以卿為相矣公頓首辭謝 上曰朕倚[illegible]
然以卿多事誰可與卿[illegible]公頓首[illegible]宰相者非[illegible]
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illegible]
勝任也卑兼忠義臨事不惑此 宰相器也 上曰[illegible] 朕所

以在而人臣其性剛使氣[illegible]公曰[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甚不為[illegible]或致人言[illegible]中國之民家 陛下[illegible]
爭[illegible]事而西北[illegible]
北上[illegible]此正[illegible]之秋也[illegible]雄者
上曰雖然當[illegible]以鎮之不一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illegible]
亦同日在[illegible]公[illegible]史位居[illegible] 上意[illegible]
[illegible]契丹[illegible]北川大[illegible]公既與萊公為相
始[illegible] 上[illegible]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illegible]兵
請行公[illegible]萊公[illegible] 上一日御便殿[illegible]
上[illegible]契丹[illegible]南[illegible]
事則[illegible]也公曰陛下已[illegible]
親行[illegible]久留大兵[illegible]
則[illegible]中冬萊公曰人兵在外故真 陛下
親行[illegible]之發不宜緩也 上乃詔二府兵所[illegible]以獸刺[illegible]卒
用公[illegible]其後契丹[illegible]國王撻覽
引兵[illegible]後[illegible]攻北[illegible]合勢以攻定武
所至[illegible]乃益引兵東駐陽城淀 咸平六年雲州[illegible]
使[illegible]至是自契丹[illegible]和大臣皆[illegible]能任
其[illegible]以書[illegible]公[illegible]而公獨以為
可信力[illegible] 上曰自古[illegible]強
敵非[illegible]以至[illegible]性[illegible]之
必鎮至而[illegible]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對曰 陛下以至仁[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契丹[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
求理[illegible]
[illegible]
之 上於是始以手詔[illegible]
契丹[illegible]
不得入[illegible]二十萬[illegible]
貴州[illegible]公與萊[illegible]
於 上前 上乃[illegible]亦知 上[illegible]親

征下信後陷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虜前鋒遇其[illegible]十萬大將
悔其深入欽掌已南遂扔德清侵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illegible]南城
師順國王撻覽出行軍伏弩射殺之其衆宵遁契丹公從 上
辛至澶州制兵而其利用使虜得其要領亦與使人以之俱來
後定從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生聚息牛羊被野戴白之
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所薦進用為宰相之力也先是 上
已服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司卑占上台北斗貝十旺公言兵未宜
北京姑止北又大陽晦之而公適有疾病欲歸疾從行 真宗手
詔問上之公乃移書萊公以雖疾宜行 上不許公許六十日已定唯
公於人未嘗其所愛從以自進量事而就問事顧其問也數日疾
以前卑及宜居元於行在蹕鞭觀俾傳報其及從 卜又云罷乃
拔其首與上以老將易置之難以李允則定州為知[illegible]州孫全
照保州揚延明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又累至者皆謹慎招撫有
上使與契丹年厚通之以信北方寧安乃予二世以通歲貢內
當時之議而爲法制如諸道權酤之額不得增益一日論死而雪
活者爲數敢不干已事特以衷明之所能次行於天下至今安
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
公與安王元儼通謀朝廷大駭萊公皇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
於 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狀斬之萊公復安以公未幾復
人趙德明亦於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於是始置二府六方正直言
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 上惟言天安宜近中正要在天下
無事人以爲[illegible]公請來宜年而[illegible]刑罰獄成江南雅
素有六兵公自從至上下安欽稱爲至公而公素善病一歲間
九月在內直 宣未去位 真宗皇帝遣使者以公至于七八公不
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言公家人約束家事
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以爲然又至崇政殿[illegible]召入議論所條
奏事已未入對疾作 上聞使中貴人輦還致明日疾甚 上
不以疾自出至殿舊視之猶不知人詔大醫以藥石命中人侍者
副都知閤門祗候引護公歸私第而薨年六十有八 上即日至其
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

以下州刺史衛紹欽監護喪事發百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
節護葬謚曰文簡以公薨 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 朕南府東宮
以至輔相勳勞數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illegible]
以次貴 者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爲太
子中舍後以[illegible]卿以足疾為公嘗所爲大理寺丞後終大府卿次
九 人從吉以 [illegible] 少卿從古終尚書郎中從厚早卒從簡終檢校
水部員外郎從簡終虞部[illegible]今從某從範終山東
西路都漕轉運從[illegible]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曹
孫十八人公之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於當世
[illegible]
行之至爲事可終身提行[illegible]有識口語未嘗有過失其譏
人主至切不爲過[illegible]言十數中理而解[illegible]文院編[illegible]
百三十卷板成欲印應輔宗室以上言兩言事多鄙近不可
行 上從之罷公口避以戒世善以勸[illegible]之事春秋備載
皆獨晉史 上以爲名言後即即命遣此[illegible]
新[illegible]平生本末貴至臣卿[illegible]故鄉[illegible]
宵居宗第內海之內無田園亦無[illegible]日所餘俸給無幾
北[illegible]詔叢家其表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
是時文正已為宰相乃見 真宗皇帝西奏之且曰 陛下嘗謂
畢某清介有古人之風群臣莫不聞今畢某仕宦至宰相而四海
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 陛下所謂清德
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其先得佑所以爲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
今喪未終其孤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以備往宰相所
得俸賜有餘外無某可以有德 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為生竊
謂 陛下之所以旌其臣敢為私言之弱也 真宗皇帝聞之歎
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又詔中陳國夫人卒於家 上念功未
已因詔給其終喪使終喪仍加賜係帛錢非常比也[illegible]
[illegible]公在朝廷唯呂端王祐相引重與寇準
王旦周瑩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

公門下人也公既力為經營營葬既而集衆撰公并女皆嫁公之次子
而韓丕劉錫馮備彭年等皆為名臣惟樸某數徵不起有高節止
人潤州人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劉禹偁□□用公亦罷職守潞
州人皆各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遂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
贈禹偁禹偁乃能為黃州之行其後蘇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
歲時供之號曰二賢堂公為贊皇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
為宰相宮中因事猶以畢校書名之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聞畢
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為郡守　太后
曰畢校書有德行　先朝委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即還官二子
素不事干謁聞　太后言亦竟一不請問執政嘆羨殊甚未嘗遷也
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始上言償將之役録集之勞
居多舉之為相畢某所薦也有功頗得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為
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遺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
傳覽無所不記者為文章詩篇皆辨無陳意指物見意有古風不
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為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
奏疏甚衆然退輙毀其藁及公稱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
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貲其子孝丞相未達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
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
世無田園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

李處耘子繼隆

舍人曾　鞏

李處耘字正元上黨人在周以右職隸　太祖帳下建隆元年擢
宣徽北院使三年改南院兼樞密副使乾德初用保權乞師討張
文表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　太祖面授處耘方畧俾假道荆南
處耘次江陵百餘里外皆遣數千騎入據其城高繼沖請舉族歸
朝荆湖平坐與延釗不協責淄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處耘多機謀
貴權知揚州有善政敢受許敏論事造理頗以功名自任雖遇
思報効於敢為朝廷以延釗宿將乃黜處耘處耘亦不自辨子
繼隆繼和繼明繼靖　太宗明德皇后即其女也繼隆字霸圖以
父任為供奉官嘗從容還自蜀與馬墜棧道絕崖十餘丈不死又
更戍郃州至長沙遇蠻寇手足中藥矢皆得良藥無恙從曹彬平江
南　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皆伺獻捷有機
事患不願行繼隆獨赴闕　太祖以城未下頗疑其來繼隆奏曰
今遇大風天地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書至　上語之曰知汝
所料矣江南偽將盧絳擁兵數萬繼隆獨入諭之以威信而降征太原
計幽州劉彥陽繼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
有功雍熙初曹彬北伐繼隆催督糧饟貴曰一人必
欲上功繼隆力止之師還諸將兵敗得繼隆殿旅成列虜不敢
犯即以繼隆知定州有敗軍數萬集城下繼隆給券俾各詣所
隸　太宗嘉其有謀端拱初為鎮州都部署以萬人敗虜八萬逐北
數十里初召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也中黃
門林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　太宗召還面加獎激面受詔由旱
海護靈州軍糧繼隆固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為便　太宗從之
乃部師以進壁古原州是為鎮戎軍累擢至節度使　真宗即位
加同平章事景德初北虜入寇　上親出征命繼隆為駕前東面
排陣使先屯澶州十一月二十四日虜數十萬逼州北城繼隆與
石保吉大破之殪虜將順國王撻覽追奔數十里二十六日駕至
澶州幸北門觀兵召見問勞久之其部伍嚴整二年春加賞進其

階邑命下而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繼隆銘貴而亂以歌詩自
將好學身接儒士手寫經史　章獻太后祖護故致名四歲補供
奉官父繼隆北征時見向幼遣持詔軍中問方略及答辭來奏之
動還奏稱旨累遷至西上閤門使　仁宗即位遷東上自是眷須
長任管軍慶曆八年除宣徽北院使加南院知定州以疾辭還為
景陵宮使昭德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諡良僖將兵
為人和易喜交權要而軍政頗嚴為戰帥有卒傳於都市而徹屋
揚拒擊者捕斬之其軍校連州刺史延謝亦杖之庭下　上祀南
郊而騎卒失所扶乃明日當以恩釋昭亮謂宿衛不謹不可赦厚
卒配隸下軍子惟賢惟寶惟貫惟贄惟庚惟智惟冊惟賞

侍中曹公利用　舍人曾鞏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少慷慨有大節讀書略通大意父諫明經
及第至右補闕崇儀使利用以父遺恩補殿前承旨轉右班殿
直選鄜延路走馬承受景德初契丹犯澶淵契丹來議和利用適
奏事行在樞密院選以使虜議講好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仍

賜第一區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為廣南安撫使賊平還
引進使大中祥符七年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天禧元年同知
院二年知院事三年樞密使四年加同平章事乾興元年加左僕
射兼侍中充武寧軍節度使天聖三年加司空五年封鄆國公明
年改保平節制又明年趙人告其從子納違法誅遂罷以本官兼侍
中判鄧州及納誅責上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公用錢貶
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內侍楊懷敏逼使自縊以暴疾卒聞
年五十九利用狃奉使之勞驕矜大任遂自驕肆奏書論前頗不
抵書滿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觀舊戚東閣後進故不免禍既死人或
以為冤子淵永初樞密院既以利用名聞　真宗令名聞以觀
其志明日王繼英奏利用言得將君命雖死不避即授閤門祗候
假崇儀副使奉書以行　真宗曰彼如貪求賂亦細事爾或求關
南當以理絕之對曰若有妄求臣不敢生還 壯 其言及見戎
母橫板車軛布器皿與利用共飲食果肴及關南利用曰若戎求
貨帛以助軍費猶恐大臣議或不同割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
令人高正始曰本國興師本為關南止得金帛誠愧見國人利用
曰若爾則兩國之兵未有休時矣虜知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而
與報使韓杞同至復致書幣以往許其和好自是河朔罷兵利用
與有力焉其後宰相李迪因作丁謂疏邪利用馮拯皆有所集利
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輔以入不慮之處迪不逮臣也又王
曾任西樞利用爭班曾為班首利用有不平之意皆其驕盈自伐
故爾

李漢超觀察　前人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仕周至殿前都虞候　宋興累遷至齊州
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有善政齊人愛之詣闕求立碑　太祖命
徐鉉為文賜之刻石太平興國間除觀察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
檢校大傅漢超知人疾苦善撫士卒死之日軍中皆痛哭初在關
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　太祖召而問之

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
苦侵暴今復爾耶曰否且漢超　朕之貴臣也汝女為其妾不猶愈
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
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負　朕姑貰汝慎勿復為也不足於
用何不以告　朕耶齊棣鹽酒之利數倍它郡何嘗錙銖在漢超
蒞齊皆得用以養士而朝廷不計其所費

郭進巡檢　前人

郭進深州人少貧作有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之者富人
婦竺氏陰告之乃之晉陽漢祖留之下北征晉安漢祖遣進拒
戰虜以功除刺史又從光盜據汴京復以歸進遣以奇兵略
道入洺州因定河北諸郡仕周歷坊登州刺史邢洺遷為前
除吏民頌其德詔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及鄉山
習者積級出擾衛又不能禁進往攻勦絕民以安居改洺州團
練使郡人頌其善政建隆初遷防禦使久之除雲州觀察使判邢

夫已死得其女撫養以適富民時劉繼元據并門未下以進兼西
山巡檢二十年不易其任進聽訟善以鉤距得其情軍政嚴肅戰
無不克 太祖遣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
汝矣以郡之租賦聽其養士卒有司不復會其出入其待之如此
太宗征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北虜來援晉進擊敗之并人氣奪
既而為田欽祚所誣進剛忿不能辨乃自經而死欽祚偽以暴疾
聞 上深悼之進喜賙人急所至有遺愛在洺州植柳種荷芰蒲
城中外其後君民皆見之有垂涕者 太祖懲五季之弊開燕世
之業明於知人任將有術什郭進以邢州李謙溥以隰州俾制太
原界何繼筠以棣以陳景賀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俾控北虜授
姚內斌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俾禦西戎不易
其任有十餘年待之以不疑勸之以遠效來朝賜食錢賞遣之則
賜予加等推何繼筠以節制亦以其功之賞餘不過公邊巡檢
欲激其進取之心故二十年間邊鄙無事者其適然也

党進節使

同前

党進朔州人幼為天雄節度使杜重威家奴重威愛其淳謹及
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候建隆乃除
刺史以軍功累擢至節度使貴抱禁旅不識字不足兵籍一日
太祖問之幸挺以東司所書兵騎戎器數請 上自視 上益喜
其朴直巡徼京師見珍禽奇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那當
卻命觀更詳獵縱取必放及知乃戒之曰汝輩養此小民傳以為
笑其夏許多比類杜重威之後寒飢進常分俸以給士夫故媪為

曹翰節使

同前

曹翰魏郡人少為郡小吏周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帝下世宗鎮
澶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西藩聞周祖寢疾不俟召來見
世宗密言曰王為家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
中以府事令翰總之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
留翰甲千數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於道懼其為
變劫之盡殺之世宗不問乾德中伐蜀以翰為荊襄轉
山開道尚以翰為又詔翰與潘美而擢翰不足蜀平全師雄擁眾十
萬叛翰從劉光義討平之又領軍從翰與諸將
攻其城殺賊三鼓復攻城城堅拼使緩向晨從三鼓賊衆不
降而潰畏其州團練使從征太原會以決詔翰董役指日而訖事
從復有決其續用亦然從平江南翰獨下池陽而江州有胡則
者以江州拒命翰攻其城得公私金帛億萬計
淄悉殺其降下詔從其請因誅胡則十自問所得以歸朝廷
容不加上嘉其功授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從征 太宗征太原
閟伐幽州命翰兵東有卒得蟹以獻諸將曰蟹水物而陸
居非其所也又多足行不前進則城不可進取之象其班師乎不知
什言何謂也既而班師翰知潁州
翰至莫以通遠軍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授五騎以兵
伏如果虜則奉白旗之項又起烽燧於境上虜疑而不敢近
遂歸乃歸鎮居數歲汝陰令孫崇望訟其不法鉤得實奪官爵決
益州文之後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諡武毅 上奏事
毅翰詩數十條皆理記不亡

符彥卿太尉

同前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父存審後唐節度使封秦王五代史有傳
彥卿初事晉王莊宗為散員都指揮使左右皆去惟彥卿與王全斌
力戰殿後莊宗既殂歸明宗天成中大破契丹於嘉山
至晉領州刺史上表乞歸田里晉釋不問契
丹征以彥卿陽城周於鐵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
鋒彥卿獨以數百騎周復歸開運二年契丹十餘
萬眾圍晉師於陽城城中人馬多渴彥卿大呼遂
敗契丹收戎
悉為彥卿所擒及劉知遠入汴召而責之彥卿曰臣事晉主不救愛
下今日唯命知遠笑而釋之即遣歸鎮武寧方行宋間盜賊縱起

彥卿至州橋遇賊李仁恕擁衆數萬徐州彥卿至城下賊控馬前
請同入城彥卿之子昭序自城中遣人大呼曰相公欲則何也城
不可入賊之計不行相率拜馬前而去漢祖得天下封彥卿魏國
公至周封衛王加太傅改魏王宋興加太師開寶三年引疾納節
鉞退居洛下八年間乘小駟游佛寺名園人伏其曠達性不欺鬥
謙恭待士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為將有謀善戰所得俸祿
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為用卒年七十六周世宗皇后及 太宗皇
后皆其女也周恭帝及 太祖兩朝俱賜詔不名虜自陽城之敗
不敢呼其名馬不飲齕則咒之曰此豈有符王耶虜主北歸其母
問人曰符王安在對曰鎮彭門曰符王不來何其失策之甚其為
契丹所憚如此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之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參政李公若谷

曾大史　鞏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人少孤游洛下因葬其考妣於緱氏而占籍
焉咸平元年登進士第歷外官累擢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龍圖閣直學士寶元元年參知政事康定元年以耳疾辭位除為
資政殿學士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以子淑在近侍優
贈太子太傅天聖初若谷奉使契丹時 章獻太后同聽政奉使
者皆以宣下閤升殿受旨若谷辭已即趨出 太后怒其不遵荊
南駐泊都監王蒙正恃 太后姻家多不法若谷知府屢繩之監
司倚蒙正奏徙若谷潭州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死湖
中前此捕獲多配死配隸它郡久復逃歸為患滋甚若谷至皆使
人籍為吏後罪狀揭于市湖中之盜遂息知延州夏人遣使
來朝出多私市上若谷請盡禁之于飲食之必豐苛吏除散所創
為菊川渠既因萬頃餘陂因旱決民多侵耕其間若谷盡則盜
水之灾明失灌溉之利者其衆若谷知壽州陂決獨請豫陂之民
伐之自是無水災者并州自昔未有學令若谷知州始建學
於文宣王廟州多降胡部常為盜若谷命集累犯者以三人為保
有犯則并坐俊者則又而釋之在政府嘗言近歲風俗澆薄駕朋
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概以朋黨名之忠臣
恐懼且亦無以立朝矣 上善其言為下詔戒諭焉又言轉運使
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
過留三二日姦未能徧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贓吏先聞朝廷則監
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毋不覺察部內官受贓則
降黜之若谷律身長於治民所至郡邑大多見思一子淑字獻臣
若谷通判亳州 真宗朝謁太清宮淑年方十三獻文行在 上
命賦朝謁太清宮詩詔賜童子出身授試校書郎天禧三年宰
相寇準薦之命館閣一人與淑講經術集表為校閱官天聖五年召
試賜進士及第參注儀制三寶錄 章獻皇太后發顧文權史館
修撰上時政十議曰兩制曰禮曰言事曰大臣曰擇官曰貢舉

曰科選曰閱武曰時令曰入閤其議略辭曰今災沴既頻賊入有
限用度不足恩賞或濫吏員猥多難別殊少近臣暫出外任甚欲
自效者因辭而罷者進不稱望或不即拜有中路而易者頒 陛
下號令一出要在必當官職一授勿復輕改至於民用未足監官
未省冗兵廢馬損費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集 三朝出入之
數而損節之議文畢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
洪範曰僭常暘若恐辭令僭差號令從逆今聞遣使專推存救之
澤慮恨田畝暨國家優養之理尼頗 陛下修人事以應天變不
然徒費國力未足以弭民心也議言事曰 先朝有劉熙古輕為
奏疏 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毋屬毋在必行而允為亂言詞
可易辨趣聽任去受賂古人所云言觀行正為此言也 陛下於
進對之際防私辭之人議大臣曰今歲兩府要多好煩其於政體
似傷簡靜 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三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
十年始代以薛居正沈倫 太宗嗣位唯盧多遜以罪去而復用
趙普是後十八年中凡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蒙正張
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者盡忠退則俟命嘉進退皆出於禮也
真宗嗣位已前三命相惟李沆以前執政中呂蒙正畢士安
進者六人其後任王旦十二年向敏中寇相十年此二人在位
之日非其疑似之嫌誠信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大重則
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諂媚 真宗嘗謂宰臣曰今四方無虞
與卿等恪守 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安相之大體也議擇官曰
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元
年遂踰千人去歲還以至於升之又軼天聖之數矣 先朝審諭
審官流內銓主判考以有能與否為衆所稱者乃以名聞當得旨升
准 陛下引勸之際一如 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不任事者以退
圍寮有所懲勸矣議貢舉曰 皇朝開科以前取進士不過三
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兒廢偽國來有益衆始有廷試糜放人
之制頃 陛下納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準議科選
曰吏部故事選人吏限未盡能試判三道謂之拔萃止用疑案古
義題其能否証實尚優以授職此有司延名之式今常調選人初

者循資其其比也 陛下親御軒陛審覈課試非其人輒已頒此
科又禮部試別異等未出類之俊始開制舉才復始求直言望更
為新制以革倖冒議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儀 國初纔
修其事數閱以校騎射太平興國間舉臺楊村備大閱之禮
咸平中閱於東武殿案射苑幸飛山教場射親訓練今
兵甲不試二十年矣士不習鉦鼓之節人不識行伍之列願 陛
下按通禮舉行講事而訪閱之儀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
廟以五時讀時令之儀祀服依王者方色月令不順則五參應之
近歲氣序失宜水旱爲災以異同當變而恐正頭 陛下申
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官於時令於天安殿至尊升坐近臣伏
地上下交儆以顯奉若議入閤曰唐制有之後以月朔御紫宸
行入閤之禮後雖五代循或講行至 聖朝 太祖五行其禮多
御崇元殿備設中金吾諸衛儀仗制後聽軍官出元即入天安殿
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 太宗三行其禮別定
新制就文德殿使曹鄭判官翰林 真宗亦一行之其禮之廢尚論
二紀願間五日後其制是祐初知制誥同是五除翰林學士兩
以人言不拜而三校貢明舉士侍讀經筵學士所指再表初知
荊州行周陵詩三章刻石於下博士康來古以其記訟朝廷乃
從其天府其後包拯吳奎言其行所作耆父而不養母中丞張昪
糾劾之知河中府咸平中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悟
博學洽典故詩賦 國朝會要二敕制數卷閣門儀制章定行
軍賞罰以校文獻他以二十所著有書五集二十卷奏章集五卷內
制集三卷榮範一卷平隸集五卷外集各十卷別集并筆記各十五
卷子士衡又明從主待德錫

學士錢公若水 同前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河南人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一見以
爲有仙風骨雍熙中登進士第至道初同知樞密院 真宗即
位愛其機務不允以親年高以病辭再三乃罷爲集賢院學士改
鄧州觀察使判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若水風
流儒雅有文學器識嘗以天下事為己任至有舉望接物必以誠評

人莫戕壽夭多歟自知不許故退以讓位將至大夫皆弔葬之有
文集二十卷自翰林草詔賜趙保忠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
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太宗深嘉之知天雄軍召還決真城
緣州巴畏濁河分析隊伍動有師律循持見者莫不欽服還言城
之無益召已之修 大宗實錄初至道三年春 大宗實錄作訓
大號呼不食詔遣近臣勞之知政事李至錢若水書其事進之詔
曰何斛朱鳥且勿書剛君書此致序傳若水不撓至閏若水大成
書不及益修官呂端名以爲若水撓美若水事故事有贈錢不
書益修令名各不能折嘗從子大忠乃御史中丞令訪近臣得事
若水言臣聞兵以收其上撫於以用法當先此者傳皆爲御
擁數十萬門關從安坐觀其成敗生民不正與利易從其後得
從因撫察於其攻爲不解身授任尚輕見功未大臣頤 陛下
誅李繼遷以向張耀則可以勦絕使邊將各思用命懇懇建功
威蕩攣胡昔經苛蓋等時契丹入寇時對安能敵臨敵不戒
周世宗陳安石發之因使保括十數分擊大界出不敢文戍之

去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常春之易此用兵伐叛之功也
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 太祖昇遷選將以進遣
審邊之在關南何繼筠之類鎮定隴川則李漢超備易州則任忠
王彥昇之治原州姚內斌之守慶州董遵誨之通遠軍皆十餘
年閑累其細故則細得死力之心諒詐其功過則絕其遷之意
故易以使久任故知邊情熟按偵諜成其生事是以西遠北虜十
七年間無邊警不爲外患已試之效今皆可行久之北虜未曾
復內出手詔問若水備禦之術若水上言前史論例收昔
多矣若夫要歸擬諭李布西兆錯生父偃衍樂王恢韓安國等
賈誼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耳李靖捕征溫彥博郭
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罷屯不可約之言
出於微弱故相從屯田軍之奏姑據前策遠謀所以不敢
幾允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事在於制勝以節非上策
而何臣聞唐將偉一鎮爾戎兵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
者以塑則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

千里受敵故以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虜入長河漢初
復援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嘗未能絕其從中山窺上黨令御
詞循禦戎策之術已以爲未得幽州未可削滅也後唐莊宗在河
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爲萬全之計使不
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術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
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 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
士以爲部曲而官爲之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捐其租
賦役供輸而地各有親屬自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折能
料敵而在外者皆能其兵矣然無以待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
不能勝敵故必擇大臣須宜鎮撫重六人皆閫外之事有營則督
戰已事則故能其衆名又得敵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
心備禦之方此若遠民力之困則應邊地之營田成卒
之勞則省今帥之法今古有之法不可行令不可違又曰昔
不勤者之上則不微罰之縱昔 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
卒必戒之曰汝我勿殺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
進所上奏未嘗小臣頭 陛下推 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
諸將則法令不患不行動作不是不至於其成

包孝肅公拯

同前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當爲推天章閣待制龍圖
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至三司使數日拜樞密
使遷侍郎卒以七年薨于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
立朝剛毅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親不
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以親亡喪畢累例後喪不忍仕久之知揚州
天長縣有訟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
已割其舌矣又欲私殺也盜遂引伏嘗使北虜之典客曰雄州
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何必
便門也此豈宣問承州門耶爲有理爲御史言諸道轉運加按
察使之名以苛刻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日稍稍細故使吏不
自安乃罷之除陝西轉運使既行數日有它路監司對而不草

用者　上不悅因傳宣中書問包拯來爲何言也曰當三
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錄唐魏鄭公
三疏請寘左右及列條七事言明慎聽納辨別用人才不
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修舊臣下章奏懲過失諭其存所奏
罷斜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奉使河北
言牧馬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之知諫院用
降改一路所負司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無得司易公使錢
後爲著令開封舊制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
徑至庭下辨曲直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
[illegible]僞增地契步數者奏劾之[illegible]
[illegible]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
屬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歲一議休假日皆
聽往及攻宋祁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奏劾祁在蜀宴飲過
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脩疏拯所奪謂蹊田之牛罰已重
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乃出三司和市上供物
以華新牢之拯其爲人不苟合未嘗僞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
故人親黨亦皆絶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孺子莫不知其
名仕至樞密副使卒已斂約如布衣時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
族子爲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徐翰林鉉

曾太史　　鞏

鉉字秀實邠州人其先爲書令書邑唐內史侍郎唐[illegible]皆其遠
姓因避晉祖諱以爲徐遂不復其舊姓父[illegible]唐末仕至刺史爲邠
州帥楊崇本所害鉉隨母育於崇本家幼有俊才漢相李崧奇之自
邠州判官擢爲集賢校理宋時遷知制誥在周爲翰林學士承旨宋
興遷禮刑戶部三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　宋之南郊法物
制度皆其所定傳記著詞翰謂絶世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
能詳究頗險巧嘗爲時論所薄其[illegible]李崧之及楊數自謂有
力焉周世宗召見崇之以爲學士未至[illegible]以爲頌聖劉崇而遂代
其任世宗語及上交多毀告數乃及其受門生名籣事而上交被
黜其是者亦不可偏録

戚學士綸

同前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丘人篤於古學喜談名教太平興國八年
登進士第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
[illegible]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慤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
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
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而信義著聞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
楊徽之司使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言
民有曹誠者[illegible]同文舊居築學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
真宗嘉之賜名[illegible]院命綸之子[illegible]禮部[illegible]主之補誠
[illegible]至　真宗[illegible]以任
論父之[illegible]士大中祥符[illegible]降歌頌自[illegible]編恐流
俗[illegible]靈木石之異[illegible]少君[illegible]大[illegible]上
[illegible]出知[illegible]州[illegible]發運使[illegible]
[illegible]徙揚徐青鄆州[illegible]勸[illegible]使[illegible]王遵誨李仲容所訴奏[illegible]
[illegible]以明廷降太常少卿分司卒年六十八

徐學士鉉　同前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
仕李煜至吏部尚書歸朝累遷至散騎常侍坐累貶邠州行軍司
馬卒年七十六鉉性簡淡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
多遂其所求以布衣謁見率以禮接之年逾七十鉉過門下猶神材之
事多免世初白江南入使會報朝 太祖嘗詰責之對
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其國滅亡此死有餘罪不必此問
曰忠臣也命坐賜予甚厚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
寒終不衣毛褐人或以為疾而卒李後主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鍇
文章曰二陸不能及也鍇死於江南鉉好李斯小篆尤精其妙詳
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傳寶藏之有文集二十卷又有質論
稽神錄行於世受詔與句中正重定說文

楊文莊公徽之　同前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徽之少好學
聞邑行江文辟嘗以為舊事皆遂署客館未幾名聞廬
山學令高郎征謀學問德中俗進上甲科試
門故人出後方門俗徽之為力學一術以厚風教
太祖疑以訕默為天興令蜀平從戎官令　太宗嗣位召還累擢
至諫議大夫為張洎所疑貶鎮安軍司馬　真宗尹京擇
召復舊官為開封府推官即位除工部侍郎兼秘書監直
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卒年八十無子一女適宋氏時外孫綬為十
年特授太常寺太祝之事教
尚風儀當時仲舒流輩以博使後進矣
立石李中為文友多識故之士放人物者
能詩記尤工吟詠有集二十卷景祐二年詔以徽之
特贈太子太師謚文莊　先帝嘗

王翰林禹偁　同前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家世微賤九歲能為歌詩州從事畢
士安見而異之勉其勤業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
太宗聞其名召試相府擢詞館端拱箴　上初喜幼趙普尤器重
之端拱二年庭試貢士詔使作歌援筆立就　太宗謂侍臣曰此
歌不踰月徧天下矣以左司諫知制誥鴛鴦坐召至御前
顧問語畢指示禹偁文章獨步當世其行大遇如此因抗疏為徐
鉉雪冤貶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孝章
皇后崩梓宮遷于第禹偁語賓客后嘗母儀天下當用舊典坐訕
謗罷職知滁州　真宗即位遷刑部郎中召知制誥咸平初求補
外守本官知黃州卒年四十八初境內有二虎鬬其一死而食其
半又群雞夜鳴經月不止禹偁以其事聞　上遣中貴人乘驛問
勞且為禳醮詢日官云守土當其咎亟命還蘄州力疾上道卒
上嘗聞訃嗟悼賜一子出身禹偁辭章敏贍喜談世事臧否人物
以正道自持故屢被擯斥所與游必儒雅獎拔後進如孫何丁謂
述名重一時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議十卷後集詩三卷

孫學士何　同前

孫何字漢公蔡州人幼嗜學為文必本經與丁謂同為王禹偁所
題獎時謂之孫丁淳化三年舉進士殿試及省闈俱為第一累擢
起居舍人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性褊急嘗任京西兩浙轉運使頗
事苛察殆觸喜稱薦後進有文集四十卷子言弟僅字鄰幾咸
平初登進士第皆冠天下士學者榮之僅復舉賢良方正科入等
累擢知制誥集賢院學士給事中卒年四十九僅端愨無競篤於
儒學士大夫高其履尚有文集五十卷子和路振字時發唐相巖
四世孫韶既死蒲外其子孫避地湖湘遂為永州人振幼穎悟七
歲聰誦陰符經裁百言而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
其對淳化中舉進士殿試卮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
遂登甲科累擢知制誥詞命溫雅深嫉物論卒年五十八振淳厚
無城府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子綸

宋文安公白

同前

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十三善屬文建隆二年登進士第又舉拔萃科中高等授著作佐郎賜緋衣犀帶求外補嘉州玉津令父之從 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白獻平晉頌 太宗嘉獎遂命爲中書舍人賜金紫入翰林爲學士至道初加承旨 真宗即位擬陸贄牓子集以獻 上察其意希大用遂命尹京典試事才不任劉乃白求罷以疾請老拔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卒年七十七贈右僕射諡文安白之文學事淳雅而理致或不工善詩不拘小節典貢舉得王禹偁田錫胡旦時謂之得人至所取有納賂者後人好爲戲言又高年不能決退多致此誚殆非懸謫親故而恤其孤幼見亦其所長也

楊文公億　同前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嘗夢一羽衣自稱懷玉山人來謁而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月始落能言母口授以小經隨即記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 太宗聞而詔江南轉運使李去華以所試文同送赴闕繼三日賜對而試詩賦五篇援筆立成時纔十一歲 上大嗟賞命內侍送至中書令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削章稱賀詔授秘書省正字有進修不已[illegible]一日千里之句既除即求歸省里及父喪從祖徽之知許州往依焉徽之聞與語歎其學問該博曰興吾門在汝矣淳化中詣闕獻文命讀書秘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父之喪除直[illegible]下書疏一以委億又 真宗即位累擢知制誥景德三年入翰林爲學士母有疾乃告不俟報而行因以疾求解官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俄起知汝州會加 上尊號表請[illegible]副使久之遷工部侍郎知[illegible]秘書監母喪起復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七子紘[illegible]景祐元年[illegible]使王晦叔上億天禧四年代寇準草奏請皇太子親政[illegible]事準既罷億亦不安因而卒 仁宗既嗣下詔褒顯之特贈禮部尚書賜謚曰文有司舉故事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宮賜四品無贈官上曰億爲兩朝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以常典乎億初爲光祿寺丞 太宗作後苑召命賦詩庚側對輔臣誦其警策句明年苑中曲宴億復獻詩 上詰有司不時召對口非貼職制不與立命兼直院表求歸里中迎母侍賜錢十五萬 太宗知其貧故屢有寵賚待之公卿牋翰皆出其手在兩掖有詔以吏部主事爲大理評事億封還頭詞後同王欽若修冊府元龜詔書局衆論取決於億脩太平寶錄八十卷億總成五十六卷於歷代典章制度尤爲詳盡故朝廷議論必取正焉經傳子史百家之學罔不通貫其爲文敏捷紀草細字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滯論治必以經籍古驗今窮切利病厚風義重名教誘進後學樂道人善賢士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大分姦邪之所忌惡嫉毀因以閒母病不俟報而皆行以爲慢朝廷又以誚時政之語達於 上 上愛之有素而又且力爲開釋故僅免焉在翰林嘗以疾告 上遣使挾大醫診視表謝 上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其恩遇如此晚年留意釋典臨終有空頌一章其文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內外制刀筆集共一百九十四卷又別出西崑酬唱號郡文奇而陰臨唱南陽釋苑等集又手錄時人所作爲筆苑時文録數十篇 真宗嘗謂王旦曰億詞學無比後學多所法則如劉筠宋綬晏殊而下比比相繼文章有正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旦曰後佳皆師慕億唯李宗諤久從之遊終不能得其[illegible]體弱不宗尚[illegible]典故也

柳開　同前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悟有膽勇父齋德末爲蓐盜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十三歲取劍逐之盜踰垣開揮刃斷其足二指及就學[illegible]能究經旨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官至如京使知忻州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四子涉零居荊南仕爲隍城使五代學者尚[illegible]義理有趨步者得韓愈文數十篇未達乃獨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爲文之趣自是[illegible]法韓柳初名肩愈慕之也[illegible]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

時范杲好古學開與齊名謂之柳范開重絕語門人張景曰吾十年著一書可行於世學者為名之曰默書辭義精隱讀難通曉開向氣自任不顧小節所與交者必時之豪俊　太宗征河東開從爲將督糧道常州有小寇遂還開知常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賞之又解衣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推以赤心夫豈不撓本半歲境內輯寧雍熙初坐與監軍爭事貶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寇伏與北虜戰久不解遣使求和開謂信曰兵法約而請和謀也亟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三日復引兵挑戰果知來降乃以金帛及幽州救至故復戰開因上書願效死邊鄙　太宗憐之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步騎數千以成胡上方擇文臣有武略者即受開崇儀使知寧邊軍契丹將白萬德本真定人緣邊七百餘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說萬德許以蕃鎮俾挈幽州之衆內屬萬德喜請為期約使未還詔徙知全州州之西有粟溪洞粟氏父為邊患朝廷設峽口齊等十寨不能禦開至遣勇吏往說之不踰月攜老幼至州開諭其居業作時賜一篇刻石戎之遠其酋赴闕授州上佐處患遂息詔賜開緡錢三十萬會有黠卒訟其寧州下吏削二官頃之上書自陳復還舊秩知環州爲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悅附徙知邠州　真宗即位遷如京使上書言時政　上嘉納之又從代州葦城壘戰具諸將但議因謂其從子浩曰吾觀胡星有光雲多從北來殆將至諸將見嫉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忻州是秋虜犯塞

蘇學士易簡　子耆孫舜欽

同前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人父協仕至光祿寺丞易簡弱冠舉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加承旨淳化四年參知政事與趙昌言不協爲洎所攻至道元年張洎進而易簡罷未幾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警悟初屬文未工及掌誥命能自刻勵在翰林多振舉故事太宗爲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又以詩賜以御書宋玉大言賦易簡因擬賦以獻曰　皇帝以白龍成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簡[illegible]不可備詳詔易簡陞殿射賦表埋北戴宋王之奇怪也以伏而奏曰恨宋王不得與陛下同時[illegible]何代無人焉然臣[illegible]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出兮吉成功八[illegible]兮展丹中地為席兮拿祖宗天作籟兮調笙鏞日月兒燈文明也參乘井伐[illegible]乾見斗兮其幺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畝也飛雲蕩漾[illegible]也[illegible]躍射代杜與也走雷三以山神呼也[illegible]兮滄海[illegible]再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三神勸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illegible]盡六兮九乘羣君王[illegible]兮[illegible]爲時殿上皆呼萬歲　太宗覽而嘉之賜手詔褒寵易簡咏醻　上亦以詩寵之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子耆仕至直集賢院[illegible]子舜欽

劉羲叟

同前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人舉進士不中第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擢試大理評事留為崇文[illegible]修唐書律曆天文五行志編修唐書成擢崇文[illegible]院校勘[illegible]通經史百家之學開朗典故[illegible]州名兵械律曆[illegible]先知星曆數[illegible]九得其要者以春秋洪範[illegible]其休咎十數篇在[illegible]者其占日月星辰無或不驗[illegible]五年日蝕心是時[illegible]鍾大[illegible]而[illegible]又陝西鐵錢[illegible]曰此[illegible]王同占也[illegible]感心腹之疾[illegible]其後月入太微曰宮中當有變而[illegible]日月日蝕[illegible]星出[illegible]昴曰[illegible]州主且死[illegible]其言無差所著有十三代史志劉氏輯術春秋災異考北史語員曰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呂文靖公夷簡懷忠之碑闕

曾舍人　鞏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曾祖夢奇後唐為工部侍郎咸平三年夷
簡登進士第累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　仁宗即位除參知政
事天聖六年拜相明道二年罷是年復相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四
年罷以使相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相慶曆元年進封許國公
判樞密院以判院大重改兼樞密使二年以病辭進司空平章軍
國重事　上愛之甚疑賜以療其疾夷簡薦富弼等數人可大用
因再辭位遂司徒因請老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
令謚文靖賜御篆碑額曰懷忠之碑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
始王旦嘗謂王曾曰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後果與曾並相
夷簡通判濮州按河北水災請除田器之算真宗因詔天下農器
皆除算祇役知永興軍擢江淮發運湖南過潭有上變事者夷簡曰
此必有使之者宜勿問益徙之遠方　上從之權知開封與魯宗
道同按雷允恭從坐宮事　真宗即祔廟　太后欲神主復日歸
陳其平生服玩夷簡曰　太后奉遺以保衛君行遠猷進忠愛民
欽天未足為報也故事輔臣冠郊恩憂官未能與同倖讓辭之遂
著為式　章獻太后上仙憲簡因奏事稱上日前夜中有宮者亡
者　太后即起有司循出謂夷簡曰卿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
太后宅日不欲保全劉氏乎　太后悟延後喪成服備禮葬之大
內災宮門辰未闢輔臣請對　上御拱辰門樓百官拜樓下夷簡
獨不拜　上遣問其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　上上為舉簾見之
章獻太后崩夷簡手疏請正宮闈罷邪佞禁貨賂絕使士絕女謁
遠小人惡兆力役節冗費況又立州郡學校一宗室學衛官建睦親
宅增救接俾置大宗正以總之章獻后崩　上欲立民間女陳氏為
后夷簡力止之慶曆初契丹兵壓境夷簡請建都大名示親征之
意或欲修京城夷簡以此示虜怯計也於是建北京天聖初
太后臨朝內外無間言夷簡之力為多議者以其再相增北府儀
賜接宗室環衛官非計之得也

竇參政偁

同前

竇偁字日彰其先漁陽人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遭亂徙居河
南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有文學中進士第馮道贈詩曰燕
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世多誦之儀字
可象晉天福中登進士第在周為翰林及端明殿學士建隆初拜
工部尚書翰林學士判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為表首太常禮
院言東宮三師合為表首議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三
師無以捕紀詳以義之議為定五代喪亂之間儀禁乃以文章學
問自見於一時所謂家傳之士也儼字望之建隆初終於禮部侍
郎翰林學士儼事博通音律曆數宋興禮樂多所裁定周
世宗觀大水因問祀以問儼儼以為天地有五德曰履曰積曰生
曰成曰勤五德陰陽之使陰陽水火之本五陽有常數水火有常
分奇偶相半盈虛有雖消之通正弄傑過亢極雖不至細碎之咎過
陰之始至於陳水之行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
治之會雖遇災沴在上不能免者數也若夫符紀日辰又皆不明若
初數至不關下乃政之所致非數也唐正元壬申之水是已德宗
以儼貢於日得陛下忠而序延宜征歡專利而行周宥為之應
於是臣生値其宮頌初登進士第遷右同與賈琰在開封府晉王
之第一日留於燕射偁辭同列而琰宥其撫遇偁叱之曰賈氏子
子豈宜不自慎坐客皆失色王亦不樂因罷燕尋出　太祖出之
太平興國四年為彰德軍節度判官召偁至行在　上方議北征偁抗疏極
論而止竟行偁召直學士參知政事入謝　上問卿何由至此偁
對曰陛下不忘舊臣之舊耳　上曰乃賞汝面折賈琰也未幾薨
于位時明日哀誠臣以偁喪故罷

魯肅簡公宗道

同前

魯宗道字貫之少孤苦學爲由所發文詞成綸倫皆賞之
咸平二年登進士第留濠州判天禧元年詔兩省置東宮官貞不
兼它職者所言以為然　乾興初以宗道司還擢右正言　仁宗升

[illegible]戶[illegible]分[illegible]前右諫[illegible]年改[illegible]及即位[illegible]戶部郎
中[illegible]知制誥[illegible]賢[illegible]殿學士[illegible]山[illegible]
宣[illegible]參[illegible]政[illegible]大聖七年[illegible]年六十[illegible]贈兵部尚書
[illegible]諡[illegible]六[illegible]言[illegible]朝一日[illegible]
故言不為[illegible]　真宗一[illegible]中人召之至其[illegible]
之久方[illegible]　上嘗選將何以對宗[illegible]
之[illegible]道[illegible]其所之對曰有[illegible]人來[illegible]
一也[illegible]而知其可大用[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水至邑下人以為利[illegible]公[illegible]律[illegible]
[illegible]始[illegible]對宗道[illegible]
[illegible]故事[illegible]民至[illegible]而未見[illegible]朝廷所以為
[illegible]一知州[illegible]一縣令[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之官[illegible]書政十常二三介狀自守[illegible]政事[illegible]才[illegible]得尚
何裕民其化之可[illegible]剌史守相[illegible]之
人久命知州[illegible]大[illegible]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以言[illegible]
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為才與不才得以進[illegible]
行[illegible]字助宣[illegible]化　真宗[illegible]
[illegible]格[illegible]為[illegible]吏之奸弊判吏部[illegible]凡科[illegible]
[illegible]丁人以為[illegible]年[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私人[illegible]使[illegible]有所[illegible]為[illegible]之於　上
前凡[illegible]習[illegible]不[illegible]子有功有立有開

盛文肅公度

同前

盛度字公量余杭人端拱初登進士第數上疏[illegible]陜西[illegible]
[illegible]
相[illegible]以[illegible]政[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學士[illegible]年參知政事四年知[illegible]
[illegible]史[illegible]士元強取其[illegible]為知[illegible]
知[illegible]州[illegible]天[illegible]以太子少傅致仕還京數日卒年七十四贈
太子太[illegible]中[illegible]初度因奏事[illegible]　真宗問其[illegible]

上西域[illegible]出[illegible]所[illegible]張[illegible]武
[illegible]金城五郡以復[illegible]起[illegible]
東[illegible]始[illegible]節度使後又以[illegible]烽火相望其形
[illegible]人有山
[illegible]有中[illegible]其山
川[illegible]
[illegible]　上[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且[illegible]之士[illegible]
[illegible]化[illegible]以事不[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能[illegible]
[illegible]其才[illegible]明[illegible]用[illegible]良方[illegible]直[illegible]行
明道中詔[illegible]御史中丞王[illegible]定在京并外二十一州[illegible]
[illegible]鹽地[illegible]入錢[illegible]有五[illegible]行之度好學
家居[illegible]
[illegible]　真宗[illegible]
[illegible]集
[illegible]封于
[illegible]
[illegible]郡[illegible]
[illegible]　上[illegible]自
[illegible]
不[illegible]大[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此

韓忠憲公億

同前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後徙[illegible]封之雍丘少力學咸平五年登
進士第[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久歷外官以且在政有[illegible]及[illegible]乃
進用　仁宗即位累擢[illegible]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illegible]
二年同[illegible]事四年[illegible]知政事因諫官言不當以子[illegible]為群

牧判官資元元年罷[illegible]大[illegible]學士從[illegible]
累尚書右丞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三[illegible]太子太保謚忠憲
子綱紀終始[illegible]性方重不守治家嚴[illegible]居未嘗見
其惰容嘗奉詔監視何敏中諸子分財產[illegible]所親
[illegible]欲買同氏長安華嚴川田[illegible]至兩第[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發不可滋也遂[illegible]知究州[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命乃[illegible]代[illegible]以中[illegible]而[illegible]亦不能
[illegible]三司[illegible]不[illegible]由丞相而下[illegible]失[illegible]之
四[illegible]其不撓如此益州故事歲[illegible]官出米六萬石[illegible]五六[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illegible]民[illegible]知州當[illegible]儉乃數倍賑之又疏江流[illegible]千頃至今
以[illegible]初通判陳州河決爲民[illegible]新[illegible]
不[illegible]民而[illegible]知[illegible]川有[illegible]民[illegible]
從[illegible]亡[illegible]而[illegible]其貧產[illegible]之十[illegible]
[illegible]未嘗[illegible]以[illegible]以驗[illegible]
歲遣人至京[illegible]出入民間[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乃
官爲主其貿易齎[illegible]防之也詔從之又言天下承平之久武備不
戒[illegible]二府各舉才任將帥者數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與元昊[illegible]
已而求獻捷[illegible]以[illegible]曰[illegible]皆[illegible]今不能[illegible]
令解仇又因[illegible]而[illegible]御四夷之道[illegible]不可遂
罷又言武臣宜知兵書而去[illegible]以[illegible]
上自集神武秘略以賜邊臣其書遂[illegible]天下

宋宣獻公綬

同前

宋綬字公垂趙州人幼聰警[illegible]外祖[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家[illegible]藏書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授太常[illegible]方十五
召試中書 [illegible]其文特遷大理評事[illegible]
大下[illegible]經父之[illegible]試[illegible]校理[illegible]
[illegible]一本世以爲榮累[illegible]知制誥 仁宗即位擢[illegible]學士[illegible]
大[illegible]二年遷翰林學士明年兼侍讀[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相張士遜[illegible]翰林學士兼侍讀[illegible]

[illegible]殿學士[illegible]後[illegible]上[illegible]太平
御[illegible]中[illegible]文[illegible]學士[illegible]明[illegible]學士以[illegible]辭免
[illegible]及[illegible]道二年[illegible]知政事景祐四年[illegible]尚書
右[illegible]政殿學士[illegible]明年加大[illegible]知河南府康定元年
知樞密院[illegible]知[illegible]年五十[illegible]兼侍中[illegible]宣[illegible]
[illegible]敏[illegible]大中祥符[illegible]上[illegible]同進士出身[illegible]日
遂由大理評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祀[illegible]
含上之[illegible]備[illegible] 仁宗即位[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可以
[illegible]養[illegible]政[illegible]
恕太宗所撰[illegible]一卷開元[illegible]
其上之 大后[illegible]又 上[illegible]
宗爲太上皇[illegible]處分[illegible]重務[illegible]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大[illegible]取[illegible]是
宗 太后[illegible]天之命 太后崩[illegible]
三太后[illegible]宮[illegible]別立 [illegible]
[illegible]大后[illegible]名奉[illegible]以安神主 上從其[illegible]帝王[illegible]
下在[illegible]以[illegible]天子出一[illegible]以[illegible]出[illegible]
聞今 陛下方[illegible]祖[illegible]天[illegible]延[illegible]
見[illegible]政若[illegible]以新四方耳目[illegible]政[illegible]未見[illegible]於
[illegible]之日[illegible]一[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除[illegible]
所[illegible]而[illegible]大[illegible]不
由[illegible]白[illegible]來[illegible]大臣[illegible]
爲[illegible]天[illegible]上[illegible]
或[illegible]以進退人大臣[illegible]以[illegible]利以[illegible]
侵[illegible]有[illegible]政 大宗[illegible]外[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若[illegible]內[illegible]
朝[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 祖宗之[illegible]
[illegible]正在今日 上[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中丞傳第為頭臺諫官和異且近詔法絶干既而復有此興造
是出令數更也　上曰此太后自出命中物非若算不過名于
然因曰是豈知太后所為但見聖出於近[illegible]劉似之事人
猶或論說少失四方雖朝不言四方下傳布爲聖政之累
太祖嘗言一大宗安人陳統直抵其北曾不為恥豈若內不為之
而使人無言乎　陛下深鑒　皇祖之旨常防外廷之議已出詔
令且疑遵守無令喋喋之人自取名以逼綏又　自古守成之君
必須謹守畏不忘賢省人心逸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
無事之際慮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後備不亦殆哉此固聖心
所深究臣猶願飭勵群司交修乃職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
慎則可以保守尊而享洪業矣臣又切惟衛下之道有三臨事尚
乎守常義貴乎斷兆貴乎先乎密守則不可移斷則不可疑密則不
可干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係頓　陛下欽之念之至若朝廷清
夷深居頤燕亦願　陛下頤養聖躬節省嗜欲安以時寢味所以
調適六氣乃克和于自然推百福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美哉初
尚美人出宮　上召綏面草詔去當求德門以稱坤儀既而開左
右以荼商陳氏女入宮綏因間見曰　陛下乃欲以甲戚者正位
中宮不亦與前日語異乎及樞密使王曾入對　上首詢之曾
亦以為不可　上曰宋綏亦如此言時宰相呂夷簡俱在列　上
前宰臣之修殊督攝大侯御陛下輅翻閱傍典故多對辭
合因撰次以進綏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
朝廷有大典論皆所裁定於前世文章以家考其得失而時之作
者無所識至集外指摘微之時刻石嘉州明月湖上家藏書萬卷
皆手自校正楊億以其文淳麗尤善賦詠自以為不及也終之
筆札精妙　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理藏禁中所著有
文集始終疾不視母問之必曰少瘳矣又覘省侯問若且安
以紓母憂後已詳難家人不知也

劉丞相沆思賢之碑闕

同前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父素不仕以財雄鄉里曾祖景洪事楊
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　太宗命景洪附湖南景洪僞
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　曰我不從玕活者萬餘人
後必有隆者因所居山曰后隆山　有唐牛僧孺[illegible]學[illegible]郎
其上跋[illegible]日聰明[illegible]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天聖八年登進士
第[illegible]權知制誥龍圖閣學士皇祐三年參知政事至和元年拜相
嘉祐元年罷知應京從知陳州卒年六十六　仁宗作挽辭[illegible]其
家又[illegible]其碑額曰思賢之碑沆倜儻[illegible]至於[illegible]
理時論比之張詠知衡州有大姓尹氏欺[illegible]僞券以奪鄰人之孤田訟
久不得直沆至其[illegible]二十吉尹氏曰若券[illegible]取證[illegible]鄰否其人
當[illegible]何以[illegible]刑[illegible]歸其田[illegible]州[illegible]草[illegible]黃[illegible]
和尚[illegible]是人以[illegible]北[illegible]多病[illegible]募士[illegible]使[illegible]
取[illegible]困乃令提點刑獄[illegible]入路[illegible]斬首[illegible]
一路[illegible]曰賊由此路出降敢殺者[illegible]於是降者三四萬人
賊平乃[illegible]知[illegible]其後[illegible]知[illegible]府[illegible]張
眈方[illegible]氏[illegible]為貴妃母[illegible]大夫人[illegible]勅[illegible]沆[illegible]
為死不問[illegible]知政事包[illegible]論沆[illegible]進[illegible]貴妃為
后而沆[illegible]有[illegible]辭不受在相位[illegible]古者
使[illegible]行[illegible]二[illegible]知州[illegible]道[illegible]
感[illegible]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沆乃言臺
官將有不測之[illegible]論辨不已[illegible]知[illegible]子璉琢[illegible]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八

范蜀公鎮傳

文正公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修飭。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恥，此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吏下吏，辟於府，罷，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堯臣薦，召試學士院。詩序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讀爲入聲，以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皆爲景仁所惜，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言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求名，或緣隙汙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若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乃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而人不知，中外小大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伏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扶擿細微以塞職，是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 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秩，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閉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曰：大嗣不定，所存者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爲身首之計也。萬一兵興，大臣家族首領須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由何乎？乞 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危之。殿中丞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 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數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草則從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然言已入不可弭，它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章奏前後者十有九。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大臣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 上既爲 仁宗後，若復追尊濮王，是二統也，殆非所以報 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官合執前議。執政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言景仁所定事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更變 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姦邪。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 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乞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矣。景仁既退，居有園池在

京師時以書畫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對服具一杯不復敝則故
人或爲其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
則無遠近皆往嘗乘醉歸蜀與親舊樂飲極歡而其貧者周覽江
山窮其勝而歸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猶堅強嗚呼
淼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榮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
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日之勇於任事者余曰
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
衣奚其勇余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
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
勇於內者也自宋興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輙
切齒疾之如仇讎故雖聖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
族如鴻毛後人繼景仁而言者以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
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貪 天子之寵執政欲援之至
隆者孰若父子 執政欲尊 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
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猶戀戀不
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
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
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决皆余所
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傳跋　　劉　安世

熙寧中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　神考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殿
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
坐以俟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赴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
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朝路並
行而北溫公密問曰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袖曰袖中彈文乃新
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
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
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
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論
之曰與公爲心交而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其不可之
迹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見事更加詳審可乎獻
可曰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
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
閤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自經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
得其說而縉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謂爲過論其大過未幾介甫
中書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謀議於密中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
祖宗法度務以聚斂爲急引用憸佞援附拱手刻剝之實
輔弼近臣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可得州縣監司奉行微
慢者皆以罪去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欽服以爲不可及
獻可終身憂勤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
非而澤者孔子乃誅之雖子貢多聞賢者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
官以至執從其行誼名聲著於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聞
其風采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學以致太平及參
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猶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事業
究其所以排抑群賢不改出於視聽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
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獻可有焉溫公既辭樞密之
命退居洛十五年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决
余所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若景仁之勇决待溫公之傳
後明獻可之先見亦成於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擬於辭
之議不欲相者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不有知者子等從溫公
公親聞其說與其傳者之正論[illegible]識遂行論沒無傳於世乃書此以
之傳後以詔好善之君子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呂正獻公公著傳

實錄

元祐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薨公著字晦叔世本河東人自從祖家正相　太宗因家於開封父夷簡相　仁宗謚曰文靖公著幼不好弄嗜學忘寢食夷簡尤器之曰它日必至公輔任爲奉禮郎登慶曆二年進士第累遷殿中丞召試館職不就皇祐初就判吏部南曹　仁宗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賜五品服嘉祐中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數言濮安懿王在殯請比使無用樂輟上元遊幸從之同成都爲利路多見用催天章閣待制召試知制誥三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兼崇觀廷　真宗神御殿公著言都城中　真宗有三御殿而崇建不已非祀典且親之義治平元年爲□□大夫寺修起居注學□是□御殿公著言□□內京東西准南凱修宮非□□□□以息民□□爲樞密副使知制誥錢公輔坐封還詞頭貶公著□□□公□□不宜黜九月五日開邇英閣重陽宴公著言　陛下始初清明而親經術講治以爲不借晷刻之間以御經筵從之二年同判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郊祀攝大僕參　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而已因言　仁宗親祀去歲尚不入宗次　上皆循用之詔定日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　真宗以　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及詔下稱親公著言於　仁宗有兩世之號又□濮王□安公著曰此群臣於　上前不當耳不宜與　祖□七廟□同御史呂誨侍讀范純仁呂大防趙鼎坐論濮王事與公著曰陛下臨御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御史以言事去非所以風示天下爭之不可因累章乞補外　上曰學士　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後數以疾求補外者百餘日　上遣內侍楊安道敦諭且云呂公著勤直宜徐勸諭之語無太迫也起就職數日復請去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復之兼寶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時御史中丞司馬光罷爲翰林學士公著封還制書言光以言舉職而賜罷則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矣　陛下欲有爲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從而知於是內出光詔付閤門又言詔不由封駮而出則是職因臣而廢乞正臣之罪以正紀綱　上手批其奏後開英當面刪　朕意後數日講退留之語曰朕欲光勸講左右非爲其言事也公著言詔不已會奏使契丹使還解銀臺司熙寧元年修　英宗實錄轉禮部侍郎知開封府自夏秋淫雨地震公著言曰昔人君遇災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　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能相與以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私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之而勉修之數月□明年復以翰林兼侍讀學士禮官議欲用唐故事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　先帝以下罷之況尊號非古典不係人主重輕於是能□罷尊號不受近臣有請吏非領郡者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依下流而貴格命崚則間捷之進雖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以而無效則已之及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致仕非素有罪戾者具給俸以示始終多用其言二月拜御史中丞時見公弼方爲□□使特聽不避國舊亦不許王安石秉政始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助役法公著極論其不可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有未有能也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今在位之人則者率以此爲非而議者一切以流俗浮論罷之其有善者賢而今皆不得乎□□論青苗不便罷河北安撫使公著坐嘗面奏若韓琦因人心不忍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　陛下何以待之罷爲翰林學士知潁州宋敏求草公罷制不□□陳失實□□□　上令陳升之易乃曰厚誣藩鎭興甲之名深駭予聞□□□□其後公著爲相提舉修實錄□□□五年復寶文閣學士召還經筵□疾提舉嵩山崇福宮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疏曰　陛下臨朝願治

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其人之
實者此任事之負　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亦易知也公
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至不
肖其於人才旣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當矣故之爲
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
而歌之　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然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
之前也　陛下獨不察乎十年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元
豐元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報辭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西院一日
邇英進讀罷　上與之極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著曰堯
舜知此道乎　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然常以知
人安民爲難此所以爲堯舜也　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
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業者以仁義從諫耳　上嘉其言則
之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有請復肉刑者詔議政議公著曰後世
苟以刑獄繁而議肉辟不可復特有司議欲取決侍從
曰若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三年
官制行改正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四年復同知樞密院乞補外
上賜手札曰顧在廷之目可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
無愈卿者可亟起視事初夏人幽其主秉常　上將大舉兵討之
公著曰問師之罪當得人爲帥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河東陜
西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爲上言其狀五年辭位除爲以
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定州見其人永樂城陷奏至　上特
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　朕言之它人
未嘗及也在定州坐違制以送內侍降秩徙知揚州久之
除資政殿大學士復降官　神宗以建儲就政曰來年皇子出
就學當以呂公著爲師傅　哲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召兼侍
讀提舉中太一宮未至　太皇太后遣使迎問其所欲言公著奏
曰先帝即位之初召爲學士命草詔以寬民力爲先既而秉政者
建議變舊法以役民爲意言不便者一切以且從新法去之故
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　陛下既深知其弊必當出正之
士使講求天下利害上下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建言曰人
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乃條上十事曰畏
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曰去奢
曰無逸又言　先帝定官制設諫員之官甚備宜選忠鯁敢言之士
使諸左右使職諫諍從之拜尚書左丞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
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言三省官均執政也
止如同舟共濟以濟江陵當一心并力以修政事請事干二省者
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遷門下侍郎拜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提舉修　神宗實錄先是執政五日或三日
一聚都堂事多長官專決同列不預可否至公著秉政始日聚都
堂以故事同馬光與公著獨撥撩務所更皆一時之選而端
良賢厚之士居多焉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士無自得之學而
朝廷文辭之官漸難其選　神宗以答高麗書不稱旨以爲言
議者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請於經義科中益以詩賦而先經義
以盡多士之能又戒有司無以老莊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
釋氏書爲說參用古今諸儒之學無專用王氏又復賢良方正科
以致異能之士法三年而不足公著請增爲五年大出
錢以給之用益吐蕃大首領宜給道之別
邪也爲此同者二十年間朝廷罷兵右戎又知
夏人之合從公著監丞師雄
諭旨者以便宜出師不必可生擒鬼章致闕下夏
人困使修朝貢之禮三年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自　宋興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二人公著父子也士
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都省院條
所居日一至經日一入朝非朝日
不至都出也不以四年以疾不能朝
七十二輟視朝三日乘輿臨贈太師申
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而學粹不以私利害
動其心與人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
物爲意者必問其所聞相參驗以待　上求　神宗嘗謂執政曰
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　上前議政事盡誠

去師傅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之行入諂與王安石善後安石秉政公著爲中丞安石冀其助已而公著論其過不爲少屈也紹聖元年用讒官翟思張商英周秩章疏削公著謚毁所賜神道碑四年二月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户參軍盡奪遺表等恩數元符三年徽宗皇子生詔公著可復太子太保於是盡給還遺表等恩數追貶昌化軍司户參軍告毁抹議者請節副告亦當毁而用事者不以爲然故止追告崇寧元年五月有司言復官太傅詔降授右光禄大夫自是蔡京擅朝指公著爲姦黨首是始置元祐黨籍三年六月刻石文德殿又尚書省又頒其書天下立石於監司郡守廳事其後徽宗因災異感悟毁石刻盡除黨禁有詔復公著銀青光禄大夫　今上紹興元年追復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子希哲希績希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一

潁濱遺老傳上

文定公蘇　轍

潁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當世見先生而嘆曰子聞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凛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　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　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静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　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敢以爲然也　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三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然竊聞之近歲以來宮中貴姫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　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　陛下無謂好色於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困窮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　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　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授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時宰相韓魏公

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
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
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 上曰蘇轍臣所薦也 陛下赦其
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 上從之是時先君被
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
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
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 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
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
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
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
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
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以用州縣事不勝煩矣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
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
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
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行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
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曰君言甚有理當
徐議行之此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
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
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
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暘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
術不同介甫所唱暘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
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按求遺利中
外事咸知所遣必生事迎合莫敢言者轍求見暘叔延問
君獨求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
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可件而使往行之耶其亦未知其
實者遣出外網補諸事也暘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
使寬恤諸路無所指行者各以意生事所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
笑今何以異此暘叔曰吾昔亦[illegible]等事如[illegible]所

許多中丞對曰今所遣如兗夫若有數暘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
行君無為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猶遣之若不行何如暘
叔曰君姑退徐思之後數日暘叔召轍以所論奏示之曰 上即
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使宜待
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患卿轍非其黨中意不樂然且寢前
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
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
陳州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
後從文安公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
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
為之傳老子書以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
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乃戰國
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究後知績溪縣至而奉
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 宣
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而舊臣多擁護弊
使者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 先帝臨御僅二十
年勵精政事變更法令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辟任非
人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若然 聖意本欲
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朋合
苟容出入唯唯而不能獻而不扶竊取利名以為妻子而已哉
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 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
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
國天下聞之知前日之事皆 先帝之所欲改思索 聖意繼之
以流是以 皇帝踐祚 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市易
青苗止助役罷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之舊黜吳
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
所至細民鼓舞相賀然不知朝廷以為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
臣弄權明為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
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亦共知
也今朝廷所罰惟小臣至於大臣則置而任之將復使知陳陽

陶冶民物臣竊恐失於稱准 朝廷之意將以激勸大臣待其愧恥
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
以謝天下謹按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權勢最重而
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
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
去者蓋以為是皆 先帝所為而非吾過也夫為大臣忘君徇己
不以身任罪異而歸咎 先帝不忠不孝孰有過此臣竊不忍千
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 先帝獨被惡名此
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 陛下何不正
其罪名上以為 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忠今獨以法繩治小
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 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
心故臣竊謂大臣既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
之革面從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惡伏乞出自此章宣示確等使自
知[illegible]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
[illegible]歸咎 先帝罪之世以為恨呂惠卿始為事介甫倡行其政
以告天下其後竭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此尤罪之大者也
當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敢[illegible]其[illegible]乃以
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韙之司馬君實既以[illegible]政然
其為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役[illegible]
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日復之民始聞[illegible]
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為時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illegible]
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illegible]差役至今僅二十年
吏民皆未習[illegible]行之以[illegible]
若不[illegible]既行之後[illegible]錢例
有[illegible]若且依[illegible]
司[illegible]差役於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illegible]既行之後無復人
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illegible]不時決得聞
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
讀[illegible]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illegible]
今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illegible]或出己見不專

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illegible]
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眾皆以為便而君
實始不從是歲 上將親饗明堂[illegible]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
天與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
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
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
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 國朝舊典
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
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
位若[illegible]以為 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自
見皇祐明堂[illegible]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
氏說[illegible]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
據而考之 國朝之舊則為失當[illegible]皆非古而不易今以天子
每歲[illegible]此之為[illegible]二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
皇帝陛下[illegible]天命[illegible]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
天地百神[illegible]以格[illegible]臣恐有司不達禮意或古非
今執王鄭偏說以難[illegible]本朝大典夫禮緣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
順今 皇帝陛下[illegible]事而天地百神無不[illegible]致從不循合人
情仰符天意自漢以[illegible]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
幾精意[illegible]及上下[illegible]大臣多[illegible]奏入不報
然議以為周禮一歲[illegible]天地皆人主親行故圜丘有南北禮樂
有同異[illegible]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
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一歲一親郊然猶齋之日先享太
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
祭[illegible]若又不[illegible]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
[illegible]未嘗少損此[illegible]世禮不復三代之舊[illegible]議者欲以三代遺
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 上將[illegible]政府乃與諸
公共由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為當初 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
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illegible]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illegible]
[illegible]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

遣使入界　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
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
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　朝廷得以爲重　朝廷深覺其意忍
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
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
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
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
棄守之計不決則用兵必遂遷延之間利害
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亦得計臣竊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遷延之
際但使事多於後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帝之世吳王濞內懷不
軌稱疾不朝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
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厚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
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
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並起至使景

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
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
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
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
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
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今宜略
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
害況今日之事　主上妙年　母后聽政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
交之日誰使效命若有上書者至誠請公以臨機決斷誰任其責
惟乞　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
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遷起居郎
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
元豐中河決大吳　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
順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
始大深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

使安燾附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塞異日或從
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
呂晦叔時爲中書相款聞見語曰公自視智勇孰與　先帝勢力
隆事能致與天下孰與　先帝晦叔驚召何言欲對曰河決而
北自　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　先帝
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
公不因其有罪而發其未失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
也重矣晦叔憮然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愈起晦
叔亦以病去朝廷乃命侍郎因轉對言曰財賦之源出於四方
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
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
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缺乏
上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　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路常有
餘蓄是以有轉運是以敵嚴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
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

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
內藏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矣故臣願於近歲
以紙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封樁頗多至太僕寺者亦
與內外江浙綱船之類一併盡例皆歸大農而戶部所以
物料置而出軍衣糧器此皆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禁軍水脚雖
藏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運雖不行而所須聯運諸
其郵將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能去況
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所事不肯除去惟　陛下斷而
與之則轉運司利柄復而戶部亦有所賴矣又如近重建尚書不
能盡舊言臣謹以　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事例不同利
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諸路事非細凡三所以聞其一曰分
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
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者錢出納繕造而
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害使本部收攬諸司同行
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它司所侵不可不惜也　祖宗

稽考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猶至大非精任之重非户
部比擬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可
得由是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所當使口司出納而后
利多發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
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
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
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
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
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
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
能否同病府重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
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
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
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
之吏兵得以并功儲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
事定之後徐補其缺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揔責成功多之則諸
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脫其責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
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事付事以故三司故事多隸工
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
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
道近歲為羊牢數以千計衆院之用必更行少於庫度無船以
後過之而世為物料經歲月必至銷毀朝廷無出產之計而有司
營職不假利害之便公私羅罰物料皆專在轉運司以不至
此此工部都作院為工部之害二也 昔將作所掌百工之事事有
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
議之朝廷近以諸路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
揮未幾復以諸處般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
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見其間有無
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
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悉舉也

故臣以謂有司罷外水監丞專以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
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
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若可否多少
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
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於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
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監乃舊職自乃中書省之與院
子功罷員以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
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更裁減已再上再卻矣
子功奏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
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
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
通財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比舊為少
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舍此曰生事以
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
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
其言遍問吏人皆莫知其可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
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
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
年老辭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吏額當定功
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紛然矣諸公以為然乃申尚書省取
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許諸司使知所立
額俟它日見闕不補非去行之日即有所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
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司馬微仲大喜乃欲以為己功以問三省
吏皆莫有知者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
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
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舊局
絡入所轄
中之不復經三省法由中外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
姦贓以徒罪刺配及之微仲知與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
定略依本議行下時予為翰林學士出知抗 朝廷即命轍

[illegible]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
王師儒館伴師儒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
全集然亦能誦服伏苓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一　傳

潁濱遺老傳下

文定公蘇　轍　自撰

遷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章以近例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　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　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未盡臣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疏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貴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以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惻怛之意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之以祿位與之以恩役如一無一可拒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納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飼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

亡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雖去君子潔
身重義沮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蓋謂此矣　先帝以聰明聖知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
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彷彿也而一時臣
佐不能將順　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便及　二聖臨御因
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然皆此之從　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
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沮喪若無所措而猶不加
罪知小人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
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乃欲招而納之
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且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
將以害正人動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
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於
中外一旦失勢睥睨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
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概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
察遂以爲然不見其失哉且用閒爲伯仲從伯氏斯固之一日敗
壞貪沂之縣如宣諸君若先得□□□□走之□□然民從之□又而
不召反亂竟三人皆無左思宣兵斷古□人者皆亦將敗也夫其目
世以為公□以其賊其實自為其求全也者其心中皆明法公
舉措是當實人皆知所與之非然而以舊之非然故從德不
歸以耳今往觀輸剛經用捨循□之照其不合人心者爲不爲少
使既中稟不從則其不服者近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目
來見其可也詩曰相轉唯人以方其朝之　陛下若以異同及獨
見異惟當以任才隆忠良為意擇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
雖未及以去匪俾尹而不仁之人知其進矣但　陛下臨自聖心不
爲左言所以亦惟小人一雖從行營納之情則天下幸甚臣所待
不執夫此然則人之失理無不言之不從理不從之如此則異
同然後今從某所不若陛下定守其終使以民如此十可見
之為善也奏入　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曰蘇轍疑
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
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心存於不息有

息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貫況於
人乎雖小人不服自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
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欲
以撓□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懼惜　二聖不移此意
則天下誰敢以多言干而動者不生漸用邪黠而救若蔽荀存
至誠不自奮□向是太平可久之功此惟杜後之禍天下之幸也
然自以謂君所納任其徒貫蒙布列中外且勇翼何若朝廷蠲除
以當則此等無望日尚皆因附聲相扇今兵則驕愚無夫罪此
有禁民者其將當行于人參立本罷對邪從之罪終身無卯
此而假國與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也臣竊見今天
下雖事小治而懈于紛且在諸君臣相安若大臣正已平
心無私吏事功之章獨發議法眾安民息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
有異黨無不歸心而後固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患矣但當朝廷
學官恥者不審其實者恐淺以從水性而求畏曹欲蔡之使
東移下氣其倚五行之理及　陛下緣深想知不可為轉或因
然不從經今累歲因循雖然未有所以先使司牧生靈財力俱困
今者西鄙有事皆月晦新復軍來之學推此之而恐須將吏
創業一□以致其鮮職輙求以食其□致未□而已先
取朝廷雖知其非然不得已隨業養成之□之言從土居
如此二事則目前可以且已十一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
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
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
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紛然報議籌知不可旋又
復雇役從有所未盡者此當然事徐為之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
有坊場之錢得差州縣官吏不有其數人戶以差為便差法一行即
時坊場之錢又在官若有行其所以使與共河北官吏皆為自言
宣朝廷依舊獲坊場錢別作支用不然何故借此錢而不用使民
力以供官與其縣為措置細又與坊無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
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數下戶昔不充役亦令出錢故此
二等人戶不免怨然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

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illegible]
等則反為害臣請且供錢[illegible]比則其餘可知矣[illegible]
例出役錢三萬若經十年用錢二十萬貫而已今差法[illegible]
力役者[illegible]在官[illegible]使百錢[illegible]為輕然一歲之用已[illegible]
十六貫二千[illegible]為費已十餘萬貫[illegible]得附一年[illegible]
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
多在中等如此安得不困不以今法為害而[illegible]為利乎然朝廷
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在役人不及三分[illegible]州役而不及
將役錢[illegible]役錢只得[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人戶所出錢雇
人充役者只得白雇而[illegible]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
天下皆言雇役[illegible]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
脩法為安民[illegible]也臣以謂見役法不能盡知當今得失
然河事不去[illegible]於心[illegible]
國之失有以萬口者[illegible]此四事[illegible]
待時而發[illegible]

戊午完役之[illegible]民心既得[illegible]以宰承
平大臣邊鄙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
權固寵欲有所改此轍為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
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王古姚勔亦
言不當已而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欲[illegible]命下然
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
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 上有逸從之之意轍
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宣
仁后曰奈何[illegible]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
人[illegible]郎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
確[illegible]不合見今臺諫四人[illegible]似
此四人使至[illegible]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illegible]
奈何矣且朝廷只[illegible]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鬧
矣 宣仁后曰信然不[illegible]且[illegible]諸公遂寢除目持下轍又奏臣[illegible]去
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illegible]似以[illegible]為然今未及一年[illegible]位於

此君悉不宜貴之 陛下怪臣前後異同 上曰然乃退六年[illegible]
[illegible]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切與兄軾同受業先臣先臣早孤凡臣
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厠國政而兄適以召還本除吏
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兄軾文學
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
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
為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而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
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亦嘗[illegible]莘老昔為
中司臺中僚屬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 宣仁后厭之莘老既
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為人則如故天下事乍
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
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
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多以兵襲
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illegible]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
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

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莘齊
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促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
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illegible]等又欲以兵納趙醇
忠及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
罷育誼擇老將以守熙河 宣仁后深以為是而大臣主之轍
面奏此皆大臣親舊不乃壞其[illegible]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
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illegible]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
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
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
蓋欲 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為不以
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蔡確[illegible]仁何私太
甚豈不免遂去事至如此豈朝廷[illegible]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
非欲害之也 宣仁后[illegible]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
人十萬騎[illegible]境上[illegible]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
退軍未能復出乘機[illegible]界上[illegible]乘利而往不須復守

誠信諸公會議者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
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
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
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
從朝廷遂不固執豈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
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
里為草地[illegible]要約須定朝廷又
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舊地一抹取直夏人既僥見從要約未
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
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
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 祖宗[illegible]非所賜城寨[illegible]
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
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
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
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
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
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其意可見
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有揮亦不至大段
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者朝廷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
移築堡寨旦以為方今便[illegible]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
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但欲詰其帥臣耳
若不加詰[illegible]人皆曰其事[illegible]未晚 宣仁
后曰邊防生事早須約束諸人乃[illegible]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
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令以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
壞疆場之理[illegible]戒敕不[illegible]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七人生擒九
人微仲知不便欲[illegible]生口因其人事[illegible]
大計[illegible]事今決還九人[illegible]可遂戒敕[illegible]微仲不欲曰近日
延安[illegible]李儀等深入陷沒已[illegible]一行人足以為戒轍曰[illegible]
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illegible]朝廷責其敗事
而善其得功也 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

東朝廷乃[illegible]使公謾諸路為攻[illegible]命熙河進築
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後議使熙河進築安遠中
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受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
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高熙河帥其不可議久不
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illegible]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
遠者遠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illegible]得失不[illegible]置問
中矣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
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illegible]其請實以沮[illegible]故也
轍自為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為執法最後[illegible]二事其一存東
流者[illegible]其二存西岸鋸牙[illegible]水口其三隋去西岸殺水鋸牙[illegible]廷
以付河北監司推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illegible]
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
生靈有[illegible]之憂何以[illegible]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illegible]
矣分水之利[illegible]不復能久若放減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堤埽
使兒勝漲水之[illegible]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
河北監司不如此言[illegible]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覬望耶微仲
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決之耳爭
至 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為便轍具奏前語且曰以欲重[illegible]
水勢故道增於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後徹去鋸牙[illegible]可也退至
都堂二相遂批[illegible]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
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illegible]卒改批不得[illegible]乃已八年
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illegible]作軟[illegible]定河流以免於澶時微仲在
告轍奏曰[illegible]大吳[illegible]北流已得[illegible]未完
每歲不免[illegible]黃河常事[illegible]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
村樊村等[illegible]門遇河水[illegible]人之
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illegible]大危[illegible]劍
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所[illegible]此三門[illegible]築馬堤又作鋸牙
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illegible]然約水[illegible]
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張分入兩流[illegible]免
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illegible]分為二不得不緩故

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illegible]
可知臣等亦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illegible]
知河水不自北　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它人乎斷人[illegible]
曰臣今但欲行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illegible]
斷水若北流則北流如舊自可容納以此度之安危多少行之無
疑若行險徼倖冀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能從也先是令安持
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天較壞既成有無填閉河道致[illegible]
然後當復按行具可否利害　[illegible]後又曰若人[illegible]
持之已水官[illegible]不保河之東北[illegible]往子姑別議之[illegible]
河微中[illegible]數轍具[illegible]公前[illegible]
止今[illegible]
不可入[illegible]轍大[illegible]假三省得[illegible]
料取旨轍以[illegible]本意[illegible]曰在告十二日轍
入對奏曰去年十一月後至今百日皆耳不[illegible]安[illegible]
專一措置河事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

舊法馬或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illegible]兩司門
外許一面措置安持[illegible]既[illegible]第二次乞[illegible]東[illegible]五七埽
埽臣知安持[illegible]欲因此多進埽岸[illegible]入東即[illegible]轄[illegible]同
監視不得[illegible]數安[illegible]音[illegible]乞留司門百五
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illegible]頭之名[illegible]不許安持
[illegible]第四次即乞作軟堰[illegible]安持[illegible]四次[illegible]臣聆巳
[illegible]中書工部[illegible]水臨兩事其一[illegible]曾[illegible]元[illegible]
里[illegible]年開[illegible]至去年只開三百二十步有何[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一年[illegible]水東出水面[illegible]北[illegible]有無堤
岸[illegible]不及若幾尺將來北流若[illegible]行係合
併[illegible]多少分數有無[illegible]定今[illegible]
草草　百[illegible]嘆久之[illegible]所[illegible]然二十[illegible]
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illegible]行轍曰軟堰本[illegible]
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生事端動搖朝聽[illegible]
今[illegible]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illegible]

[illegible]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
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況[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可用之地也此[illegible]
終不能決會　宣仁[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安持奏乞塞[illegible]村口[illegible]張包
口開[illegible]以東雞爪河入[illegible]轍以[illegible]三省即令安持[illegible]
北京留守司相度[illegible]行時微仲爲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
語及河事微仲[illegible]曰此大事不可不實轍曰誠然公[illegible]宜慎之
時范堯夫爲右相[illegible]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
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義於[illegible]門外再
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illegible]議可否施行有[illegible]以聞
堯夫自外來始[illegible]轍與微仲此及此大[illegible]服既而安撫[illegible]中元
乞候過流水[illegible]河所向開所[illegible]曰堯去奏乞令[illegible]與吳安持
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illegible]乃得[illegible]上
以爲然既行　上特[illegible]論曰河事不小[illegible]以上二人[illegible]行
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illegible]官[illegible]留役事　上曰但使議[illegible]
得[illegible]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
往觀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illegible]書劉仲馮援舊例
乞[illegible]議仲馮本文[illegible]公[illegible]中[illegible]下[illegible]也其言[illegible]然呂[illegible]
[illegible]亦以[illegible]見[illegible]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
仲之在陵下也堯夫[illegible]乞降執政　上即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
[illegible]兵爲[illegible]若[illegible]二人父年外不得[illegible]遂以[illegible]事數[illegible]　上
[illegible]邦直九力[illegible]法　母后[illegible]十年一[illegible]門容時皇太妃之兄朱
[illegible]材以門[illegible]於[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之一日日中請[illegible]於
都堂與邦直[illegible]之轍曰　上始親[illegible]皇太妃[illegible]中事當[illegible]議之車
服儀制已[illegible]矣　皇太后[illegible]乞依太皇太后
[illegible]　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illegible]有所[illegible]付吏部可
[illegible]凡事付有司以[illegible]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illegible]
便曰[illegible]之　上曰月費[illegible]內中[illegible]奏[illegible]　皇太后家[illegible]二年
皇太妃十年[illegible]已定邦直[illegible]曰[illegible]後[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上
從之邦直之附[illegible]如此會[illegible]策進士邦直[illegible]題即[illegible]邦[illegible]以
[illegible]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illegible]行事[illegible]

乃告以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
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
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
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
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
請為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
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
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
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戍攻之策以制西戎
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
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
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
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
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
察為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
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武號稱
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
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下至今
謂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
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
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
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
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
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
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
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說李鄧從而媒孽之乃
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
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
安置未期年或言方所行兄弟相咒中途至雷借留民屋以居徙
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

已乃復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
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潁川七年居許六年
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
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以遺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
者必有取焉蓋家本眉山舍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
眉山之東昔嘗以命其孫雖老不忍忘也以是累君子矣平居
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閑居辟聽讀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
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
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秋僧游聽
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
餘年而一未嘗動然猶未睹夫寂然者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
除六至於一六兼亡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貴
相也哉夫一猶可亡而況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一

文忠烈公彥博傳 實錄

紹聖四年四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彥博薨彥博
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父洎贈太師韓國公彥博天聖五年中進士
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并州榆次縣改太常博士通判兗州
彥博同年御史中丞張觀薦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丁父憂
服除還舊職會西鄙用兵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皆伏誅部而
偏將枝蔓久不即誅彥博請按軍法以重有權 仁宗嘉納之康
定元年正月[illegible]劉平自環慶倍道兼行與元孫皆為
賊以兵援延州五龍川之敗續德和率所部先遁平元孫皆為
賊所執德和妄奏平等降賊遣彥博至河中鞫勘具得德和誣伏
誅為河東轉運副使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而城彥博父洎為
轉運使以麟州餉道回遠糧食不足乃按唐張說嘗領并州兵萬
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於銀城以為河外五道自折徙豪世有府
谷即大河通保德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兵石村復寇之未及
而辛彥博使通事遂通銀城由是州有儲粟慶曆元年元昊圍麟
州二十日知城中有備解去初并代鈐轄管王凡鈐轄康德輿擁
志微擁兵觀望彥博籍數州民飛運以俟出兵凡等按兵府州閉壁
自守及陷豐州始出屯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謂之後至入保
城郭棄其畜於路彥博以其事聞且言兩事未盡悖宜全籍良莠
凡等材駑下必致敗事願正典刑別擇武臣付以邊事凡等悉坐
罪除尚書戶部員外郎直史館三年遷天章閣待制轉運使元
昊侵邑西鄙葛懷敏等敗績三年以彥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渭
州未行徙秦州守邊有威名羌不敢犯四年除樞密直學士知益
州建言本路兵馬久不習戰請立訓練之法又言益彭邛蜀漢
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千餘騎請易以步軍詔從之七年權諫議
大夫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貝州宣毅卒王則挾妖術與州校
張巒卜吉謀反閉城拒守改年置官屬河北選將勤兵攻城下命
權知開封府明鎬體量安撫帥久未克彥博請行因命為宣撫使

既至則督將攻城旬數未下[illegible]
得牛[illegible]伏兵敗之卒城卒蓋[illegible]以入州
內賊[illegible]下使穿[illegible]
地土二[illegible]
得者[illegible]下入賊以火牛突[illegible]者不能拒頭卻[illegible]
戈[illegible]牛牛退走賊[illegible]城破生擒則[illegible]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彥博[illegible]
[illegible]以厚風俗[illegible]
[illegible]乃遣王安石韓維張瓌[illegible]
[illegible]民者[illegible]
以為久[illegible]官不[illegible]習弓刀[illegible]
仁宗[illegible]以闕彥博對曰公私困竭[illegible]
之[illegible]元年除吏部侍郎[illegible]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二年大[illegible]
[illegible]日
以[illegible]一十卷目錄一卷又以[illegible]而紀錄
自[illegible]紀要一卷以進 仁宗[illegible]近臣[illegible]
殿中侍御史[illegible]為中侍御史[illegible]博專權[illegible]知益
州日以[illegible]貴妃[illegible]東宮[illegible]相表
[illegible]以貝州賊平乃明鎬之功彥博[illegible]得位[illegible]張
貴妃結[illegible]身之計 仁宗怒召二府示之[illegible]不
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illegible]彥博留再
拜曰御史言事職也[illegible]不加罪不許召當制舍人即殿上草制罷
彥博[illegible]觀文殿學士知許州翌日出吳奎知
密州知諫院包拯上疏留奎 仁宗曰介言奎朋附彥博與此
奎不同也明年徙知青州五年再徙秦州尋除忠武軍節度使知
永興軍至和二年再入為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富弼同拜宣
麻之日 上遣小黃門覘聽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明年正月
仁宗御殿忽疾作扶入禁中二府候於殿閤彥博召內侍史志聰
問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漏彥博叱曰 上暴疾係國安危惟
爾輩出入禁闥不令宰執知 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

損以白遣當從軍志二府議留宿未有以報彥博請用道家設醮
樓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與志聰等又白以故事彥博曰
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彥博曰此時
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同列欲捕治彥
博不可乃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謹
畏可保彥博曰此卒有怨誣之爾宜亟誅以靖眾乃請平章事劉
沆判狀尾斬軍門 仁宗疾已沆譖之曰 陛下違豫時彥博擅
斬告變者彥博以沆判閱 上意乃解嘉祐二年臨修國史御史
吳中復乞召還唐介遷朝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
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召用之三年
三司鹽鐵使郭申錫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議河事不協紛奏
參遣指使高寺忠齎黃河畫圖入中書私屬彥博侍御史張伯玉彈
奏參藪邪結託命侍制盧士宗司諫吳中復雜案申錫所訟及彈
文不實申錫坐貶除州彥博尋以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河陽三城
節度判河南府四年封潞國公五年易節保平軍判大名府改成

德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保平軍節度判河南丁
母憂八年 英宗即位起復同平章事成德軍節度加冠軍大將
軍左金吾衛大將軍三上表乞終喪許之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
力辭不受治平二年服闋復以舊官判河南尋除侍中淮南節度
使判永興入為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徙劍南西川節度使
元年河北轉運司言置諸獸之 神宗欲於貴州軍減住營兵
額彥博曰自古禁兵遇事息擬罷兵文帝恭儉至武帝時府庫
充實因用兵遂致公私匱之呂公弼以謂邊兵不可多減遇大闕
師旅實宿於海夷狄彥博曰自有成卒不至闕事也二年相陳升
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言
臣朝樞密使無位宰相右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
支臣細小何敢紊亂朝著固辭乃從三年夏人犯大順城至
慶州李復圭以陣圖方略授鈐轄李信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趣
使出戰信等如教失利退走復圭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繫獄奏
從軍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王安石曰上以復圭事為當信等伏

誅人皆負之四年軍亂為二府對資政殿輔臣深以用兵為憂彥
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凡事當兼采眾論不宜有
所偏聽 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爾王安石曰朝廷求
去民害何不可若萬事隳頹如西晉風斯亂也安石知為己發
故力排之監察御史張商英言樞密吏任遠恣橫使副畏之不索
彥博此吳充蔡挺家居待罪責史英如中書不受詔趣入院彥博
請以其案付有司正典刑商英陰助中書故彥博等不能平會王
安石亦不直商英坐貶監荊南商稅彥博乃起視事六年除守司
空充河東節度使判河陽七年徙判大名府初選人李公義獻鐵龍
爪以濬河宦官黃懷信更作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王安石
獨信之遣范子淵都水外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求賞言
既濬水勢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朝廷疑其妄下大名府保
奏彥博言河水汛濫非杷可治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
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嘗用杷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欺罔奏

至 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主簿陳祐甫河北漕臣陳知
檢按視如彥博言子淵乃求對曰本等意欲安石罷彥博以相故附
會其說臣先論彥博約拜見飲以是知爾御史蔡確亦言本奉使
不公詔確與諫官黃履雜治罪狀提舉二百餘人數月獄成子淵
及本等皆坐彥博勿問熙寧七年北虜再遣蕭禧議地界命內
侍裴昱賜彥博手詔問所以待遇之要與禦之方彥博奏中國與
戎守信為上必以據理辨論彼雖奪正論若不計曲直判
告啟萌犯順之心則預備之要足食足兵堅修城壘保全人民以
主待客以逸待勞理必勝矣或曰先發制人意在輕動或曰乘其
未備此策必獲則事未害變後將噬臍此王師萬全之策也八年除
守太保再任方辭太保許之元豐三年除大尉開府儀同三司復
判河南五章臣子同老言至和三年 仁宗不豫內外寒心宰臣
參知政事與宰相文彥博富弼請立 英宗皇帝為嗣 仁宗感
悟開納大計遂定今異時博來自北都過闕入覲 神宗以問彥博
對曰 先帝天命所在 神器有歸實 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

祐之力臣等何功 神宗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
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
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寔本果行
至嘉祐末韓琦等卒就大事蓋琦等功也 神宗曰議論於至和
時發端爲難 仁宗意已定其後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事
前後不相掩也卿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彦博乃具奏其詳於是
手詔中書曰彦博寘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絶口不言中外
搢紳莫有知者今緣故臣子明其父勳始得本末及知援立之功
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爾遂加彦博河東永興軍節度使緣
其子宗道爲承事郎彦博亦力辭兩鎭寔餞瓊林輔臣皆預兩道
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四年遣内
侍王中正往鄜延驛量經制邊事中正既行稱面受詔所過募禁
兵從者將之而西主兵官不敢違至西京彦博以無詔拒之中正
亦不敢募而去六年請老除守太師河東永興軍節度使彦博又
固辭許罷兩鎭以守太師致仕元祐初議除彦博三省長官御史

劉摯等有言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邊事
河防及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恩遇甚渥已而彦博屢抗
章請去五年復以太師致仕紹聖初言者論彦博朋附司馬光詆
毁成烈熙疾 先朝以理財務民之政爲聚斂之科以經武
斥地之勳爲夜擾邊之計落河東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
降授太子太傅卒年九十二特輟視朝一日崇寧中預元祐黨後
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忠烈彦博貌簡莊重所有威逮事四朝
荐更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再守泰州大名永興五判
河南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英傑壽考名聞四夷熙寧中彦博
在樞密府程惠昔以妖妄就逮有司奏搢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
多有之獨彦博無有 神宗問其故對曰但臣不知爾知之亦
嘗有書時人美其分謗元豐中判河南府與富弼席汝言王尚恭
趙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愼言張問張燾司馬光凡十一人用
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妙覺僧舍
謂之洛陽耆英會光爲文序其事宣徽使王拱辰守北都以書來
謝曰拱辰以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願以官守不得參與在坐
席願預名凡間卑疏我道其爲時所指美如此彦博雖位隆爵
而平居接物謙退卑抑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
世居洛陽彦博與之游從甚密及顥死既葬親爲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云子恭祖貽慶騎保雍居中及甫維申宗道
[illegible]右[illegible]執傳

同前

紹聖四年十二月壬子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摯字莘
老東光人以進士嘉祐中禮部奏名第一中甲科調試秘書省
校書郎知冀州南宮縣以縣錢五百折絹一疋民生破產摯上
于朝請以準價增包折錢三司奏以其事藪人頗之徙江陵府觀
察推官以韓琦薦召試補館閣校勘要著作郞熙寧四年爲同知
太常禮院改太子中允時王安石初秉政喝摯甚喜擢爲檢正中
書禮房公事非其好曾要數除監察御史裏行未及 陛對上諮論臺
所謂小人意在傾搖大臣今富弼已去而猶以少寘之是時 神宗皇

帝歎摯木訥召摯對問皆其知感遇因上疏其略以
爲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
乎義故欲賞之心每在事先公爾之心每在私後 陛下有勸農
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憂國
之心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之論有樂於無事
之說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議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
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禍必起矣願
陛下虛心平聽忧重好惡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歸於大中之
道又論常平免役法東平會法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下
其章司農曾布難詰且劾摯繪欺誣懷向背 有詔問狀摯言臣待
罪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 陛下職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問狀
是合與之爭口舌辨乃爭 陛下耳目之任哉乞下臣章并司農
所奏外廷宗否好惡言有取願賜容納之因甘就竄逐
矣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
邪 陛下注意以望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

合動搖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
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
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於田者
併州縣以趨徭役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之堂
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
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
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
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羌夷之款
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
勞財乏縣官減耗 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
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數日罷御史落館職監衡州
鹽倉故事御史不帶兼職以館職充御史自摯始也八年復職簽
書應天府判官事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丞擢發遣開封
府推官改奉議郎官制行以朝奉郎為尚書禮部郎中又以開封
獄空賜金紫服六年春為右司郎中五月坐論事衝替明年知滑
州 哲宗即位召為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論既察
官及二日臨朝官薦進士明經胄監學法苛細紛然治試付日偃多
過於防範禁不以禮義遇士人非 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弊路
聲則有司莫能去請雜用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使
役法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元祐元年為御史中丞時摯等與諫
議大夫孫覺等請詰被罪許理在元豐八年三月赦前者毋言何以
赦前自今日以前皆當看詳奏可上疏言上之所好下必有其朝
廷意在總要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
習俗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
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聽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
害一概定差一路為之擾動者朝廷察其然此同已黜之矣由此
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點責數人者皆以小法援克市進害民然非
欲使之漫不省事也職者不達矯枉過正能可不為之禁我請立
監司考績之制又言臣所領訴理所究抑鬱其於太學例有本因
學生告學官除事勤官求請事外或擬於前事為言林偁證徒

所及上自侍從下至郡縣舉子無慮數百千人遠者或自閩吳起
逮本師生以來辭牽聯追而文吏當以受所監臨枉法甚失
哀矜恤刑之意自是罪多減貸擢中大夫尚書右丞二年除左丞
三年夏為中書侍郎冬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
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材淺而忠實有餘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
小人終不可用 二聖深然之且曰卿等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
憂 及居時 上臨御累年關默未嘗出語可否政事摯勸請侍
於邇英延和專召對以廣聽納其後遂有閤問答語以申敘其說從
而參事遂以為常一日內降書可裁定宗室冗費及六曹吏額房
吏諸封送尚書省摯曰錄黃當過門下今封送何人也吏言尚書
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摯曰中書不知其
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吏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
相能以吏額告諸宰政丞相呂大防采然之是時戶部裁冗費
欲吏額已定事乃與大防取其欲遂於都省召
永壽等戒責乃是永壽自錄黃傳曰兩省初不與今安得此即曰
大防命都堂召選吏與議事以是語摯摯曰中書用法行錄黃於
何害也今乃見兆省分功何耶其後事畢永壽請得
勞補官簿轉有差於是外議洶洶臺諫交章論列以謂事
在後省久未摯摯揭去給事月餘都司擬恃傲俄旨賞皇疏十上
大防不恤而士大夫趨利者居間交鬭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六年
春拜太中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年冬言者論摯姦回除詐
力引私黨為自衛之計忠父死於衛而不葬為子不孝罷相以觀文
殿學士知鄆州初邢恕官過京師書抵摯摯答有曰以俟休復
之語伊排斥官茹東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隱錄以示中丞鄭
雍文楊畏二人方論摯傳以為乃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
易以俟休復者俟它日 太皇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
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延納惇子為牢籠以俟後福
二聖尤不說遂罷政事云八年徙守青州紹聖初詔摯詆訕 聖
考毀訛 朕躬苗哨役法之科終成棄地之令縱釋有罪以歸怨

公上吁峻異己以誘脅衆心落職知黄州未至再貶爲光祿卿分
司南京蘄州居住四年春責爲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遂卒于
貶所年六十八不許歸葬是年蔡渭告言文及甫嘗書抵邢恕有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之語蓋指謂摯嘗有廢立意也於是逮及
甫恕等繫同文詔獄命翰林學士蔡京中書舍人蹇序辰等雜治
卒無佐驗及甫恕皆被罪循用蔡京奏明年五月摯已死詔以前
尚未所置辭皆已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乃免摯諸子官家屬從
英州元符三年三月詔還其家屬收叙諸子五月復摯中大夫建
中靖國元年因其子跂有言官給葬事依前宰臣例崇寧元年詔
追降朝議大夫大觀二年以八寶赦追復朝議大夫其後復觀文
殿大學士太中大夫贈通議大夫紹興元年今　天子顧哀元祐
故老特贈少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四

王荊公安石傳　實錄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荊國公
王安石薨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有
大志慶曆二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代還例
當進所業試館職安石獨不進特召試亦固辭知明州鄞縣通判
舒州除知群牧判官差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
出知常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万言書極
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嘉祐五年
四月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十一月申前命章又五上不許遂
除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移判三班院同知嘉祐八年貢舉丁母
憂服除　英宗朝累召不赴　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及即位
就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初入對　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
石曰以擇術爲先　上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　陛下當以堯舜
爲法太宗所知不近所爲不盡合先王但乘[redacted]子孫又皆昏惡
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
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爲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
中人爲制也　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朕自視眇然恐无以副
卿此意可悉意輔　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　上留安
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
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　陛下
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　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
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
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　陛下擇
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之賢亦必爲小人所蔽因卷懷
而去耳自古患朝廷無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
人則賢人雖欲自達无由矣　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
人雖堯舜之時豈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
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能苟食其

除以終身乎遂除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 上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 上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 朕嘗以呂誨為忠賢喜罷御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惟恐卿進用卿當力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河免役之政紛然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十事以為慢 上見利忘義要君取名用情為公以私報怨怙勢招權專政害國徒同位朋姦害政商榷財利以動搖天下疏奏安石求去位 上為出誨知鄧御史劉述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顗又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與陳升之合謀侵奪三司吏柄願罷免以謝天下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既抗疏論辨又申中書謂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才能且謂宰相曾公亮依違參知政事趙抃不能力救請罷安石機務留之經筵詔罷純仁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為中丞亦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覺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列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翰林學士韓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 上不許時翰林學士司馬光當批答安石辭有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 上以手詔諭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令呂惠卿諭指豈日安石入謝因為 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 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 陛下權者與物相為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天下與流俗之權適重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

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御史中丞楊繪論免役有難行者五御史劉摯陳十害坐貶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言李定件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三月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子雱兼同修撰雱辭弗聽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賀 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內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啓迪迄有成功今解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益自任時論卒不與 上疑之 慈聖光獻宣仁聖烈二皇后間見使者言曰王安石亂天下 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熙寧七年四月 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顏色每輔臣進見嗟歎懇惻益疑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 上固留之請愈堅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依舊提舉修撰經義明年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六月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初呂惠卿為安石所知深引至執政安石去惠卿遂背之安石再相於是起華亭獄而徐禧王古蹇周輔[illegible]按之惠卿皆不得其情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關其間以為安石所中語安石子雱既病生疣憤恚而卒安石尤傷悼益不樂於職遂力辭九年十月拜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鎮南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懇辭丐以本官領宮觀 上遣內侍王從政[illegible]須視事乃罷從政留[illegible]累月安石請不已許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又累辭使名乃以本官為觀文殿大學士仍使如故元豐三年九月拜特進封荊國公 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四月癸巳以疾卒年六十六再輟視朝贈太傅推恩者凡七人詔所在給葬事紹聖初謚文公配享 神宗廟庭用子雱從祀忠贈太師崇寧二年詔配食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從諫議大夫楊時言停文宣王配享列於從祀建炎二年夏以久陰不解詔百執事赴都堂給札條具時政闕失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殆盡禍由社[illegible]

亦過實出以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於是罷安石
學　神宗嘗延對詔以延之法有建議乞罷安石配享者争之紛紛
卒安定論至是始決紹興四年八月吏部員外郎呂聰問請罷安
石益有實從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
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居金陵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
爭傳習之凡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
既尽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
同靖康初始詔有司取士擇經說優長者無專主王氏安石早有
盛名其學以孟軻自許荀況韓愈不道也性強忮遇事無可否信
所見執意不回司馬光謂其泥古所為迂闊吳奎謂當與安石同
領郡事救術其其自用護前飾非未韓琦作相安石糾察在京刑獄
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安石堅不入謝意琦抑之會以憂去服闋
除三召終英宗朝不至　神宗謂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但太執
不曉事耳唐介謂安石好學惟護前初除安石為翰林學士命下
數日聞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也宰相在告時同出傳從
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辯益強卒從之至議變法　上未嘗不疑
在廷臣交論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
詘其著論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又以人言是非一歸之流俗
故二年間台諫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不恤也又
之　上嘗兩宮言意感悟安石因旱引去洎復相歲余罷終　神
宗朝不復召者凡八年云

實錄

呂參政惠卿傳

政和元年十二月癸巳贈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
開封府儀同三司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中嘉祐二年進士甲
科調真州推官秩滿入京
為三司檢法官
二年王安石
集賢校理
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

[illegible]通經術曉政事　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
著者為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專
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俱以次推行兼判司農寺請以見管常平
[illegible]米俯賤糴貴糶如淳化之制又請人户以等第出免役錢募
人夫役又役限除為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管句國子監校正中
書五房公事兼看詳編修條中書條例除知制誥判國子監同王雱
修撰經義兼判軍器監七年為河北東路青曹鄆齊濮淄州察訪
使兼判司農寺又為翰林學士時王安石以久旱請去位　神宗
久不許令惠卿諭安石安石堅求去出知江寧府惠卿遂以右諫
議大夫參知政事八年安石復相惠卿因對屢乞出會御史蔡承
禧言惠卿弟升卿為國子考試官而惠卿弟方通在高等事凡數
十條有旨令升卿分析惠卿乃三上表丐外詔留之雖復就職而
與安石議論不合矣於是御史交章論惠卿與宗立私黨阿諛所謂
強借富民錢買田等事遂罷政事知陳州十年除資政殿學士知
延州朝廷路經略安撫使服除以資政殿大
學士知大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同起身時
議欲復以惠卿延不果後知鄆州元豐六年復
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太原　哲宗即位復資政殿大學士元祐元
年後知揚州引疾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時蘇軾論惠卿好
六父知太原自出兵西界大敗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
住尋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三年宣州居住八年復中
散大夫提舉崇福宮紹聖元年知鄆州改江寧以資政殿學士知
大名二年復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延安府夏人犯
塞國兜寨帥事邊防四年詔復惠卿復陳乞宜徙
米脂寨安禽破夏兵于大沙堆保獲甚衆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元
符二年以節鉞勝軍加檢校司空移知杭州建中靖國元年罷節
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崇寧初復知杭州改太原以武
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四年復罷節提舉崇福宮言者論其七罪以
右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復觀文殿學士五年知揚州移青州杭州
大觀元年授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移鄂州廬州

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四年復資政殿學士尋復觀文殿學士
知大名政和元年過闕留爲醴泉觀使未幾致仕卒年八十贈開
封府儀同三司初熙寧新法之行也用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司馬
光因言法不可変後數日惠卿進講乃言法有一年一変五年一
変三十年一変者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
司 神宗以問光光力詆之且言不可使兩府侵三司職事安石
以道佐人主安用條例惠卿不能對其後光遺安石書且言惠卿不
可信後果背安石嘗爲手實法天下病之 神宗感悟尋亦罷去
先是山東人條例司乞罷制科奉爲京謂唐以來豪傑多此塗出不
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爲終身之
累制科遂罷有文集一百卷奏議一百七十卷莊子解十卷孝淵
雜詞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之四

唐參政介傳 實録

熙寧二年四月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其弟英之介字子方荊南
人舉進士爲鼎州武陵尉岳州沅江令被薦甘著作佐郎知莫州
任丘縣契丹使往來多誅索民甚苦之介坐驛門 上數供饋如
式安民取一不與輒壞什器者以法論自是無敢有所擾通判德
州爲監察御史裏行遷殿中侍御史裏行内侍盧昭序造龍鳳車
於睿聖院内出珠玉爲嚴飾之介言 太宗神御所在不可慢況
爲後宮奇美之器哉 仁宗即令徙出祀明堂赦欲大進中外臺
臣介言不可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
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奏堯
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介獨爭之不可得求全臺
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
爲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爲執政及
貝州賊平乃明鎬之功彥博幸會遂叨相任昨張堯佐宣徽節度
使臣累論奏而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 陛下本意蓋
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結貴妃外陰 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
内實自爲謀身之計又言諫官吳奎與彥博爲表裏自彥博獨專
宰政凡有除拜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自三司開封諫官
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
一出於已使人不敢議其過惡乞罷彥博以富弼代之 仁宗
其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
不避敢辭貶竄 仁宗急召二府以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
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如何言也介面責彥博曰彥博宜自省有之
不可隱於 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貶春
州別駕中丞王舉正上修起居注蔡襄皆言貶太重 仁宗亦已悔
恐中外驚疑朝堂告諭百官明日改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
明日罷彥博相黜吳奎 仁宗恐介死於路有殺直臣名遣中使
送至貶所介自是以直聞天下數日徙監郴州税通判潭州復召

為殿中侍御史道內侍賜以告敕介至無一言及遷謫 仁宗下
御坐責以宋庠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所以
數論得失可言於 上曰臣終言之不行必將固爭爭之者或更
生無其臣重累 陛下傾聽辭若職許之乃除直集賢院權開封
府推官出知揚州歷江東轉運使江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除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御史中丞韓絳劾奏宰相富弼且言張茂實
人以為 先帝子而弼引用管軍事係難得駁家宰宋庠絳亦待
罪仍牒閤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介奏茂實與為往來語誠已
經朝參今復用管軍乃中書樞密院同議人亦無言者今絳尚欲
以危法中傷大臣而不知主無根之言搖動朝廷為朝廷不便
兼絳本措頗得不足以表率百司絳坐削職知蔡州介亦自請補
外差知京南救過門下知封駁事何以封還之乃復留介陳升之
除樞密副使介與趙抃王陶等論升之姦邪交結中人陽上良等
又與御藥王世立連姻不可大用凡九奏卒罷升之介亦出知洪
州明年召還臨除直李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 英宗乃為
御史中丞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 朕選非繇左右口
也居數月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 上即位遷給事中權
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執政坐待漏舍故事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
同列有未嘗豫聞者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
上若顧問何辭而對公亮乃與介同閱視後以為常 上欲以王
安石為參知政事以問執政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難大任
上曰卿為文學不可任邪經術吏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
石博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以擾天下退
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
之耳時執政進除目 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 朕聞王安石
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 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書
小小遷除 陛下尚未以為信雖欲審諭博訪亦宜慎密今明白
如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 陛下以安石為可大用那試用之豈
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於翰林學士臣五每聞 陛下宜論其事
問安石以為可宜即施行其事問安石以為不可未得施行如是

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仕
任之所宜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 聖旨
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止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 聖旨 上
悟然介曰 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 太
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 太祖
朝趙普為相堂帖重於敕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帖張洎
因言削去乃中書行遣小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 太宗曰大事
則降敕其不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今安石不欲
稱聖旨則是政令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為人臣擅命義
亦非所宜或非其人豈不害國 上曰 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先是
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欲舉法坐之得免死介數
與安石爭論於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
安石以為可安石曰以為不可者皆朋黨也安石強辯 上
主其語介不勝憤悶疽發於背而卒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
職缺眾皆望介處之 觀其風采 上以其 先朝遺直故大用之
疾亟臨問流涕之幸第及臨奠哭之見畫象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
賜其家贈禮部尚書初溫宋診介脈以謂有伏熱在臨明年夏當
發疽非針灸可免因詳其方介視方有疏黃不之信至是
果如其言子淑問義問嘉問之問

實錄
鄭翰林獬傳

熙寧五年八月甚洲言翰林侍讀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鄭獬卒
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奇俊能為詩賦遊太學廷試進士有時名
廷試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學士院遷著作郎
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為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同判太常寺
以右司諫試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上疏曰 仁宗大行皇帝永
將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為過侈以今較昔蓋有不同乾興當庫充
積財力有餘故可以濟 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闕財賦不支近
以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雖三路州軍頗能支梧比
畫有常成潢備一日費之不知何以復能支捕萬一歲凶民飢少

有是壁之變則將何策以禦之豈可以乾興為法也夫僉葬之制
公非不忠臣子非不孝以為侈君愛父不在於厚財此前世之通
論臣不以言繁雜 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麗
之好無以聲色之樂服御至於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之
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無以獨不傷 先帝
平日儉節之德乎臣以為宜詔有司悉其名數再議減節臣又以
國家故事兩宮踐祚四方郡國皆表稱賀例得官其子弟此反出
於五代諸侯彊悍之時務欲結以恩意故皆逆賞以及之習就不
改以至 本朝今天下弭伏無官擬多冗濫銓選不可復有加補
前日既用龍飛詔書賞臣寮遷一官亦足以推 主上維新之澤
固不須更官其子弟以開僥倖從之十二年秋京師大雨水詔求直
言爾復上疏曰臣伏見詔書以京師大雨為沴厥咎者衆許中外
臣寮極言得失 陛下側身求過思有以消復之天衆求衆
手詔群臣 不忒動況於能言者哉臣竊伏思 陛下發詔
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抑欲因災異以塞責故特為文飾之耶苟欲
飾之則亦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自前傳其尤臣觀前世之君內
修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冊以為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
而載於行事者益以鮮矣徒使後世稱頌以為帝王之仁德異者
於此空言而足矣為足謂之罪己求諫者耶今詔書一發天下忠
義之士必有極其所懷以為者朝者此當有奇於治道不為妄作
然而 陛下果能一一復而究其之耶
計 陛下一日萬機之來未能躬將而行 如平時
者則留中不出事數政難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者則下樞密院
兩府畏難又下舉有司及碑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
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耳臣竊謂 陛下
萬機之餘未能徧覽則宜選官置局令聚其所上章
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門閤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
可者則與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宣問而後決之君臣言
得而衆事與此應天之實也 神宗時言事者多被斥貶自近年
以來言事之闕 仁宗寬仁恭儉亦不能 頗

陛下采臣之章跡知其宏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之
壯議不惟其言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位次者賜金帛以
旌為報罷之如此則且使史冊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所
得人言行其事以黜夫前世之為空言者耳無令 陛下詔書特
於有司復為虛紙空紙而已又疏曰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舉遺
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凡二十餘人還復試祕閣皆命以官於時擢
有退者士論譁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
人其所失者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為怪一為新遺而旅諸百
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新遺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為輕重而
亦有媚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損蓋孔子為政
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郡道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
為新遺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聞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豫
為者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奏者
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二而道中第者差多則乞
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在縣郡縣不負
弃笠出知京兆府遷龍圖三班院 上即位入翰林為學士
修五牌開封府王安石知政事不悅稱乘宰相在告除爵
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徙青州至蘇得疾乞提舉南京鴻慶宮卒
年五十一為文有豪氣其流輩皆不及也與滕甫
相善並人目之曰勝屠鄭沽子語詳焉

吳給事中復傳

實錄

元豐元年十二月丙午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中復卒中復字
仲庶興國軍人第進士為四州昭信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嘉
州犍為縣人患灌口神以言起祠廟聚千餘人中復白
鈐轄司留首惡而毀其廟通判澶州素不識中復舉為監察
御史裏行與呂景初馬遵彈梁適不法
岩為中侍御史
罷中復亦出通判虔州未至知池州復還臺職李仲昌塞胡復決
詔臣劾開六塔所斷岡與國姓御名同

之欲以搖動大臣中復與內侍即廬州制勘較昇德版籍乃請征
六路可難無罔勢劉沆逐范師道趙抃中復論沆典溫成喪天下
謂之劉彎俗謂營因棺者爲彎又罷沆授殿中侍御史改右司諫兼
主管國子監及論賈昌朝罷樞密使同知諫院爲侍御史知雜事
兼都水監歲取防河竹索于東南二十餘萬中復命以葦代之歲
十餘萬及道里費除三司戶部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澤州徙瀛
州坐糧易將官改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屬
郡兵苦巡轄之苛共執縛鞭之法不應死中復提其首餘黨奚
配之奏著于令移成德軍請苗法初行使者至將偏行諸邑中復
謂斂散周白有期移牒止之且關河北安撫司韓琦適論青苗非
是錄其語以聞移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爲縣中復以爲永康
控制威茂州軍不可廢數年夷人寇茂州乃復永康軍又言蜀兵
亂之道多緣戍兵請減戍卒益土兵還給事中知永興軍人立
生祠關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與監司奏請振卹而純政遣使按
驗誣以不實奪一官尋復之請提舉玉隆觀起知荊南坐用公使
庫酒違法被劾罷府事卒年六十八詔成資敘恩一人仍降等中
復爲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子立禮秉禮

陳成肅公升之傳　　實錄

元豐二年四月戊午鎮江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陳
升之薨升之字暘叔建陽人景祐初舉進士授守秘書省校書郎
知南安軍南康縣徙知封州通判彭州知漢州西軍爲監察御史除
言事御史張堯佐以後宮親爲三司使升之言制國用不宜擢用
非才以害天下事詔改堯佐爲宣徽使兼景靈宮使升之復爭言其
不可且曰已成之命雖不可以自故追奪自今願監天寵之事思
已然之失毋使階緣恩私覬覦名器庶幾防杜間隙升之累堂諫
前後所言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朝廷亦罕從也二浙大水民飢
升之爲准所體量安撫使還除直史館未至改戶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糾察在京刑獄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者
劾升之圖進非次升之上表辭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河北轉
運使歲餘復以爲待制都轉運使改吏部郎中知瀛州龍圖閣直
學士知真定府召知諫院升之言生民休戚係郡縣政之得失今
天下州三百縣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居知必付之十八路
轉運使而獲選者自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以資叙或
以薦引才不才固已混淆一旦付以一道按察之寄雖知其不勝
任必重退之是重仰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道生民之命今選用
不精又無考課其間非才冒處以歲月序遷十常八九所以使若
此欲擇於上閣以至意元元宜自轉運使給御
前印紙歲書治狀上於官者校之三司亦當立考課升黜法後皆不行
蓋委十司用先財利而忽民士在臺官又因循常務而無課第之
實按兩漢御史中丞以督部刺史分宜付御史臺考校爲三等季
中書參覈其殿最以上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褒進之中等仍舊職
下等退補以郡國尤異且擢以不次其職事廢者不俟歲滿罷
之乃命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等同磨勘諸路監
司課績升之請抑絕內降因省部有司出中旨並執奏勿下後
詔復行升之數申前請乃下詔戒飭求內降因賞委二府劾奏正
其罪乃榜御史臺閣門李瑋尚兗國公主將出降兄璋又欲邀求
節旄升之援前比論璋罪璋坐贖金宦者武繼隆擅役官兵匠
治園舍內侍省吏人關入罪當死狀而寬之劾奏繼隆追官爲單
州都監樞密使賈昌朝宰相文彦博爲言者所攻未罷去升之恐
昌朝復相乃疏其交通女謁近幸中傷諫臣不附己者論死不可
與以要權勝因邪黨遂罷昌朝四年遷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
府明年以足病乞罷改右諫議大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疾間拜
樞密副使臺諫官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言升之與宦者史
志聰王世寧交結以圖柄任又爲開封賞賜市富民馬納外弟鄭
昇於府舍中行請託仁宗以其書示升之升之乞辨劾遂家居求
罷仁宗以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久之乃兩罷之以資政
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召爲陝西安撫使拜樞密副
使神宗即位以母老請便郡爲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
踰月徙許州中道徙大名府過闕留不遣知樞密院與安石同制

置三司條例司熙寧二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請罷條例司詔從之嘗便殿講修書事既罷　上賜手詔曰早來衆論紛錯大抵計因習故常毛舉一二細目而已又所論陳未究經遠之猷獨卿籌畫出人意得之在疾告數賜詔敦諭訪以機事毋喪去位終制拜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樞密使請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卧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致饗授館有常禮過期留宜即裁抑禧懼沮乃行足疾詔免前殿起居郊祀許不須入年拜鎮江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累以老詔以本官職致仕命下而薨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輟朝二日成服于苑中諡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與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三司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為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立贊助安石德之故升之先安石為相既相即求解三司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也以此尤疾惡之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南方人嘗譏以為未識其他亮家僭稱是初升之母嘗夢衣緋婦人抱至華秋為弦月以儼善推算得之日吉乃從顧以是產男須臾而升之生故初名九傳日宇升之上即位乃改之子閒闕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呂汲公大防傳　實錄

紹聖四年四月己亥許州團練使呂大防卒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皇祐初進士第調同州馮翊簿累遷著作佐郎知永興軍青城縣法當遷請以其官易母封邑英宗即位改秘書丞太常博士未幾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時許退夷狄驕蹇更事已萌而不擇將帥不知虜情議論之臣裨益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離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改賞與職而權與衆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餘上至以牛馬自比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絶力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許遂事久死塞上乞以屍柩還家居請而不許竊以為過矣陛下憂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虛飾曲事形迹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壞廬舍殺人害物此陰盛陽微之診也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建議濮安懿王稱考皇侍從官議之大防因衆人後若為之子而可改子之名則敗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出知休寧縣　神宗即位除通判淄州熙寧初簽書口州未幾從河北轉運爲使賜五品服召爲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以大防爲判官賜金紫夏人數犯邊大防以謂兵不精將不勇乃選募兵將及其智力又兼可東宣撫判官既除知制誥四年除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未赴聞大防欲城河外荒堆寨衆謂不可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職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復度支員外郎知華州召判流內銓以父老乞終任元豐二年召判審刑院改元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轉朝散郎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再任徙知成都

府　哲宗即位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召之館伴北使萬人榮黠頗
頗及朝廷政事不已大防識契丹隆寧一事詰之曰北朝宜嘗試
進士聖心獨悟賦題無出處何也虜使愕然語塞遷吏部尚書兼
端中進中大夫尚書右丞徙拜中書侍郎三年拜太中大夫守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　神宗實錄書成遷右正議大夫
又提舉修　神宗正史是歲紹聖元年遷右光祿大夫　上
初行郊禮充大理使京師雪累放朝參不御前後殿大防以為制
放朝參前殿不坐即御後殿比因泥雪頗闕外庭朝見之儀乞遇
六參日如不御前殿並依舊制於崇政或延和殿視朝以見群臣
宣仁聖烈皇后上仙充山陵使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左光祿大夫
知潁昌府改知永興紹聖初以言者攻譏知隨州再貶祕書監分
司南京郢州居住從元祐實錄詆誣降授通議大夫又降中大夫守
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未幾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
置未至卒年七十一子景山勤得紹興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
士右正議大夫贈太師追封宣國公賜謚正愍

馮文簡公京傳　同前

紹聖元年四月壬寅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太子少保致仕馮京
卒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羈皇祐初舉進士自鄉舉至
廷試皆為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府召試遷太常丞直集賢
院判吏部南曹三司磨勘司同修起居注會貴妃張氏薨詔追冊為
皇后時吳充為禮官以中宮在執不可日暮議未決宰相劉沆自
更以曹狀報充劾吏付有司治沆怒出充知高郵軍京疏充言是
不當逐沆擬京濠州　仁宗曰馮京何罪然猶罷修注不出歲復
之試知制誥避宰相富弼親易右正言龍圖閣待制守揚州徙江
寧府還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勾當三班院還翰林
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韓琦富弼京數月不一見琦使京以
語富弼弼使往見之京謂琦曰公為宰相而從官不肯詣公乃所
以重公豈傲也哉出安撫陝西清城古渭令秦州通嗍氏校木征
官以斷西人肘腋還禮部郎中群牧使館伴遼使使人紀界爲捕
魚抽柳事不決京以理折之語塞久之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知太原府召同東常既而使來又以江卯塞　神宗手詔
京召方留多識用召為學士權知開封府改御史中丞疏六事累
數千百言　神宗以示王安石曰京疏極爲　朕歷與語難遽服
其非若不爲人所惑亦可用它日　神宗復曰京如何以平穩安
石曰京似平穩然獨事不明故以流俗即不能自守　神宗曰
作中丞恐失職安石曰京在中丞充位耳非能啓迪　陛下聰明
室下尚於被後之以益薦之勿令迷錯　神宗曰今作樞密副使
如何安石曰欲用之何不可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神宗
欲用吳充參知政事安石曰充與呂惠卿觀形迹則參同事
乃以京參知政事充樞密副使數與安石爭辯　上前又薦劉敞
蘇軾為外制　神宗不答王部言秦州曠土幾萬頃可募人耕以
資邊費事下帥司按視李師中等以為邊有地一頃餘數十畝亦
京與文彦博上疏謂其生事乃罷韓縝覆視乃言得渭傍荒田四
千餘頃議者皆疑韓縝取蕃部前手地以爲荒田數京時議令兩閽官亦
事之制令保甲食馬京不以為然會獄人鄭俠上書斥時事且薦
京可相坐交通貶守亳州徙河南府還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
夷人叛徙知成都府蕃部阿丹率夷人寇邊招撫京出兵誅叛請
降議者欲斬其巢穴京力請于朝為禁侵掠恤疲瘵給糧餉
報使歸夷人出大家明頭世為漢蕃召知樞密院易通議大夫兼
群牧制置使甘　神宗中夕語左右謂馮京造朝甚勞賜
詔曰乃想儀形不忘夢寐前之旨造朝　神宗首以所慶詔之祀明
堂恩加正議大夫頃之以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知河陽改彰德
軍復知河陽　哲宗即位進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軍節度使知
大名府加檢校司空改彰德軍節度使年七十告老徙知陳州過
闕門辭疾甚遂以為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又告老拜
宣徽南院使判判堂明年春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
四車駕臨其喪哭有加詔贈司徒諡文簡仍賜神道碑以吉德為
額京母弟張堯佐衛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擁以入其家頃之
中人以酒殽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固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

既以笞箠決事甚疲爲衛卒所毆郡守素見而釋之及使閩中
察方帥謂之禁止稱其哈以詩曰吞炭雖刺宣言事去新法既
後來由爲御史呂所劾且論事所集利國人曰愚年志虛以
其外文采而中實含愚也實爲神宗之遇所知而人者成亦
以功擢日見郡守南宮感星遇京及京執政而成已亡遂以劉作
恩官其子宣遇外召未適嫡其悍乃同年進士黃庭京制姦爲於
道爲奴之所著文集奏議三十卷子謂許翊劍

張少保商英傳

同前

宣和三年十一月壬午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張商英卒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少有俊才舉記中治平二年進士第調通州通川縣主簿首博士辟爲寶應嘉其才歸朝薦之召對宣事者子後因書以光祿承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兼編修中書條例熙寧五年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時 神宗勵精政事商英言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數十百事而最大者有三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之則爲利非其人急之則爲害 陛下與大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則太平可以立致會臺勘劾奏事則從輕典有誤糾察司鞠治商英言此出大臣私忿願 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爲 陛下耳目無使爲近臣曆報則天下幸甚 神宗爲俯其言商英以言樞密使文彥博副使吳充蔡挺與庶博州觀察失入死罪與樞吏爭事辭等以商英爲所王安石排己俱求去 神宗難之降授光祿丞監荊南塩稅歸私故移舒度判官改鎮南軍元豐三年復太子中允館臺京西南路安撫召除館閣校勘檢正中書刑房兼詳定編修刑房條例舒亶知諫院商英以婿王爲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坐監荊州潭川鎮酒稅改荊南江陵縣赤岸市塩木稅八年以太常丞召 哲宗嗣位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民者商英上書謂三年不改於父之道今 先帝陵土未乾李何氏更之乃除河東提點刑獄元祐四年移河北西路五年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八年徙淮南路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還左

司諫言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又言呂大防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唐老孫升韓川皆坐貶言司馬光文彥博負國呂公著不當諡正獻時宋之邵爲子娶孟氏以孟衛爲孟氏族男叔其財產商英既論之之邵出知蔡州二年遷左司郎中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孟衛謀害之邵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寧府稅三年知洪州四年除江淮荊浙等路發運副使入覲除直龍圖閣未幾以太常少卿召未見除進賢殿修撰江淮荊浙等路發運副使入覲除直龍圖閣未幾以太常少卿召未見除集賢殿修撰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元符二年召爲尚書工部侍郎 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且言築堤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啼也宰相因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且委之遂除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以言者論列落職知隨州謝表不自引咎降一官建中靖國元年以戶部侍郎召改吏部刑部爲翰林學士在亭初除尚書右丞遷左丞時蔡京爲相商英在 神廟與京同爲檢正雖相好及是議多不合乃言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臺臣以爲非所宜出知亳州蘄州提舉舒州靈仙觀入元祐黨籍京罷起知鄂州大觀元年京復相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貴官安置峽州邑移峽州復通議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四年六月罷政除商英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道除中書侍郎奏曰 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入對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時久旱彗出天心是夕大雨彗不見上書賜商英題一尺字賜之商英務更蔡京所行事省六路上供錢鈔改當十錢爲當三罷茶鹽鈔歸之有司天下翕然推重時內侍楊戩擅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可奏曰祖宗法內侍官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勳勞則特立昭宣宣政慶遠等使以寵之未嘗建節鉞也戩從之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役衛卒恭等罷給事中蔡嶷助之政和元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移崇勝知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衛州安置大學生有以商英冤者 上以語京京遂言商英與臣同時遭遇乞放

遂俾詔從之。商英歸居荊南。五年，立皇太子，敘復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六年，上昊天徽號，復觀文殿學士。七年，手詔商英：先帝擢為御史，首任宰司，今明堂嚴配，恩兼寰宇，可特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慷慨敢言，事外論議不常。在元祐時，獻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上紹聖間，乃極言其短。嘗作祭司馬光文，已乃追論其罪。始也排擊元祐諸人，是力追為相，與從而引用之。及京置黨籍中，其實毀詆當道也。大觀之政，幾革時弊，天下稱之。平生學浮屠法，自號無盡居士，有文集百卷。子茂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韓侍郎維傳　實錄

元符元年六月，朝議大夫致仕韓維卒。維字持國，穎昌人。弱不好弄，篤志問學，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閉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富弼安撫河東，辟維管勾機宜文字。歐陽脩為史館修撰，辟檢討，知太常禮院。給事下禮官集議東嚮位。維議以為尊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際則為配主，至於袷享則位東嚮。商以契，周以后稷，其受封之主皆出於太廟之後，故其禮易。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論議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自推見廟最尊之祖為先，即唐議獻祖以獻祖居東向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宗之祖別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祖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下訖於隋唐，下及本朝故事是也。推崇最尊之祖，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為變禮，未可遽行於今。惟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於禮近可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嚮之位便。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維因袷享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宰相陳執中竟請附益立議，及上書以謂皇祐之末，貴妃張氏薨，天子悶所以葬祭之禮，執中知上意，始喪非嬪御之禮，乃請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不忠之大者，宜謚曰榮靈，以慰天下。無祿光大不勤成名之曰榮，朝廷賜謚恭，維復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為恭，臣之議執中正以不恭，乞罷太常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汝州。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為王府記室參軍，又為仁宗皇帝實錄檢討官，辭，賜集賢院。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宮僚，維尤盡其忠，方性柔心以對，至於拜起進退之容，皆陳其節

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手稱善誦書有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為聽納之戒維嘗引疾請郡 神宗上章乞留將去王府採■書之語為贊以獻 慈聖光獻皇后遣使諭宰相韓琦等曰諸王孝日聞皆卿等預擇宮臣所致宜召至中書獎諭時禁中遣使從王諸臣之家為潁王擇妃維上疏以謂必王孝友聰明動循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甚重宜歷選勳望之家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執政進擬宋敏求及維 英宗問除授例執政曰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用 英宗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與宋敏求並除起居注侍邇英講筵是時 英宗方免喪猶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 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術今乃默終日自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維不敏請東宮事以俟宗欲陳諸郡饑維言賑救之道有所未至朝廷雖空倉廩而死者不可勝數乞擇能吏召見慰勉所以憂勤殷勞之意今分行州縣賑卹視流徙遷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修撰 仁宗實錄時御史知雜呂誨等論濮安懿王稱親得罪維上疏以謂誨等所言不過欲盡公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 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士大夫僉固寵利豈肯蹈危機犯此風不長而後內寵邪說眩亂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有所蔽矣又求對於延和殿論其失言逆前所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呂誨等還任其職以全政體既而呂誨等降黜數命不由門下封駁直送其家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俾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待罪乞解銀臺司職任有旨趣令官二人維上章曰呂誨范純仁有言職之功無復其職以盡招賢納諫之美蘇寀除侍御史知雜維封還詞頭以謂自濮安懿王稱親

逐三御史傅堯俞等復不肯就職今用蘇寀則堯俞等宜復有所留之理會雨災詔求直言言事者衆維請擇近臣以章奏事有可行行之又請擇郡守又言近制私罪雖輕常為仕進之累公罪雖大一時被責輒復升進請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寬留錮以開自新公罪之在官者稍加困抑以懲慢吏時英宗初即政維因便殿奏事論人君好惡明見刑賞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以為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 陛下誤有所處分改之不吝以彰納善從諫之美未幾翰林學士范鎮作批答不稱旨出知陳州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正在文字小失以至斥臣竊歎 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比復逐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為陛下盡忠者頃之 神宗為皇太子以維兼太子右庶子判尚書兵部神宗踐阼召為舍人維陳三事以獻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闊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諮訪以盡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慎重及注釋文王世子問安之禮一篇以獻因推及後世禮文之變以申規諷上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時氣候逆寒燠不常郡縣多旱蝗維上疏曰陛下嗣位之初日光晦闇嘉祥屢降今若天道頗與始初不類竊以 陛下之思視聽之間有所未備惟 陛下端靜誠一思惟天戒事以百姓困窮為人心至歎文先為且宜罷置御史中丞于陶彈劾宰相韓琦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中丞安得止罷台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 陛下既不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有名以去疑惑四方頗損朝廷對群臣是非兩失參知政事吳奎論王陶等有封還御批罷知青州維以為奎素有學問敢為持論可任以事不宜以小故衆謂得人令裁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小失禮輒使加罪遽進退大臣不當如是有旨進奎官一級維曰執政

罷免則為奪職，今復還官則為復進。降黜、復進，理難並行。比與王
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當明以明天下之耳目，可不慎
哉。章累上，神宗召還，而諭就職，循等各復其位，維議則言力辭卻。
知潁州，未行，改汝州，召還，修撰英宗皇帝實錄、侍讀學士，判
太常、吏部流內銓，兼花宗正寺，修玉牒官。初，英宗即位，仁
宗主而遷僖祖一支。神宗即位，中書奏：本朝自僖宗以上世
次不可得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等，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
非是。因復還僖祖而遷順祖。維上疏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
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稷、契是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
無所因，故遂為太祖，其所從來久矣。太祖皇帝戡定大亂，子孫
遵業，萬世蒙澤業。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為高祖
也，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上尋世系，不知所始，若以所事稷、契事
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翰林學士元知
開封府，除御史中丞，充理檢使。維以兄絳任樞密副使，兼修例
司，議者所及非一。御史中丞於朝廷闕失無所不當言，不言則為
公議言之，則傷私恩。且呂公著兩省當事用此而罷，自代其任，自
處之地不得無嫌，且無以厲士大夫之俗。又屢言而對，引義堅切，復
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輕刑，以省獄事。時吳充為三司使，神
宗曰：韓維、吳充以太學進，及任敏識，皆號稱職，可謂得人。兼翰林
侍讀學士，權判尚書都省，還翰林侍讀學士，充群牧使，差考試賢
良方正，孔文仲對策入等，而文仲罷歸。維言：陛下毋以文仲為
一賤士，爾黜之何損？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
人將頻進，而進且淺陋不細。暨改賜處分，章五上，其言益切，堅請使
郡，除端明殿學士、翰林學士、侍讀，知襄州，移知許州。除翰林學士
承旨，兼侍讀學士、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入對延
和殿。時久旱，神宗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
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
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
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又上疏曰：近日畿內諸縣督
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
旱雖此甚，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
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
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
問奏對面諭，神宗感悟，行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
排保甲。維識東西市易命，維草詔求直言。呂惠卿曰：朕之聽納有
不得於理，獄訟非其情，賦斂失其節，以忠謀讜言鬱於上聞，
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此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又命與
知開封府孫永同射問在京諸役利害事。未幾，令呂嘉問同行，躬
問，又令以問到利害送呂嘉問等。維上疏曰：陛下侍臣乃在呂
嘉問之下，臣雖不才，先帝所命以輔陛下，於初嗣行年六十，
未嘗有一言枉道阿倚，已希已利，未嘗有一言不盡理道以撓聖
聽。今於此小事，數罷嚬防，乃不得與新進小臣為比，臣復何面目
出入禁闥？親求去位。優詔答之。知鄧州。王韶獻熙河奉事，將領景思
立敗績，詔還任上。夫侍郎奏斬獲首級，維草批答曰：方其敗時，偏
返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眾，無以多殺為功。讀者嫌
然維以言多不用，求去益堅。會兄絳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明
殿學士知河陽。坐議免役錢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踰
年，復職，徙知許州。車駕幸舊邸，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再任。而
中書舍人曾肇當制，辭稱維純明亮直，練達古今，先帝所遣以
輔朕躬。又曰：參用之間，韓維壽鼓之述，在為禮樂而勸農桑，
以惠孫子。前烈皆有所素學。御批維不知事君之義，明從罔上，老不
革心，非所謂純明亮直。始以舊邸恩使守便郡，又非可使以布
政宣化。今辭命乖戾，不中本情，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送中省改
撰行下。罰曾肇銅十斤。維請宮觀，乃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神
宗晏駕，維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使降手詔勞問，維對曰：治天
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
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
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
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
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神孫觀 陛下

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間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争宣其力矣逮出牓朝堂詔求直言六事一曰青苗錢歲賜之法二曰免役除寬剩之数三曰坊場依 祖宗法中歲定額不可添長四曰罷市易五曰欽保馬六曰禁錢幣出關起知陳州未行召起闕除兼侍讀擢拜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加大學士維言 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興兵問罪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舊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 先帝聖意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又言光祿大夫致仕范鎮 仁廟朝首倡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豫建儲副自此大臣始有論奏一時忠勳皆被寵祿而賞不及鎮乞優與其勑以旌從之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詔旨從不得言先朝事而言事或有所言乞改詔語維於簾前抗議以為帝王詔令傳信四方豈可譏改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則爭論上官均問舜民事知何語彼朝廷下巖叟分析維曰朝廷但論其所言是非若所言是則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所言不善雖杜門不通問評各執己見論議非為國事无補亦恐人情膈也初維與王安石雅相厚善王安石執政維議國事始多異同至是議欲廢三經義維以為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維平生交俱以耆德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時中官梁惟簡除入內內侍省押班范純仁等累奏未允維於簾前力爭訢之其後惟簡遷官輒繳還詞頭維因面奏論內降且言 仁宗寬仁每苦近習貴戚僥求恩澤宰執政御等但依公執奏可以杜絕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敢避人怨憎惟簡罷遷官二年以資政殿太學士知鄧州改汝州繼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既差知頴昌府累章告老加太子少傅致仕郊恩以諸子封太子少師維自嘉祐以來為名臣 神宗知之尤深及欲大用會王安石用事变更舊法維言多所異及元祐初起為門下侍郎首仁哲宗眷礼優異維自以四朝舊臣身任天下之重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遂去天下惜之紹聖二年坐[illegible]降左朝議大夫致仕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誥歸其官聽父居里上臨其先朝舊臣特許之元符元年上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子宗儒宗文宗質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七

蔡忠懷公確傳 實錄

元祐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卒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黃裳從陳州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舉進士第尹邠州司理參軍陝西轉運使薛向始欲按其贓污既至見確姿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丞相韓絳宣撫陝西喜確所造樂語就其才移太平州繁昌令改薦作佐郎知陝州閿鄉縣事絳又薦於其弟維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責確廷參確以為藩鎮辟除僚屬乃有此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 神宗聞而愈之改充三班院主簿擢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首論開封府訟不能決者悉付司錄民冤吏撓不可不戒有詔論推官一員監勘王韶開熙河費用無藝郎奉允太常博士侍官錢詔杜純推鞫純以實聞宰相王安石怒卻其奏疏詔確鞫于秦州確希旨直韶違純皆坐謫自是安石始親厚確朝廷患吏冗其事廢乃補京朝官皆立試法確謂未及使臣則任官之弊未革請下樞密院草議立法從之奉使契丹遷太常丞賜緋衣銀魚除直集賢院判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兼提舉常平倉請增發力保戶馬免其歲錄罷錢帛之賜熙河措置財利司言熙州錢垛十四萬緡皆鳴熙河文字張維以官錢貨錢十五萬有奇太半不知主名詔確乘傳併劾之除御史知雜事遷右正言知審官院詔充本官州運可及黃河磨川把等利害主范子淵而抑能本本罷知制誥判司農寺遂除確知制誥賜三品服知諫院兼判司農二司使沈括以免役事詣吳充確論括為近臣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公言之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意王安石罷相大臣於法令或有所更易為朋黨之資耳括坐是出知宣州又劾直學士使郭逵經制安南逗撓不即平賊天章閣待制趙卨失措置芻糧知洪州王韶論表妄為自身之辭歸過於上又劾陳繹為謝所附不宜居侍從於是逵以左衛將軍安置南康降職韶落職知鄂州繹罷知制誥 天子意確孤立無黨頗信用之確益以彈擊為己任為史中丞鄧潤甫與察御史上官均方受詔治相州馬言獄有旨遣確論臺參治獄起皇城卒事多不實潤甫均欲辨理於 上前確獨鍛煉其事以相州判官陳安民狀引大理評事文及甫誣宰相吳充為地安民乃及甫之舅而及甫充婿也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恐不服潤甫均留身鄉從極論其不可確耳目長具得所論曲折即劾二人羨有所請併逐之確又任殘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監問狀稱免者輒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者 上初疑濫及無辜遣使官員外郎中李舜舉審按因不知為詔使無敢一辭異者由是潤甫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出知撫州均責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而確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兼直學士院會知江寧府呂嘉問違法營造為使者何琬按發嘉問之黨在京師摘語消息確言當痛繩以杜交通漏泄之姦又言諸路常平司往往以轉運司兼領權移用司農錢物請提舉決官止以提點刑獄官攝事提舉官所職有成效者與遷提點刑獄 上皆可之河決曹村轉運使王居卿建橫埽之法決口斷流確為之具功付都水監著為法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此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虎私請於學官孫諤葉唐懿補內舍生謂唐懿絳所親亦與焉絳罷政知亳州拜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確居獄嚴而少恩深文周納以排陷縉紳一掛吏議無有獲免者人論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而代之元豐三年易太中大夫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韓絳在西京上言確小人不宜在 陛下左右 上亦知之 哲宗即位遷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 神宗皇帝山陵使故事靈駕進發前一夕五使宿於次確不赴宿不入宿御史劾其不恭猶以祔廟恩遷正議大夫元祐元年提舉修 神宗皇帝實錄言官論確姦人之傑欺罔先帝無所不至山陵復土之後不求去位升祔轉官前此無敢受者惟確貪冒受之廉隅不修甚於市井確浸不自安乃連表求避位除觀文殿學士知陳州二年坐鞠弄威福故縱其弟碩盜用官錢罪不覺職知安州滿歲徙鄧州充西京路安撫使四年復觀文殿

學士曾知漢陽軍吳處厚奏確昨責安州作車蓋亭詩語涉譏訕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而理終屈責授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御史中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右正言劉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論確死罪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確與章惇黃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為死黨同謀 聖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結黨傾危無所畏憚者不早辨明解天下之疑恐歲月久人或致得行其謀間兩宮有傷孝慈莫於是 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輔臣二省御史臺諫大臣曰 皇帝是 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 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相入對吾以皇子所寫佛經宣示是時衆中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遂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仍給遞馬發遣傳居後知亦不得拜八年正月六日確卒於貶所年五十七明年改元紹聖章惇為相復照皆用事追復確觀文殿學士確子渭及其祖母明氏權以訟冤事將族滅劉摯梁燾王巖叟以嘗傳死既窮治無所得而御史中丞黃履復言官來之邵亦言英劉摯等造謗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確太師諡忠懷賜第一區又詔封贈衛二國公崇寧初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元年詔確配享 哲宗廟庭擢其子洸太僕寺丞渭開封府判官五年請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政和末京為太師王珪婿鄭居中為宰相議論不相下居中將除母喪京恐其復位乃收用確子渭使論其父定策功及元豐末王珪事以沮居中其辭誣及宣仁為之助以熒惑 上聽未揆卽更名懋拜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汝南郡王封其母安泰為郡夫人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寵當世 今上即位首辨 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攷實刊修播告天下確追貶官安置所賞顯南恩州所賜監司並行追奪天下咸仰英斷焉有流星出天市垣沒於南方黃色有尾跡燭地丁亥 上御邇英閣召宰相執政賢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預講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 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此用也丁度對曰臣事 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太平於臣勸此盡 祖宗家法甚備講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 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 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 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 本朝必先致恭 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 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 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 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 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 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 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 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 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 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 上甚然之

章丞相惇傳　實錄

崇寧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團練副使致仕章惇卒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始生父俞欲不舉奇其風骨以舉進士甲科知商州商洛縣雖武事御史歐陽修薦以試館職除著作佐郎知雄州武進縣王安石秉政召編修三司條例除秘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察訪荊湖用兵湖北拓境數百里置沅州南方兵興自此始入修起居注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權三司使以知制誥出知湖州用事徙知杭州改起居移知荊南府事乎以親老再請知湖州俄改杭州未至除翰林學士未授命丁父憂服闋判三館秘閣知審官東院元豐拜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踰年出知陳州移定州元豐五年召為門下侍郎 哲宗即位知樞密

政事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市弊事惇與宰相蔡確
不肯引去位窺伺得失惇尤能侮光爭論決法光不能堪蘇轍
為諫官上疏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提舉杭州洞霄
宮　哲宗親政召為尚書左僕射惇性忮毒忍於為惡元祐用事
臣僚再竄謫至嶺海誣謗　宣仁追貶王珪議殺劉摯等皆惇力也
哲宗升遐　欽聖后召兩府議所立惇奏立同母弟　欽聖后曰
皆　先帝之子惇色沮及　徽宗上即位遷特進封申國公充
哲宗山陵使至成皐大昇轝陷于濘踰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
至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户參軍百姓歌
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謂安惇其為人所嫉如此崇寧元
年改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二年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
大觀三年詔復特進申國公政和三年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子持
援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八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范直講祖禹傳　實錄

元符元年十月甲午責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父百之太常博士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授試校書郎知資州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授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坐考別試所文卷犯　仁宗嫌名降遠小差遣編修君臣事迹所奏留為著作佐郎官制行易宣德郎光得請宮祠居洛詔以其屬自隨七年書成光因上章稱薦除秘書省正字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以五品服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礼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以此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　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群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理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慘服三日而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時呂公著為左丞祖禹引嫌力辭改著作佐郎充修　神宗皇帝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言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綉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　皇

帝方嚮儒術稽學問虞所以曰長聖性未定熟率[illegible]
[illegible]動皆有法不可不慎若[illegible]利以龍衮冕帝
之德使同不[illegible]要之色耳不蹈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
則[illegible]日益[illegible]此宗社無疆之福也 神宗朕[illegible]教事闕
學[illegible]祖禹又上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
之君以閔學故特[illegible]則似許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
之意也請[illegible]因事則[illegible]庶合先王禮意上[illegible]之[illegible]
皆告人[illegible]不拜時以[illegible]講讀祖禹又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
問之[illegible]急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
盡言也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欲[illegible]立於朝以[illegible]
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
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
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為
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illegible]

大夫[illegible]修撰[illegible]得罪分司南京祖禹上言聖人之[illegible]
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illegible]後必有[illegible]用刑宜決
於當不可失之於寬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illegible]
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illegible]在相位故[illegible]不可
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 陛下所用多非[illegible]
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皆指[illegible]以為黨確而逐
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
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
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illegible]
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勿使小人得
位[illegible]日之患[illegible]上
言議者[illegible]政事之失[illegible]外
不問交[illegible]私恩[illegible]之進不由[illegible]大[illegible]各
方[illegible]議論以責其[illegible]又力辭朝廷[illegible]
郎部中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祖禹上言日來諸路

無[illegible]責辦於外計且既委轉運使副以
[illegible]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
者[illegible]有不自信之心[illegible]望朝廷遣官會計意不自安
[illegible]得明覽奏知有不實即
[illegible]今諸路所費所以不足者由與刑封椿闕額
[illegible]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 先
[illegible]朝廷方務安邊民則封椿之法宜悉
[illegible]上京及今日已前未
[illegible]上言[illegible]盡以歸尚書戶部[illegible]轉運司以佐經費[illegible]不
報[illegible]臨[illegible]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
[illegible]決口及修[illegible]之費[illegible]大河使歸故道右相呂
大防[illegible]議祖禹又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士大夫亦以為不
可[illegible]八九而[illegible]合敢肆[illegible]朝廷不博謀於
[illegible]役[illegible]邊[illegible]監[illegible]於功賞
[illegible]給[illegible]民利[illegible]之民利

於[illegible]此輩非為國家計也既而還給
事中[illegible]所領工[illegible]河役[illegible]斷大
[illegible]功必不一[illegible]民力朝廷卒從其議罷[illegible]中
[illegible]上[illegible]負又上疏[illegible]太皇太后保
護 上躬[illegible]切[illegible] 太皇太后命宰臣呂大防諭祖禹以
外議皆[illegible]耳[illegible]上疏[illegible]帝進德愛[illegible]以為去
太皇太后[illegible]遠之[illegible]勿[illegible]外
[illegible]經左右有[illegible]於道路[illegible]私妄
[illegible]是以[illegible]九言事
恭[illegible]又無[illegible]
[illegible]言[illegible]及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戒[illegible]
[illegible]書成轉一官[illegible]修撰改
禮部侍郎[illegible]學士兼知[illegible]史院事[illegible]翰林學士兼
侍講[illegible]官 太皇太后登遐 上親覽庶政祖禹上
言[illegible]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

廢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illegible]
敢以藝言感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議洶洶在位者多自引
去因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興亡小人之情狀反覆數切[illegible]
以感動上意章累上不報請因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陝州
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修實錄詆斥 先帝[illegible]司馬光[illegible]
[illegible]豐疾及妄論乳媼離間兩宮事初得罪[illegible]川明堂[illegible]責授武
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illegible]賓州再移
化州卒年五十八 徽宗即位列名黨籍宣和八年追復徽猷閣待制
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沖溫

鄒司諫浩傳　　同前

政和元年三月宣德郎直龍圖閣鄒浩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中
元豐五年進士第調蘇州吳縣主簿揚州教授[illegible]雄州防禦推官知
安州孝感縣[illegible]教授除大學博士以言者論罷為襄州教授
父喪服闋改宣德郎[illegible] 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illegible]立后孟
氏廢告上疏曰日月[illegible]曰天子之[illegible]陰陽相
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illegible]內職然則
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illegible]天下擇母而所立賢妃[illegible]
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illegible]有[illegible]故事[illegible]
用之爾蓋皇后[illegible]美人皆[illegible]
踵卉所美人所以[illegible]公至立[illegible]而[illegible]
慈聖光獻所以遂懷也所以[illegible]天下萬世[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孟氏迎
發郭后實無以異[illegible]孟氏[illegible]未嘗[illegible]外雜[illegible]賢[illegible]
[illegible]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illegible]致罪乎世亦不[illegible]
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illegible]并[illegible]美人以[illegible]至公固有
祖故事存焉豈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illegible]不[illegible]妃嬪以[illegible]
仁祖故事存焉二者以居[illegible]得[illegible]也况孟氏[illegible]
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illegible]族之語又[illegible]
陛下臨朝慨[illegible]以[illegible]后[illegible]不幸[illegible]立后之詔 陛
下如其輕亂名分[illegible]重[illegible]於[illegible]不疑 陛下立

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所謂 陛下者皆莫信之矣識
在史策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一時
改命為其難而以萬世公議為是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
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惇等覆奏[illegible]除名勒停新州編管 徽宗即位復宣德郎添[illegible]袁
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同修國
史遷吏部兵部侍郎乞補外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改杭州崇
寧元年閏六月下詔 朕仰惟 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
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聞臣僚舊疏適見椒
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是時 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
傍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 朕為人之弟繼射
承祧設誣之臣其可逃罪鄒浩可重行黜責以稱 朕昭顯前人
之意於是浩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後半年除名勒停昭州居
住崇寧四年移漢陽軍五年復承奉郎歸常州大觀元年復宣義
郎宣德郎直龍圖閣浩自嶺表還親[illegible]九六年卒年五十二自號
道鄉有文集三十卷初浩除諫省欲終辭母張問其故浩曰有言
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議則我
何憂乎勿辭及兩被竄謫母不為動君子人稱其賢

劉諫議安世傳　　同前

宣和七年六月戊午承議郎直龍圖閣劉安世卒安世字器之父
航 神宗朝為太僕卿國史有傳安世[illegible]六年登進士第調洺
州司法就辟為陽帥[illegible]父[illegible]服除為河南府左軍巡判官 哲宗
初[illegible]為御史中丞薦之除右正言首論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
親戚子弟未嘗居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 累
聖之制專用親[illegible]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猶習故
能文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左僕射呂大防右僕射范純仁門下
侍郎孫固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十人且曰惟
中書侍郎劉摯未見所引私親而[illegible]其間當同循默豈得無罪
願出臣章[illegible]省俾自此以往[illegible]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

不協公議章進諫交彥博已而諫議大夫王覿論其罪于中丞不協遂
史楊康國相繼辭去安世與左司諫韓川復申言之并亦乞補外
時兩省諫官惟安世獨留章二十上疏乃罷出知
民田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詩安世皆極言且謂確陰懷貴
望邢恕自言 聖上嗣統有定策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為辨正恐
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 兩宮有傷慈孝乞將確并之遠方
先是御史臺見安世論確罪初無一言及王分追分除
夫則全臺上章又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累以復行所言
世言常陶皆安石黨安石殘民蠹國向之云亡人皆相慶
言事分言上書乞賜確罪謚以懷世致邪之意常等惡傷王氏因分
之除祖宗舊典於是常陶與御史趙挺之王彭年同日皆出
一空方確之未敗也純仁在密為申理乞從寬貸及敢安
鑿同為中書舍人皆營救之路有分司之命波封還詞頭
世又劾奏之由是純仁與存俱罷亦補外為舍人
兼右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有詔權罷講筵安世上疏為宗社
大計開之頻御經帷以助聖學 哲宗嘉納 初御溫伯為翰
林學士草王[redacted]制有預定議於禁塗之語及為確制則曰才首定
策之功至是溫伯為承旨安世言溫伯陰受邪說稱頌王珪而蔑
美於確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凡六上疏不報請補祠除中書舍人辭
不就除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明年以寶文閣待制知
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祿卿分司南京安世復懇言惠卿罪
無國之巨蠹四海所疾宜永投荒裔考之常法猶未愜不思何
名遽復御列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稍以及確確之後用則之
徒如蟻毛而起為國家計其得安乎頃使中外群小不
道紹聖初章惇入相降官落職知南安軍未至貶少府隆湖
寺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三年再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子
滑數上言以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朝廷委翰林學士蔡京等究
治京獄為奏劄請誅戮摯安世等家族乃移安世梅州既而究治
無驗而惇尚乞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置獄欲盡誅之報 哲宗
仁聖共引不行 徽宗即位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

住復承議郎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元年復待制宣
暗二年落職知沂州以抗西京提舉三年除名
峽州羈管五年敘承事郎大觀二年敘宣德郎四年
復承議郎政和八年提舉南京宣和六年復直龍圖閣卒
年七十八安世少師事司馬光初仕於光光曰一言終身行之
光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安世問其目
光曰自不妄語始及為諫官入白其母將以親辭母告之曰不可
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勉之力言當世之務幸而開納利澤足以及
物或有非意吾不以遠近汝俱南遷母怡然曰茲事固
知如此有違且以得有文集二十卷言集
十三卷資治通鑑音義十卷子伯英伯康伯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曾文肅公布傳 實錄

大觀元年六月乙卯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布卒布字子宣南豐人幼孤學於其兄鞏擢嘉祐二年進士第[illegible]推知開封府自海州懷仁縣令辟監本府檢校庫王安石[illegible]亦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改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illegible]中書戶房公事遷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兼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法行而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當國法之初行異議紛紛獨惠卿與布終始不易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illegible]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向遷禮部[illegible]翰林學士兼三司使初[illegible]論新法之害 神宗[illegible]七年大旱[illegible]劾布[illegible]出知饒州徙知潭州[illegible]知廣州[illegible]學士知廣州[illegible]待制知桂州[illegible]徙知秦州[illegible]復出知陳州[illegible]為朝[illegible]召為翰林學士[illegible]赴京師遷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illegible]知河陽青州瀛州 哲宗親政自瀛徙江寧入對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擢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知院事[illegible]為相[illegible]元祐[illegible]士心不附布[illegible]名士如陳瓘張[illegible]門下欲以傾惇 哲宗升遐 欽聖太后召宰執問[illegible]議而奏[illegible] 太后垂簾 徽宗即位[illegible]為相[illegible]以定策功拜右僕射光祿大夫門下右僕射[illegible]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為建中靖國邪正雜用[illegible]布獨當國[illegible]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為崇寧[illegible]召用[illegible]布[illegible]元年閏六月罷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九月落職提舉亳州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十月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十二月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三年責授賀州別駕又責授廉州司戶參軍四年量移舒州五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大觀元年卒于潤州私第累復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曾舍人肇 同前

大觀元年六月丙辰朝散郎曾肇卒肇字子開布弟也中治平四年第調台州黃巖主簿鄭州教授用近臣薦賜對為崇文院校書兼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又中省除集賢校理修 仁宗 英宗兩朝正史以兄布為史院編修官判登聞鼓院六曹建除尚書吏部郎中兼修 兩朝國史以兄布除為尚書戶部郎中復為吏部兼著作郎遷右司郎中接伴契丹賀正旦使元祐初為 神宗實錄檢討擢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實錄修撰 大皇太后受冊有旨遵章獻太后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二年受制定議 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 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蓋人主一時之制 今皇帝述 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大皇太后當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 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 皇帝之孝愈顯大皇太后之德愈尊而宜其得顧不美歟從如肇請又論內降之弊始自細微漸無紀極不可不戒諫官王覿劾知潤州肇言覿以論及執政罷去臣恐在廷以覿為戒異時執政有累 陛下不得聞矣 哲宗悟加覿直龍圖閣使契丹回奏臣道雄州民苦差役不便願更其未便民者河決而北踰十年二三大臣力欲回復故道使都水使者王孝先主之肇奏陳不可蔡確責新州中書舍人彭汝礪當草制不奉詔而諫官[illegible]之時肇新除給事中因辭請外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知鄆州及至改陳州又明年徙知應天府七年入為吏部侍郎論南郊既去皇地祇合議者欲夏至遣官奉祀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親行事地則遣官非王者父天母地之義又議明堂配帝請從祀五帝與昊天上帝並祀徙刑部知徐州數月徙江寧府紹聖初知瀛州降集賢殿修撰知徐州歲滿知泰州又徙海州 徽宗即

位復爲中書舍人上疏曰治道在廣言路以言路[illegible]人得言其纔不
應以言罪人將鉗口去矣會日食四月朔故事當咨詔求直言
上命肇草詔能具述意詔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祐士大夫[illegible]以
赦叙或復舊職與方面肇奏生者蒙恩固已厚矣唯是於死
者爵尚未被 聖恩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illegible]律曹例用故事
稽會臣僚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恩澤又乞如 祖宗
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與領使流竄廢錮之人
均被恩澤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請 上觀唐貞觀政要陸
贄奏議諫官陳瓘以言東朝尚與政事被論肇即 上書兩宮乞
復瓘職且明瓘意在於發君執政偏言上寵[illegible] 哲宗期從兄之
服肇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然
數世已遠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illegible]進曰史
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肇以史記
世次遭記祭法大傳之說與[illegible]皆同然 上顧[illegible]語寒宿相肇[illegible]
嫌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修撰 哲宗實錄
修 神宗寶訓 同朝會要出知陳州徙太原府与京揚州又徙
知定州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徙知岳州與
滁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移台州未至復朝散郎卒年六十一

王懿敏公拱辰傳

元豐八年七月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北京留守王拱辰卒拱
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初名拱壽天聖八年年十九舉進士爲第
一 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著作佐郎直集賢
院同知太常禮院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此上元觀燈燕拱辰言
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蕢揚觶今既詔郭氏以后禮
葬豈獨大夫比耶請罷[illegible]樓觀燈及遊[illegible]曰仍禁都下舉樂凡二
司鹽鐵兵官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兼判太常禮院初朝廷循
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辰請做唐制益以東路之湖南路之帥臣安
各授節制須[illegible]特爲五營慶曆元年發樟路幾以拱辰爲東路安
撫使至則奏選遣員以寬民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
何爲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万士囊遂可得而
限矣 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
必誇言以嚇我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 祖宗之所以限胡騎也然
後從之遷翰林學士六符來求關南十縣地書謂 太宗兵并汾之役擊燕
名之師直抵幽薊拱辰曰可有之役本誅僭[illegible]契丹輒使行
人以犯王師[illegible]以石嶺以絶假兵以拒 太宗怒其反覆既平
并[illegible]遂下令北征此豈謂無名因作報書云既交石嶺之鋒遂有
薊門之役契丹得報遂好如初除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illegible]事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已而除使臣言用和元
功而驕朝廷名器豈其所欲非所以全后家又言河東經略無功
移[illegible]求郡爲自安計不當爲[illegible]使[illegible]之蘇舜欽監進奏院因
祠神[illegible]集客有同賓故言者爲御史[illegible]以舜欽易故紙得錢爲
監守盜[illegible]吏如法拱辰遂言其放肆狂率[illegible]先聖[illegible]教由是
皆坐廢黜又言中書樞密院總天下機務至繁一切當[illegible]日力措
不暇何暇親閱[illegible]哉宜悉將細務歸之有司[illegible]紹宗[illegible]佛像或象
教[illegible]對郡人[illegible]以金試[illegible]投臺中官[illegible]亦出貴[illegible]佐之拱辰言西師宿
老而財用[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士心犯民怨[illegible]遣中使禁止之除翰林學士
權三司使[illegible]兵[illegible]不[illegible]拱[illegible]以三路[illegible]
糧[illegible]以權輕重改集賢學士知鄭州[illegible]三州留守西
京皇祐四年除承旨至和元年拜三司使使虜[illegible]宣徽北院使
御史趙抃言知澶州任[illegible]與[illegible]轉運判官李[illegible]市死商真珠
三司具[illegible]來上而拱辰悉以其珠進內以[illegible]宰相[illegible]也人言奉使
契丹與[illegible]宴[illegible]失言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帥
秦亢二州[illegible]河南京移[illegible]北門 神宗即位還朝[illegible]上曰臣欲納
忠[illegible]知 陛下[illegible]所向[illegible]羣事方作不可不戒 上以語
參政王安石曰此未足以爲姦邪以未知 陛下意所向也若公
亮[illegible]拱辰在 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illegible]拱辰交
結外戚[illegible]家人皆知之然拱辰出守南京徙河陽再守西京召
還爲太[illegible]元豐初爲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三年再守北
京拱辰以[illegible]不足以任事 上[illegible]北門[illegible]也勉
爲[illegible]行[illegible]至[illegible]路初籍民兵拱辰[illegible]下[illegible]年拜武安軍

[illegible]復位 上[illegible]檢校[illegible]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輟視朝一日[illegible]
贈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

韓太子少[illegible]傳

同前

紹聖四年觀文殿大學士守太子太保致仕[illegible]
[illegible]人父[illegible]事[illegible]以父任[illegible]
[illegible]進士第知[illegible]
判官選大常[illegible]
之殿[illegible]
[illegible]州代還除[illegible]中侍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運[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以樞密[illegible]
[illegible]比路武[illegible]正任以[illegible]
入內都知史[illegible]私役皇城[illegible]從[illegible]
不[illegible]使[illegible]者私役[illegible]
正[illegible]之罪要侍御史 英宗即位[illegible]
[illegible]除兩浙轉運使知陳州徙河中府[illegible]刑部郎中
知揚州[illegible]三品服[illegible]轉運使[illegible]
[illegible]封冊朝廷[illegible]人以[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 上即[illegible]日[illegible]
政曰[illegible]用[illegible]
以[illegible]
知秦州[illegible]隨入[illegible]
百餘[illegible]死[illegible]以[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司[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代地界[illegible]在京[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對而還[illegible]知[illegible]封[illegible]明年[illegible]
[illegible]東與遼人[illegible]分[illegible]許[illegible]
括使還[illegible]地界事已[illegible]以示[illegible]者按[illegible]界山
小[illegible]所[illegible]已是[illegible]者[illegible]已[illegible]其多不[illegible]其少[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可也若
今日與[illegible]明日[illegible]則[illegible]以待之[illegible]
與[illegible]所上[illegible]官[illegible]卒如所
[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士[illegible]官制行易
大中大夫[illegible]同知樞密院 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與蔡確
同[illegible]不[illegible]雖[illegible]一[illegible]及[illegible]為 神
宗山陵使[illegible]狀由是[illegible]知之裕陵
復土[illegible]以[illegible]待制[illegible]中韓宗文為館
職[illegible]仁以[illegible]曰[illegible] 太皇太后族人[illegible]中書侍郎[illegible]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中外則是君臣[illegible]私其親何以示
天下[illegible]用[illegible]官[illegible]王[illegible]御史
[illegible]士大夫[illegible]之在先朝
[illegible]地[illegible]里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與[illegible]
之功[illegible]曰[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加[illegible]其[illegible]許
[illegible]下所知[illegible]地[illegible]以[illegible]請除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文[illegible]大學士出知[illegible]
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illegible]三年加檢校司空[illegible]
[illegible]老[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文[illegible]上[illegible]年[illegible]給事中
[illegible]之初[illegible]位[illegible]張[illegible]司馬
[illegible]以太子大保[illegible]致仕[illegible]年七十九 上[illegible]
[illegible]外事[illegible]所至以[illegible]出入將相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子宗[illegible]宗[illegible]
新刊名臣碑[illegible]之集卷二十

邵康節先生雍傳　　太史范　祖禹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刻勵爲學夜不就席者數年衛
人賢之其後過洛愛其風俗之美遂居于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
母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
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无
不親之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乘小車一人挽之行游城中所過
倒屣迎致居洛三十年洛人共爲買田宅士大夫多助之者雍皆
受而不辭爲人坦夷无表襮防畛不爲絕俗之行其學自天地運
化陰陽消長以數推之逆知其變自以爲有師授世无能曉之者
而雍内以自樂怡如也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千篇曰擊
壤集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與
前秩同召雍卒不起卒年六十七知河南府賈昌衡上其行義詔
於鄉里充贈吳充請於　上贈秘書省著作郎賻粟帛給葬
洛言雍隱德丘園留問照著賜謚曰康節

沖晦處士徐復傳　　舍人曾　肇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以辭章於書
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數術之學世罕有能及者爲人閎傳有
大志内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與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
賤不足憂也故雖簞瓢屢空衣食或至於不能自給而處之晏然其
意也遇人无少長貴賤皆盡恭待其言則世因事以明是非之理
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曰盡其在我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
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太常丞陳林瑀皆薦復
詔賜裝錢州郡迫遣上道既至　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
復所爲上書世莫得聞也　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
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以歲在丁巳而太一守中宫兵宜
知不宜外　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著邊防太一主客立成曆法
詔論　上曰卿所獻書留禁中以欲官之復固辭延官其子歸

從復將歸故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　仁宗
御上行禮以東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
必先加禮訪復未嘗一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訪復問甚禮
之仲淹嘗言西兵防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十年問官有星變
復曰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大
玄教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願學者不能求吾
復何爲以徼名後世哉既死其所爲文章悉焚之今其家有書十
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
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遂及見子稷未及往至
期復果已死其後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
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修其居
問高士坊云贊曰
復之文章有者有慎習贊周易參贊子篇卿於退老諸已不冷世取
卿余論其復官不求其道云若復自被于淵之中隱約於閭巷久
而不改其操可謂深之者矣

程宗丞顥傳　　實錄

元豐八年五月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字伯淳父
珦自有傳顥爲兒時已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江寧府上
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呂公著
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務不飾辭辯以
感動　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
張載與其弟頤爲首其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
曰當爲卿戒之時王安石益信用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
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浸行其說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
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
青苗取息諸司部提舉官多非其人又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剩
錢希賞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數事安石

[illegible]六合而宥罰顥忠信顥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
動　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罷改差簽書
鎮寧軍節度判官公事未幾求監局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
言其未嘗敘年勞乞遷秩改太常丞差知扶溝縣事坐獄逸鄰
邑罪人罷監汝州酒稅　哲宗即位[illegible]承議郎召為宗正丞
未行以疾卒年五十二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
道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
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
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
而其實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
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
深有經濟之意不幸早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太師文彥
博采衆議而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程侍講頤傳

大觀元年九月庚子宣直郎程頤卒頤字正叔與兄顥初從汝南　同前
周敦實學遂以經術為諸儒倡四方從之游者甚衆　英宗　神
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　哲宗嗣位宰相司馬光呂公著西京留
守韓絳上其行義于朝曰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
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干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
逸民乞賜召擢以裨風化　詔以為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頤力辭未幾以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召　既對除崇政殿說
書首上疏言帝王之學大略云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
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薰陶成性況陛
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
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
德器成就乞精選賢士入侍勸講講罷則留分直以備訪問云云

扶持[illegible]日[illegible]四十五十以上[illegible]重小心者侍聖躬之物不接
於目[illegible]之言不入於耳[illegible]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又[illegible]延
侍[illegible]人凡[illegible]見　主上重道之心
願在[illegible]以師[illegible]居[illegible]侍講[illegible]以[illegible]聽聞帝在宮中
[illegible]講[illegible]不[illegible]恐[illegible]之耳聞目推此心
以[illegible]要道也[illegible]　神宗[illegible]至[illegible]表
[illegible]方[illegible]以[illegible]化天下
[illegible]朝廷[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主
[illegible]如此又上[illegible]　太皇太后[illegible]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
[illegible]日[illegible]於[illegible]日
[illegible]日所[illegible]
蓋[illegible]切[illegible]成[illegible]使[illegible]
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十日一至[illegible]今
[illegible]二十餘人在其
中[illegible]止[illegible]
知[illegible]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躬康和[illegible]簾下觀講
[illegible]不[illegible]　主上[illegible]於　陛下[illegible]有所
[illegible]要職獨[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太[illegible]一人[illegible]道者[illegible]
音不能入也[illegible]前後兩得進講未嘗不[illegible]
於上心若使其[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成人[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中[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西[illegible]上[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郎
秋[illegible]其[illegible]日[illegible]大
[illegible]夫[illegible]之[illegible]崇
[illegible]宗[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　徽宗即位故還[illegible]復[illegible]
郎[illegible]伊闕山數年卒年七十五[illegible]之
[illegible]良佐呂大臨[illegible]名於世有

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經解說未成編者附于集子端中興序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宋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
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　行宮留守彭
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贈
光祿大夫劉公行狀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
人
祖韐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累贈太
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吕氏韓國夫人
父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累贈少傅
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為建人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虜人得之欲以為將相竟不辱而死少傅公紹興初佐川陝宣撫使軍事保鄣梁益為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奇質英晤絶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厲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為不可及始以忠顯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年乙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以歸杜門讀經史書討論講求益務其志上大臣杖策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赴遭外艱既免喪而韓國夫人無恙特重從秦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由書舍人呂秦丞相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旨欲為其父作謚以公不亟奉行也然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秘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即真尋除監察御史避為者復還故官公前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縱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疑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問其能檢柅吏姦故因其引嫌復委以選事兼權秘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會金使渝盟天子赫然將恐親師北向以雪雠恥復土疆一

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既
劾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宦者張去爲逐以忤旨去降公不草制
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既而車
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與留鑰衆望屬之
而詔乃以楊存中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其不
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專爲浚地
耳宰相召公喻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爲國家計故不
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
存中命乃寢未幾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召入草制立 建王
爲皇太子 今上皇帝既即位詔公借禮部尚書使金 是時虜
北歸罷兵將爲鈞敵之禮虜意不可測公受命慨然不復問家事
入辭母夫人戒家人悉裹囊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
副使某者以違宣官物不公抵罪上以公將召無所私手札褒諭
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許國矣亡
彼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
以擇將帥核軍實爲對其悉會自太白經天旱蝗飛蝗之變又因傳
問近臣闕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斂氣也今虜覬覦多
然未厭而國家困仍饑饉有負戴之[illegible]諸所當事剝以媚權倖取
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地圖未復地狹民貧而供億隨至
徵求日廣爲監司者不恤郡爲郡者不恤縣爲縣者不恤民至
或重爲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其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怨
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惟當信
賞必罰以厲將帥之心精覈刻剝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
精擇郡守深汰貪吏以拯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
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 陛下亦當於此擴其所以日新之德屏[illegible]嬖[illegible]
益之戲[illegible]後宮作聚邪佞常從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絕
害吾誠者則夫敵人之[illegible]可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消矣
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强國有不易之策今曰和曰戰
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
策則必繼明[illegible]白治之術博[illegible]謀救民之原毋事虛文專意實效使政

中[illegible]從三者之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illegible]
者自[illegible]未有言者日以爲 陛下憂之 上
時[illegible]以定入[illegible]之
公以[illegible]中外[illegible]戶十功[illegible]不
當[illegible]以[illegible]公以[illegible]萬[illegible]後
而[illegible]是乃不事[illegible]有[illegible]功[illegible]以[illegible]得
約[illegible]已下公奏曰[illegible]名品至[illegible]召
日[illegible]以[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杜邪枉之門也且今
迎[illegible]大[illegible]方[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堪此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事[illegible]奏上[illegible]官
公[illegible]以[illegible]久居中[illegible]有
作[illegible]年冬[illegible]至
秀[illegible]閩人以公未[illegible]留
防乃一以[illegible]取而自爲之[illegible]有
於是人始大服[illegible]安[illegible]未[illegible]
使民[illegible]亦[illegible]有[illegible]人甚便之[illegible]官
定[illegible]用[illegible]方[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人南[illegible]
封[illegible]入道州桂陽[illegible]州[illegible]不知所[illegible]至[illegible]
民[illegible]之以[illegible]由是[illegible]日[illegible]守監司[illegible]不以
實[illegible]之以公[illegible]待
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公以五月入境[illegible]
賊[illegible]已[illegible]人[illegible]部[illegible]兵[illegible]守[illegible]
求[illegible]而[illegible]奏[illegible]下[illegible]命又[illegible]比[illegible]下[illegible]已[illegible]
旬[illegible]制置[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
之衆[illegible]不敢以[illegible]公也[illegible]
有[illegible]相[illegible]縣[illegible]三[illegible]劉[illegible]
[illegible]十里[illegible]公[illegible]州[illegible]三百人使部
[illegible]以行下令[illegible]有生[illegible]若
一[illegible]所[illegible]若不[illegible]

翕然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首於市然後益老弱[illegible]散
入墟落者又為村民縛以送行又悉誅之春[illegible]有功者皆役[illegible]
於是或殺其大將與士同命人心少安六月[illegible]使所遣[illegible]
制因賀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
至公知其署行[illegible]夫[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付代其任且以行軍
士圍已歡[illegible]或[illegible]至極[illegible]楊又[illegible]
死力欽故[illegible]部曲公知其[illegible]
激哉行伍前下令竟中凡軍民[illegible]有功者皆以寧[illegible]賞[illegible]所
[illegible]新以詔吏者亦除罪受賞有[illegible]月[illegible]賀大敗李
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illegible]政
君貴等於桂陽郡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illegible]大
路以分賊勢[illegible]而欽遂戰破[illegible]入宜章入月[illegible]下賊
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卻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illegible]所
[illegible]精兵[illegible]皆[illegible]走進至[illegible]山賊徒曹彥黃拱[illegible]全
[illegible]以黃合以降欽因[illegible]入[illegible]誅[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兵[illegible]其口[illegible]
皆[illegible]師還[illegible]谷等數十人[illegible]代誅其降[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納兵復故田宅[illegible]以千數[illegible]而[illegible]撫
之[illegible]乃[illegible]功狀列上又[illegible]得[illegible]不以一[illegible]有所私上[illegible]
敷再三詔以公數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illegible]書生[illegible]議
經[illegible]才益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illegible]之[illegible]誅[illegible]盡而功
朕[illegible]破賊先後[illegible]可[illegible]益勤之哉
賊地既定竟內正青公乃[illegible]外[illegible]口[illegible]人哉向者軍[illegible]令
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illegible]吾[illegible]殺人哉白是一
意於撫摩之政日為[illegible]今[illegible]既往之失[illegible]
若操[illegible]以安吾民而已不[illegible]之圖一[illegible]
[illegible]日是[illegible]兵戍[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紀律而[illegible]於是州[illegible]
重[illegible]考地數千里列戶不[illegible]旅[illegible]故有[illegible]
真[illegible]以救饑給田[illegible]亂無發公一[illegible]

但脩士形君居正使[illegible]長而當其友黃[illegible]張[illegible]夫時往游
[illegible]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
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
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illegible]私見而
有獨御區寓之心[illegible]以蔽其[illegible]之明[illegible]左右私[illegible]曰
[illegible]有東之以千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illegible]
又論州[illegible]紀律不明[illegible]白[illegible]武臣之舊行伍習戎
事者使[illegible]而[illegible]五房出職之輩不得[illegible]
荊州[illegible]攻[illegible]其可[illegible]矣上然其言以公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君[illegible]以上曰此[illegible]不悅[illegible]生[illegible]
翰[illegible]英偉其所不[illegible]儒之俗[illegible]
世之士[illegible]以聖王之學告之曰知其[illegible]敬信而其[illegible]
所謂不止於是[illegible]蓋天下之事無窮而[illegible]事之[illegible]在我唯其
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illegible]其[illegible]而無[illegible]
之[illegible]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illegible]師古[illegible]
以[illegible]正心[illegible]事之[illegible]事物之來[illegible]
化而[illegible]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
是[illegible]小[illegible]公[illegible]司[illegible]先事條
[illegible]使任其[illegible]又[illegible]兵[illegible]之法
其備上由是益知公[illegible]大事十一月[illegible]
中大夫同知[illegible]院事公辭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材能[illegible]所不[illegible]
[illegible]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illegible]用[illegible]公以
四川本兵[illegible]不可以不周知乃自[illegible]統制官
下至[illegible]三數人[illegible]語[illegible]其材[illegible]所宜[illegible]識之以待
[illegible]一[illegible]上[illegible]後公奏曰[illegible]今日之先務
[illegible]政事有十年之[illegible]目恐未易動也[illegible]
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illegible]何拘此職曰須久之計且[illegible]
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illegible]之[illegible]哉
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illegible]不測之[illegible]而[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太上皇帝負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君比哉臣嘗稿
以為自古中興之君　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
見於詩者始則側身脩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
已其效至於外攘戎狄以復文武之竟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有
有不能已者耳一旦卒然僥倖之所為也上以公言為然四年七
月以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同力並圖所以救
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甚盛除福建
紹興府二萬緡罷江西和糴及鼎州兩折米麴錢又蠲累年逋負
至錢如帝位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紀綱抑僥倖塞蹊逕
為己任進則畢言無隱退亦未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
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也以是近倖側目而流俗亦多不悅公者
先是侍郎從臣不肯大淵曾覿者為怨舊因秦檜起六費其論不平
者累章論上一日發舊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頗憐覿欲還之公
力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隸耳縱之且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
而寵之又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才則甚懼非所以增盛
德之光華飭紀綱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為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
琪得告至淮上遂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
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
此人必微任下　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
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之琪至公詰其故琪辭
使對恐懼不能置辭久之公乃叱使責狀斥而去無何擢守
東言則罷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丈諸公請之初未嘗
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曰今　聖旨不經
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然從之公即從
密院擬中外諸官行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勿復有　旨前奏審事
勿行□旨令諭公即如此則朕或須一飲食亦以奏審乃得耶公即
以　旨所事當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　陛下之朝
廷命令者　陛下之命令自筆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
敢有所擅也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傳或以
為小人有因緣以微言上惑聖聽之者故　陛下寧之

上不悅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告聚付
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為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
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用處
己任賢斥遠姦邪選將撫軍數事為獻上愛然曰卿雖去國不忘
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隆興承前帥大利之後帑藏
皆罄所領而輸糴更用方斛糴米省量率多斗餘公皆罷之奉
新有旅出稅錢三十五萬有奇租六百二十八石攤郡諸鄉多者
於正稅且什四歲久困不能輸相率逃去田畝榛蕪所攤因不可
得而失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
錢之弊人戊為公患不足公量入為出用度未嘗乏也假日咨訪
賢俊講論求利病率常一二廷見使得從容名盡所懷以故下情曾
無壅與聞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公所有久不決者取
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曹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付一二事
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食飲如法至若白所予奪而退其入之則公
必閱視然有所疑然後從容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一不厭服
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荊襄
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諉公措置公因行視襄郢兵屯並邊形勢盡
得其實以聞凡所調發役使號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閱之未有
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荊襄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人以之至不
相識公奏為半年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
感悅荊襄故有民兵皆豐家子敢戰其豪勇又有土著常產愛惜
且居近邊知虜情熟戰闘比稍廢公申為蒐閱號其取丁之數
資着視其賦役隨鄉團結以七十五人為隊隊有長四隊為部部
有將將有總管都副各一人當教閱者為選官訓練已事而罷歲
至於資糧械器皆為之區處各有條理撫循賞給歲費錢一萬萬而
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內艱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
荊襄宣撫使還中使奉　聖旨即家授官押奏事其言曰朕以荊襄
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戎禮有常
典況吾大臣義當體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
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既後上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

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魏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
[illegible]然尚有可議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
[illegible]欽聖遣使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illegible]
寶天下[illegible]人乎且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illegible]
[illegible]使州[illegible]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況 陛下方
以天下奉 兩宮之驩而以喪經不祥之人瀆近二三大臣之間
治[illegible]所以全[illegible]之義且使仇虜聞之亦必以為中國乏材乃至
於此乎[illegible]輕侮此臣所以受[illegible]反復[illegible]思而卒不敢起
也[illegible]之詔至則有[illegible]當[illegible]無一言以
[illegible]乃手[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之事有[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所為而[illegible]其形若無所為而不[illegible]
來[illegible]不得用[illegible]不[illegible]生將帥方[illegible]士卒以事[illegible]
道士卒方[illegible]苦而生[illegible]凡吾所以自[illegible]
大抵[illegible]如此而乃外招[illegible]之人內[illegible]
及至[illegible]臣不[illegible]何以行之
也且[illegible]四支也朝廷[illegible]
賞則[illegible]在[illegible]耳何[illegible]如其不然則[illegible]
將臣雖百人[illegible]亦何[illegible]哉以今而[illegible]之功
未易可[illegible]而[illegible]外立至之[illegible]有不可[illegible]言者[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之上
納[illegible]八年[illegible]乃復[illegible]知[illegible]州[illegible]上
言曰人君[illegible]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illegible]從天下之理
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illegible]使[illegible]我者[illegible]
清明而[illegible]亦未有能[illegible]天下之理者也因[illegible]
以[illegible]時[illegible]至上加勞[illegible]大學士以行[illegible]
公[illegible]人君久[illegible]及見[illegible]有不[illegible]今[illegible]
旨而公所以自律者[illegible]以[illegible]是公[illegible]
受之[illegible]安[illegible]所[illegible]發夫[illegible]至二千人[illegible]
路[illegible]公[illegible]不見於[illegible]而[illegible]公
之典且使吾中[illegible]民[illegible]於遠[illegible]之野[illegible]
[illegible]早公[illegible]吏行[illegible]放田[illegible]

常平司移粟賑之旦虔山谷[illegible]民乘時且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
邊以無事一旦茶盜數千人入境驅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
緩之[illegible]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乃處處揭榜諭以自新聲言
大兵且至令[illegible]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獨餘五百許人公
乃遣兵[illegible]曰來毋[illegible]戰去毋窮追毋遏其[illegible]其不去者乃擊之[illegible]
於[illegible]盜之存者[illegible]進兵擊之盡禽以歸公獨奏誅首惡數人餘
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illegible]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帥曰此前日[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之盜聞其[illegible]方死戰既[illegible]南軍遂入江西
侵[illegible]數[illegible]吏死者數十人[illegible]以大[illegible]於是人乃
服公為有[illegible]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 行宮
留守始至九月吏有[illegible]利[illegible]數十年者杖而[illegible]之一郡稱快
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收公首奏倚閣下三等戶夏稅為錢六千
萬[illegible]二千疋[illegible]三千兩分遣官吏行田[illegible]租米十三萬七千
八百斛[illegible]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豆[illegible]稱是又奏下
漕司[illegible]吏行[illegible]州[illegible]其所[illegible]未盡者悉以與民又奏禁上流
稅米遏糴違者劾台如去郎在它路亦須得以名聞請其罪[illegible]從
之得商人米三百萬斛[illegible]司錢合三萬[illegible]糴米上
江又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illegible]毋得[illegible]以[illegible]民借
常平米[illegible]戶[illegible]當賑貸者若干戶十口以上一
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戶當賑濟者若干戶五口以
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又運米[illegible]本價賑糴合十餘萬斛
而貧者[illegible]不取償[illegible]中以通判府事趙善[illegible]
王以寧前[illegible]州教授李宗思新[illegible]州教授劉煒領之而分遣[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山[illegible]不到公又[illegible]
少[illegible]凡官吏奉行之不[illegible]民間[illegible]苦之無告[illegible]無不畢聞
[illegible]給[illegible]書所[illegible]不切中事[illegible]
之以誠意輔之以賞罰是以人人爭效其力如[illegible]事起是年九
月盡[illegible]四月[illegible]數十萬人[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徒者[illegible]
書[illegible]公[illegible]實於民而[illegible]二稅之入所以禁[illegible]
其[illegible]者甚[illegible]所施行[illegible]益加[illegible]至是人[illegible]其[illegible]

屬縣所負課不能償者悉以巧之而禁其非法病民者悉蠲租
振藁其稱貸數十百萬而軍吏捏以皆隨月遣給無不跣若首
賑以大以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千萬米千五百斛而後不乏民
又除前帥所負內庫錢三萬萬上使公勞效賜手札獎嘉其以嘗
爲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不葺新甚公一新之以明道程公先生
嘗主上元簿即學祠之且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
建康大軍所屯盜賊常衆迹尺籍中吏不能禁公耳目所捕每發
輒得繩以重典盜皆相戒遠去市里晏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
文殿學士五年閏月以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致仕上意公疾病
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公亦知疾不可爲不復得見上矣即草遺
奏千餘言首引天變化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復仇之
旨寄之北曹故士大夫高之以婦其身將帥侮之以徵其軍牧守
病之以賊其民乾綱以奪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
省遠以幸天下若群臣之賢臣所知者則唯陳俊卿忠良確實可
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 陛下亟召用之

則與賢臣其進而擇小黜伏矣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
熹仲晦父及從弟珙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爲言然後以家事屬
焉寄七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寺
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訃聞上爲震悼始從公請特轉通議大夫致
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其喪建寧給葬事公
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贈碩人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
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
學長承奉郎二女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玉
山縣某鄉某里新塋之原公所命也公爲人機敏精明
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和孝慈事母兩國夫人
禮敬備至晚年且五十猶服盡衣以致歡悼疾幾不起
弟晚歲酬篤收時以祀酌古今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緦之親
素服以終月數在官未能歲舉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
屬公哀某無以自致出澤仕而當得任子恩並其内弟
振不竟三然後得之所治民有骨肉之訟皆召至前

焉定其以義理反復詳盡至或沐自引咎詞意懇切聞者爲泣感
往往少其所争而未嘗不忘其用者去居職取人吾不
如己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遊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
小失中鮮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見得前輩於大府
遇之公去擇爲後帥所經理奏稱其官公在建康力爲辦理保待
而要路有忌公者奏罷之蓋其意不在於此也公不以此措於懷在
朝往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
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務在審慎持重不肯爲僥倖冒然之舉
其侍上語每及恢復大計必以修政事固根本爲先雖起復手詔
盡發當時用事者大言不顧同上說國之姦大臣蓋不悅而上獨
深察其忠壯在方面受民賦必以理財用治軍旅皆
有指而尤以敦化厲風俗爲急務蓋其生
仍尤在勝節敬 天子知之久而益
抑至有意復用之也士大夫之賢者平日固多被
縣私意異說者亦相與歸重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不嗟悼

悼恨國家失此洪毅忠壯忘身徇國之臣也所臨要鎮民安之如
父母聞計者哭市巷至於諸軍將吏外至公家感
名義不相聞其風采軍士固敬愛之而著者至
前某公於爲何也蓋忠獻公諸官云公
其得而平居未嘗輒爲無用之文間有之作
自少即以文學知名於時及登朝從入禁掖論思當世
省駁議又多削去故今存於家者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
十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立於不朽者有不在於言也謹案
令甲考公品秩實應議謚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從史官
以示來世故敢以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太常
考功並移太史氏而其事功體幾之重者猶非敢盡著云
錄別上謹狀 淳熙九年四月日從弟從事郎 珙 狀

賜謚指揮

中書門下省六月十日三省時付吏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都省批下承務郎劉學雅狀先父珙所

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罷政節次蒙 恩除授觀文殿
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在任因患臟腑陳乞致仕准告特授
通議大夫致仕續上遺表贈光祿大夫伏念先父丞以文學
被遇 兩朝進登朝堂出殿藩服議論風節有聞于時治民御
軍亦著勞效不幸奄忽違棄 明時所有生前身後蒙被 恩
遇階官職名依條合該定謚今繳連行狀三本伏望特賜敷
奏送有司從條定謚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吏部勘當申尚書
省本部勘會在法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
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行覆實或本家願請謚者
取子孫狀以聞其蘊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所屬奏聞
本部尋行下太常寺據狀申所有臣僚官品該定謚合從上條
令本家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下所屬議謚施行照得今來
本官所乞父珙定謚已繳連到行狀三本雖不曾從上條經所
屬繳奏今勘當欲乞批送今狀下部符太常寺依條定謚施
行伏候 指揮六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依條定謚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九年六月五日

右丞 相 准

參 知 政 事 公大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廣黙 假

給 事 中 師點

中 書 舍 人 待闕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宋 若水 撰

議曰至誠不欺而後無愧於事君至剛能斷而後果敢於立事洞
視前古已然其驗今有人淵原其與而紀為其心見之當世皆有
可稱則生而榮死而哀易名之典蓋不可緩故謹文謚以示士大中
大夫贈光祿大夫劉公珙學純正而可行氣剛大而有守平生所
從受業乃其季父屏山先生而置其死民之用則乃祖忠顯乃父
少傅之傳也屏山聖傳十論中庸大學之說見其中類以死節者
于靖康間少傅佐張忠獻幕府保蜀功居多公之正論日深兵興
忠義大節而心傳之妙則一本于誠敬故其所立卓然有過人者
公始以死節恩補官南宮奏上第旋即擢用遭遇 兩朝眷待
而至於登政路與巨藩不以高爵厚祿為榮而以愛君憂國為念
才其仕于朝也時宰待公為不薄一日示以風旨欲為其父作謚
公確然不從卒以罷黜其特立有如此者至奉 制西掖謂正士之
在言路不可以左遷謂宣威之扞江淮不可以輕付謂故將之無
功者其家不當請恩第謂交結補官者不當求為將佐援其振
有如此者遠居有密奏大政有小人斥逐于外夤緣廊閑幸也而
復欲求還乃抗論力止其召而公道以伸有武帥嚴護殿嚴敢
密為士借也乃擬書 上下大困折之而朝綱以立其守正有如此
者大抵公之所學至誠不欺故其立朝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公
議不知有私情是以言無頗忌而書無回曲所言所行無非利天
下而益 人主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尊主之學及其在外也初
鎮長沙峒寇其之初郡望風畏讋公處之雍容合郡縣兵
捕其黨又誘其黨至則待以恩意莫不賈勇用命而能執其渠
魁持其黨穴殲其首惡而貸其脅從自是環數千里之地皆安堵
如故公之威望於是益著矣及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公
說名虛籍之弊大陳部伍戰陣之法且謂襄陽兵戍久屯不歸為
不便則立番休之制限以半歲而軍情大悅謂制襄土丁習知虜
情為可用則立團結訓練之制謂之民兵而軍聲大振至使虜諜
若詗公於延陵為何屬延寘蓋忠順官公之威聲於是遠播矣
及留守金陵賑饑之術尤為切至如閩負輸通米運廣收糴賞舊
通貸圩戶入遣官屬散行阡陌務極其誠而官吏勤惰民間怨苦
血不周知所活以數十萬計公之德政於是流聞矣大抵公之所
為至剛能斷故其臨事見之明行之果下皆畏愛敬服公初非有
名徼利以為此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莅民之學公在朝則國之
元氣在外則藩之長城惜乎未究所學而公遽死矣後六年其孤學
從以謚有請下大常議夫謚者行之迹無其實而欲竊其名輕與
之則為不公有其實而不與之以是名則為不當於是攷之事實

於之公論而下所謂當者當權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以德克己
曰肅公之蘊於心者皆不謂廉公方正剛直於事亦有所謂執德
古之遺觀其易簀之際尚知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為言是公
之忠至死不忘讀其遺奏莫非危言以警時病求賢以報 主知
則是公之肅至死益烈即是二者以推公不謚公謚曰忠肅謹議

覆謚議

承議郎守宗正丞兼權尚書考功郎官張叔椿撰

議曰汲黯在而淮南寢謀裴度用而三鎮卒使盡中臣義士丁辰
逢吉如詩曰得天保強致巴之徒好過風伏無所容其姦甚矣然
二子不聞有義方禮義學問涵養徒以其生質之懿猶能使人畏
伏讋服而況異乎二子者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光祿大夫
劉公珙以洪毅之姿剛方之操忠獻少傅其祖父也則忠定公國
之蓍龜也有朱先生其師也則中庸大學之學講之詳此
所以養之行事而能使越古人一等也且公風有四足致取嚴科
卓者指摘王言動詞後語闡其為之成奮識者見謂知體比其文
高矣而不以文名其與選也吏不得以藏其巧其字民也民愛之
如父母歎其子而舉干釣手治兵而巨盜畏其能然不以
才名蓋其忠義排擊權貴若拯兵甲之所長也論跡其為
禁掖上王堂居政路典巨藩縉論壯節一二大者以言之當其危
言正色直前無避庶幾乎汲黯而非黯之也其故論依後則終
始以白若為先論進事則終始以講學為所謂獨斷雖美尤當合
天下之智謂至誠無蔽斯能循天下之理因旱暵之變而畫規則
鼎雉之訓也因驟象之貢而進諫則抗藝之成也與夫請監司條
畫荒政之宜責州兵禁伍數戢之術皆天下之急務衆人之難言
而 天子獨深嘉其忠增秩賜金特開押至於將有意大用而不
果也豈非方之訓乎淵有事仍然用當其機明遇事之衛
庶幾乎德裕而非德裕之私也謂不宜以近習而去正士謂不宜
置人望而用無功也將之死而輒請國事者則爭之閱通補官而
求檢督府者則爭之不當復召雖貴倖而力諫不已不宜為去雖
其行而詩曰不愆與夫辭記復而奏至六上草遺表而言之于餘

與小很朝廷之紀綱小人之怨然私意與公論者將亦相近歸重間
其喪者愴然相弔惜公之不壽世道之將學者惜公而服養之深耶
今其孤學雅以公品秩實應得易名之典於行請于 朝太常撰
昧督衆謚公曰忠肅有如公之美風義 天子重之士夫仰之
內而黎庶堤服而散愛外而夷狄方且招其風采而詢公於廷
以為何如乎謹復上忠肅之謚惟允謹議

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郡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贈少傅劉公墓誌銘

承事郎充秘閣修撰權發遣江陵軍府事主管荊湖北
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兼本路營田使賜
紫金魚袋張 栻 撰并書篆蓋

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世為京兆人八世祖避五季之亂徙家
建州曾祖太素贈朝議大夫祖民先任承事郎贈太子太保再世
以儒學教授鄉里考韐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諡忠顯公以門蔭
入仕宣和末忠顯帥浙東盜發睦州諸郡且抵越越兵不滿千
而盜且數十萬公以士卒督戰賊宵遁又守佐忠顯募民守卒全其城入
為大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定復辟公以從女真入寇圍城嚴
甚父子相與死守部分方略多公之謀虜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
間除直秘閣既而京城不守忠顯死之方是時國以死難者蓋鮮
獨忠顯之死甚白公哀痛幾絕取之大義不以苟生數天號泣衣以
秘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 行在所除
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 太上皇帝即位三年苗傅劉正彥兩伏
誅有旨遣將實責苗擁兵入覲時在洪州故中附賊逆亂知樞
密院事忠獻張公與公謀誅之張公召使至都堂公叱將之致于
理悉伏其辜而定忠獻益器公及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辟
公參議軍事公推心以報張公一見相知非偶
然者也不辭而從宣撫司留閬秦州號令五路四年除徽猷閣
待制會虜窺江淮張公欲牽制之八月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
我兵不能支虜乘勝以前宣撫司退保閬口官屬有議當
保夔州者公曰為是者可斬也宣撫可且可過閬一步保閬以之
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壘以為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
馬抵秦州召諸將分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
無所歸公在近宣撫司留興口乃召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
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虜不敢犯紹興元年虜頭兵
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數萬討宣撫司從治閬中

公留閬外護軍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
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迎為守備閉關塞褒斜二鎮病
之張公召玠彥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經略
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公謂虜
用騎兵利衝突在我當先據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虜不濟者且以
是約二將備虜或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由商於犯金州正月
至上津彥出不意迎戰不能卻逆於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
玠玠謂曰事迫矣當亟徼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
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
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其將往玠即復馳至饒
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
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
百與士卒同甘苦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
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
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
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徊公方酣寢左右無警衛者玠曰此何時而
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
獨留三泉築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
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
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床諸將
奔至皆泣曰此某等戰死之地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即爭
代公顧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方虜入梁洋蜀大震宣撫
司官屬爭咎公有死守之言相恐動請從治潼川軍士聞者皆怒公
乃為書數張公曰某在此虜決不能越無為輕動搖張公用公言
乃定虜遣十五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
還曰為我語酋來戰即來我有死何招也先是梁洋官私之
積公悉已焚盡虜無所得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
深瘴疫且作遂遁去為我師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虜之
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柵虜之喪失蓋莫甚
於此役其大酋撒離喝兀朮輩時方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

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仆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為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與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潰卒之乘時拈亂山谷間者悉捕斬以徇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收遠略然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繼此罪矣二年除寶文閣直學士四年責散官安置白州始吳玠為偏將公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卒得玠力至是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明年還故官奉祠時張公相矣召公赴在所又遂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陝蜀朝議欲合諸道兵大舉公自蜀還歷諸邊盡得虛實謂且當益繕治廣營田以俟時朝廷欲遂用公顧親年浸高力請歸養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泉素難治當喬雅居公下車肅然無敢犯有事涉權倖者立論奏罷正之亡何張公去位言事者觀望論公復責散官安置漳州以郊祀恩得歸會江上擇守起公為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虜入寇公建請清野盡徙淮東之人于京口填射得宜人情不擾謂樞密使張俊曰異時此虜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欲邀和及遣使來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公見之怒使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索之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得索不已乃還之境外張俊以公料敵及治狀聞有旨復待制和議成公謂宜及無事時講修淮漢守備厲器械治舟楫其言甚衆宰相秦檜忌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祿歸十六年十月二日遇疾沒于正寢享年五十積官右朝議大夫以子貴贈少傅娶熊氏贈福國夫人再娶貝氏贈慶國夫人子珙克世其家復以忠義感時被 今上眷遇嘗為同知樞密院事識者不以劉氏三世官達為衣冠之盛而以忠義相傳不替愈大為家國之光淳熙五年珙為建康留守病且革自力作書授其弟玶使致諸栻以銘公墓為屬栻蓋公所從忠獻張公之嗣子也奉書而泣且無所從辭於是取公弟子朱熹所狀行實掇其大節如此惟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當事之艱衆人惶撓失措公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戰殆無遺算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政發姦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而天性孝友恂恂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喜施赴急扣門無愛于力振人之絕傾貲倒廩無吝色姻親舊故貧喪悉任其責歸家與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託公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己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疏從處之行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嗚呼偉哉以是年冬葬于崇安縣五夫里蟹坑祖塋之北栻之為銘蓋後公沒二十有三年也公孫二人學稚承務郎學稼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銘曰

寒泉有蓄松挺節艱危反側志士秉烈允毅劉公孤忠輔國恥家讎刻骨泣血誓不同天心焉如鐵縛從戎思奮其伐勇方躬張公督蜀門關紛紛蜀夫翦避一擲惟公矢謀克贊于戎身當兵衝橫遏力折衆騎失色我怒貫髮驍將突兵怙以奮發竭首力第全蜀走如邊包全蜀疆如器無缺伊人是恃豈隙難越不寧蜀全閩輯可挈按機于征以冀日月巧言售成健手孰掣奔父老嘆說嘖嘖和戎議興公備如嗟守且舉暇好莫揭霹郡于家忠憤曷瘦嗚呼中年竟阻此願蹤踰再紀精爽森列勳德有光公志益昭我為銘詩追勸其所

淳熙六年七月庚申

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劉公神道碑銘

從表姪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朱熹撰

并書

承事郎充秘閣修撰權發遣江陵軍府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栻篆額

徽猷閣待制贈少傅彭城劉公既葬三十有三年其子觀文殿學士彭城侯亦以疾薨于建康府舍疾革時手為書授其弟玶使以銘其友朱熹君曰珙不孝先公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共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共父

之實乃五者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
陵張侯栻所爲志銘以次其事曰公諱子羽字彥修其先自長安
徙建州今爲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
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
忠顯公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
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
太僕太府簿遷衛尉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
轉朝請大夫授直秘閣建炎三年擢秘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
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
參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
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四年責
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五年復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集
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
制知泉州八年落職提舉太平觀尋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
置十一年復官起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
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提舉太平觀五年而卒公天資英邁自
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嚴卒數自破睦寇
方臘數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以大
兵圍其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歿以
節死公扶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免喪造朝以書
與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於是有秦州之命遂參御
營使司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強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
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
俊以千人度江捕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及劉光世詣都
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
取寫敕黃紙趨前舉以示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
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
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 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一人
若等固 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它軍頃刻
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

幕府節度五路諸將期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虜窺江淮急張公
念東南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
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
耳既至富平與虜遇戰果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
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欲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
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
不堅守縱使深入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勢不復相通
進退失計悔將何及爲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
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
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
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
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
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諜知我有
備引去明年復取兵來攻再爲玠所敗僅以身遁公留蜀上以安宣撫
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興州外以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
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公有違言皆賴得公
帥興元漢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賑餽
撫柳士卒嚴陣待敵虜勢入寇將道金房以窺四川公以書
命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以所部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欲平小盜
不以公言爲然乃以其衆與虜戰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爲秦鳳經略
使公聞彥失守而移兵守饒風嶺馳以語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
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且久至
饒風不亟守此此無蜀也公不肯吾當往今何西走不知者謂
吾懼而逃者將得無懼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虜
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番迭進士由間道把祖溪關以入繞出玠
後玠竟走還漢中且求援公欲與俱去公不可復留玠共扼定軍
山以守玠亦不從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同粗
糲至取草芽木甲啖之遺玠書與訣玠時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
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
去矣玠乃亟會公於三泉遊騎甚迫玠夜不能寐起視公方甘寢自

若旁無援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
死命也亦何言玠嗟息泣下竟不果留公以瀕漢山形十枝其上
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將眾十餘萬石壘下將士窮搦中稍
石蹴下百尚下臨走蜀道數百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
虜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曰始吾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
令蓐食遲明上馬明日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床坐諸將追
及泣請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為動虜亦引
退旬虜入梁洋窺蜀中復大震官撫同官屬寄帑公更為浮言相恐
動力請張公紱治閬川令下軍士憤怒武取其家毀之公建以書
力爭張公言此已為死守處不敢越我而向稍弟今不能守我
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動若此兵將分忍恐將有潰散公歎息着
公奈何張公發書大悟亟止不行虜更十餘人持書招撫來招公
及玠公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
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襲其營之先是公已阨武洋官私之
積罊而所虜深入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攻所殺十五六又聞
公之將襲己也懼遂遁公遣兵追擊之墜谿谷死者不可計其
餘眾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其時虜大舉撒離喝兀朮等
主兵用事計以取蜀以窺東南其謀蓋以戰攻為不可敗而我
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為以守討者獨公與玠公協心戮力毅然以
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旣退又方相
與定計畋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
白州矣始吳玠為裨將未知名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
悅使盡護諸將至是玠上疏請還所假節俾以報公眾士大夫
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致公入相大誠以兵為比計計
召公赴闕使訓指西師且密授備虜方略公辭以事未可聞宜論治
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劾罷淮西大將日以其兵屬公公
復以為不可遂以就老乃使郡得泉州以歸在郡訓年治有異守
之效與校多發撤而新之堂序規撫略放大學至今為閩中名郡
之冠僧有可度者以賂結中貴人為盛里陳氏逞恣彈劾進作家
寺公曰此細事亦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弱亂之漸不可長即奏

其罪以聞而罷其皆抵罪無幾何淮西軍果亂張公去柄議者反
歸咎公寶侯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再責閬者嗟之而
公不自辨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公建議請野盡徙往東之人
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援者嘗得盜劫之乃楚州
之豪桀者所為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棄之市以其事聞某者亦
望遠置於是境內帖然道不拾遺旣而虜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
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虜畏時入寇颯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
必有他意居頃之虜果復以和為請不使者乃植大旗舟上書曰
山南撫諭公見之怒促以他旗易之五日接伴使若見旗有異大
將公言不得至以語鼎公公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
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張俊還朝上
聞公治狀公所作書從奉祠復得職公以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
用從時修戰守之備幷還以俟虜渝盟奏檜始以復職非
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士大夫之有
志當世者莫不扼腕嘆然深為朝廷惜之公生紹聖丁丑薨紹興
丙寅年五十葬故里盤坑祖塋之北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
山忠節公墓次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歿持家
二十餘年綱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能出然無之厚而教之
嚴所以成就其德業為多婦族黨親疎曲有恩意薨荊南府舍葬
興寧縣廣卑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為長嘗以中書舍人事
太上皇帝以司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事
今上皇帝風望勞烈對于前人當世鮮能及之次璘承務郎出後
公弟樞閣公早卒次玶從事郎亦以公命為屏山先生後孫男一
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也熹
之先人晚從公游僅一再見公去熹病疾當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
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發我
閫府時事公又未嘗以其功伐語人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
洞心見誠略無纖芥帶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
必盡恩意之際尤攻接而因稱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
生大節又知其忘身徇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

為盡死事皆儻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爲將愛民禮士敦尚教
化掩無發伏不畏強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既沒然後得其[illegible]夫人
諸書及張公手記秦州出師時事讀之又未嘗不慨然掩卷歎爲
而歎也惟公家自忠顯公以來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
紀而公奔走兵間九艱且危雖不幸困於讒誣不卒其志而中世
以沒然再安全蜀以屏東南人至于今賴之碩表隧之碑獨不時
立覺無文字以詔後世則豈惟彭城侯九原之恨凡我後死與有
責焉於是既悉論載其實又泣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

其銘曰

大磐　皇德曰陂其平復畀材傑俾維厥頃嘗試之于趙于鎮
卒事于西亦危乃定始郤于秦偪乃厥撓一士之得厥猷以昭再
蹶于梁莫相予死亦障其衝狡繢[illegible]偉恨憯既莫江漢自沿靈職
于侯我司其[illegible]曲昌異弗圖讒口嚣嚣蔵北載南攸貽其贇曰和匪
同讒[illegible]豈不專許卒莫予展我林我泉我寄不淺莫年壯心
有逝無反惟忠惟孝自我先公勉哉而賢克咸厥功豈不咸之又
紀于成詩勸來者永其休聲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illegible]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
貳阡户[illegible]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

曾祖德明故任皇城使[illegible]秦國公
曾祖妣野氏贈楚國夫人
祖中言故任皇城使贈太師魏國公
祖妣折氏贈韓國夫人
父永奇故任同州觀察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知鄜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使贈太師隴國公諡忠
壯
妣蒙氏贈越國夫人

公諱顯忠字君錫[illegible]人先名世輔
太上皇帝改賜今名[illegible]之其先事詳公子也世遠譜不存由唐
[illegible]我[illegible]世為蘇[illegible]鄜州[illegible]使地[illegible]横山
之險[illegible]公先世[illegible]以恩[illegible]士
[illegible]敢視[illegible]戰鬭[illegible]之[illegible]攻克于國號
為鄜延[illegible]公尤為雄偉不常者生而皇[illegible]長七尺風神堂
[illegible]幼[illegible]忠壯[illegible]公[illegible]口[illegible]自立功名
[illegible]軍[illegible]建炎二年王公[illegible]略[illegible]延[illegible]忠壯
[illegible]本[illegible]人已入延王[illegible]忠壯[illegible]士[illegible]壯[illegible]人
公年[illegible]行[illegible]問者十餘人[illegible]得[illegible]殺之[illegible]以獻
王[illegible]上[illegible]補[illegible]品官由是[illegible]知名[illegible]起忠[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無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延路[illegible]
[illegible]第六[illegible]入延公[illegible]之[illegible]是無敵[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材[illegible]已[illegible]尤多公[illegible]而公父子[illegible]
[illegible]也二百[illegible]及此[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侍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一日忠[illegible]數侵之[illegible]
[illegible]日吾昔日[illegible]此[illegible]事　宋[illegible]故[illegible]此[illegible]
以[illegible]千[illegible]陵[illegible]之[illegible]口[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方務收人
公[illegible]中[illegible]戊午歲公知同州

與王世忠號鐵幡竿者令頓遇等潛謀通問浙東水共為仇役
之與六遣便目白彥忠黃上成崔佺以書抵富興吳公珍與出兵
外應西元帥撒里曷者虜酋之親弟也挾貴驕恣過郡邑則掠良
家或占良妻女侍飲不從則陷賊之公常佗眈一日召公計事公
疑不利於己稱疾不往撒里曷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酋領雜騎者
百餘以掩公至則踞坐廳事公使人扶掖見之撒里曷作色詰
公公謝以墮馬傷足詐竊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悉
殺之別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撒里曷縛馬上
將以東歸為質詣迎 北行之還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
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 問復見 朝官家有日矣撫逼出
門有人告變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阜拓跋忠等近百
人央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渼地河五交原凡闕瀋
兵悉控弦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結原上望追騎益
多公擁撒里曷而追者曰追我急即急殺之矣故害騎尾而不逼
有勸公殺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
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
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并我敵汝嘗見吾勇矣豈誑汝者撒里
曷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白誓公曰汝國
本達夷 大宋優禮厚幣講好將延而汝國謀墮大信偪往至此
我 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歸我 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
蘭比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暴事悉門我出吾家藝亦同州之
民無與也汝無罪悉戮及不辜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
再獲汝必不汝放三也撒里曷聽命惟謹次第折箭且曰或敢背
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撒里曷即東走莫敢回顧公始
欲擒撒里曷歸 朝值洛水泛溢無舟不得渡又虜人會合諸道
軍馬斷蜀路之路公不得已遂奔夏國公欲留於夏境夏人忌
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其宦者遣翰林學士楊某姓者郊勞禮意彼
厚攜雅識公亦無隱目茲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
志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
結納舉倍為用有閒荊從延安來報白公之西金人即飭五路兵

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少悉遇害公抱然天之痛毋念切
齒入骨恨不即死以復天大雪公中夜白擊畫所過擲揚延之卧
內相與對酌因怨父兄遇害其慘泣數行下願楊借兵往行以復
讎楊則然曰為公請夏主夏主曰彼能為吾立功固不斷借兵許行尚
豪號青面野叉者有騎數萬恃勇狡數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
矣夏主患之獨處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有兵
幾何公曰當以計取何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寓未易輕圖與
騎二千公命衆擇捲甲晝夜疾馳抵其境遇行者則停以白騎
亦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因阜間謁其三直虜酋好停一人野叉者金
兀議而且畫若鬼物故號野叉少選野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騮指
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大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
叉聞公為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毋多
言速出戰野叉怒揮刀躍馬而前公旁殺一騎佯我與之交馳從
傍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野叉頗相閒公伺隙投鎗徒手捽其
背野叉身僵公挾以歸其徒有危散遁伏騎爭之餘衆悉降虜俘
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試
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為復讎之舉兼自丙午歲用
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數為王師敗於酉往思欲息肩割
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
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譬之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害吾親者
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讎焉已而監軍許所者縋城見公云
始告捕者蘇希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命之優服倒
剖心以祭時金人既還侵地 國家肆赦安集薛剛出詔示公公
未委真偽有取煩者多識且公有舊焉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部
南望拜赦郡人交賀公乘雖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
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功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
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強但取願從
者得二千餘人公徹延舊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
詔止許董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
王樞見公說夏人歸為反詰公歸夏公大怒遂擒王樞同時領衆

歸朝　太上皇帝賜對便殿王音獎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頗著
燕鳴錫賚恩意甚渥即授公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兼樞密院都統制時公方年三十有四紹興九年也明年金人叛
盟兀朮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公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
表公為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等所部與張俊會
合如立奇功與兩建節諸將會淮西戰于柘皐兀朮大敗公軍追
至孔城奪孝悅之被虜者以萬計賊退召赴闕以功除保信軍節
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公生西邊長於隴蜀宋間號為
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強弱如指掌因上陝復之策於朝時當軸
者方主和議慮公牽肘以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
豫因參政錢公端禮賀公允中兩府曹公勛郡守蕭公振日爲文
酒之樂倘佯于泉石間無聞發色時蕭綮朱公敦儒亦居是邦群
公每有勝致朱必以詩詞紀之如是者十餘年會時宰物故
太上皇帝知公被黜非辜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
制歲餘改選鋒軍統制殿前楊和王存中奏　太上曰以李顯忠才
氣豈宜就之偏裨　太上然之陞選鋒都統制賜田六十頃辛巳
歲逆亮犯順秋八月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御營先鋒都統
制候騎報賊東京留守[illegible]將軍兵萬人渡淮十月四日公領道
康年曹高麥章永壽劉先等與賊戰于大人洲首斬其鋒衆請施
擊向淮陰軍溺死者千餘人降其衆復還舒城入合肥又與張
師顏同將統由蕪湖昆死戰卻鎮收淝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懼來至
則拔之偽王千戶等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趨蒙城擒劉
承德而還後克泗州亳州紀在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扼于合肥
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益以兵扼淮西路口之衝公報
權棄軍渡江人情洶懼督府被旨起兵以權所部付公軍采石公報
失律也時雍國虞公允文參贊督府事行至采石訪權所以敗之實共軍咸訴
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爲之若勝若權部屬先諸我輩
何能自振雍公曰朝廷已令池州李都統交此軍爾輩如何以合
辭〒用李公則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兼淮南西路制置使
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宣撫使亳州招討使充主將林戰江築高臺植二
黃旗中張著甲衛兵金甲執小紅旗麾軍待報以為江可渡也
公即措置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一泊於東西兩岸
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盧州港中頃之賊麾戰船渡江呼聲振天
地賊舟及岸虜漸登岸時役王琪盛新戴皐張振張舒等拒之
殺師貴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復遣戈船傍其以神
臂剋敵弓射之中者貫胸無不死者不可勝計賊舡於是退遁
向晝中所遇戈船出斷其後贍戰舡二十餘艘繼以軍舡殺之
焚其戰艦火光徹江煙焰蔽天亮敗公掌贊幕旅抵亮所為之
曰今管軍非王權乃贊時摘殺衆居李世輔汝衆過江將何爲居
若稍卻吾我應軍為一戰決勝負今汝騎中兩陣居不必戰也亮
閱之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州後欲公分兵絕江陣于和之城下
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縋大公
領軍從中因大而進復和州公又遣統領張唱馬趙倉李正
等往據擊之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及東采擊
虜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何得其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踊車
考右崖義兵舳艫相銜攔截敵虜中流折下上若游
龍諸將奮擊賊一舟不濟亮乃作偽詔賜校尉張千使持舟來
諭王權用以兵往瓜州似以權有先約者公與公峩公以此其
用間耳然亦當以鉅習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其實[illegible]公
以何知[illegible]作檄以賜王權且風退令使汝與張至此　朝廷已將
權重貶由此朝公公[illegible]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州要江
敵國有以相待至此見休但借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其
真二人還亮大怒數其將以不用命致舉軍之敗將斬之
諸將京久之乃始效日名得敗百艘約五日以絕江遠
令者所謂長言市人用世輔新兵爲候囂用我軍進以
致退則死中求生可殺亮群以功擢
侍衛可李世輔便殺金今上皇帝登極公陞封
用兵大計稱旨勞賜田頃以捐殺倉部
賞并礪公任以招撫大公節制前司及
[illegible]由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奪之建康鎮江

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進自淮東公即□□建旆趨蘄
啓行五月甲午渡淮丙申偽都統蕭□領兵拒戰于城南張左右
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宜以□□□□公
授以方畧一鼓而虜騎奔潰丁酉公進軍逼靈璧□□□□陳以
待公遣時俊貢琦李□兵擊之張師顏等並進段□公□曹高等
以手綺橫衝賊軍又遣李顯與領白旗子策之虜大敗轉城西面
虞逹城中步卒三千仍偽官相繼出降至於□□公入□□
令軍中毋得虜掠市肆仍故公謂父老曰 朝廷本圖拯□□民於
今□以卒欲多殺示威父老宜宣德意勿恢殺□□不□□□□
江者公命植二旗謂降者曰爾等為虜所驅歸朝者立黃旗下
□宮願投官□願歸本國者立白旗下有立白旗下者悉遣□□□
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璧然後併兵而西公刻期得靈璧□□□邵
偕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璧降人入□□以
偽招曰汝逆則無所戰則不敢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
破及殺無□□之大同仁蹈城□衛前曰我等□衛李公威名□
旦不知也今願以城降至晚開門與蒲察徒穆夕安李千戶等率
衆出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出
已嫌除始鬪公遣邵者捷邵曰虜降皆公耳□□奏捷子公曰
此來本為國事豈此功與公奏捷甚無疑也邵終快快乃曰今收
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責公曰男師廉部願與都
統男世雄同得 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官今大軍入境纔得二
邑以何為對而遽回軍萬一搖動衆心有異大計邵□不協乃與
其徒邑宮慮且大至吾為偏傍矣公問今軍勢如此宜何仰遵 聖
訓復故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璧以分□□□□家□降公
於靜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吳拯節付印辰公軍次于宿州城東
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路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
於是□□得虜□□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于城南地名大王湖自□
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
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卒止有米
旱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璧再整而出公曰所以

劄邵等佑者正欲宿州頓耳今□□破城早□□衆□□□□
□□□□□□□□□□日丙午晡色□□分不施攻具士卒□□争
先□上□闢門進軍與城內賊軍□□公軍□□之遂收宿州
□□□□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未進□□遣□發官王□等□□
□迎邵□度□城邵□金帛□□□官吏對邵□□等按□
者得□萬□□□□□之公□□□□□□□州郡人□
□也前此□□□□公□書於公曰昨□□日面奉 聖訓軍□度
往□令邵□□公節制仍令具知□□行□奏邵□不□□是後
□公□□分□制□□公□不可與其功矣庚戌偽元帥勃撒
□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人□十□□□□□□
是日□制李福□□□里□□□□□□□□□者□
□□公言又李□□□兵□號□□不戰公召福□□□□□□
一人伏□□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敗當公以謂進兵如何邵
□令□□□□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
何□曰拱州又有虜兵又曰□□已□陝西諸路軍□會於東京
今千大戰公□謂邵曰不然今虜數為王師所敗其心固怯我師
未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
□倍□□□□食足乃可休士卒撫山東其山東吾向知亳州皆
□□□其人蘇見信□□吾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
也□取既下可以□□□□□□□□為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
地指日可復□陝西兵至道路□□人馬□困□以逸待勞戰必
勝矣以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為虜用此□□□之策也
而□心伏其時以歸心之切然不以為然辛亥建明□援桐鼓數
□□□□□公弟□□□□揮戈所向投□□□却者二□虜大敗
□□□□□□□□□□□□□□□□□當山□□□□於濠
□衛且□□□□烈日中被甲苦戰人□以堪疲心遂□□□□□矣
壬子夜□□□□公遣騎□之□□□中軍統制周□及邵都統子
□□□□□□□□□□明馬軍□□□癸丑督□□□□□人城
□□我□乃□餘兵攻□城又分兵□攻東北城□□兵已□□
□□□□□手殺數十百人□士爭□□□□□下城□男兵攻□城君

竟於壁木天石積尸成丰馬堙塞水盡赤是既敗若執多食成
巳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邳衆既翕於前又聞此士心
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
來陝西去此幾里而能遽至邳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
北伐猶蔫其五月度瀘白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恐怖
而走止吾追兵耳姑留二日觀之於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
降敵耳不然盡去至曉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
中原邪而沮撓若此會勅書至有見可而進勿俟奏請之語公遂
整軍而歸且宿州之戰非公之過蓋緣當時都府所受節制不專
小以郊宗矣王存手不能仰林 國家用兵大計而乃但一言感動
士卒多懷歸心遂致統兵官録孫衰私領兵逃歸無所已悼公自
從軍度淮首尾二十日與強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虜右翼都
統萬戶蒲察[illegible]穆國威同知大周仁三百户百人長及正軍
等破宿州斬麻華萬户柳華千户城内外殺死并挺刃畨賊及當
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方是軍
聲大震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
曰望 王師之來以為內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
人諸司自有實數而可見公提大軍度淮入賊之境不備糗糧就敵
糧草至於若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士亦其就宿州府庫金銀
錢帛以充賞賜且宿州之役係 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
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之軍皆欲內叛相
繼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宗尉等白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大
事更加誣謗以張大其罪復以退師為罪挺公還師至盱眙見總公納
印待罪唯歸過於己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illegible]
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呈稜知州團練使安置長沙居九月
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宏淵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成都又移
信州乾道改元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兩浙白金六萬兩絹三千匹
綿一萬兩尋復廣州觀察使除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兵司
改録除台州出守遂亂拜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
第於荣下六年拜除侍衛馬司一日對[illegible]建德殿上愛其深厚忠

命歸真州下越明年拔淮南軍還遂收夾東合上喜復太尉録前功
也是歲冬以馬帥移屯建康九年春引病乞祠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居會稽[illegible]三千頭劉五年上思之淳熙四年十月詔以
提舉萬壽觀奉朝請中使勞問於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與
存問屢時給賜其俸與其居第又出內府帑金賜之人知上用公意未
替也無何以疾薨于賜第之正寢實五年七月朔旦春秋六十有
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
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式百戶賜典有加官其後七人命臨安
府給葬事以其年九月乙酉安厝于紹興府山陰縣承務鄉秦
望山之原 福國夫人周氏祔焉公初娶福國夫人再娶趙氏和政
郡夫人繼室以王氏仁安郡夫人子男十六人師政武經郎師道
武翼郎皆戰沒師雄武功大夫閤門祗候師顏武功大夫閤
門功大夫閤門祗候充兩浙東路兵馬都監師文武功大夫東南
第[illegible]將師[illegible]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師
明將閤門祗候食邑五百戶師孟修武郎師正武略大夫充江南
東路兵馬鈐轄師古武略大夫充浙西路兵馬鈐轄師武忠訓郎
師說承節郎師[illegible]師尹秉義郎閤門看班祗候監[illegible]州
南嶽廟師[illegible]秉義郎監[illegible]州南嶽廟師[illegible]忠訓郎師[illegible]保義郎師
英未仕女六人長適武功大夫集英殿修撰[illegible]不幸今尚少未適
適秉義大夫韋世昌次適秉義郎[illegible]次適王[illegible]次適修武郎宋左
承節郎[illegible]第二將[illegible]次適承節郎孔居義少者尚餘在室孫男十
人曾孫[illegible]孫男女二十
餘人尚幼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里閈童稚以
馳射為戲不捨晝夜稍長膂力過人挽一矢射之中者使不中
者負而返公常[illegible]中八九一日從[illegible]道中遇[illegible]有虎自林
中躍出公引弓發一矢中其額[illegible]後[illegible]事以戍[illegible]公之用兵
奇智百出以寡擊衆之故先計[illegible]如所料[illegible]人敗歸人益
服公方[illegible]御[illegible]令[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公常戒之曰汝智無[illegible]故不用命軍不常[illegible]必[illegible]
以[illegible]公[illegible]男子[illegible]當立[illegible]功業殺敵以名節自期公雖

不甚文飾然前代治亂近時得失自敢言之使人聽之不倦㝡喻兵中外事情人所不逮未嘗學書而筆力自然遒勁蓋其心畫也疎財重義親舊部曲間葬死字孤一無斳色至有官之者聞人病甚痛在己命醫求藥及死恐不及頗以全活者甚衆都統吳公錫與公同寮娶嚴某約以女為公子婦比吳死其家遭寇而落江南不敢違復婚約公備聘幣具禮以媵不遠數千里遣人迎之曰豈以生死貴賤異吾心哉故楊和王多公男於義待遇饒給特異於衆及楊王薨公感其知己號慕若喪所親殺名馬以祭前此池州軍中將佐使臣例不理磨勘及公任都統為奏請以年勞理磨勘將校自是請給封贈並依資任自公啓也又諸路州軍有武命卒毗代于軍者皆悍勇可用因繫鐵索夜因土牢死而後已公愍之曰使功不如使過因奏盡釋之隨材分隸行間在安豐成功戰立功報公之德公平日不以勢進人任材而已不喜于人以私有所不以罪或忠而獲謗者雖千里必追贐之且為直其事見一善必稱獎如自己出聞人過則掩匿庇覆之不暇御下有不可犯之色

及待士和氣如春所至坐客盈滿公自奉至薄而遇材武智勇之士有急難若必賑之無所悋惜且曰吾為國家蓄之以備一朝之用故俸賜隨得隨盡上知其用不足嘗賜田以周之平時與人談論無不以君憂國其於財利未嘗一語及之慷慨有之後家無餘貲公氣蓋萬夫與故鄂王韓公世忠同與吳璘每以豪勇服人公累世將家駐兵陝右夏人不敢輒寇邊境著公名著山西而未嘗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上以公才非韓所能役遂以樞密院都統制處之公特立不倚唯以忠誠結知晁寮人謂義不忘君如關雲長忠不恤家如李良器子儀之寬厚得人光弼之嚴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而能持之以恭守之以謙故秩視攜鼎生榮沒哀子孫詵詵復盛一門亦天有以報之也方靖康之難要金虜緊徑寵固位或北面犬豕助桀吠堯者有之而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白日及敗兀朮於拓皋挫逆亮於采石取順昌北復符離雖志不克就亦足表白於世矣迨啓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為將殺伐不為不多然未嘗以私恨殺一人今年幾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憾乎累所不能者國仇未報大讎未復耳且屬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以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語皎然而逝葬日有日諸孤次其行事將請謚于太常抑碑于神道以圖不朽而傳無窮以掄同朝之久知公為詳故不果辭敘為次第其實以告太史氏謹狀

淳熙五年　月　日宣武郎□□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張　掄　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書吳雍公守唐鄧事

眉山任　熒

紹興初奏檜議和割唐鄧遺虜以襄陽三十里爲境三十二年逆亮敗盟自率大兵渡淮窺江遣劉蕚一軍由光化順流徑薄襄陽城下亮意不在襄漢但分兵以相牽亮敗死虜亦撤去唐鄧民開門納官軍明年春　高宗視師建康命中書舍人虞公允文諭川陝然陝西之師非京西合勢莫可進討非京西出守莫可牽制故欲西之勢其重乃在京西爲今日取勝之策宜速以重兵捍確山一帶之險以保唐鄧將王彥取陝西數郡兵止六千人屯商州公奏乞以兵唐鄧令吳拱分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虜兵不得援長安以萬人與王彥合力取長安吳璘姚仲併攤大兵震關輔使陝右虜兵無援可不戰逼去會吳璘破大散關進兵向西北與虜相持德順而吳拱乃被旨屯郢州公又奏郢去唐鄧數百里緩急難以相應且唐鄧無守兵恐京西虜兵無所顧忌引兵向陝以助合喜則吳璘未必成功使或成功用兵力亦倍乞且令吳拱李道於襄陽歇泊仍更兵戍唐鄧若京西之虜分兵向陝則令引兵擣其虛未報是歲六月　壽皇登極禪和戰議未決論者多欲棄陝西新復州郡公亦奏乞歸班而吳璘亦以德順事急約公會議公至秦州又具劄子與汪澈同申前議乞以重兵據唐鄧分兵二三萬人由內鄉出商於守潼關扼大散擣與王彥合勢取長安因長安之粮可取河南因河南之粮會諸軍可取汴兵力既全藏運亦省至於兩河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無何省符以公知夔州然被旨留吳璘軍前議事又趣赴行在遂詔吳璘班師盡棄陝西所復州郡公還奏事殿上以務此地爲陝西形勢論辯甚悉上嘆然有悔意以公知太平州襄陽有警再召公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將王宣軍馬公陛辭即於上前論今新復州郡雖陝西已棄而唐鄧海泗尚存唐鄧乃荊襄保障且平原廣衍虜易於侵勝勢所在決不可棄既至襄陽即與諸將議戍唐時虜已遣使議和必欲求割唐鄧海泗四郡公亦遺胡昉還虜留之豈旨沙河造橋襄英實難遂必欲取唐鄧公知虜必我得唐鄧勝勢則中原人心自歸其憂大矣故絕欲市之必以得唐鄧於是章凡十餘上乞不棄唐鄧其後竟城唐公之城唐也或言虜重兵侵境公料虜自逆亮之殞兵散馬多死契丹渤海蓋張兩河民日起必無能爲公乃行以數百騎出唐城欲至趙湯陂以安衆心遣人伺虜還言虜將蕭斛定遠聞官軍在唐以四千騎走汴矣公遂還唐鄧間士民爭持酒來馬前羅拜馬前乞朝廷勿棄二城公皆勞勉之蕭究而去會和議成將割地初公上章凱切有云朝廷必欲割唐鄧日即挂冠而去至是遂上丐老之章有曰祇關以戶部尚書召乃通制置判襄割唐鄧海泗以和懷并論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荊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荊襄亦欲掎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之從蓋無以爲之掎角故也夫若於漢興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從郢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倖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建康虞公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陝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乃專意保唐鄧虜亦督之請和以求割地益堅憾乎和則堅矣而天下形勢孔明之所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未獲收其功也因具著之以明天下形勢之所在俾後有攷焉紹熙二年上元眉山任熒述

王昱墓誌銘 并序

南陽滕　宗諒　撰

夫文妙於外而鈞名實重於時者欲其潛愛恕於心太勝尚於意表亦以鮮矣行於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數影而可得進而勇退歟雅觀識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豈遠踏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爲公當　真宗皇帝世以縣佐吏有文選入閣下隸崇文院典理　上書自以進用入朝保保凡羣以知人推爲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爲政不務躁學時號爲循吏　今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　朝廷不從等

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秘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
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踈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佐疾接鄉
黨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昊天不慭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
八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
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
諱播祖樞考綸皆蘊龍德生直廬季四海圯裂韜光全素隱廢爵
後由公之貴列考贈以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
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為本郡
舉首咸平初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
殿中丞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
校勘秘閣校理知柳州坐鄰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不得坐黜湖
江軍監新塗縣酒稅內徙楚州監稅復知南康軍召還隸職中秘
出守潤州逾年移牧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郎復告居閑下者歲
久以便鄉里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
和縣君尤氏左右君子勤循禮則子四人長曰畔前漳州長泰縣
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也女
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諤接公之德舊矣昔守武陽
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義於子諸孤之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
之行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遠子不讓也宜矣晏
響閩而銘曰
建水之東武夷之英猗歟王公才為時生賢推仕漢帝選登直
紆朱紱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翊臺閣德化優柔文鋒錯落播在
民謠賡千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真雅合天
道光昭搢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鐘五福慶延後昆隱隱南山
悠悠東渚草沒新阡煙昏拱樹勒碑碣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古今列女傳三卷

（明）解縉等撰

明永樂元年內府刻本

古今列女傳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解縉等奉敕撰。先是明洪武中，孝慈高皇后每聽女史讀書，至列女傳，謂宜加討論，因請太祖命儒臣考訂，未就。永樂元年，成祖既追上高皇后尊謚冊寶，仁孝皇后因復以此書爲言，遂命縉及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王洪、蔣驥、沈度等同加編輯。書成上進，帝自製序文，刊印頒行。上卷皆歷代后妃，中卷諸侯大夫妻，下卷士庶人妻。時仁孝皇后又作貞烈事實，以闡幽顯微，頗留意於風教，故諸臣編輯是書，稍爲經意，不似五經四書大全之潦草。所錄事蹟起自有虞，迄於元明。漢以前多本之劉向書，後代則略取各史列女傳，而以明初人附益之。去取頗見審愼，蓋在明代官書之中猶爲善本。此本爲秀水項元汴家所藏，猶明內府初刊之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此書成於永樂元年十二月。今考成祖御製序，實題九月朔旦，知虞稷未見原書，僅據傳聞著錄矣。

古今列女傳

御製序

朕聞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大哉經綸之道乎。而以人倫為本。人之大倫有五。而男女夫婦為先。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經制之作。時義大首篇。聖帝明王。相傳之要道。豈有加於此哉。是故唐虞逮夫三代。莫盛於周。太王王季。肇建邦家。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武王周公。脩太平之業。姜任繼美。姒續徽音。輔成關雎麟趾之化。朕嘗求之豳風。觀其習俗之美。家人婦子。雖然有恩。粲然有文。饁田畯為酒食。治蠶績。供衣裳。以奉獻祭。實二南之權輿也。及乎周南后妃。貴

而勤。富而儉。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樂而不淫。憂而不傷。逮下而有螽斯之祥。仁厚而致麟趾之應。雍雍乎。熙熙乎。漢廣汝墳。咸被其化。端莊靜一。無狎昵之私。離別告語。皆忠厚之意。何其盛也。蓋古必有女師之官。所以教之之具。委曲詳盡。皆著於書。周衰散佚。今內則諸篇。寥寥數言而已。近世有欲復古者。相承述作。其說浸廣。獨劉向輯古列女傳。上自后妃。下逮士庶人之妻。惓惓忠愛之意。欲以感悟其君。其意亦美矣。惜其傳久殽亂。南豐曾鞏已不得其詳。論其乖異。而曰覽者擇其是非。向之分類。尤不能無議者。有虞二妃。而冠之母儀之篇。謂之何哉。向之失不至此。其亦未成之書歟。朕自少時伏覩

皇考脩身齊家
皇妣輔治同德訓飭整齊委曲詳盡古
人之遺意復見于今日
皇妣每聽女史讀書至列女傳謂宜加
討論刪定為書永作世範請於
皇考命儒臣攷正有緒未就
皇妣遽棄
皇考每歎息悲傷其意竟未及成書永
樂元年六月朕既上冊寶
尊謚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
皇后纂成寶錄宮壼復申
皇妣之意朕不敢違乃命儒臣編次古
今后妃諸侯大夫士庶人妻之事分
為三卷頒之六宮行之天下俾為師
氏知所以教而閨門知所以學庶脩

身者不至以家自累而內外有以相
成全體經綸之功大復虞周之盛以
知天地之化衍關雎麟趾之風朕於
是書實有望焉
永樂元年九月朔旦序

古今列女傳目錄

卷之一

虞

有虞二妃

夏

啓母塗山

商

契母簡狄　湯妃有㜪

周

棄母姜嫄　太王妃太姜

王季妃太任　文王妃太姒

宣姜后

前漢

馮昭儀　班婕妤

孝平王后

後漢

光烈陰后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晉

文明王后

唐

太穆順聖竇后　文德順聖長孫后

徐賢妃　韋賢妃

莊憲王后　懿安郭后

宋

章穆郭后　慈聖光獻曹后

馮賢妃　宣仁聖烈高后

欽聖憲肅向后　憲聖慈烈吳后

成肅謝后

元

昭睿順聖弘吉剌后

國朝

太祖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卷之二

周列國

衛姑定姜　衛宣夫人

衛宗二順　齊田稷母

齊相御妻　齊靈仲子

齊孝孟姬　齊杞梁妻

齊威虞姬　齊鍾離春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王孫氏母　魯季敬姜

柳下惠妻　臧文仲母

魯公乘姒　宋共伯姬

晉趙衰妻　晉伯宗妻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晉圉懷嬴　楚子發母

楚莊樊姬 孫叔敖母
楚平伯嬴 楚昭貞姜
楚昭越姬 息君夫人
黎莊夫人 趙將括母
趙津女娟 魏曲沃負
代趙夫人
蓋丘子妻 陶答子妻

前漢

陳嬰母 王陵母
齊太倉女 雋不疑母
楊夫人 嚴延年母

後漢

梁夫人 程文矩妻
皇甫規妻

晉

陶侃母 梁緯妻
虞潭母

隋

鄭善果母 裴倫妻

唐

李德武妻 楚靈龜妃
高叡妻 楊烈婦
董昌齡母

五代

王凝妻

宋

陳省華妻 謝枋得妻

元

闞文興妻 馮淑安

國朝

韓太初妻 賈愚妾

卷之三

周列國

齊義繼母 齊傷槐女
魯母師 魯黔婁妻
魯義姑姊 宋鮑女宗

晉弓工妻 蔡人妻
鄒孟軻母 楚白貞姬
召南申女 魏芒慈母

前漢

陳寡孝婦 郃陽友娣
京師節女 梁寡高行

後漢

梁鴻妻 曹世叔妻
王霸妻 樂羊子妻
鮑宣妻 吳許升妻
龐淯母 劉長卿妻
陰瑜妻

元魏

魏溥妻　房安親妻

兒氏貞女

隋

孝女王舜　覃氏孝婦

趙元楷妻

唐

樊會仁母　樊彥琛妻

竇氏二女

宋

朱娥　張氏女

趙氏女　徐氏女

王貞婦　譚氏婦

韓氏女　陳堂前

劉當可母　詹氏女

王氏婦

元

趙孝婦　俞新妻

李智貞　李景文妻

趙彬妻　李五妻

俞士淵妻　惠士玄妻

國朝

李大妻　甯氏女

張敏道妻　任仕中妻

步善慶妻　徐允讓妻

李茂妻　許顒二妾

高氏五節婦　傅妻岳氏

徐德安妻

古今列女傳目錄

古今列女傳卷之一

虞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復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從匿空旁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夏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商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勑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湯妃有㜪者，有㜪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其有㜪之謂也。

周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

氷之上飛鳥傴音區上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取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音至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音必，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音笑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音耽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音峴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暉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音餌，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音泄服，然後進御于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珮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音習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前漢

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音接妤音餘。建昭中，上幸虎圈音勸鬪獸，後宮皆從。熊音雄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

婦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究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

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譖訴班婕妤云挾邪詛(莊去)祝(州去)上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上)兮赫兮咺(暄上)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其班婕妤之謂也

漢王皇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發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後漢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

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為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為之將后隨家屬徙清陽止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與胡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以后為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劫入殺后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分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

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
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音示）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弟訢
為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及尸柩（音舊）在堂。使大中大
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十七年。
郭后廢。遂立為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音視）玩。不喜笑謔。（音虐）
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
涕。帝見。常歎息。顯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
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
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
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
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

列女傳卷十　七

伏御牀。視太后鏡奩（音廉）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
卿敏慧早夭。母藺（音吝）夫人悲傷發疾慌（音荒上）惚（音忽）。后時年
十歲。幹理家事。勑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
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
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
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它
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以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
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
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
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

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音翠）過於所生。肅宗亦
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
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
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
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
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
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
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
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音粗）。反
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音增）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
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音丕）王

列女傳卷十　八

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
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
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裁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
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
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眾。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
帝感悟之。夜起彷（音旁）徨（音皇）。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
將奏事及公卿較（音教）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
（音趨）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音琵）補。
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
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
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
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

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音樹）雨之應。又田蚡（扶粉反）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

褠（音溝單衣）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音去聲）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音習）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音克）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音雞）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

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音移）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己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大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音康入）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音從）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

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音任上聲）。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音剔）厲（音利）。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勑絕禱（音島）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和熹鄧皇后諱綏雖音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
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翦
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
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
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
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
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
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
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
鹽菜憔焦音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
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
夢及天而咶䑛音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

后驚曰此成湯之法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該音言
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
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
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
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樞音麗絕異於衆左右皆
驚八年冬入掖亦音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
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
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
侍醫藥不限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
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
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
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燕音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

珥光采袿圭音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
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
僂縷音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
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疏每
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恒垂涕
歎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
為遂造祝詛欲以為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
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
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
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
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
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

信以為然乃止明日帝果瘳抽音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古音
事發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疾篤深自閉絕
會有司奏建長秋宮帝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
天下豈易哉唯鄧貴人德冠後庭乃可當之至冬立為皇
后辭讓者三然後即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以充小
君之選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
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
故兄騭陟音終帝世不過虎賁奔音中郎將元興元年帝崩長
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殁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
養於人間殤傷音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
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

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音瓊)。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音創)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音路)驂(音參)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音悅)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音核)。果御者所為。莫不歎服。以為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音固)者。皆復之為平人。減

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勑止。日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釦(音口)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冰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瑇瑁(音代冒)彫鏤玩弄之物。皆絕不作。離宮別館儲峙(音雉上)米糒(音備)薪炭。悉令省之。又詔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音雷)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宮增喜觀閱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祕藏。及諸工作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

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謥(音宗去)詷(音洞)。至有濁亂奉公。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徙者歸鄉。勑還資財五百餘萬。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邑。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憂惶。禱請祝辭。願得代命。太后聞之。即譴怒。切勑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音襘)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

士。大儺(音那)逐疫(音役)。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音振)子之半。悉罷象橐(音託)駝(音陀)之屬。豐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音繆)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終盡。憂哀毀損。事加於常。贈以長公主赤綬東園祕器玉衣繡衾。又賜布三萬匹。錢二千萬。騭等遂固讓錢布不受。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諡曰敬君。太后諒闇(音庵)既終。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已下

至司寇。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賜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群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牙。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穰音）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群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戹運。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為樂。上欲不欺天愧先

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祚作）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廢病沉滯。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欬（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柰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晉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談音）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禪音）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浣上）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

唐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毅音）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為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頸上）三歲與身等。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

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時突厥女為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梗上）武帝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救音）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始。元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姒娣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衣履。工為篇章。規誡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辯也。崩於涿（卓音）郡。年四十五。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合音）以獻。徙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亂。

多妄誅娩(音妹)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興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為壽安陵。諡曰穆。及祔(音附)獻陵。尊為太穆皇后。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後即位。遇慶善宮。覽觀哽歔(音稀)。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于正寢。它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悟。潸(音刪)然不自勝。明日詔有司大發倉賑(音震)貧瘠(音藉)以為后報焉。上元中。益諡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其先魏拓(音託)拔(音跋)氏。後為宗室長。因號長孫。高祖稚(音治)大丞相馮翊(音翼)王。曾祖裕。平原公。祖兕(音似)左將軍。父晟(音盛)字季。涉經史。趫(音喬)驍(音梟)兵。仕隋為右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兄熾(音熾)為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太穆勸撫突(音突入聲)厥女。心誌之。語晟曰。此明睿(音銳)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繇(音宙)協(音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時隱太子釁(音欣去聲)鬩(音隙入聲)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宮中。后親慰勉。士皆感奮。尋(音分去聲)為皇太子妃。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音櫛入聲)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音貧上聲)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

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為開治。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音孕)侍疾病。輟(音拙)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為誡。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音夜)。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為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音含去聲)於兄。無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巂(音髓)。太子承乾乳媼(音襖)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可自安。疾稍亟(音棘)。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音拂)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歎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及大漸。與帝訣。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祕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為壠。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音田)作役。死無恨。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

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謚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嵕(椶音)山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謚文德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又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

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疲音)耗(蒿去聲)漕饟(餉音)漂(驃音)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為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就去聲)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妓音)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鴆音)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戢入)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剗(槧音)切精諧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為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

德宗賢妃韋氏咸里舊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為良娣德宗貞元四年冊拜賢妃宮壼(梱音)事無不聽而性敏淑言動皆有繩矩帝寵重之後宮莫不師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郎音)邪(耶音)人祖難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時后以良家選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為王孺人生憲宗順宗在東宮冊為良娣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即位疾已綿頓后侍醫藥不少怠將立后會病棘而止憲宗內禪尊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乃上尊號曰皇太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十年崩年五十四葬豐陵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墳音)陽王子儀之孫父曖(愛音)尚昇平公主實生后憲宗為廣陵王聘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大

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元年進冊貴妃八年羣臣三請立為后帝以歲子午忌章報聞罷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贈曖太尉母齊國大長公主擢兄釗(昭音)刑部尚書鏦(聰音)金吾大將軍后移御興慶宮元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為壽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抃情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它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

子也。帝再拜還。寀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
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矣。宣宗時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
外園。懿宗咸通中。從禮官王皡(音昊)言。詔后主祔憲宗廟
宋
真宗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真宗
在襄邸。(音抵上)太宗為聘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真宗嗣
位。立為皇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
侈。必加戒勗。(音旭也)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
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曹武惠王彬之孫
也。明道二年。詔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為皇后。性慈儉。重稼
穡。嘗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

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
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促音)呼都
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
嫗(於去)毆小女子紿(音上)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
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音入)水踵其後。果舉炬焚
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諭之曰。明日
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殄。閤內妾與卒亂。當
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
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
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
靳(音斤去)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
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音亦)而輟。英宗方四歲。育禁

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為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
斂諸門鑰(音藥)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
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撿柅(音尼上)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
不以假借。宮省肅然。神宗奉尊為太皇太后。名宮曰慶壽。
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后亦慈愛天至。或
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音衣上)候瞷(音閑)。間親持膳飲以食帝。
外家男子舊毋得入謁。后春秋高。弟佾(音逸)亦老。帝數言宜
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佾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偕詣后
閤。少焉。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
得留。趣遣出。晚得水疾。侍醫莫能治。元豐二年崩。初王安
后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
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

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
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
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音竦)聽。垂欲止。復
為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音計)。已與大臣定議。
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音愷)仗士卒精
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
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
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蘇軾(音式)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為必死。后違豫中聞之。
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
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音郡上)至
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

察之。帝涕泣，輒由此得免。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侍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歿。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在禁掖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音薄)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皇后姊也，故后少鞠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音昊)、嘉王頵(音君)、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為皇后。后弟內殿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寶慈宮。帝屢欲為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繕營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司農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是日降制，立為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毋令輒入。又陰敕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脩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毋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出中旨)。王珪等弗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揥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廷議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為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復改。又以官冗當汰，諸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音雖)定。宋用臣既被斥，祈神宗

乳媼入言之。與復得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即斬汝。媼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于潁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為皇后。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上后及諸王納婦。后勑向族勿以女實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閤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

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

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入問帝所在。后紿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封和義郡夫人。進封才人。后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尋進貴妃。顯仁太后亦愛后。邢皇后崩。顯仁以為言。詔冊為皇后。顯仁性嚴肅。后身承之。居

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座右為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后時為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為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居德壽宮。上皇崩。孝宗欲迎還大內。后以上皇几筵在德壽宮。不忍舍去。因命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嘗與光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辨邪正。立綱常。為先。孝宗崩。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事。后不可。已而宰執請如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趙

汝愚請。於梓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為皇帝。翌日。冊夫人韓氏為皇后。撤簾。汝愚後以讒死。中書舍人汪義端曰。汝愚為李林甫。欲併逐其黨。后聞而非之。年八十三崩。

孝宗謝皇后。丹陽人。初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踰年進貴妃。淳熙三年立為皇后。后性儉慈。減膳羞。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巢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後崩。謚成肅。

元

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為皇后。至元十年三月。授冊寶

上尊號貞懿昭聖順天睿文光應皇后。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為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為紬以為衣。其韌密比綾綺。宣徽院羊臑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衆皆歡。甚唯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

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廷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時宋太后全氏甚厚。胡帽舊無前簷。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語后。后始製前簷。又製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兩襻以便弓馬。時皆效之。后性明達國初。左右有力。十四年二月崩。成宗即位。追謚焉。

國朝

太祖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馬氏。其先自宋太保。默家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世豪里中。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賙(周音)人之急如將不及。母鄭氏早卒。后。叨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為刎頸之交。遂以后託其家。父卒。子興育　后同己女。　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值歲大歉。　后從　帝在軍。嘗自忍饑。懷糗餌脯備供　帝未嘗乏絕。遣次顛沛。恪遵婦道。　帝每有識記書札。輒命　后藏之。倉卒取視。后即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脫誤。　帝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之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帝曰。爾言深合我

意明日冒雨歸。語　后曰。昨聞爾言。往來方寸間不能忘。有一卒違令。忽與婦人俱。詰之不能隱。吐實云掠得之。我告之曰。今日用兵。所以禁亂。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適以生亂。不即舍之。吾必戮爾。此卒感悟。遂即舍之。由爾之言也。　后曰。用心如此。何憂人心之不歸乎。　后初未有子。撫育　帝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後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　帝帥師渡江。　后亦率諸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時左右　帝規畫。動合事機。洪武元年春正月。　帝即位。冊為皇后。因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呼音)沱(陀音)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

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挼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既不忘妾於貧賤。願無忘羣臣百姓於艱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后既正位中宮。益自勤勵。督宮妾治女工。夙興夜寐無時豫怠。 帝親賢務學。隨事幾諫。謹求古訓。諭告六宮。孜孜不倦。一日集女史。清江范孺人等問曰。自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 后於是命女史錄其家法賢行。每令誦而聽之。曰。不徒為吾今日法。子孫帝王后妃皆當省覽。此可以為萬世法也。或曰。宋朝過於仁厚。 后曰。過於仁厚。不猶愈於刻薄乎。吾子孫苟能以仁厚為本。至於三代不難矣。仁厚雖過。何害於人之國哉。 帝嘗謂后曰。君者百責所萃。一夫不得其所。君之責也。 后即起拜曰。妾聞古人有云。一夫失所。時予之辜。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今陛下之言。即古人之心也。致謹於聖心。加惠於窮民。天下受其福。妾亦與有榮焉。又嘗從容告帝曰。人主雖有明聖之資。不能獨理天下。必擇賢以圖治。然世代愈降。人無全材。陛下於人材。固能各隨其短長而用之。然尤宜赦小過。以全其人。 帝喜稱善。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帝曰。得元府庫何物。 帝曰。寶貨耳。 后曰。元氏有此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王自有寶也。 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 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而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傳技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音鴆）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顧名萬世。即大寶也。而豈在於物乎。 帝曰善。嘗侍坐乾清宮。語及窮約時事。 帝曰。吾與爾踐涉艱難。備嘗辛苦。今日化家為國。無心所得。上感天地之德。祖

宗之恩。然亦爾內助之功也。 后曰。陛下一念救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眷之。祖宗祐之。妾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約之時。而警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從於患難。而謹飭於朝夕。則天地祖宗。非惟庇佑於今日。將為子孫無窮之福耳。 帝凡御膳。 后必躬自省視。宮人請曰。宮中人衆。無煩聖體。 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之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蠲（音涓）潔。脫有不虞。汝輩受責。吾心豈安。吾所以為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豈為無人耶。宮人聞之。莫不感悅。 后聞女史論西漢竇太后好黃老。顧而問曰。黃老何如。女史答曰。清靜無為為本。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也。 后曰。不然。孝慈即仁義事也。詎（音巨）有絕仁義而為孝慈哉。仁義乃

為治之本。乃曰絶之棄之非理也。 后令誦小學書。注意
聽之。既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
眞聖人之教法。盍表章之。 帝曰然。吾已令親王駙馬太
學生咸講讀之矣。 后嘗聞元世祖后煑故弓絃事。亦命
取練之織為衾裯以惠孤老。每製衣裳餘帛。緝為巾褥
曰。身處富貴當為天地惜物。暴殄天物古人深戒也。
織工治絲有荒纇棄遺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
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此雖荒纇棄遺在
民間猶為難得。故織以示汝。不可不知也。平居服澣濯之
衣不喜侈麗。衾裯雖弊不忍易。有言於 后曰。享天下至
貴至富。何庸惜此。 后曰。吾聞古之后妃皆以富而能儉。
貴而能勤。見稱於載籍。盖奢侈之心易萌。崇高之位難處。

不可忘者勤儉。不可恃者富貴也。勤儉之心一移禍福之
應響至。妾念及此自不敢有忽易之心耳。宮人有過。 帝
怒之。 后亦怒。命左右執付宮正司議罪。 帝怒解。問
后曰。爾不自責罰。付之宮正司何也。 后曰。妾聞賞罰惟
公足以服人。故不以喜而加賞。不以怒而加刑。喜怒之際
而行賞罰必有偏重。人議其私。付之宮正司則當斟酌其
輕重矣。治天下者亦豈能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者論之耳。
帝曰。爾亦怒之何也。 后曰。當陛下怒時。遽自罰之非惟
宮人得重責。陛下亦損中和之氣。故妾之怒者所以解陛
下之怒也。 帝喜。 后以不逮事舅姑為恨。見 帝追慕
悲傷亦為之流涕。晨夕褘翟從 帝拜謁奉先殿。每當祭
躬治膳羞。務盡誠敬。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倂之

加厚。語諸王妃公主曰。無功受祿造物所惡。吾與若屬被
金繡美飲食終日無所為。當勤女工以報造物者。太子諸
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嘗曰。汝父尊臨萬國。
身致太平。亦由學以聚之。爾小子當思繼繼繩繩。以不辱
所生。又曰。吾聞女史言鄧禹為將不妄殺人。故其女為后。
吾家世忠厚。至吾父雖無禹之功。然平生急於義。今日為
后非偶然也。汝輩異日有人民社稷之寄。尤必積累忠厚。
乃可長世。切不可自恃而不務德。謂事有偶然也。汝切識
之。諸王或以衣服器皿相尚者。 后曰。唐堯虞舜茅茨土
階。夏禹文王惡衣卑服。汝父儉朴尤惡奢麗。日夜憂勤以
治天下。汝輩無功。錦衣玉食。猶欲以服御相加。何志氣不
同如是乎。惟當親師取友講論聖賢之學。開明心志。自無

此氣習也。 后慈以接下。親戚勳舊之家無不得其懽心。
命婦入朝。不以尊貴臨之。延接如家人禮。遇水旱歲凶進
食必問設麥飯野蔬。 帝因告以賑卹之事。 后曰。妾聞
水旱無時無之。賑卹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卒不幸有
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之。 帝深以為然。嘗為
帝言施恩欲溥徧。然亦有等差。衆庶日給固有艱難。百官
家在京者其鄉里遠近不同。家貧富亦異。而俸入有限。慮
或不給艱難必甚。遇暑雨祁寒輒形於嗟歎。 帝感其意
每遣存問周給之。近臣及諸奏事官朝。能會食廷中。 后
命中宮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旨。奏 帝曰。朝廷
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薄。養賢欲其豐。今之
典大亨者不能體其下人。惟奉上者甘旨。羣臣飲食皆

不得其味。豈陛下養賢之意乎。上曰。飲食之事。朕不經心。將謂羣臣皆得甘旨。豈意所司自分厚薄。想羣臣欲言。又難於啓齒。事雖甚微。所係亦大。皇后今日不言。朕豈知其如此。亟黜召光祿卿徐興祖等切責之。興祖等皆慙服。帝嘗臨太學祀先師孔子還。后問曰。太學生幾何。帝曰數千。又問悉有家乎。曰。亦多有之。后曰。善理天下者以賢才為本。今人才衆多。深足為喜。但生員廩食於太學而妻子無所仰給。彼寧無所累於心乎。帝即命月賜糧給其家。以為常。嘗謂帝曰。事幾得失本君心之邪正。天下安危係民情之苦樂。又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皆命女史書之。后得疾帝寢食不安。以語羣臣。羣臣請禱祠山川。徧求名醫。后聞謂帝曰。妾平生無疾。今一旦得疾如此。自度不能起。死生有命。禱祠求醫何益之有。及疾亟。帝問曰。爾有身後之屬乎。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今日陛下為億兆主。妾為億兆母。尊榮至矣。尚何言。惟感天地祖宗。無忘布衣而已。帝復問之。后曰。陛下當求賢納諫。明政教以致雍熙。教育諸子。使進德修業。帝曰。吾已知之。但老身何以為懷。后復曰。死生命也。願陛下慎終如始。使子孫皆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遂崩。年五十一。洪武壬戌八月丙戌也。帝慟哭。終身不復立后。帝嘗罷朝。內臣女史吏進奏事不已。帝悽然不懌。曰。皇后在。吾豈有此煩聒哉。后在時。內政一不以煩帝。帝從容甚適。故不勝哀悼焉。是歲九月庚午。葬鍾山

孝陵謚曰
孝慈皇后。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加上尊謚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古今列女傳卷之一

古今列女傳卷之二

周列國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旣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犫（音抽人名）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姒（音似）之子衎（音侃人名）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旣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音納）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音專人名）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上卿）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鱄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衛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音訴）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不閔勞辱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音黜）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慚（同慚）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音戒）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

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二十兩曰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赦）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況於受金乎。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閒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若必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人名）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醮去）房之中。結其衿（音今）縭（音離）。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視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音）妹誡之門內。曰。夙夜

無愆視之衿鞶(音盤)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音雖)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去)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音章)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音域)必乘安車輜(音緇)軿(音萍)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音扭)綢(音稠)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歛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軿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其此之謂也

齊杞梁殖(音植)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音茲)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亞著薦床蓐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音權)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音霽)湮(音因)於百重之

下不意大王乃復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群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

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謂之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更名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歎

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眾，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傍，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

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
意非有儼時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
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
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宿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
室。塡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
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
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
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
甚醜。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
於鄕。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
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
左右曰。三逐於鄕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
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
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
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
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則
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
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
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
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
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
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

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
人。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
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
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
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
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
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旣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
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
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汝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
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
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
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
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
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
階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
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袜絶。左右顧
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
諫臣五人。日擧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
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
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伯王之君也。而下
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

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游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音壬上)攘(音穰)捲而親饋(音匱)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音觸入)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

月。與大史司載糾(音九)虔(音乾)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音帝)郊之粢(音咨)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慆(音叨)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音譬去)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紞(音膽上)。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音宏)綖(音延)。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

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音睹上)父為客。羞鼈(音鱉)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為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

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音移)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闒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音昨)不受。徹俎(音阻)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音霜上)。此之謂也。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上埋）裎（下呈音），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累音）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上愷）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諡音），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攛去）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

之謂也。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而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illegible]音）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善音）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據音），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者。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騭音）彼屺（起音）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魯公乘姒者，魯公乘子皮之姊也。其族人死，姒哭之甚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姒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眾，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而後動，不苟觸（衝聲 入）情，可謂貞矣。詩云：蘀（托音）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

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穆音)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

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痛悼。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蟬音)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晉趙衰(催音)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豚上聲)及返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迎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

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犂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郤害伯宗。譖(去)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犂于荊。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鶴音)不可救藥。此之謂也。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附音)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

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手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翁去）埋壚（盧音）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搆音）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鶴音）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逵音）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嵐音）毋期忿戾無饜（厭音）謂之封豕有窮后羿（詣音）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伯碩（石音）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柴音）狼（郎音）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祈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

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緣音）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悅矣去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此之謂也

懷嬴（盈音）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語音）質（志音）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之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

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罐。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飮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

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納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知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

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柏舉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

王齋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一。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藟音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名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敝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苴音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闇音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

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叙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所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毋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度。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

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黃。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

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諡。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入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

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脩。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此之謂也。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

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朞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

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異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絜而好義詩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前漢

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一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亦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題）縈淳于公無男子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

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上)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未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而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按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嚴母之謂也。

後漢

梁夫人嫕(翳)者，梁竦(悚)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嫕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殞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機，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既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嫕等，上泣涕，賞賜累億。嫕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甚寵之，稱梁夫人，擢嫕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鑌去)於承光宮，與西陵，追謚竦為褒親愍(民上)侯，徵還母及弟棠等，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門，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為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

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
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
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
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
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
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
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
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
徭。遣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
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
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
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
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
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娉以軿輜百
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
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
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
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
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
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厄音
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
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晉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紺音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
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
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甘音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
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
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挫音
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
非此母不生此子。後侃竟以功名顯。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
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
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
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
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
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眇音爾。孫氏雖少。誓不改
節。躬自撫養。劬瞿音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
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
康太守。值杜弢韜音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
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
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
生。勿以吾老爲慮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茂音其
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
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即以子
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
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

未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隋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禮。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洒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荅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

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惟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年四十。有二女及

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唐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坐事徙嶺表。矩時為黃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嬿(燕音)婉(宛音)始爾。便事分離。方遠投瘴(帳音)癘(例音)。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天也。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裴與

德武別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歲時朔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嘗讀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記傳乎後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矩欲奪其志時有抑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乃以剪刀斷其髮悲泣絕粒矩不可奪乃止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爲夫婦如初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官年十八歸于靈龜經楚哀王後而舅姑具存朝夕侍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經獻不先嘗靈龜薨將葬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逝者有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服除諸兄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妃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犬馬以徇溝壑寧可復飾粧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可奪歎息而止尋卒

高叡妻秦氏女也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夫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何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譖陳州侃爲項城令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宜相與死守衆泣許諾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於外猶愈于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遂引去縣卒完君子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董昌齡母楊氏昌齡嘗爲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訓於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誡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元濟又署爲郾城令楊復誡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前敗爲慮無以老母爲念汝爲忠臣吾雖歿無恨矣及王師逼郾城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金歸款於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即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囚楊欲殺之而止者數矣蔡平楊氏年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跡楊氏之強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五代

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

宋

諫議大夫陳省華娶馮氏。生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真宗時皆登進士第。皆累遷至顯貴。堯咨善射。自號小由基。爲荊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務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而堯咨金魚墜于地。世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

謝枋音得之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有後變。購音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

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是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元

闕音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音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躍去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間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蕺音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音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國朝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新樂縣人。太初仕元爲顯官。洪武七年。家徙和州。劉氏奉其姑寓至南宮縣。姑仆音地傷其腰。劉氏籲音天刺臂血和湯以進。遂愈。至瓜洲。姑復病。再進再愈。至和州。鬻蔬以供養。無違禮。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驅蠅蚊不怠。蛆音生枕席。齧音其蛆。蛆不復生。姑病隨愈。後除夕。姑忽病危。齧劉氏小指。意與之永訣。劉氏不悟。明旦斬指滴血和粥以進。姑病踰旬復愈。越月而卒。劉氏遵遺命。殯之淺土。俟歸葬舊塋。音五年而弗果。哀號常如祖括之日。事聞。上召至京。厚賜之。官送甯氏喪歸葬新樂。旌門復其役。

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愚妾朱氏。愚久患風疾不愈。一日。辞語其妻妾曰。我死。誰與俱往。朱氏遽應曰。妾願往。及愚

上嘉其節義。命賜誥視正妻。降等贈之。

古今列女傳卷之二

古今列女傳卷之三

周列國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劍。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

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豈(開上聲)悌(音弟)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音靜)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晏平仲也)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

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蘗(音孼)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音利去)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音[illegible]去)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音煩)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辜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音丹上)其然乎此之謂也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醵(音渠)醆(音詐)醉飽人情所有也妾返太早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音机)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音賤)于禰(音泥上)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魯黔(音鈐)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音擊)席稾(音高上)縕(音云去)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音示)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

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音悟)言。此之謂也。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音畦)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音石)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音互)。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

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音協)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音焦去聲)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音徙)。治絲繭([illegible]上聲)。織紝(音壬)組紃(音旬)。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意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妻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

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音加)葦(音韋上聲)。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音俊)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

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
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彫音)弓既堅，
舍矢既鈞，言射之有法也。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
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
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
(浮音)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劣音)采之，終於懷擷(頡入)之，
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
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
而一也。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
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
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
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
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
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
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問其故。孟母曰，
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
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
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
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脩德，
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
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曰，彼
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
(惕音)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
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
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
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
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
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君子謂孟
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
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
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
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
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
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
飯，冪(覓音)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而無
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
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
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於子，禮也。今子成人也，
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其此之謂也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
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緇音)
軿(萍音)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
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周上)，掌衣履，拂枕席，託
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

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此之謂也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前漢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

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友娣者。郃(音合)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與子同

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繈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

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後漢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音代)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麁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

曰運期字侯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擧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踵軆上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隲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古音)言納芻(初音)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音)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音)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擧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壘音)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類音)而歸見令狐子沮怍(昨音)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擧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淸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身取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飮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佇音)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匱音)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擧刀刎頸而死盜

亦刃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
之，號曰貞義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
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
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
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
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
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
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
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
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
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
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
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
乃殯葬之。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
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己報也。娥陰
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
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
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
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
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
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
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
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
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
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
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
曰行義桓釐，縣邑有祀，必膰焉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
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
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
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
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
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
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柰何。乃使建四燈，盛裝飾，請
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
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
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左右救之不為意，比視氣已絕。時人傷焉。

元魏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
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
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

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音)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臥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手筆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媿。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後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對宅。以告。對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隋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群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簀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唐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娣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母兄乃潛許人為婚矯稱母患以召之既至省母無疾鄰家復具肴饌像子知為所欺佯為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偽不覺者令汝舅不我為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為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携之逃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既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樊彥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黄泉是其願也彥琛答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乃為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歿未能自盡苟復偷生今復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刃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即當殞命乃厲聲罵曰爾等狗

盜乃欲汙辱好人今得速死會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二女之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宋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蚤亡養于祖媼(襖音)娥十歲里中朱顛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顛衣以身下墜顛刀曰寧殺我無殺媼也

媼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刃，猶手挽賊衣不釋，賊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熾火，聞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謂獄吏曰：「我不勝楚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汙辱。寧死箠（隨上）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冤於天。」言終而絕。於

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雹，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悟，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從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幣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

答曰：「豈有為賊汙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廨（音械），舉簾視之，已自縊（[illegible]去）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徐氏，和州閭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瞋（音嗔）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眾憤，肯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音析）美，欲內（音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

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繩去）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為悍（旱音）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

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專音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鍛段音以熾炭，其狀益顯。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奇音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頗幹蠱古音，知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曰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弗音，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靳去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蕩，乃歸悔。堂前為買田治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滸虎音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夫人。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纔數月，會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己，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同云。

元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

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鬻音育)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闞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闞氏手滌溷(溷去)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舐音)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塟之朝夕悲號聞者惻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鉤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紿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躍身赴井中死

節婦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爲里人李五妻居無何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父母俱老家貧張自度不能歸其夫之喪益自勤苦蠶繅紡績以爲養舅姑父母病凡四刲股救不懈暨死喪塟盡禮既而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塟者以舅姑父母無所仰故也今不幸舅姑父母皆死而夫之骨終暴棄遠土妾何以生爲乃臥積冰上誓曰使妾卒能歸夫之骨以塟即幸不凍死臥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張大書其事于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凡五千餘里不四十日而至得見其猶子問夫所塟處則已忘之矣張乃哀號欲絕忽其夫降于童道別及死哀苦狀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求之果得骨以歸有司上其事至治元年夏四月遂旌表其門復其身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汙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

不絶。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
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屬王
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
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爲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
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
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毁逾禮。常以
妾子置左右。飲食寒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
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
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
國朝
欒城李大妻甄氏。孝於舅姑。夫與其弟異居。姑一日出往

次子家。甄氏隨侍不忍去。姑命之還。甫三日。甄氏忽心動
擧身流汗。少頃果有來告其姑病篤者。甄氏沿道拜禱往
至姑側侍疾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卒。合葬于舅
墓。甄氏廬于墓側三年。旦夕悲慟不輟。里人稱爲孝婦。洪
武中。詔旌表其門
甯氏女。初許嫁安丘劉真兒。未嫁而真兒死。甯氏年十六
聞訃哭甚哀。既而謂父母曰。古云。烈女不更二夫。吾身雖
未與之醮。然媒妁聘幣。父母之命皆已定矣。今其不幸而
死。其父母老無所依。吾豈忍背之。操他人家箕帚耶。遂請
往夫家侍養舅姑。父母初未之許。甯氏請益堅。卒許之。甯
氏至其家。哭臨葬祭無違禮。執婦道甚恭。織紝以供甘旨。
如是者凡五十二年。年六十八。鄉里稱焉。事聞。詔旌表其

門曰貞節
延安張敏道妻趙氏。年二十一。敏道疾將終。趙氏對夫自
誓。及夫歿。日夜號慟。自經死。詔旌其門曰貞烈。
上海任仕中妻俞氏。字淑安。年二十一而寡。女甫二歲。一
男生五月。姑先夫卒。舅仕遠方。家貧無依。親戚咸勸之再
適。俞氏斷髮自誓。復强之。俞氏欲自剄(音頸)。衆懼而止。紡織
績紝教子女。至于長。女適俞邦用。邦用亦早卒。所親憐其
貧勸之再適。女曰。我再嫁。俞氏祭祀誰奉之。且辱吾母。寧
餓死不改節。乃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詔旌所居
曰雙節之門。
李忠妻王氏。安慶懷寧人。忠溺死。王氏求屍得之。號慟欲
絶。移時始甦。既斂。又欲赴水死。姑救免。還家日夜號慟絶

不飮食數日。自經死
步善慶爲陳氏贅壻。未幾病卒。其妻哀痛三年如一日。服
除。拜其父母兄嫂曰。吾夫家無可依。乞養我以終身。其父
曰。汝年少。當爲汝求配。婦不荅。即自經死
山陰徐允讓與妻潘氏。元至正己亥春。從父安避兵山谷
間。遇官兵至。斫安頸流血。允讓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
父。兵即捨安而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既死。從汝必
矣。若能焚吾夫。則從汝無憾也。兵信之。聽潘聚薪焚其夫
因自投烈焰而死。國初事上聞。禮部議曰。允讓能捐軀以
全父生。潘氏能隕命以全婦道。孝節並著。實人所難。詔旌
表爲孝節之門
安吉李茂死。妻高氏買棺瘞之。自經於墓側

真定高邑許顒二妻陳氏。牛氏。顒卒。皆自經死。事聞。詔旌為雙節之門

光州固始高氏。有五節婦。劉氏。高希鳳妻也。希鳳在遼東為亂軍所掠。拒而不伏。軍怒斷其腕而死。劉氏亦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為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妻季氏。早寡。曰亂挈子姪往避難高麗。國初全子姪來歸。居應天府。守夫墓。誓不再適。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自縊於馬櫪。音歷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為父讎誣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俱自縊于室。一門義不受辱。詔旌表之

真定深州傅某妻岳氏。年十八。無子。其夫病革。呼岳屬曰。爾年少。善事後夫。岳涕泣曰。吾豈忍事他人。寧俱死。不獨生。及夫卒。岳憑屍號哭。遂自經死。有司以聞。旌其門曰貞烈

饒州樂平縣徐德安妻陳氏。年甫二十。其夫疾革。謂曰。汝無子。吾死。汝他適。陳泣曰。既為君婦。豈事二姓乎。即割一耳及剪髮示之。夫死。納棺中。終身不改。事聞。詔旌表之。

古今列女傳卷之三　終